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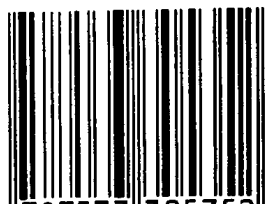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二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ZB90/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9.2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二五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道南源委六卷

〔清〕張伯行輯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八年正誼堂刻本

..... 一

伊洛淵源續錄二十卷

〔清〕張伯行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年正誼堂刻本

..... 一一一

嘉禾徵獻錄五十二卷外紀八卷

〔清〕盛楓撰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 三一八

人瑞錄一卷

〔清〕孔尚任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 六八一

脩史試筆二卷

〔清〕藍鼎元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十年刻鹿洲全集本

..... 六八六

道南源委六卷

〔清〕張伯行輯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八年

正誼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南源委

六卷》提要

道南源委序

道之在天下也流動充滿彌綸布濩徧東西朔南而無乎不暨豈局於一方哉程子稱先聖曰仲尼元氣也又曰仲尼天地也則知千古載道之人其旋乾轉坤於六合之表者直胥天下後世浸注之太和洋溢中矣信乎道之流行於天壤統宗於斯人者果非一時一地之所能囿也雖然溯孔孟者曰鄒魯溯二程者曰伊洛溯楊羅李朱者曰道南其始也有源其既也有委殆亦祭川者所謂先河而後

道南源委

序

正誼堂

海意歟余既重訂朱子所編伊洛淵源錄又考有明少宰鎮山朱公視學閩中嘗編道南源委以詔博士弟子員其例本之朱子其文叅之宋史閩通志府州縣志及遺事行狀志銘誠哉有心斯道者獨是朱公之編次重統也余在戊子春業成道統錄一書故於茲編雖溯厥統系而惟是槩舉大凡取循源竟委之意未備者補之涉於異學者刪之且以二程冠其首爲道南之發端名固仍舊義亦有合焉輯成爰進諸生而詔之曰道之有

道南源委

序

二

正誼堂

源有委也豈不待乎其人哉亦豈局乎其地哉龜山先生本濂洛之學以造閩士其時越三四傳而至考亭朱子勉齋黃氏師弟之授受朋友之講習奮然興起者如雲漢之昭回如江河之莫禦理學名區獨盛於閩不惟比擬伊洛直與並稱鄒魯而程子道南之一語遂符合如左券噫嘻閩濱東海屹立武彞諸名勝元氣融液人與地會當吾世復有興者烏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爾諸生景行前哲能自振拔以斯道爲己任吾見

道南源委

序

三

正誼堂

閩學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於東
西不局於一方不限於一時源遠流
長注洋澎湃道之所謂流動而充滿
彌綸而布濩者於是乎統貫於載道
之人矣猗哉南邦孰源而孰委繼此
者將有待而錄諸

道南源委

序

四

正誼堂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
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凡例

- 一 是編名道南源委者取程夫子送龜山言吾道南矣之義先輩有其書矣板久湮沒今為重訂涉於異端者去之昔所未備者補之名雖因舊實出新裁
- 一 是編既名道南凡所載諸儒皆自楊游以下其楊游以上如漳中蔡蒙齋及海濱四先生非不立說著書昌明正學然不得以道南名故不與錄
- 一 朱子門人有無事實可考而亦附姓名里居於後者為尊朱子也

凡例

一

正誼堂

- 一元明以後諸儒如吳朝宗陳刺夫周翠渠蔡虛齋諸先牛尚矣餘或善守程朱門戶勿為異說所惑是均有傳道之功舊集不載今皆與錄
- 一 凡著書諸公或無事蹟可稽或見道未甚精粹而所著之書不為罔裨後學故亦得附見姓名於後
- 一 是編皆錄南學而以二程夫子冠首何也南學出於二程不忘所自也
- 一 是編所載諸儒皆稱某公惟從祀聖廟者稱先生至二程朱子復於本名上多一諱字以別之

道南源委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漳浦蔡衍鏡枝

宋

程先生諱顥字伯淳世為中山人後從開封徙雒陽高祖羽

太宗時為三司使父珣慈恕剛斷仁宗錄舊臣後使尉

黃陂歷知龔磁漢等州有異政言新法不便致仕歸累

轉大中大夫所得俸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先生神爽目

秀語聲鏗然未能言時叔祖母任太君抱之行不覺叙

歷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之果得十歲賦酌

貧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二三居庠序如

道南源委

卷之一

正誼堂

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異之妻以女十五從父命及

弟伊川先生受學於濂溪周氏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汎

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乃反求諸六經而得之

嘗曰自再見濂溪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

十六舉進士除鄆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

得錢兄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無證先生曰易辨耳問

汝父藏錢幾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幾時矣曰僅二

十年即遣吏取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五

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

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含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男女

往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

僧曰吾聞石佛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

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茅山

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塗失

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先生捕而脯之

有稅官貪賄怙力眾皆憚之莫敢發獨心懼先生揚言

曰外人謂我盜官錢新主簿且發之吾勢窮必殺人先

生笑謂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

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取言私償

所盜而去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惟先生所

道南源委

卷之一

正誼堂

部飲食菱舍無所不安故鄰邑死者甚眾獨鄆人無恙

調上元縣攝令事畫法均稅初富者不便多為浮言既

而莫敢不服邑訟最繁不閱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

為陂池盛夏堤決先生恐積時不請於郡發令塞之堤

成歲以大熟邑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為營處之多以

未得食死先生白漕司豫置米於營至者即與自是鮮

有死者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民必有所濟英

宗治平四年移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

曰我汝父也子驚駭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

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先生質其驗取懷中

一書進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曰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詔募粟實邊轉輸則苦道遠就糴必至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於邊以待費大省河東財賦窘迫每官買物價翔踴至數十倍先生度所需者使富人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家不失倍息而官費比常歲不過十之二三庫有雜錢數百千取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實告之凡民以事至邑者必教之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疾者貢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放出其途者疾病

道南源委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之弗輩者也於時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先生雖去而百姓守其教至久不變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爲中允擢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每召見將退必曰頗來對奏欲常相見耳一日議論久日官報午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才爲先復勸上防未萌之欲勿輕天下士神宗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神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時稱得大體王安石方相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典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皆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蒼生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已之心也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爾神宗嘗稱介甫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因言其故安石雖與先生不合而心服先生嘗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來逐不附已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及

道南源委

卷之一

四

正誼堂

條例司遣八使於四方先生在遣中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石子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曰新法數爲人阻乃與程君議雱箕踞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先生正色曰方與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雱不樂去自是安石與先生不合時近臣多以論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公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先生上言大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四方人心日益搖動臣奉職不肖望早賜降責神宗令誦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先生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

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數日而合其未合也有大木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若得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畢木果橫衆以爲至誠所感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會詔修二股河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欲盡取役先生不可昉請於朝許用八百人天方大寒昉虐役不堪衆逃而歸州官畏昉弗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請必爲亂若昉怒某自當之卽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懼呼而入因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揚言曰灑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爲也果不敢言五年郊祀沛恩先生曰吾罪濫矣可以去遂求監局以便奉親得監西京竹木務尋改大常丞會修三經義神宗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是歲十月彗星見翼軫應詔切諭朝政差知扶溝縣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有犯小盜者先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謂其妻曰我與令君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堤之民不治生業專脇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捕得一人使引其類不治舊惡惟分地處之使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扶溝無盜畿邑稅重朝廷歲常蠲除然良善老民皆先輸納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

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會水
災請發粟貸民鄰郡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
皆罷先生不從得穀六千石飢民用濟內侍王中正巡
閱保甲權寵甚盛所至供帳華鮮主吏以請先生曰吾
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
用之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除判武學李定
劾其立法之初首爲異論又坐鄰邑犯盜寄繫邑獄者
逸去遂罷歸先是扶溝地卑歲苦水患先生經畫溝洫
之法尙未及行至是喚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
廢繫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爲而責道之興廢則非
道南源委

卷之一

七

正誼堂

矣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遺
之不去詣府及司農乞留者不下數千旋遇赦以親老
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從游者不遠千里而至嘗
論介甫性狠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行新
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
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及君子
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
衆君子不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
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
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

須兩分其罪可也哲宗卽位以特望召爲宗正以宗不
行未幾卒年五十四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哀惜
葬河南府城南文潞公採衆議題曰明道先生先生資
性過人而充養有遺和粹之氣溢於面目從遊者數十
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倉卒不動聲色慨
秦漢以來聖道湮塞謂學者曰道之不明卑端害之也
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
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達化而不足以
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天下之學非
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大中公告

道南源委

卷之一

八

正誼堂

老歸傲居維城族大人日衆先生祿養菽粟僅足而老
幼各盡其權中外孤幼無托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
於成人嫁娶皆先遺孤而後及已子食無重肉衣無兼
副女長過期至無費以遣嫁朋友中貧者以單禦寒累
年而志不變身不屈皆得先生之身教也所著有定性
書關明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裡其微言精論具
在語錄伊川先生序行實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
子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
之學於遺經以興已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關說使聖
人之道復明於世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謚純公封河南

伯從祀孔廟今世襲博士弟願卽伊川闈場中立從先生遊比歸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先生諱願字正叔幼時高朗有大志年十四承父命與兄明道先生受學於周濂溪之門十八詣闕上書仁宗言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乞召對面陳不報後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主教事以類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論大奇之處以學職太學判呂希哲與先生同舍首帥事焉旣而四方之士聞風來者甚衆元豐八年司馬溫公呂公著韓公絳同薦於朝諫官朱光庭先生門人也亦言程某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道南源委

卷之一

九 正誼堂

覺聖代之真儒俾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書數上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尋召赴闕以王巖叟薦除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奏論經筵三事一言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陳說道義使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慎之德太后嘉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乃受四月例以炎暑罷講先生奏言

輔導少主不宜疎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

子監長貳看詳本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概言學校禮讓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教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與禮部侍郎胡宗愈所議不合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育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後極垂簾而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不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時例講讀官以祿薄得兼他職先生曰古人以蒲蘆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則臨時進講徒善說辭而已辭不受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遷流思慕彌切請改賀爲慰從之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

卷之一

十 正誼堂

特設宴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又疏
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乞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
又論通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又言本朝故事太宗
真宗皇帝皆命講官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
后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
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
係宰相君德成就係經筵每當進上必齋戒潛思存誠
與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
之人主聞者嘆服而哲宗亦嘗首肯之上或服藥即日
就醫官問起居嘗聞上在官中激水避蟻問有是乎曰

道南源委 卷之一 士 正誼堂

然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
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凭欄折柳先生進曰方春
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又所講書有容字上藩邸
嫌名也中人以黃覆之講畢進言曰人主之勢不忠不
尊特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
勿復避初內官官嬪皆携筆在後抄錄講說後見說着
依人之類皆惡之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視
知之俛戶曹持給郊廟需恩不為妻求封或問之曰願
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顧為妻子求封平經
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不往文滌

公每嘆稱為真侍講一時人士遊其門者益衆而先生
實以天下為己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同朝之士疾之
如仇翰林學士蘇軾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為不近人
情者偶也會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司馬相公卒同
列欲往弔奠先生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
之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
叔孫通制此禮也衆皆大笑而軾又屢以鄙語戲先生
朱光庭輩衝之是時呂申公為相每有所疑必質於先
生凡進退人材軾及弟轍疑先生有力值朝廷欲以游
醉為右正言蘇轍沮之毀及先生一日赴講會上齋疹

道南源委 卷之一 士 正誼堂

不坐朝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謂上不御殿知否宰臣
曰不知先生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宜獨坐且人君有疾
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
因奏先生污下儉巧請放田里朱光庭賈易輩亦疏劾
蘇軾館試策問謗訕自是洛蜀之黨分而胡宗愈顧臨
講又連草劾先生不宜在經筵遂罷說書差同管勾西
京國子監先生再辭不報丁父憂終喪三省奏除館職
時蘇轍執政謂先生不肯靖太后入其說止與西監先
生再辭御史董敦逸奏其怨望改授左通直郎管勾
山崇福宮紹聖元年哲宗親政起直秘閣權判國子監

專主教事四年以黨論放歸哲宗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先生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送涪州編管河南尹李邦直即日令都監追遣先生欲入別叔母不許行至龍門邦直遣送百金為贖先生不受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邢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先生赴涪州渡漢江中流舡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正襟安坐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誠敬固善

道南源委

卷之一

七

正誼堂

曷若無心先生欲與語父老不顧而去徽宗卽位移峽州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先生自涪州歸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富貴榮達不須學也復以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卽請告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焯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爲耳建中靖國元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論先生學術頗僻素行譎怪今復著書非毀朝廷於是有人有旨追出身以來文字并所著

書令監司覺察范致虛又言先生邪說設行惑亂衆聽而尹焯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正月等出西方太白晝見除赦黨人一切之禁復宣議郎致仕大觀元年疾革門人往視之先生瞑目而卧門人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而先生沒時年七十五矣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人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篋身自發示之弟子有一字之疑必再三講解嘗云吾四十以前讀

道南源委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細釋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曰某於易傳却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用功亦不多也中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閒過日月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胡康侯奏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某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蔡京得政曲加

排抑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伏望陛下特降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崇儒重道之意仍哀四人遺書委官校正使學者傳習明道嘗言正叔一生不看莊列非禮弗動弗視出於天與從幼如是又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而讓焉隨父知漢州日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先生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自謂此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先生嚴重人不敢近也明道爲條劍司官不以爲浼而先生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

道南源委

卷之一

去

正誼堂

而先生於西監一狀却甚校計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先生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所造各異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先生所處雖高而實中人可企及學者以此爲法庶乎其寡過矣涪人廟祀於北巖稱伊川先生理宗賜諡曰正公追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世襲博士闕楊中立游定夫皆師事先生嘗侍立不去至雪深三尺云楊先生名時字中立其先弘農人五世祖唐末人闕寓將樂遂家焉先生資稟異甚八歲能文性至孝丁母喪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九年第進士召汀州司戶

恭軍不赴以師禮謁見程明道於穎昌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明道死師事伊川一日伊川瞑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及覺門外雪深三尺矣歸杜門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自肆久之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先生燭理精深曉習律令凡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阿罹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待以賓禮漕使胡師文惡先生與張善歲饑方賑濟劫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

道南源委

卷之一

去

正誼堂

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時從遊千餘人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園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先生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宜力引老成開導上意會路允迪傳墨卿使高麗回言高麗王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乃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道英殿說書陳論蠲稅權茶鹽鈔燕雲軍宜衛士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

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勝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先生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托以倦勤遜位而宰執叙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屏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重賈爲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闖人提

道南源委

卷之一

七

正誼堂

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虜人厚取金帛又賂以三鎮講和而去先生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庭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頃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臨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恃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嗟廢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終失機

會太原諸郡告急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師道軍民從者數萬執政慮其生亂先生卽見上言諸生欲忠於朝廷爾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爲之長貳卽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卽命先生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乞正其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濟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卽

道南源委

卷之一

八

正誼堂

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各不當得有旨楊時學行醇固諍諫有聲請除閑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侍制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急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年八十三卒近臣朱震奏楊某據經論事不愧古人請恤其家有旨贈官賻以金帛子五人迪早世適適造已仕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蔬食脆甘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狐

貉繻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故山之田皆先世所遺無所營增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不改其樂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當時賢公卿大夫莫不尊信焉得伊洛之傳爲闕中道學正宗著有較正伊川易三經義春秋禮記解學庸語孟解易春秋孟子義列子解莊子解經筵講義辨字解論日錄奏議等書學者稱龜山先生諡文靖成化元年詔立祠延平以羅豫章李延平配弘治八年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廟

道南源委

卷之一

九

正誼堂

皇清康熙四十五年准學臣沈涵之請

賜御書程氏正宗四大字匾於祠

迪字遵道幼能力學指物卽賦凜然如成人旣冠貫穿古今孝友和易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水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度非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悉平游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去抱經從提伊川游以藐然少年周還羣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敏手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嘗答龜山書曰令子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

遠器公於易春秋尤精詣熙寧三年以疾卒

游公醉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英豪公自幼不羣過目成誦壯年自力誠中形外儀容辭令燦然有章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一見謂其可與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聚邑人于教之召公職學事欣然從之得其微言盡棄其學而學焉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錄改宜德郎除博士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宜范公判河清待以國士有疑義與之悉訂移守永昌辟公自隨爲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卽除公太學博士

道南源委

卷之一

十

正誼堂

士已而忠宜罷政公亦請外除齊州判官丁父憂服闋調泉州簽判徽宗立召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漢陽軍以親老乞官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母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公事親無違交友有信待僚吏有恩筮仕之初有疑獄十餘年不決者公一問得其情而釋之時編民困於征斂所至騷然公厘知四郡處之裕如而民若不知故戴之如父母去則見思伊川嘗謂人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又曰建州游某非昔日之游某也固是渾然資質溫厚又

曰游某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立得這箇意思便道中庸矣又曰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其見重於程門如此年七十有一卒葬和州含山縣諡文肅學者稱廣平先生著易說詩二南義論語孟子雜解中庸義文集藏於家祠在建陽禾平里卽生前倡學處也嘉熙二年勅扁薦山書院從孫開字子壘從朱子遊朱子稱其文學議論皆有餘在此可與晤語

王公顯字信伯福清人資稟清粹充養純固爲程門高弟

道南源委

卷之一

王

正誼堂

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邀名譽世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公學行於朝召見聘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尙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時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焯皆舉公自代胡公薦尤力

公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躬楊龜山常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矣年七十二卒著有論語集解及著作集

胡先生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父淵字澤之有孝行先生七歲能爲小詩卽以文章道德自任少長入太學晝夜刻畫同舍靳裁之得程氏學與論經史大義自是益進紹聖四年登第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先生推言大學格致誠正之道以漸復三代爲對辭幾萬言考官定爲第一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皆宗命再讀諦聽逾時稱善者數親擢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

道南源委

卷之一

王

正誼堂

物務明忠孝大端除太學錄選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言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先德行後文藝改使湖南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刺舉必由公論奉詔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薦時蔡京已惡先生不爲已用屬吏李良輔訴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托也遂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獄未成移北路再鞫訖不得請托之狀直除先生名勒停先生退居荆門漳水上定省外經籍自娛旣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辨明前事有旨復官政和元年除成都路學事以親老乞養二年丁內艱服除以余深薦召至京得疾告歸

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未受命而父卒比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坐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合薦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先生入謝且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欽宗急召坐後殿以俟先生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又云陛下御極越半年矣紀綱尚紊風俗益衰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除中書舍人屢辭不受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與已不合者皆指爲朋黨見奏怒形詞色言於欽宗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可謂不臣矣欽宗不答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自蔡京得政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者惟安國一人欽宗稱異勉令受職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知上意不可回乃訪臺諫犄角言其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欽宗終不許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先生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

道南源委

卷之一

正誼堂

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則各率所屬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臬方得欽宗心密說京師若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其意欲當南道之任又於先生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駭異至是駭曰康侯乃以異議爲高古人言山林之士不可用信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近州縣而已及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翔翔漢上不復北顧果如先生所言矣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珪行李綱道南源委

道南源委

卷之一

正誼堂

責辭實爲綱游說珪坐貶先生言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挾制異已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更遵用之陛下欲復祖宗善政而解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至今未定則解之故也於是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臬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北騎已薄都城欽宗亟召還不及高宗卽位召爲給事中黃潛善方專政意欲斥逐忠賢先生言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張弛人才計然尚未合宜臣若隱情緘默卽負陛

下委任之恩潛善惡之訪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官
 建炎二年以樞密使張浚薦再起給事中先生子寅時
 修起居注高宗賜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諭朕旨催促前
 來以副延佇之意先生行至池州聞駕幸吳越遂引疾
 提舉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
 遂行獻時政論二十一篇復除給事中高宗曰聞卿大
 名渴于相見何為累詔不至先生辭謝乞以所進二十
 一篇見之施行居旬日以疾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
 秋方欲講論遂出左氏傳令點句正音先生奏春秋乃
 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陛下儲心是經則南
 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先生以學
 未卒業乞在外編集未允會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
 荆湖諸軍事先生奏勝非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絀
 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不
 顧君父恐不足衛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先生羞與同列
 臥家不出是時秦檜雖奸故深相知而故相呂頤浩自
 都督江上還朝欲傾秦檜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府益
 謂曰君為朋黨可矣但黨魁在須聞當先去頤浩大喜
 力引勝非為助而據先生奏擬賫命曰安國屢召傾軋
 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自

謀則善矣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尋出市
 南檜三上章乞留不報解相印去諫官江躋吳表臣亦
 極言安國當留願浩即黜躋等二十餘人以應星變先
 生歸休于衡嶽之下作書堂數間頽然當世之念矣初
 王安石獨用已意著三經新說稱為道德性命之學於
 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詆為斷爛朝報直廢棄
 之崇寧間防禁益密先生自少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
 六籍惟此書出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
 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始由是乎於是潛心刻意採拾
 辭正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
 史研玩沉酣者三十年及得程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
 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一
 而書始就嘆曰此傳心要典也蓋于克己修德之方尊
 君父討亂賊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
 焉紹興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
 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進入書成奏御高宗屢對
 羣臣稱善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
 遣先生以疾未行會諫官陳公輔乞禁程願學先生奏
 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乞加封爵載
 在祀典仍詔館閣哀其遺書較正頒行奏入公輔與

史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論先生學術頗僻行義不
修復除永州提舉太平觀久之高宗念訓經納諫之忠
特除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有五贈左朝議大夫諡
文定賜田十頃恤其孤先生恬靜簡默寡於言動強學
力行以聖人爲標的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
嘗釋手士子有自遠來者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
志爲先以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居敬爲持
養之要志在康濟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痛苦切身雖
數以罪去憂國愛君遠而彌篤見善必爲知惡必去嘗
與同年飲酒過度自是終身不復醉少年好奕禁母謂

道南源委

卷之一

毛

正誼堂

之曰得一第德業竟耶自後不復奕在長沙日行部過
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
所在也遂止嘗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盛饌飾姬妾請
令奉卮酒爲壽先生蹙然曰二帝蒙塵豈吾徒宴樂時
哉其人報報而止平居食無兼味而奉先之禮必極其
豐家雖至困不以告人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
將何求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者以先生及尹和靖
爲最侯仲良言必稱二程他無許可後見先生嘆曰不
意復有斯人生平所與游者惟游廣平謝上蔡楊龜山
數人而已上蔡嘗謂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

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明正統間從祀孔廟成化三
年追封建寧伯

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

賜御書霜松雪栢四大字匾于祠弟安止安老父臨歿命嚴

勅之俱以經術行義著子三人寅宏寧姪憲

寅字明仲本文定弟淳之子初生弟婦以多男不舉文定
取而予之少桀黠難制閉之空閣閣上有雜木盡刻爲
人形文定曰當有以移其心置書數千卷其上歲餘成
誦長從河東侯師聖游十九入辟雍宣和三年登進士
除較書郎從楊龜山受業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

道南源委

卷之一

毛

正誼堂

議立異姓公與張魏公趙忠簡述大學中不書議狀張
邦昌僭立公棄官歸諫官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三年
高宗幸金陵以張魏公薦爲駕部郎尋擢起居郎金人
南侵詔議移蹕公上書乞按行淮襄絕和議以圖中原
不宜退保吳越又言必務實效去虛文任君子斥小人
反覆萬言宰相惡其切直除管江州太平觀會應詔上
十事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
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好惡不報命知永州復召起
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紹興五年遷給事中特議
遣使講和公援春秋大義以復讎爲請高宗嘉納降詔

變論既而張魏公自江上還言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公力言無益者十事不納乞便郡就養除樞密閣待制改知嚴州又知永州寧德皇后服故事以日易月公上疏言禮辭不復則服不除願詔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樞密閣直學士奉祠俄許致仕檜憾不已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右正言章屢劾公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遂落職穎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復其官卒年五十九謚文忠公志節豪邁初擢第張邦昌欲妻以女不許文定頗重秦檜靖康之節及

道南源委

卷之一

无

正誼堂

檜擅國公遂與絕穎州之謫卽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崇正辨皆行于世又有斐然集三十卷學者稱爲致堂先生

宏字仁仲文定子也幼穎敏甫就外傳銳然以求道爲心年十五遂自爲論語說編程氏雅言旦夕玩誦文定懼其果于自用乃授以所修通鑑舉要於是肆力研究弱冠游太學初事楊龜山侯仲良而卒傳其父文定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含晝夜張敬夫師事之紹興間上書論復讎大義累數千言有曰二帝遠適窮荒辛苦難隘其願望陛下加兵敵國心日睽睽

餓渴之於飲食庶幾父子兄弟生得相見引領東望九年于此在廷之人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

以天子之尊北面備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何如也陛下御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奸邪黜一諛佞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陛下腹心耳目也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以自補助顧令奸邪得而殺之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司業高閣請幸太學公見其表作書責其欺天罔人言當此志儼滅理北面敵國之時既不能建大論明天

道南源委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縵節飾太平聞者嘆服初以蔭補官不調秦檜當國意欲用之貽書其兄明仲言二弟何不通問公作書辭氣甚厲示以不可召之意時四方從學者甚衆一隨其高下誘進之而汲汲于理欲之辨仁敬之說檜死侍臣交薦朝命沓下而病不可爲矣所著書曰知言張敬夫稱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五峯先生季子大時

寧字和仲文定季子也用蔭補官秦檜當國請意名家子弟貽書明仲問公何不通書公勉陳數事及奏乞二程

邵張從祀既召試館職除勅令所刪定官會秦禱拜元
樞檜問曰禱近除外議何如答曰外議以相公必不爲
蔡京之所爲也遷太常寺丞祠部郎初公以父兄故召
用及兄與檜忤言者希意論公兄弟阿附趙忠簡出爲
夔路安撫司叅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歸文定之傳
春秋也修纂檢討多出公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
稱菴堂先生

憲字原仲文定弟安老之子也安老字康年恬淡簡默喜
周人急仕至羅江令公生而靜懿雖倉卒無疾言遽色
長從文定學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獨

道南源委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與劉白水陰誦講既又學易于涪陵譙公天授久未
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盡心爲物漬故不能右見惟學
乃可明耳公喟然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
意爲己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養
其親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鄉人士從者益衆近臣
林彥質范仲朱震等以其行義聞于朝被召以母老辭
及彥質入西府又言之趣召愈急賜進士出身授左迪
功郎添差建州教授公猶不出太守魏正遣行義諸生
入里致詔且手書力勸乃勉就職日進諸生訓以爲己
之學聞者始而笑終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

人無一不如所言遂翁然悅服延致篤行程元廉節葬
何俾叅學政學者大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
嗣以母老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以歸久之起爲福建
路安撫司屬官時帥張宗元權鹽急私販銖兩亦重坐
公告以爲政大體帥不悅遂請祠去會秦檜用事天地
閉塞公泊然無復當世之念者殆二十年及檜死召大
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
勢必敗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
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當用者公獨首言之疏入
卽求去諸公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爲左宣教郎主

道南源委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後浚錡二公召用公之力也
卒年七十七諡靖肅公在位僅半年極意顯言每論天
下事至於慷慨洒涕初與劉白水俱隱後交朱韋齋劉
屏山韋齋將沒晦庵菴師事焉晦庵自言與公游最久
而呂祖謙林之奇魏掾之熊克曾逢皆其門人著論語
會義諸書行世稱籍溪先生

大時字季隨五峯季子也兄大正僉判泉州有禦敵功公
先於湖南師事張敬夫後又講學於朱子問答甚多載
大全集

練公繪字質夫浦城人少同龜山游程子之門程子器之

大觀中擢進士第浮沈州縣不以軒冕爲榮而以名教爲樂官至奉議郎龜山嘗與書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雖行止疾徐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多不自已求之以質夫篤志強學因其所進勉而卒之無難矣

劉公勉之字致中崇安人父元振涵咏載籍深造義理與呂公大臨游公辭友善公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肆筆爲文涉沛闕濶凌厲頓挫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士挾元祐書師生收書連坐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同風實以鉗天下之口公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道南源委

卷之一

重

正誼堂

之傳得其書藏去俟深夜同舍生熟寐乃探篋燃膏潛抄默誦涖凌譙天授嘗從二程游兼遠易學適以事至京卽往叩焉得其本末遂棄錄牒掛諸生歸道南都見劉元城過毘陵見楊龜山皆從請業元城尤奇之留語數十日告以生平行已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無不傾盡公聽受其言精思力行久之若有所得與族人彥冲及胡緒溪講論切磋結廬建陽之蕭屯讀書力穡無求于世賢士大夫咸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居仁與同列曾天游李似之張子猷共薦於朝特詔赴闕劉屏山作招劔文送之其辭曰寶劔來奉君王撫四裔定八荒時

乎時母深藏旣至秦檜方主和議恐觸忌諱但令對策不使入見公知道不易行卽日謝歸杜門十餘載故相趙鼎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嘆賞與朱子之父韋齋先生友善韋齋臨老命朱子師事焉屬以後事公經理其家愛朱子如已子以女妻之所居有白水稱白水先生孫懋

懋字子勉白水孫也博學通經文辭奇偉長受學屏山得其論著繼從胡籍溪遊始知爲學大旨自是易象天文地理律曆之奧無所不通受迪功郎任會昌西尉兼學事秩滿奉祠以朝奉大夫致仕杜門掃軌仰師聖賢鄉道南源委

卷之一

重

正誼堂

人子弟多所造就學者稱恒軒先生著禮記集說語孟訓解子三人煇炳燭

煇字晦伯子勉長子天資重厚純一弗雜乾道八年進士歷官連城令錫無名征敏新學宮教諸生入德之方收知閩縣清簡爲治與民有信大族貴宦頑庶奸胥莫敢撓法諸臺府合詞列薦以與趙丞相汝愚有連避嫌寧宗受內禪公寓書丞相言蠱毒中人之害蓋指韓侂胄而丞相不能用丁父艱從朱子讀書講道學禁雖嚴怡然自適服除主管都大坑冶司文字知德慶府葺學舍練軍實入對請恐懼修省開言路以廣忠益剛公道以

進人才飭邊備以防敵詐執政議欲留公宰臣陳自強曰斯人閩縣之政吾知之然真爲學也遂以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至官痛加裁節以足公用嘉定二年召對言方今天下之勢不可爲安所恃者人心人心固土易一所恃者公道願陛下主持此道不用一毫私心不聽左右私言除吏部郎中輪對請開張聖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覆問難以采義理之當否政事之是非乞外除浙西提點刑獄所劾不避權要所舉不受干求召國子司業言治道原于士風士風本於學術累聖相承以爲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

道南源委

卷之一

圭

正誼堂

復明于千載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爲門大學中庸爲準慶元以來指道學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乞降明詔更不施行又錄朱子白鹿洞學規以進請頒下兩學與舊學規並行從之兼編脩郊祀恩封建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權刑部侍郎兼祭酒左諭德同修撰時羣臣爭務容默公疏請崇獎忠諫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百僚固藩籬選將帥尤今日不可緩者除刑部侍郎言藝祖置將皆富之以財待武吏與待文吏不同文吏責以兼耻武吏取以才能文吏任州縣以節用愛人爲本武吏任

將帥以釀賞得士爲先蓋因是時江上諸將多以微文細過坐黜故有是言權刑部尚書兼右庶子仍兼講讀於東官言帝王之學當本之大學探之中庸參之論語孟子然後質之詩書玩之周易證之春秋稽之周官求之儀禮博之禮記而又通之歷代之史通鑑之書以知古今之得失君臣之事鑑則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於修身治平之道猶指掌矣每講論至經史所陳聲色皆懲之戒輒懇切再三以年過七十乞休疏二十上不允比疾猶勉勉輔導年七十三積階大中大夫爵建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通奉大夫致仕計開贈金紫光祿大夫輟朝一日詔杭州府致其喪邵武軍給葬事諡文簡公爲人簡質端重和易以莊少習家訓長得各師其淵源一出于正每夜斂衽默坐虛心省察嘗取徐節孝帖教其子弟而言曰日入之後至于夜中事物俱靜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晚號雲莊居士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官詩解易經說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藁續藁若干卷子垢

道南源委

卷之一

圭

正誼堂

炳字韜仲子勉次子從朱子學朱子編集程氏遺書公兄弟研窮誦讀晨夕不息淳熙戊戌第進士授迪功郎知應城縣好賢禮士修飾學官訪求前令謝上蔡遺跡作

祠於講堂之東朱子爲記再調劍浦丞專以仁義教化
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後有闕者將愬於公而
曰何而目復見耶累官兵部郎中朝請大夫乞祠閒居
誦讀不輟自號悠然翁朱子稱其嗜學又嘗稱其居官
不苟大全集載其問答甚多著有四書問目綱目要畧
堂銘故事陸堂類稿稱陸堂先生論文安于填知將樂
吏事精敏豪猾警服孫應李

炯字季明子勉季子授進賢丞遷固始令早從朱子學比
掛冠徜徉武夷九曲間悠然自尋其樂焉

廬字伯醇晦伯子寶慶三年知江寧爲政愷悌不擾而辨
道南源委 卷之一 三 正訛堂

制閩以賢能薦俾兼幕府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
常州衡州移南劍州辭疾不赴與學徒熊竹谷輩講道
終其身學者尊爲靜齋先生著有毛詩解家禮集註子
欽

欽字子時伯醇子在襁褓中或啼哭示以書帙卽嬉笑甫
能言母梁氏教以古詩輒成誦不忘七歲日授數千言
每夜達旦母憐而節之乃匿膏室中候寢熟復燃燈從
九峯學精于易以祖蔭補官承事郎知嶽縣有政聲轉
朝奉大夫出守饒處邵武南康等州時江汀邵寇竊發
境內騷動公募義勇勦捕誅其首惡餘悉縱還陞殿中

侍御史同知樞密院事歸隱武夷茶洞口築茶巖小隱
堂終焉自號水壺散人終朝請大夫諡忠簡著書經行
義文集十卷

應李字希泌初名榮韜仲孫謹厚莊重博習修潔舉咸淳
十年進士調建陽簿入元不仕與熊勿軒胡廷芳講道
洪源山居十有二年後建化龍書院於蒼潭聚徒講授
厚給課試悉做州縣法

方公元案字道輔莆田人父峻字景通聚徒講學鑿井舍
傍齋曰願子孫居官如此水初官潤州識程大中珣及
卒明道爲作行狀仍托范公祖禹爲墓道碑公少與伊
道南源委 卷之一 三 正訛堂

川游書問往來積數十帖有曰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
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覲足下由經以
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于前然後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又曰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朱
子刻于白鹿書院書其後曰伊川先生德盛言重不輕
與人今觀其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也元祐三年
以特科出身終宣議郎威武軍節度推官曾孫翥

翥字次雲六歲而孤從兄畧作萬卷樓儲書千二百筒遂
盡讀之登紹興八年進士調閩清尉到官三日歸而聞
戶部官於鳳翔無人之處有旨召對除爲書省正字凡

九月以風聞論事聽外補公道古非緣章句而終不肯著書有吟寫多出偶然羣處無羈束有寒蟬野鶴蕭然出俗之度故事隨官施廷先而與林艾軒陸子靜友善初艾軒喜稽康李白石曼卿之為人入俗謂公曰此數人來孔門恐一日着脚不得艾軒愧悟以公為先問道兄事之朱子嘗過蒲聞公論說喜躍不倦

李公後字履中閩縣人博記能文紹聖間為西邊使者猶

及議橫渠先生嘗論孟子集義養氣之義謂其動必由理故仰不愧俯不怍無憂無懼而氣自充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不嫌于中氣為喪矣故曰無是佞也朱

道南源委 卷之一 正誼堂

子嘆曰履中獨得大旨又曰近世之論多以過高失之甚者或流于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說之為得也著有瀟水集

邵公清字彥明古田人元祐間太學生有十彥之號公其一也從橫渠張氏學易崇觀間還家遂不復出築室墓側聚書十卷角巾鶴筆鄉里敬之嘗應八行舉人稱八行先生年八十四卒

楊公敦仁字仲遠將樂人嘗謂養氣之道如養苗舍之而不耘稗莠傷之助之長者則振之而槁矣楊龜山常與往返論反身知命之學異端佛老之非

吳公儀字國華南平人清修力學漁釣橘溪之上時或行歌松蹊竹曠莫窺其際揚龜山嘗題其釣臺及咏歸堂豫章羅氏師事焉自號審律學者稱審律先生從弟熙熙字季明博學勵操與兄齊名時稱雙璧或從之談道論文傾心瀉意語以勢利俛焉不答元祐間陳公瓌以其兄弟學行言於郡守延至學為諸生講經薦於朝得召赴闕

江公琦字全叔建陽人文學行誼知名當世宣和三年進士仕永州學教授終徽猷閣學士覃思春秋之學者春秋經解三十卷楊龜山見而稱之又著辨疑一篇語孟

道南源委 卷之一 正誼堂

說各五卷 林公子充號拙齊福清人著論語詩五十首林公之奇解論語多引用之又有指南集三卷詩文二集與鄭攸王聖時林國南李天與為友善鄉人重之與同里林仲嘉並稱古屯二賢

黃公穎字秀實龍溪人祖槩好學力行孝順父母父彥巨為莆田劍建四郡守所至有惠政累贈少師公兄弟七人登第者四俱知各當世兄碩字若冲登大觀三年進士調建昌教授外臺交薦自江陵法曹累官朝散大夫恬于仕進奉祠里居教授生徒其卒也郡守李彌遜祭

恬于仕進奉祠里居教授生徒其卒也郡守李彌遜祭

以文比之揚亢馬少游公以上舍免省解赴崇寧三年
廷試時彗星見指陳時政靡所忌諱抑殿丙科除崇德
簿歷樞密院編修官俄遷中書舍人有忌其才出為提
點太平觀為人溫柔廉介工書隸著有周禮解義春秋
左氏事類行世從姪樵仲

樵仲字道夫祖預著詩解行世公杜門著書登淳熙五年
進士調永福尉再調汀州錄叅俱有善政俸外添支一
無所受白書屏云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謝事歸每
旦率子弟衣冠見家廟退則默坐或至終日飲食衣服
不求鮮美居喪三年不歡笑里有不義惟恐其知朱子

道南源委

卷之一

聖

正誼堂

守漳日稱其品質渾厚操履端方禮請入學及聽其講
小學書再三稱善卒日神采自若朱子遺倅翁德廣經
紀後事所著有禮記解小學口義行世從弟樵

樵字實夫家居及在太學登其門者常數百人浙廣名士
多師之淳熙中以舍選入對獻十論于相王淮升進士
丙科調南劍教授日以楊龜山陳瑩中之學勉勵士子
嘉泰壬戌預考南宮尚書謂人曰經義非黃架閣不收
時三魁皆公所取士眾賀得人終宣教郎著有詩解中
府語孟解文集時有林師德者字正叔為學者師與公
齊名

章公望之字表民浦城人少孤喜問學以祖蔭監杭州茶
庫逾年辭去上書論時政凡萬餘年不報丁母喪毀瘠
逾制服闋游江淮間求食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
知晉江以賍坐貶公代訴十朝得脫近臣歐陽永叔等
同薦其才除建康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烏程令趣受命
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公志氣弘放為文辯博宗孟
子言性善排荀卿韓退之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又論
歐陽永叔以朱溫為正統之非著明統三篇江南李觀
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皆出于禮公訂其說復著禮
論一篇凡所著作持義而不離于正

道南源委

卷之一

聖

正誼堂

翁公待舉字至善漳浦人政和間進士知興化軍五更卽
披衣起就燈下讀中庸一遍乃出蒞事有干以私者曰
某秉筆予奪如對神明干者縮舌嘗奏蠲本年諸色科
稅郡人德之

黃公祖舜字繼道福清人宣和三年進士累任至軍器監
丞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察授曷若委郡守出劄泉州將
行乞于科舉外訪求抱道懷德之士學行修明孝友純
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學以表率諸士其尤異者以各
聞朝是亦古鄉舉里選之意爾為倉部郎中權刑部侍
郎兼侍講進論語講義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詞義

明粹下園子監梓行知樞密院事立朝侃侃有胃說

幸者極力排之金亮犯淮大將劉錡病不能軍諸將王

權劉汜退敗高宗欲誅之公曰敗軍罪誠難赦然劉錡

有大功于國若聞而憤死得無快敵心乎高宗嘉納之

卒于官諡莊定所著論語講義朱子多引用之其他易

詩禮說及歷代史義凡數萬言又有遺文十五卷

王公普字伯照閩縣人禮學律曆莫不精深登進士第官

至侍郎朱子嘗評福州前輩明禮者三人公為最劉藻

次之任文薦又次之藻字昭信著易解五卷有曰見險

而止為需見險而不止為訟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其

道南源委

卷之一

聖

正誼堂

變為蠱終布衣文薦字遠流著六經章句登紹興進士

官秘閣修撰王十朋稱其直道立朝

江公杞字堅老建陽人政和二年進士歷仕州縣民安其

政為御史致仕里居十有五年講學著書不倦郡守魏

疇見其所註孝經嘆曰他日變此邦為曾閔其必因此

書也

道南源委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

宋

羅先生名從彥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遷劍浦居焉曾祖文

弼祖世南父神繼皆隱居不仕先生幼穎悟不為言語

文字之學及長嚴毅清苦刻志求道初從吳國華遊已

而聞揚龜山得伊洛之學慨然慕之龜山方為蕭山令

徒步往從焉初見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

生蓋知前日之學非也龜山亦喜其可與言道語以心

傳嘗論易至乾九四爻云曩日聞伊川說甚善先生驚

道南源委

卷之二

一

正誼堂

田走洛見伊川而問之亦不外龜山所言於是盡心力

以事龜山樞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初龜山

以孟子饑者甘食章令先生思索先生曰飲食必有正

味饑渴容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

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龜山曰此說

甚善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則可以入道矣先生服膺

此語凡嗜好一切禁止同邑陳淵龜山粵也每請先生

竟日乃還謂人曰自得仲素日聞所未聞與學清靜南

州冠冕也郡人朱喬年李愿中執弟子禮來見終日靜

坐只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紹興壬子州學落成以太

守周紹之命領袖諸生行釋菜禮有洙泗漸氣象先生清介絕俗山居有顏樂齋倚傲軒邀月亭獨寐僦白雲亭臨池有濯纓亭吟咏自適絕意仕進靖康中採祖宗故事為遺堯錄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與學者論治則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君子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憂憂則善心生故治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樂則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四方而起朝廷譬人之傷氣寒暑易侵木之傷心風雨

道南源委 卷之二 二 正誼堂

易折論士行則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行忠義也湯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行忠義也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忠厚正直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淳正類如此朱晦菴謂龜山倡道東南士游其門者甚衆而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先生一人而已紹興二年以特科授博羅主簿卒於官士民哭之慟罷市三日學者稱豫章先生著有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春秋指歸台衡錄議論要語二程龜山語錄淳祐間賜謚文質明萬曆間從祀孔廟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准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與學清節四大字匾於祠從姪博文博文字宗禮一字宗約祖疇字疇老為太常博士定孔子冠冕制禮樂歌二十餘章歷官知廬福處三州著文海百餘卷講義五卷道山集三十卷秘錄四十卷蓬山志五卷洞霄錄十卷公資稟和粹沉靜寡欲處已待人一主誠敬從李愿中游得伊洛所傳之要嘆曰儒佛之異公私之間耳從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用蔭歷官靜江府觀察支使凡士大夫坐忤秦檜貶過府下者皆善遇之至塌廩鬻衣以濟其乏改知瑞金縣縣故多盜計獲渠魁數人置於法歲旱發廩賑饑躬親厝置又推其餘以及旁縣張魏公都督江淮辟為幹辦公事愿中聞而喜曰張公高明闔大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以嗣位恩轉通直郎賜五品服使募兵江西羅建康皆有成績得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汪應辰制置全蜀辟為參議官推誠啓告政最天下嘗假二程遺書得張橫渠家人流落不能自振者為言應辰延置

道南源委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府學士大夫游宦貧不能歸或不幸死與死不能葬者各捐俸助之累遷承議郎請祠得主管雲州崇道觀卒朱子惜其不及大用又傷吾道不幸而失此人

黃公緩字用和浦城人政和中第進士嘗從楊龜山受業龜山器重之及爲工曹守將高其才多委以事適諸邑有水患按視官希部使者意多不以實聞公請蠲田租十去其八使者怒公雅辭詳對卒得所請調西安丞靖康初李忠定宣撫河東辟爲幕屬高宗朝拜監察御史首陳七事深蒙嘉納會廷臣奏事高宗曰緩論人君治心事甚詳當處以諫職有沮之者除江西提點刑獄有

道南源委

卷之二

四

正誼堂

奏議雜著論語類觀唐史篤論二十卷

鄭公轍字致遠建安人父鎮登仕郎以詞學各公初就學晝夜誦中庸不怠父戲之曰此篇句讀易讀耶公對曰讀書止句讀安用之竊意聖人之道在此既冠入國學累舉不第嘆曰昔之求道者尚友古人吾今未及大賢之門其可已乎遂走河南備二程已逝乃從謝顯道游政和六年以八行舉第進士調御史臺主簿秘書郎出守臨江軍乞祠歸自號九思嘗執父喪火殯喪室抱棺叩頭慟哭不去已而火發柱至半止鄉人名止火杜朱子有言鄭博士某舊及見之年七十餘矣嘗見上蔡

先人甚敬焉

高公登字彥先漳浦人精於易其爲學以慎獨爲本徽宗時爲太學生與陳東等上書乞斬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等六賊廷臣建和議奪種公師道李公綱兵柄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帥臣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公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卽位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白李邦彥無辜乞復用之公上書曰陛下踐祥之初人人跣足以待維新乃兵革擾攘一切未遑首擢吳敏張邦昌爲相又納敏黨與之言李邦彥將復進用臣恐天下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自

道南源委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此而離不報再言陛下有太甲之不明而朝無阿衡靡明皇之有初而相同林甫臣身微賤臣言繫宗社存亡未可忽也自是凡五上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人喜曰可盡言矣復爲書論敏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公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羅繼公等屏斥選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忌有司惡其直例作文理紕繆授下州文學尋有旨附第五甲乃授廣東富川主簿憲臣董棻聞其各傲獄昭賀藤藤濬怡六郡獄復命兼賀州

學事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公請復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公曰養士急耳守曰抗長吏耶公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樂法度也既兩棄之尚可言哉守不能奪命攝獄有囚殺人守欲奏免之曰陰德可爲公曰陰德豈可有心爲耶殺人幸免如死者何秩滿士民乞留不復相率餽錢五十萬不告姓名白守曰教授貧無以養願勸之受公辭不可請置學買書歸至廣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賑濟復爲糜野食之願貸者聽全活萬計歲適大稔償亦及數民投牒乞留以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紹興八年赴政事堂審察遂上疏萬言作蔽主蠹

道南源委

卷之二

六 正誼堂

國害民各上下二篇上之高宗稱善下中書秦檜惡其譏已格之授靜江府古縣令道出湖州湖守江藻留與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公曰但意未欲耳遂行廣西帥沈晦問公何以治縣公條十餘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日詐疑胡可行也對曰誠不至耳蠻貊可行也豪民秦琥武斷鄰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也大夫以下爲其所屈公至頗韋公喜其遷善處以學職他日乘間請囑公謝卻之琥怒遣子弟要奪士人財物既又侵貸學錢公呼至而數琥奮臂厲聲曰何與君事公叱下告衆白郡及譚司將瑩之法琥忿而死一郡稱快

古縣秦檜父舊治檜實生此帥胡舜防謂公祠之公曰檜爲相無狀曷以祠爲舜防怒旣又令市熊掌牛乳公曰踐雪而搏猛獸將春而奪之牛此人上耶舜防大怒移荔浦丞康寧代公適公亦以母病乞去舜防遂劍槍祠而自爲記且摭秦琥事誣以專殺罪詔送靜江獄舜防遣健卒捕公值公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請納官贖罪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於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也公曰某知有君父而已既而中書奏納官贖罪無故事仍送靜江獄公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防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白

道南源委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勅遣家至廣漕帥鄭爾趙不棄辟公攝歸善令是秋委考試湖州公摘經史要語命題策闕浙水災所由皆屬意時事郡守季仲文馳達檜檜怒坐以舜防所奏取旨編管容州屬不棄亦坐鑄一官南省至揭公名爲考官戒時公出試院還矣省符下漳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示之公讀畢卽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公曰君命敢稽耶大作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卒挾兵刃至公曰若賜死亦當拜勅乃就法大作感公忠義爲泣下奮劍叱巡檢曰汝欲何爲省符在我手無他語也公謫居授徒自給聞朝廷政事少失輒輦蹙不樂大失則恸哭隨

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守何
萬傳伯壽相繼以其事聞追復廸功郎後五十年朱子
守漳建祠作記比之伯夷柳下惠又奏乞褒錄贈承務
郎公事母至孝嘗奉母舟行阻風封康間方念乏晨羞
忽有白魚躍入母病思食鹿肉夜有虎啣鹿置門去所
著有家論等篇及東溪集明成化間復建祠邑中專祀
李公郁字光祖光澤人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幼不好
玩坐立必莊從舅氏陳瑩中學踰冠復從楊龜山龜山
妻以第三女嘗告之曰學者當知古人學何所用心學
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謂之仁若曰

道南源委

八

正誼堂

仁人心也則何者謂之人心公退求之不合因取論孟
讀之十有八年乃渙然有得龜山歿以所學淑後進嘗
語學者曰聖賢遺經讀之又讀於無味處益致思焉至
乎群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當驟進耳陳默堂稱其學
口目俱到未見其比游太學紹興中以遺逸召對陳當
世大務高宗改容傾聽補迪功郎除勅令所刪定官丁
憂服闋會秦檜用事自度不能俯仰祿仕築室於邑西
山居焉家計屢空曠然不爲意當世賢大夫益高仰之
辟福建帥府機宜文字日訪民間利病言其長而興除
之一日帥欲毀民居數十爲列肆酷酒要利爭之不聽

以老病辭歸帥慚謝強留卒於官年六十五公天資粹
美涵養有方誨人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承
朝散公遺命爲其叔父庭之後庭卒毀瘠如禮治喪必
誠必敬兄偕罵賊死事嫂如母撫其子女如已出凡世
務人情官政文法以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習知朱晦
菴表其墓惜其未究於用所著有易傳論孟遺藁及遺
文數十卷藏於家學者稱西山先生從子呂
呂字濱老父純德有孝行治周禮兼左氏春秋朱晦菴表
其墓稱爲好德有常之士公蚤孤事母至孝育弟妹有
成聚族于指朝夕序揖至老不倦幼從從父光祖授龜

道南源委

九

正誼堂

山之學晚見朱晦菴於廬阜爲講學友於書無不讀尤
精於易每言易在識時和之以義苟非真知義之所在
而喜言變反害於易矣時邑令憂無社倉請公求教公
條畫精明綜理縝密晦菴爲之記子闕祖相祖壯祖孫
方子
闕祖字守約別號綱齋濱老長子蚤授庭訓已而從學朱
門篤志強力精思論辨菴延之家塾以訓諸孫爲編
中庸章句或問輯畧登嘉定辛未進士調臨桂簿提刑
方信孺潛使陳孔碩咸資以決事暇卽詣學訓迪諸生
士習丕變調古田令改廣西帥幹勤慎明恕諸司論薦

改秩未赴卒有問答十卷

相祖字時可濱老次子為晦菴高弟辯質詳明用心精切嘗以晦菴命編書說三十餘卷

壯祖字處謙濱老季子與兄守約同第進士調閩清尉初至求教朱晦菴嘉其有志語以為學之要真西山嘗薦之稱為人物典刑

方子字公晦濱老子正己之子也少博學能文端謹純篤初見朱子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竟日危坐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僕不加詬詈然皆嚴憚之嘉定七年登進士

道南源委

卷之二

十

正誼堂

廷對第三人調泉州觀察推官真西山為守稱其學遠氣平本經術明世用每有大事必資決而行暇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公曰是求也可乎哉丞相史彌遠怒之踰年始除國子錄將選人官僚不少貶以希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既歸從游者盈門公學得諸心傳親切超詣嘗語人曰吾問學未能周盡幸於大本有見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若得真實務學之人發明綱領斯道庶幾不墜爾起辰州通判尋卒著有朱子行狀傳道精語等書又有禹貢解慶曆二年真西山在樞密

與尚書袁甫進於朝特旨授朝奉郎與一子恩澤元虞集稱其於朱學確守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將終身焉弟文子

文子字公謹亦從朱子學歷知閩潼二州吏舉請然持麾册中二十年以道學倡蜀人宗之

陳公淵字知默初名漸字幾叟沙縣人兄璿字瑩中通易數言國家大事多驗登元豐二年進士第三人歷官給事中屢言章惇蔡京奸邪又與宰相曾布不合貶外因不知程伯淳自以為耻遂從楊龜山學著了齋集尊堯集遜齋閒覽謚忠肅公初受業程門繼亦受業龜山與

道南源委

卷之二

十一

正誼堂

羅豫章為友龜山稱其深識聖賢旨趣妻以女嘗知徐杭時嘗送南歸詩云幾年夢想到親關身逐行雲萬里飛若水未殊沂上樂春風無負舞雩歸紹興五年近臣廖公剛胡公寅等薦克樞密院編修丞相李公綱重其行為布衣交至是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為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舉直言以胡文定薦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入對言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又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高宗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辯理甚當對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願師之乃悟其非高宗曰以三經義解

觀之具見安石穿鑿矣對曰身繫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聖賢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昧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以愛人語樊遲特其一端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謂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因論和議願以和爲息戰之權以戰爲守和之具章五上益梗切秦檜惡之復疏論其親黨鄭億年檜益怒遂解言職除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管台州崇道觀卒著有默堂集

道南源委

卷之二

十三

正誼堂

蕭公巖字子莊浦城人天資朴實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有靈芝之異與李公郁陳公彥羅公從彥同游楊龜山之門嘗答友人書云士之所志舍仁義何爲哉仁必欲熟義必欲精仁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違義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後以累舉得官爲清流簿終歲而歸徜徉間里朱喬年先生嘗師事之

曾公恬字天隱晉江人少從楊龜山謝上蔡陳了翁劉元城諸賢游爲存心養性之學紹興中仕太宗正丞泰檜嘗國公自守不爲屈求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著有上蔡語錄二卷

林公宋卿字朝彥仙游人嘗從陳蔡中學蔡中稱曰頭項

直又從楊龜山學龜山稱曰百鍊鋼登崇寧五年進士歷官知恭州時帥奏開溪費州南通辰沅西抵瀘戎公言得溪費地不足耕得溪費民不足治恐啓黷端徽宗然之又奏蠲州民宿逋二十萬八千四百五十餘緡米十五萬四千八百石州人祠之秩滿部使者疏留徽宗曰是嘗奏罷溪費州役者與之以寬朕西顧靖康中以煩言得首衝替僑寓涪陵之韓亭日與其士大夫唱酬自適涪人以公才學出處與黃太史相後先因號小涪尹和靖見之曰溪費一奏皆自養氣中得之薦於張浚

道南源委

卷之二

十三

正誼堂

辟叅謀軍事力辭建炎三年以涪守王擇仁及河北帥臣薦克湖南帥司叅議浚視師江上欲以宣撫判官辟不就及還朝首薦之蒙召乞祠終朝請大夫
鄒公棐字堯叟泰寧人熙寧六年進士官至宣城令少有文名工詞賦壯游四方從中山劉彝爲學浸灌六經貫穿百氏各得其宗其莅官雖雜冗必盡力而處之裕如晚得從楊龜山游其卒也爲辭哀之

廖公剛字用中順昌人閩書作建陽人少從陳瑩中及楊龜山學崇寧五年登第宜和初自漳州司錄除國子錄擢監察御史蔡京當國論奏一無所遺以親老乞補外山知典

化軍欽宗卽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工部員外
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益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部使者
檄公撫定公遣長子遲論賊賊知公父子信義亦散去
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吏部員外郎請積舊制選精銳
爲親兵又乞營建康以杜北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
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拜給事
中言江淮兵備莫若屯田可以免待哺轉餉之患爲三
說以獻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
詔其子孫不得官於朝於是章傑自郎中出知婺州蔡
傑自侍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公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

道南源委

卷之二

甫

正誼堂

以示懲有旨悉與之祠遷刑部侍郎乞補外除徽猷閣
直學士知漳州漳俗侈靡喪娶踰制公立條約諭之值
日食求言公請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布告中外異時
雖百斯男不復更易乃可以承天意示大公高宗讀之
竦然詔拜御史中丞奏臣職糾奸邪當務大體若据摭
細故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
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其原在一人之身若誠意正
已臨照百官則是非不紊邪正洞見弊可次第革矣又
奏人君之患莫大於奸人從已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群
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時諸將恃功希恩所請

多廢法公隨事論列至於四五諸將肅然鄭億年與秦
檜有連遂得美官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公謂億年曰公
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在朝廷乎因顯疏
其惡億年奉祠去復奏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迄藩
秦檜聞之曰盍我何地改工部尚書以王次翁代其任
次翁劾公薦劉昉陳淵與爲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提
舉亳州明道官明年致仕著詩經註解性理小學集註
學者稱古溪先生子四人遲過遂遠皆求塵節邦人號
爲萬石廖氏

道南源委

卷之二

圭

正誼堂

王公德修南劔人尹和靖門人朱子嘗與書云某於和靖
先生既不得親受音旨而其高第弟子如老艾者又未
得見其仰慕如此
何公允字太和邵武人由宜和進士調廣東提刑檢法官
東平馬伸撫諭廣南見而賢之奏爲屬伸本程門高弟
因以所得於程者以授公既而坐論時事貶死公欲力
辯其功乃子輒止之因爲伸作行狀歸守其學不變紹
興中通判辰州聞秦檜自陳靖康反正之功公曉起掛
仲遺像哭之將上其事其子曰待檜死未晚也公曰不
然萬一我先死瞑目有餘恨矣手書達尚書省言伸爲
待御史時移書僞楚斥使避位大節凜然復以所作行

狀進秦檜怒下公獄詔削官貶竄檜死復職歸至里門
親友相見喜馬伸得白一笑病廢踰年卒公天資重厚
勇於爲義臨事奮不顧身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是吾死所也性喜中
庸踐習不懈鄉人稱中庸何公著易傳子銅

鏞字叔京毅然任道一意操存與朱子友善辯論精密嘗
言耳目之官卽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
正心正則義自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
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朱子嘆稱之
嘗與書曰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七

正誼堂

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
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詞旨奧博反復通貫
三復棟然有以仰見其所存之妙以父恩補安溪簿未
赴江西帥府辟掌機宜文字再調上杭丞治尚寬仁白
罷無名征賦部使者鄭伯熊患郡事不理繫者或至累
百乃檄公佐治公披閱文書白守決遣旬日悉盡後因
論均賦與守不合謝歸築書堂於所居之南坂名曰高
遠用示標的調潭州善化令將行卒朱子哭之甚哀爲
文以祭者再而銘其墓謂其清夷恬曠廉直惠和云著
易說論語說朱子皆曰可傳又有史斷及臺溪集數十

卷稱臺溪先生

李先生名侗字愿中劍浦人少豪勇常夜醉馳馬數里旣
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羅仲素得程楊之學遂棄塲屋
往師事焉授以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
心遂屏居山田結廬水竹間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
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
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緒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觸處
洞然發必中節事父兄至誠至敬閨門內若無人聲而
衆事自理平居恂恂無所可否及酬應事變斷以義理
有截然不可犯者生事素薄而處之有道凡親故鄰里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七

正誼堂

貧不能婚嫁者節衣食以賑助之長者事之盡禮少者
賤者接之盡道其答問後學晝夜不倦至推闡異端則
實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而辯之於錙銖毫忽之間
其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耻爲先本
末具備可舉而行嘗謂學者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
澄心體認天理則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又曰學
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
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其語中庸則曰
聖賢之所以開悟後學者無遺策矣而所謂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要指也必也體之於身實

見是理如顏子之嘆卓然見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

間然後擴克而往無所不通語春秋則曰春秋一事各

是發明一例如觀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嘗以黃魯直所稱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

形容有道氣象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

理少進又云講學切在深潛緘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

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

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知也沙縣鄧迪謂先生如冰壺

秋月瑩徹無瑕朱子承父命常往師焉謂其資稟勁特

氣節豪邁克養完粹無復圭角語默動靜自然之中若

道南源委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有成法其德純道備學術通明既不求知於世亦未嘗

輕以語人蓋庶幾乎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年七十有

一卒諡文靖稱延平先生生平不著書不作文所傳有

延平問答及語錄行世萬曆四十三年從祀孔廟

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

賜卹書靜中氣象四大字匾于祠

宋公震字子發邵武人學有源委常參謁謝顯道而友胡

康侯登政和進士歷仕州縣以廉稱高宗用趙鼎薦召

至問易春秋之旨擢秘書少監兼侍經筵又兼翊善高

宗曰天生朱震爲今日資善得人終翰林學士丐祠卒

著漢上易集傳易總記

游公烈字晉老邵武人素以孝節稱受業胡安定之門郡

人知經學自公始登皇祐元年進士官至職方員外郎

盧公奎字公圭邵武人登政和間進士官至江西運判常

作毋我論爲衆所推號盧毋我其學多得於楊龜山晚

寓黔中著筆錄十卷

劉公子翬字彥冲崇安人祖民先字聖任奉母至孝父幹

字仲遠資政殿學士嘗奉使入金金人欲立之酌酒自

縊伯兄子羽字彥修爲待制進爵子棟概厲節不附秦

檜朱子稱爲人傑仲兄子翼字彥禮精敏力學深惡浮

道南源委

卷之二

十九

正誼堂

屠戒子弟勿觀其書靖康間承父命入奏事欽宗見其

進止閒雅除江西轉運使司歷知建州信州所至不擾

甚得民心公以父蔭補承務郎通判興化軍畫計備衛

賊不敢犯年方三十以痛憤父沒哀毀致疾不堪吏責

遂丐閒局主管冲祐觀以歸自號病翁世居屏山有園

林水石之勝危坐竟日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數日輒走

父墓涕咽或累日乃返處兄弟怡然與胡籍溪劉白

水爲道義交講學外無雜語深於易家有二齋東齋名

復西齋名蒙朱子承父命師事之問以入道次第曰吾

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妻

死不再娶以兄子翼幼子珙爲後年四十七得微疾卽入謁家廟並別母夫人作書遍謁友人召珙付以家事示葬處告學者以修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賦詩澹如平日居兩日沒學者稱屏山先生諡文靖有文集二十卷珙位至觀文殿學士以忠孝聞無子以學裘學雅爲後學表守撫州刻規約於學以示學者時一至爲解說義理移守邕州有惠政終朝散大夫學雅南雄通判

吳公栻字公發毗寧人登熙寧進士第徽宗朝爲開封府推官高麗自元豐後久不修貢公以給事中往諭德意

道南源委

卷之二

干

正誼堂

累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再鎮成都陸辭上曰卿清謹循良故委以重地後知鄆州卒著有論語十說

黃公偉字維之後卽字爲名更號叔張永春人弱冠同兄異之入太學歷試占首與黃槐同時人稱二黃紹興二十七年登進士歷官國子監簿進所撰太祖政要論愛名器勵廉耻因及銓試冒名代筆等弊自是有覆試任子之令時議欲立武賢良科公不可遂寢除大理寺丞少卿欲奏獄空公以所諫有獄不敢書名少卿竟削其名以奏公自執政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求外補差知邵武軍陸辭對論選用大臣嘗如王素對仁宗言宦

官官妾不識名者可入選又論乾道新書不宜刪滅內侍不得干預朝政孝宗稱善翌日出劄子復舊法後歷官江西提學公爲小官耻於求舉及更麾節所薦引多寒士其挾貴而來者皆不舉也敷歷中外直道而行居閒十年手不釋卷嘗與朱子論學後進皆以鄉先生事之自號竹坡居士年七十九卒臨卒猶與諸子講論至夜分

道南源委

卷之二

干

正誼堂

陳公知柔字體仁永春人紹興十二年進士第四人與秦檜子熺同榜授台州判官辨釋冤盜四十餘人教授建漳二州歷知循州賀州時同榜前列藉檜之力俱致通顯公獨齟齬無任進意自號休齋居士雅好山水遍游浙廣諸名山諸生從者戶屢常滿寓僧房四壁蕭然作賦讀經忘其貧老著易本旨易大傳易圖春秋義例古學圖詩聲譜論語後傳詩話梅青傳詩騷古賦雜著行世王十朋贈詩畧云大陳如金玉一室清無塵胸中包今古筆下真有神講席延諸生黃卷呵古人異端斥佛老吾道鳴孟荀其卒也朱子祭以文曰某少游宦後從公游泉漳間蒙公誘掖良厚後別去幾三十年去歲冬復見握手如平生歡及某之還載酒餞洛陽慘袂分携潸然不樂未兩月公計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臣皆有

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遂此願矣緘詞千里寄此一奠尚惟精爽聽我此言

高公曇字子雲福寧州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為大學博士疏言訓練士卒久任帥守孝宗稱其老成歷練遷秘書省著作郎兼王府教授再對便殿悉當上意御批其札送中書既退趨出目送之光宗在儲宮以宮僚入宴恩意浹洽手書容齋二字以賜容齋公號也嘗修乾道會要轉朝散郎有易說及詩文二十卷

吳公大成漳浦人紹興間秦檜柄國隱漸山石榴洞講明正學與丞相陳俊卿三山林擇之聚歡賦詩乾道中奉

通南源委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檄湖湘往還京浙著有梅月詩卷筆義經疑傳葉

余公復字子叔寧德人少從張翰學精於周官紹興元年對策大廷光宗稱其直而不計拔置第一賜之詩寧宗卽位詔入史館兼實錄檢討歸擇邑南佳勝辟園構軒觴咏其間著禮記類說左氏纂類

王公士奇字求叔福安人弟知章為遂州教授公舉進士適聞其計遂不赴廷對往蜀護喪後就試當得官以母老丐祠當國者高其行以堂除凡二十三考方任莆田法曹真西山語嘗路曰王君文行俱美當於古人中求之後以奉議郎賜緋致仕優游田里手不釋卷多所著

述年八十四卒有諸經釋疑

吳公楫字公濟崇安人幼自雄其才謂功名可立取紹興末試鄉省不第遂主盟林壑絕心仕進與朱子吳郁研窮理學嘗言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寧靜以養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朱子造子師事之晚年以特恩補官調桂林簿

王公悅字習之莆田人紹興間進士調漳溪尉嘗佐浙西憲幕有負鹽繫獄者歲久莫剖公決以非辜縱之守懼不敢公請獨任其咎官終南外陸宗院教授著春秋解五經贊疑

通南源委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程公伯榮字良弼古田人與王龜齡沈有開傅子淵皆友於朱子閱書以良弼為名伯榮為字

鄭公樵字渙仲興化人父國器太學生嘗鬻已田築蘇洋人食其德沒於姑蘇公年十六徒步歸葬緝廬越王山下從兄厚學問該博公與講學從游者甚眾既而上築夾漈又出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留借讀夜則仰觀星象寒暑寢食為之都忘紹興間上書乞留心聖學篤志斯文用備臣典司東觀內外之藏始有條理百代之典燦然可觀繕寫所著書十八部百四十卷以進詔藏秘府二十七年以薦應召奏言臣處山林三

十餘年修書五十種皆已就尚欲取歷代之籍始三皇
辛五季彙輯為一名曰通志體參馬遷法則稍異謹摭
上要覽十二篇各曰修史大例帝曰聞卿久矣何相見
晚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為御史葉義問所劾乞還
山改監南嶽還家論著閱四年通志就請關請上會高
宗幸建康命為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簡詳諸房文字
及駕歸繳進通志而公卒時年五十九矣生平枯淡好
施居鄉累歲不一詎守令筆札雖詔從官給未嘗取也
北人犯邊公言歲星在宋彼將自斃後果然學者稱夾
深先生

連南源委

卷之二

西

正誼堂

蘇公總龜德化人紹興三十二年試中上舍優等第一孝
宗即位恩賜釋褐登第授衡州教授累遷參淮東護幕
著有論語解大學儒行編詩文雜著

李公則字康成龍溪人少孤力學試太學不得志浩然東
歸教授生徒至百餘人如楊公汝南李公恂輩皆其門
下累薦鄉書前列紹興十二年以特科授桂嶺簿攝富
川令調德化令所至皆有惠政轉通直郎致仕公學兼
得之蘇程二家其教人必以仁義為本自號益壯翁
吳公解字清臣龍溪人兩請鄉舉有聲又請漕舉及同文
館舉與陳公知柔林公光朝友善陳公稱其古心古貌

古文古學三山林子晦亦嘆其為天下奇才學者號省
齋先生著述甚富有省齋集行世

陳公兢字戒叔龍溪人宣和間以特科調貴州法曹當路
交薦後又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初尉長汀再授恩平新
興二州教授終龍南令著有周禮解及雜文數卷

王公文獻晉江人紹興間上所著孝經詳解一卷詔藏秘
府

宋公漢字去華莆田人紹興初試禮部尋進中興十君論
高宗稱善以布衣召見授廬陵尉指畫敵人形勢擢知

江陰軍孝宗立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察猾胥六百

連南源委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餘人罷之奉旨賑恤永嘉發粟寬租蠲稅坐彈劾溫州
守臣為權貴所擠力丐休致卒贈大下大夫著群經滯
稿

余公崇龜字景望仙遊人登淳熙間進士歷官司農丞賜
對便殿時韓侂胄欲邀一見處以要津公不從力乞補
外知江州侂胄罷即日除監察御史入奏請慎名器上
嘉納之除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著詩經講義

林公宗臣字實夫龍溪人受業高東溪之門登乾道二年
進士歷官主簿見陳北溪趨向不凡心異之謂曰子所
習者科舉耳聖賢大業則不在是因授以朱子所編近

思錄陳卒為儒宗實公啓之也

趙公師處本宋宗臣世居臨漳朱子守漳首薦之其詞曰
履行深醇持心明恕

陳公研晉江人乾道二年進士官臨汀上疏乞弛禁禁從
之權貴欲引為御史先令其排擊故相公曰公義不可
犯善經學詩書易禮皆有解

袁公樞字機仲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乾道初以興化
軍教授充禮部試官除太學錄有自閣門以節鉞發樞
密者公與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著易傳解
義辨異童子問通鑑紀事本末

道南源委 卷之二 正誼堂

莊公夏永春人家貧少孤從兄晦學登淳熙八年進士歷
知興寧縣慶元間大旱應詔極言威福下移乃陰盛陽
衰之象宜體陽剛之德召為太常博士遷子博士陳
邊歿不可妄開議者難之又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冗
忤柄國者意遂乞歸自號藻齋老人著禮記解

陳公震晉江人淳熙間進士為新建令以帑積舊券代下
戶輪租歷知紹州攝憲節邵墓府例券數千緡再歷太
府丞奏減二廣丁錢奉祀歸里著春秋解史編雜著數
十卷

余公允文字隱之建安人以孟子亞聖自司馬君實作疑

孟其後李觀鄭原著常語及藝圃折衷皆肆詆毀乃作
尊孟辨三十餘條闕之

黃公宙字由仲晉江人乾道五年進士居鄉教授從游多
名士有論孟解詩文雜著

鄭公耕老字毅叔莆田人父安正少負才學一時名士多
從之公登進士除懷安主簿母喪服闋調明州教授州
常焚蕩之餘教弛學荒公經營區序典起斯文召見引
太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普對道最大知道理最大
則必不以私意失公中孝宗悅擢國子簿添差福建安
撫司機宜文字秩滿歸南陂著詩易洪範中庸語孟訓

道南源委 卷之二 毛 正誼堂

陳公舜申字未模連江人淳熙間登進士第歷官知漳浦
縣有惠政入為著作即轉對切直稱旨會有忌者出管
武彘仲祐觀起叅議准闕未赴卒著易鑑四書解渾灝
發旨審是集兵書訂解南唐餘事高齋文集子德一

德一紹熙中進士官終朝請即知宜州卒之日囊無餘貲
所著有易傳發微橫州文集諸子總解數百卷兄弟四
人二為州牧二為縣令累世同慶推德門云

陳公德豫字子順連江人好學通博登淳熙十四年進士
調建州戶曹試教官首選分教宣城時禁程氏學道文

皆令焚毀公取郡學所藏護持惟謹改京教累遷請軍糧料院歲早求言公上封事以諱天變諱人言爲致早之由乞去二諱以回天意光宗嘉納歷武學太學宗學博士抗疏論事議者以爲識時務累遷著作郎會外國僧人入覲錫予甚豐乃歷陳梁武之失卽日有旨出僧人於國門之外終大理卿著有訥齋稿

林公光朝字謙之莆田人有聲場屋再舉禮部不第不復以得失爲意聞吳中陸子正學出尹和靖遂往從之專心踐履不爲訓詁四方來學無慮數百稱南夫子歸莆設講於東井紅泉閩之洛學公其宗也然惟口授未嘗道南源委

卷之二

天

正誼堂

著書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又曰日用是根株言語文字是注脚學者須求之日用求之不已則察乎天地隆興元年以進士及第授袁州司戶叅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觀以涪郎恩倖進公與劉朔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改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歷著作郎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九年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公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淳熙元年移廣東以擊殺茶寇功名拜國子祭酒四年孝宗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大稱善而賜金紫除中

書舍人時吏部郎謝廓然以曾覲薦賜同進士出身除殿中侍御命從中出孝宗度公必不奉詔改權工部侍郎請外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謚文節稱艾軒先生公明經博古通練世務道尊德盛爲時取式無田宅以遺妻子獨富於書至死不釋卷其爲文精深簡古上叅經訓下視騷詞有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直用數語雍容而有餘故其高處灑灑弓殺梁平處猶與韓並驅朱子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獨於公有稱重焉嘗曰某少年過莆見林謙之林次雲談道極得精神爲之踴躍鼓動後來再過則二公

卷之二

天

正誼堂

已死更無一人能繼矣晚年著易論詩書語錄中庸解並奏劄等集林希逸陳師復劉後村各爲之序姪成季成季字井伯有學行從朱子游朱子深器重之所與筆札甚多越忠定禮爲上客每事必咨仕與國軍判官黃公補字季全莆田人父端歷惠州教授公隨之永嘉陳鵬飛謫惠州公師友焉其學用心於內視富貴利達蔑如也教授於鄉及門者數百人時林謙之講學城南而公在城東並爲學者宗尚登乾道八年特科授高州文學調高要尉著九經解論語人物志蔣公雖字元肅仙遊人援筆數千言與林謙之輩十人稱

前陽十先生又稱南夫子教授泉州常撰時政十議王十朋見而嘆曰經世之文也著有樸齋文集

楊公與宗字似之長溪人祖惇禮字穆仲以監察御史致仕許在家言事時稱有田不買有官不做有子不蔭謂之三奇公少師事鄭夾漈後執經林謙之之門登紹興三十年進士調鉛山簿孝宗登極上封事未陳以守爲攻之策時相主和議使人要曰若登對無立異當以美職相處卻之累書抵東府力爭孝宗嘉其志除武學博士既而召克館職條對切中時弊歷遷校書郎與林謙之同校文省殿擢鄭僑蔡勿學陳傅良時稱得人修四朝會要歷遷司勳郎論張說不當與趙汝愚同拜不報又駁楊和王存中封爵太優忤時相虞允文出守處州大有政聲除知溫州改嚴州終湖廣提舉著有自觀文集從弟楫

道南源委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楫字通老從朱子遊稱其誠實可敬登淳熙戊戌進士調莆田尉聞帥程叔達移縣括逃田公歷疏不便帥大怒公徐對無所屈罷去漕使林祈曰尉敢格帥大是奇事薦之某官司農寺簿劄論進君子退小人獎廉靖之操絕奔競之風除國子博士轉少卿臺臣或干以私谷曰臺省紀綱學者規矩當各守職無相侵越尋出知安慶

移湖南提刑江西運判終朝散郎著奏議悅堂集

劉公夙字賓之莆田人師事林謙之得其傳紹興二十一年登第召吉州司戶參軍差建州教授改臨安以弟朔爲溫州司戶迎母就養因乞與溫州教授莫冲兩易以便親從之作養人材多所成就孝宗卽位召除樞密院編修以親老求去無何兼國史院編修力辭不就除著作佐郎輪對首論馳射近侍備淮三事又以浙江水奉詔陳得失言陛下與曾龍大淵輩儻詠倡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乃決嚴法守葺僥倖當自官掖近侍始所請凡六事丐外除荆湖北路安撫司參

道南源委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議乾道元年以親老丐祠主台州崇道觀三年差知衢州訟平政簡奏舒民力罷貢獻辨君子小人會曾觀副賀金正且道備入謁公弗納徙溫州明年引疾歸又明年卒是歲王龜齡苦某皆先公卒呂東萊悼以詩云諸老收身盡佳城又到公蒼天那可問吾道竟成窮旌捲莆田雨簫橫雪水風今年襟上淚三泣萬夫雄謙之亦云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過於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其爲一時名賢所推重如此著春秋解弟朔子彌正吏部侍郎定朱子謚曰文林伯之建臨川三賢祠以祀黃勉齋文丞相彌正與焉次彌邵

朔字復之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甲科調溫州司
戶參軍孝宗初立與林謙之同召對曰陛下何不延納
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敗
得失且及曾覲龍大淵罪狀改宜議郎知福清縣度允
文贊孝宗恢復士多嚮之朔極諫以為宜選兵將廣儲
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不可憑虛蹈空
過為指料決天下於一擲孝宗竦然除秘書省正字以
疾丐外除福建安撫司參議與兄賓之皆為時望所推
學者輻輳其門兄性挺特不以色假人公則濟以和易
至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盡言於朝盡心
道南源委

卷之三

正誼堂

於官飭廉隅公是非殆不相讓云著春秋紀年
彌邵字壽翁素性狷介蚤孤遺書數厨晨夕抄纂考論斷
制義理一以洙泗濂洛為宗嘗質經於陳公宓評史於
鄭公寅問易於蔡公淵郡守楊棟創尊德堂於學宮以
處之及棟提點福建獄復論薦於朝未報卒年八十二
公生平為學專務實踐自勿至老確然不移著有易稿
漢考讀書日記學者稱習靜先生
林公亦之字學可福清人盛年挾策遊四方卒不契去之
紅泉謁林謙之師事三十餘年遂為高第謙之卒莆人
推公嗣講席戶外履幾半於師或勸其著書公吟詩答

之曰講學紅泉不著書只將心學授生徒趙公汝愚帥
閩辟入東井書堂待以賓友之禮上其學業於朝命未
下卒學者稱綱山先生又稱月魚先生景定間林希逸
追舉其賢贈迪功郎賜諡文介子簡字綺伯莆中劉克
莊少師之

林公肅字恭之仙遊人少有文名從林謙之學淳熙間試
教官科首選調臨安府教授有同學卓先者字進之言
論引古人與人寡合

黃公芻字季野莆田人少從林謙之學志行高古同遊士
自劉賓之劉復之林學可而下皆推讓焉

道南源委

卷之二

正誼堂

陳公士楚字英仲莆田人從林謙之學登乾道壬辰進士
調臨江戶曹攝新喻縣政教大行改調候官以丞相周
必大薦入對孝宗獎其誠實紹熙初除宗正丞兼嘉王
府直講一日百官趨朝大雪丞相索表稱賀援筆立就
青宮開經筵講無逸篇其解稼穡艱難曰百穀麗於土
麥萌既敷方有實三農力於田莠草既除方有秧以諷
小人妨君子之意壽皇稱其議論精詳理致深奧得師
儒之道賜金樽玉碗金錢歷軍器少監提舉江南東路
歲儉民饑不憚巡訪荒政最良歷除待講卒
陳公禎字德容一字師文羅源人淳質有守毅然任道少

慕伊洛考亭之學屢試禮部對策獨以正心誠意為說
俱見黜後對時務策擢第及廷試復如初始終發明伊
洛考亭之旨孝宗擢特奏第一賜同進士出身時淳熙
八年也子孫猶守家學

鄭公敏字明之龍溪人幼孤與兄公顯字隱之苦學篤
志時號二鄭公顯登乾道丙戌科歷官朝奉大夫有獻
時事十論公登乾道己酉第歷福清簿有政聲以薦調
古田教官廣學宮新祭器建講道堂關射圃日與諸生
講明理學嘗以文謁憲使楊萬里大奇之兄弟俱以理
學見重於時各著文集語錄傳世

道南源委

卷之二

書

正誼堂

余永嘉字若蒙龍溪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任惠澤二州
教授進聖域記特授浙西倉幹復進皇朝職官志高宗
政範差監樞密院激賞庫進資時十論伏闕上書論韓
侂胄又上書力沮和議復為古鑑錄以進又上書論邊
事進天文類例括象志改通直郎主管嶽祠所著周禮
解禹貢考春秋地例增釋紀年錄雜論五音姓譜哀前
後上書曰代庖集骨鯁集

高公禾字穎叔晉江人淳熙八年進士知仙遊縣省泛科
築下頓橋知惠州剗楊梅大奚二寨以防寇盜歷遷兵
部郎官陳復齋誌墓謂其學問月開日益卓然登茂

黃公漢字德章光澤人嘗從呂東萊學淳熙間南省第一
人後守岳州罷厨傳獨魚稅捕淫巫治績甚著

林公希逸字蕭翁號虜齋福清人師事陳公藻藻之學出
於林學可學可出於林謙之授受有源登端平乙未進
士為平海軍推官以清白稱遷秘書省正字入對乞信
任給諫又乞早決大計以懈人望理宗皆開納歷知興
化軍首詔學者云自南渡後洛學中微朱張未起以經
行倡東南使知聖賢心不在訓詁皆自莆南夫子始初
疑漢儒不達性命洛學不好文辭使知性與天道不在
文章外者自福清兩夫子始因立三先生祠并餼其文

道南源委

卷之二

書

正誼堂

以傳南夫子者謙之也兩夫子者學可藻也景定四年
舉亦之及藻為有道之士又林公遇幼承父澤奉親不
仕並乞褒崇詔樹表書諡並祀學官歷司農少卿終中
書舍人著易講春秋正附篇考工記解竹溪十一篇
王公遇字子合龍溪人父羽儀徽州通判博學能文公受
業張南軒呂東萊之門而與廖子晦黃勉齋陳安卿友
善登乾道八年進士歷官蘄州教授日與諸生講說漏
二十刻猶徘徊學官以趙汝愚薦知長樂縣樽節浮費
大修水利轉贛州通判薦章交上而侂胄當國公不少
貶求合侂胄敗召為太學博士除王宮教授適毗陵大

早命爲之守力講荒政民沾實惠浙東大饑詔提舉浙東常平入對請齋戒以飭躬剛大以進德急聞直言以收關失樂從公議以扶正道斷絕斜封墨勅之原常存視民如傷之念至官留心賑濟如在毘陵除大宗正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校策殿廬畢事卒公居官所至介然招之不來撼之不動黃勉齋稱其學識之精義利之明拔出流俗之表學者稱東湖先生著論孟講義兩漢博義子仲訥蔭官羅源令

邵公景之字秀山古田人從父整著春秋元經以家學相友公早負文才事繼母至孝登乾道壬辰進士攝教建

道南源委

卷之二

美

正龍堂

寧受業胡籍溪之門歷官莆田令教授常百餘人著玉坡集

歐陽公光祖字慶祠崇安人九歲能文人稱童瑞從劉屏山朱子講學屏山甚稱重之朱子亦遣三子師事焉乾道八年再舉登第不赴趙公汝愚及張敬夫列薦於朝方欲召用而趙公去國後爲江西運幹致仕卜築松坡之上湛然終老

楊公炳晉江人祖世永爲端溪尉遇賊戰死真西山表其墓曰義烈公少力學精左氏春秋淳熙二年第進士薦爲國子監錄事遷左司諫乞搏節官中浮費嘗曰大臣

不爲私則小臣不敢干以私臺諫不爲私而後可責人之私累遷權吏部尚書時邊費寢開與鄧友龍異議遂丐外開禧間除寶謨閣直學士奉祠卒著有易說禮記解西掖類稿諫垣存稿號脩溪居士

游公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父嘗湖南安撫參議公開爽慷慨方十歲卽能爲文詆秦檜及長銳志當世熱南北事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諸邑災傷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孝廟攢官有司妄費希賞

公上言極諫學禁方嚴公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譏之歷官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卒特贈直龍圖閣諡文

道南源委

卷之二

三

正龍堂

靖公始受業張南軒南軒教以求放心入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號然齋先生弟九功字勉之刑部侍郎加寶直學士清慎廉恪兄弟自爲師友講明理學生平真體實踐出於誠意號受齋先生論文清

陳公紹叔字克甫莆田人終日危坐一室俯讀仰思嘗爲學者講論幾銜遂操木爲儀象以示之旣而鑄銅倣古制又別制器象天體虛其中而絲之上刻周天度數而

以細螺填之揭南北二極凡天河星宿皆列其名使夜
視之與天象合圖四尺五寸有奇名曰小天至於河圖
洛書太極通書律曆制度靡不研究有外集百餘卷題
曰浮丘集稱浮丘先生

道南源委

卷之二

五

正前堂

道南源委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

宋

朱子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其先世婺源人父韋齋先生
諱松字喬年政和中爲政和尉迎父諱森就養官邸及
其卒也貧不能歸喪因葬於其邑服除調尤溪尉生先
生於溪南寓舍歷官吏部員外郎以不主和議觸怒秦
檜出知饒州未赴奉祠自初筮入閩游宦往來從羅豫
章蕭子莊學晚寓建州城南南先生生而穎異甫能言韋
齋先生指天示之先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先生異
之五歲授以孝經一闕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
與群兒戲獨至沙上默坐端視以指畫沙視之則八卦
也年十八貢於鄉登紹興十八年進士除同安主簿兼
學士選秀民克弟子員日與講論聖賢修己治人之道
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召赴行在有托抑奔競
以阻之者遂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
畧首言聖躬雖未有闕失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
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蚤定利害休戚
雖不可以徧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不加之意帝王之學
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一

正前堂

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寇敵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與之也今敵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不可和之義則矣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不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辭不許即入對三御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言更剴切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仇至於德業之成敗則失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時湯思退立主和議不悅其言除武學博士待次不就乾道元年請監南嶽廟往長沙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二

王龍堂

訪張南軒遂借登銜嶽以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四年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五年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孝宗曰熹安貧守道康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曰是以退爲進也又力辭淳熙元年力辭不允始拜命用行丞相事龔茂良薦除秘書郎管武夷山冲祐觀五年除知南康軍四辭不許乃之任懇惻愛民典利除害歲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時請郡學引進士予而誘誨之奏復自鹿洲遺址爲學規俾守之每

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訓迪不倦退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立周濂溪祠以二程子配別立五賢堂表啣靖節之居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間明年六旱應詔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孝宗不悅以疾請祠者五不報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復以南康人納粟未推賞不受職賞行乃受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又奏乞推行社倉之法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舟輻輳日鈞訪民隱按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三

正龍堂

行境內窮山深谷靡所不到單車屏徒所至人不及知存恤所活不可勝計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孝宗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卒稀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台州守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情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

牛辭不拜復上言所劾賊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卽違至師友淵源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詆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或可少舒患難惟時吏部尚書鄭丙上疏毀程氏學以陰詆而御史陳賈亦面對論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濟僞故先生有是言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入奏首言近年刑獄不當及經總制錢江西科罰之弊末乃詳言擴天理克人欲之事是行也有戒先生勿以正心誠意爲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止

道南源委

卷之三

四

正誼堂

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會使者白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遂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賦七百萬經總制錢四百萬採古喪禮嫁娶之儀揭示以變民俗命父老解說其子弟有聚僧廬爲傳經會作庵舍以居不嫁之女者悉禁絕之會朝論欲涇界泉江漳三州先生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上之有旨先行漳州一郡明年以子喪請祠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又辭乞補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界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五

正誼堂

此四字耳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孝宗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吏抱印追以俱職先生以疾告遂以欺慢劾時孝宗方向先生曰朕見其破曳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先生且辭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辭并具封事投匭以進言天下大本今日急務凡六事疏入漏下七刻孝宗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會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

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僚擾屬郡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敢奸吏抑豪民興學校明教化湘湖士子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之講說不倦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請錄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益憂懼乞歸田里寧宗在潛邸卽問先生名恨不得爲本官講官及卽位首詔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待講又辭不許降下手札云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半辭以副朕崇儒重道

之意遂拜命奏言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有忘親之懷耳克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克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則人倫可正大本可立又議禧祖不當祧勸帝行孝宗通喪之禮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本而用力於玩經史近儒學召數大臣切劇治道覃思轉朝請即賜紫章服兼實錄院修撰辭不許遂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所論著編次成帙以進寧宗開懷容納面諭求放心之說甚善所

道南源委

卷之三

六

正菴堂

進册子宮中嘗讀之今更爲黜來先生知帝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帝進德立嫡孫承重之服時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先生憂其害政每進對再三言左右竊柄侂胄怒遂有御批云樹卿者年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先生臺諫爭留不可照依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召四方名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爲慮數以手書啓汝愚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不以爲意至是亦被誣謫永州而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草書極言奸邪蔽主之禍以辯汝愚之冤詞旨痛切

諸生更諫以筮決之得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草焚之自號遜翁以疾乞休不許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臺諫沈繼祖胡紘等迎侂胄意論先生十罪棄翁劉德秀復言先生爲偽學之冠選人余嘉上書乞斬先生以絕偽學詔落職罷祠報書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起視畢坐講如故五年詔以朝奉大夫致仕先生始以野服見客六年先生年七十有一三月寢疾尚與諸生講太極圖西銘改大學誠意章明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公遠來道理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有進步處先是去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七

正菴堂

冬以書傳授蔡九峯俾尼成之至是復手書范念德托寫禮書黃幹令收禮書底本補葺而成之又書子在令收拾遺文次日移寢中堂諸生又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用溫公喪禮何如曰疎畧問儀禮乃領之正坐整衣冠揮婦女諸生揖而退良久而逝是日甲子大風拔木洪水崩崖門人治喪一以儀禮從事所至從游之士與聞風慕義者莫不爲位而哭葬建陽縣唐石生之大林谷自先生之去國也侂胄勢益張鄙夫儉人迎合其意謂貪贖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批黜文章議論根於義理

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大禁從游之士特立不
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
變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
竹林精舍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除華文閣待制與
致仕恩澤是時先生已沒矣建寧守傅伯壽素憾先生
不薦已不以聞故有是命開禧三年侂冑伏誅檢黨斥
戮嘉定元年詔賜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
寶謨閣直學士方先生年十四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
病亟屬之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
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汝往事之故先生之學既

道南源委

卷之三

八 正誼堂

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名之士嘗自同安徒步往
從李延平於延平之言反覆思維其爲學也大抵窮理
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不安於偏見
不急於小成而於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
焉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
恭其坐端而直其開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
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
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以
寢而寤則擁衾而坐自少至老未嘗須臾之離也行於
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閭庭之間內外斬斬恩

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
如儀則終日不樂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感哀
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
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貧
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
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克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
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初依劉氏居崇安晚遷建陽之
考亭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纔四十日耳由孔子
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
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常謂聖賢道統之傳散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九 正誼堂

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精訓釋
所著書有周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
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
註辨証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
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
近思錄伊洛淵源錄程氏遺書皆行於世先生沒朝廷
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宮又有儀禮經傳通
解未脫藁亦在學宮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
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
紹定二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同周張二程從祀

孔子廟元至正中改封齊國公封章齋先生為靖獻公
明洪武間追封先生徽國公嘉靖九年以章齋先生從
祀啓聖祠於子孫之在徽州者賜奠博士一員

皇朝康熙二十九年於在建陽者亦襲博士一員四十四年
賜御書大儒世澤四大字又對聯云誠意正心闡鄒魯之實

學主敬窮理紹濂洛之真傳各懸於祠先生子三人長
楚字受之陰補將仕郎能詩蚤世次楚次在塾子鑑累

遷奉直大夫湖廣總領建先生祠於建安居焉曾孫浚
字深源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尚理宗公主元兵下

建寧與公主逃入福州既而福州守王剛中以城降仰
軍南源委

天大哭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可受辱乎遂飲藥
死

楚字文之淳祐間蔭補迪功郎差監德清縣戶部贍軍酒
庫後朱子十一年卒黃勉齋誅之曰在昔夫子性嚴氣

剛規矩準繩動止有常君承其類惟恐或傷在昔夫子
朝圖暮書邊恤其家孰有孰無君服其勞使若有餘內

睦姻親外交朋友歲時享祀殺核清酒囊篋瑣碎俾無
遺漏非君之賢孰左孰右贈朝奉郎子鉅南康尹登監

登聞鼓院
在字叔敬用蔭補官嘉定初除籍田令亢早上封事歷

軍南源委 卷之三 十 正誼堂

作司農簿遷丞十年以大理寺正知南康軍奉祠起知
信州入對以進學問振紀綱求放心為言除提舉浙西

常平茶鹽公事加右曹郎官兼知嘉興府召為司農少
卿克樞密副都承旨出為兩浙轉運副使寶慶中除工

部侍郎進對論人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
言之甚詳因奏閱損以下九人並封公爵獨曾參為侯

乞並封公揚雄王雱乞去其像本朝有程顥程頤張載
三人若使從祀廟庭斯文幸甚除吏部侍郎請外除資

諫閣待制知平康府遷煥章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子
鉉通直郎兩浙運管

道南源委 卷之三 十一 正誼堂

蔡先生各元定字季通八世祖熈唐時為建陽長因家焉
累傳至伯倫宋真宗時三歲舉神童賜詩褒美再傳生

諒以鄉貢入太學為太學錄勸徽宗剛仁勤儉諒生發
字神與高簡廓落周流四方聞見益廣精易象天文地

理於三氏之學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晚號牧堂
老人先生在娠牧堂以聖賢遺像設別室使妻詹氏日

瞻仰焉生而穎異八歲能詩十歲日記千百言牧堂示
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曰此孔孟正脉也先
生深涵其義辯析益精師事朱子於崇安朱子扣其學
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之列凡講論性道諸

弟子所不得聞者必與先生語微辭與義必先令考究而後折衷之朱子嘗論中庸已發未發之旨謂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先生不以爲然獨引程子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再與辨論始終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先生嘗謂人曰凡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至必留講數日通夕對床不暇假寐諸從朱子遊者歸必過先生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各克然有所得淳熙戊申太常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薦於朝辭以疾鄉人稱爲聘君嘗與太學生黃滋諸公游西湖諸公欲謀薦先生而留行者先生聞命即日歸舟築室西山將老焉朱子貽詩云臨風引領俟已聞採薇歌韓侂胄擅政設學禁以空善類一時臺諫承風排擊先生知不免謂學者劉蠡口化性去偽惡得無罪及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連疏讖詆朱子并及先生遂坐謫道州州縣捕甚急不辭家而行或曰姑緩之先生曰獲罪於天大不可逃乎朱子與從游者數百人饒別蕭寺中坐客有典嘆泣下者朱子微視先生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桀之志可謂兩得之矣而先生亦賦詩云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三

正菴堂

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與其子九峰先生行三千里頭血爲流路無幾微出於顏回既至諸州士子從游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人爲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先生者謂宜謝遣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豈閉戶所得免乎貽書訓子曰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庶可傳之子孫勿以余無故得罪而遂懈焉一日謂九峰曰吾欲安靜還造化舊物可謝客凡九日命移寢正室有二聲若巨石墜牖間頃之而逝時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年六十四葬建陽縣崇泰里翠嵐之山朱子誄之日精詣之識卓越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鑄樂兵制度數皆其流而會于一方伎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姦而辨其正其家以孝弟忠信饒刑子孫而教人也以往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所著書有大行詳說傳呂新書燕學源辨皇極經世太乙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陰符經解氣運節略略脈書及詩東雜說若干卷傳于世學者稱西山先生明嘉靖間從祀啓聖公祠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三

正菴堂

聖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

賜御書紫陽羽翼四大字匾于祠子三人淵沈沉

淵字伯靜別號節齋西山長子兄弟三人皆躬耕不仕卓

然自立邦之人士莫能與比而人亦莫知其所蘊也西

山謫春陵時奉母家居備極誠孝嘗謂周子無極而太

極之說得於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即無極

之義識者謂其發先儒所未發而真西山亦云節齋之

學能言朱子所未言所著有周易訓解易象意言卦爻

辭旨古易協解大傳易說象數餘論太極通旨等書行

世

道南源委

卷之三

南

正誼堂

沈字復之西山次子西山使長子伯靜紹其易學季子仲

然紹其書學而以所發明春秋屬公一日讀易悟曰易

一卦一爻為義各異謂春秋以一例該眾事可乎讀書

至道心人心則嘆云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

行事發於道心者無幾聖人于爾仲子納部罷皆據大

義以止私欲一書綱領在此嘗以敬為入德門戶義為

一身主宰復為學者遷善改過之幾時時以敬義示人

與人講明復卦言當以不遠復為法以頻復為戒著有

春秋五論行世稱復齋先生

沈字仲默西山季子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訓出則從

事朱子朱子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先生洪範之

數學者久失其傳獨西山心得之未及論著曰成吾書

者沉也先生受父師之託沉潛反覆數十年然後成書

多發明先儒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

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

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

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為

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六千五百六

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

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失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

道南源委

卷之三

圭

正誼堂

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併

會而自然之數益晦嗟乎天地所以肇人物所以生萬

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

非窮神知化丹足語此西山道州之謫先生徒步數千

里以從春陵窮僻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先生父子相對

以義理自怡父歿請所復徒步護喪歸有遺以金而義

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

年三十屏去舉業一以聖賢為師仰觀俯察默坐終替

瞭然有以見夫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及求諸躬萬理俱

備西山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為朱子所嘆重然學者

鮮闕其微問以叩先生毫析獲解至象緯運行陰陽向背歷如指掌卜居九峰遠與重掩難當世名卿物色訪求不屑就也其爲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咏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朱子感興諸作者書經集註稱九峰先生蓋文正明正統間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

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

賜御書學圃圖時四大字匾於桐子模杭

模字仲覺九峯長子操行高潔風度夸坦師事朱子隱居

篤學一以聖賢爲師王荃創建安書院請任席長葆祐

道南源委 卷之三 六 正龍堂

中用宰相謝方叔湯恢薦補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令

有司錄所著書并訪以所欲言公疏言敬義爲萬世帝

王心學大旨价人大師等六者爲國家守邦要道及請

頒白鹿洞學規於天下嘗輯朱子書爲續近思錄及易

傳集解河洛探賸大學衍論語五集疏等書學者稱覺

軒先生

杭字仲節九峰次子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奏對論正心

及內降斜封之弊又言權奸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

定寶祐中由浙東提刑召國子司業歷官叅知政事落

職踰年復殿學致仕嘗論叅知政事劉之傑黨於史

不叶物議又論京尹余晦凌辱三學及丁大全權奸所

至州郡祀先儒旌忠節舉遺逸表行義居家孝友四時

祭祀仍遵伯父節齋遺制遇葬功總麻之喪必衰衣以

終月數治喪不用浮屠卒諡文肅子公亮大理司直

黃公幹字直卿閩縣人父瑀字德藻以篤行直道聞爲饒

州司戶歷官侍御史所至有聲父歿公往見清江劉清

之清之奇之命受業朱子公白母即行時方大雪既至

而朱子他出公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及朱

子歸得謁見晝夜厲學更不設榻倦則微坐一椅或至

達曙朱子嘆其堅苦以女妻之寧宗卽位補將仕郎銓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七 正龍堂

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聽講于墓廬朱

子作竹林精舍成造以書有他時便可代卽講席之語

及編禮書獨屬以喪祭二編稿成朱子見而喜曰所立

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病革授公深衣及所著書于書

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朱子歿公持心喪三年畢調監

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辟

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嘗

必忠告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復

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盡心力改調新淦吏民

習知臨川之政不令而行差通判安豐軍淮西陞

鞠和州疑獄公釋囚飲食之委曲審問未得情實一夜
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曰汝殺人于井耶囚驚伏既
果得屍廢井中尋知漢陽軍重庠序先教養于郡治後
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架屋以館四方之士值歲饑糶
客米發常平賑濟民大感悅以病乞祠未幾起知安慶
府至則金人犯光山民情震恐公爲守禦計請城于朝
不待報下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爲準然
後委官吏富公士人分料至之悉準其一料之費計田
出役法均費省應休者休應代者代築城之料取諸錢
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公以五鼓坐堂發令監工官授

道南源委

卷之三

大

正韻堂

以一日成算既畢乃治府事閔士卒與僚佐講究防邊
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會上元張燈
其日城成士民扶老携幼來觀有昇百歲嫗至堂公禮
之命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和生靈謝
太守耳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
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
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士民喜相謂曰不殘于寇不陷
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珪辟爲參議再辭不受既
而朝命與徐倚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公卽日
辭卽趨府及至珪令同往維揚視師因爲謀禦敵之策

而時在幕府者皆輕浮之士吏民有獻謀畫者多爲毀
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而珪方日與僚屬張宴列女樂
賞牡丹爲樂公直諫請整師旅以固斯黃爲江南保障
且言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嗚
嗽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
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
內騷動王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
向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珪不
能用力辭去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友人李燔陳
宓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朱子舊跡就白鹿洞講乾坤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五

正韻堂

二卦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
理寺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公入荆湖幕府奔走
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豪傑往往願依及倅安豐武定諸
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深知
公個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
相向此輩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公入見必直言邊事
以悟朝廷至是群起擠之公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
湖之士皆來悉借鄰寺處之晝編禮著書夜與講論經
理質疑請益如朱子時俄命知湖州辭不行差王管宅
州明道宮踰月乞致仕特授承議郎歿後數年以門人

請諡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論文肅學者稱勉齋先生著書說十卷論語通釋十卷論語意原一卷及勉齋集行世兄東字仁卿亦受業朱子

陳公淳字安卿龍溪人少而識趣端高學務求實以同俗爲耻問取濂洛遺書伏而讀之曰是若與吾心會蓋真得洙泗之傳者循牆闔門未身其奧吾心慙焉及聞朱子講道武夷嘆曰是濂洛的派羸糧願從厄於無資會朱子來守漳州袖所作自警詩爲贊朱子讀之恨相見晚與語知其用工深久直以上達之理發之公聞語深思益求所未至朱子去郡每語人曰南來吾道得一安

道南源委

卷之三

手

正龍堂

卿爲喜又曰安卿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未有及之者又曰近得安卿書亦甚進異日未可量也公又積十年之學凡所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洞究淵微日用之間行著習察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妙胸中洒落隨其所處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不遠千里往質朱子朱子有喟然與點之嘆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毋專任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事於所貫毋遽求一當如顏子專事於博約毋遽求卓公歸更無書不讀無理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嘗語學者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又孔子大用流行處

而朱子所表四書及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皆不可不盡心焉蓋妙道在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爲聖門之實學不然則落空矣于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法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原得失利害之幾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疎密難明之辨無不周詳究勘徹上徹下而於朱子之所以教無後遺恨矣朱子歿公僻處陬隘曩時同門諸老皆已零落後來者率累於科舉習於見聞惟鄰郡泉蒲間有相信從者嘉定丁丑以特試寓中都四方友皆來叩質朝士大夫爭

道南源委

卷之三

手

正龍堂

館迎焉嚴州守鄭公之弟聞其至招致學宮坐臯比講道時有竊似亂真自立門庭者教人默坐求心謂可一疏而至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認人心爲道心而是非理欲之所在皆置不問後生晚出喜奇便簡羣然和之公極力排之所以發明正學以求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所以排軼異端中其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既歸泉人士師事益衆公與講解率至夜分惟恐聽者之勞而在已曾無倦色惟慮人無以受之而不憚傾倒所有以告於是門人隨其口授筆之於書大學論孟中庸則有口義仁義禮智心意性情之類隨事剖析則有

字義詳講仙谿陳沂久往來門下輯一時間答之云爲
筠谷所聞二卷其深切著明者也公之道至晚益尊行
著于鄉德形於言胸中明瑩若太空無雲而其辨說條
暢浩乎水涌而山出其推己及人之心甚於饑渴嗜慾
不能自遏戊寅授迪功郎至安溪薄泉南諸生竊自幸
有以終教將行竟卒時年六十五矣於是相與哀哭曰
何後學之不幸壬午以恩循修職郎學者稱北溪先生
子槃能讀父書鈎次其家集爲五十卷有學道體統師
友淵源用功節目讀書次序四篇似道似學辨口義字
義詳講詩體女學等書

道南源委

卷之三

圭

正龍堂

廖公德明字子晦南劍州人少學釋氏及得楊龜山書讀
之大悟遂受業朱子乾道四年第進士以宣教郎知莆
田縣重風故毀淫祠邑有達官請乞邑地以廣其居公
堅持不可守會僚屬風之公正色曰太守天子守土之
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請邑地卽予若請郡地明府亦
將避正堂讓之耶守慚服累官知歸州有聲請司交薦
固辭不受遷廣東提舉刑獄彈劾不避權勢歲當薦士
朝貴多以書相托公不啓封還之曰國家公器可以私
耶鄉人有爲至簿者公問其能薦之簿感知已會行懸
置酒爲壽觴豆甚盛多假富人公怒曰一三簿乃若是

後必貪也追還其薦章盜陷桂陽趙韶韶人震怖公燕
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
遠斥埃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以晏然徙知廣州遷吏
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公初作宰不肯庭參上位教授潯
州爲學者講明心學之要手植三栢于學溥士愛敬之
如甘棠知廣州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及程氏諸書公
餘延僚屬諸生親爲講解嘗曰吾自始仕以至爲郡惟
用三代直道而行一語而已又云人能無時而不戒謹
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
理有時而不流行學禁方嚴確持師說不肯少變陳安

道南源委

卷之三

圭

正龍堂

卿稱其學爲有守立脚得住不爲時論所易著有朱子
語錄春秋會裏槎溪集行于世
林公用中字擇之別號東屏古田人始從林艾軒學既而
曰吾當求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者以畢吾志遂棄舉
業從朱子遊朱子稱爲畏友凡答友人書不曰擇之通
悟修謹嗜學不倦則曰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不曰溫厚
謹敏知所用心則曰思索愈精操持愈密與西山蔡氏
齊名張敬夫守潭州朱子偕公往訪之有南嶽唱酬集
石整率尤溪延掌學政儘爲一往後不復出終身不求
仕進趙公汝愚帥閩日常親造問政焉邑宰洪天錫表

其門曰道德學者稱草堂先生著草堂集弟執中
執中字擴之亦受業朱子朱子稱其晦外而明於內樸外
而敏於中

劉公砥字履之別號存菴長樂人祖嘉譽字德稱爲樂昌
尉受業李延平父世南字景虞爲吉州司理叅軍受學
林拙齋與呂東萊友善禮義鄉里敬之公六歲時
日誦千言至覽忠孝大節輒激憤感慨嘗讀釋老書嘆
曰此不足習乃治舉子業十歲通九經傳記綴詞賦兄
弟並登童子科又嘆曰此不宜專習因徧取伊洛諸書
讀之往受業於朱子朱子嘉其志篤學敏授之太極圖
道南源委 卷之三 正龍堂

充然有得嘗謂人曰履之兄弟差勝若更加功或恐可
望耳累年更歷變故志尙愈堅朱子修禮書公預編次
以時方攻道學益無復仕進意年四十五卒公居家孝
友交朋友信臨事畏謹不改繩墨爲文純雅宏博詩不
加琢而能達其意著論語解孟子解王朝禮編弟礪
礪字用之別號在軒幼穎悟孝弟中童子科後棄舉子業
從朱子游而最善黃直卿朱子答陳才卿書曰禮書得
直卿用之漸可整頓又曰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
青之日僞學禁興志尙愈篤蔡西山竄道州公兄弟備
賸特厚于子玠

子玠字君錫從黃直卿學非名士不交非義理書不存平
居退讓若無有及其見義必爲不類流俗則有人所難
者

林公夔孫字子武古田人從朱子學朱子曰子武是有思
量的命作堂長嘗與講論一陰一陽之謂道及繼善成
性之說黨禁起學者懼禍更事他師公與傅君定仍從
朱子講論不輟朱子易贊之際謂曰道理只是如此且
須做堅苦工夫嘉定七年以特奏名授某縣尉所著有
書本義中庸章句紫谷集

楊公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已拔俗隆興元年登
進士調弋陽尉遷特取道崇安叅謁朱子面受所傳未
赴改清遠簿廉憲姚孝資檄攝曲江以廉介剛直聞改
武寧丞秩滿趙公汝愚帥蜀辟管機宜召對擢宗正解
乞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名爲樞密院編修官首疏乞
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秘書郎出知吉州僞學
禁興坐汝愚朱子黨罷居贛州閉戶讀書學禁猶弛起
知撫州至官未數月乞祠以歸嘉定更化召爲右侍郎
官進考功郎官復積忤去越二年以鯁介老成除直寶
謨閣提刑廣西循歷屬部發摘奸貪至桂嶺卒問者淚
下所居植淡竹自號淡軒老叟門人丘麟字起潛連城

人舉嘉定庚辰奏科歷知建寧縣有廉聲

陳公孔碩字庸仲候官人祖禧父衡皆為朱子所稱重公
刻志力學好古道以聖賢自期嘗從張南軒呂東萊游
東萊死心喪三年後與兄孔風從學朱子於武考甚為
所器重登淳熙二年進士調婺州戶曹又調處州教授
以所聞於三先生者誘進後學多所成就知邵武縣再
知瑞金縣創壇遺新文廟置社倉歷官除吏部駕閣累
遷將作監丞禮部郎中知惠州提舉准東常平嘉定間
金人來襲遣子韓募死士合鹽軍擊破之移曹廣西後
丐祠主千秋鴻禧觀累召不起進秘閣修撰卒以子韓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三

正龍堂

貴贈太子太師金紫光祿大夫候官縣開國男公素性
嚴毅沉靜有守利祿不動其心出入中外垂二十年不
肯少變忤史彌遠而與楊澹軒葉水心友善著有中庸
大學解北山集三十卷行於世學者稱北山先生雅工
篆隸西山真氏跋其帖稱其辭章翰墨為近世第一
林公學蒙字正卿一名羽永福人初從朱子游後卒業於
黃勉齋偽學禁起築室龍門巷下講明性命之旨陳師
後守延平作道南書院聘為堂長朔望設講席執經帖
然座下者常百餘人及師復去任公亦浩然引歸諸生
挽留之不可生平識趣高明文足以發義理行足以激

貪儒凡所講論易說朱子皆然之著梅塢集弟學履字
安卿亦朱子門人

黃公士毅字子洪莆田人莆有壺公山因以壺山為號僑
寓吳中有志聖賢事業慶元中學禁方嚴徒步入闕師
事朱子朱子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
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而歸自是充然有得嘗
謨次朱子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語類一百三十
八卷又類註儀禮未克成書知府王遂為買宅以居稱
為考亭名士同郡名儒黃公遠又謂之有道君子云
楊公復字志仁長溪人朱子門人後又受業於黃勉齋助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三

正龍堂

特通敏考索最精見者無不嘆服陳師復稱其學問精
深服膺奉真西山知福州即郡學創貴德堂以居之
者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說附
註二卷學者稱信齋先生
潘公柄字謙之懷安人父滋林少穎高弟也黃勉齋嘗受
業焉兄植字立之工於文不赴塲屋厲志潛修專以務
實為己為本兄弟承父命俱往事朱子於武考朱子稱
曰立之有說得到處公年十六即有志於道朱子悉以
所學授之嘗言凡人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
時故一息之刻不加提省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

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又言人之爲學固不可以不博尤不可以不約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而不約可乎遂取聖賢格言爲訓又以呂氏鄉約槩括繼其後凡存心養性之道律已治人之方條目具列終身所行不出於此著易解尙書解稱瓜山先生

鄭公可學字子甫田人幼而文早孤撫諸弟教授生徒以自給自知性褊乃于懲忿上用工尤力累糧千里從

朱子游朱子一見如夙友道同氣合率終歲一歸歸則

以書質所疑朱子守漳州延爲子弟師嘗以刪定大學

道南源委

卷之三

天

正菴堂

一編示諸生曰此書欲付得其人惟子上可託之凡學

者有問必使公正之竟日端坐不見怠容氣和而清誠

信溫恭凡所誘誨皆爲名士僞學禁與諸生畏避退縮

公獨旦暮追隨前後三奉大對晚以特科授惠州文學

調衡州司戶著春秋博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詩

數百篇晚歲嘗曰吾所聞於師者皆精微要妙口傳而

不書者也今老矣不可獨善其身將書之以淑斯人因

爲師說十卷

許公升字順之別號存齋同安人生長華宗視紛華勢利

無足動心偶有志聖賢之道朱子簿同安公年十三即

從講學萍蘆五年秩滿復從非歸軍思研精學力大究

朱子稱其有得于內嘗書存齋二大字授之使扁書院

復爲之記臨別宿雲際寺朱子送以詩曰薄暮投花縣

聯車入翠微長林生缺月末夜照寒扉清話欣無斂離

懷悵有違勉哉疆毅力千里要同歸又云門前三徑長

蒿萊愧子殷勤千里來校罷遺書却歸去此心元自不

會灰至家朱子兩與書微示養氣修齊之意在衰經之

中動閑禮度擬古自裁朱子嘉之令校程氏語錄公曲

折訂正論量朱子答書甚悉居家偕同志陳仲齋肄業

淨隱寺又與石子重徐元聘柯國材陳汝器王近思等

道南源委

卷之三

堯

正菴堂

友善後逾交四方之士若范伯崇廖德明林擇之許敬

之等或相過從或往來書問論道肄業朱子稱其恬澹

靜退無物欲之累所著有孟子說禮記文改易解等書

並湏滅無傳

王公力行字近思同安人游朱子之門朱子謂其明敏有

餘而少持重因勉以爲己工夫自是苦學善問深得旨

趣著朱氏傳授支派圖文公語錄一卷大全集載其問

答甚多

公至字至之晉江人游朱子之門朱子稱其講論精細

嘗論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辭處太僻朱子然之又

作天道至德天道至教二圖末言君子法天從政如風動以教民善如雷擊以懲奸惡便是始為士而終為聖盡乎人而合乎天有朱子語錄二卷蔡西山以女妻之陳公守字師中莆田人父俊卿字應求嘗館朱子于白湖仰止堂使子弟受業焉孝宗時為相不附秦檜以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政尚寬厚進封魏國公公寬宏剛直朱子題其書室曰敬恕且為之銘以父蔭補官歷太府寺丞工部員外郎凡六授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清介特稱晚為將作監卒弟定宓

定字師德人品甚高年十二即知為己之學每每欲見古道南源委

卷之三

辛

正韻堂

人歸宿處林謙之與之特厚長從朱子遊朱子告以聖人之學必自近而易者始遂反求之生平未嘗應舉以父任為右承奉郎卒年二十五朱子銘其墓

定字師復少及事朱子朱子器異之長從黃勉齋遊稱其胸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嘗與書曰忽聞執事志道之篤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躍不能自勝先師九原之下亦當為之擊節幸吾道之有傳也以父任歷知安溪立安養院以處窮民取廢寺粟若干粥之病則醫藥之死則棺葬之邑有例錢郤之良久曰此一例字壞首多賢士大夫安溪上

安溪先生墓誌

年入監因大旱進奏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子為數浩繁大臣所用非親即故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而讓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為之罷卻遷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指陳弊事視前疏尤為剴切勉齋見而嘆曰使臣子皆如此國其有不興乎尋請罷歸擢大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歲大稔奏蠲田賦使流民築江隄而給其食造白鹿洞與諸生講解改知南劍州又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倣白鹿洞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以直秘閣管崇禧觀拜祠命而辭職名得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公為請而公沒矣公天性剛毅信道尤篤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公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身後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贊疏文集數十卷群從

道南源委

卷之三

壬

正韻堂

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贊疏文集數十卷群從

字允初師事朱子于同安姪址幼知志學蔭補承事

郎早卒

許公景陽字子春同安人從朱子游朱子稱云子春說話意趣儘好恨不得款曲議論

丘公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受業朱子之門登淳祐七年進

士為端陽簽判宋亡不仕著周易輯解十卷經世補遺

三卷易學說約五篇發明朱氏宗旨

魏公揆之字子實先名挺之字元履建陽人少師胡籍溪

長游四方盡交名士聲聞日著刺史芮瞻應詔舉遺逸

上公行誼以布衣入見極論當世之務孝宗獎嘆開納

道南源委 朱之三 正龍堂

賜同進士出身為太學錄釋奠孔子祠先事白宰相陳

俊卿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

從食又言太學之教宜先德行經術其次尤當使之通

習世務以備官使至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宰相

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無不抗疏盡言以迎親告

歸行數日罷為台州教授卒孝宗嗟悼久之曰朝廷不

可無直諫之士揆之雖死其以宣教耶直秘閣告其第

公於學無不講尤長于前代治亂興亡之說及本朝故

事居家謹喪祭重禮法恤親舊推挽後進與人交嘉善

疵失如不及或譽其近名則曰夫人而皆避此幾也則

為善路絕矣故與朱子游去國時朱子正破召將行聞

公出國門遂止子應仲字孝伯朱子嘗貽書勉其力學

以副趨庭責望之意因教以出入起居處已待人之節

卒舉進士

楊公道夫字仲思浦城人與從兄與立子昂同時受學於

朱子朱子答書云所論仁字大意得之更宜仔細玩味

就實加功

范公念德字伯崇建陽人父如圭字伯達少從舅氏胡文

定受春秋鄉舉數試皆第一廷對策極論人主正心立

志之方力詆和議宴安之失言甚壯切為考官抑置乙

道南源委 朱之三 正龍堂

科歷官武安邵州江西泉州所至各有惠政公從朱子

學初簿廬陵遂以幹敏聞辟吉州從事致忠求情廉勤

惻惻有寃必白奸無幸免因葺問事之堂榜曰盡心大

書啜鹽封於屏上闕堂後為方丈以會文講學朱子為

之記他日侍朱子訪張南軒於長沙同登衡嶽多所唱

和朱子嘗得其所著雜說讀之曰持守不差見理漸明

臨殿手書曰范念德托寫禮書仕終宜黃令

余公暉字占之古田人朱子高弟學問警敏與林擇之齊

名呂東萊黃勉齋相與往來講明義理著有克齋文集

詹公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從朱子游穎邁特立博極群書

其學以存誠慎獨為主登隆興癸未進士

余公大雅字正叔順昌人父良弼博學明經為政知大體每以教化為先聚書數萬卷官廣西經略公與同郡游敬仲同時從朱子游朱子每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於求放心有朱子語錄一卷弟大猷字方叔亦從朱子學朱子稱其見理穩實

童公伯羽字裴卿旣寧人人雲谷師事朱子克然有得時學禁方厲遂閉戶不出讀書樓上朱子嘗造訪之名其樓曰醉經堂曰敬義由是畫卿以道自任日以敬義之道化行鄉里趨向彌衆時人稱敬義先生著四書集成

道南源委

卷之三

蕭

正誼堂

學經行義群訓解晦菴語錄

江公默字德功崇安人祖灝歷知郴象二州郡民繪像祠之以廉吏薦進朝散大夫公登乾道己丑進士調安溪尉丁外艱歸詣武彥從朱子講學因携所著易訓解四書訓詁以質朱子曰此先聖未發精奧也每以一意經史無他嗜好德行君子稱之嘗輯本朝典故撰為綱策上於朝略云伊尹告大甲上述成湯之事周公弼成王近陳文武之謨敢獻一得之恩用衍萬年之慶孝宗降璽褒美賜緋魚袋後歷宰光澤建寧皆有異政卒於官邑人祠之弟點為郢州錄叅有聲從子頊

頊字叔文貌肅氣和學於真西山嘉定元年進士歷官靖

州通判以廉白簡易稱遷知南平軍綬御有法四境帖然嘗條奏五事皆熟察民隱帥臣上績改知開州未任卒公自幼至老惟事問學在靖州日魏公了翁以言事謫至繁鶴山書院居之蒔蒼竹几間青燈濁酒旦夕談論令其子錄師事焉魏公稱之曰叔文表裏如一當於古人中求之子縱字華叔篤學有志操歷官臨安判錄字成叔穎敏特立歷官知福清縣各有政聲錄字貴叔聰敏絕人十歲應童子科賦並蒂梅聞者嘆服高卧廬山講明正學

道南源委

卷之三

蕭

王韻堂

楊公履正字子順晉江人從朱子學朱子云至之粗躁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卻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有生徒數百人

葉公味道初各賀以字行更字知道其先括蒼人後居建陽與弟任道俱師事朱子試禮部第一偽學禁行公對策率本程氏知舉胡紘曰必偽徒也遂落第復從李於武夷山學禁開登嘉定庚辰進士除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朱子門人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公聞差主晉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之謹幾微以驗之正綱常以勵之用忠言以

充之至口矣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講通鑑公請先論語從之帝忽問鬼神疑伯有之事涉誕公對曰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為妖為厲國人為之不寧子產立于洩以奉其後寧神之義也三京用師廷臣遂聞交進機會之說公言開邊浸潤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不堪命靡敷黃巢之禍立見時稱見微慮遠凡經筵奏事無不開導引翼求切君身推致於治道遷秘書著作郎卒帝聞計震悼出內帑銀帛賻喪謚文修升一官故事未有也與蔡仲默黃惠卿劉摯仲童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五

王荳堂

伯羽真西山張洽諸君子友善著有四書說大學講義易會通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子采

采字仲圭少從蔡節齋李果齋學嘗居武彘書堂遊玩賦詩陳安卿以好蠟高妙屢破之遂循序就實構漁隱精舍問學日進淳祐初登進士第授邵武尉歷景獻府教授遷秘書監論郡守貪刻遷樞密檢討知邵武軍作郡乘築祠郡泮以祀朱子復置田若干頃祀朱子於光澤以果齋配累官翰林侍講乞歸所著近思錄嘗以進呈理宗稱善又著集解西銘性理等書

陳公易字俊之永春人從朱子游朱子嘗稱公及陳安卿為學頗得蹊徑次第學者爭歸講授先時郡士專經老泥章句自朱子導其源公及陳安卿蔡廷傑濟其流由是濂洛關閩之書家誦人習云居喪參酌古禮不用浮屠著語孟解

傅公伯成字景初晉江人父自得字安道歷官兩浙西路提點刑獄所至有聲文詞敏妙朱子愛重之兄伯壽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議宗廟大禮援據救折出入經史公與兄俱登隆興癸未第為連江尉疏築水利復試中教官科除明州教授遷大府寺丞進言呂祖儉不當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五

王荳堂

以上書貶朱子不當目為偽學出知漳州以律已愛民為本體朱子之意而推行之遷工部侍郎因相府災陳三事一曰失人心二曰隳軍政三曰啓邊釁言甚痛切歷左諫議大夫在職五十日抗疏十三皆軍國大議史彌遠欲引以共政公不可出知建昌進賢謨閣直學士致仕理宗即位陞直學士子祠公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寶慶間以先朝元老名知至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觀復辭辛年八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公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樂稱人善語及奸邪則詞色俱厲執經朱子之門真文忠謂伊洛源流之正悉萃於

此子壘康壘知漳州能行父政康知南劍創祠堂祀濂
洛關閩十二賢

任公希有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居邵武刻意問學爲文精
苦弱冠登淳熙二年進士除浦城簿再調蕭山丞開禧
初爲太常寺主簿奏修紹熙以來禮書遷禮部尚書兼
給事中周張二程踴論皆其所請進端明殿學士簽樞
密院事兼權知參政事尋提舉臨安洞霄宮卒贈少師
諡宣獻公少從朱子遊稱其有志於學及守官不苟嘆
曰開濟士也著經解經筵故事奏議表箋內外制集

熊公以寧從朱子遊淳熙五年進士授光澤簿剛直正大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三五 正龍堂

一介不妄取子嘗曰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分內事
也有大學釋義中庸讀說行世

吳公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疎山喜談禪後從朱
子學著問答略管論張南軒則曰是非壽昌所知論呂
東萊則曰博學多識則有之守約恐未也朱子深然之
陳公齊仲同安人從朱子遊朱子勉其務實

鄭公昭先字景紹閩縣人由進士除浦城簿自以未嘗學
問往受業於朱子遷知歸安邑民愛之累官諫議大夫
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辭不拜立朝累有奏疏言皆切
直居政府用沉厚鎮浮用靜定制變全護人才振振淹

滯嘗謂人臣能以文王事紂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
之君人子能以七子事母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
親卒諡文靖有日湖遺藁五十卷真西山序其不事刻
畫而寡腴豐行似其爲人又稱其書無不讀而尤喜聞
義理之說

鄭公性之字信之候官人弱冠從朱子學嘉定元年進士
第一授平江軍節度判官再除秘書正字輪對乞明因
論強 勸節誼專大帥之權久邊守之任至萬餘言
累遷知袁州召入言執政出一言侍從之臣有忠憤不
然者立中傷之此非國家之福時東宮虛位乞早定大

道南源委 卷之三 三五 正龍堂

計寧宗嘉其請歷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爲吏部侍郎
入對言陛下近者大開言路諸臣誰不欲言言不激切
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
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
動於詞色則讒語乘間或不自知擢左諫議大夫言臺
臣交章互詆願陛下公以處之若有闕闕體有補治道
雖激何傷拜端明殿學士累知樞密院事叅知政事致
仕公所至爲民去害興利尤務崇化厚俗處父子骨肉
爭訟輒啟沃諄切不事刑威立朝正直忠厚無所附麗
有端平奏議及與陳均同修宋編年簡要行世

湯公仕訓字尹叔漳浦人朱子守漳興學校明禮義以教其郡之士擇士之志於學者置賓賢館以處之公年最少在選中獨能醇靜敏警體聖賢遺書而躬行之朱子稱其學已知方慶元二年登進士第調古田尉再調海陽丞政尚寬和民有訟者以禮義曉譬多釋爭而去遷永福令推誠待物留意興學人士多頌其德湖廣總領請於朝願得廉靜吏董軍餉遂監鄂州糧料院至舉荆襄兩路軍儲以屬公慨然任責上下相慶爲得人未踰月卒友人黃勉齋陳安卿深痛之歸葬官坡勉齋爲銘其墓公父成大舉鄉貢早歿公事母至孝比死喪盡禮廬墓三年哀毀慘怛鬚髮爲白初建陽游九思亦嘗尉古田公文行政事與相伯仲九思常稱之弟士謹舉進士有聲

道南源委

卷之三

卑

正龍堂

林公提字正甫長溪人紹興庚辰進士歷知晉江縣適造戰艦不忍斂民諸番義之助其役判南劍州太守議官自賣酒公力爭不可守自奏朝廷視無通判署疑之奏遂格除監察御史言陛下托股肱於宰執而所拔皆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皆君子治亂之大無過于是爲殿試詳定官某士對策剴切公擬第一朝廷不用出爲江西轉運判官歲減各郡無名之征數萬緡而潛計

不虧歷太府司農卿充使金國人賜以服公押鄜之且誓以死金人不能屈復命寧宗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力請外除湖北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致仕朱子被斥士皆遠嫌公執弟子禮不變未及前數月猶馳書問疑義著榮隱集

道南源委

卷之三

望

正龍堂

葉公武子字成之邵武人初游鄉學學周禮於永嘉徐元德既與李采齋友同受業於朱子後補太學生時議兩韓侂胄首和虜公曰奸臣首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力爭嘉定七年登第注岳州教授有貧而母老者名在其下亟遜之久之授郴州累陞知處州奏除苛取之弊有寇犯境發兵捕之里執警民以歸公詢實得三人斬殉餘皆釋放因節公帑雜費奏蠲額外科斂入爲宗學博士以福建保長催科害民陛對論罷之請老歸進直寶謨閣奉祠致仕淳祐間嘉其恬退降詔褒美進秘閣修撰卒公之學所得於易爲多其言曰易道莫大于時時有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士君子出處須先論在我之時然後論在外之時嘗戒子弟謂身後無作行狀銘誌惟劉克壯誌吳炎恭稱炎與公皆古君子傳公誠字至叔僊遊人家世多居顯秩公從朱子學嘗云伊洛諸公字說得不恁分曉至朱先生而後大明所與

交游皆讀書清介之士登淳熙二年進士調永福尉力
辨陳介珪之寃與上官忤求去介珪卒遷太常博士時
真西山爲正字每數日輒相過論古今事寧宗朝輪對
言甚剴切子彥卿博學天死哭之傷性一日對上忽隕
毀下縉紳悼惜之

石公洪慶字子餘臨漳人與同郡施公允壽字伯和先後
爲本州學正朱子守漳日復並延至學稱二人者以耆
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所嚴憚

李公唐咨字堯卿臨漳進士朱子守漳日與同郡貢士林
公易簡字一之並延至學宮爲諸士楷式稱二人者或
並

趙南源委 卷之三 正龍堂

張公彥清字叔澄浦城人紹熙元年進士歷知慶元縣初
從朱子游得其大旨後與李公呂質疑辨惑造詣益深
其爲人以孝友忠信爲本根潔廉勁挺爲質幹親早歿
終其身不茹甘不服美有姊未嫁捐所有資之一簪不
留少從徐翽學翽欲妻以女未及嫁而翽死既與薦有
富室將女之公曰忍負徐公乎仕雖久家無旬月儲歲
莫貧迫里人欲餉之卒不受嘗被檄試士三山僞學方
譁同列以是發策士于希主司意爭詆先儒公獨取持
議不阿者被檄鞫汀州疑獄將至微服徒行得其寃狀

被械釋之衆不以爲然未幾而真殺人者獲于他邑公
亦絕口弗言吉安峒蠻竊發公聚兵防之俄傳夜至同
僚懷印欲遁公有輿乘炬戒居民勿動賊知有備亦竟
不前郡檄行視永新既至見饑民累累請加賑恤未報
後命督其租公嘆曰此豈催科時耶臨川有囚其黜久
不能決公平心淑問竟伏辜及至慶元則已目眚然每
聽訟則呼兩造至前語之人人皆吐實以疾至晉台州
崇道觀

李公宗思字伯諫建安人從朱子學朱子稱其教深好修
篤志問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爲新州教授專以古人爲
準

已之學教人

劉公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從朱子游築室名琴軒學者從
之甚衆所著有師友問答官縣丞

饒公幹字廷老鄧武人自幼孝謹篤學登淳熙二年進士
調吉水尉轉長沙適朱子爲守登其門夙興治事暇入
聽講後知懷安軍卒有爲之銘曰能球磨而器吾之玉
乎則心皇皇如不足能煇赫而丹吾之毅乎則足縮縮
如不欲故樂也不加若性而污也不懼其辱是謂善學
朱氏者蓋不惟其名而實之爲時有同郡俞聞中者字
夢達亦從朱子學

葉公寅字直翁邵武人少時飄蕩豪爽莆田方士蹂語之曰以子之才雋何善不可為乃甘心里巷耶公感泣奮勵修飭登朱門問學精詣言行舉繩人敬嘆之

梁公琢字文叔邵武人從朱子學刻志勵行所論為學工夫及體氣魂魄鬼神之說朱子多許可之又輯朱子語錄著臺石刻

馮公允中宇作肅邵武人從朱子學朱子各其齋曰見齋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朱子善之又云情本於性故與性對心則有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朱子

道南源委 卷之三 正誼堂

深以為然

林公得遇字若時僊遊人稟質遲鈍一日發憤驚產畏懼走武夷山中就學朱子朱子今讀論語集註久之有悟暢所欲言家居與賈齋陳沂相友善

龔公郊字墨伯寧德人嘉定十三年特奏名曾祖允昌祖必俞俱稱善士家訓以及身修德為至公克世其家先從朱子學晚與同門友楊志仁論理氣先後之說尤有造詣自號南峰居士

葉公文炳字晦叔建安人淳熙十一年進士調晉江簿遲次家居致書請益於朱子及至官朱子告以居官臨民

之法時顏師魯為守吞以決事汀州家民相讐敵公奉檄撫諭諸家皆伏攝獄攝船拒絕苞苴調劍浦令改闕

縣丞未上丁內艱服闋調筠州錄叅言獄事至重當顧是非不可徇喜怒獄有巨援必爭守入之守有所欲入公故緩其事待其自覺守用愧服邊事作調兵於州營卒憚行遂至洵洵公諭以大義使奮前戮力後白州賞

之皆聽命改知仙游決累年滯訟出死獄增廩養士祀故相葉正簡於學勸立義役均產通差富室有不便於民者聞部使者窮治之每與同官語曰貪汚自多欲尚

核始小官俸稟幾何百爾皆欲如意不受賂安從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功力秩滿造朝有旨許曾作

道南源委 卷之三 正誼堂

縣人言事公條陳便宜三事通判和州以父喪未任卒趙公善字佐卿邵武人受學張敬夫又從朱子遊以宗室子試授將樂丞累知秦州常德贛州奉法愛民以勤儉

自約飭在贛逾年卒民哀思之者易擬問答丁公堯字復之崇安人從朱子游篤厚慈良有志為己之學與蔡李通友善卒朱子誌其墓

鄭公師孟字齊卿寧德人家貧力學六經註疏手自抄錄受業朱子之門嘗著洪範講義以發明朱子皇極辨之

遺稿存齋先生

林公蒼字丕顯連江人始與呂東萊師事林之奇爲同舍生而年又長於東萊及東萊講學授徒公竟屈首受業東萊曰此間中瑞物也後叅謁朱子以乏資且老不得時見聞鄉人有從朱子學者輒造門扣問無論晚輩那文學以禮延致之數日而歸曰向者違親而赴金華爲道改也今又安能舍親爲人耶凡訓誨諸生必舉其立志用力者勉焉

方公士繇字伯漢一字伯休莆田人早孤奉母居郤武以孝謹稱及冠居崇安籍溪師事朱子專以傳道爲志六經皆通尤長于易聰明絕人持以謙躬氣貌蕭疎驟見

通南源委

卷之三

巽

正菴堂

超然如不可親徐卽之溫溫君子也父德亨工文詞豪邁警絕不可追及而公之作閒淡簡遠二唱三嘆世莫能優劣也書自篆權分隸行草諸體皆極其妙善治疾能決死生紹興間朱子門人有至行在者公聊延致恐後公聞之嘆曰異時必爲學禍又嘗勸朱子少著書以教人讀集註爲未妥未幾果有僞學之禁有遺藁數百篇及各書集

方公大壯字履之莆田人不事場屋專心求道朱子至莆舉所學就正日與同志講論性至孝執父喪三年不出戶臨殯戒治喪無用浮屠衣冠束帶而逝稱履齋先生

兒子符字子約第慶元進士亦受學於朱子

林公憲卿字公度懷安人從朱子游朱子稱其忠信勉以學問朱子沒嗜學益篤爲人色溫氣和擇言謹行鄉里化之死無子鄉人卽其所創存齋祠之其徒吳宗萬林士蒙皆知名

鄭公文通字成叔閩縣人嘉泰甲子貢士聞勉齋得朱子之學往師之既與俱登朱子之門朱子命編次喪禮嘗觀川子大極罔而悟性善之旨著有易學啓蒙或問春秋集解喪禮長編庸齋集等書

葉公湜字子是旣寧人慶元五年進士壯歲游朱子之門

通南源委

卷之三

望

正菴堂

得直養之說以父任調新化簿內艱服闋應江淮帥府辟以論軍事不合去爲寧都尉改惠安丞時真文忠守泉嘗言僚屬之賢者數人惟公堅彊介直遇事無難意處劇無倦容相與甚懽終安仁令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士與實容言者皆可語妻子

陳公範字調弼崇安人從朱子學登嘉定七年進士調發源尉有大辟令匠受賂結正吏請書獄公嘆曰人命如是輕乎吾當力爭後發覺正佐坐削秩滿遷崇仁丞令羅必元豫章先上後也見而敬之日與講論政化大行一日疾作日不可戶素解官歸

陳公總龜字朝瑞建陽人居與朱子鄰壯老相從於學無
不貫通朱子嘗與書勉之問答不下百餘章舉紹熙四
年進士授永豐縣尉未赴卒著論語解大學儒行編

道南原委

卷之三

吳

道南原委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羅源陳紹濂校

宋

李公東字子賢邵武人族祖綱字伯紀觀文殿大學士有
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安危忠誠義氣凜然動
遠邇宋使至燕山金人必問公及趙鼎安否卒贈少師
諡忠定著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韓康傳信錄奉迎錄
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誥表劄集又有文章
歌詩奏議百餘卷公受業朱子紹興元年登進士第除
廬陵縣秩滿周必大餞以詩云地跨江南秀氣兼玉成
道南原委 卷之四 王龍堂

界尺直方廉遷知萬安縣黃勉齋稱其精敏薦於漕使

鄧公邦老以字行將樂人朱子門人陳公宓守延日以公

道德隆重而且耆年延入書院

翁公易字粹翁崇安人通六經尤長春秋嘗與計階從劉

燦聯仲遊因得登朱子蔡西山之門遂不介心青紫講

明與義往反辨難悉得旨歸晚歲授徒竹林精舍稱竹

林先生子甫歷官府縣有政聲

鄧公綱字衛老將樂人疑即邦老之兄弟也亦朱子門人

著有近思錄問答

黃公謙南安人父命入郡學習舉業而公徑來受學於

子朱子曰學業看書自不相妨

祝公穆字和甫其先新安人曾祖士字確歛朱子外祖也

父康國始從朱子居崇安公少名丙與弟癸同事朱子

遂以儒名性溫行淳文章富贍嘗著事文類聚方輿勝

覽諸司宰執程元鳳蔡杭薦其賢兼錄所著書以進除

迪功郎子洙

洙景定中為興化軍涵江書院山長舊在家庭講論精密

比來涵江闈揚師訓發明經旨知軍徐直諒薦其學行

於朝方欲擢用竟拂衣歸

呂公勝已字季克其先建陽人父尚書祖既死義勅葬邵

道南源委

卷之四

二

正菴堂

武之樵嵐因家焉從朱子及張南軒遊朱子為和東堂

九咏詩嘗贈以書有道學不明異端競起之嘆工篆書

得漢法仕湖南幹官歷倅江州知杭州官至朝請大夫

自號渭川居士

余公元一字景思仙遊人娶黃勉齋妹因得受業朱子淳

熙五年與弟宗邁同登進士除知同安政尚清嚴終池

州通判

熊公節字端操建陽人朱子門人十歲讀易日誦二卦仰

知問難至通曉而後止慶元五年進士廷對條陳三德

累官通直郎致仕有中庸解三卷智仁藁十卷又有性

理羣書

詹公淵字景憲崇安人朱子門人登慶元五年進士湖臨

江戶曹掾數十年滯牘一閱得情凡所予奪人無異論

部使者檄致幕府於是環十一郡之民有求贖者皆請

屬公因為語曰寧不詹寬不願他官後監行在車輅院

吳公英字茂實邵武人從朱子學有論語問答畧登紹興

三十年進士仕至泉州路教授

劉公子環字圻父建陽人登朱子之門嘉定十年進士官

至觀文殿學士有詩各自號篁嶼翁劉克莊為序其集

魏公椿字元壽建陽人從朱子游有戊申語錄

道南源委

卷之四

三

正菴堂

周公明作字元興建陽人從朱子游有壬子問答語錄

游公倪字和之建安人從朱子游所著有癸丑問答

吳公稚字和中一作仲建陽人從朱子游所錄有朱子問答

朱子卜居考亭鄉人作聚星亭欲畫荷陳遺事於屏無

從得本公考究軍服制度時稱博雅

俞公開中字夢達邵武人從朱子學登淳熙八年進士累

知黎州悉意撫字黎民感德

劉公鏡字叔光惠安人與楊至陳易楊履正俱游朱子門稱

高弟

丘公珏字玉父邵武人從朱子學有至敬問答學樂嚴遂

謝塲屋

林公審泉州人朱子門人能推所聞以講學問里

上官公諡字安國邵武人朱子門人以祖蔭授會昌東尉

調永州推官簡易不濶刻永人懷之遷四會令

黃公孝恭字介祿邵武人從朱子學治家嚴整論著確實

許公儉字勿度閩精人朱子門人三世同居庭無間言丞

相鄭性之名其堂曰孝友林羽為記

陳公駿字敏仲寧德人游朱子之門為鄭師孟諸賢所宗

乾道五年進士除大治丞所著有論語孟子筆義又著

毛詩筆義未就而卒稱仁齋先生子成父字美玉能守

家學以立誠為本行已皆有法度著近思錄律曆志解

默齋集和稼軒詞

黃公幹字尚質長溪人師事朱子著述甚富餘于饒魯寧

德李鑑皆師之所著有誨鑑語五經講義四書紀聞官

至直學士

曾公逢震字誠叟閩縣人耻為塲屋之文與林性之俱從

朱子學胸中渙然洞見道體經史百家無不窺究隱居

道山家事有無不問也嘗自編錄其詩文名林醜鏡

程公若中字寶石古田人從朱子學躬行無偽禮度不違

子孫侍側雖盛夏衣冠肅然著有槩淵集後登嘉慶

六年特奏名

蔣公康國字彥應古田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官饒州

司法嘗從朱子講學朱子楚辭集解多資之學者稱問

山先生

陳公宋霖字元雱一字不勝長樂人登紹興五年進士知

同安日適朱子為簿日與講明經義後陞秘監書問往

來不絕孫析字自修受業朱子之門當時為朱子所友

者又有古田程伯榮沈有開傳子淵

黃公仲本邵武人從朱子學嘗作朋友說朱子為跋

朱公飛卿漳州人受業於朱子自言窮理而事物紛紜未

能灑落處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大

全集載其問答甚多

黃公學臯字習之龍溪人博通經史尤長於詩書春秋朱

子守璋時公與同郡宋公聞禮釋年輪講先以特奏名

薦入試南官策問三舍法弊公舉伊川請改試為課及

制尊賢堂待賓齋以答至司曰此必偽學徒也黜之後

登嘉定十六年進士調番陽簿趙帥師楷每事必咨決

而丞相崔與之時料院虞衡尤所器重陞都陽丞待制

李性傳延入郡齋校勘朱子續語錄因薦之調泉州

推需次于家郡守方表居學職哀論孟義利數章

界限以訓後進比至泉以廉稱著評古一冊

方公未字耕道別號困齋莆田人少孤力學家貧奉母師

事朱子於建安朱子稱其明敏強毅進學不倦乾道中

登第調善化尉往謁張南軒南軒浚喜之謂其可以共

死生同禍福後南軒帥荆南辟公及游公九言為屬曰

是二人者能攻吾過公感激知已遇事無隱終宣教郎

知連江縣弟禾從弟壬

禾字耕叟受業朱子之門朱子告以改過修己之方莫切

於論語弟子入則孝一章遂佩服不倦著大學講義

壬字若水淳熙中游太學謁朱子以進退之說為請十四

道南源委

卷之四

大

正誼堂

年登第除長泰簿會朱子守漳請主學事公上講說課

試差補等十事朱子命屬邑皆傲之龍岩有灣卒殺人

獄吏逼同行者誣伏漳浦有僧死於非命鞠驗者皆曰

飲鴆公閱實抵罪朱子稱其能使無罪者不寃有罪者

莫逃除寧鄉縣未上卒公性孝友與弟申終始無間家

人議折產分籍各流涕而不忍觀云

張公巽字子文一字溪道惠安人五代漳州刺史清溪之

裔父寓知臨江軍與張南軒共學淳熙中遣公從南軒

于長沙及歸南軒贈以二詩示為學根本杜門玩養無

有知者時朱子之學盛行于泉謂之清源別派而對

光尤稱高弟公間從之游因得所聞于朱子者心疑曰

恐不止是乃走武夷謁朱子以嘗所與南軒講論中節

之旨告之曰此某與南軒晚年畫一功夫臨別又請朱

子曰南軒記嶽麓某記石鼓合而觀之知所用力矣公

退喜曰吾固知其不止此也既歸日從事于涵養體察

久益明淨或勸其著述對曰尊所聞則高明矣行所知

則光大矣有草堂在錦溪上稱錦溪先生

附朱子門人無事實可考者共十九人

張公顯父字敬之順昌人

劉公炎字潛夫邵武人

道南源委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游公敬仲字連叔南劍人

蕭公長夫福州人

饒公克明邵武人

黃公杲字升卿閩縣人東之弟

江公文卿建陽人

曹公晉叔建安人

朱公滾仙遊人

朱公魯叔仙遊人

王公春卿建安人

陳公士直字彥志閩清人

傅公公弼字夢良莆田人

林公仁實永福人

劉公瑾建陽人

程公浚父古田人

魏公恪字元作

劉公子禮建州人

黃公謙一作字德柄邵武人以上十九人皆為高第

劉公淮字叔通建陽人博學能文為詩不事雕刻纂組而

平易從容最有餘味朱子嘗當風雪寒夜擁爐讀公詩

而跋之曰子見叔通詩多矣獨不見此卷豈子所好者

道南源委

卷之四

八

正龍堂

乃叔通大不得意者耶吳稚作感秋詩初發浚省其末

寄意欲述之邇葉之間公以碩果不食者屬之朱子曰

如叔通可謂得朋友之職矣

陳公思謙字退之龍溪人學問該博教授後學多所誘進

嘗冠鄉薦著春秋三傳會同及列國類編朱子喜之為

語門人李公唐咨以女妻焉

林公之奇字少頴候官人弱冠從呂本中學將試禮部行

至衢中以不得事親而反學益力登紹興辛未進士歷

官校書郎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說公言

王氏三經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何前罪澹桀謝本

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正所謂邪

說淫辭之不可訓者或傳金人將南侵公作書抵當路

言金人知我重於和帝以虛聲囑我而示我欲戰之意

非果欲戰所以堅我和我欲與和宜無懼戰使權在我

以瘳疾乞外由宗正丞提調開船叅帥議遂以祠祿家

居呂東萊往受學焉有尚書集解春秋周禮論語講

義論語註孟子講議楊子解義道山記聞拙齋集行世

稱拙齋先生諡文昭從子子冲字通卿學問德業有聲

鄉里從游者數百人為南豐薄邑民交頌太守陳岐請

修禮樂書成周必大楊萬里稱其精密子耕能傳家學

道南源委

卷之四

九

正龍堂

李公樞字若林閩縣人與林公之奇俱受業於呂公本中

後領鄉貢其學以孝弟忠信窮經博古為主及門之士

皆渾厚質實志尚修潔黃勉齋稱之曰吾鄉儒學彬彬

以文詞行義為後進宗師若林其傑然者也著毛詩解

學者稱迂齋先生

薛公舜俞字欽父同安人紹熙元年進士除南劍州教授

未上三府交薦差江西漕司幹官堂密除吏部架閣以

言者罷起江東常平幹官與其長李道傳賑荒多全活

改知金華縣守督宿逋苛峻引諫力爭寬期示信民悉

樂輸罷歸卒公問學淹貫挾負才氣里中教授門人多

通顯者著有文集及易抄詩書指行世

李公亢宗字子能南安人刻志問學服習儉素無纖毫華
胃氣朱子稱之

黃公艾字伯耆莆田人乾道八年廷對第二人朱子知漳
州奏行經界朝議未定公言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

議一經界三年不成若更有大事將如之何乃詔行之
寧宗卽位爲右正言兼侍講及朱子罷講筵公因進講

問故寧宗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聞公懇請再
三不聽除中書舍人改刑部侍郎以待詔終著尚書講

義

道南源委 卷之四 十 正誼堂

張公翰字雲卿別號坎翁寧德人以學行爲鄉先生高頤

徐復皆其門弟也登乾道二年進士居官泄民所至有
聲致政歸田著觀過錄三十四章

楊公汝南字彥侯龍溪人紹興十五年登進士調贛州教
授改廣州嘗授詩春秋中庸要旨經說三十篇以授學

者仍表進于朝祭酒楊椿覽之曰真師範也用薦改知
古田縣修學舍置學田日謁學官考德勵業士人德之

與神人高公登廬陵楊公萬里並以節義相砥爲文語
意清新有騷人典則自初仕卽以廉平公勤自勵故所

至有聞扁其堂曰不欺自號快然居士孫承祖博學工

文歷知州縣俱有政聲

蕭公里字元舉龍溪人力學好古以周禮名家經解授者
多爲閩人登慶元二年進士任同安尉一介不取再調

廣州教授卒漳浦楊尹叔銘其墓稱其與人交上無語
下無狎嗜學如饑赴義若渴

余公克濟安溪人慶元五年進士爲候官尉有貴人求尉
驛地及教場以益其宅帥諾之公奮臂力爭用薦知梅

州時州中盜發或勸徐行公曰不若乘其集而圖之單
車就道年八十卒其學遠於春秋著通解十五卷

蘇公竦字廷儀臨漳人慶元五年進士調肇慶府推幕有
道南源委 卷之四 十一 正誼堂

聲博通經史玩心理學集先儒詩易二禮傳折衷已見
履行純篤士流慕之從游者數百人

真先生名德秀字景元後更景希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
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入閩帥幕召爲太學

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
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抑善謀國者不

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
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日

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倡爲
僞學之論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

道南源委

卷之四

主

正誼堂

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
 又言暴風雨雹焚惑蝻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兼沂王府
 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
 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抑羣盜方張
 之銳四年遷著作佐郎宰相將用之會見紙言官遂力
 辭兼禮部郎歷遷起居舍人奏權奸擅政嘉泰之失已
 淡于慶元今欲與陛下言在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
 者而已又言鈔法楮令之弊兼太常少卿充金國賀登
 位使至盱眙聞金人內變而還言于朝曰臣自揚之楚
 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及今
 大修墾田之政專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
 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勤以兵法不待糧餉皆
 為精兵又舉邊防要事上言時史彌遠以爵祿糜天下
 士先生慨然謂劉晦伯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
 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外出為秘閣修撰江東
 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先生朝辭奏國
 耻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不可
 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為朕
 樽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早蝗廣德太平為甚先生遂
 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

道南源委

卷之四

主

正誼堂

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
 給竣事而還百姓數人送之郊外指道旁叢塚泣曰此
 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以右文殿修
 撰知泉州泉通外國自洋船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先
 生首寬之驟增至三十六艘輪租令民自樂聽訟惟揭
 示姓名聽人自詣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歟先生祭
 死事者親授方畧擒之巡歷海濱增屯要害以備不虞
 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
 以嚴尤爾意軍政以母憂歸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
 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濂溪
 胡文定朱考亭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醉除斛
 面米申免和糴立惠民倉慈幼倉社倉以甦其民月試
 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
 者孕者嫁娶者贈給有差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
 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
 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
 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嘗川之變非濟王本
 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燭然可考
 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濟王未有子亦惟陛下興
 滅繼絕理宗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先生曰人主當以

二帝三王爲法觀舜之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明甚理
宗曰一時倉卒耳先生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
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嘗川之獄未聞參聽于公朝
淮蜀二閩乃出于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
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今日士大夫餽賂公行薰染
成風恬不知怪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未蒙錄用理宗
問廉吏先生以知袁州趙鉞夫對權爲監司具手劄入
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
訪理宗初御清暑殿因侍經筵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
燕閒之地仰瞻楹楹當如二祖實臨其上惟學可以明
道南源委 卷之四 正龍堂

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
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
服純吉先生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
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并定臣下執
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
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
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侑冑柄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
不以金鞋不以紅佩不以魚鞞不以文繡此于羣臣
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先生屢進鯁言理宗皆虛心開
納而彌遠益嚴禪之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紛事

中王槩盛章始駁先生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
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
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
加竄理宗曰仲尼不爲己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
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
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再知泉州迎者塞路淡
村百歲老人亦扶杖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豫
借至六七年先生入境首禁之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
者郡計無出或答寬恤太驟先生謂民困如此寧身代
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曰郡邑凋弊僅有政平訟理
道南源委 卷之四 正龍堂

可以惠民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于泉中公族僅三百
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
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先生請于朝詔
給度牒百道彌遠堯理宗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
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贖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
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
糶便宜發賑海寇縱橫次第擒殄召爲戶部尚書入見
理宗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先生以大學衍義
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
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干茲皆足

敬理宗欣然嘉納改翰林院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

建諭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叅知政事同編修勅令經武

要畧三乞祠祿理宗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

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

間理宗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先生長身廣額容

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

凡數十萬言皆切當世務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

采宣游所至惠政浹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

人不時驚傳先生將至傾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

則又填塞聚觀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損不用自侂冑立

道南源委

卷之四

七

正韻堂

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顯被禁絕先生

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服行黨禁既開而正學

遂明于天下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

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

志星沙集志厥後理宗思念不置諡曰文忠明正統間

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

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准學臣沈涵之請

賜御書力明正學四大字匾于祠

陳公經字正甫福安人慶元五年進士歷官奉議郎泉

泊幹癡嗜書史啟益後學沉潛多所著述有書解五

卷及詩講義存齋語錄行世

孫公調字和卿福寧州人其學得朱子之傳以排摺佛老

推明聖經為本所著有策府五十卷易詩書解中庸發

題共五十卷浩齋稿三卷學者稱龍坡先生

張公泳字潛夫福安人蚤志濂洛之學家居教授門多顯

達慶元中偽學禁興大比試天下之言性論有司讀其

文驚喜為壓場策問偽學公抵排異端力主朱子之傳

學者稱墨莊先生著有一得錄禮記遺說左氏纂類會

粹古今事類二百卷集關洛諸儒語為傳心直指十卷

四愚齋類藁

道南源委

卷之四

七

正韻堂

宋公聞禮字叔履龍溪人登嘉泰二年進士為叙州教授

再調化州知海陽縣有易禮記詩解行世

楊公景隆字伯淳晉江人開禧元年進士仕至建寧司法

叅軍博學強識講授經史鈞深提要生徒數百人著春

秋漢唐通鑑史志解學者傳之

李公鑑字汝明寧德人嘉定元年進士歷官廣東提舉初

從王尚質楊志仁游得聞敬義之旨歸與龔雲伯創六

經講社推明師說誘掖後進居官平易近民尤曉兵事

常督捕贛寇提兵渡入梅州擒殺陳羅二賊後梅寇猖

獗授以州符賊憚公威名遁去及涖廣西值西浙大

運米千艘以濟全活甚衆

鄭公思忱字景千安溪人授尚書于西溪李季辨解析精詣生徒百數嘉定三年以詞賦領鄉薦第一中第爲新興令除遺利錢三百萬再知崇安縣以諧左遷浦城丞謁真文忠與語知其賢言于太守得復任知南恩州歷浙東參議雷變上封事言士溺苞苴習久難化民坐困且盜宜去貪恤人節用蓄力除監登聞鼓院卒公少年豪爽晚而和粹凝然有守君子也著詩書釋

趙公以夫字用甫宋宗室居長樂嘉定間登進士歷知漳州有擒賊功郡民苦丁錢奏以廢寺租代輸真西山上道南源委 卷之四 尤 王龍堂

其事于朝爲分符守土者法知邵武軍平下瞿賊及清溪蠻嘉熙初爲樞密副都承旨會曆官言是歲日當食公預奏修德以應之拜同知樞密院事請定儲木上然之終吏部尚書兼侍讀

徐公幾字子與崇安人通經史尤精于易景定間與何基同以布衣召詔補迪功郎添差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撰經解以訓式多士著易義

林公維屏字邦援福寧州人少從義豐游通性理學而于易詩書尤有造詣梁克家判福州延禮郡庠講道受業者一時雲集所著有易本論六十四卦論洪範三頌

建藩鎮五朝春秋等論韓柳辨疑語錄諸書學者稱楷臺先生

王公模字君定與于萬章宗望共執經于義豐之門宗望字希古義豐稱其文似唐于西學有源委器數制度考校獨精

洪公天錫字君疇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歷官知古田剖決無留案誅倚王邸勢殺人者判建寧郡檄發常平倉賑饑累遷拜監察御史兼說書時宦寺跋弄天綱廟堂不敢言公首疏以正心格君爲說且曰臣職在憲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風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風旨一時拜

道南源委 卷之四 尤 王龍堂

動繼又言古今爲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因言供奉官董宋臣乃宦官之貪黷將作監謝堂乃外戚之貪黷知慶元府厲文翁乃小人之無忌憚理宗力護文翁又令大臣吳燧宣諭再三公五上章出關待罪中書年子才等交章乞行其言乃令謝堂自陳乞祠除職與郡宋臣自乞解罷文翁別與州郡差遣仍命吳燧勉回供職會立夏日天雨塵上奏乞屏絕私邪休息土木以弭天災劾少監余作賓后戚謝奕懋都知盧允昇及董宋臣等不法疏入甯中翼日御筆除大理少卿而公已去國矣大學生池元堅上書數三瑞之罪乞甯天

錫既而三學亦皆有書左史李昂英再有封事越數日除公太常少卿而公已在汶上矣公雖去國而終宋之世閩人不敢竊弄主威者皆其力也景定辛酉起廣東提點刑獄五辭明年起知潭州尊先賢除宿寇踰年大治直寶謨閣遷廣中轉運判官決疑獄劾貪吏治財賦皆有法召爲秘書監兼侍講以贖辭歷秘閣修撰福建轉運副使又辭度宗卽位以待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乃疏所欲對病民五事曰公田曰關子曰銀綱曰鹽鈔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憚之士何以寢奸謀遇事無敢諍之臣何以臨大節進工部侍郎加顯文閣侍制湖

道南源委

卷之四

辛

正誼堂

南安撫使知漳州皆力辭又明年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疏陳鹽戶破家殞身之慘乞罷蒞支貢召刑部尚書詔憲守之臣趣行不起進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官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辭踰年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以規君相度宗震悼特贈正議大夫諡文毅著有奏議經筵講義通禮輯畧味言發墨陽巖文集公在閩閩嘗書桃符云生平要識瓊崖面到此當堅鐵石心其剛義之氣如此宋周密言近世之士終始一節明目張膽言人所難者惟溫陵洪公一人

蕭公山一名石沙縣人舉端平二年特科仕長溪丞性類

敏於書無所不讀究極義理精奧所著有讀詩傳論語講說讀易管見

黃公績字德遠莆田人兄鎮寶慶二年進士公少凝重稍長力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始游淮浙遍參諸老中年聞陳師復潘瓜山得朱子之學于黃勉齋遂歸事焉集同志十餘人于陳氏仰止堂旬日一講及師復瓜山繼卒遂于望仙門外築東湖書堂請田于官春秋祀焉聚講一如平時而同門友皆于公乎質正矣先是郡守楊棟卽學宮建尊德堂以處劉壽翁劉卒無敢居之者邦人推公繼之涵江書院始賜額又以公兼其山長晚間趙

道南源委

卷之四

壬

正誼堂

與夫作易通與之上下其議論與夫稱爲益友年七十卒前夕有星殞于書樓之西是日又大雷雨衆皆驚異蓋公雖布衣爲鄉先生三十年門人著錄牒以數千百計郡邑守令咸加敬禮兄弟皆與劉克莊善克莊目兄曰愛友公曰畏友公有齋名獨不懼克莊爲記生平不喜吟咏偶有感興亦得風人之趣著有四書遺說等書于仲元

仲元字善甫刻志讀濂洛關閩之書及其父所傳于潘陳二師者搜次唐宋名文凡二百四十二宋文學鈔卷之

重宋亡名詞

翁字帝臣亦莆田人

黃公師雍字子敬閩清人少從黃勉齋學登寶慶二年進士為楚州官屬李全反狀已露公密結忠義軍別部都統時青圖之謀泄青被殺公不為動秩滿朝議褒異以不往見史彌遠調婺州教授故慕徐僑之為人欲往謁之會僑有召命則不往僑聞而賢之至闕以其學最開而李宗勉趙必愿趙汝談等亦先後交薦丞相喬行簡許以朝除矣公入見勸其歸老行簡不悅遂出知龍溪行簡罷史嵩之繼相遷糧料科延至私室謂曰糧料密邇相府所以處君公不顧故與博士劉應起相善應起道南源委

卷之四

正誼堂

論嵩之嵩之疑公左右之諷御史梅杞彈公差知邵武久之遷宗正簿拜監察御史首疏削金淵秩再疏斥趙綸項客孫史宜之嵩之終喪理宗感悟將以為侍御史丞相鄭清之沮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卒被劾罷久之以直寶文閣奉祀起為左史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卒于江西官舍為人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洞然晰邪正博采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

鄭公昂新字中實仙遊人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建問政堂輯論語書言政治者題于壁建縣學孔子

剛尊道堂真西山守泉殊敬重之尋判處州監右藏庫庫遷國子書庫授都大提督卒公少受業黃勉齋之門而與楊復游嘗考究禮書成編名禮學舉要又撰禮學從宜集其卒也遺命治喪一以儀禮從事

林公以辨字子泉莆田人祖應承學於黃績得潘瓜山陳師復之傳公與長子棟同登咸淳進士歷官宗正寺簿宜撫司機宜博通群經尤善說詩究心程朱之學宋亡不肯仕元

謝公升賢字景芳仙遊人少篤義理之學登端平二年進士官至興寧令所著有太極西銘說易通學庸語孟解道南源委

卷之四

正誼堂

大意皆推本朱子之書嘗曰欲邇道之所出以究其終則必先三書而後四書欲窮道之所入而反其始則必先四書而後三書

繆公烈字允成福安人嗜學孝親上舍省試皆第一登嘉熙二年進士添差福州教授日率子弟講明正學授撫漕侍郎著春秋講義仲山集

吳公季子字節卿邵武人篤學工文登寶祐間進士第官國子監丞著大學講義

林公存字以道閩縣人受業真西山之門舉嘉熙二年詞科累官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朝廷以叅知政事蔡

杭擯去國勉畱不還詔除職于祠奏寢其命寶祐五年
秋明堂執綬備顧問稱旨除禮部尚書提綱史事累遷
同知樞密院事終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熊公慶胄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于蔡公淵後游真西山
及劉公屋之門潛心問學所著有三禮通議春秋約說
中興三朝通略又有學庸緒言心經集傳詩小紀史學
提綱敬思齋直方齋等編

蔡公和字廷傑晉江人以親老不能從朱子游乃勉陳易
往受業自以書從易講質喪祭酌古禮鄉閭化之陳非

溪淳往來道泉學者勉畱講受一時如同邑蘇思恭王
道南源委 卷之四 正誼堂

次傳王雋黃必昌安溪鄭思忱思永惠安江與權永春
卓琮黃以翼皆從公及淳學條理明備講論平實號爲

紫陽別宗居白石村稱白石先生著易說

潘公武字叔允龍溪人履行端方于書無所不讀與陳非
溪爲道義交以嘉定十三年特科兩任嶽祠循資至文
林郎邑弟子從游者甚衆如趙希流吳仲修者皆名進
士也

王公雋字迪父晉江人精敏絕人館陳北溪于家筆授字
義行世

陳公沂字伯深莆田人篤志朱子之學徧參劉公愉廖公

德明李公方于楊公至諸先生之門而終身卒業於陳
北溪

黃公必昌晉江人從陳北溪游著大學講稿登嘉定進士
通判循州

陳光祖字世德仙遊人父吉老通春秋三傳學孫吳兵法
累有戰功卒陷陣死詔褒忠節公以父蔭補官德行政
事皆有尺律知英德府錫上供泛輪改邑州恩信招來
有峒首李萬久爲邊患誘而擒之衆皆帖息事開除廣
東提刑作欽恤編以戒僚屬新濂溪祠以崇教道捐故
錢三千緡以代給邑兵之廩凡一切無名之征奏悉蠲

道南源委 卷之四 正誼堂

除積官朝奏郎公嘗師事陳北溪又受書易于九峰兄
弟喪祭一遵朱子家禮北溪名其室曰貫齋

蘇公思恭字欽甫晉江人祖尊已以學行著於鄉公嘉定
戊辰禮部奏名候廷對聞莽戚亟歸至辛未始賜第常
從陳北溪蔡廷傑游篤意朱學踐履堅確除典化軍教
授以禮義之實鞏詞藻之華陳師復諸賢推重之詞韶
州教授有省齋文稿

陳公竅立名植以字行漳浦人祖景肅有學行師事高彥
先與同邑吳公大成同隱漸山石榴洞登紹興二十一
年進士授仙遊令薄賦輕徭旌善伐惡官至朝議大夫

著禮疏詩疏及石屏櫺翠集公幼學於世父安卿十八
以祖澤補太學生調龍溪令轉漳州司理淳祐四年登
進士提督嶺南海路兵馬帝昺浮海公提領海舟見事
危斷維出港自以六舟泊梅嶺收亡命馳檄諸蠻國立
宋後間張公世傑覆舟元人索捕急遂變姓名匿于大
芹白華九侯間臨終命蓋海濱南望崖山弟格爲海舟
監簿從容就死

卓公琮字廷瑞永春人從陳北溪遊嗜學堅苦以積累成
功凡所講論能暢北溪之旨

江公與權字亞良惠安人兩選鄉貢與黃公以翼俱從蔡
道南源委

白石及陳北溪學爲文古雅

美 正誼堂

吳公采字仲圭邵武人初從蔡節齋受易已而往見陳北
溪北溪以其好躡高妙而少循序痛砭之自是屏斂鋒
芒漸趨著實實慶初爲秘書監嘗論郡守貪利之害上
嘉納之

蔡公逢甲字國賢臨漳人曾祖溥有孝行祖仁傑諫議大
夫守正不阿權貴父希稷兵部侍郎居官廉慎公受業
陳安卿之門嘗與安卿辨論河圖洛書同異及太極圖
西銘之相發明處安卿稱其有特見登咸淳進士詔至
廣東漕舉值宋亡不肯仕元自號棄夫作悟道書院於

玳瑁山下以終隱焉時高其誼謂之故宋使公鍵戶不
出臨歿自題墓碑曰前宋進士蔡逢甲墓著使公講錄
明儒周公一陽評論同郡先輩謂如公之孤標去首陽
不遠而惜其沉冥草澤問世莫有知者子自成太學生
以學行名世曾孫真富以武功顯

黃公以翼字宗白永春人嘗受業陳北溪蔡白石之門莊
毅有立折理精詣暮年記問益富所著有周易禮說

黃公必昌字京父晉江人登嘉定十年進士除衢州判管
從陳北溪受學又切磋于陳師復潘瓜山二賢著有中
庸大學講稿

道南源委

毛 正誼堂

呂公大圭字圭叔同安人少師事陳北溪門人王昭復得
朱子道學之傳者著易管見春秋或問易經集解

熊公禾字去非號勿軒一號退齋建陽人總角能文志廉
洛關閩之學訪朱子門人輔氏而從游焉登咸熙十年
進士授寧武州司戶叅軍入元不仕束書入山築洪源
書堂從學者累百日以周孔之說相磨礪於朱子諸書
是信是行後歸故山復創菴峰書堂以周程朱張五賢
爲道統正派祀之以配先師而卻馬不與焉初謝登山
聞公名自江右來訪及會共訴宋亡之恨抱持而哭因
相與講論夫子之道而胡公庭芳素明易學亦自江西

道南源委

卷之四

天

正誼堂

扶道相訪相講切者十有七年嘗謂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考亭朱子集正大成生平精力在易四書詩書儀禮備完書開端而未及竟雖九峰蔡氏僉未大暢厥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補尚多至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祖完喪制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續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燬亡蚤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于火兼以齒髮向衰困我滋甚易詩書僅得就緒春秋更加重纂則皇帝王霸之道亦或粗備惟三禮乃文公與門人三世未了之書

庭芳當分任此責以畢吾志其後竟修儀禮未及成書嘗取朱子諸書擇其至精且要者為一編名曰文公要語而以邵馬張呂及朱氏門人之說為附錄又為小學集疏大學尚書口義凡三十卷今行于世者有春秋通解大學廣義易講義書說四書標題三禮考異經序學解

丘公葵字吉甫同安人居海嶼中號釣磯先生有志考亭之學初從辛介甫繼從信州吳平甫授春秋親炙呂公大圭洪公天錫之門最久風度端凝如立鶴振鷲杜門勵學者易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四書日講經世書

音既濟圖周禮補亡元時倭寇至其宅他無所犯惟取其書以去改其著述多無傳者門人呂椿宇壽之晉江人著春秋精義四書直解禮記解

方公公權莆田人以父澄孫蔭補將仕郎挺成淳元年第歷廣州教授太常主簿以歸有氣節人稱石巖先生著古易義尚書審是

陳公普字德尚別號懼齋寧德人所居有石堂山稱石堂先生淳熙間朱子嘗過其地異其風土曰數十年後當出儒者能讀天下書至淳祐甲辰公生鷓鴣數百繞屋稍長入鄉塾聞韓翼甫倡道浙東遂往從之翼甫學出道南源委

卷之四

天

正誼堂

慶源輔氏輔朱門高第也朱亡後朝廷三使辟官本省教授不應以斯道自任四方來學者歲數百人丞相劉文簡屬修黃楊二家喪祭禮因併朱子所纂為十卷嘗與游翁山范天碧謝子祥極論太極之旨晚在莆中十有八年造就益眾出其門者如韓信同楊琬余載黃裳輩並以正學為時所宗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舍此不求更學何事謂三代之治莫善於井田作書欲上不果精聲律天文地理算數之學著字義一卷四書句解鈴鍵學庸指要孟子纂圖周易解尚書補微四書

六經講義渾天儀論咏史詩斷天象賦凡數百卷

傅公天驥字君遇泉州人為建寧教授與諸生講伊洛書

不專課以程文理學由是益盛

黃公巖孫字景傳惠安人寶祐四年進士授仙谿尉一以

義理之學為政先是尉仙谿者有段公全凌公景陽公

作思賢堂以仰之為記曰事俗而不自為俗者學充于

事也官卑而不自為卑者人大其官也咸淳間令尤溪

新南溪書院建四齋及講堂以栖學者後作夫子燕居

堂疏朱子所解太極通書西銘及與門人問答書語與

諸儒之說有發揮者間申以己意會集成書倫類通貫

道南源委

卷之四

辛

正誼堂

名曰輯解刊于書院又西山讀書記後通守福州卒

謝公倫字君啓福寧人著春秋十卷左氏辨證六卷子別

字阜羽徙居浦城文天祥死設位哭之作楚些見志常

為許劌錄及掃髮集

劉公季裴字少度長溪人十歲能文舉紹興進士官至秘

閣修撰乾道間進十論上大稱實上殿奏事分側跌碎

徐收碎笏逐一敷陳謂今日之事有不可忍者即如此

笏上脫曰季裴膽大如身每延顧問皆俯首著論孟周

易解願齋遺稿山川形勢論司馬溫公傳

著書諸公

共五十九人無事實可考

公琪字孟開官至一字司業著春秋王霸世紀

陳公暘著禮記解孟子解義樂書

林公觀過著經說

倪公登著論語解

鄭公昂著春秋諸臣傳

陳公合著孝經正文

張公弘圖著宋朝大禮記

林公洪範著諸經義方

郭公陸著春秋傳論

林公槩著辨曰語

道南源委

卷之四

壬

正誼堂

林公萬頃字叔廣著詩易春秋解

夏公良規字遵矩著六經語孟解

林公環字景溫著通鑑記纂

林公文昭字宗範著論語註 以上俱福州人

鄭公翔著周易通神經

吳公駿著詩解

何公述著禮記解

楊公畿著禮記口義

郭公鎮著易春秋解 以上俱建州人

徐公鐸著易談

林公自周著易解

鄭公朔著易占圖書註

林公震著易傳易問禮問經語千字文

彭公與周著易解義

蔡公勘著易解

陳公義宏著易解中庸解

李公過著易說

方公泳之著易口義

尤公彬著讀易四卷

王公大力著易爻變義

逆南源委 卷之四

陳公冲飛著易原

方公濯著易註解

方公汝一著易論

方公實孫著讀易記

鄭公直卿著易通易解

方公傳著易程氏辨詩朱子本旨書蔡氏考

黃公力行者尚書傳

林公洪著纂禹貢節要

鄭公彥明著尚書說中庸說

林公慮著詩解補闕禮經總括

垂 正誼堂

劉公年著毛詩折衷

李公叔實著周禮集義

傅公榮著詩講義論語講義

蘇公權著春秋解

方公應發著春秋集傳

黃公童著類國春秋

黃公君俞著六經闕言四十八卷

黃公方子著論語講義

方公昕著誠意說

許公允成著孟子解 以上俱興化人

逆南源委 卷之四

江公致堯著周禮解詩集

梁公南一著六經辨疑

韓公謹著詩禮義解

梁公億著論語集解 以上俱泉州人

吳公炎字濟之著論語問答 邵武人

沈公子真著四書講義表忠錄藏收錄 漳浦人

黃公寬著四書附纂

劉公賢著射禮儀節 以上俱長溪人

鄭公儀孫著易圖說詳解 建州人

垂 正誼堂

南源委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漳浦蔡衍銳校

元

歐陽公侁字以大長樂人隱居著述動循禮法學者師焉

著四書釋疑五經旨要性理字辨格物啟蒙忠孝大訓

女範幼學等書于潮舉莆田教諭通五經稱五經先生

韓公信同字伯循福寧州人幼穎悟工詩文既壯受業陳

石堂遂刊落華藻究心濂洛關閩之學陳嘆曰吾耄矣

得斯人飲水俟命復何恨哉延祐四年應江浙舉不合

即杜門不出四方書幣日至弟子請業者戶外屢滿著

南源委

卷之五

一

正韻堂

四書標註書經疏文三禮易經旁註書解集史類蔡及

詩文十卷

李公學遜邵武人忠定九世孫也博學洽聞善天文尤邃

於易為文典雅片言隻字人寶藏之所著有易精解中

星儀象等圖

黃公鎮成字元鎮邵武人弱冠即慨然以道學自勵至正

間築南田精舍作詩寫懷部使者相繼論薦授江西儒

學提舉不應以壽終集賢定諡曰貞文處士所著有尚

書通考周易通義中庸章指性理發蒙秋聲集自號存

存子學者稱存齋先生

劉公有定字能滯莆田人少貧剛直不樂仕進沉潛嗜學

常著行極書五篇又原範吟三十七章司業吳源湖其

推闡圖書之秘發揮象畫之妙究極先後體用之所以

然一部全易也學者稱原範先生

張公復字伯陽建安人泰定元年進士官至建寧路知事

師事鄭儀孫學易得丘氏之傳嘗輯諸儒議論編性理

遺書

黃公清老字子肅邵武人通經博史登泰定四年進士累

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出為湖廣行省儒學提舉學者自

遠從之率多成就號蕪水先生著春秋經旨四書一貫

南源委

卷之五

二

正韻堂

數十卷其詩存者數十篇有盛唐之風

黃公元質字廷美泰寧人嗜學凝重動循矩度終日危坐

不稍傾倚天曆間試浙闈乙榜授郡文學以剡薦未授

而歸至正癸巳邑有妖民為亂令延議討賊賊奄至遂

遇害女貞奔哭罵賊賊殺之

林公廣發字明卿別號三溪龍溪人嘗謂陳安卿號北溪

高彥先號東溪蔡汝作號南溪而已號三溪將兼而匹

焉生平孝友以詩禮訓家庭規言矩行通貫六籍融會

百氏為後學矜式郡學三聘為諸生師以部使薦授安

溪學職邑僚師事之會寇作奉府徵招降仍謀軍府事

每符至委訊曰此平民也府師曰曷知之曰獲賊從巢穴此皆自井里得之者也時分置汀漳屯田萬戶府以公為經歷屢有差遣不及理府事兵民請諸分省曰願還此官活我邊人所著有三溪集傳世

陳公旅字象仲莆田人父子彥兄震皆一時名士公幼孤賴異稍長負笈從泉南傅定保游博學多聞聲名日廣用薦為閩海儒學官中丞馬祖常見而奇之勉游京師既至學士虞集見所為文慨然曰在茲付子矣延之館中廷臣力薦除國子助教滿考諸生為請於朝乞再任積官國子監丞有安雅堂集十三卷虞集為序林泉生道南源委 卷之五 三 正誼堂

稱其學博而通識高而敏使之裁繁理劇有兼人之能處患制變有濟時之智云

雷公杭字彥舟建安人祖龍濟遠於易兼通律曆父德潤置義士庄以給貧士公與伯兄機仲兄拱能守家學俱以易鳴於時嘗著周易註解行世稱雷氏易授儒學提舉遷武平縣尹調潮陽卒贈奉化州知州

王公古才龍溪人篤志古學尤明典禮郡守延為弟子師後為泉州學正親終皆及期頤而公年老矣哀慕痛毀有如早喪雖在家庭亦冠衣斂容未嘗見其遽言怒色學者稱益齋先生

陳公自新字貢父號敬齋福寧州人通五經精易本傳義而推衍以皇極經世從遊者甚眾著有起興集等書行世

李公應龍字玉林光澤人郁之後博學有節操為時師表至元間薦為白鹿書院山長不赴尋薦漳州路教授亦不赴所著有春秋纂例孝經集註四書講義

吳公海字朝宗閩縣人隱居不仕學周程張朱之學一時名人如貢師泰林泉生藍晦王翰皆雅重之初承父命欲徙居東魯遂巡二十餘年而道路不通乃自號魯生或譏曰子自擬兩生乎答曰非也吾將居魯取其名也道南源委 卷之五 四 正誼堂

質魯取其義也且吾學仲尼之道謂之魯生不亦可乎若以為不可則更曰魯客志未得及乎魯也又何議乎明初部使者欲薦於朝力辭不赴居家採摭古今孝子順孫節婦烈女與兄弟之相友愛娣姒之能和睦者附以感應禍福以教鄉里又著書言楊墨佛老為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為治道之賊遺事外傳為史氏之賊蕪詞荒說為文章之賊名曰書禍欲上之人悉取其書而禁絕之使天下曉然知正道慕鄒魯之風為文嚴整正大雄健雅與而歸諸理自謂資質愚昧平日所為鮮能不作於理顏所居為聞過齋而為之箴曰夫過而人告

者幸也過而不聞不幸也告之而不受受之而不悔悔之而不改是自棄也海雖不敏忍自棄乎著聞過齊集八卷學者稱聞過先生

鄭公轅字子乘福寧人總角時即與林仲恭受業于韓公信同韓公嘗稱曰二君可續吾闕五賢理學韓卒二君俱心喪三年著有詩文集

林公珙字仲恭福寧人少從韓公信同游篤信力行爲文以理勝衆明經不受強補木州訓導未半載以疾辭晚年教授生徒以剛來學爲已任

明

道南源委

卷之五

五

正誼堂

劉公宗道名馴以字行龍溪人洪武初以秀才被徵再三乃起時召試者八千人公對朝政家治稱旨賜第一上命學士詹徽密察德行尤異者復以公爲首拜都察院左都御史上格君德民二十事並見嘉納自是商議大政多所議切遂爲都督董希賢所構詔徙南詔不久貫還所過郡邑持之公遜于播州以俟朝命上疑公久不至命索其家都察院檄取其父實入京直質使入滇索之父行至蜀之蘭陵以憂病卒有詔復取都戚與朝使分索必得劉某乃已其門人陳拯遇之播州告之故遂赴水死公明程氏學好修家禮鄉人稱愛禮先生有愛

禮集十卷

王公暹字希白將樂人洪武丙子舉人永樂中以薦入京修五經大全山興安訓導歷官國子助教學行傍修祭酒而下咸推重之終翰林院編修著聲律發蒙解註

蔣公悌字仁叔長溪人檢身勵行高尚不仕洪武初舉明經任本州訓導教誘醇多所成就著五經孟測嚴辭隱義多於前人所未發

鄒公文慧建安人講程朱學從游者數百人洪武初本郡理學推公爲首徵仕不應

鄭公旭字景初閩縣人居家孝友有信義貫通五經百家

道南源委

卷之五

六

王龍堂

諸史與王偁林誌友善以學行倅爲國子掌儀太祖選德望十人使傳東宮公居第二後謫吏雲南建文中起爲高安訓導所著有詩經總旨初學提綱咏竹稿等書游公義字伯方連江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仕御史議論慷慨太祖欲撤亞聖配享公極諫忤旨繫獄死
孫公芝字庭秀連江人洪武中以歲貢授慶都知縣陞河陽知州太祖從劉三吾之議欲削孟子書如視君危懼聞誅獨夫等語共八十五條不以命題取士公疏三吾爲逆巫謬妄極論以爲不可共議遂息而孟書復全
高公頤字應昌寧德人孝友天性臨財以義視沒虛榮

年教授鄉閭暇卽至墓所拜哭洪武間舉孝廉召對稱旨授海鹽知縣著詩集傳解

陳公道潛字孔昭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授給事中與楊文敏榮同修國史文敏時稱其學行又著有拙齋存彙永樂初謫判夷陵起監察御史預修性理大全諸書于時蔡修諸儒卽翰林春坊多不得預公行已恭慎學問該博故得在選時閩縣陳公景著長樂陳公全莆田黃公約仲陳公用亦皆預修

王公源字啟澤龍巖人永樂初進士選庶吉士出知涇澤縣修學教士築堤捍水禁嫁娶論財累疏言民事有旨

道南源委

卷之五

七

正韻堂

召用會西域有異僧到成祖厚待之公條陳時事并及焉成祖怒下錦衣獄會赦復原職有蝗不入境雨不出疆之謠陞春坊司直郎待太子諸王方講說間王忽他顧曰臣所講者皆治平要道何勿見聽王爲改容遷松江同知奏罷通糧數十萬平反誣繫左道獄二百餘家用薦陞職方郎中出知湖州郡有暴虎爲害已久至是渡惡溪去城西湖山有怪石爲祟命除之祟遂止郡治火仰天拜祝尋及風吹滅年八十卒所著有韋巷集書傳補遺家禮易覽及異端辨

林公誌閩縣人初生時父夢寶誌入室因取名焉及四五

歲母口授經書輒能記誦十歲日記數千言從王侂遊侂奇之時出論辨見鋒銳以折長者侂曰此非所以求益爲字曰尚默因痛自克治沉潛涵浸學問久而益富永樂中鄉會試皆舉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預編性理及四書五經大全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受賜賚陞修撰歷官右諭德兼侍讀宣德元年預修兩朝實錄公善事父母湯藥必親嘗喪葬謹禮待宗族有恩在官恭勤趨事其學究博經史百氏星曆醫卜咸得領要爲人刻厲澁切後學多從質問著周易集說

道南源委

卷之五

九

正韻堂

唐公忞字師鄭長泰人資稟穎異通曉五經尤邃于易登永樂乙未進士知和州有惠政後以文學薦辟召赴文淵閣試麒麟頌明倫論稱旨欲大用之因大駕北征乞歸侍養四方之士受業日衆如陳公真晟謝公璉林公震陳公聲皆出其門著思誠齋銘學者稱東里先生李公貞南靖人志行超羣文章振藻永樂十三年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與儒臣同修經書大全性理等書受賞賚後以不肯預修佛書貶高州教授卒蔣公輔字廷佐龍巖人父永勉隱居立鄉約遵行家禮公宣德己酉領鄉薦歷官興國府教授教育人才以文學稱爲人恬淡有識鑒謹事繼母爲學以存心爲主學者

宗之與鄉人講行藍田約年八十三卒著泉巖文集

曾公景修名生以字行莆田人學尚躬行好澆沉之思持

辨博之論永樂間貢入太學歷官德安教授與諸生處

情同家人答問講解終日不倦出其門者才質高下各

有成立著大學中庸詳說

鄭公杓字子經莆田人常著春秋解義表義覽古編次夾

際餘聲樂府又有衍極書專評字書與公與弼謂考論

文字之學此為最正宜撫使齊伯亨採其書上之

方公澥字源浚莆田人正統四年進士授行人時年五十

餘矣猶執經講說扣問紛如尋求致仕以教授為業未

道南源委

卷之五

九 正龍堂

管輅入城市生平邃理學動率禮書管數文公家禮雖

經諸儒註釋而去取或晦朝代遷改冠服不同於是作

家禮列圖於首而條析其下鄉人宗之自號柳東耕老

學者稱柳東先生子和叔孫岳山嶠宜賢俱有時名

林公雍字萬容龍溪人登景泰甲戌進士授行人以節操

自厲憲宗初立上疏乞修德格天親賢講學復請進瀛

溪二程考亭于顏魯師孟之後列為八配兼祀陳北溪

于兩廡並不報舊例諸司屬吏部考察公獨不赴曰使

某不肖黜之可也安能隨行俛首言科目貫籍耶歷遷

駕部郎中乞歸結廬龍山累徵不起與陳剡夫相師

日進徒侶講明正學倡建陳北溪祠于芝山之麓與鄉

人月為一會修藍田呂氏鄉約剡夫稱其學始終本末

有序有要督學周公孟中謂公居官水蘗未老乞歸清

風高節海內傾仰漳中北溪之後得正學之傳者首稱

剡夫與公二人而已學者稱蒙菴先生

林公玘字廷珍侯官人十九領鄉薦天順八年會試第三

人成進士家居十有七年以易學倡教東南從游者屢

滿蔡文莊清亦往師焉既終大事赴京授刑部主事陞

浙江僉事提督銀場弘治庚戌景寧賊吳大兒嘯聚標

掠旁及閩中政和浦城諸邑衆議屬公剿捕公務屬縣

道南源委

卷之五

十 正龍堂

兵快分駐要害以精銳千餘人直臨其穴破之遁入松

溪險隘先為所據衆難之公曰賊勢已蹙攻之必下遂

追逐之得其渠魁斬戮數百人餘黨逃入慶元景寧間

公復檄巡捕官就殺之生擒三百餘人尚有散匿山谷

者衆請盡殲公恐濫及無辜出示准其投降又有遂昌

黃岩等賊聚衆至萬人聞之膽寒公又預為形勢疑之

皆自解散陞雲南副使雲南華彞雜處既至別名分重

禮教風俗一更以年老乞休許之公行誼政治本自過

人而文學復優所至上下翕然歸重其卒也自有位以

至鄉民咸痛惜之弟瑋

帝宇廷玉舉於鄉十年不赴後登成化十七年進士歷官御史言慎名器厚國本七事出巡雲南劾參將縱麾下殺人之罪辨士官謀殺之冤條屬莫不敬憚轉南京督學諸生咸慶得師其卒也與真西山同祀賢官稱林道學

舒公冕字廷瞻武平人以貢入太學游胡敬齋之門得用功之要服膺靡懈冠婚喪祭悉遵家禮閨門雍肅三世同居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既沒廬墓三年

陳公真晟字晦德改字剡夫漳浦人浦邑濱海患倭洪武間置鎮海衛公之先世自泉中來戍于此因家焉公手

道南源委 卷之五 主 正誦堂

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厭末作之蠱心惡異端之害道專心致志以儒爲業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于業業成薦于有司至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曰非所以待士士不宜以此自待遂辭歸自是不以科舉爲事用心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竟無統緒讀大學乃知次第故以爲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敬之說曰此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爲敬則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于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主于一曰養一于靜則客念不作矣持一于動則外

不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于善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曰人于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然而氣稟有偏勝嗜欲有偏重此學問思辨之後故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程伊川故事請閣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疏乞先召見而後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議宗伯鄒幹漫不知其說云何其事遂廢

道南源委 卷之五 主 正誦堂

歸家讀提學使者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既崇正教則科舉宜定正考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以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亦不能推行其說其事又寢公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賢欲往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携其兄子以行戒之曰我死即塞于道題曰闕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太史元禎止之宿叩其學大

加稱許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初創戎壘自公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公與李文舉諸先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公生於鎮海遷於龍巖晚定居於漳之王洲自以布衣詣闕上書因號布衣年六十四卒學使周公孟中爲文以祭郡守彭公桓立石表道所著有布衣存稿藏于郡齋

陳公瀚字尚勉漳浦人師事唐師廊與陳剩夫爲同門友登正統丙辰進士歷官吏部郎中文章政事爲時所重瓦刺犯邊守臣失策作備邊禦戎策以獻天順四年

道南源委

卷之五

七

正誼堂

東盜起廷議必得陳某乃可除廣東布政使時英宗初辟勵精圖治召入內殿賜宴遣之既至宰相機宜討平新興撫定德慶蓬州等峒賊患遂息以疾乞休著有經籍要覽梅菴存稿羣從多以科第顯

趙公珙字德用晉江人宋宗懿王德昭後也成化元年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官廣東提學僉事卒于官公幼孤苦學身體力行造詣淵遠爲人重名教尚氣節羅文毅倫謫官泉中就公講學豆肉孟養終日乃去在廣時訪陳白沙往來辨難不苟爲同白沙論學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公貽書曰浙人正以胡餘干不殺人

習四禮爲疑何又開斯路白沙自號海雲公曰此禪號也不可白沙曰羅一峯死僕哭之慟以爲今而後無復有如其人者不謂於執事見也公既善氣節又名知文嘗會試同考官薦謝文正遷爲翰林諸公所歷公批其卷曰異日狀元拜相必此人也試文瓊州謂人曰吾所取前列諸生將來受用不及下等者諸生果以渡海失舟而下等者無恙人服其鑒

林公瀚字亨大閩縣人父元美歷官撫州知府公廉持大體吳聘君與弼獻金井水玉壺水六字以况其清公在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以學行醇正累遷至國子祭

道南源委

卷之五

七

正誼堂

酒有恩而嚴屢與章懋講論爲懋所重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陞吏部右侍郎以膳金之餘蓄置僚屬公署再陞南京吏部尚書鎮定不搖人倚爲重會災異率僚屬陳言皆切時政時御史王獻臣被逮疏乞寬宥以全風憲之職儒士孫伯堅授中書舍人出傳奉乞收回成命以杜倖進之門忤旨自劾不報後疏請培植根本佑啟皇儲撫綏百姓增進賢才敷事改兵部尚書因災異會陳數事剴切無忌逆瑾亂政嫉公正直值大學士劉健謝遷致仕公聞報嘆息御史薄彥徽等上疏請爾兼言上晏朝廢事日與新進佞倖遊飲射獵上大怒被繫

彦徽下鎮撫司獄鞠之詞連公出爲浙江右叅政致仕
瑾後矯旨列公與健遷等爲奸黨誅御史凌相注正
等言公德尊望重詔復舊銜賜人夫月廩有司時加存
問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安公居官潔修而賓客過門必
極款洽里居時年無高邁而泛應周旋禮意勤懇簡答
題封皆手自治爲人內柔外溫至方若圓至勇若怯無
卑賤愚不肖處之若一獨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其不
可犯也五子皆登科第諸孫多貴顯兩世之內位至尚
書者與公而五世稱五尚書林氏

黃公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祖壽生建文初與兄同舉
道南源委 卷之五 五 正韻堂

鄉試求歸侍養永樂六年再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
歷官簡討預修經書大全性理諸書爲人莊重敦行兼
通百家尤遠于詩書之詩學羣推爲祖父嘉有孝行用
薦爲安福訓導陞東鹿知縣有禦敵功賜勅旌獎去也
之日百姓拔爾公與羅公倫章公懋莊公和同登成化
二年進士選庶吉士以名節相激勵踰年莊除檢討而
公及章皆除編修是冬命詞臣預撰明歲元夕烟火花
燈詩公曰翰林之官論思爲職今觀燈火詩舊式每多
鄙褻之言非儒臣所宜爲遂與章莊連名疏論并言莊
杖左遷時稱三君子而羅先以修撰論學士李資諫

文稱翰林四諫未幾改授南京大理寺右評事清守
法連居父母憂却去輩酒不離苦塊者四年遂辭疾乞
休弘治元年起爲江西提學僉事品文技行毫髮不差
再疏致仕生平氣峭屹並思致安詳凡所著述皆羽翼
程朱嘗辨易卦未濟春秋褒貶雅風升降及編次或問
裁定通鑑諸異書法皆有精識又刊布冠婚喪祭之儀
以示後學所修有八閩通志延平邵武府志南平縣志
又與周翠渠共修興化府志著未軒集八卷豐城楊公
廉採其學行入理學名臣而子孫多以科第顯

同公瑛字梁石初號蒙中子後稱翠渠先生漳浦人其先
道南源委 卷之五 六 正韻堂

世洪武間自莆田調戍于邑之鎮海衛因家焉惟時衛
所難建而學校未興公由邑學生領正統癸酉鄉薦累
上春官不第益汎濫羣籍鈞澗搜索成化己丑成進士
知廣德州陞南禮部郎中出爲撫州知府調知鎮遠秩
滿歸省弘治初玉端毅怒爲吏部郎郎家起四川叅政
尋轉右布政丁內艱除服乞致仕給事中楊公廉異公
世中文薦其學行起用弗赴公知廣德時著祠山雜辨
以戒民尚鬼著教民雜錄令民葬祭循禮經毋或溺殺
子女爲郎時欲推明蔡氏邵氏書則著經世管鑰律呂
管鑰欲字學有所師承則博採諸說作字書管鑰守

州時興水利則著政本第輸納則著政均嘗謂學者曰
某聞人心無外以爲有外者非也聖人靜有以立天下
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大道由體及用一以貫之其
餘爲學皆由博以反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
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一本既得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
此以貫之矣某得以言其功程大第蓋始學之要以收
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
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
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至其極焉耳孟子曰萬物皆
備於我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卽物以窮理其能盡此心
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
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
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于自然當
然中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
者亦自得之矣自作墓誌言於居官行已頗知畏天命
凡事每自檢于心求合於天而人不及知者惟人不
及知而暗合於天則桓自喜曰此吾學之得也年八十
餘郡守某聘修漳州府志卒贈侍郎楊公廉編入理學
名臣所著詩文有水雲臺金臺臺金陵蔡桐川蔡臨川
蔡共若干卷又有廣德志獨志漳志莆陽劫史子大

鄭南源委

卷之五

七

正德堂

博學能文登正德甲戌進士會試第二人
吳公仲珠字淳夫莆田人少精學業疎於世故登成化乙
未進士授義烏知縣以公錢助喪爲御史所按嘆曰士
何往不自得哉遂拂衣歸家居授徒分晰經傳真語以
訓後學者有四書詩經講說
黃公瀾字源續莆田人成化庚子領鄉薦卒業太學爲丘
文莊所器重從游者數百人第弘治癸丑進士選庶吉
士授編修以母老告歸十餘年母終復起充經筵講官
講尚書論語以戒佚游遠佞人爲言武宗改容嘉納歷
遷南侍讀學士乞致仕公學問淵永儀度閒雅寡嗜欲
道南源委 卷之五 七 正德堂
恬仕進所著有經書資講子背堂孫洪毗俱有才名
宋公端儀字孔時莆田人祖勸爲泮陽訓導博雅好古教
約不煩而真意懇切父汝勤安州學正作典人才一變
舊習公登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提督廣東學政身先表
率痛抑浮誕奇險之習課士所至羣鄉海濫莫不涉歷
竟以勞卒廣人祀之學宮生平孝友天性廉介自持稽
經訂史汎濫淳蓄而于程朱微言緒論無不究極凡所
行止俱有依據所著有考亭淵源錄莆陽人物備志鄉
賢考訂莆陽遺事莆陽舊事偶錄立齋閒錄祠部典故
高科考備遺錄子元翰弘治乙卯鄉試第一知潮陽有

鄭南源委

卷之五

七

正德堂

政聲姪元岳著文廟及四禮節要

蔡公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境內之山作玉磬鳴者三日登二十年進士即謝病歸講正學江南之士多來從遊他日為其母為容母愀然曰吾聞母以子貴汝舉進士有年矣吾仍故巾幗也公聞命大與談論咨訪因上管見二劄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屈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又引薦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公急白于大司寇何喬新得疏救

道南源委 卷之五 尤 正議堂

請官丁內艱服除補禮部祠祭司員外乞養親陞南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父沒衆稱孝感正德改元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往朝宸濠大日乃謁孔子廟公至力請其僚同日行禮先謁廟而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朝服公曰此臣子見君之禮也非所以見王去轂而入宸濠大怒一日衆官侍宴宸濠嘲公不能作詩公對曰臣平生于人無私蓋詩與私音相似宸濠啣之其後奏求護衛諛言者謂有後言宸濠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公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

其子公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欲引名士以掩人心未數月起為南京國子祭酒朝命未下而公先卒公色清氣和外閒內辨凡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液其淵軌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主于辭後主於虛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因以虛名齋嘗為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砥自誠之詞兢兢然惟恐負慚天地君親得罪師友以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為要訣嘗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弘治間理學中報至是

道南源委 卷之五 王 正議堂

公與楊廉作乃復振興性好施自宗族以至門徒貧者賴以衣食死者與之殯葬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一介不取士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酒肉贈禮部侍郎諡文莊

林公有年字以承莆田人少孤事祖母暨母盡孝以弘治壬子舉人會試乙榜授蕭山教諭大母沒終制補東莞謁張詡於南海訂朱陸異同闡明正學階梯以端士習潛存學稱其好古甘貧疏舉自代不報母沒廬墓有遭火又風之祥服闋擢繁昌知縣捐俸賑荒獨蘆洲課佃義塚修橋坊最上擢南御史一歲中凡七言事武宗從

迎生佛于西城公上疏曰臣聞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彙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若佛老之流乃神怪之甚非類之尤者陛下不以外國為遠不以有司供應為費勅遣內臣迎取活佛于人所不到之地是豈表正萬邦之道耶復引梁武事為戒上怒逮詔獄論武義丞嘉靖改元復御史擢知衢州府毀淫祠創社學選塾師以訓民間子弟公餘臨視親為句讀衢驛孔道供億不給立節省法視昔減半值久早竭誠而零歲又大熟邑有被火者捐貲賑之饑則為糜以餉秩滿當選郡民乞留擢廣西憲副未上為忌者所擠致仕臨行老稚

趙南源委

卷之五

主

正誼堂

板轅泣別立德惠祠請方公豪為記

鄭公守道字用行候官人學務窮理管主白鹿洞教事著大極圖說意并易乾坤上下繫辭解大學講章深思精詣能開周程之秘大有功于宋學

王公應山字懋宣候官人兄應鍾字懋復講學道山而公亦以春秋教授於武夷間四方從者如雲詩宗大雅說而多致監司守令嘗式其廬老益苦心編摩著作甚高有經術源流又有閩大記以識閩中文物之盛許公判字資徽漳浦人父潛以舉人知平樂縣息訟課經邑民德之公領正德二年鄉薦通判瑞州嘗舉

撫字刑罰中教化之語以為名言朝夕諷誦為治六載上下悅服擢辰州同知蠻貊悉安教化常著家禮及諸書附註以相發明而約歸于儀禮禮記之義為禮圖及慎終集歐蘇諸例古淡未訂皆可傳述于選天性謙和以舉人知太和縣端已教人詩獨無徵米若干石

林公春澤字德敷候官人登正德九年進士起家戶部郎謫漳州同知移判吉州遷學慶府同知烏寇掠高州檄攝府篆公習知徭兵害民悉罷遣之代以上著諸寇次第就擒擢南刑部郎出知程蕃府擇者德文學之士分布諸寨為童子師時卧龍金石二司暨通州塞燧年次

道南源委

卷之五

主

正誼堂

地公與指揮協謀乎復功末上為忌者所中以候調歸公少年工詩詞藻秀永與鄭繼之何景明齊名在吉州與羅整菴講學其在南曹復北高呂宗伯柝究極旨與年百有四歲卒子應亮戶部侍郎孫如楚工部侍郎各享眉壽

劉公閔字子賢莆田人絕意科舉凡禠躬訓家必以聖賢為法祭祀奠獻一遵禮經以父柩及祖母柩未葬遂斷酒肉遠房室雖授館隣邑而朔望必歸哭殯所如是者五年鄰族憐之為之助葬婦失愛于母逐之終身不娶溫清定省疾不解衣母或有怒則竟夕跪床下副使羅

公環立社學延公爲師提學周公孟中捐金助養太守
王公弼每遇祭祀必延致齋所曰此人能消鄙吝豈臧
黃叔度耶亦置田資之公并受不却及母卒卽送田還
官廬墓三年歲凶弟婦求分異闔戶自撓感悟復合弘
治中林貞肅後言其恭慎醇粹孝友高古德宇道風自
見難比願禮教入侍東官必能涵煦陶薰有所裨益不
報正德元年遙授儒學訓導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
宗子說五倫啟蒙孝經刊誤等書

張公岳字維喬惠安人祖輪字仁伯事父孝謹每得父書
必拱手正讀珍瓏寶重父慎字公謹知英德縣悉心爲

道南源委

卷之五

三

正誼堂

民作龍山書院以居諸生政暇爲講論經旨及古人行
誼邑人祀之公少好讀書究心程朱正學舉正德癸酉
鄉試第一見鎮守大監但長揖大監怒曰汝豈琉球生
耶明年成進士與同郡陳公琛林公希元同寓僧寺閉
戶讀書共賃一驢三人迭騎或聯袂走市中時稱泉中
三狂士居一年校行人武宗南巡與同官諫止下獄罰
跪廷杖時杖者七人武宗曰有不死者予一秀才官得
國子監學正世宗登極復舊職連丁諸艱結草家居御
史聶豹造廬請見時王文成倡良知之說學士翁然從
之公渡江見文成待程朱遺說當之文成摘取給

曰朱子何可毀也聞縱小異奈何并其大而疑之既別
去文成謂曰子亦一時豪傑可畏奈舊聞纏繞耳歸與
文蔚諸君商之文蔚者文成弟子卽聶豹也公與講論
復不合因自立存養四條威儀動作之節十七條以爲
學則懋之北壁曰吾自爲學居敬窮理聖賢所指以教
人者耳凡晝夜讀書皆有課程天文兵法秤官野史亦
輒旁涉服闋補主客郎時方議禮公與張孚敬不合出
爲廣西提學僉事未幾改江西是時江右方尊王氏學
公約諸生第于程朱著蔡守之以忤孚敬意謫廣東提
舉而孚敬復授意巡按御史每借事難公公不爲屈遂

幼之會報守廉州公入見御史乃言相意追還劾書廉
邊安南吏治皆廢公至省禁令城徭役勸民耕種復教
以取水之法居四年不問珠池暇卽讀書堂上削等威
與諸生相師友廉士皆知學安南久不修貢朝議將討
而郡縣之公具疏陳狀會擢浙江參政而莫福海入款
問張廉州安在曰是欲以恩信撫我者何可忘耶于是
叅贊毛伯溫奏還廣東爲舊所以受降之策其備安南
平權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旋改江西貴谿相夏言方治
生塚藩司議廣信七縣各措千金公曰將範金爲博乎
縣百金足矣分宜嚴嵩奉賜建延恩閣公批牘予千金

道南源委

卷之五

三

正誼堂

縣百金足矣分宜嚴嵩奉賜建延恩閣公批牘予千金

羣相顧請益予五百金再請弗予也世蕃大怒或以告公公曰自分定矣寒骨後後止少馬革一張而已嘉靖甲辰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明年春封川賊有僭號稱王者悉討平之斬首二千五百級諸僮悉平陞兵部右侍郎卒贈太子少保諡褒惠著有聖學正傳載道集史定禮記恭敬大訓兵備諸書弟峯子高孫迎俱相繼登科第

卓公居傳字起巖莆田人精于經學開館鳳山執經問難者前後數百人以鄉薦授金華訓導發廩有方青衿競奮登正德丁丑進士賜歸省一歲士類競趨其門終刑

道南源委

卷之五

三

正誼堂

部主事所著有書經四書臆說學者宗之

史公于光字仲裕晉江人生有異光故取名焉父貧且老公歡承之致喪如禮讀書瘠疾不瘳舉正德癸酉鄉試不就計偕曰仕不及親奚亟為丁丑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未幾乞歸居五年起授吏科給事中大禮議沸公據張孚敬疏條析於辨尋又病歸居四年復起時諸臣以議禮得罪者未蒙召復公上疏言臣聞聖人之喜如春其怒如秋天道在我也諸臣皆陛下所親技擢欲與共圖治理以茂中興者而廢謫已兩閱歲伏望早沛春生之仁仰賜起用不報嘗與會試分考得士多雋異以

疾卒京師聞者莫不悲悼公通籍十一年在諫垣者二載餘皆家居囊甚授徒自給有以非分求者因其妻以告公公佯許之曰阿堵物安在妻出視之公面空晚兒曰倘受此子孫絕種矣著易解四書解正蒙解等書

田公頃字希古大田人爲文簡與初領鄉薦計偕不赴後登正德辛巳進士歷官禮部郎中與張公治具塚公道南王公用賓鄭公善夫輩曰詩墳典談藝賦詩及督學

湖廣闢濂溪書院規飭諸生相與講明性命經濟之學遷貴州副使以母老力疏乞養時年方強或勸暫爾而孺慕之心雖三公不易撫按薦章五上公終不起母年

道南源委

卷之五

美

正誼堂

九十七終公攀號踰水漿不入口家居三十年絕跡城府流賊犯境出私賞募死士環守賊因以遁邑人德之

黃公三陽字元泰建陽人通易詩禮三經弱冠便開講席從游千數他如天文地理陰陽醫卜靡不究心以恩貢同知吉安州罷選儲常例復詔均輸悉心經營廉而有惠擢保定判卒于官吉人祀之所著有易禮詩各講義

道南源委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

明

林公希元字茂貞同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南大理評事世宗登極條上新政八要大畧言君道在勤正學親正人而息中官幾務罷中官鎮守所以清政本塞亂源上嘉納之遷寺正與堂官陳琳議獄事不合降泗州判泗大饑朝廷發帑賑濟公悉心推行有哺聚九百人單車往諭悉解散用方獻夫霍韜等薦陞廣東按察僉事提督學校時劇賊王幾作亂公署按使兼即日率府衛

道南源委

卷之六

正誼堂

兵討平之陞南大理丞上王政疏為目二十有一嘉靖十二年大同軍叛公上疏請誅不從未幾遼東兵又變公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為姑息以故悍卒咸生輕侮一有觸發攘臂而動大臣因循不振致其益驕而朝廷威令益削上責其妄言請欽州會安南不貢摧為海北道兵備公意在進征與督臣所議互異竟罷歸而安南畏公之威惴惴歸命前此所據四岫竟復我版圖矣公讀書進鈍而刻苦殊至研理釋文極其精專束髮以來慨然有志當世一入仕途執其所學用之經濟直以唐虞三代為必可追晚年參訂諸儒所定大學格物致

知之說附以已見日更正大學經傳定本又著四書易經二存疑學者至今尊尚焉

林公同字直正晉江人受學李雁山雍後又從蔡文莊游益知原本由弘治辛酉舉人歷任樂陵萬載教諭金華教授所至以平生所傳習者與諸生講明早晚有常寒暑不倦其於廟廡神案必致清潔祭祀必極其誠巡按唐公龍學使邵公銳大加嘆賞兩典湖廣陝西試所得皆名士陞兩浙運判不刻不濫商竈皆悅內閣張孚敬家於海上亦竈籍也懼海賊時至將城瀕海工費責之竈丁當事皆唯唯公曰費且不貲既不上聞奈何專之以問竈丁無一願者遂報罷亦尋乞歸公弱不勝衣而內養充完兩不出口而講論道德性命深中肯綮日與鄉叟談說農事雅俗相忘所著有正學蒙引龍峰遺集王公宣晉江人受業虛齋之門嘗論學者合朱陸為一便非真知領弘治十七年鄉舉會試不第遂養親為志終身不復應舉為人廓落豪邁俯視一世精研前聖之遺洞貫百家之旨林希元稱其自得之學不滯於章句絕俗之行不混於塵俗薦之於朝

道南源委

卷之六

正誼堂

陳公琛字思獻稱紫峰先生自以其意為朱子之學初受業於蔡虛齋虛齋曰吾所為發憤沉潛而僅得者以語

人常不解不意子已自得之延禮之如朱子所以待季通者督學江右請與偕行歸而設科學宮之傍四方從學者甚衆嘗言太極事物無不各具吾人耳目所見有常有不常心思所測有得有不得此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異同所由分而學者之進入無難易教者之指引不容無差等也其所記述以授弟子則有書易經淺說二書其族弟御史讓訓虛齋榮引得聖學之精深間有意到而言未到及其所獨到則可以發未子未發思獻淺說得聖學之光大意到則言無不到及其獨到又可發虛齋未發而公每日謂此訓誥之屬更

蓮南源委 卷之六

三 正誼堂

欲門徒得夫屬進退大節破名利兩關言峻行古與之游塵埃之外而細論夫顏子淵高彌堅者是以一時從學之士多有洞視今古傲睨宇宙之懷初應正德丁丑會試考官尹襄得其文嘆曰造詣精深此必陳白沙門人否則蔡虛齋也釋褐授刑部主事歷吏部考功以母老乞歸嘉靖七年詔起不應八年再起貴州督學僉事俄改江西皆力辭家居偃仰一室或適然孤笑或喟然獨嘆或縱步行陌與農叟叙故談歡為文層層嶄嶄發性露光虛齋沒後道德行誼無愧師門者一人而已公雙眸炯炯玉色金聲美髯蒼骨皮肉細膩手紋如亂絲

胸有紅痣三四寸其卒也所居後浦湖汝不至者數日士大夫惜之為祀於學惠安張岳祭以文曰嗚呼紫峰一世人豪有蟠屈萬古之心胸有瀉落長江之辯論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時稱實錄

蕭公崑字叔岡將樂人從蔡虛齋受易正德丁卯舉于鄉授淳安教諭尋補績溪已卯聘粵闈分試途次為濠通所執欲降之公慷慨言曰殿下違祖訓干天命復欲辱義士乎竟不屈死

趙公建郁字本學別號虛舟本宋宗裔世居晉江為蔡文

蓮南源委 卷之六

四 正誼堂

莊高弟結廬鍵戶悉心著述著有周易學庸說杜詩註且謂昇平日久人罕知兵因即易演為陣法集籍鈴內外篇凡七册解引孫子書凡三册彙就封識以俟其人俞大猷往受學焉

黃公芹字伯聲龍巖人喜怒不形端謹無惰從學蔡文莊正德九年以歲貢授海陽訓導郡邑有疑事咸就質焉以親老乞歸著易圖識漏易經口訣史圖纂要家禮易行等書

黃公光昇字明舉晉江人父綬萬載教諭為人剛方動遵古法受易于蔡虛齋公登嘉靖八年進士為吏部選人

卽明法律書數考論國家學故授長興知縣理煩治劇
紀綱肅然擢刑科給事中以艱歸服闋起兵科以剛介
不阿時相出爲浙江僉事遷參政修築海塘以收水利
陞廣東按察使時海寇爲患公下令能捕獲者予所獲
財物寇遂息外番以市來者歲課爲羣吏侵蠹其入纔
什一公戒秋毫無取番稅十減其六而課入反倍安南
莫正中與莫法翼爭立敗而來歸其酋范氏潘氏以兵
攻欽州索正中殊急公密授主將俞大猷方畧伏兵挫
之二酋奔法翼斬之以獻尋率其黨聽命安南以安已
而復有討定孺黎及俘新會賊功遷右副都御史巡撫
道南海委

卷之六

五 正誼堂

四川疏上採辦丹砂燧金及勻停水陸郵傳歲省民財
數十萬會建三殿需巨材矧且急公量程郡邑大小道
里遠近責監司董長吏入市之土番而身與按臣共監
之世宗獎其勞擢兵部侍郎總制四川湖廣貴州三省
討叛苗撫降二十八寨再擢刑部尚書所讞楊選嚴世
蕃海瑞三獄委曲平停得從寬減隆慶初請老居四年
召爲南京刑部尚書尋罷免公爲人嚴重謙退而達於
事情先世出廬之外少所增拓晚與縉紳耆舊爲洛社
游劇飲不亂年八十一卒贈太子少保諡恭肅著有四
書紀聞讀易私記讀書思管讀詩錄測春秋采義歷代

紀要昭代典則陶集杜律註解子喬棟事父至孝以蔭
授臨安知府有廉名著十三經傳習錄讀書管見

林公學道字致之莆田人體不勝衣言不出口而向道甚
勇義利之辨甚嚴終日正襟危坐非寢不脫巾屨初從
蔡文莊受學嘗游吳下有僉事某者延至其家旣而聞
其居喪宴會曰非吾徒也遂去之徐文貞階謫延平願
請一見竟不造門至嘉靖間以貢授都昌訓導文貞亦
督學江西喜曰吾今得見林致之矣爲公題像曰顏勤
閔孝柴愚參魯若在聖門依稀參伍終無爲州學正卒
學者私諡曰貞修先生與中三庠俱祀之著原教錄

道南海委

卷之六

六 正誼堂

蔡公烈字文繼龍溪諸生也受業於晉江蔡文莊文莊授
以太極圖旣又從莆田陳時周游時周語以心體流行
于日用間要參見得參前倚衡氣象遂大省悟年方壯
隱居鶴鳴山之白雲洞郡守勸之仕對曰昔漆雕子自
謂未信若某豈徒未信已哉實且未見也嘉靖癸未以
遺逸應薦力辭毋老不赴御史李元陽檄府爲建書院
又辭不受忽所居之山如雷鳴者三日而公卒公初性
剛方晚年充養和粹終日危坐非刺病無惰容雖大橫
逆不見怒色嘗游武夷山居考亭精舍數日而歸曰脚
根自此定矣提學邵公銳聞而訪之談論終日蔬食相

對副使柯公喬嘗與刺談道體潛天潛地公徐應曰道
固察乎天地而端則始於夫婦若屋漏無愧則天地自
位邑簿詹公道請論心公詰論事曰孔門求仁未嘗出
事外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豐學士熙謫戍鎮海見公嘆曰先生不言躬行某心醉
矣宋提學衡曰力行好學老而不倦漳南又一布衣也
自著有孝經定本大學格物致知傳道南錄未于晚年
定論諸儒正論大儒粹言讀書錄諸書

公宗潤字克昌晉江人好古力學終日儼肅從蔡虛齋
受易學者師之領嘉靖四年鄉舉除餘杭令節約里甲
道南源委 卷之六 七 正誼堂

勸民孝弟力田刊四書講章易學正言以教士于歷進
昌通判乞休家無擔石充然自得監司守令逆應請見
間或一接終不報謝

李公世浩平和人敦樸好古少游蔡文莊門創家規正宗
法修鄉約建聚賢堂設義倉倦倦于和鄉睦族以歲貢
歷官寧波府教授士心悅服于文察字廷謨究心樂律
家居構一樓以審氣候因知黃鐘損益之音嘉靖中以
歲貢倅常州廉節自持奏樂律解章數萬言世宗大悅
令如議酌行授太常曲簿終思恩回却
趙公瑞字維德泉州人少遊春秋不務俗學而能得聖人

之意以進士授戶部郎中監薊州太倉黃土諸倉天監
清鈔關皆秉正執法常厥外不入一錢者春秋管見子
桓

桓字志貞登嘉靖戊戌進士以耳疾乞就教職得袁州督
學使者延置白鹿洞學諸郡英傑而師之遷國子監
改南都歷姚安守姚安俗滯僻為定婚娶之禮上司
欲然郡介大理楚雄等前之交諸採辦銅石特遣賈運
旁午公請中丞為嚴其禁中丞偉之著春秋錄疑行世
所作古文淵源司馬而徐理于歐陽文忠年七十餘尚
秉燭讀書九十四卒子日新日榮日崇俱有名望
道南源委 卷之六 八 正誼堂

陳公祥麟字士仁莆田人嘉靖丙戌進士知東安縣朝命
征討田州道出邑治公指畫得宜犒餉悉具民不知擾
復省徭役革浮費均田里拓城池具學校禁巫覡改諸
濬利為書院以廉能調麻城父老乞爾不許尋以足疾
改湖州教授嚴于約士而考課必勤遷南刑部郎當提
獄令人洒濯囹圄不深測諸囚諸囚相語曰安得長遇
陳使君歷遷南安守治尚清簡政暇招諸賓僚登臨賦
詩擢山東督學副使二倉頭自隨凡評文必兼改定遂
以勞卒生平樸訥辭確不務立道學名而行履端莊居
官仁愛自言筮仕以來未嘗置一人重辟亦未嘗謫戍

一人著有詩經四書正蒙

蔡公元偉字伯瞻宋忠惠襄後忠惠兩守泉州其三世孫

櫛再泄是邦四世孫懸因家焉公幼有孝弟稱既為諸

生憲副方豪延為弟子師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

翁教人之法嘆曰學當如是即手抄服行領嘉靖辛卯

鄉薦授羅田學教諭凡所教士即舉業之中默誘之聖

賢之域擢德安令一以節愛為本每退食必取小學近

思錄伊洛淵源錄及薛胡二子粹言揭觀成誦即升堂

亦袖以出口非口忘之誠慮心官少放行事過差以此

當嚴師良友耳一時政事真有得於學道愛人之遺摺

道南源委

卷之六

九

正誼堂

撫州同知廷按御史委追樂安通糧不加鞭朴皆相繼

輪納流賊焚掠鄰邑自着戎衣演武教場賊聞不敢犯

縣獄久環風雨莫蔽公將新之縱囚歸家命獄成乃至

囚至期悉集復委署崇仁崇仁無賊賊突至督兵合戰

數日皆遁去丁外艱葬畢以泉中倭患募建寧有考亭

遺風遂移居焉公學向程朱而重躬行其所致力惟在

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

之勤或至提糲少解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跪自罰

著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若干卷又著考德錄自識生

平行事號松莊子

林公一陽字復夫漳浦人領嘉靖甲午鄉薦判濟南革糧

例歲以萬計年饑賑濟得法以漕運後期調霍丘令振

義勇均庸調行鄉約保甲法正鄉飲酒禮巡按洪公朝

選督學耿公定向咸器重之部使者不悅其相質卒遷

唐府審理去邑民立石紀政公學以居敬窮理為宗謂

道至程朱有何不盡何須別立教門其為人坦夷寡慾

不言躬行宗族鄉黨莫不稱信嘗曰惟敬勝怠惟勤補

拙惟儉養廉後定向來撫閩中甫下車亟問故霍丘安

在而宿草滋矣檄有司祭于社表其墓所著有論學口

義詩文集又善臨池有晦菴白沙筆意

道南源委

卷之六

十

正誼堂

宋公效周字肇斯莆田人領嘉靖辛酉鄉薦由海陽教諭

陞和平知縣以德化民羣盜解散時制府徵令煩苛公

移書規調遂劾論致仕居家絕跡公門教人以經書小

學為常課謂嚮往須擇中守正造詣須積漸致精工夫

須循常務實所著有性性子踴蹶言日格子正俗編等

書學者稱斯齋先生

吳公紳字克服別號一菴莆田人弱冠見胡敬齋居業錄

勵志習誦怡然自得由嘉靖丁酉舉人授德安教諭築

君子臺日與諸生講論性學歷遷常州通判時趙文華

視師至郡凌轅守令遂投牒歸講學于鳳山寺嘗謂學

者曰為學要看鄉人底事如何聖賢底事如何如不論當為不當為只隨俗聽眾此鄉人事如當為則為不當為則決不為拔乎流俗獨往獨來此聖賢事諸生今已志向聖賢但須堅持初志久則可以超凡入聖不然吾恐漸漸于慕聖賢淡處不免依舊入鄉人叢裏去著有易通鳳山初言志學錄等書嘗避地居榕城復入南都患難遷徙中學徒常滿又著有榕城語錄金陵語錄其卒也門人私謚曰正學先生

阮公琳字廷佩莆田人嘉靖庚子舉人除金谿教諭為諸生講明正學擢知恩平勤撫字典與學校文學吏治一時

道南源委

卷之六 十一 正誼堂

性理儀禮律曆註解圖書紀愚諸集

馬公森字孔養懷安人登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權九江關以廉能著知太平府治行甲于江南累遷至江西布政使疏請南糧改折省民間數萬金調為刑部侍郎遷大理卿與刑部尚書鄭曉左都御史周延得時稱賢城三平遷戶部尚書以疾乞休穆宗登極仍以原職起用疏請停止買金巨費以母老乞終養賜馳驛歸服除屢薦不起居恒講明理學與歐陽德郊守益羅洪先相質正其學以程朱為宗角巾野服所著有四書日

義書經敷言周易說義春秋仲義辨疑地理正宗文集奏議若干卷居鄉兩解脫巾之變郡有利弊必告當道與除之郡人作祠以祀名曰報功

歐公志學字須靜莆田人淹貫經傳以貢入南雍海內交重之吳中諸文學爭延為師領嘉靖乙酉鄉薦知潮陽縣興學育才人文遂盛歲餘乞歸爾之不可開五經講席四方負笈者相踵所著有四書淵源毛詩小見衍義補要等書

葉公朝榮字良時福清人應隆慶改元恩貢授九江通判潔已卹民負通畢登佐權關秋毫不染免商籍無筭亭

道南源委

卷之六 十一 正誼堂

使者賢之命攝瑞昌令有疏河功再攝彭澤有修城功擢知養利州築城建學鑿塘墾田暇則與諸生談說經術州俗一新卒之日書卷數函衣裳數襲而已士民立祠祀之生平淡薄勤苦惟讀書宗理為務四書五經性理綱鑑默誦如流至老無一字遺忘尤精於詩自言吾說詩不在文字于治亂興衰之故燦若指掌五經與義具在其中苟有用我舉此可行也子向高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忠相業經綸載在明史

吳公中立字公度蒲城人隆慶辛未進士疏乞歸養父歿服闋仍不入仕居武彝山著述十有七年越中張太史

元林入山訪之微諷以仕答曰士各有志萬曆十五年
廷臣袁洪愈等交薦召赴闕復力辭貽相臣書曰昔唐
元和進士費冠卿以祿不逮親承懷罔極隱于池陽九
華山御史李行修薦舉冠卿力辭竟許終隱愚願效之
吏部復言聖世禮賢首崇恬退必使清節之人得被寵
榮乃可以廉頑立懦風勸士人授儀制司主事後又推
尚寶丞而公先期病逝矣著有易詮古本學庸大旨論
格物書性氣說諸編

盧公應瑜字叔忠順昌人隆慶丁卯舉人知遂溪縣遷潮
州同知治河有功掛冠歸養著書闡明格致一貫中和
道南源委 卷之六 正誼堂

夜氣之旨

周公一陽字養初臨漳人究心理學隆慶間新置海澄以
公應貢歷官儋州學正投檄歸嘗言大學言誠中庸言
中論語言仁孟子言仁而兼義乃虞廷授受祇一中字
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其未發性也會一未發櫛
柄則隨所作用無施不可孫起元字綿貞萬曆辛丑進
士歷官都御史巡撫吳中以忤璫繫獄死

楊公道曾字惟宗號質齋晉江人隆慶戊辰進士初令黃
巖息訟緩徵歷遷工部郎權木南關政寬而稅額縮公
第如額報不慮縮額木商大感出知台州巖民襁負道

迎不絕倭寇不敢犯境遷廣西提學副使時臬僚多闕
兼署諸篆視學之暇一平府江猛一平岑溪僑既成功
又仰屋嘆曰借雖平乎吏墨而刻豪蠹而侵此亂本也
其可勿問遷湖廣叅政分守荆南道道行香瑞久與士
大夫為難公至驚為神人轉布政右使值楚宗獄起公
按獄但罪首禍者不干連多人未幾轉左自親王而下
皆具禮待之曰大家巨族且厚本支况天潢乎因入覲
乞歸許之公貞而不諫和而不流生平不齒榮利未嘗
一至權貴人門嘗言理學盡于性理往鑑備于綱目因
取性理精言採入程朱全書近思錄為性理抄修史依
春秋綱目例纂成自作論贊有史綱節要行世弟道恒

道南源委

卷之六

函

正誼堂

道賓俱有時名而道賓登萬曆丙戌及第第二人

盧公一誠字誠之福清人萬曆八年進士授行人歷遷南
京戶部郎江右守臣為南昌新建二邑請改折邑多貴
人莫敢難公曰南都根本重地四方多故兵食日增虛
廩庾以自弱非計之得力格之白下士大夫俎豆王新
建招公入社講學謝不往曰吾不能口誦程朱而心叛
之也出知潮州毫無染指有黠僚筭郡權乾沒多以其
餘遺公公怒叱之憲使知其廉欲并屬以權事公曰奈
何奪丞俸職無已請為稽覈可耳擬操峻行為守郡僅

見著四書講述行世

陳公第字季主連江人嘗謂易起於一畫包涵萬有初未
有文字也古今諸家皆言卦不言圖是舍本而尋末故
作伏羲圖贊一筆圖成不待奇翻離析而萬千五百二
十之策悉出自然又以詩本聲教宜可咏歌世人知文
不知音何以被管絃奏朝廟因作毛詩古音考又有尚
書疏衍麟經直指并雜著等書行世公起家京營歷任
游擊將軍而能精究聖經亦今古所希見

蘇公濬字君禹稱柴溪先生少以理學自任為文出入經
史登萬曆癸酉鄉試第一人丁丑成進士授南刑部主
道南源委 卷之六 五 正誼堂

事丁外艱除補工部董慈寧宮事先簿正中貴人不得
為奸刊江陵相有疾九列為祝釐節尚書以祝詞命公
公弗屬也分校禮闈及督學浙江皆有藻鑑聲遷陝西
叅議領商洛道捐俸葺草廡與秦士談經講藝或單騎行
村落父老持酒携蔬來餽公醉而嚼之若親父兄秦中
苦役白兩臺用條鞭法民困以蘇商洛有礦盜數百移
檄諭之皆解去遷廣西叅政領桂平道政尚簡易興文
化俗手修廣西通志以平徭擢貴州按察使未幾謝病
歸有強留者公曰用世如虛舟存而不繫過而不留不
以天下為己有出世如游魚游乎江湖志乎江湖不以

己為天下有下何卒公不設道學之名而深造有得
家以孝弟為宗富官以義利為防廉不買聲介不絕俗
仰思俯視充然有得其胸懷廓落洞極無際時或登山
臨流觀化自適著有四書解醒易真編與蔡氏蒙引
陳氏淺說並傳又有三餘集漫吟集生生篇其雜鳴偶
記一書則躬行心得之言與虛齋密箴相表裏若酒經
得得篇則娛心曠志之文也

李公光緒字衷一晉江人二歲而孤師事蘇紫溪善古文
詞領萬曆乙酉鄉薦第一著述甚富尤喜序述節烈忠
義事其文章悉嘔心而出不輕下一語學者稱衷一先
道南源委 卷之六 六 正誼堂

生著易經潛解四書臆說及景璧集二十餘卷
張公廷芳晉江人父謙齋以文學召為石井書院司糾公
能修父業講明理學冠婚喪祭一遵家禮自號退密翁
嘗著易經十翼章圖蘊義十卷

蔡公宗禹字寶元漳浦人父大壯字丕禮受業周翠潭生
以主敬之學充然有得以舉人任寧鄉知縣大書居敬
二字于衙齋銘曰遠敬君近敬身幽敬鬼神敬人必至
無所不敬庶幾不負吾學不負吾身凡折獄必引經文
為斷民以事至邑者必問曰讀書乎則告以講習之法
或曰未也則曰爾父誤汝矣速教汝子勿蹈汝父也斯

有田宅悉以均諸兄弟著毛詩釋義公秉性剛介明敏
過人少年讀書但求大意不事鈎索乃父教以因經求
道因物求知一日大省萬曆開貢入太學大司成葉臺
山稱爲天下士屢贈以詩于是聲名藉甚登辛丑進士
司李鎮江甫下車首嚴左道之禁勸諭空門還俗僧寮
道宇置役守之以絕士女之往來而緇衣黃冠經入人
家者有罰法令嚴明人莫敢犯惟罪跡未著或已著而
情屬可矜者率多平反郡丞某墨而殘欲以其私害人
公爭之強致失丞歡丞方攝郡上官檄公使之丞益
恨搆陷萬端遂被劾謫湖州照磨覈其事皆烏有未幾
道南源委 卷之六 七 正誼堂

對莫不循循然有規矩几席之下儼若朝儀四方負笈
來者至房舍不能容別結草廬以居公當風清月白時
提茗挈果放舟湖上顧謂門弟子曰活潑地何人解得
向來到此塵慮盡消不啻如湖泉萬斛洗腸胃也先儒
所謂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此時此景殆庶幾乎
生平爲學以力行爲主獨在獨來不儕流俗而婚娶喪
葬一遵禮經足跡不至寺觀僧巫術士弗與交談曰磨
不磷涅不漏者聖人事也吾輩自揣堅白如何果能磨
涅無玷乎吾不能爲柳下惠且先學爲魯男子或以舉
業爲道學病者答曰君勿謂特趨但從程朱講解則舉
道南源委 卷之六 大 正誼堂

一燈字廷黃別號伯梁充養和粹雅志經學黎明必起危坐曰此平旦清明之氣也孟子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正在此時其焉可錯過或告以姚江良知之說則曰世守程朱門戶未便操戈入室也領萬曆丙午鄉薦每公車北上載籍千卷以行其于濂洛關關之書雖馳背板橋未嘗釋手曰吾教此如神明庶幾不見不聞中不致自肆也著四書提旨詩經會解布衣心圖註與晉江蘇紫溪友善書問辨復甚多子孫各守家學

高公一賢龍溪人性好學持周易程朱傳義端坐雲洞中一年始作易解以貢入成均領萬曆乙卯順天鄉薦

蓮南源委 卷之六

尤 正誼堂

林公弼字良章將樂人萬曆間貢士時宋儒羅豫章李延平二先生未與從祀公請於督學熊公尚文行之後刊楊龜山全集著有澹寧集行世時有賴公汝允者亦請羅李從祀而龜山先生之祀則自何公昇請之何賴二公皆公同郡人也

王公志遠漳浦人祖會以來人知道州政尚寬仁有招撫功公登萬曆十七年進士歷戶部郎中贊襄大禮七次省金錢百萬中使有徵求者力爭抗疏屢干宸怒出爲湖廣叅議陞四川右布政罷免坐稅及茶鹽稅歲五萬兩有奇尋轉廣東左布政以勤勞卒于官著書經解中

庸說約王氏四書又有寶齋堂疏鈔鏤藁意雅涉筆等編弟志道登四十一年進士歷左副都御史弘光嗣立起授吏部左侍郎著有易解六十四卦各千續章編又有詩經疏秘關書義陰符解奏疏如江集等書

林公祺龍溪諸生也少豪宕不羈後乃收斂力行閉戶著書人無知者母沒哀毀骨立足不出門年三十餘卒所輯有續伊洛淵源錄考亭源流錄考亭源流錄高東溪遺澤錄陳布衣文抄漳獻備忘漳文備忘古今指掌錄

林公胤昌號素菴晉江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吏部文選司以忤權貴借他事下詔獄百日歸家講學從游者履

蓮南源委 卷之六

干 正誼堂

滿著有易史象解廣占續小學春秋總論泉山小志經史釋義且氣箴百夢草笥堤集等書

蘇公鼎實字道宏晉江人性警悟絕意仕進究心伊洛之學著尚書明說四書註補性理約言人物傳評古今隘畧

林公子雲字質夫臨漳人潛心理學躬行實體著易說十卷官融州教授

林公甫任晉江諸生也少志聖學取六經及宋儒書讀之寒暑不輟作四面圖纂以自記曰居敬曰立志曰進學曰遠誠自謂敬一字持之最堅雖白刃莫能奪也所著

有詩經翼傳四書管見臧省集

柳公大猷字星臺建寧人歷益陽教諭矩步動遵先民傳
經授徒務在實行遇人雖年少必均以禮或訓以格言
云

李公仕弼字君佐晉江人善治經為諸生祭酒遠從伊洛
近守文莊體裁自家淵源往哲學者師之

李公逢期字維徵晉江人以貢士任龍水訓導陞九江德
化教諭寧波教授以禮讓風士士林有化其學以不欺
為標領孝弟為粟帛整齊嚴肅為步趨轉鑄海衛學寧
人奔送百餘里數日不絕終藩府紀善記寧波名宦所

道南源委

正誼堂

著有四書易經隨筆

著書諸公

張公書紳著四書心旨會宗禮記叙義正文疑隱關鍵

徐公榻字子瞻著周易通解 閩縣

黃公文煥字維章著詩經四書瑯環 永福

張公以寧著春秋論斷

翁公興賢字懋卿著易經理解 侯官

林公茂槐字稚虛著訂詁音韻字學書攷定正四書經史

決疑 福清

何公宗魯字宗可著詩辨考証 福清

卓公衍祥著書經刪補

林公世陞著毛詩人物攷

王公大覺著易詩解

陳公址字道從著易經摘說 連江

王公夢麟字維振著北山讀易記 閩縣

鄧公原岳字子高著禮記叅衡 閩縣

鄧公原宗著禮記詳說 閩縣

鄧公原芳著禮記叩鳴 閩縣

鄧公廷曾著禮記訂補 閩縣 以上俱福州人

周公京著周禮句解

道南源委

正誼堂

盧公廷選字鉉卿著尚書雅言四書實義

林公全著易苑叢圖

林公澄源字仲清著書經四書講義及悟性吟等編

郭公良翰著周禮古本訂注

陳公言字直昌著尚書講義

龔公霖著春秋發明

林公東海著四書集解 以上俱興化莆田人

曾公化龍字大雲著易醒解 晉江

黃公國鼎字九石著易初進解 晉江

林公存著易說 晉江

張公治具著尚書會解四書初說 晉江

劉公弘寶字公可著尚書說 晉江

蘇公庚新字子白著四書翼箋易經管見 晉江

莊公奇顯字九元著尚書指南及通鑑性理刪 晉江

鄭公維嶽字孩如著易經密義四書正脈禮記解 南安人

以上俱泉州人

陳公富著平心澄氣二箴 龍溪

林公敬著詩經講義 漳浦

江公環字縉雲著詩經行義盛行海內 漳浦

陳公魁士著天文節要地理全集 漳浦

連南源委 卷之六

正誼堂

何公楷字位子著四書字考考定古文孝經古周易訂詁

詩經世本古義春秋釋等書 漳浦

黃公道周字幼位別號石齋著易象正三易洞璣易本象

三易軒圖三易箕圖六十四卦要說華象新書筮命太

咸洪範明義典謨集傳禹貢明義政官集傳呂刑明義

疇象詩序正詩按詩表春秋表正春秋揆春秋軌三禮

儒行集傳緇云集傳坊記集傳表記集傳月令明義孝

經大傳孝經贊孝經外傳孝經定本孝經別本續離騷

神宗寶錄興元紀畧駢枝別集浩然堂文集榕壇問業

明誠堂問業北山問業 漳浦

戴公廷槐著易學舉隅 長泰

陳公九叙著心源錄 漳平 以上俱漳州人

蕭公來鳳字舜儀著宗問答

游公居敬字行簡著五經旁訓 以上俱延平人

林公命字子順著正氣錄春秋訂疑 建安

龔公益著古學編 建安

鄒公希賢著春秋正解 建安

滕公伯輪字汝載著義經要旨 甌寧

魏公濟著易義古象通 松溪

謝公時可著左傳管見 以上俱建寧人

連南源委 卷之六

正誼堂

張公能恭字禮言著禹貢訂傳忠定奏議天地人文八十

卷 邵武人

黃公乾行字大同著春秋目錄 福寧

陳公衰字邦進著易書詩緒說禮記正蒙 寧德

以上俱福寧州人

道南源委六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伯行編是編本明朱衡道南源委錄舊本重

加考訂首卷自楊時至江杞三十六人次卷自羅

從彥至陳紹叔八十一人三卷自朱子至陳總龜

八十八人四卷自李東至劉季裴九十六人外附朱

子弟子張顯甫等十九人又著述可考者李琪等

五十九人五卷自歐陽旸至黃三陽五十九人六

卷自林希元至李逢基四十五人復以張書紳等

五十一人有著述者類附焉

伊洛淵源續錄二十卷

〔清〕張伯行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年正誼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伊洛淵源

續錄二十卷》提要

伊洛淵源續錄序

昔朱子輯伊洛淵源錄薈萃程門師
弟子授受之際一言一行莫不條列
備載其居恒磨礪薰陶裁抑其過激
一其不及或隨其材或因其時教者
之所以教與夫學者之所以學槩見

伊洛淵源續錄序

一 正誼堂

於斯矣然則自道南而後一脉傳貽
百年而又有天民先覺者出接引
後學爲之指其門庭表其梯級而先
後之於是聖道益明源流益遠而是
錄顧可以不續乎哉夫二程子師濂
溪而友張邵倡道伊洛一時高第弟

子如游楊尹謝數十輩率能卓然有
立尊聞行知以不負付託之重蓋自
鄒魯風微斯文勃興越千餘年一盛
恐其難爲繼矣然而引而彌長擴之
乃大白楊而羅而李三四傳至晦庵
夫子膺斯道之任而集羣儒之成繼

伊洛淵源續錄序

二 正誼堂

往開來流行浩瀚無論通都大邑僻
壤窳村靡不願遊其門執經請益當
此之時循循誨誘無間晨昏所謂居
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實及夫言行之一致體用之一
源務使切已尋求由博歸約而登斯

堂聞斯旨者亦皆佩服勿諉各得其
意以去猗歟盛哉聚一代之名賢英
俊於同堂講習間心悅之誠直追洙
泗張南軒嘗曰道在武夷信矣其諸
原泉混混之出於深山迤邐九曲分
爲萬派播爲百川合而渾涵渟滂於

伊洛淵源續錄序

三 正誼堂

四海中乎此其爲淵源詎有盡藏歟
續錄舊本自有明成化謝方石先生
已彙輯成帙分爲六卷然採取未備
至隆慶時薛公方山復因莆陽宋公
初藁而重編之名曰考亭淵源錄顧
宋公初藁雖未及詳定付刻而編輯

頗嚴如朱子同志之友自廣漢金華而外槩不之錄方山所刻則於金谿永康東嘉悉爲增入竊恐世之釋其緒論者或借吾儒之說以蓋其佛老之真或喜浮夸之談以便其功利之習又將何以正之耶余不揣固陋叅

伊洛淵源續錄序

四 正誼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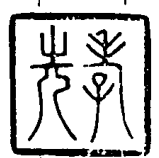
互考訂爲卷二十折衷於方石莆陽二者之間命陳生紹濂編較授梓後之學者庶知大儒間出其一時師友之所漸漬及門之所依歸開悟釋疑精深廣大講學極其盛而衛道極其嚴析之入秋毫而放之彌宇宙所以

表章先聖者在此所以津梁後學者在此而凡師弟間磨礪薰陶激厲裁抑合之程氏之門初無異轍焉或者有當於朱子所以輯伊洛意也則是錄真不可以不續而謝宋二公不又先獲我心哉因書以爲序

伊洛淵源續錄序

五 正誼堂

康熙五十年辛卯孟秋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蘓之正誼堂



伊洛淵源續錄目次

卷之一

羅豫章先生

卷之二

李延平先生

卷之三

明籍溪先生 劉屏山先生 劉白水先生

卷之四

朱文公先生

卷之五

伊洛淵源續錄

目次

一 正菴堂

張南軒先生 呂東萊先生

卷之六

蔡文節公 黃文肅公 陳北溪

卷之七

李文定公 張寶章 李果齋

廖吏部

卷之八

黃提刑 葉秘書 彭忠肅公

詹元善 任宣獻公 王忠簡公

王南卿 度侍郎

卷之九

曹文簡公 黃子耕 徐文清公

陳提舉 陳師德 陳師復

劉文簡公 弟籍 仲附 傅忠簡公 鄭樞密

蔡文肅公 吳安撫 項平父

董叔重 陳才卿 輔慶源

卷之十

潘子善 胡桐源 潘瓜山

楊信齋 何叔京 吳伯豐

李守約 弟時可 處謙附 范伯崇 甘吉父

伊洛淵源續錄

目次

二 正菴堂

蔡元思 黃去私 黃毅然

卷之十一

晏亞夫 葉慶錫 劉履之

陳器之 蔡節齋 虞復之

潘端叔 弟恭 叔附 潘坦翁 鄭子上

黃子洪 林子武 林擇之

林熙之 弟充 之附 林師魯

卷之十二

楊仲思 楊與立 程正思

竇文卿 萬正淳 余國秀

周公謹	余正父	余古之
余彝孫	林正卿 <small>弟安附</small>	楊至之
卷之十三		
陳後之	王近思	許順之
許子春	楊子順	徐居父 <small>弟仁父附</small>
黃敬之	包定之	童黃卿
余正叔 <small>弟方叔附</small>	馮奇之	李寶之
鄢文振	徐子融	徐子顏
楊子直	陳北山	
卷之十四		
伊洛淵源續錄	目次	三
楊通老	周子清	滕德粹 <small>弟德章附</small>
石子重	王子正	楊伯子
鄭景紹	趙履常	趙履節
林正甫		
卷之十五		
葉誠之	高穎叔	楊尹叔
傅至叔	郭子奇	朱受之
朱文之	朱敬之	程允夫
周舜弼	石子餘	錢子升
李晦叔	李繼善	劉德音

饒廷老	黃直翁	梁文叔
連嵩卿	馮作肅	呂德昭 <small>弟德遠附</small>
卷之十六		
方伯謨	張叔澄	江德功
吳大年	李伯諫	趙季仁
趙詠道	趙致道	趙幾道
趙恭父	杜良仲	杜仁仲
卷之十七		
伊洛淵源續錄	目次	四
胡叔器	劉季文	蔡仲覺
沈莊仲	曾無疑	丁仲澄
俞壽翁	林一之	林若時
劉潛夫	陳齊仲	郭德元
游子蒙	龔雲伯	鄭齊卿
王伯海 <small>弟伯禮伯紀附</small>	曾光祖	林丕顯
林公度	鄭成叔	潘立之 <small>弟柄附</small>
葉子是	林景文	戴養伯
陳朝弼	邵浩	馮彥忠
周貴卿	陳公直	朱飛卿
卷之十八		
劉公度	劉季章	曾擇之

林退思	李堯卿	方寅王
方若水	徐斯遠	徐彥章
廖益仲	趙南紀	廖晉卿
黃謙	趙昌甫	胡季隨
宋深之 <small>弟澤之容之附</small>	葉晦叔	傅子期
陳朝瑞	孫季和	陳自修
汪長孺	姜叔權	劉正之 <small>弟附</small>
劉學古	丁復之	周元卿
李子能	包詳道 <small>弟顯道敏道附</small>	
卷之十九		
伊洛淵源續錄	目次	五 正菴堂
方耕道 <small>弟耕叟附</small>	蕪宜久	陳希周
鄭子直	任正甫	鍾唐傑
間丘次孟	元昭	黃立之
黃達子	李伯誠	丘玉甫
江元益	林叔和	鄭仲履
郭子從	馮德英	林仲參
劉淮	許敬之	劉淳叟
陳寅仲	戴明伯	徐元明
孫吉甫	杜叔高 <small>弟幼高附</small>	魯可幾
郭廷碩	陳廉夫	程次卿

吳伯英	江文卿	李周翰
吳直翁	林士謙	林恭甫
符舜功	符復仲	符國瑞
吳茂實	葉永卿	黃令裕
曹晉叔	林巒	戴邁
呂侁	柯國材	劉平甫
卷之二十		
黃仁卿 <small>弟升卿附</small>	呂子約	曹立之
諸葛誠之	應仁仲	周叔謹
康炳道	時子雲	吳仲珙 <small>弟仲方附</small>
王幼觀	周元興	蔡行夫
游和之	歐陽希遜	陳廷秀
黎季成	張敬之	嚴時亨
魏元壽	鍾春伯	黃先之
吳振	林德久	李長仲
呂季克	鄧衛老	李公謹
祝和父	李東	彭師範 <small>兄壽附</small>
余景思	熊端操	宋斌
呂喬年	詹景憲	潘文叔
彭季正	陳允初	李仲秉
伊洛淵源續錄	目次	六 正菴堂

考亭門人無記述文字者八十九人姓氏附錄
考亭叛徒三人附錄

伊洛淵源續錄

目次

七

正龍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豫章羅先生

事實略

先生諱從彥字仲素劍浦之羅源人曾祖文弼祖世南父
神繼皆隱身不仕先生自幼穎悟不為言語文字之學及
長堅苦刻厲篤意道初從吳國華游已而聞龜山先生
得伊洛之學遂往學焉迺知舊日之學非也三日驚汗浹
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倡道東南從游者千餘人然語
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先生一人而已嘗講易至乾九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一

一

正龍堂

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先生遂粥田裹
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於是歸而盡心以
事龜山摠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先生清介絕
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
伊洛之學遂執弟子禮從之游先生終日相對靜坐只說
文字未嘗一及雜語愿中退居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靜
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相從累年受春秋中庸
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遂盡得其所傳之奧先生
少然可亟稱許焉先生山居有顏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
寐龕白雲亭濯纓亭每賦詩以自樂所著遵堯錄歷言我

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執法卒稔新政之禍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也又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論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子敦敏早卒無嗣 見豫章文集附錄

先生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如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一

二

王龍堂

愛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亂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 見宋史道學傳

又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見豫章文集附錄

又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生死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漢唐以經術古文

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生死去就如萬鍾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於乎學者所守自漢唐喪矣又白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見宋史道學傳

政和初龜山先生爲蕭山令先生徒步往學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遂語以心傳之秘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 見年譜及道學傳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一

三

王龍堂

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餓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饑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指點而論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

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爲一家之書聞其學益進誦其
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
絕少非愿中有志於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既錄一
本以備玩味今錄其書併以仲素之所受於龜山者語之
以俟異日觀其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功焉 見豫章文集附
錄

延平先生以書謁先生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
生之師教之君治之缺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
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
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一 四 正龍堂

其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道失
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
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恭惟
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
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
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
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
物蓋亦莫如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
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因官置而勿
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

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
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者皇皇
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
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
陋妄意於此雖知真儒有作開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
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日擊而心會也今生二十有四歲
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
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
而不淨守焉而不數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
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累哉 見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一 五 正龍堂

龜山語先生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
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會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
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
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
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
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
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髮髻相似何也以彼
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
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爲

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間道
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又嘗語先生
云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
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此蓋其所為者如此 見豫章文集附錄

晦翁問延平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熹疑此二句乃弟子
記孔子事又記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不與祭如
不祭也李先生應之曰何嘗聞羅先生曰祭如在及見之
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意與鬼神交庶幾
享之若誠心不至於禮有失焉則神不享矣雖祭何為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一

六 正誼堂

延平答晦翁書云侗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
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又曰昔
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
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替腹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
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為天下無
不是的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
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
耳
李先生云侗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晦

翁云羅仲素先生都是着實行細去理會又云羅先生嚴
毅清苦殊可畏又曰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
晦翁門人問李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不以為然如何曰
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
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
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
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
看得道理出 見豫章文集附錄

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李
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見朱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一

七 正誼堂

子語類
馮夢得序先生遺藁有曰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
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庵之學東南學者未
能或之先也黃大任跋其後曰濂洛接洙泗之正傳蓋漢
唐數百年之所未有考亭集濂洛之大成所傳聞者龜山
所聞者豫章所見者延平
太常博士陳協謚議其略曰羅公從彥當徽廟時躬鄉授
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得
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
端皆自公發之謹按謚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

公師友淵源洞明天理可謂道德博厚矣清介絕俗著書有聞可謂言行相應矣請諡爲文質

尚書考功員外郎周坦覆議曰羅公從彥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槩兄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奉常諡曰文質於法爲宜淳祐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見叢書文集附錄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一

人

正誼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一 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延平李先生

行狀

文公先生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諱纘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諱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恭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游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

正誼堂

人羅仲素先生得伊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爲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迎於武夷潭溪之士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五公以書禮車乘來迎

蓋將相與講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于府治之館舍是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本也汪公爲遣參議官王君伯序觀察推官謝公做護喪事躬視棺歛禮意喪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歸先生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蚤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二 二 正誼堂

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二 三 正誼堂

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日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

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情者或寡矣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二

四 正誼堂

示人大要類此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即棄塲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愛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如其說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辯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

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語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二

五 正誼堂

而先生歿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孤方謀窳窳之事謂熹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蘊使其其事以請銘於作者將勒諸幽堂以告後世知德者有以考焉熹愚不肖蒙被教育不為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為不詳然未能有以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二書之詞若繁而不敢殺者蓋有待於筆削云爾謹狀

文公與先生書

熹拜違侍右倏忽月餘頃嘗附兩書於建寧竊計已獲關聽矣熹十八日離滕下道路留滯二十四日到鉛山館於

六十兄官舍路中幸無大病今日戴君來診脈其言極有
理許示藥方矣云無他病只是稟受氣弱失汗多心血少
氣不升降上下各為一人其他曲折皆非俗醫所及頃在
建陽惟見大湖一親戚語近此耳至於心意隱微亦頗得
之信乎其不可拚也熹向蒙指喻二說其一已敘次成文
惟義利之說見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
代之大略如前書中之意到闕萬一得對畢即錄呈也但
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
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為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
之察乎此深可懼者此間亦未有便姑留此幅書以俟附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 六 正誼堂

祭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
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篲一瓢
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精義
造約窟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神彰
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
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貞
隱顯胎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

和樂展也大成婆娑林丘世莫或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
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捫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
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
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
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
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
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歿孰云非天烹也小生
非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間侃侃欽推先水壺
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遊十年誘掖諄至
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衙門返旆相遭
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名問所宜言反覆教誥最後
有言吾子勉之凡茲眾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
歸裝朝嚴計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
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舍奔赴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
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貧不亡
者存鑒此誠意

楊驥問先生言行文公先生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
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
醉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見朱子語類

文公先生曰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惰跡之氣又曰先生氣象好又曰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琢磨之功又曰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又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

八 正龍堂

其苦察又曰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辯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邈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又曰先生有為只用蠱卦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此見性理大全朱子語類

葉賀孫問文公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文公曰這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見朱子語類

陳淳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文公曰只是要見氣象見語類

廖德明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文公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語類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

九 正龍堂

文公先生嘗曰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又曰舊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階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又曰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會去學禪先生云汝恁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

十

正龍堂

語類

文公先生嘗謂門人曰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更好又云看聖賢言語但一踔看過便見道理者却是真意思纔著心去看便差過了多又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亦或窺得然其得處便有病也

語類

文公先生嘗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又曰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又曰

李先生取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見語類陳幾叟答先生書有曰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吾友獨能自扳流俗而師尊之甚為識慮豈淺淺者所能窺測聖學無窮得其門者或寡况堂與乎用是慶吾道之不孤而喜朋友之得人不獨今日也 見豫章文集

先生既閒居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

十一

正龍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二 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籍溪胡先生

宋史道學傳

胡憲字原仲建州崇安人故侍讀南陽安國從父兄之子也憲生而沈靜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安國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劉致中陰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於涪陵處士樵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於是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三

一 正誼堂

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于故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於是從臣折彥質范冲朱震劉子羽呂祉呂本中共以憲行義聞於朝詔特徵之憲以母老辭既而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促召愈急憲辭益固乃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學教授猶不起郡守魏玘為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為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乃出拜命既就職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人為己之學聞者矜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所以事親所

以接人無一不如所言於是翕然尊信悅服郡人程元以

馴行稱冀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之俾參學政於是教日益孚士日益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而母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居累年間嘗一為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帥守大禁鬻鹽私販者雖錄兩必重坐憲為陳法義請寬之而帥守顧不悅憲於是去意久之復請奉祠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二十年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白為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人謂必不復起乃一辭即受雖門人弟子莫不疑之到館下累月又默默無一言人益以為怪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三

二 正誼堂

會次當奏事殿中而病不能朝即草疏言敵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敵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浚錡皆為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者論者雖或頗以為說然未敢斥然正言之也憲獨極意顯言無所顧避疏入即求去諸臣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為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於是向之疑者乃始愧嘆心服而繼其說者亦益衆以故浚錡卒召用而憲則以病不起矣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七憲質本恬澹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

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卽之溫然雖當舍卒不見其有疾言
遽色人或犯之未嘗較也其讀書不務多爲訓說獨嘗纂
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已說與他文章稿藏于
家平生與劉致中同志旣與俱隱又得劉子輩與之遊更
相切磨以就其學而朱松亦晚而定交焉松旣病且沒遂
因以屬其子熹於憲及致中子輩之門而熹事憲爲最久
憲葬時其子親仁尚幼不克銘淳熙五年乃屬熹使狀其
行

元晦曰先生教諸生於工課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
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屏山劉先生

宋史道學傳

劉子聳字彥冲贈太師幹之仲子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
定府幕屬幹死靖康之難子輩痛憤幾無以爲生廬墓三
年服除通判典化軍寇入闔境子輩與郡將張當世畫計
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詔因任子輩始執喪
致羸疾白號病翁以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
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
死不再娶事繼母及兄子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
嗜學子輩教之不懈珙卒有立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

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
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
託子輩及熹請益子輩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
身熹後卒爲儒宗子輩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卽渙然有
得其說以爲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一日感微疾卽
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示葬處處親戚孤
弱之無業者已乃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彈瑟賦詩澹
然如平日居二日而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公學尤深於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蒙齋
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說所蒙兩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三

四

正誼堂

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爲
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滾沙反以自渾如谷騰
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謬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旣
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

元晦跋先生文集曰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
自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
銷鄙吝之萌者所宜盡心也

跋先生遺帖曰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
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無見也熹蚤
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熹竊覩見其

自爲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請焉先生欣然嘉其志乃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其後屬疾熹適在外亟歸省問甚喜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自是教詒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其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無餘一日授詩一篇乃其手書歿後發其所封遺書復有片紙屬熹末有勉力大業之語熹泣受寶藏不敢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跋幕前修景行之懿

白水劉先生

宋史道學傳

劉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三

五

正誼堂

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凌厲頓挫儼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之口勉之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回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袞下帷然膏潛抄而默誦之聞涪陵譙天授嘗從程子遊兼遠易學適以事至京師仰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旣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掛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毘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忠定尤奇其材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

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勉之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已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胡憲劉子翬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卽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本中知之尤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是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摠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本中乃與同列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三

六

正誼堂

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劉子翬爲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日寶劍徠奉君王撫四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勉之者蓋如此旣至會秦檜已顛國柄爲其事非已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屈已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勉之知道不行卽日謝病歸杜門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鼎出鎮南州道經其里謁語移日彌加欵重然其去未幾卽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勉之者亦皆廢錮不復用於是竟不及一試而卒卒之日紹興十九年

二月十日也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勉之學本為已而才周世用臨事裁處不動聲色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既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貸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寅蚤出為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勉之獨為移書具陳本末寅感其言為數歸省議因以息朱松蚤與勉之遊松將沒深以後事為寄且戒其子熹往學焉松歿勉之慨然為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既又以其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三 七 正誼堂

亦皆曲盡恩意學者造門隨其材品為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疊疊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建州於今為建寧府勉之墓在草堂涉溪西北七里所羣玉鄉三桂里之學士原慶元戊午熹為表其墓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三 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文公先生

行狀

黃勉齋先生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韋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穎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一 正誼堂

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闕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佐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

再請孝宗卽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闕失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二 正誼堂

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知之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名辭不許卽入對三劄所諫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讐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三促

就職會魏揆之以布衣名爲國子錄因論會觀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昇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執政以先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闕貧困不以鬻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需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闕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稅制錢之屬各視其色日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

吏授以方略俾視境內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楫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饑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勅額及高宗御書石經板本九經注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四 正誼堂

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可以革也投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托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投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以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敷屯田既成兵民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五 正誼堂

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謙言而安於私替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營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

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
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指其幸能自立者
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
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
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
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
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
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
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
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黷耻又何時而可雪耶先生在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六

正誼堂

任嘗用劄子奏事復因臺諫言劄子非舊制遂奏乞罷黜
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
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廟堂議遣先生使蜀上意不
欲其遠去故有是命詔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
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
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
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
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
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
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

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未去與大臣
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
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
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
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
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
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
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
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
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
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
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
孽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
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
而先隨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
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
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罔寵之計中外
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
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

數見饑饉薦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
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救荒利害如州
縣早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聽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
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
十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結與丁身
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
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
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
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着令及請飭行社倉
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八 正誼堂

嘗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吝細鄙狹不達大體
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九七其一二
皆自書以防宜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
封於閣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救荒之急者當徐德
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救民罄竭忠
惻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
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鄉
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
白鹿書院事本不服及前則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
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爲此言不

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命即移
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
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日詳審日與僚屬寓公
鈞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晷既定按行所部嶺山長谷靡所
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
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著黃鸞懼常若使
者歷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戡盜捕
墾與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初奏
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科數
惟恐其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數及減免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九 正誼堂

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
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
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
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
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爲萬戶於救荒之餘猶
悉及他事以爲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
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
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
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
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

費爲收糶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愛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愛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四

卷之四

十 正誼堂

不爲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偽造楮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論愈力章至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且言唐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授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匪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

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潮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准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四

卷之四

十一 正誼堂

泯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關陞反任滿銓試第二等以上入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縣丞或主簿同行推訊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約所入倍於常歲自後遂以是年爲額而立爲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焚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嘆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

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耻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圭 正誼堂

先生欺慢時上意方稱先生欲易以他部耶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會陳乞磨勘蓋先生改秩既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會陳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果亦罷辭磨勘及職名不許轉朝奉耶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先生復召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促名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而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服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

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官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家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問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窺說朶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古

正誼堂

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莽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

又時使邪佞薄閱元

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五

正誼堂

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真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官省之間禁密之地而

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害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字宰相可啗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夫 正龍堂

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末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

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又不知其幾何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拊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官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懲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官兼崇政殿記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七 正龍堂

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與夫精選任振綱紀節財用修政事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嘗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唯臣之蒼顏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大 正誼堂

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爲之禁俗大變郡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爲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之上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謂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具宜德意榜之通衢則邦民鼓舞而寓公豪右更爲異議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以當上初政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能遂以前言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病辭乞補滿官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界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洞獠擾屬郡遂拜命赴鎮

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
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
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之講說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又
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請錄故死節五人爲
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
執喪中外洵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
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修明於上然
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
大順序雖有強猾姦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
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正誼堂

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
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
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
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
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
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
其正之根本也誠卽是心而充之則所謂求仁得仁而無
怨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
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爲福
易危爲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正誼堂

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卽
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官講
官至是首名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
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
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
講學精求所以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
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
所繫●輕蓋先生在道開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
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旨揮帶元官職
奏事者再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

可以盡吾負罪引惡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
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
言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
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恭敬而持志又三劄言湖
南歲計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到諸班換授歸正
雜色補官員數邵州邊防全無措畫以致徭人侵犯乞移
置寨柵增撥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計度修築既對面辭待
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以爲
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消埃而疾病不支
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且烈有餘罪上手札卿經術淵源

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月日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單恩轉朝請耶賜紫章服兼寶錄院同修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雙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五

正誼堂

月日諸假故並令早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復因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百姓飢餓流離太上皇帝未獲進見壽皇因山未卜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煥然憂苦不宜大典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頓日繼往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太上皇帝必以爲此特備禮而來其深閉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綱紀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常於理亦非

爲治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末復中言敢官之卜不宜偏聽臺史膠固繆妄之言隨其交結眩惑之計皆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常讀之今後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名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五

正誼堂

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禮經勅令于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問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

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敬頒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會孝宗附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祀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宜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庶寧復祀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言 正龍堂

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卽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典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成靈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後復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己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

帝復奉以爲始祖以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辯議者一旦併遷僖宣祖析太祖太宗爲二之失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爲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開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畧狀文及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懲內批之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言 正龍堂

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諭廟堂而事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已權姦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閣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皇太后爲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再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中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卽降御批云惻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

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
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
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
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名四方
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侘冑用事
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
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
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
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
侂冑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正龍堂

致仕恩澤傅伯壽故家子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已先生辭
次對除修撰也伯壽行詞有慢僞等語及先生沒伯壽守
建寧又不以聞故復職之命猶生存也自先生去國侂冑
勢益張鄙夫儉人迎合其意以學爲僞謂貪黷放肆乃人
真情潔廉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
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之
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耻之徒往往引用以致卿相繩趨
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
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
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正龍堂

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旨痛切諸生
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
號遯翁以廟議不合乞改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
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
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
詔依舊秘閣修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
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祖爲監察御史
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
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于正寢十一月壬申
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

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沒善類悉已排擠群
小之勢已成侂冑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
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侂冑伏誅凶徒儉黨根株斥戮嘉
定元年詔賜諡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諡曰文又明年贈中
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先
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
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
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
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
徇欲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

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屢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天

正誼堂

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

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旣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天

正誼堂

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

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閭庭之間內外斬新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威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闕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克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

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序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賡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剖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

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虛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重

正誼堂

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

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摠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異域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辯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駁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重

正誼堂

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造其闢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學問溫公喪禮曰疎略問儀禮領之已而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旣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

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胡不愆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古今家祭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大學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辭集註亦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書

正龍堂

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爲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棗所習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爲文則季子在彙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哀輯錢版未備也娶劉氏追封碩人白永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卽韋齋所囑以從學者也其卒以乾道丁酉其葬以附穴子三人長塾先十年卒次塾勉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犒賞酒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女五人婿儒林郎靜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官黃幹進士范元祿仲季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鑑鉅鈔鐸銜鉉

鑄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銜從事郎融州司法參軍鑑勉功郎浙辟差充廣西經略安撫司準備差遣餘業進士女九人婿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士葉翰甫周選亨鄭宗亮黃輅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郡黃慶臣李公玉曾孫男六人淵洽潛濟滌澄女七人先生沒年矣狀其行者未有所屬筆在以幹從學日久俾任其責先生既不假是而著幹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不足模倣萬一追思平日步趨警效則悲愴哽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書

正龍堂

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旣燬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黨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躡駭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月中天昭晰呈露則據其言行又可略數甄揀同志之議敬述世系胥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謹狀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者之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叅以敘述，莫諫之文，定爲草藁以諭同志。反復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叅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辯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澁，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美

正誼堂

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許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世，其所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細微，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

可辯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辯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足，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辯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幹謹書。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四

毛

正誼堂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辯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繆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紀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

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讀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果齋李氏曰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又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又曰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鶴山魏氏曰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四

正誼堂

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不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草廬吳氏贊曰義理密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先生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聞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四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南軒張先生

宋史道學傳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贍補官辟宜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五

正誼堂

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全人乘間縱兵入淮向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勅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敵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典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

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
為群邪所誤以感困而名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
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
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
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
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
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于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
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忒素
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殷勤忒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
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五 二 正誼堂

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
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
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
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
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
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
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
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
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名為吏部侍郎
兼權起居郎侍直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遺泛

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名兵者輒斥去
之忒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忒對曰不知也上曰敵國
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忒曰敵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
則知之矣上曰何也忒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
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
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默然久之忒因出所奏
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于不忍言之至痛然今
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
求于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為憂則其淺
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五 三 正誼堂

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與蓋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
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夾機之日上為竦聽改容忒復
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誓之義顯絕敵人不與
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
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
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
上為嘆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覆
前說上益嘉歎而諭當以卿為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
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
大夫爭言其害忒亦以爲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

取之于民也。杖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關，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杖言卽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于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慈，下斥今日與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杖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請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王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五 四 正誼堂

不時至，杖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馬至。孝宗間，杖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秘書，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杖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杖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准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杖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共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五 五 正誼堂

商則于事理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
洛之間二先生程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
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旨近歲以來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
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
根於理也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
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
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
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
也又曰公嘗言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
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五

六

正誼堂

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於乎至哉言也
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
曰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
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
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于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
至于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蔽於一時然至
于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掩之也 神道碑
又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
學于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
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

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
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于胸中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
論道于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 心經惟出臨藩屏則
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
又曰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于
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
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
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于言語文字
之間始皆極于高遠而卒反就于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
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取之矣 南軒集序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五

七

正誼堂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又曰敬夫見議純
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又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
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論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
服又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
裝折 語錄
晦翁作先生像贊曰擴仁義之端至于可以彌六合謹義
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
幹父之勞化化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
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
揚休山立之資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于此者尚有以

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祭文

晦翁

於乎敬夫遠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
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于大業之規模察彼群言之
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屬以死守也丙戌之
冬風雪南山解袂楮州今十五年公試畿輔我翔禁省公
牧于南我逃巖嶺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
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廩之窳有
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携我觀于時神理或借是疾雖
微已足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吐歔歔時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五

八

正菴堂

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淚請行誼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計果
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於乎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
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內為學者之所
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
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
徹心營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
忠名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
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
上悟于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為
奇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愚并矢

詞以為報尚精爽其鑒茲於乎哀哉

又

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
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輒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
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膺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
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
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早
所同濟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
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
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然而無遺若我之愚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五

九

正菴堂

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
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
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微之或殊實
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
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于斯而所願將
不遂也政使得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
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
有以見兄于地下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
寄此醇也惟兄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
哉

又

呂東萊

昔者某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而溝書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為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某天資澁訥交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肺腑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為知己盡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有不減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五

十

正誼堂

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至于參觀徧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一先生之言暖曖姝姝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存亡為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足尊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耶豈復能文直寫胸中之誠以告公而已

東萊呂先生

宋史儒林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五

十一

正誼堂

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而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臣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

伊洛淵源續集

卷之五

三

正菴堂

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隔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有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以徧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遠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假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

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尋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未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騭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

伊洛淵源續集

卷之五

三

正菴堂

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卽命詞駁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浹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憤渙然水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書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辯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卽而祠之子

延年

晦翁作先生像贊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于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視其躡矧是丹青批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晦翁跋先生日記云觀伯恭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于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瘁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益有非血氣所能移焉者矣比來不得復見伯恭固為深恨然于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行則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五 丙 正龍堂

吾伯恭之不忘者其誨我亦諄諄矣 階翁嘗致書先生曰承喻整頓收歛則入於著力從容游詠又歸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成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歛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祭文

文公先生

於乎哀哉天降割於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徽夫今者伯恭胡為又至于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

而過將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厲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許秉義以飭躬而耻為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闊廓既海納而川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于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五

圭 正龍堂

稱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于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丞詒奏篇則右尹所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泉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逮榮疾而言歸慨一臥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閒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零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摠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磨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印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吾騰騰而

有約盡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標計事而借至者
日月之幾何不且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逝死耶吾道之
衰乃至此耶既為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寫莫冀嗣歲之有
聞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

又

陳全甫

於乎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
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開之徇其流而忘其源
則變而為權請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
而才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事之可少
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五

夫 正齋堂

焉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
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
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閒出非
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
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于末疾喜未替於儀刑何
所遭之大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
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
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設有聖人之
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
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琴忍使其遂

無所承眇方冰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嗚呼哀哉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五 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五

三

正齋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蔡文節公 子沉附

宋史儒林傳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子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咬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末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六

一 正直堂

元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名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與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眾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大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

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泉州士子莫不趨

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寶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余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廸功郎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六

二 正直堂

嘗及為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元定起藁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詠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材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于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元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為之序于淵沉皆躬耕不仕淵別有傳沉字仲然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托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

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六

三

正誼堂

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道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次子抗別有傳

晦庵先生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邇其源流皆有成法

勉齋黃氏曰幹始受學於晦翁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月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

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知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西山真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與傳微詞遂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于天文地理樂律曆數戰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六

四

正誼堂

書邵氏皇極經世先天圖往往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又曰仲默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于欺也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黃文肅公

宋史道學傳

黃幹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幹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

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于也因命受業朱熹翰家法嚴重
乃以自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翰因留客邸臥
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翰自見熹夜不設榻不
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
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于熹者相質
正及廣漢張枋亡熹與翰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
不輕後遂以其子妻翰寧宗即位熹命翰奉喪補將仕郎
銓中投地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
墓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翰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
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翰葉成熹見而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六
五 正龍堂

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翰鞫和州
獄獄故以疑未決翰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
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于井我
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于廢井得尸尋知漢陽
軍值歲饑糶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
粟而禁其糶翰報以乞候翰罷然後施行及授鄂州例十
之一告糶於制司荒政共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
暇願歸者給之糧不願歸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
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治後鳳栖山爲屋館四方士立
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六
六 正龍堂

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
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携幼往
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
命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為一郡生靈謝耳太
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幹祈輒雨或未出
晨興登郡閣望濤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
高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
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
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珪辟為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
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幹即日解印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六 七 正龍堂

趙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勸死囚感夢
于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幹移書珪曰丞相誅韓之
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
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于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
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
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于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
為之若今大敵存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
于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
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砦蓄
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

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有息有乘田廬挈妻子渡
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
為害甚於金今若不早為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
急攘臂而起矣珪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珪往維揚視師與
偕行幹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
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
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
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
府書館皆輕佻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為毀抹
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六 八 正龍堂

吏張宴無虛日幹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
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珪曰浮光敵退已
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
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于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
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
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鵬老幼俘
掠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秦為丘墟安豐浮光
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干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
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
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

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
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
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啾啾豈不思
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
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
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
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
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
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
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六 九 正誼堂

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歛入見必直言邊事以
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翰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
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日與之講論經理疊疊不倦
借隣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烹時俄命知潮州
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官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
承議郎既沒後數年以門人請諡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
下州文學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史臣曰世不知儒者謂關遠事情不急于世嗣謬矣中興
以來朱熹倘得大用致隆平頌清廟豈不易易然哉今其
門人巨擘如翰雖出仕晚引年遠守邊備禦籌畫機事深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六 十 正誼堂

思遠慮然得諸葛孔明遺意終亦不與時偶而去惜哉
意者天將以其師友傳授爲斯文寄歎
晦翁與直卿書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難得十分可
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
潘謙之曰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
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正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
也文公退居山谷者三十年專討論經典訓釋諸書以惠
後學從遊者獨公日侍左右纂集考訂之功居多
陳安卿與陳必書曰勉齋終始親密師門傳本末之備者
惟茲一人

先生涵養日久自得益深每誦程子之言曰泰山爲高矣然山頂上已不屬之泰山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目程子此言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又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慕見得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見得動靜語默皆是道理故先生平日居正位行大道得失利害禍福不足以動其心由先生見道之明故能守道之篤也

慈溪黃震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爲集大成晦庵既沒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六

士

正誼堂

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弟又獨勉齋先生強毅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晦疑喜怒哀樂由聲色臭味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者爲道心如林正卿是大易本爲垂教而伏羲文王特借之以卜筮如真公判近思後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辨明不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晦庵謂近思先太極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愠非不愠然後爲君子晦

庵解敏於事而慎於言以慎爲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肆故當謹爾凡其於晦庵沒後講學精密不苟如此豈惟確守其師之說而已哉若其見之行事則如宰臨川新淦推行實政守安慶漢陽慷慨事功又皆卓卓在人耳目然則晦庵於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妻之女奏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勉齋之文宏肆暢達髮髯晦庵庵不爲講義而勉齋講義三十二章皆足發明斯道其誨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百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數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爲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六

士

正誼堂

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

陳北溪

宋史道學傳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闕義理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公所學已見本

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烹
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
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
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
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
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中沖漠無朕而天地萬物
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
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
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通湊
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為萬物使無少窒礙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六

圭

正誼堂

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只
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
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
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
息卽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幽妙只在日用
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
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
地間千條萬緒是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
多少功夫惟常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
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側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

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
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匿然後資之深
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已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
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為天理人欲強
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錫鉚不容有
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夫然
後為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
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
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
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六

圭

正誼堂

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
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嘆張陸
王學問無源全川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為天理
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
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
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
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
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瀨口
金山所聞
先生有所得不遠千里質之晦翁晦翁有喟然與點之嘆

則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晦翁蓋許先生以曾子之意而勉先生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事也

先生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嘗語人以文公表出四書與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賢事業可以取足於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節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源得失利害之機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疏密難明之辨須一一講究勘驗過方得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六

圭 正誼堂

又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又孔子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不盡心焉蓋妙道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爲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矣此皆先生中年再聞晦翁一貫博約之語積功而有得者也

又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阜陶伊傳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異說也軻

之後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貞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啟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

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徵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六

圭 正誼堂

文洋溢與洙泗並闢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卽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而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鄭悌刺嚴陵招致先生于學宮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紙排異端中其膏肓則似道似學二辨當時有學無師傳竊似亂真者但教人默坐求心謂一蹴可以至道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認人心爲道心而理欲是非之所在皆置而不問後生晚出喜其奇而便其簡羣而和之牢不可破朱子沒其說益張其徒益繁故先

生極力排之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六終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六

七

正齋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李文定公

宋史道學傳

李燾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燾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傲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開射圃令其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儉惰以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一 正誼堂

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有未達者先令訪燾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長服熹謂人曰燾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燾也熹沒學禁嚴燾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休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燾薦名赴都會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珣漕使王補之交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說燾徐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

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燾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下異時頓江漲而隄壞久雨輒澇燾白于漕帥修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壽張持空券益不售燾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燾又入劄爭之曰錢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二 正誼堂

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爲實用矣劄入漕司卽弛禁詣燾謝燾又念社會之置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哀穀創社會以貸佃人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燾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燾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西帥魏大有辟充叅議官皆辭乃以直秘閣主管慶元至道官燾自謂居閒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翁真德秀陳宥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宰龔維藩徐僑劉宰洪吞夔于朝紹定五年帝諭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燾對

且曰燾乃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燾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名不起比乞致仕陛下誠能強起之以真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燾心事有如秋月燾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諡文定補其子舉下州文學燾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燾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三 正誼堂

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孫鑣登進士第晦翁曰敬子堅有志又曰敬子甚卓立然未細密答劉季章曰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閒說耳答周舜弼曰敬子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磋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又答劉季章曰近來福州得直卿南康得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趣向者雖未見得久遠何如然便覺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絕將來有可望者

黃勉齋書曰向來及門之士惟敬子端可承衣鉢之傳敬子嘗云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傳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欲強甲兵當做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

張寶章

宋史道學傳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所謂思之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四

正龍堂

謂黃幹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三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於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稍援以爲証云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祇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

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

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

于庭示以傷痕在脇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

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之爲都吏所賣都吏

者州之巨蠹也嘗于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銳

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

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

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罪之家也

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爲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如

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榜笞聲益獄吏受財乘間訊囚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五

正龍堂

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于郡縣之湖南鄱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徇之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惟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薦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躐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鞠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仲寬而得雨載於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爲閱疑狀於獄德修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稅三日果大雨民

甚悅洽數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
緋衣銀魚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
洽爲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職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
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
復之學典卽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名赴都堂審察
洽以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葉味道在
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
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禱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
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
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六 正誼堂

洽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性否晦翁曰然此卽理也
洽因晦翁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着功夫因言
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
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
求之兩先生之言不會有高遠之說晦翁曰明道之說固
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箇當然之理此便是道
李果齋
宋史道學傳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
朱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七 正誼堂
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
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
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則辨論經
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通
書是求也時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
將選入官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
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
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訾然常嚴
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同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
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

一子恩澤

晦翁曰公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

方子臨歸請教晦翁曰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稟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道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開闢中又須縝密寬緩中又須謹敬

真德秀曰予與公晦為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幾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又曰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事之大者余必吝而後行

廖吏部

宋史儒林傳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八

正誼堂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州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懣服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况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遷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敢封還之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

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

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

審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

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

之要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

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為

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

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德明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晦翁曰只是一箇勉

強然變化氣質最難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九

正誼堂

今學者皆是就冊子上鑽却不就本原處理會只成講論文字與自家身心都無干涉須是將身心做根柢德明問向承見教須一面講究一面涵養如車兩輪廢一不可曰今只就文字理會不知涵養便是一輪轉一輪不轉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

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止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却未見得被他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偏重了只是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十

正誼堂

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

德明問編喪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爲經戴記爲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已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走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驚外此箇心須是管着他始得且如曾子於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

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須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今只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

問山居頗適讀書能臨水登山覺得甚樂曰只任閒散不可須是讀書又曰上古無閒民閒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德明與張顯父在坐竦然聽教先生言前輩諸賢多只是畧綽見得箇道理便休少有苦心理會者須是專心致意

一切從原頭理會過如讀堯典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玉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又如禮書冠昏喪祭王朝邦國許多制度逐一講究因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十一

正誼堂

言趙丞相論廟制不取荆公之說編奏議時已編作細注不知荆公所論深得三代之制又不曾講究毀廟之禮當時論析已甚不應儀禮可笑子直一生工夫只是編奏議今則諸人之學又只做奏議以下工夫一種稍勝者又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來又與敬之說且如做舉業亦須苦心理會文字方可以決科讀書若不苦心去求不成業次終不濟事

直卿言廖子晦作宰不庭參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先生曰庭參底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底也不是廖德明赴湖倅來告別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無此法

德明書問曰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物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府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爲大本漸加修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朱子答書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主 正誼堂

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畧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慮混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書問曰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

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然欲到得此工夫須如釋氏攝心坐禪始得德明又慮至此成正與助長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展拓之論德明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拓於斯二者孰從孰違雖然是固操存舍亡之意而孔氏教人求仁爲先竊謂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夫復何事嘗試求之覺得難甚先難後獲寧不信然朱子答書曰二先生所論敬字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主 正誼堂

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著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

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書問曰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鳶飛魚躍皆其分內耳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答書曰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西

正誼堂

書問曰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修治澄其濁而求其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爲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安足以

語此答書曰盡愛親敬長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于路然學不躡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書問曰德明伏讀先生太極圖解義第二章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五

正誼堂

陰陽而爲辭如以資始爲繫於陽以正性命爲繫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答書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書問曰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爲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

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爲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而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口死則智愚於此亦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去

正龍堂

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去

正龍堂

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
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
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
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
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
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
中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
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
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
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太

正誼堂

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
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
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
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
補耳
書問曰德明自得賜誨日夕不去手紉繹玩味未能盡究
亦嘗隨所知而為之說蓋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
道即天道亦盡得於末則本亦未離雖謂之聖人亦曰人
倫之至而已佛氏離人而言天岐本末而有所擇四端五
常之有於性者以為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不能無

者以為緣合甚則以天地陰陽人物為幻化未嘗或過而
問焉而直語太虛之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人本末輒
生取舍而可以為道乎夫其所見如此則亦偏小而不全
矣豈所謂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哉聖門下學而上達
由灑掃應對進退而往雖飲食男女無所不用其敬蓋君
子之道費而隱費即日用也隱即天理也即日用而有天
理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應對酬酢食息視聽之
項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喪矣故
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習之熟則隱顯混融
內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烏足以語是哉佛氏之所謂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无

正誼堂

悟亦瞥見端倪而已天理人心實然而不可易者則未嘗
見也其所謂修亦攝心寂坐而已棄人倫滅天理未見其
有得也此先生所以謂其卒不近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即
寂然不動者是也即此為天地之心即此為天地之本天
下無二本故乾坤變化萬類紛揉無不由是而出而形
生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為人
而於四者之際淵然而虛靜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
其無所偏倚而謂之中孟子以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即
謂生生之體而言之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於日
用之間此先生所以謂其分明不待尋究者也德明昔者

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其要領泛觀乎天地陰陽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邇求遠未免有極力尋究之過亦嘗聞於龜山先生之說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若體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德明前日之說正坐是也然道無須臾可離日用昭昭矣俟於尋究此先生所為丁寧開論德明敢不敬承至於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也德明昔者閑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為近故推之而為鳶魚之說竊以為似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闢其失德明讀之久始大悟其非若爾則鳶魚吾性分為二物矣詳究先生之意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正誼堂

蓋鳶魚之生必有所以為鳶魚者此道體之所在也其飛其躍豈鳶魚之私蓋天理發越而不可已也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無纖毫之私正類是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之同德明鄙見如此未知合於先生之意否乎其他死生鬼神之說須俟而求教誨答書曰來喻一一皆契鄙懷足見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謬也其間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屬此客中冗冗未及一二條對更願益加辨學之功所見當漸真實也

德明宰前卽縣南為舍一區勝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廢寺之產

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敘其本末而為條約此實舉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七 終

正誼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黃提刑

宋史道學傳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肄業荆山僧舍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歲僅行賑給有方王蘭劉頴薦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卽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勅有司取政和冠婚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閔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毀廬屋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八

一 正誼堂

李璫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感然時有旨倚閣夏稅遂奏乞併闕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闕關之請灝旣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熹之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晦翁答商伯書曰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今日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概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

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尚已矣

答馮儀之書曰商伯時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

答黃直卿書曰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知救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

灝見晦翁首以不敢輕爲人師爲問晦翁曰以所知語人可也

灝云戒懼是統體做功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

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晦翁以爲然

黃幹序西坡文集曰予始識黃君見其神清氣勇襟懷卓

犖而知其資稟之異見其從師問學如恐不及而知其趨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八

二 正誼堂

向之正見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壯節而知其事業之偉

歲適大侵人相食官吏畏首畏尾束手坐視君發廩蠲租

不待報竟以得罪僞禁方嚴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師歿不

弔者君謫居不遠千里哭泣奔赴投閒十年人不能堪君

泊如也慶元初收召四方名士君亦駸駸向用矣使得究

其蘊豈但文詞之足稱哉

葉秘書

宋史儒林傳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少刻志好古

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

本程願無所避知舉胡絃見而黜之曰此必僞徒也既下第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克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有曰言宜則力減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爲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八

三 正誼堂

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而卒計開帝震悼出內帑銀帛購其喪升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見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景定中門人范東叟請諡諡曰文修

味道問前日承先生教令於日用間體認仁義禮智意思且如朋友皆是鄉人一旦會聚恩義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自使人惡之這可見羞惡之理形見處每時升堂尊卑敬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恭敬之理形見處聽先生教誨而能辨別得真是真非這可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間斷便是所謂擴充之意否曰如此看得好這便是尋得路路著了

味道問體四端擴充之意如朋友相親充之而無間斷則貧病必相恤患難必相死至於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充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如惡惡臭以至於除殘去穢戡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充之而無間斷不肯一時安於不正以至於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非充之而無間斷則善惡義利公私之別截然而

四 正誼堂

不可亂以至於分別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肯然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匪都滿密拶拶地

前日得公書備悉雅意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來若拾六經之外求所謂幽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爲切已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纏繞詭秘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相授受復以欺人熹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爲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八

五 正龍堂

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此外更有甚咤異事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說出底便是心存底居父相聚幾一年覺得渠只怕此事有難者熹終曉渠意不得問在鄉如何讀書賀孫云少失怙恃凡百失教既壯所從師友不過習爲科舉之文然終不肯安心於彼常欲讀聖賢之書自初得先生所編論孟精義讀之至今不敢忘然中間未能有所決擇故未有定見先生曰大凡人說要去從師然未及從師之時也須先自着力做工夫及六七分到得開緊切說話易得長進若是平時不會用力終是也難一頓下手

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比見浙中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却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箇是盛衰之由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已甚事你身已有多多少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却來說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直是自欺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八

六 正龍堂

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低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稍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舍含糊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嘗見陸子靜說且恁地依傍看思之此語說得好公看文字亦且就分明注解依傍看教熟待自家意思與他意思相似自通透也自有一般人敏捷都要看過都會通曉若不恁地只是且就曉得處依傍看如講說論語尋常文義曉得了未若文義未曉得又且去看某家如此說某家如彼說少間都攪得一場沒理會尹和靖只是依傍伊川許

多說話只是他也没變化然是守得定

先生問赴試用甚文字賀孫以春秋對曰春秋為仙鄉陳蔡諸公穿鑿得盡諸經時文愈巧愈鑿獨春秋為尤甚天下大抵皆為公卿里一變矣

彭忠肅公

宋史儒林傳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傳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大學博士殿中侍御史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八 七 正龍堂

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從太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侍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侍御史林大中薦為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秘書郎兼嘉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視也况壽王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

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

以交鬪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之又言使陛下勝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會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白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鸞與負罪引惡以謝壽皇使父子惓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居亡何光宗朝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八 八 正龍堂

重華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為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為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宮間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父子君臣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病浸革龜年連上三疏請對

不獲命屬上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叩額久不已血積鬢
髻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
宮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
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日扣額龍墀曲
致忠懇臣子至此為得已耶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
是夕召對寧宗感額云前但聞建儲之議豈知遽踐大位
泣辭不獲至今振悸龜年奏此乃宗社所係陛下安得辭
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進
一通又與芻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官之禮乞先
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官至則寢門已閉拜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八

九

正龍堂

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官而光宗無徙官之意龜年言
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以布政出令况重華一官豈為
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
之心者於是官不果遷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遙郡承
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
行龜年奏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為朝廷惜此一門耳夫
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
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
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
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黃

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燾京鏗黃文鄧驛十人
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
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
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
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
接送館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
護客熹以上疏見黜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
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勢重於
宰相於是條數其間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
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八

十

正龍堂

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
不謂如此批下中書與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
詔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
安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彛言落職已而追三官
勒停嘉泰元年復原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修撰
提舉冲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龜年學識
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
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閒悠然自得幾微不
見於顏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開洛書
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

聞燕師且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共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議五致錄奏議外制侂冑誅林大中婁鑰皆自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諡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諡使人人如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士而擢用其子欽

晦翁答子壽書曰齋銘之屬豈所敢承况此病餘昏憒將何以發明聖賢之旨為日用工夫之助乎然竊聞之大學於此雖若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如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人

士 正誼堂

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正念方萌私欲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竊意高明於此非有所未察特因來喻併復言之以為誠能於此益致其功則亦無待於贊御之箴而學日益進德日益修矣

又答書曰垂喻中庸疑義別紙甚詳乃知賢者於此方且以講求經旨究極精微以日不足為事世間利害固未易以入其胸次也修道之教修之者固專出於人事而所修之道則天地萬物之理莫不具焉是乃天人之合亦何害其為同耶又論事豫之說張游不同蓋此章首尾以誠為本而推其所以誠者乃出於明善故釋其文義且得以誠

為言如大學之序始於格物而其後乃云壹是以修身為本亦此類也隱微聞見之分當時偶見如此而漫序之若疑未安置之無害此非大義所繫不足深論也智仁勇經文本不會分若以為疑亦不足論但諸家所分却未穩當必欲分之則須從今說乃為盡善若如來喻則仁字不合列於三德之中而又位於其次聖人之言其名理隨處輕重所指不同讀者須隨其輕重而讀之乃見其意不可一概死殺排定也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為如何如復未安更望報及也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人

士 正誼堂

又言孔子答羣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成就多如克已復禮為仁惟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着便令克已復禮幾乎以顏子望之矣

林文說子壽彈韓侂冑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冑大憾於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朱子曰他純不曉事率爾而茲舉

詹元善

宋史儒林傳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暉游為信豐尉張浚後倅為屬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

也謝不就為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
為太學錄陞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
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陞
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
冶曰鑄錢剽掠為變體仁語戎帥北去京師千餘里若
北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羣黨悉散
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次之
以朕朕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
孤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感凡所見者皆以為
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

伊洛淵源錄卷之人 吉 正誼堂

人倫天理有隔間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淫鬱煩憤若不
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
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猜一朝
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丕敘夔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
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疾久不過重華宮故體仁引易
朕弧之說以開廣聖意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
重華宮親臨祥祭辭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
預謀者密令體仁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玘請憲
聖太后垂簾為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密贊汝
愚之力也時議大行皇帝諡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

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
有宜諡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
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
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嘗川日以經
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蘓師旦以胥吏執
役後倚侂胄躡躡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
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污我未幾果敗復直龍圖
閣知靜江府開十縣稅錢一萬四千蠲雜賦八千移守鄂
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艱食即以便宜發廩
賑救而後以聞侂胄建議開兵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

伊洛淵源錄卷之人 古 正誼堂

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時皇甫弼自以將
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弼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
卒年六十四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羣書少從朱熹學以存
誠慎獨為主為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嘗疏
薦三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從之游嘗問
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
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晦翁答元善書曰近世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
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
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

亦模索不著其有讀得楚漢孫劉楊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為之永慨未知天意竟如何耳

又答書曰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啟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為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却許多懸空閒說庶幾平穩耳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人

五

正誼堂

任宜獻公

宋史儒林傳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為諫議大夫其後仕閩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問學為文精苦登淳熙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日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乞下本寺修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諡其後惇頤諡元顥諡純頤諡正皆希夷發之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史彌遠柄

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卒贈少師諡宜獻

晦翁答伯起書曰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常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又答書曰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誠着實持守體察當自見

耳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人

六

正誼堂

又答書曰所喻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憐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亦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脚處今之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

此書否

王忠簡公

宋史儒林傳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畧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意小人倡為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簽書貽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為國子錄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官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八

七

正龍堂

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黨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韓侂胄居中潛弄威福之柄猶未肆也而文墨議論之士陰附之以希進於是無所憚矣侂胄始疑介前封事詎已且其弟仰曾常以舊識求自通介拒絕之侂胄怨益深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郤武軍會學禁起諫議大夫姚愈劾介與袁燮皆偽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之隸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謁目為偽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

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為鼠輩所使耶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以外艱去免喪知饒州未赴名為秘書

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庭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榘劾介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治侂胄誅朝廷更化介名還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國子司業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除國子祭酒會以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偕恒賜若之證謂羅日愿為變是下人謀上也修好增幣而金人猶觖望是敵人叵測也內批數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八

六

止龍堂

出是左右于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况兼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轍可以為戒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嘗以為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秘書監陞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官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書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官僚分日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

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閣職爲州鈐介謂此小事
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
中官意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
廷綱紀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
行而托成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
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
殿則立朵殿下何所聞見而修起居注乎乞依歐陽修王
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
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
其後蔡幼學鄭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蹈前轍此五臣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八 尤 正誼堂

者四爲給事一爲諫議大夫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此
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
誤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修撰
知嘉興府歲餘陞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
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
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贈中大夫寶章
閣待制諡忠簡

晦翁與元石書曰昨日所喻抄禮書欲俟向後整頓有序
卽發去簡中但不知彼中分付何人點檢指授幸留數字
於此詳道所以然者容并寄去爲幸或有餘力得爲別抄

一本見寄尤幸也

王南卿

宋史儒林傳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木征祖厚
繼剛湟鄯父彥博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尚志節常
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張栻
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見朱熹于考亭熹與
語大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卽位欲成高宗
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異懦幸安計未決
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八 三 正誼堂

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
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
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搗而我師亦甚憊也上
皇適養時晦不得與平迺駐臨安所以爲休息計也已三
十年來闕者全壞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倍萬不
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爲不足居
也戰守之形旣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
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魏有
成皇趙有井陘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恃以爲國
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棄

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飛順動中原在跬步間况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爲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傑也調南康都昌主簿以廉聲聞移永州教授獻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繹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修神世衡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人 圭 正誼堂

射法日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亦擇公卿劉欽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對畢拂衣出關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咏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畧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定元年卒

晦翁答南卿書曰熹方幸閒中得與一二學徒整理舊書而忽蒙恩收用雖實衰老不敢以遠爲辭但恐迂疎議論多與時背一辭不獲比已再上傳聞諸公亦無相強之意

計必得之矣萬一未遂則又未知所以爲計也示及隊圍雖不知兵然頃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友人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今得此書乃知前輩已嘗用之而有效矣是其可傳無疑也跋尾所論皆精當卒章辨荆公事則恐未然家有荆公與襄敏公手帖數紙見當時事若非荆公力主於內則羣議動搖決難成功但是後來襄敏見其他政事多出於聚歛措克之意故不免有異論耳若論熙河之事則二公實同心膂無異說也幸試思之

度侍郎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人

圭 正誼堂

宋史儒林傳

度正字周卿台州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國子監丞時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鏗亮激切遷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紹定四年秋京師大火延及太廟正言伏見近世大儒朱熹詳考古禮尚論宗廟之制畫而爲圖其說甚備然其爲制務倣於古而頗更本朝之制故學士大夫皆有異論遂不能行今天降災異火發民家延及宗廟舉而行之莫此時爲宜臣於向來備聞其說今備員禮寺適當此變若遂隱默則爲有負

謹爲二說以獻其一純用熹之說謂本朝廟制未合於古因畫爲圖謂僖祖如周后稷當爲本朝始祖夫尊僖祖以爲始祖是乃順太祖之孝心也始祖之廟居于中左昭右穆各爲一廟門皆南向位在東向祧廟之主藏於始祖之廟夾室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自不相亂三年合食則併出祧廟之主合享於始祖之廟始祖東向羣昭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羣穆之主皆位南而北向昭穆既分尊卑已定其說合乎古而宜乎今盡美盡善舉而行之祖宗在天之靈必歆享于此而垂祐於無窮也其一說則因本朝之制而參以熹之議蓋本朝廟制神宗嘗命禮官陸佃討論欲復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二

重 正誼堂

古制未及施行渡江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多所未暇今欲驟行更革恐未足以成其事而徒爲紛紛或且仍遵本朝之制自西徂東並爲一列惟於每室之後量展一間以藏祧廟之主如禘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每室之前量展二間遇三年禘享則以帷帳幙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律此廟爲一室凡遇禘享合祭於室名爲合享而實未嘗合享合量展此三間後有藏祧

而頗已得三年大禘之義今來朝廷若能舉行熹前議固無以加如其不然姑從後說亦爲允當不失禮意然宗廟之禮備無其故何敢妄議今因大火之後若加損益亦惟其時乞賜詳議有旨令侍從禮部太常集議後竟不行除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四官贈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文公答周卿書曰比來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邁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庶於聖賢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二

重 正誼堂

之教漸有默相淬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宋史趙景暉傳曰葉味道嘗謂景暉曰正吾黨中第一人景暉遂往見正首誨以求放心爲本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二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曹文簡公

宋史儒林傳

曹彥約字簡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歷
建平尉桂陽司錄辰溪令知樂平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
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
漢陽關守檄攝軍事以守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尋提
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兼湖廣總領改提點刑獄遷湖南
轉運判官時盜羅世傳李元礪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一 正誼堂

陵安仁三縣皆破壞地千里莽為盜區彥約至彼督運人
心始定遷直秘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
元礪朝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彥約言今不行討捕曲徇
招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欵重兵則兵不可
戍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彥約乃督諸將逼賊巢而
屯擊破李新於鄱湖新中創死衆推李如松為首如松降
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圖元礪以自効
彥約錄賞格報之且告于朝又與萬緡錢嶠其師世傳遂
禽元礪彥約還長沙未幾復出督戰餘黨悉平世傳既自
以為功遲留以邀重賂彥約論以不宜格外邀求時池州

副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趙格許轉官
賚世傳遂以元礪解江西胡渠為右司欲以世傳盡統諸
峒而為之帥悉撤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之渠不悅然
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密遣羅九遷為間誘胡友睦
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爭功不與較擢侍右郎
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寢其命久之以為利路轉運判官
兼知利州關外乏食彥約悉發本司所儲減價遣糶勸分
免役通商蠲稅民賴以濟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置
使董居誼既不得其柄反曲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面諸
司並列兵權不一微有小警紛然奉議理財者歸怨于兵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二 正誼堂

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曰古之臨
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
號令一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
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
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
事卒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之俗
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
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貨不在於息民本原一
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
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土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

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宕昌則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鬪緩急之際固易鼓舞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於大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摩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爲然差知寧國府又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居亡何蜀邊被兵內有張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三

正誼堂

福莫簡之變彥約之言無一不驗遷大理少卿又權戶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彥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對不報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彥約力辭提舉明道觀尋以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理宗卽位權兵部侍郎兼國史院同修撰寶慶元年入對勸帝講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比年以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說見於奏對者願陛下倚忠直如著龜去邪佞若蠱賊其沮撓讜言者必加斥逐於是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素精史學乞官以初品寘之史館從之尋兼侍讀俄遷禮部侍郎加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

侍讀授兵部尚書力辭不拜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嗣提舉崇福宮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嘉熙初賜諡文簡

黃直卿與吳柔勝書曰曹簡夫得書且夕卽到此豪傑之士紛然而起國勢益強外患自弭

直卿與李敬子書曰簡夫不來甚壯但吾鄉失此賢帥不無歎恨也

黃子耕

宋史儒林傳

黃營字子耕隆興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熹深期之而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四

正誼堂

營亦以道自任反覆論辯必無所疑然後止舉太學進士爲瑞昌主簿監文思院知廬陽縣五溪獠獷悍營爲詩諭之獠感悅有公事莫敢違通判處州經總制有額無錢俗號殿最綱營會十年中成賦酌而取之闕免逋負錢額均等獨以最聞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餘三遷營乃不樂間行西湖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情味何耶丐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旣播越流落營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先勸後禁訟牒銷縮郡稱平治爲濟艱倉爲抵當庫葬民之棲寄暴露者爲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又勸安濟方以居病囚

皆自有子本錢使不廢故業適謂帶條目建置憂民如家
遷袁州哭從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後齋集

晦翁答子耕書曰熹數年來疾病日侵患難交至氣血凋
瘁大非往時之比來日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并力切磋
以求無負師傅之託而不可得每一念之徒增永歎而已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令簡潔明白親切令下
功夫處約而易守乃佳耳別紙兩條亦覺繁雜本末始終
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耳不必如
此多說也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
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五 正菴堂

致之也此其文義只是如此纔認得定便請依此用功但
能格物則知自至不是別一事也
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
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
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
實下工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工夫實處却無
欠闕耳

示及疑義比舊益明潔矣但尚有繁雜處且就正經平白
玩味久當自見親切處自然直截簡易也
來喻云云足見講學自修之力甚慰所望所謂動上求靜

亦只是各止其所皆中其節則其動者乃理之當然而不
害其本心之正耳近修大學此章或問頗詳今謾錄去可
以示斯遠也

人心道心之說甚善蓋以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
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
上則渾是道心也

徐文清公

宋史儒林傳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蚤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邇淳
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六 正菴堂

白剛直命以殺名齋入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
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迂丞相史彌遠劾罷
寶慶初葛洪僑行簡代爲請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
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
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劇主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
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
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廼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
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
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歛軍怨於掎克
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岌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

下迺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爲囊藥誕爲二豎以處國膏育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聞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爲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爲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茲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迂丞相意方丐休致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七

正龍堂

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病申前請乃以實謨開待制奉祠卒諡文清僑嘗言比年熹之書滿天下學者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爲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爲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晦翁答崇父書曰日用工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久之泆洽自有見處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教情之說如所引孟子隱几而臥以爲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

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閑慢處枉費思索也

陳提舉

陳守字師中莆田人丞相俊卿次子用蔭補官歷工部員外郎除奉直大夫提舉荆湖南路常平公事嘉定中召爲將作監卒

文公題師中讀書之齋曰敬恕且爲之銘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已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欽焉厥躬于牆于堦于羹于羹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愆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八

正龍堂

弟宓祭文曰惟兄以寬弘之度濟剛直之資忠孝之訓夙稟於父敬恕之道又得所師年少蜚譽孝考所知宗正外府俾屬俾神悉以公選不專父私兄克奮勵報稱是期清漳臨汝廉介不欺歷仕三朝靖退自持二紀郎省嫺巧所嗤末乃一陟人皆謂遲兄曰何能過分之宜蓋六受郡而兩去三乘詔而一馳信直道以力行豈畏途之足危惟坎壈以濡滯斯行誼之不虧方湖湘之始寇誠牙孽之易治及威惠之兩失遂歷歲而蔓滋初抗疏以請討曰紀綱不

可以陳值時論之不然謂居職之非宜奉殊庭之香火伏
園間之恬嬉荷國恩秩隆界符竹而不遺暨辭榮而忽疾
猶剴切以陳詞何好善之不足殘一疾以顛墮嗚呼哀哉

陳師德

陳定字師德俊卿第三子用蔭補右承事郎年二十五卒
文公銘其墓曰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
務爲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益本出於俯仰寒餓之
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
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爲之無所於迫而
徒取衒鬻之羞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九

正誼堂

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修己治人之方
國家禮義廉耻之教益泯混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不
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
蓋庶幾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
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
福國夫人聶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
二三則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矣一日
以公命因予友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
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淫思力索於空幻恍
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

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
既疲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
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
其友方來耕道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

兄守師中見予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
其窆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
曲盡愛敬劑和烹惟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
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
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
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十

正誼堂

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顧其
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
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
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
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則既絕
矣夫豈不足以願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
予是以銘曰士執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躋其徒卓
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劬躬躡履前覺天不者之以驗其
奔淵冰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瀕于耐于宅孰全其歸視
此幽刻

晦翁答師德書曰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向道不忘之意甚善甚善持敬正當自此而入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况開左右體羸多病尤當完養思慮毋令過苦成就德器以慰士友之望

林光朝與其父俊卿書曰師德人品甚高生長富貴中而每每欲見古人歸宿之處頃嘗到東閣其所發問皆非舉子習尚會造人來借書未嘗及非聖之書簡尺往來意詣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主

正誼堂

而詞不費可見其為吉人君子渾然美質不待雕鑄也

陳師復

宋史儒林傳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第四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長從黃榦以父任歷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事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官中宴飲或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綱紀天且不雨臣請伏而設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官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為之罷却尋遷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今赤地千里墮

飛破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諛晦以旱不為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立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眾怨所萃則相繼趨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罷是嘗援古事以文邇日

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奸宿穢以丐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措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逼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主

正誼堂

爭冀禱廟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犖犖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擬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請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願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敵事視前疏尤剴切焉必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詔史彌遠日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羣集宓就役之策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

與諸生討論收知南劍州時大旱疫癘連賦十數萬且弛
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餉戶給之創延平書院
悉倣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閩寧宗崩嗚咽累日無何
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直秘
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
學諸生以起必為請而沒已閱月矣宓天性剛毅信道尤
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
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
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
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三

正誼堂

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動詔贈直龍
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
唐史贅庵之藁數十卷藏于家

劉文簡公 弟籍仲附

宋史儒林傳

劉燾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籍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乾道
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燾正版籍吏不容姦調饒州錄
事通判黃奕將以事汚燾而已自以賊抵罪去都大坑冶
耿某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水火燾貽書曰使死
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為叢冢以葬調連城令罷添

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綱本二稅鈔鹽軍期米
等錢大修學校乞行經界改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
興利去害知無不為差通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僞學禁興
燾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為終老
隱居之計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修學
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入
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
和議願益恐懼修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必振公道以進
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令守臣募以一
半易薪春末支及冬復償存其半以備緩急連欠亭戶錢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古

正誼堂

十萬轉運司五萬燾以公使公用二庫贏錢補之奏義倉
之做客丁錢之做小官俸給之做舉留守令之做吏商之
做名入奏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
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獎
遷尚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楮幣轉對言願於經筵
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
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修明軍政遷浙
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而匿權家
者吏弗敢捕燾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
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

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說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歸義利不明趨向汚下人欲橫流廉耻日喪追惟前日禁絕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僞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長吏監司禁戢強暴撫柔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禁科歛以紓民力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爲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項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舉五做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爲異燻奏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讜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五 正齋堂

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燻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爲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於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田里之間此非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奏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夏旱應詔上封事曰言語方壅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而疏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爲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爲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諡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藁翰仲名炳淳熙戊戌進士趙汝愚帥閩辟轉運司屬官俾相度鹽鈔利害歷應城令官至朝請大夫丐祠閒居號悠然翁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六 正齋堂

初文公與書曰得晦伯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以爲疑可更思之固知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爲害也

文公與呂伯恭書曰劉氏兄弟煥炳同預薦送熹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熟知其嗜學可教

韜仲以書問格物未盡處義未精晦翁曰此學者之通患然受病不在此這前而別有受病處余正叔曰豈其自然乎曰都不干別事本不立耳

又曰韜仲不苟如此不易得其兄晦伯亦甚好他日皆未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七

正誼堂

可量也得子澄書盛稱韜仲居官不苟前日晦伯一再相聚亦甚進益得後來朋友向前如此老朽無復恨矣

真德秀作文簡公墓碑有曰公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又嘗用功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言行必正行確然自守以終其身晚躋禁從雖未及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察微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讓隨迎合以售其私者一無有焉

雲莊孫經書胡玉齋所著易敬蒙通釋曰嘗記見時從家庭授易聞之先君子云昔晦菴之講學于雲谷也我先文簡雲莊兄弟與西山父子游從最久講論四書之餘必及

於易與諸生時凌絕頂登眺觀天地八極之大察陰陽造化之妙蓋其胸中已有真易一部在宇宙間故其所論象數義理自有以見其實而造其微晦菴及雲莊皆谷中書室名

傳忠簡公

宋史儒林傳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察之孫少從朱熹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收知閩清縣丁父艱服除知連江縣東湖溉田餘二千頃隄壞卽下流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大

正誼堂

南港爲右隄三百尺民蒙其利慶元初名爲將作監進太府寺丞言呂祖儉不當以上書貶又言於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僞學目之又言朋黨之敝起於人主好惡之偏坐是不令出知漳州以律已愛民爲本推熹遺意而遵行之創惠民局濟民病以革機鬼之俗由郡南門至漳浦爲橋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兩爲部使者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秘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而蓬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罅漏寔多苟安且夕猶恐覆敗乃欲徵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爲偶然者伯成正色謂天意如

此官師相規時也以為鶴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一日失民心二曰際軍政三曰啟邊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之出為湖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棄信誓乞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伯成罷之嘉定元年召對而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和北使雖返要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帑藏以資敵人驛降附以絕來者非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為主宜惜日為戰守之備權戶部侍郎史彌遠初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聞帥倪思以為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帝曰過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九 五 正誼堂

當者再對曰思固過當但恐權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無以思為戒李壁謫居撫州伯成言侂胄之誅壁與有功不酬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伯成未為諫官也嘗言彌遠謀誅侂胄事不遂則其家先破侂胄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丞相錢象祖安危大事以死爭之差除小者何必乖異并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或致彌遠意欲使有所彈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曰吾豈傾人以為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左遷權吏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建昌

府蔡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陽乃雪其冤於朝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活饑民瘞藏野殍不可勝數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於圖山石碑伯成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圖之中不若兩砦之兵迭戍焉圖山砦兵素與海盜為地伯成廉知姓名會都試捕而鞠之無一逸去獄具請貸其死黥隸諸軍嘉定八年召赴闕辭不獲行至蒲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位拜直學士落致仕予祠賜金帶伯成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詔進一官寶慶元年與楊簡同名尋加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大理評事胡彥昱坐論事貶感然語所親曰向呂祖儉之謫吾為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言誰當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廉耻道喪風俗益媮斯路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彌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祚短促唐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羣裴度戚里諸賢皆為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內徙今上疏者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無一

爲言者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冊
書之有累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
及獨以愛恩優異效其弊言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
一官提舉鴻慶宮復辭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
善不啻如已出語及姦人誤國邪人害正詞色俱厲不少
假借常慕尸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
贈開府儀同三司端平三年賜諡忠簡

鄭樞密

宋史儒林傳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後改今名福州人弱冠從朱熹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九 正誼堂

學嘉定四年進士第一歷官知贛州改知隆興府後以寶
章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進華文閣待制提舉上清太
平宮進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爲吏部侍郎
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
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
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
倦動於詞色則讒語乘間或不自知矣又言願陛下明治
百弊滌去舊染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
戒謹尤防其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
矣又曰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

舜之道則無遠猷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陛
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
適得其當夫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
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求名我實
有益惟虛心納善若决江河則激者自平拜端明殿學士
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尋拜叅
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加
觀文殿學士致仕寶佑二年卒

蔡文肅公

蔡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從朱熹學舉紹定二年進士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九 正誼堂

其後差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名試館職遷秘書省
正字陞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遷諸王官大小學教授
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遷樞密
院編修官兼權屯田郎官歷遷權吏部尚書加端明殿學
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拜叅知政事落職
予祠起居耶林存請加竄削從之未踰年復端明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乞致仕轉一官守本官職致仕卒諡文簡以
犯祖諱更諡文肅

吳安撫

宋史儒林傳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舉進士初主溇州平南簿時張
拭經畧廣西以獵薦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
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
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
恪恭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名朱熹楊萬里時陳
傅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際判然
可見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
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為收容謝之寧宗即
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趨修大內將移御獵言壽皇
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重

正誼堂

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宜篤厲
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見焉會偽學禁典獵言陛下臨
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
開侍講朱熹遽以御批界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
是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諡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
以來首倡大義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
動天地未有過於浚也孝宗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
臣終始此念足以配孝宗在天之靈亦惟浚一人爾議皆
不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漕廣西
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

獵貽書當路請號名義士以保邊鄙刺子弟以補軍實增
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打武昌杜越
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絡
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
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鄂
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達孟宗政柴發
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為名將名除秘書少監首陳邊事乞
增光鄂江黃四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秘閣修撰主管荆湖
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陛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賑
饑者遣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糶米價為平獵
計金攻襄陽則荆為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內湖
通濟保安四區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
林四區達于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
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邊走馬湖
熨斗陂之水西北貫李公置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
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
榮將兵援竟陵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投襄陽德安加
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
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叅議
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重

正誼堂

及忠義保提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達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為討叛言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諱以敷文閣學士兼四川安撫處置使嘉定六年召還卒有奏議六十卷及畏齋集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

項平父

宋史儒林傳

項安世字平父江陵人淳熙二年進士歷正字戶部員外郎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五

正誼堂

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之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朱熹名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官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

公議耳明知公議之不可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

即加號名界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未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准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侂冑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平父乃爾開暇遂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五

正誼堂

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宜撫使又陞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送好虜拉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詩中庸說周禮丘乘說海菜十五卷行于世

董叔重

董銖字叔重僊州德興人晚年登科仕至從事郎婺州金華縣尉嘉定甲戌年六十三卒黃翰誌其墓其畧曰叔重天資警敏勵志於學自其少年已為鄉間所稱道叔重亦自負以功名可唾手致也既冠從鄉之儒先程公洵遊語以晦庵先生所以教人者叔重盡棄所學取大學中庸語孟諸書日夜玩習畏懼入閭樞趨函丈不憚勞苦先生亦愛其勤且敏不倦以教之嘗語之曰更宜深察義利之訓反求諸身推類寤經漸次銷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脚方是講學之地又曰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正誼堂

論學於竹林精舍命叔重長其事諸生日所誦習叔重先與之反覆辯難然後即先生而折衷焉偽學之禁方嚴有平日從學而不通書問者有諱言其學而更名他師者有變節改行狂歌痛飲挑達市肆以自污者有昔嘗親厚恨不薦已而反擠之者至其深相愛者亦勉以散遣生徒為遠書計諸生雖從學亦有為之搖動亦託辭以告歸者叔重正色責之喻以理義然後諸生翕然以定非其見之明守之剛能若是乎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天 正誼堂

銖問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銖切謂天地之所以為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

皆五居中而爲數宗祖大行之數五十者卽此五數衍而成之各極其十則合爲五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爲五十而爲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爲四十而爲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爲五十而爲大行之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爲一德此所以爲數之宗而撰著之法必衍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文公答曰此說是

銖又問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耦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卽太陰之數少陰之位卽少陽之數少陽之位卽少陰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无

正龍堂

數太陰之位卽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爲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數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爲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得五而成六少陰得五而成七少陽得五而成八太陰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爲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可如此看否啟蒙言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三同

謂一二五二異謂河圖之二在洛書則爲九河圖之四在洛書則爲七也蓋一三五陽也二四陰也陽不可易而陰可易陽全陰半陰常從陽也然七九特成數之陽所以成二四生數之陰則雖陽而實陰雖易而實未嘗易也不知是否文公答曰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

陳才卿

陳文蔚字才卿信州上饒人自少資稟穎異十三能文既壯從游于朱子之門深造自得以斯道自任隱居教授屢聘不起講學鉛山著尚書編類十三卷端平中守臣上其書詔補迪功郎嘉熙己亥卒年八十六又有克齋藁三十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羊

正龍堂

五卷

文蔚云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精一危微共一心文蔚答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別人心與道心先生曰他底未是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少緊當云須知妙旨存精一正爲人心與道心

子融謂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于熱大黃寒此性是氣質之性才卿謂卽是本然之性曰子融認知覺爲性故此爲氣質之性性卽是理有性卽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曾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

文蔚與先生書曰今歲已辭趙館上饒徐簿招教子弟周
彥安趙司戶皆遣子弟來學所幸事簡可以讀書兼文蔚
自覺有褊急之病徐簿却甚寬緩日夕相聚不無所助但
渠目今有部運之役相別動是數月使人悵快爾先生還
山間尊體想甚怡適學者往來絡繹當有進道精勇者文
蔚近誦詩乃平日所未講今且理會訓詁將正文優游諷
咏不能得其意却驗之諸家之說而折衷以先生集傳方
此下工他日常請益也近畧見玉山縣學所錄答問語覺
見皆是平日所聞者似無可疑此間士友多疑非先生言
謂其出於學者附會有雖知非附會而亦疑其離析太過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三 正誼堂

才卿以右手搜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
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
爲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
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
此更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才卿問色容莊最難曰
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
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
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
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新詩甚佳康節胸懷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三 正誼堂

輕誠宜周忽凡此皆理國安民之要亦豈無統宗會元之方要知典學之一言是乃尊經之明法

徐僑在講次理宗問考亭門人僑奏上饒陳文蔚臣嘗令諸子師事之知之尤審先師朱熹與臣書亦云其人有一立作看道理極仔細上日聞其會著書傳僑奏文蔚亦嘗以數篇示臣相與參訂其解釋坦明易見陛下倘命守臣給筆札具錄來上而於是經玩繹焉則帝王傳心建極之要道盡在是矣至是特補文蔚初品官俾上所著書傳

輔慶源

輔廣字漢卿慶源人居嘉興初事呂祖謙後卒業于考亭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九

正誼堂

淳謹勤恪學禁嚴廣不為動嘉定間奉祠歸隱語溪著五經註釋語孟答問一云纂疏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日新錄師訓編稱傳貽先生別號潛庵

文公答漢卿書曰示喻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仔細報去矣熹向於中庸章句中嘗著其說今并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眾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又答曰讀書既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畧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文公答呂子約書曰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路德章諸人之比也

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先生曰靜坐自是好廣請于先生求居敬窮理四字先生曰自向裏做工夫何必此因言昔羅隱從錢王巡錢塘城見樓櫓之屬伴為不曉而問曰此何等物錢曰此為樓櫓又問何用錢曰所以禦寇日果能爾則當移向內施之蓋風之以寇在內故也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九

正誼堂

漢卿請于先生曰先生昨日言廣言動間多輕率無那其言也初底意思此深中廣之病蓋舊年讀書到適然有感發處不過贊嘆聖賢之善耳都不能玩以養心自到師席之下一日見先生泛說義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如道家說存想法所謂鉛汞龍虎之屬皆人身內所有之物又數日廣誦義理又向外去先生云前日說與公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廣不覺恍然有警于心廣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兩段廣思之便是惟精惟一底工

夫戒謹恐懼持守而不失便是惟一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便是惟精底工夫但中庸論道不可離則先其戒謹而後其謹獨舜論人心道心則先其惟精而後其惟一曰兩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不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謹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先生問誠敬二字如何看應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應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爲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杅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董

正誼堂

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先生論廣曰今講學也只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而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須去外而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

無求不得之理

先生舉伊川說曰人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又一說却曰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公且說看是如何廣云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以私欲爲主故實先生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爲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着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九

美

正誼堂

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腳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真德秀跋文公與漢卿帖曰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語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

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
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
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
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九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九

毛

正說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潘子善

潘時舉字子善台州天台人嘉定中爲國子正錄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
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
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
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道上便了更別討
甚病根也

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曰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上說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

一 正說堂

無非日用常行底道理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
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
進也都不正說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看熹之
啟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熹少時看文字時凡見
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
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啟蒙曉往侍坐時舉曰向者看
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那不會靠得易看所以不見聖
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啟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
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惟
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世事都來應得如泰初九若

正作引賢類進說則後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啟蒙啓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先生領之

先生答子善書曰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着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簡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先生歷言諸生之病甚切謂時舉看文字也却細膩親切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

三

正誼堂

也却去身上做工夫但只是不去正處看却去偏傍處看如與人說話相似不向面前看他却去背後尋索以爲面前說話皆不足道此亦不是些小病痛想見日用工夫也只去小處理會此亦是立心不定故爾切宜戒之

時舉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義時舉云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旣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去未遠故亦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爲又做了七八分却摺轉來都消磨了這些子意思此所以終至於枯亡也先生謂時舉曰大凡爲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

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硬尋

簡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簡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簡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盍若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却云且靜坐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曰若着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着此說熹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

三

正誼堂

便做空虛認了且如程門中如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因言平日學問次第先生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旣在這裏又向那裏討他要知只是爭箇醒與睡着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慾引去便一似睡着相似只更與他喚醒纔醒又便無事矣時舉因云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不知倚靠得否曰熹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畧有所見覺

得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却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時舉云舊時也有這般狂底時節以爲聖人便即日可到後來果如先生所云漸漸淡了到今却只得逐旋挨去然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夫不甚趨詣時舉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趨詣曰只從大木上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趨詣

晏亞夫問于行三軍則誰與先生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益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時舉因云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先生曰然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

由 正龍堂

子善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畧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道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先生曰正是如此

胡桐原

胡泳字伯量南康建昌人別號桐原著四書衍說弟伯履號西園兄弟孝友人無間言又推其施之家者達之鄉有南康胡氏鄉約

泳問每日暇時畧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

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伯量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動靜內外而言泳嘗驗之反見得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間隨事逐物去了曰隨事逐物也莫管他有事來時須着應他也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靜亦敬也又問但恐靜時工夫少動時易得撓亂耳曰如何去討靜得有事時須着應且如早間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靜坐不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

五 正龍堂

泳問林子武以謹獨爲後以戒懼爲先謹獨以發處言覺得也是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謂戒懼是保守天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覺得戒謹恐懼與謹獨也難分動靜靜時固戒謹恐懼動時又豈可不戒謹恐懼曰上章言道不可須臾離此言戒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與謹獨皆是不可離又問泳欲謂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未發曰如此說也好又曰言道不可須臾離故言戒謹恐懼其所不睹不聞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言謹獨又曰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

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曰然

深曰切謂因物欲之淺深可以見氣質之昏明猶因惻隱羞惡可以見仁義之端也曰也是如此

潘瓜山

潘柄字謙之年十六從文公游晚著四書講說易解尚書

解別號瓜山

晦翁答謙之書曰所喻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

太 正龍堂

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

又書曰所示問目如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爲的當爾易說大概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須仔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係辭焉而明吉凶之意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闕其所疑不可強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

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說成法成德成事之

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已成物之類神之所爲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此說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近日別看甚文字有疑幸語及也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提起心則急迫而難久纔放下則又散緩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工方可曰只是君元不曾放得下也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刻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柄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

七 正龍堂

楊信齋

楊復字志仁福州長溪人從文公游後卒業黃榦之門別號信齋真德秀知福州創賞德堂于郡學以居之著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晦翁嘗曰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陳德本有過於疎之病又曰昨寓三山與楊志仁反復所修禮書具有本末若未卽死尚幾有以遂此志也

何叔京

何鑄字叔京邵武人父兌始仕爲左朝奉郎通判辰州生

錫孝謹有器識既出就傅暮歸則不復去親側誦書日數千言爲文敏而有思趣尚高遠識者奇之辰州嘗受程氏中府之學於東平馬仲服行不怠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南方扼死不恨間復悉以其所聞者語錫錫既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佐久而自信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無營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興事濟衆則懇惻憂勞如已嗜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爲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

八

正誼堂

官授泉州安溪主簿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爲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使者鄧伯熊行部顧郡事不理因繫或累歲月不得釋檄錫佐其守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情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所以均之甚備守顧不悅錫卽謝去一時學士寮友推其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八錫爲人清爽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史論諸文數十卷
晦庵答叔京書曰博觀之敏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之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遺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

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又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

九

正誼堂

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書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焉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易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也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

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吳伯豐

吳必大字伯豐興國軍人

必大初見先生曰必大日來讀大學之書見得與已分上益親切字字句句皆已合做底事但雖見得道理合如此然反而躐括其念慮踐履之間却有未如此者蓋緣向來自待未免有失之姑息處始謂氣習物欲之弊不能頓革當以漸銷鑠之而已不知病根未盡除則爲善去惡之際固已爲之繁累不能勇決操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往往紛起而不自覺其動於惡者固多有之今須是將此等意思便與一刀兩斷勿復凝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着做不得遲疑庶可補既往之過致日新之功如何先生曰要得如此

又云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先生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

十

正龍堂

又問顏子之樂不是外面別有甚事可樂只顏子平日所學之事是矣見得既分明又無私意於其間自然而樂是

否先生曰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底滋味

先生曰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爲前面沒了必大曰若工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

先生曰學者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有差誤要其所成有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截有皮殼底無肚腸有肚腸底無皮殼不知是如何必大曰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會理會得先生答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志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又答書曰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

十

正龍堂

本其外馳者詭譎狠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益多得之已畧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又答書曰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

又聞攝事都幕想亦隨事有以及人但趨舍之決是乃舜臧之分不幸至此只有一刀兩段然須是自家着力非他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 圭 正龍堂

人所能預也錄示子約往還書如所謂五氣之盛衰猶足為運義之消長亦是前輩自有此說今所援引乃是舉輕以明重無不可者不知子約何所疑也恐是不曾仔細看上下文便只就此兩句上論得失講論最怕如此不盡彼此之情而虛為是譏諛也又如說浩氣之體段即道義之流行此等語殊不可曉自此以下一向勞攘此無他病只是心地不虛懸着舊時窠窟故為此所障而正理不得見前耳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

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

李守約 弟時可 處謙

李閣祖字守約光澤人父呂學于從父郁得楊中立淵源閣祖蚤受庭訓已而登晦庵之門篤志問學強力精思論議切實晦庵留之家塾訓諸孫為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畧舉嘉定辛未進士廷對發明所學不遂時好識者嘆其古雅調靖江之臨桂簿提刑方信孺待以國士漕使陳孔碩引以自助兩臺之事咸倚以決暇日詣學講明義理訓迪諸生士習丕變辟福州古田令終廣西經畧安撫司幹官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 圭 正龍堂

有問答十卷相祖字時可用心精切編書說三十卷壯祖字處謙舉進士為閩清尉真德秀薦之稱為人物典刑晦庵答守約書曰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為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

哉

禽獸於義理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稟中來如饑食渴飲趨利避害之類而已只為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下亦不能作偽來喻上文蓋已言之不知如何又却更疑着也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包五常之說已與今禘言之大抵如今朋友說文義上說如守約儉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箇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

正董堂

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閉語不濟事耳

答時可書曰示喻執中之說程先生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明此中字無過不及之中初非未發之中也向於中庸章句序中曾發此義

答處謙書曰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然一長其驕吝克伐之私况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如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別求妙解也

范伯崇

范念德字伯崇建安人如圭之子娶劉聘君女與文公之配兄弟也伯崇始仕為廬陵之龍泉主簿不小其官遇事無所苟遂以幹敏聞州籍其才奏為錄事參軍龍泉民素惡訟者嘗患不得其情伯崇既盡心焉而又廉勤以槌于下惻惻以伸於上於是小冤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暇日葺其間事之堂榜曰盡心文公為之記又大書墮墮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為方丈之室以金矢黃金象貞貞厲之戒揭於座右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

正董堂

文公曰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為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爾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具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

文公曰伯崇到官之初儘為人理會事至於興作水利種種躬親若此不倦真副朋友之望也

向來猶恐伯崇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

伯崇嘗為余言語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為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於心念念不已自然血脉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然涉

強記無沉浸醞郁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余愛其言書於林汝器所編論語說後

伯崇嘗言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朱子曰此語甚穩當

甘吉父

甘節字吉父撫州臨川縣人

節問學問之端緒先生曰且讀書依本分做去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乎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與眾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摸

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

去 正龍堂

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為五教眼前無非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着工夫則體在其中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為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亦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外

問欲求大本以總括天下萬事曰須是窮得理多然後有貫通處今理會得一分便得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便得

二分受用若一以貫之儘未

在問節嘗見張無所解雅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雅容節又見

明道先生為人亦和節自後處事亦習寬緩然却至於廢事曰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于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限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問篤行允蹈皆是作為畢竟道自道人自人不能為一曰為一則聖人矣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

又問顏子不遠復擇乎中庸顏子亦未到此地曰固是只為後人把做易了後遂流為異端

蔡元思

蔡念成字元思九江人嘉定初辟為延平書院堂長學博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

去 正龍堂

而精行誼尤明粹一時學士倚為斯文楨幹黃直卿曰蔡丈意思欲退就實殊可敬重

陳必曰蔡丈在延平書堂學者師之言議操存端有可法黃去私

黃義勇字去私撫州臨川人氣槩豪爽學專行確從文公游而卒業黃幹之門著屯田議說親喪教行古禮陳必知

南康軍辟為白鹿書院堂長行誼志節卓然為一時之冠黃毅然

黃義剛字毅然撫州臨川人

義剛問平時處事當未接時見得道理甚分明及做者又

便錯了不知如何恁地曰這是難事但須是知得病痛處便去着力若是易爲則天下有無數聖賢了

閒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

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閒合考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 太 正龍堂

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

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己理會此等事久

自會得

義剛啟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謂第二番莫爲便了也不必長長存在胸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一事時千思萬量苦思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度合下做時自謂做得圓密了及事纔過又便猛省者有欠缺處纔如此思着則便被氣動了志便是三兩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是難便是難不能得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磨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定帖這也無着力處聖人教人也不過博文約禮須是平時只管去講明講明得熟時後却解漸漸不做差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

太 正龍堂

義剛啟曰古人爲學皆是自小得人教之有方所以長大來易入於道義剛目前只作舉業好書皆不曾講究而今驟收其放心覺用力倍難今欲小學等書理會從灑掃應對進退禮樂書數射御從頭再理會起不知如何曰也只是事事致謹常常持養莫教放慢了便是若是自家有箇操柄時便自不解到十分走作了

義剛啟曰半年得侍灑掃則蒙提誨自此得免小人之歸但氣質昏蒙自覺易爲流俗所遷今此之歸且欲閉門不出刻意讀書皆未知所向欲乞指示先生曰只杜門便是

所向別也無所向只是就書上仔細玩味考究義理便是
義剛之初拜先生也具述平日之非與所以遠來之意力
求陶鑄及所以爲學之序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沒奈何他
今公既自知其過則讀書窮理便是爲學也無他陶鑄處
問讀書以何者爲先曰且將論語大學去看至是又請曰
大學已看了先生解得分明也無甚疑論語已看九篇今
欲看畢此書更看孟子如何曰好孟子也分明甚易看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闕中陳紹濂尚友校

晏亞夫

晏淵字亞夫涪陵人

先生問晏淵平昔如何做工夫看甚文字曰舊治春秋并
史書曰春秋如何看曰只用劉氏說先生曰公數千里來
見喜其志欲如何曰既拜先生只從先生之教曰春秋是
學者末後事惟是理明義精方見得春秋是言天下之事
今不去理會身上上事却去理會天下事則理會得天下
事於身上上却不會處置得所以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一 正龍堂

已本分上事

先生語晏亞夫云亞夫歸去且須杜門安坐數年虛心玩
味他義理教專與自家心契合若恁地時病痛自去義理
自明大抵靜方可看義理

與書曰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
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
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右入頭處也

亞夫云惟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先生以爲然

龔夢錫

龔蓋卿字夢錫衡州常寧人舉進士卽往師文公嘗爲右

正言

蓋即見先生於長沙郡齋是晚請教者七十餘人一友問
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七篇之書
只是論心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豈為見此中人讀書
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于細尋繹令胸中
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觀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
豈是如此又一友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
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仔
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人說話便是難烹只說一箇涵
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
蔓開說閒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如此讀書如
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
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
理會處却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

黃幹曰夢錫所編朱先生語錄字字皆格言

劉履之 弟

劉履之字履之福州長樂人六歲日誦千言至覽忠孝大節
慷慨發憤慨十歲通九經傳記嘗讀釋老書嘆曰此不足
習也後于業又嘆曰此不宜專習因備取伊洛諸書讀
之率其弟為同游朱文公之門公嘉其志篤學敏授以先

伊洛淵源錄 卷之十一

三 正龍堂

天太極圖傳晚修禮書兄弟皆預編次卒年四十五所編
王朝禮及注解語孟皆未脫槩為文醇雅學用之幼穎
悟中童子科後棄舉子業一意理學與黃幹相友善為學
禁典志尚愈篤蔡元定竄道州兄弟偃蹇特厚卒年四十

七

砥初見先生問曾做甚工夫對以近看大學章句但未知
下手處曰且須先操存涵養然後看文字方始有浹洽處
若只於文字上尋索不就自家心裏下工夫如何貫通問
操存涵養之道如何曰才操存涵養則此心便在何操存
未能無紛擾之患曰才操便存今人多於操時不見其存

伊洛淵源錄 卷之十一

三 正龍堂

過而操之念自執捉故有紛擾之患

問有事時須應事接物無事時此心如何曰無事時亦只
如有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也又問程子言未有致知
而不在敬如何曰心若走作不定如何見得道理且如理
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一件事少間都成沒理
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去理會那事又問只是要主一日
當如此又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嘉謂
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之所以思慮紛擾只
緣未實見得此理若實見得此理更何暇思慮天下何思
何慮不知有甚事可思慮也又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

曰亦是他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

用之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

問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文王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中立不倚不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

陳器之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一

四

正龍堂

陳瑄字器之温州永嘉人少穎悟久從文公游所見趙卓紹定間江淮制置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瑄幹辦公事兼主講席四方學者從游數百人稱為潛室先生後以通直郎致仕所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木鍾集先生答器之書曰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竊詳此意公之為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壅塞者為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為義固非專為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一

五

正龍堂

又答書曰性是大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之為四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

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
善蓋亦適其情而逆知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
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
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
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
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
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
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
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
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
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
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
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
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
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
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
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
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一

六

正龍堂

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
翁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
軸此理循環不窮胎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者此也

或問明道云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發於思慮謂之情如
此則性乃心之本而橫渠則以爲心統性情如何器之
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卽是性向外卽是情心居二者之
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一舉而兼得之橫渠
此語大有功

又云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會迎物之來
亦不會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一

七

正龍堂

蔡節齋

蔡淵字伯靜別號節齋元定長子清修苦節隱居不仕以
父命著周易訓解及大學思問中庸通旨

劉晦伯跋元定訓于帖曰公之諸子奉公之訓卓然自立
吾邦之士莫與爲比而人亦莫知其所蘊也

真德秀曰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
伯靜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於易有太極之一言

易者變易無體卽無極之義識者謂其發先儒所未發
虞復之

虞如方字復之建陽人本蔡元定次子出後虞氏嘗著春秋大義真德秀爲之跋曰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行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長伯靜次復之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君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本於義理也人

伊洛淵源錄

卷之十一

入

正龍堂

心者屬於血氣也道心易晦而人心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爲之也故經於期仲子納郟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卽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托哉若又將爲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由廢與伯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潘瑞叔弟恭叔

潘友瑞字瑞叔金華人左司疇之子也與弟友恭同游文公之門友恭字恭叔

文公與劉子澄書曰潘德鄰之子友瑞廷對甚切直尤廷之甚愛之爲同寮所抑稍降其等此不足計渠兄弟皆好此輩後生將來皆可望也

答瑞叔書曰示論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

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懲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開計獲之私勝其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

伊洛淵源錄

卷之十一

九

王龍堂

擬度量之意已詳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友朋之望也

又答書曰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以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如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恭叔曰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潔故群弟子

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又答書曰敬之一字為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

友恭云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先生曰此說甚善

文公除從官舉友恭自代狀曰伏見從事郎新明州司理叅軍潘友恭存心懇惻造理精深居家有孝友之稱持已

有廉靜之節其於世務亦所該通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正誼堂

潘坦翁

潘履孫字坦翁友恭之子寓居紹興祖蔭為將仕郎淳熙丙午年才十三文公見其侍立祖父旁視聽專一而進趨有度遂授學焉仕終江陵府通判

履孫問集註解多開釋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叅考履孫恐經文止曰識之未有皆存善惡以備叅攷之意先生曰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

鄭子上

鄭可學字子上莆田人幼而文冠而孤力學好修累舉進

士不第異糧千里從學於朱先生先生一見恨相遭之晚握手評議如夙友焉道同氣合幸終歲一歸歸則以書質

所疑有問斯答皆前聖所未發之旨朱先生守臨漳虛子弟之師席俾之西向而坐既歸則又以書招之且致諸子孫慕向不忘之意四方學者至即有問必使子上正之而

仕之來南者命必見子上而後行諸公名人皆欲招子上不可得呂祖儉李孟傳詹徽之廖德明皆加敬愛與人交氣和而清竟日端坐不見怠容誠信溫恭其所誨誘皆為

名士前後三奉大對嘉定辛未勅授忠州文學是歲冬廖德明為廣帥招致郡齋明年壬申秋親友勉子上調選方

信孺時守春陵與之偕行至豫章卒於豐城年六十二所

正誼堂

著有春秋博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師說十卷詩數百篇子上不喜為詩遇事感發時出一二朱先生嘗止之以故不多作學禁典登朱門者畏避退縮子上獨相從於

寂寞之濱

先生謂可學曰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謂真以此為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些道理便是不足看他不破不會以此語之夫人與天地並立為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為三只為自

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處若一出入若存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會見得則雖其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用曰學者為氣所奪習所勝只可責志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為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覓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何所不至

可學問作事多始銳而終輟莫是只為血氣使先生曰雖就要義理之氣然血氣亦不可無孟子謂氣體之充也但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一

主 正龍堂

要以義理為主耳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警但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問可學稟性太急數年來力於懲忿止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熱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

熟久當自去

先生一日問可學年幾何對曰三十七先生曰已自過時若於此因循便箇循了昔人讀書二十四五時須已立得一門庭蓋因說平日亦有志於學只是為貧奔走雖勤讀書全無趨向日讀書須窮研道理吾友日看論孟否對以常看曰如何看曰日間只是看精義曰看精義有利有害若能因諸家之說以考聖人之意而得於吾心則精義有益若只鶴突綽過如風過耳雖百看何補善看論孟者只一部論孟自亦可何必精義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一

主 正龍堂

先生謂可學曰大凡看書處則心癡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為是亦得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終以千里方可

可學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為人物理何所交曰極是極是子思且就總會處言此處最好看

可學近觀中庸序所謂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又知前日之失向來專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於形氣如何去得然人於性命之理不明而專為形氣所使則流於人欲矣如其達性命之理則雖人心之用而無非道心孟子所以指形色

爲天性者以此若不明踐形之義則與告子食色之言又何以異操之則存捨之則亡心安有存亡此正人心道心交界之辨而孟子特指以示學者可學以爲必有道心而後可以用人心而於人心之中又當識道心若專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則固流入於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則是判性命爲二物而所謂道心者空虛無有將流於釋老之學而非虞書之所指者矣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已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先生曰然

鄭子上說易中庸甚仔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

矣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一 十四 正董堂
可學嘗論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學以充之

黃子洪

黃士毅字子洪自興化徙吳中士毅知向上爲聖賢事業慶元中學禁方嚴徒步入闕遵朱子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而歸終其身從事於斯號稱有得著述甚多誤次朱子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又嘗類注儀禮未克成書知府王遂爲買宅以居稱爲考亭名士同郡名

儒黃遷又謂之有道君子云興化有壺公山以壺山自號士毅初投先生書以此心不放動爲主敬之說先生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養益人心活物吾學非比釋氏須是窮理

士毅稟歸請教曰只前數日說底便是只要去做工夫如飲食在前須是去喫他方知滋味又曰學者最怕不知蹊徑難與他說今日有一朋友將書來說從外面去不知何益不免說與他教看孟子存心一段人須是識得自家物事且如存若不識得他如何存得如今既知蹊徑且與他做去只如主敬窮理不可偏廢這兩件事如踏一物一般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一 十五 王董堂
踏着道頭那頭便動如行步左脚起右足自來

士毅作朱子語類序曰有太極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然後有性命之名而仁義禮智之理則人物所以爲性命者也所謂學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極天地爲始乃及於人物性命之原與夫古學之定序次之以群經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傳此理者也乃繼之以斥異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統之責者也然後自我朝及歷代君臣法度人物議論亦畧具焉此卽理之行於天地設位之後而著於治亂興衰者也凡不可以類分者則雜次之而以作文終焉蓋文

以載道理明意達則辭自成文後世理學不明第以文解為學固有竭終身之力精思巧製以務名家者然其學既非其理不明則其文雖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於後深明夫文為末而理為本也然始焉妄易分類之意惟欲考其重複及今而觀之則夫理一而名殊問同而答異者淺深詳畧一日在前互相發明思已過半至於群經則又足以起或問之所未及校本義之所未定補書說之所未成而大學章句所謂高入虛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為近似所陷溺矣誠非小補者故嘗謂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後雖斯道未能盛行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一 去 王直堂

林子武

林夔孫字子武福州古田人黨禁起學者更事他師夔孫與傳定從文公講論不輟文公易簣之際謂之曰道理只是如此且須做堅苦工夫嘉定七年特奏名為縣尉所著有書本義中庸章句又有蒙谷集夔孫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先生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先生謂夔孫云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眾人共理

會立簡程限使敏者不得而先鈍者不得而後且如這一件事或是甲思量不得乙或思量得這便是朋友切磋之義夔孫請所看底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當初直是難說夔孫請再看底文字索近思錄披數板云也據不得便漏了他底也

林用中字擇之

林用中字擇之古田人始從林光朝學與建安蔡季通齊名師事朱文公文公每稱為畏友張敬夫帥湖南文公偕用中往訪之聚首年餘有南嶽倡酬集用中早厭科舉業不求仕進石磬宰尤溪延掌學政僅為一往士民率化而頑傲者亦莫不翕服趙汝愚帥閩日過其門訪以政事允中字擴之亦從文公游所著有草堂集先生說擇之曉事非其他學者之比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一

去 王直堂

先生答擇之書曰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喜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稍弛其勞耳又答書曰既不為老子之無為又非有所作為此便是天

理流行焉飛魚躍之全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體用自殊不可不辨但當識其所謂一源者耳

又答書曰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先生曰擴之海外而明於內擴外而敏於中

又曰擴之專志苦學非流輩所及但於展拓處終未甚滿人意耳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一 夫 正龍堂

林熙之弟充之

林大春字熙之古田人嘗題十六字云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也敢不修整臨終戒子弟不得用浮屠法

先生答熙之書曰易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說與物同也

送熙之詩曰仁體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

蘊無窮意涵泳從容只自知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開始笑前來說異同

答充之書曰所論陰陽動靜之說只以四方五行之位觀

之可見矣優柔平中如充之所論得之中字於動用上說亦然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也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如何喪事不敢不勉恐只是一句程子亦有云喪事人所不勉恐解中亦且欲成文不免如此作句未必以四字包上三字也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為此地位也

又答書曰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為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為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耻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開也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一 充 正龍堂

林師魯

林師魯亦古田人

先生謂師魯問學行義克世其家

與擇之書曰師魯寄來論語解數篇極佳未暇細讀已覺儘有合商量處且夕致書相與評之又看如何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一 終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閩中受業陳紹濂尚友校

楊仲思

楊道夫字仲思浦城人

道夫以疑目質之先生其別有九其一曰涵養體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其處着力曰四者據公看如何先後曰據道夫看學者當以致知為先曰四者本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為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却鶻突去了以寡觀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二曰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二

一

正龍堂

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着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正存敬時忽忽為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為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醒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擊踈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為敬又曰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去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三日人之心或為人激觸或為利欲所誘初時克得下不覺突起更不可禁禦雖克遏之卒不能勝或勝之而已形於辭色此等為害

不淺曰只是養未熟耳四曰知言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

用同行而異情切謂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不與物為

對是豈與人欲同體乎曰五峰同體而異用一句說得不

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故張欽夫嶽麓書院記如此他同

行而異情一句却是他合下便見得如此他蓋嘗曰凡人

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辯

不可以是非分所以有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之語只如

粹然天地之心即是至善又如何不可分辯天理便是性

人欲便不是性自是他合下見得如此當時無人與他理

會故恁錯了五曰遺書云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二

二

正龍堂

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地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此一段多所未解曰這箇也自分明只有且恁地去此一句難曉其意只是不可說道持之太甚便放下了亦須且恁持去德孤只是單單有這些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為外物侵奪綠是處少不是處多若是處多不是處少便不為外物侵奪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也六曰南軒答吳晦叔書云反復其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

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爲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切謂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可見則聖人之心亦可見况夫復之爲卦一陽復於積陰之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聖人雖無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湯之救民於水火文王之視民如傷是皆以天地之心爲心者也故聖賢之所推尊學者之所師慕亦以其心願白而無暗賤之患耳而謂不可見何哉曰不知程子當時說如何欽夫却恁說大抵易之言陰陽有指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理人欲而言有指動靜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論如天下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天理而無人欲其善無以有加若動不可以無靜靜不可以無動蓋造化不能以獨成或者見其相資而不可以相無遂以爲天下不能皆君子而無小人不能皆天理而無人欲此得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若聖人則無此故其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者正如公所謂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因其動而見其心者只當時欽夫之語亦未分明七日李延平教學者於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爲

如何伊川謂既思卽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爲表裏然於此不能無疑夫所謂體認者若曰體之於心而識之猶所謂默會也信如斯言則未發自是一心體認又是一心以此一心認彼一心不亦膠擾而支離乎李先生所言決不至是曰李先生所言自是他當時所見如此問二先生之說何從曰也且只得依程先生之說入問邵康節男子吟曰康節詩乃是說先天圖中數之所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九問濂溪遺事載邵伯溫記康節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而伊川稱嘆東見錄云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而畢竟是箇甚若言着外則須似有箇規模此說如何曰六合之外莊周亦云聖人存而不論以其難說故也嘗嘗見漁樵問答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意者當時所言不過如此細思無有出是說者因問向得此書而或者以爲非康節所著先生曰其間儘有好處非康節不能著也問向見先生教童輩聊於心上着工夫數日來專一靜坐澄治此心曰若如此塊然都無所事却如浮屠氏矣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

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何俟塊然以處而後爲存耶
問尋常操存處覺才着力則愈紛擾這莫是大把做事了
曰自然是恁地能不操而常存者是到甚麼地位孔子曰
操則存舍則亡操則便在這裏若着力去求便蹉過了今
若說操存已是剩一箇存字亦不必深着力這物事本自
在但自家畧加提省則便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也

問處鄉黨宗族見他有礙理不安處且欲與之和同則又
不便欲正己以遠之又失之孤介而不合中道如何曰這
般處也是難也只得無忿疾之心爾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二

五

正龍堂

楊與立 族中子弟

楊黻字與立道夫從兄紹興癸丑舉進士又有名曠者字
子昂道夫族兄俱同時受學於朱子

道夫嘗與子昂論心無出入子昂謂心大無外固無出入
道夫因思心之所以存亡者以放下與操之之故真有出
入也先生曰言有出入也是一箇意思言無出入也是一
箇意思

先生誨與立等曰爲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
多道理世間事無小大皆有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
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

與立問常苦志氣怯弱恐懼太過心下常若有事然此病
如何先生曰若見得理徹自然心下無事

驥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其所達
之道道是行其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
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爲臣之事若行其所當爲而已

程正思

程端蒙字正思番陽人自少天資端慤知自好稍長即能
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院見朱子於婺源
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爲己任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
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歡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二

六

正龍堂

以正流俗之繆鄉人多以爲法在太學儻輩類趨時好不
復知有聖賢之學端蒙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
倦從而化者頗衆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
未安輒造門辯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
後已會大臣樂豪縱下賤名檢見修士印以邪氣目之且
言於上曰是屬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望風旨因課試
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益將以其向背爲取舍對
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端蒙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
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竟以是無所合而
歸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卒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

取翁答正思書曰示喻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藉窮理功夫令胸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

又答書曰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府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爲主而待理之自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一

七

正齋堂

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又書曰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疎緩也

又書曰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爲重昨告擇之正爲從前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又書曰具論紛紜不必深辯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

廢切不可於利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辯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又書曰世學不明異端叢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眼耳故不必深與之辯

又書所論放心之說甚善且更如此存養體驗久久純熟又須見得存養省察不是兩事也

寶文卿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二

八

正齋堂

寶從周宇文卿丹陽人志尚冲雅不伍流俗既厥科舉業自讀周易程氏傳語孟精義程氏遺書近思錄如是者十年淳熙丙午年已五十倍弟澄往見朱子於建陽及歸築室專以爲己爲學者倡士友慕之

從周初見先生先生問如何川心從周云收放心慕顏子克復氣象游判院教從周常收放心常察志與助長先生曰固是前輩然曾講說差之毫釐終以千里今之學者理會經書便流爲傳注理會史學便流爲功利不然卽入佛老最怕差錯

又問公留意此道幾年何故向此從周說先妣不幸從周

哀痛無所措身因闕西銘見說乾父坤母終篇皆見說得是自此遂棄科舉從周十年願見先生緣家事爲累今家事盡付妻子從周於世務絕無累又無功名之念正是待教誨之時先生云公已得操心之要

先生語從周以語孟精義皆諸先生講論其間多異同非一定文字又在人如何看公畢竟如何用心從周說仰慕顏子見其氣象極好如三月不違仁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克己之目從周卽察私心欲去盡然而極難頃刻不存則忘才著意又助長覺得甚難先生云且只得恁地

先生問曾理會敬字否曰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無適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二

九 正誼堂

謂一日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曰端莊嚴肅則敬便存曰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便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從周說敬莫只是涵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須恁地說不敬時便是不義

先生曰文卿看道理失之太寬當如射者專心致志只看紅心若看紅心又覩四邊必不能中列子說一射者懸鰓於戶視之三年大如車輪想當時用心專一不知有他雖實無這事要當如此所見方精

先生語從周前日有些見處只管守着歡喜正如過渡既

已上岸則當向前不成只管讚歎渡船之功

先生答文卿書曰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爲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爲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爲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概視彼皆爲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

又書曰爲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褻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萬正淳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二

十 正誼堂

萬人傑字正淳典國軍人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曾點漆雕開是合下見得大了然但見大意未精密也因語人傑曰正淳之病大槩說得渾淪都不曾嚼破殼子所以多有纏縛不索性絲來線去更不直截無那精密潔白底意思若是實識得便自一言兩語斷得分明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摺一掌血如此做頭底方可無疑慮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因舉禪語云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

屢與人傑說慎思之一句言思之不慎便有枉用工夫處問索理未到精微處如何日平日思慮夾雜不能虛明用此昏底心欲以觀天下之理而斷天下之疑豈究其精微乎

先生答正淳書曰心生道之說恐未安大抵此段是張思叔所記多以已意文先生之辭恐不能無少失真也繼之者善繼之爲義接續之意言既有此道理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各具此理而爲性也試以此意推之當得其旨也

又書曰所論大槩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箇橋柄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閱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

余國秀

余宋傑字國秀南康建昌人

國秀問治心修身之要以爲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先生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從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二

十一

王龍溪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二

十一

王龍溪

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稟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德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泮泮地莫之通曉也先生答國秀書曰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已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麤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會着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會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已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宋傑竊惟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辦集則未免有居志說顏之事答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

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邇况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周公謹

周介字公謹初姓葉一字叔謹

公謹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日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

伊洛淵源續集

卷之十二

圭

正齋堂

公謹問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何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先生曰且去一貫上看忠恕公是以忠恕解一貫更去仔細玩味治國平天下有許多條目夫子何故只說吾道一以貫之公謹次日復問聖人之道見於日用之間精麤小大千條萬目未始能同然其通貫則一如一氣之周乎天地之間萬物散殊雖或不同而未始離乎氣之一日別又看得甚意思出曰夫子之告曾子直是見他曉得所以告他日也是所以告曾子時無他只緣他曉得千條萬目他人連箇千條萬目尚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如穿錢一條索穿得方可謂之一貫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

也夫子說一貫時未有忠恕及曾子說忠恕時未有體用是後人推出來忠恕是大本所以爲一貫公謹復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會做來所以知若不會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內所以如此曰只是朴實頭去做了夫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曾識所以告他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得多所以告他

先生答呂子約書曰公謹前日一二書來問所疑覺得却似稍通曉勝往時此等人不能談王說霸終是怒實謹厚這邊人鄙意近來覺得只愛此等人

伊洛淵源續集

卷之十二

首

正齋堂

余正父

先生答正父書曰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况遂以二三爲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間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

示喻編禮并示其目三復嘆仰不能已前此思慮安排百端終覺未穩今如所定更無可疑雖有少例量處如弟子少儀之類然亦其勢如此無可奈何也喪祭二禮別作兩門是

邦國王朝之後亦甚穩當前此疑於家邦更無安頓處也其間只有小小疑慮

余占之

余剛字占之古田人從朱子游與呂祖謙黃幹往復講學有克齋文集

先生答占之書曰試期不遠且作舉子文固所當然然義理意味亦不可遽斷絕耳思無邪之說伊川意已如此氣味自長不必牽合諸說却味短也仁者能好惡人上蔡亦謂無私好惡耳但語中少却一私字便覺有病不以辭害意可也平易固疑於卑近然却正是初學事須從此去漸次自到高遠處乃是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之義未聞先高遠而後平易也仁者愛之理而直以愛為仁則不可此處且更潛心久之有見方信得及今且當就此兩句裏面思量不必向外頭走作也

余彝孫

余範字彝孫古田人

彝孫問曰有憂有懼者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若志立則氣定矣故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先生答曰有憂有懼者內有所歉也自省於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夫子之語固已明白完備今以志立氣定為言

曾淵齋遺稿卷之十二

車 正誼堂

則是未嘗熟復本文而別生枝節也

林正卿 弟安卿

林學蒙一名羽字正卿三山永福人從文公游後卒業於黃幹之門築龍門庵講學幹為之記陳宓始作道南書院於延平聘為堂長所著有梅塢集行於世學履字安卿

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之間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曰以喜觀之夫子答群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

曾淵齋遺稿卷之十二

夫 正誼堂

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問存心多被物奪了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自家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會識得箇心而今都說未得纔識得不須操而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聖賢說得極分明夫子說了孟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後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更說甚閑話孟子曰端處儘有可玩索先生謂正卿曰理會這箇且理會這箇莫引證見相將都理會不得理會剛而寒且理會這一箇剛字莫要理會沉潛剛克各自不同

答正卿書曰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

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日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仔細次早問看如何安卿舉註中程子所言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爲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微頭微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二 老 正龍堂

楊至之

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是這裏打瞌睡模樣等有私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

錄二卷

先生與至之書云日用之間常切操存讀書窮理亦勿廢惰久久當自覺有得力處

又書云要須反已深自體察有箇火急痛切處方是入得門戶若只如此悠悠定是閒過日月向後無得力處莫相怪也

又書云所喻詩序既不會習詩何緣便理會得只今且看四子首後所題依其次序用心講究入得門戶立得根本然後熟讀一經仔細理會有疑即思不通方問庶有進處若只如此泛泛揭過便容易生說雖說得是亦不濟事况全未有交涉乎所說易傳恐亦方是見得皮膚如何便說得易之大全無餘蘊矣向管而說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會究其所以然而加澹治之功否

楊子願楊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先生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二

老 王龍堂

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

至之問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事又慮彼那一事去雖知得了自是難止日既知不是便當絕斷更何必問

至之少精深畫卿少寬心二藥正相反

至之作二圖一日天道主敬圖從太極兩儀五行四時四方以至四德五常四端相次排列一日人道至教圖標出禮記至教至德一條及風雲露霜無非教一條與仁氣義氣一條列於其首而爲說於其後大意說君子法天從政

如風動以教民善如雷擊以懲奸慝更及始爲士而終爲聖盡乎人而合乎天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二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二

充 正龍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陳後之

陳易字後之泉州永春人自幼力學舉慶元丙辰進士崇尚伊洛居喪不用浮屠參酌古禮鄉閭化之仕爲懷安縣丞所著有論孟解義 文公與柯國材書曰陳許二友好爲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盡於淺近而遂止也

王近思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三

正龍堂

王力行字近思泉州同安人勤學善問深得師旨嘗著朱氏傳授支派圖

先生誨力行云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斯下

講學切忌研究一事未得又且放過別求一事如此則有甚了期須是逐件打結久久通貫力行退讀先生格物之說見李先生所以教先生有此意

示喻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泯然發問者若此又率然泰谷竊恐祇爲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今且請吾友只

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眾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畧然後復以見論計其間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

問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卽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沮者不能勝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似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問吾道一以貫之曰曾于是力行得熟後見得今人只是說得自是意味不同正便說得十分亦不濟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三

二 正龍堂

許順之

許升字順之同安人

先生答順之書曰所寄諸說求之皆似過當只於平易懇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着矣

又書曰書中所論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着實處仔細玩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卽雖百萬億不爲多無聲無臭不爲少若如所疑卽三綱五常都無安頓處九經三史皆爲剩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

自以爲是之過耶問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

又書曰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三

三 正龍堂

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直喚作謗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着開擴心胸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養真胡塗自己之說而已也聞已喫肉甚善推此類而擴充則異說不能惑矣

又書曰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畧營生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也纔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文公答石子重書曰順之比來不及一見所羨想更純熟
留書見傲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寒氣味不知向來相聚
亦嘗傲之否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
洪适盡取張子韶經解刊行此禍不在洪水猛獸之下令
人寒心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稍爲後人指出邪徑
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順之聞之必反以爲謗子韶
也

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
仲舒董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說話來
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三
四 正龍堂
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
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先生云以此知禮樂亦出於孔門
之徒順之此言極是

許子春

許景陽字子春泉州同安人

先生答子春書曰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
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
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唯聖人爲能全
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
亂之耳曾子一貫之說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决積

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疑滯若如所
喻則夫子方是教他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
如何便應得箇唯字此等處且宜虛心玩味不可輕易立
說
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大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
用功處不緊切耳

楊子順

楊履正字子順泉州晉江人

先生答子順書曰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
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决潰於其前而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三
五 正龍堂
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
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
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
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
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
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
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由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
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

所論爲學大意自己得之但賢者本自會說說得相似却
不爲難只恐體之未實卽此所說皆是空言不濟事耳

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塵疎不如子順細審然此等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礙也

徐居父 弟仁父

徐寓字居父容字仁父永嘉人

庚戌五月寓初見先生於臨漳問讀易詩先生告以先讀

大學語孟中庸待精透然後讀他經却易為力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三

太 正誼堂

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

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

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

能求益乎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此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

事時也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靜亦

定也

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熹謂若見得道

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

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閒思慮也

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

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先生謂仁父曰為學須是裂破藩籬痛底做去所謂一棒

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使之歷歷落落分明開去莫要含糊

黃敬之

黃顯子字敬之永嘉人

敬之問理既明於心須又見這樣子方始安穩曰學問思

辨亦皆是學但學是習此事思是思量此理者只說見這

樣子又不得須是依樣去做然只依本畫葫蘆又不可須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三

七 正誼堂

是百方自去尋討始得

語敬之曰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自奮迅做去

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懦弱須是便勇猛果決合做便

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等別人不要靠書籍言語只

是自家自檢點公曾看易裏說陽剛陰柔陰柔固極不

好

包定之

包君定字定之永嘉人

先生答定之書曰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

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

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屬反復諷誦於
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爲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此間
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
不易得也

中庸實未易讀更宜虛心玩味久當自得大抵其說雖無
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
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
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若更如此
用力必自見得其他文義意指有合商量處便中却可垂
論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三

人

正龍堂

童蜚卿

童伯羽字蜚卿旣字人沉默寡言好讀書請雲谷師事朱
文公公常造其廬爲扁其樓曰醉經堂曰敬義雅愛林泉
不樂仕進鄉稱敬義先生四書諸經皆有訓解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對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先生曰
痛抑也不得只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又言
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

先生謂伯羽曰公大抵容貌言語都急迫須打疊了令心
下快活如一把焚絲見其焚而未定才急下手去拿愈亂
了

蜚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
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
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

蜚卿問不知主一如何曰凡人須自知如已喫飯豈可問
他人饑飽又問或於無事時更有思量否曰無事時只是
無事更思量甚然人無事時少有事時多才思便是有事
蜚卿曰靜時多爲思慮紛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
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
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
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三

九

正龍堂

蜚卿以書謁先生有棄科舉之說先生曰今之士大夫應
舉于祿以爲仰事俯育之計亦不能免公生事如何曰處
可伏臘曰更須自酌量

余正叔 弟方叔

余大雅字正叔大猷字方叔南劍州順昌人兄弟同時從
文公游公每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於求放心一
言大雅兩領鄉薦省試不遇編文公語錄一卷大猷所著
有書會通

大雅謁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先生問所學大雅因質所見
先生曰所謂事事物物各得其所乃所謂時中之義但所

說大意却錯雜據如此說乃是欲求道於無形無象之中
近世學者大抵皆然聖人語言甚實且仰吾身日用常行
之間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
太高也今如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
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煞如此則與身中日
用自然判爲二物何緣得有諸已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
懸空說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人意思
所以兩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
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
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着地其爲害反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三

十

正誼堂

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只在大路上行今之學
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
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
先生語大雅曰吾輩此箇事世俗理會不得凡欲爲事豈
可信世俗之言爲去就彼流俗何知所以王介甫一切屏
之他做事雖是過然吾輩自守所學亦豈可爲流俗所梗
如浙東學者多陸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
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覺不振一似忘相
似彼則又似助長
又曰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

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
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作別人道好道
惡難管他

正叔有支蔓之病先生每救其偏正叔因習靜坐後復有
請謂因此遂有厭書冊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是
令稍稍虛閒依舊自要讀書

正叔別先生後得一詩云三見先生道愈尊言提切切始
能安如今决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須白
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願言克已工夫熟要得周旋事仰鑽
先生云甚好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三

十一

正誼堂

先生答方叔書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
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
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
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
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
則又非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
嘗不具耳若如所謂才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
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他說皆得之但謂敬只是防去此等以復於理語意未切
須知敬卽此心之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卽自見得也

馮奇之

馮椅字奇之一字儀之南康軍都呂人紹熙四年進士為饒州德興縣尉調江西轉運司幹官後家居授徒著易書詩語孟太極圖西銘緝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餘卷子去非淳祐元年進士仕為宗學論正色立朝以言罷歸宋史有傳

宋中興藝文志載椅為輯傳外傳蓋以程沙隨朱文公雖本古易為註猶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為贊曰以繫卦之辭即為彖繫爻之辭即為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飛卿說同又改繫辭上下為說卦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三 士 正誼堂 上下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卷云

椅祖朱氏刊經文所引詩書之妄而傳則盡刪其所託曾孔答問與其增益之辭為古孝經輯註并引蔡氏註

李實之

李如圭字實之吉州廬陵人紹熙癸丑進士嘗為福建安撫司幹官

文公各書曰祭禮畧看已甚可觀但特牲第一條準前篇例合入祭義耳其他更俟詳考續奉報唯祭法及宗廟兩篇附諸篇後不見祭祀綱領恐須依向寫去者移在諸篇之前為祭禮之首但舊作兩篇太細碎今可只通作祭法

一篇次特牲次少牢次有司次諸侯學序次諸侯遷廟次釋獻次祭義內事次中霤次郊社次祭義外事此祭禮篇目也其他外傳大傳向已闕去者可并為之只此日中祭義及中霤郊社二篇亦未編定幸并留念也禘郊祖宗之說公穀國語家語趙氏春秋纂例中說橫渠禮說皆當考也

祭法祭義及遷廟附記三篇今附還可照前說重定為佳中霤郊社二篇可并編定其祭義內外事兩篇并處諸篇之後亦皆祭法內郊之祭也一章當入外事篇他皆倣此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果以職事無暇及此只是李實之編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三 士 正誼堂 集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

宋中興藝文志曰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說為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為集釋出入經傳又有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為釋官以論官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鄭文振

鄭南升字文振潮州潮陽縣人

先生云文振近看得文字較細須用常提掇起得惺惺不要昏昧若昏昧則不敬莫大焉幾昏昧時少間一事來一齊破私意牽將去做至不得須用認取那箇是身那箇是

心卓然在口前便做得身主少問事物來逐一區處得當

徐子融

徐昭然字子融鉛山人

先生答子融書曰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子融志氣剛決故所見亦如此痛快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加詳審專就平實親切處推究體認久當有以自信不為高談虛見所移奪也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苦從初心不向裏故雖稠人廣坐閉眉合眼而實有矜能異衆之心非不讀書講義而未嘗潛心默究剖析精微但據一時所見粗淺意思便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三

十四

正誼堂

立議論說來說去都無意味枉費筆舌如所謂無鬼神無釋氏者皆無義理夫鬼神二字著於六經而釋氏之說見行於世學者當講究識其真妄若不識得縱使絕口不談豈能使之無邪子融議論靡率不精大率類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為不勝已者妄相尊獎致得自處太高將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且虛心退後審細辨認令自己胸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踐等採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仔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

次第做工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為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矧不及

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為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為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其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

徐子頽

先生曰子頽有守但未知所見如何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三

十五

正誼堂

先生答陳才卿曰子頽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

楊子直

楊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已拔俗夙慕朱子隆興初舉進士調信州弋陽尉還特取道崇安請教數月而歸趙汝愚帥蜀辟主管機宜文字汝愚等薦於朝召對擢宗正寺簿請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為樞密院編修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秘書郎出知吉州僞學禁典坐汝愚熹黨罷居贛州閉門讀書學禁稍弛起家知撫州至官五閱月乞祠以歸嘉定初召為侍右郎官進考功郎官操履剛正終與時忤尋復去國越二年除廣西漕

使性廉介不可干以私鍾歷所部發病姦貪官吏重足而直深入瘴鄉不憚荒僻至象州以疾卒老稚聞之無不隕涕所著有寒泉語錄人稱爲滄軒先生

先生訓子直欲速之患終是有如一念慮間便出來如看書欲都了之意是也

子直嘗嘗去晁以道家作館晁教他校正剛孟子說被以道之說入心後因此與孟子做頭抵如李觀也要罵孟子不知道般人是如何識見

先生答子直書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格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三

夫 正龍堂

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至一自然不費安非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持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則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

其放心是要訣爾

世間喻於義則爲君子喻於利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

晦翁答劉子澄書曰子直到彼相聚幾日曾說廟學祀祀升黜之議否他不合與晁以道相聚來送一向與孟子不足亦可怪也

李大性嘗抗疏言陳傅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揚方相繼皆去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

陳北山

陳孔碩字府仲福州候官人徙懷安少小卽以聖賢自期待嘗從張敬夫呂祖謙游後復偕其兄孔夙拜文公於武夷淳熙二年舉進士除處州教授知邵武縣以聰明慈愛

稱改贛州瑞金縣新文廟創壇遠置社倉民德之累遷知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三

七 正龍堂

贛州抑強扶弱賴水濱居民堰舟作堆阻平爲險常壞舟楫盡除之嘉定中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叛寇胡海挾金人來襲遣子韓募死士迎擊破之五年移廣南西路運判官至中大夫秘閣修撰所著有肅學講義北山文集行於世人稱爲北山先生

先生答膚仲書曰鄙意近覺蔡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也

來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耦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差言樽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嘆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三

文

正誼堂

傳承便來雖不得書傳亦具言近况知人情願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處是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齷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果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挾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

三十年前渾厚純實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入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講說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終是平日不曾做得工夫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也又有本不欲爲而卒爲之本欲爲而終不能爲者此皆規矩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定脚跟斷不移易如是方並得事若只如此輕易浮泛終何所成不但教導一事也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無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三

文

正誼堂

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長旺耳

真德秀曰北山年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少變所守高卧不出以眉壽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三終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闕中陳紹濬尚友校

楊通老

楊楫字通老長溪人淳熙五年進士歷司農寺主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徇左右干請以重中書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憂時之責獎廉靖之操絕奔競之風遷國子博士出知安慶府除湖南路提點刑獄移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嘉定六年卒於官有奏議及悅堂文集行於世人稱為悅堂先生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四

正誼堂

後面去且溫習前面已曉底一番看一番別

通老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如何是浩然之氣先生不答久之曰公若留此數日只消把孟子自去熟讀他逐句自解一向自家只排句讀將去自見得分明却好來商量若驀地發問就與說將去也徒然康節學於穆伯長每有扣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他要待自思量得大凡事理若是自去尋討得出來真是別語通老早來說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做等閒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無異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

周子清

周端朝字子清溫州永嘉人族祖行已師事程頤仲父去非為張栻高弟端朝少淹貫經史為葉適所知繼從朱子於武夷而業益進紹熙中入太學趙汝愚為李沐所攻罷相端朝與同舍生楊宏中等上疏救之得罪羈管信州久之聽自便時號六君子嘉定中舉進士湖桂陽軍教授首立濂溪祠於學以示準的秩滿除太學錄遷博士入對言人君之學與士大夫之學不同士大夫一心之存亡繫一身之是非人主一念之操舍關天下之休戚除太常丞兼司封郎官久之以軍器監兼國子司業居數月遷祕書少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四

二

正誼堂

監兼侍講復言近歲經筵例成兼職今抱道篤學之士列在庶官守道不苟之賢亟置散地乞廣加收召以備其選於是蔣重珍徐清叟相繼進用端平初時林於浮議遽與三京之師端朝力言其不可既而師徒撓敗卒如所料除權刑部侍郎卒謚文忠端朝儀容莊靖心事和平內行純備居喪執禮有日半頃盡歸其兄一室蕭然寶紹間要門熏灼端朝侃侃守正不阿晚方進用未得少行其志士論惜之

滕德粹 弟德章

滕璘字德粹徽州婺源人淳熙八年進士除鄂州教授調

四川制司幹官知縣縣命書慶元府節度判官入主管官
告院奉祠起通判隆興府充浙東福建安撫司參議官以
朝奉大夫致仕紹定六年卒年八十所著有溪齋類藁珙
字德章亦淳熙中進士筮仕爲旌德簿真德秀誌璘墓其
畧曰乾淳間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新安滕
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父命以書自通而謁教焉
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
是以徘徊岐路而不知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
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
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問於僕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四

三 · 正誼堂

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
焉並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
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乎彼而致精於
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
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久心
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
之教尤以是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
後數年朱子自寓里來歸始執弟子禮於是得大學中庸
章句而熟復焉既而往仕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爲講
學修身之助且曰揚敬仲簡呂子約禮沈叔晦炎袁和叔

此四人者皆子所宜游從者也居數年事朱子於潭溪
之上留止四旬間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
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爲
有命焉初余丞相端禮將以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胄
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僞學誣一世儒
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恨位卑不能爲萬言書疏其罪顧
可謁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自欲引之班列者
君終不爲侂胄屈復固辭公初爲論語說朱子亦善之因
謂爲學以變化氣質爲功而不在于多立說公爲憮然自
是不敢輕有論丁公既從朱子得爲學大方異時至東嘉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四

四 · 正誼堂

又從陳公傳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畧謂左氏
本依經爲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血所以解駁經誼非自
爲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業爲本公佩服焉
璘注鄂渚教官關先生曰熹嘗勸人不如做縣丞隨事猶
可以及物做教官沒意思說義理人不信又須隨分做課
試方是關熱
問做何工夫璘對以未曾曰若是做得工夫有疑可問便
好商量若未做工夫只說得一箇爲學大端他日又如何
得商量嘗見一般朋友見事便吞發要議論胡亂將經書
及古人作議論看來是淺意思又有一般全不做工夫底

更沒下手商量處又不知彼胡亂做工夫有可商議得且如論古人便是論錯了亦是曾論考古人事迹一過他日與說得是將從前錯底改起便有用

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四

五

正誼堂

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云道性善是說天之所與我者便以堯舜爲樣子說人性善皆可以爲堯舜便是立箇標準了下文引成說顏淵公明儀之言以明聖賢之可以必爲末後着藥不願服厥疾不瘳最說得好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服藥之藥相似教他麻了及其定覺病自退了

問瑋昨日卧雲庵中何所爲瑋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

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法動有教盡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爲雖靜坐亦有所存至始得不但兀兀而已

德粹問在四明守官要顧義理纔到利害重處則顧忌只是持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是志不立却隨利害走了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却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爲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四

六

正誼堂

會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他事難預論

答德章曰知教授里門來學者衆甚善甚善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序文甚佳文字只取達意而已正不必過爲華靡辯巧也

又答曰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嘆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修己爲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歛學者散亂身心

甚有功能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上無病餘
衰耗不致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
可以此爲例也

又答曰廷對甚佳三復增嘆然今既得脫去場屋足以專
意爲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此間曲折德
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也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繁不輕政自不可忽
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
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改下
可不深念也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四

七

正誼堂

石子重

石啓字子重先世會稽人徙台州之臨海啓年十八舉進
士歷知常州武進縣訟有數年不決者一訊立辨雖姦民
健猾皆驚服喙息他邑滯訟多屬以決郡守欲爲寓客治
第屬役於縣費且數萬啓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
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
中以法掇拾無所得會常有規法當兩易啓不顧求罷
徑歸民數千人請郡請留啓不可相與遮道號訴至有禡
其禡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
三年廉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賈請借民租啓不答但日

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與舊產無異更其籍
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納之際要爲簡易以惠民而吏不
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
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爲里正者縣故窮僻學
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學啓至即召其友古田林
用中來學啟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
率佐吏宿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爲修己
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學者聞者皆動心自是五日
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
當之歸或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啓視故學官不稱乃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四

八

正誼堂

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
成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
亦變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
寫誦習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比鄰爲
讐敵者爲榜以喻之印欵手聽命輸賦解仇復與齊民齒
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爲
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辨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
多治藥劑分遣使者散之村落自爲詩以勸之賴以活者
甚衆及代去民或請象祠之監察御史陳舉善問其賢薦
之朝遷授瀘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有旨召對入見

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贊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居頃之有所不樂因謝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尚書鄭丙以器對尋以疾卒不及聞矣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年五十五積官至朝散郎爲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爲政一至於愛民而愛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才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

伊洛淵源錄

卷之十四

九

正龍堂

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常路由疎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往見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之室沒身不懈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中庸解及數十卷

聯翁答子重書曰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雖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却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失也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耶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弊也

大抵講學難得是當而應事接物尤難中節向來見理自不明不得入德門戶而汲汲爲人妄有談說其失已誤

伊洛淵源錄

卷之十四

十

正龍堂

人非一事矣今每思之不覺心悸故近日議論事多畏怯無復向來之勇銳惟欲修治此身庶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下得朴實工夫者未嘗敢輒告語以此取怒於人蓋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於聖人不若以此得罪於流俗之爲愈

王子正

王遇字子正一字子合漳州龍溪人乾道五年進士歷教授臨江軍處州既而由贛倅召爲太學博士除諸王官教授出知常州遂爲浙東常平使者除大宗正丞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卒年七十黃翰祭之曰嗟夫士風之薄至此

也少而爲學，既破熟爛，支離浮泛，無可用之實也。壯而從宦，營私背公，憚煩習惰，漫不知其所職也。至於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則左拳右撻，東馳西騫，無所不用其力也。中州大邑，滔滔皆是，固無以責夫遐荒下國也。嗟哉！王君一代之英，南方之特也。策勳詞場，奮發蹕厲，潛心道閫，涵泳從容，躬行實踐，非外飾也。蜚聲宦途，焦勞國事，致身朝列，罄竭忠悃，鞠躬盡瘁，毋自逸也。然其視利名泊然若浮雲之在太空，一毫非義，則欲屈之以萬鍾之貴，而不可得也。士大夫而肯若是，何患風俗之不美，民生之不得休息也。如君之賢，固當享期頤，躋貴顯，爲世則也。胡積之厚。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四

十一 王龍學

者，嗇也。胡用之遲，奪者亟也。翰亦同門，多艱棘也。懇懇願念，感君德也。絨辭寫哀，不知涕淚之橫臆也。

先生曰：王過篤信嗜學，爲人殊務實。

答書曰：所喻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惟學爲能變化氣質。爾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徒勞而無補也。

楊伯子

楊長孺字伯子，廬陵人。萬里之子，少穎悟，超羣書。一過目成誦。歷官知南昌縣，縣號繁劇，前政多不支。長孺處之，裕如。嘉定中，知湖州，清獄訟，折強橫，人稱神明。擢知廣州，獨

除苛政，一道肅然。及代，積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輪租。除刑部郎中，知福州，以直教文閣，致仕。理宗初，立用真德秀薦，召爲屯田郎中。初，長孺餞胡夢昱詩，有吾鄉小澹庵之語，至是御史梁成大以擬非其倫，黨和邪，說不宜立朝，詔長孺奉祠。

先生赴潭，道過臨江，長孺自吉水山間越境迎見，請曰：大道茫茫，何處下手？須有一箇要切，可以用工夫處。先生乃舉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反覆與說。長孺曰：愚陋，恐不能盡記。先生之言，先生可以書爲一說。何如？先生笑曰：熹不立文字，尋常只是講論適來所說。若吾友得之於心，推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四

十二 正龍堂

而行之，一向用功，儘有無限。消我寫出於心，未契縱使寫在紙上看來，是甚麼物事？吾友只在紙上尋討，又濟甚事。長孺謝曰：敢不自此探討力行。

真德秀奏劄有曰：崔與之帥成都，但載歸艍之圖籍，楊長孺守長樂，罔侵公帑之銷錄，皆最爲當世所推。

鄭景紹

鄭昭先字景紹，閩縣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筮仕爲浦城簿。嘆問學未悉，乃遊朱子之門。嘉定中，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甲戌，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除叅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辛巳，除觀文殿學士，立朝奏疏，皆切直料事。卒。

多中景獻太子堯儲嗣未定謂當以仁宗爲法廟謨始決
居政府以沉厚鎮浮靜定制變全護人才振拔滯滯爲事
嘗謂人臣能以文王事紂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君
人子能以七子事母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親陳宓
以爲名言昭先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喜聞義理之說故其
文章不事刻畫而敷腴豐衍實似其爲人所著有日湖遺
藁五十卷

景紹請教先生曰今人却是倒置古人學而後仕今人却
及仕而後學其未仕也非不讀書但心有所溺聖賢意思
都不能見科舉也是奪志今既免此亦須汲汲於學爲學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四 正誼堂
之道聖賢傳所以告人者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
身有主宰今人馳騫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
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

趙履常

趙崇憲字履常丞相汝愚長子也宋宗室居饒之餘于淳
熙八年進士由秘書郎著作佐郎歷帥江西廣西能守家
法所至有惠政及卒真德秀作墓誌其畧曰汝愚既死
海內憤鬱崇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故官職多勸以
仕故知南昌縣升籍田令制曰爾先人者功在王室中更

譏謗思其功而錄其後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
辭以爲先臣之寃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
以勸忠孝厲廉耻之本意拜疏力辭俄改監行在進奏院
復引陳瓌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
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跡有一如言者所論卽近日恩典皆
爲冒濫先臣復官賜謚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皆謂
懇職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譏謗旣辨忠節自明而憲聖
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垂
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妄貶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
爲仇之姦毀龔願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史官考訂以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四 正誼堂
聞已而樓鑰等請施行如章從之嘗因閔雨求言乃上封
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
鯁損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
采其間輸忠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弗加益亦罕見
施用偷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
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
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盡職規以宣壅蔽防
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奸儉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爲上
言之

先生答書曰示喻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

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淡洽常稍見功耳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爲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廷老所傳都說正爲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疎畧未成文字耳然試畧考之亦纔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趙履節

趙崇度字履節汝愚之次子也年十六薦朱子於考亭授以大學一編曰讀是則知修己治人之方矣以蔭補官知桂陽邵武軍提舉福建市舶兼知泉州四外宗正寺事改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四

五

王龍堂

知吉州忠定嘗書公廉勤恕四說遺所親崇度在郡爲堂扁以四說書其後曰公則無偏見廉則無利心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吏道盡於此矣入奏留爲右曹郎中遷吏部郎中引嫌請外爲提舉湖南常平尋改江西遂奉崇德祠以朝散大夫致仕平生尊慕正學在邵武則建周程張朱五先生祠在桂陽則專祀濂溪於堂而徙其不可並祠者卒年五十六所著有磐湖集左氏常談史隨節濟記聞

林正甫

林湜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晚居永嘉之平陽紹興庚辰進士淳熙末歷國子監丞太常寺丞紹熙初遷監察御史未

幾補外召爲吏部郎中遷太府少卿進司農卿除直寶文閣湖北轉運副使奉祠起知泉州未拜復與祠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二年卒年七十一有盤隱類策十卷業適爲作墓誌其畧曰故事臺諫官彈劾論諫必相參審好惡指趣不少異曰所以共持紀綱也公爲御史劾喟然曰吾不惟賢與善是親正人之見愾於衆人者是助而好惡去取不以公論爲歸乃曰共持其紀綱可乎夫紀綱者豈臺諫官爲私之地歟他日見上奏曰陛下托股肱於宰執而除授多小人奇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亂之大無與於此也執論移時侍立舍人言於衆曰今日察院爭何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四

五

王龍堂

覆不已也自是與其長不合公爲殿試詳定考官直言者居第一而上不用及殿中侍御史劉德修下遷公曰吾可去矣劉公益公所謂親而助之者也公奏直劉公不報錢之望知靜江府公再論之上罷之望出公浙東提刑卒執合詞願少留不聽移江西轉運判官召爲吏部郎中遷太常少卿始光宗過重華宮疎湖公再三請未報而孝宗崩上內禪公入辭首以奉親杜讒口爲勸上俯聽首肯數四謂彭龜年曰朕初卽位未識羣臣此老成重厚人也公素性淡薄散朗雖居官精敏遇事立斷而平居但教諸生論說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不肖明白而尤

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同其榮悴去留故議論多激發見忌於人是以齟齬廢斥而終不悔朱公元晦既謫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沒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

晦翁答書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四

七

正龍堂

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纓規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為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既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烹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公以聽執事者之采擇則又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敢悉布之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四

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葉誠之

葉武子字誠之邵武人初學周禮於永嘉徐元德已而遊文公之門公嘗書十梅詩畀之曰吾詩不苟作以子篤實故相贈耳嘉定初為太學生時議兩韓侂冑首界金武子曰姦臣首固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生扣關力爭之既舉進士歷知處州俯詢民瘼謹節國用後與時不合以宗學博士奉祠端平初三召不至除直寶謨閣奉祠仍乞致仕淳佑中詔武子雅志恬退掛冠日久年高德粹加直龍閣閣再加秘閣修撰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五

正龍堂

高穎叔

高禾字穎叔泉州晉江人淳熙辛丑進士歷福清仙遊令知惠州除將作監丞大理寺正兵部郎中奉祠卒陳宓作墓誌其畧曰公端方面重和易以莊色夷氣清可畏而愛始微有知則知學問月開日益卓然早茂叔侂冑臨漳朱文公時縮郡符公執子姪門弟子禮卑以恭文公深器之義利之間辨析杳微非所當得一介不取待人接物宛若

處子或意外干以私正色拒絕雖賁育不能抗歷州縣持使節闔廣之人至今頌之

楊尹叔

楊士訓字尹叔漳州漳浦人舉進士歷永福縣令以邑薦選差監鄂州糧料完嘉定己卯年五十八卒陳宓作墓誌其畧曰文公守臨漳興學校明禮義以教郡士擇士之志於學者設賓賢館以處之尹叔與焉尹叔年尚少已為儕輩所推重戶部郎中王君遇剛介少許可獨當佔以子妾之君醇靜警敏少刻勵自奮處鄉校入太學杜門讀書不為儀涉綴緝務求聖賢遺意而躬行之

伊洛淵源錄

卷之十五

二

王龍堂

傅至叔

傅誠字至叔莆田人淳熙中登第提轄文思院充江淮宣撫司候官遷國子太常博士輪對畧曰臣觀自古常有披草莽而立朝廷者况今陛下承中興以來三聖已成之業乎假如渡江初年行幸未有定止荆吳陝蜀三方不相聞知陛下將不能有所運乎古昔王者微弱如東晉重鎮擁兵上流朝廷奔命故不得已而姑息今陛下之所駕馭又非有竅雄傑黯之才微寸効可紀何所率制而寬假至是乎假有如中興二三大將皆有勲勞於國專兵日久士卒號為某家將軍校號為某家人恃功驕蹇陛下將有所

號令之乎又曰今日之事奄奄如氣息僅續之人畧無一朝奮起之勢浸有百年消削之憂或有聞而歎息或有聞而竊笑者歎息者有憂朝廷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良由縉紳風俗之不振脂韋留連富貴之心有餘而感慨自立以身許國之意不足顧光景而計升沉風迹淪胥人心輕玩其弊固至此也

至叔云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恡分曉至先生而後昌明

郭子奇

郭彞卿字子奇台州仙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御史彈劾權幸無所避或勸其少柔順曰上不

伊洛淵源錄

卷之十五

三

正龍堂

以彞卿不才使居此位每有所聞即當忠告豈可改所守耶初理宗徵時與鄴人余天錫善天錫嘗居史彌遠門下彌遠希后旨謀易儲訪皇族之賢者於天錫天錫力薦理宗遂以疎屬得立既即位懷天錫恩旋擢至執政而人材猥劣且門庭穢雜朝論不與彞卿上疏劾之曰臣聞鳴鶴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麟自藏不仁者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致治而股肱喉舌之任乃使奸邪厠述於其間是却行而求前也言甚切至時上眷方隆留中不報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位勢可炙手多怙權不法時名士徐霖等及

三學諸生皆誦言其惡。系卿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為嵩之耳目，所得遂除。起居郎疏不獲上，遂出國門求去。嵩之以書留行，且白上遣中使宣押入國門，系卿鬱鬱不得志，遂鳴咽而卒。時與丞相杜範侍從，徐元杰、劉漢弼等同心同德，以忠正為己。在世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沒。中外頗疑嵩之有異論，系卿少嘗取康節洗竹詩一聯題其讀書之竹亭曰：獨地冗枝都與去，倚天高幹一齊留。蓋其扶善去惡之志已見於此矣。既而文公使浙東，系卿與趙幾道、杜良仲兄弟皆從游，故其見之事業如此。

朱受之

朱塾字受之，文公長子。用蔭補將仕郎，紹興辛亥年三十卒。贈中散大夫。文公請陳同父作墓誌，其書曰：此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文書，即喜笑。嗚呼！如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然已能輒棄去。後來得親師友，意甚望之。既而雖少懶廢，然見其時道言語亦有可喜者。但恐其為於浮華不欲，以此換之。去年到婺，以書歸云：異時還家，決當盡捐去他習，刻意為己之學。私竊喜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哉！尚忍言之。此語未嘗為他人道，以老兄素有教誨獎就之意，輒以不朽為托，伏惟憐而許之。陳同

父祭文畧曰：少有俊聲，而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理以厭，快其心。藝業以游，深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俯仰以接之，而不暴其從。違天下之賢，不肖一見而識之，而不輕於向背。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韋布而早沒其志。豈不慕古人，乃以賢子弟而終晦耶。

朱文之

朱塾字文之，文公仲子。以蔭補官，差監湖州德清縣新市鎮戶部激賞酒庫，贈朝奉郎。卒，黃直卿祭之曰：在昔夫子，屢氣剛規，矩準繩動，止有常君承之。以惟恐或傷在昔夫子，朝圖暮習，進恤其家，孰有孰無，君服其勞，使若有餘。內睦姻親，外交朋友，歲時饗祀，殺核清酒，囊篋碎俾，無遺漏。非君之賢，孰左孰右，餘之從游，餘三十年四海兄弟。兩世姻婣，於君事親，知君之賢人之百行，非孝孰先，劬勞造家，黽勉旦夕，顧我舍庖，相我黍稷，跋涉險阻，忘寢與食。庶無飢寒，以安厥室，室家臻臻，男女說說，且訓且誨，為昏為姻，有疑未恡，有願未伸，竟以勞悴而隕厥身，為子而孝為父而慈，君可無憾。人誰不思千里相望，啻哀致詞，嗚呼傷哉，孰知我悲。

文公與呂東萊書曰：兩兒謹令，謁左右大兒，作文更無。背往來之勢，自首至尾，一樣數斷，更看不得。可怪。

之小者尤難說然只作小詩無益更量其村而誇之為幸
近來覺得稍勝往年不知竟能少進否可慮此兒絕懶惰
既不知學又不能隨分刻苦作舉子文今不遠千里以累
高明切望痛加鞭策俾稍知自厲至於擇交遊謹出入尤
望垂意警察如其不可教亦希早以見報或便遣還為荷
千萬勿以形迹為嫌也塾不知已到否此兒來自此徑去
渠至路中又問同仲子歸家其不聽人言語皆類此到彼
幸時呼來痛鑄責之渠於老兄教誨即不敢忽也塾子久
累誨督感刻已深又承許其稍進尤切銘刻苦淡之習欲
其自知進步恐無此日更得明示好惡而痛加撻節則為
幸又不可言矣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五

六

正龍堂

兒子蒙教督甚至舉家感激不可言但所作文義似未入
律聞亦已令專治此業甚善觀其氣質似亦只做得舉子
學初尚恐其不成今既蒙獎誘不知上面更能進步否此
亦必待其自肯非他所能強也

東萊答晦翁書曰今嗣朝夕潘叔度相與切磋勢不容懶
祖謙亦數數提督之見今編書疏訓誥名數蓋既治此經
須先從此歷過領後令看左傳舉業已供兩課亦非全無
蹊徑但不曾入衆故文字間步驟規矩未如律令久久自
熟矣

晦翁與東萊書曰塾不知果能漸解事否人家後生只得
自有意做好人便有可望此郎正坐無此根本使人憂心
耳今令歸鄉應舉臨行更望丁寧之也
東萊答書曰受之近日漸解事性氣方亦減同舍間及渠
家上下皆稱之殊可喜也

晦翁與東萊書曰兒子歸來不惟課業勝前至於情性作
為亦比往時少異信乎親炙薰陶之效舉家感德不可名
言但惜乎其氣質本凡又無意於大受不足以希升堂之
列耳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五

七

正龍堂

晦翁跋塾詩卷曰大兒自幼開爽不類常見子嘗恐其從
於浮靡之習不敢教以詩文既沒後許進之乃出其所與
偕和詩卷示予予初不知其能道此語也為之揮淚不能
已

朱敬之

朱在字叔敬一字敬之文公季子既受教家庭又從黃幹
學公遇明堂大禮赦恩奏補承務郎嘉定初除籍田令尤
早上封事歷將作司農簿遷丞十年以大理正知南康軍
起家知信州入對以進問學振紀綱求放心為言除提舉
浙西常平茶鹽公事加右曹郎官兼權知嘉興府召為司
農少卿充樞密副都承旨出為兩浙轉運副使寶慶中除

工部侍郎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奏閱損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爵獨曾參封鄭侯乞與並封楊雄王雱乞去其像國家有程顥程頤張載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若使之從祀廟庭斯文幸甚又言先臣四書印本所在不同理宗回顧宣諭曰卿先卿四書註解有補治道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除右侍郎紹定二年請外除朝議大夫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明年改煥章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

程允夫

程洵初字國欽改字允夫徽州婺源人文公內弟以特科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五

入

正龍堂

恩授信州文學終吉州錄事參軍初洵以道問學名其齋文公易以尊德性而為之銘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子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汗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喪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祇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捧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先生答書曰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却少玩味踐履工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緣過了覺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

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偏一義之失也洵少年喜讀蘊文遂與俱化乃有二蘊躬行不後二程之謂先生痛箴之

洵言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又曰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又曰善與人同以己之善推而與人同為之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以人之善為己之善也先生皆善其說

周舜弼

周諤字舜弼其先世初居會稽後徙南康之建昌諤資強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五

九

正龍堂

教果於為善有不善立改其接物溫然自少警敏嘗學兩預鄉薦朱文公守南康軍振衣登門盡棄其學而學焉既而文公歸武夷去南康且千里有重岡複嶺之阻諤仍往就學及文公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其地為閩廣之交瘴癘之鄉君又往求卒業既歸溫釋所聞以書請益文公答曰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當此歲寒不易其操尤不得易也居家孝友母喪蔬食三年治喪悉用古禮斥去浮屠老子法鄉人多效之文公又以書勞之曰居喪盡誠不徇流俗此人所難其見稱重如此文公沒偽禁方嚴謨冒隆恩真堪羨嗚呼鄉人受業者往會葬年逾六十六

家故貧事孀嫂撫兄之子極其敬愛交朋友處鄉間無間言君生於紹興辛酉卒於嘉泰壬戌葬於才泉鄉築坑之原黃榦爲之誌其墓且曰朱先生以孔孟周程之學誨後進海內之士從之者郡有人焉先生沒學徒解散僅守舊聞漫無講習蓋微言不絕如綫獨康廬間有李敬子燦余國秀宋傑蔡元思成胡伯量泳兄弟帥其徒數十人惟先生書是讀每季一集迭爲之主至期集主者之家往復問難相告以善有過則規歲月浸久不少怠餘始仕江湖間因得交於其徒心忻然慕之願卜居五老三峽間從諸君後未能也嘉定丙子自漢陽道過其里集中來會者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五 正龍堂

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又問謨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人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着本領只是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五 正龍堂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舜跖云平時慮爲異致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何如先生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先生答書曰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然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治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

問哉

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污之地耶

又以書與舜弼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

石子條

石洪慶字子餘臨澧人

洪慶將歸先生出其平日問目示之曰議論也平正兩日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五

七

正菴堂

來反覆為看所說者非不是但其中言語多似不自胸中流出原其病只是淺耳故覺見枯燥不甚條達合下原頭欠少工夫今先須養其源始得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且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約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

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

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撞著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著緊用工恐歲月悠悠意無所得

文公答王子合日子餘留此久適熹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其長上不欲痛下鈴鎚後來自覺如此含糊恐悞朋友方着力催僱工夫則渠已有行日矣

錢子升

錢木之字子升晉陵人寓永嘉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五

七

正菴堂

周承賜教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曾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低悟若真箇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日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李晦叔

李輝字晦叔南康建昌人

晦叔嘗云心之存亡出入特繫於人之操舍如何耳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之而後存也先生云只一操字已是多了晦叔久而大喻後有龜山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之義謂聖人從容中道無事手操然後始悟先生意正

是為已存者設

問論孟疑處曰今人讀書有疑皆非真疑蓋雖說了只做一擲話說不用切已工夫何益且如論語說孝弟為仁之本因甚麼便可以為仁之本巧言令色鮮矣仁却為甚不鮮禮不鮮義而但鮮仁須是如此去著實體認莫要纔看一遍不通便掉下了蓋道本無形象須體認之可也
問私欲難克奈何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所謂克已復禮為仁者正加以刀切物那刀子乃我本自有之器物何用更借人底認我一己為刀子而克之則私欲去而天理見矣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五

西

正菴堂

所論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為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為用只是一事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別不可混說也江楮所言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論已得之矣更須涵養為佳耳

李繼善

李孝述字繼善婚之從子

各繼善言曰琴喻甚情到但思之過若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大繁恐氣薄而少味昔有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

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苟能厲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同堂合席而居矣

劉德音

劉剛中字德音邵武光澤人少讀書詞義有辨輒為之贊從學于文公公問平日讀何書剛中說看語孟荀楊莊老王通諸書公云須看語孟若荀楊乃誤人之書莊老乃壞人之書剛中遂專聽公言公為易其字曰近仁與黃徐友善舉嘉定四年准士調漢陽縣主簿轉婺州蘭溪縣丞後歸築室以居名曰琴軒從學者甚多所述有師友問答西漢奇語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五

生

正菴堂

饒廷老

饒幹字廷老邵武人生及期而父偉卒母呂氏誓志秉節以撫幹稍長造就學程其術業謹其出入幹孝謹敦實能自力學問見稱朋友間舉淳熙二年進士調吉州吉水尉遷潭州長沙令適文公為守幹夙與治事暇即聽講歷知懷安軍卒

廷老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

病

先生謂廷老曰觀公近日都泯沒了這箇意思雖縣事費冗自應如此更宜做工夫

黃直翁

黃寅字直翁邵武人少飄蕩豪爽方士絲語之曰以子才俊何善不可為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耶寅感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於是奮勵修飭俛就朱子之門而問學焉謹言慎行以求精詣鄉人敬嘆之

先生答直翁書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那家則濬損益四代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五 去 正肅堂

以為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

直翁說中庸人莫不飲食管以飲食管日用味管理先生是之

梁文叔

梁球字文叔邵武人

先生答文叔書曰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典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方與前日不同

珠竊謂氣在人之一身即為魂陰也為魄靈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魂魄之所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魂中求魂魄中求魂也先生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噓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固如來喻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耶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

連嵩卿

先生答嵩卿書曰正顏色斯近信矣此言持養久熟之功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蓋表裏如一非但色莊而已上下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五 去 正肅堂

兩句考之可見非謂正顏色即是近信也若非持養有素則正顏色而不近信者多矣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遷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曰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馮作肅

馮允中字作肅邵武人

先生答作肅書曰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已則知識益明而無穿穴之害矣若因陋齷疑不為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示論頗為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云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工夫久之須得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五

力也

若欲動中求靜靜中亦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呂德昭 弟德遠

呂濬字德昭煥字德遠南康人

濬問三年學不至於毅是無所為否先生曰然

煥將娶擬某日歸及期云且更承教一月却歸曰公將娶了如何又恁地說此大事不可恁地宅中想都安排了等待不可如此呂即日歸

宋史謝方叔傳方叔遷殿中侍御史請錄朱熹門人胡安

之呂熹蔡模詔皆從之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五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方伯謨

方士繇字伯謨一字伯休莆田人少孤依母家居邵武軍預鄉薦屢試禮部不第移居崇安五夫籍溪之上從文公游遂棄去舉業紹熙初學徒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惟恐後士繇在遠聞之曰異時必為學者之禍已而學禁果與士繇氣貌蕭疎簡遠驟見超然如不可親徐卽之溫溫君子也蓋其簡非傲物遠不違俗聰明絕人持以謙厚利祿貨產絕不介意故其襟度高遠涉世若甚疎者至講明治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六

道援古斷今瞭然在目若近功小利時號通才蓋其所不

屑也六經皆通尤長於易所著有遠菴詩集

伯謨初投書見先生以此心不放蕩為至敬之說先生曰

至敬之說須是窮理伯謨於是隨事致察以求當然之則

又云近乃徵測為學功用知此事乃切已事所係甚重先

生舉以語朋友云誠是如此

伯謨嘗論東漢宦者為害曰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

勢方定疊又云使甘露之禍成序必亡無疑

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

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先生曰爾箇毫釐不到便有

差錯如何止發大綱

伯謨以先生教人讀書注為不然蔡季通亦有此語且謂四方來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先生謂學者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燕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為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小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

先生答伯謨書曰中正仁義如君子時中順受其正仁者愛人義以為質之類皆周子之意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至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而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六 二 正誼堂

中庸則以成己為仁成物為智此類亦可推矣伯謨既卒先生曰伯謨胸懷趨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亦足以遠過今日詩流也

張叔澄

張彥清字叔澄浦城人紹熙初登第歷光澤簿全州教授安吉縣丞改承議郎知慶元縣以疾奉祠卒年六十四真德秀為作墓誌其畧曰叔澄從子朱子遊得其大指及仕光澤又與李公呂游質疑辯惑造詣日深故見理明而自信篤終其身弗時焉見於制行則以孝弟忠信為本根潔

廉勁特為質翰試士三山時偽學之論方譁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意爭詆訾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附黨者顧謂公有守歎重之陳丞相自強嘗校文於建公其所取士及為僚邵武老矣無刮日者公獨事之謹陳去而驟貴銳欲鉤致公公弗屑陳語人曰叔澄太強項不可收拾

江德功

江默字德功建州崇安人乾道五年進士除泉州安溪尉改邵武之光澤後知邵武之建寧縣卒下民祠之平生所著易訓解八卷中庸大學訓詁二卷論語孟子訓詁四卷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六 二 正誼堂

又考國朝典章著書誓上之命曰綱集凡三十六卷曰伊尹告太甲上述成湯之舉周公告成王近陳文武之功吾為有用之學也

先生答德功書曰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生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

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至賅次第文義訓詁詳審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訓致知以窮理，則於至賅之分有所未安，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以義理言之，則不通。

伊洛淵源續集

卷之十六

曰

王龍章

也

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爲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未窮，知既未至，不知如何爲法而執之。且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爲主，而以熹說推之，不必強立說，徒費力也。學者只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已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

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然亦覺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真若莊生所謂也。

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元妙骨董，卽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工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卽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卽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說，亦請先罷穿鑿已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說與德功不同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仔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辨詰，亦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相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

吳大年

伊洛淵源續集

卷之十六

五

王龍章

吳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疎山喜談禪，後游考亭，著問答畧。

壽昌問爲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說禪，這箇亦畧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麼？壽昌又不改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又曰：須將中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仔細到這箇田地時。

只恁地輕輕拈撮過便自然理會得更無所疑亦不必問人

先生顧壽昌曰子好說禪禪則未必是然其所趨向猶以為此是透脫生死底等事其見識猶高於世俗之人紛紛然抱頭聚議不知是照證箇甚底事

又曰子所謂賢者過之也夫過猶不及然其玩心於高明猶賢於一等輩

又曰子好說禪何不試說一上壽昌曰明眼人難說先生曰我則異於是越眼明底越當面熟說他

壽昌因論張敬夫呂伯恭云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六 六 正龍堂

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

李伯諫

李宗恩字伯諫建安人

先生答伯諫書曰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

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板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畧曉文義便為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知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六 七 正龍堂

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寒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來書引天下歸仁以證滅度衆生之說熹竊謂恐相似而不同伊川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試用此意思之毫髮不可差差則入於異學矣

來書云曹參揚億不學儒不害為偉人熹前書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為萬世仁義禮

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楊億二人相擬
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儘纔疎後來却能如此
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
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
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朝
獻替畧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
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
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
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
哉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爲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子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六

八 正龍堂

此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
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因論二人漫及之亦不可
不知也

來書云覽官講義急於學者見道便欲人立地成佛燕於
前段已論之矣然其失亦不專在此自是所見過中無著
實處氣象之間蓋亦可見

來書所謂發明濂洛諸公所未言者即其過處也嘗聞之
師曰二蕪聰明過人所說語蓋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
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
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論極有味試

一思之不可以爲平常而忽之也

先生答林擇之書曰伯諫往時溺於禪學近忽微知其非
昨來此留數日季通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舍去舊習此
亦殊不易蓋其人資稟本佳誠心欲爲爲己之學雖一邊
陷溺而每事講究求合義理以故稍悟天命之性非空虛
之物然初猶戀著舊見謂不相妨今則已脫然矣可尚可
尚

先生與張敬夫書曰熹昨日見李宗思語及討賊復讐李
云此決無可問爲人子者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沐血
飲泣益盡死於復讐是乃所以爲忠孝耳此語極常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六

九 正龍堂

先生與王子合書曰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
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
透便更無語可說也

趙季仁

趙師恕字季仁初學於考亭後卒業黃榦之門歷潮陽尉
知餘杭縣嘉定丁丑爲計院出爲成都帥陛辭之劄一絕
和好一笑忠義皆大公至正之論等又遭劾罷桂陽之命
黃直卿曰師恕實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

趙詠道

趙師晉字詠道黃巖人

先生答詠道書曰天下有正理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不
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
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曖曖昧昧自
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
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
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
衆人亦知其非豈以彼之明智而肯取以爲用此殆侏儒
視優之論今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但讀近歲所
謂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
談不能盡其底裏然爲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六 正龍堂

趙致道

趙師夏字致道詠道弟也娶文公孫女歷湖北提舉常平
茶鹽王管華州雲臺觀官至判宗文公嘗令與四明士友
編禮書
先生答致道書曰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卽有理然後

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
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
理多是氣少則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致道作誠幾圖一以明周子之意一以證胡氏之說問於
先生曰周子謂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
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
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
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后夫善惡雖
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
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連者則道心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六 正龍堂

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存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
榮側秀若寄生靡贅之類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
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
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
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
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
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
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
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
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

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先生曰此說得之

致道言四子言志一條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意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却便是這氣象也何也蓋爲國不循禮道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禮道不能出此二途也曾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擾之則

朱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六 主 正龍堂

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難當類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閒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蓋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故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違其末所以行自不掩而失於狂歟先生曰得之

致道言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

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鑿而以人慾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過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先生曰亦得之

致道問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爲富貴所移也愚意以爲不特言此但纒仕宦則於窒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狗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也

朱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六 主 正龍堂

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先生曰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着精力也

趙幾道

趙師淵字幾道致道從兄也乾道八年進士歷衢南劍海寧軍推官趙汝愚以從班薦詔與職事會汝愚坐斥翩然東歸十餘年不仕及詔申前命以母病添差通判温州入主將作太常簿司農太常寺丞

文公與師淵書曰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撫其詞采

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輯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龐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筭而已唯蕪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驕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六 十四 正誼堂

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工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着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畧分解否耳今

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

所補綱目幸早見示及他卷不知提要曾爲一一看過否若閒中能爲整頓得一番亦幸事也巡幸還宮當如所喻但其間有事者自當隨事筆削不可拘一例耳後漢單于繼立不書本以匈奴已衰不足詳載如封王侯拜三公行赦宥之類耳更告詳之却於例中畧見其意也

閒中了得綱目亦是一事不知已至甚處自古治日少亂日多史書不看損人神氣但又要知不奈何耳竊今此大病幾死幸而復蕪未病時補得稽古錄三四卷今亦未敢接續整理更欲續大事記熙寧以後亦覺難措手也此恐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六 十五 正誼堂

他日不免并累賢者用功亦不多也

趙恭父

趙師那字恭父天台人

先生問恭父讀書如何曰近覺得意思却不甚迫切曰若恁地據見定做工夫却又苟且之病曰安敢苟且曰既不迫切便相將向這邊來又不可不察又問切已工夫如何曰愈見得已私難勝曰這箇也不須苦苦與他爲敵但纔覺得此心隨這物事去便與他喚回來便都沒事

先生答恭父書曰所說退人一步低人一頭者此則甚善致道恐亦不可不聞此說可更相勉勵今已是不得已而

從官唯有藉晦靜默勿大近前爲可免於斯世耳一或不
幸爲人所知便不是好消息也

又答書曰道心雖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見惟
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是性耳若云性之所以爲性則語
意太重復矣

先生與黃直卿書云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不知
意欲坐以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爲回申而恭父不願也
已發去此差強人意

杜良仲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六

去 正龍堂

杜燁字良仲黃巖人嘉定初進士與弟知仁學於石子重
子重以致於文公

車若水曰良仲事紫陽公十餘年前後授受大節則最初
告以反躬力索卒之以去冗長歸專一乃以起見生疑爲
病蓋反躬以力索力索而又反其躬循環無端表裏精切
則豁然貫通受用逢原是時惟有涵養若終身能疑則終
身無稅駕之地非學問也然必常用力有至始可語此當
其潛心既深見此敬不獨在靜茲其用力之驗至於自謂
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一如親涉山與在下瞻望者
不同則一語之疑冗長掃盡而學成矣

杜仁仲

杜知仁字仁仲少有俊才爲舉子業已而曰是不足爲能
乃刻意於詩既又曰是不足爲學於是卽六經語孟之言
考論一時諸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嘆曰道其在
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遂偕伯兄反覆論說於朋友間
一言一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
陽造化之所以然咸爲究悉乃遂棄科舉絕意榮進

先生答仁仲書示喻爲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着
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久當自得力耳理固不可以
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六

七 正龍堂

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橫
渠論受光有大小昏明而照納不二其說甚備可試考之
人心道心不能無異亦是如此然亦不須致疑但惟精惟
一是着力要切處耳魂魄之說極詳密矣文叔書中亦論
此已答之可取一觀來喻得失亦已具其中也
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
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
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
所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得之明道又謂
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亦是此意也但謂神卽是理却恐未

然更宜思之仁仲所論朝聞夕死蓋道卽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卽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矣

仁仲反躬克治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卽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咕咕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六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六

六

正龍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園中陳紹濂尚友校

胡叔器

胡安之字叔器袁州宜春人

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先生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恐難治懼亦難克治可以治恐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恐懼之有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

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七

一 正龍堂

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統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杳冥無着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

問靜坐用工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不要閑勾當不要閑思量也無法

叔器慮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日讀書只泛泛地過不會貼裏細密思量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想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粗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皆奈何不得只是不曾向裏去理會如入市

見舖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沒錢買得如書冊上都
是好說話只是自家無奈何他

叔器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曰這箇先須辨別
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叔器云如約法三章
為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
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

劉季文

楊道夫問季文所言心病道夫常恐其志不立故心為氣
所動不然則志氣既立思慮凝靜豈復有此病此亦是不
讀書不窮理故心無所用遂生出這病熹昨日之言不曾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七 二 正誼堂

與說得盡道夫因言季文自昔見先生後敦篤謹厚雖居
於市井人罕有見之者自言向者先生教讀語孟後來於
此未有所見深以自愧曰得他恁地也好若肯窮來窮去
久之自有所見亦是一事

蔡仲覺

蔡模字仲覺元定之孫沈之子隱居篤學一以聖賢為師
嘗輯文公之書為續近思錄著四書集疏河洛探賸淳祐
中謝方叔湯中乞表異之以勸後學詔補廸功郎添差本
州教授仍令有司錄其所著書并訪以所欲言

沈莊仲

沈佃字莊仲永嘉人寓建陽

熹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
那鈍底只是見縛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
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熹嘗煩惱這
樣底少間不濟事做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夫方得
個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時乃
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先生曰此便是無克治工夫
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
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自家不知
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七 三 正誼堂

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
放過

今公嶽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
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
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着他說諸葛
孔明甚麼樣端嚴今公浙中一般學是學為英雄之學務
為跡馳豪縱全不點檢身心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
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
公雖曰為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會無疑

曾三異字無疑吉州人

先生答無疑書曰大率人之為學當知其何所為而為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

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工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為重輕也

子約書來必盛稱無疑之為人但不知中間相遇所與切磋磨誦說者果為何事計於緊要親切處亦未必能盡所懷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七

四

正誼堂

爾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當為此悠悠泛泛徘徊猶豫以老其身乎

丁仲澄

先生答仲澄書曰來書深以其學侵昨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工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病矣若不求眾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蚤夜憂虞能能不為所奪而吾之胸中終未免於憤憤則是亦何足道願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瞭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少得為足則無由明矣

俞壽翁

先生答壽翁書曰來喻有志未免有見未徹此見賢者自知之明見子靜會扣之否愚意則以為且當捐去浮華還就自己分上切近着實處用工庶幾自有欲罷不能積累貫通之效若未得下手處恐未免於臆度虛談之弊也

所示周禮復古之書其間數處向亦深以為疑今得如此區別極為明白但素讀此書不熟未有以見其必然聞君舉講究頗詳不知曾與之商量否欲破千古之疑正當不憚仔細討論必使無復纖毫間隙乃為佳耳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七

五

正誼堂

謹佩幸之戒耳大抵最要平時講學持養使此心常存義理常勝始有用力之地也

林一之

林揆字一之

先生以一之問卷示諸生曰一之恁地沉淪不能得超脫他說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敲觶時此心自在何須常粧箇赤子入井牛敲觶在而前方有此惻隱之心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

先生答一之書向來見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繁雜牽連之病今者所示復如此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西銘中申生伯奇事張子但要以此心而事天耳天命不忒自無獻公吉甫之感也

林若時

林得遇字若時興化仙遊人一日發憤齋產裹糧至武夷參拜文公公令日講論語集註頓悟明理能文及文公歿後往會葬暮年與同縣陳沂相友善

劉潛夫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七

六 正誼堂

劉炎字潛夫邵武人

王栢云潛夫提孟子將以二字大有餘味昔猶未悟今始知之

陳齊仲

陳齊仲泉州同安人

先生答齊仲書曰三事之喻甚善但既知其驕矜走失而猶以爲未可去不知更欲如何方可去也差之毫釐終以千里豈容公然走失耶相馬之說恐與忠恕之意不同蓋忠恕之理則一而人之見有淺深耳豈有所揀擇取舍於其間哉學者欲知忠恕一貫之指恐亦當自違道不遠處

着力方始隱約得一箇氣象豈可判然以爲二物而不相管耶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

郭德元

郭友仁字德元山陽人寓臨安

友仁初參拜畢出疑問一冊皆大學語孟中庸平日所疑者先生曰公今須是逐一些仔細理會始得不可如此鹵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七

七 正誼堂

必是豈能便與聖賢之意合須是理會得底也來整理過方可

先生曰公向道甚切也曾學禪來曰非惟學禪如老莊及釋氏教典亦曾涉獵法華經至要處乃在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句先生曰我這裏正要思量分別能思量分別方有豁然貫通之理如公之學也不易因以手指書院曰如此屋相似只中間潔淨四邊也未在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會用工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

友仁曰先生有一處解仁字甚曉然言仁者人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先生不應次日却問公昨夜所舉解仁說在何處曰在曾子言仁以為己任章先生曰德元看文字却不能記其緊要處有萬千人看文字者却不能於緊要處理會只於瑣細處用工前口他問中庸或問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無以勝其私此皆是切要處學者若能於切要處做工夫又於細微處不遺闕了久之自然有得

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七

人 正誼堂

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游子蒙

游開字子蒙建安人定夫從孫

先生云子蒙曾和劉叔通詩昨夜劉郎扣角歌翔雲寒雪滿山阿文章無用乃如此富貴不來爭奈何此詩若遇蘇黃須捉撮得他

龔雲伯

龔鄉字雲伯寧德人不務口耳惟事躬行甚有造詣

先生曰龔伯理會也快但恐其不牢固

鄭齊卿

鄭師孟字齊卿寧德人家貧力學從文公游黃直卿妻以女所著有洪範講義以發明文公皇極辨之蘊

王伯海 弟伯禮伯紀

王瀚字伯海金華人孝宗朝侍講師愈之子瀚端方嚴介亦嘗從呂祖謙學慶元中除武當軍節度推官匹馬就道暑無難色心氣偉然遂得覽觀荆楚形勢之勝北望中原心馳故國訪問遺老周知敵情當國家和好方堅而卒無以自見凡四年而歸開禧中知銅陵縣值兵興防江而賑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七

九 正誼堂

漢字伯紀歷仁和縣尉子栢受學于黃幹之門人何基

先生答伯禮書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為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

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潑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

曾光祖

曾典宗字光祖贛州寧都人慶元五年恩詔廷對入等爲南昌縣主簿改肇慶府節度推官致仕與宗年十六七時已厭科舉之習一意於聖賢爲己之學嘗言吾讀舉子業如嚼蠟觀諸理學則心快目明終日忘倦人皆笑其與世背馳與宗處之怡然初問旁郡有以知道自名者往從之視其說茫洋恟恍無所依據不遠千里受業朱子之門堅守其說孜孜力行必求有得於心而後已及僞學禁興學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七

十

正龍堂

者諱名其師與宗執禮益勤勵志益苦未嘗少懈文公沒急趨往弔心喪三年暮年築室名曰唯庵日居其中學者至必以所學告語之所謂孝弟忠信之說未始脫諸口來者亦莫不拱手竦聽而去臥疾手不釋卷人見之勉以少事訓息曰吾於病中靜觀此理愈熟愈深正自無害也未易贊十日猶與學者論中庸語孟席終之夕談論至五鼓曰吾病不起矣勿用浮屠氏陷我於不知道之域喪事宜遵古恭用儀禮非禮勿爲非道勿學乃吾子孫所著有唯

菴稿

先生問光祖讀書有甚大疑處曰見持敬不甚安曰初

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始恭而安今人平日恁地放肆身心一下自是不安初要持敬也須有些勉強但須覺見有些子放去便須收斂提掇起教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又曰雖然這箇也恁地把握不得須是先理會得箇道理而今學問便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

光祖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先生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方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七

十一

正龍堂

先生答光祖書曰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爲憂也

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卽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林丕顯

林暮字丕顯福州連江人少穎悟讀書不數反輒成誦爲交操筆立就從鄉之儒先三山林公遊與呂祖謙爲同舍時呂年最少其所爲詩若文輒手抄默誦既而以師禮事之後從朱子游孜孜扣問樂善好學之意至於老而愈篤

也

林公度

林憲卿字公度福州懷安人居大山長谷之中與世異趣不妄交遊慎擇師友醇厚質直樂善不倦從游晦菴知所自守以忠信見稱於師門以義理化導乎鄉里年七十猶嗜學不衰人稱爲存齋先生及卒黃榦誌其墓

鄭成叔

鄭文通字成叔福州閩縣人幼而聰慧少長刻苦爲學口誦手抄昏夜寒暑不輟初治春秋心悟經旨操筆成文自謂文詞記問未足以爲事業及得周程張子之書玩之有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七

主

正誼堂

得怡然自適聞黃榦得文公之傳遂受業焉榦稱文通襟度夷曠知識闡爽愛而敬之盡告以所聞嘗語曰成叔苟非其義雖祿之萬鍾而不受人以爲信後遂與俱登文公之門交遊皆當世善士文公晚年編集儀禮經傳分界門人而取喪禮儀禮以屬榦以喪禮委文通乃爲考經證傳旁通子史引比條律綱目凡糾織悉文公見之大喜曰直卿稱成叔之賢且好學今果然文公沒榦以汲引後學爲已任貽書云鄉間朋友漸知義理者多更賴成叔振拔激昂之使師傳不廢莫大之幸也與同志共立規約大要欲明義利謹操守以厚風俗其事多文通所定以其素行足

以勵衆也文通深觀默養玩索益精讀書有未解者危坐

終日以思至忘寢食及既得之猶沉潛反覆必極其趣而後已嘗觀周子太極圖而悟孟子性善之旨本於大易繼善成性之說曰荀揚之徒妄生異論豈知性哉所著有易學啟蒙或問禮記集解喪禮長編有庸齋集別外集遺書凡五十卷

潘立之弟柄

潘植字立之福州懷安人父貢士滋務學至老不倦聞鄉閭之善士輒折輩行率其子從之遊後聞晦菴講道武夷遂命植往師事之植遂與其弟柄不遠千里從于武夷植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七

主

正誼堂

少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爲文語意雄健流輩推先尤嗜史學自載籍以來上下數千年反覆耽玩其於與亡治亂是非得失之故貫穿出入如指諸掌時方交馳於射策決科之習而植與其弟皆以弱冠握衣有道厲志前修回視故習若將免已儕輩至有高談性理下視程文之誦不顧也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磨礱浸灌服則徜徉林壑間以觴咏自娛閑庭之間怡怡如也植舉仁者愛之理心之德緒繹說過先生曰大槩是如此而今只是做仁工夫植曰固然子博文約禮是循環工夫否曰不必說循環如左腳行得一步子右腳方行得一步

右脚既行得一步左脚又行得一步此頭得力那頭又長那頭既得力此頭又長所以欲罷而不能蓋惟是見得通透方無間斷

葉子是

葉混字子是建州建安人用蔭補官為泉州惠安丞知州真德秀辟以自助既歷知贛州贛縣饒州安仁縣寶慶三年卒年五十九德秀誌其墓其畧曰子是堅強有特操介直弗顧私遇事無難慮劇無倦容凡他人所不能為與所不敢為者余必以屬之然余獨憂其太剛不可以耦俗故嘗為詩以贈欲其飲鋒鐔收光芒而進其德於中和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七

南 正龍堂

地君既去泉而蹇于仕越若干年乃得知饒之安仁則其為政一出於寬平藹然有儒者氣象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先教而後刑此吾所聞於真公者也其敢違耶觀君於余言者不忘如此其志于善可知矣於為政後先知所決擇如此其進德之勇又可知矣
湯仲能作行狀曰子是壯歲遊文公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為人磊落明白無所隱毋自謂平生與妻子言者皆可以語賓客

林景文

林武字景文永嘉人勤敏力學博通經史徒步從文公講

道武夷親受中庸衣錦之旨歸而扁其室曰尚約且韙平昔所聞為語錄數帙後以恩科入官授河池尉秩滿賢漕交辟不就性孝友冲約父老跣步不離左右既罹憂毀瘠幾不勝喪衰歎出粟賑貧鄉曲賴之

戴養伯

戴蒙字養伯永嘉人紹興庚戌用開門宣贊舍人戴勤牒改名整應試遂中第調麗水尉以公事忤郡將棄官從朱子于武夷再調慈谿鳴鶴場鹽官丁父艱服除自念假塗易名之非復舊名應鄉試舉再試不中曰可以止矣郡守楊簡敬之薦于朝金陵帥臣黃度辟寮幕外舅汪遠援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七

圭 正龍堂

以已澤改奏俱不就最後御史王穎叔言諸朝詔以初名復官

陳朝弼

陳範字朝弼一字仁復建州崇安人嘉定七年進士範初為徽州婺源尉縣有大辟疑讞範察其冤獨不肯書獄曰人命至重吾以書生獲一官當以去職爭後事覺令佐坐削人服其明秩滿調撫州崇仁丞縣令程必元見而敬之日與相從講論偶疾作即日解印還

邵浩

浩字子疏條目為問先生逐一說過了浩乞遜遐下疏

數語先生曰熹意思到處或說不得說得處或寫不得此據所見盡說了若寫下未必分明却失了先間言語公只記取若未安不妨反覆

馮彥忠

彥忠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先生笑曰此正子靜有頭之說却是使得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七

六 正誼堂

周貴卿

周貴卿
良問平時所為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反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又如弱人與強人相牽一般強人在門外弱人在門裏弱底不能勝便被他強底拖去了要得勝他亦只是將養教力壯後自然可以敵得他去非別有箇道理也只在自家心有以處之耳孟子所謂

捨則亡操則常存在此大學所謂忿懣好樂等事亦是除了此心則心自然正不是把一箇心來正一箇心又曰心只是敬程子所謂主一無適主一只是專一如在這裏讀書又思量做文字又思量別事去皆是不專又曰見得徹處徹上徹下只是一箇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見得鐵定如是便為善不如是便為惡此方是見得實

諸生說書畢先生曰諸公看道理尋得一線子路脉着了說時也只是恁地但於持守處更須加工夫須是着實於行已上做得三兩分是得只恁說過不濟事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後臨事又變遷了日只是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七

七 正誼堂

陳公直

陳公直
由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
先生語公直曰讀書且逐些子理會莫要攪動他別底今人讀書多是從頭一向看到尾都攪渾了

朱飛卿

朱飛卿

飛卿問永先生誨以持敬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客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即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竊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

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先生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又問此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先生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七

大

正龍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七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劉公度

劉孟容字公度隆興府人初從族父清之學舉進士筮仕為袁州分宜簿歷守長沙南康

先生答公度書曰示喻為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仔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然加功着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為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稍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八

一

正龍堂

捏合而已至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所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願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

球 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須常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何便敢自保不復變耶

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

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既陷於一偏而不可救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趨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為有無耶平父相處覺得如何似亦未有箇立脚處也因書更勸勉之

先生答劉季章書曰公度近亦得背白是不肯求去致得如此滯友者近亦遭逐正與公度事體一般此輩進不能為君子退不能為小人不與人出氣令人積悶也

劉季章

先生答季章書曰賢者比來為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會寬着心胸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為切已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八

二

正誼堂

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

所喻為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途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着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如此紆曲緣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工夫意思比舊如何不知後來於鄙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

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趨向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絕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却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嘆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深為可喜熹則衰病日益沉痾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為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曾擇之

曾祖道字擇之初從劉子澄遊既又從陸子靜慶元丁巳三月見先生於考亭先生曰甚荷遠來然而不是時節黨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八

三

正誼堂

事方起能無所畏乎忽然被他來理會礮公進取如何曰此是自家身上事進取何足議先生曰見衡州如何曰衡州開明大體使人知所向慕曰如何做工夫曰却是無下手處先生曰向來亦見廬陵諸公有問目之類大綱寬緩不是斬釘截鐵只做一場話說若如此悠悠恐虛過歲月熹以前與朋友往來亦是如此後來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只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泛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會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反為人取笑亦是壞了多少好氣質底若只悠悠地去可惜今後須是要成就得一二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相過者這裏直是不放過也祖道

又曰頃年亦嘗見陸象山先生曰這却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燦以爲本可惜也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躡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纏擾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先生曰陸子靜若信人點化是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

先生答擇之書曰禮卽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八 四 正龍堂

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所論會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會點之開濶得處未至如會點之從容然其工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概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像聖賢胸襟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工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

林退思

林補宇退思温州永嘉人仕爲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先生答退思書曰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期思然觀孔門之教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踴躍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向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請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李堯卿

李唐咨字堯卿

先生問堯卿今日看甚書曰只與安卿較其下學處曰不

須比安卿公年高且據見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後生有精力日子長儘可潤着步去

堯卿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日用間已見有些着落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日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背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我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道今日一說則日便頓悟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著涵養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八 六 正誼堂

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堯卿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便斷制不得也着斷制不成掉了又問莫須且隨力量做去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窳來窳去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

方賓王

方誼字賓王

先生答賓王書曰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

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仰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爲非也

存養之功亦不專在靜坐時須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心性情之說亦已得之但性卽理也今以爲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爲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

所喻涵養本源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方若水

方任字若水高祖道輔與伊川同學任淳熙丁未登第爲漳州長泰縣簿秩滿陞從事郎知漳州寧鄉縣未上而卒

先生答若水書曰龍巖之行若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耻不敢自衒自翳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着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心不惟不得說着求字亦不可說着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徐斯遠

徐文卿字斯遠玉山人晚第進士未注官卒有詩文集

先生答斯遠書曰趙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八

八

正誼堂

適值悲撓未能罄竭所懷然大槩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据依以造實地不但為騷人墨客而已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為佳耳

先生答趙昌父書曰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箇同窮兩字是着力處如其不然仰瞻坑落墜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益絕無而僅有者也

徐彥章

先生答斯遠書曰彥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已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將火煨如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于禪之說正謂此耳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先生答彥章曰示喻主善之云甚佳但善中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更望虛心平氣以思之久必有合矣若固舊開舉一廢百懼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廖益仲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八

九

正誼堂

廖謙字益仲一字德之衡州衡陽人

先生問謙曾與戴肖望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舉子程文曰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今人過了此一厄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德之看文字尖新如見得一路光明便射從此一路去然為學讀書寧詳毋畧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若一向單過不知仔細便看書也不分曉

趙南紀

趙希漢字南紀岳陽人僑居邵武軍第進士嘗知福州

清縣清正有經畧生平慕趙廣漢爲人以鉤鉅得事情而吏民錄兩奸欺皆知之苟有犯法雖公卿子弟不貸頗以嚴急聞在福清人人側足而立時號趙剛羅

文公與劉崇之書曰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過甚

廖晉卿

晉卿請讀何書先生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且收歛精神方可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仔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

黃謙

黃謙南安人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徑棄去從學於文公

伊洛淵源續集

卷之十八

正龍堂

公謂曰既是父命習舉業何不入郡學舉業與理學不相妨如拂父之命則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爲

趙昌甫

趙蕃字昌甫玉山人初以父陽蔭補官三調皆不赴後爲太和王簿受知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爲直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之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子家恭進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卽位與太社令劉宰同名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秘閣又辭奉祠得致仕

轉承議郎依前直秘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時猶問學

於朱熹既耄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薦蕃竟不受宰嘗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巍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錄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秘閣修撰鄭協請諡文節

昌甫言學者工夫多間斷先生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因說學者工夫間斷謂古山和尚自言喫古山飯

阿古山矢只是看得一頭白水牯牛今之學者却不如他

伊洛淵源續集

卷之十八

士

正龍堂

胡季隨

胡大時字季隨五峰之季子師事張敬夫後從學於晦菴晦庵答季隨書曰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功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會見一書一事做頭微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嘉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已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復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也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與而離乎道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畧亦異前段中間着是故字後段中間又着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爲謹獨所以雜亂重復更說不行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八

正龍堂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欵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頭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哉以此思之似去平易悠久也

日昏不能多看文字

隨時修改似亦有長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討論也大抵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閒中時有朋友遠來講學其間亦有一二可告語者此道之傳庶幾未至斷絕獨恨相望之遠不得聚首盡情極論以求真是之歸尚此恨恨耳君舉先未相識近復得書其徒亦有來此者折其議論多所未安最是不務切已惡行直道尤爲大害不識講論之間頗亦及此否

屏去私心然後可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此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累千萬言終身競辯亦無由有歸者矣何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八

正龍堂

名爲講學哉故熹不敢復爲論說以增前言之贅其自謂灑落者乃是疎畧放肆之異名耳如何能到真實灑落地位耶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工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師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

熹憂患侵凌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友痛相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而難羣索

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爲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出是而并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揚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月易邁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力入細着實仔細推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

或言季隨才敏日只敏不濟事須是懇實有志而才敏方

伊洛淵源續集

卷之十八 正龍堂

好若小小聰慧亦徒然然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纔聞他人之說便動

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爲之判斷孰是孰非此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

宋深之弟澤之容之

宋之源字深之雙流人父若水轉漕閩中之源兄弟皆獲從學於文公之潤字澤之之汪字容之

先生答深之書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

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岐不勝忡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最行便爲究竟也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

伊洛淵源續集

卷之十八 正龍堂

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做工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效處也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

答澤之書曰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服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所以兩難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

答容之書曰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為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仔細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今當深以此事為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示喻為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懷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為喜所問持養觀書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人

六

正龍堂

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

葉晦叔

葉文炳字晦叔浦城人淳熙甲辰進士調晉江簿遲大家居數致書請益於文公及至官文公自漳浦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甚悉歷知仙遊縣終奉議郎通判和州

傅子期

傅修字子期豫章進賢人從文公遊嗜學篤行有聞于世既而學禁方嚴修居父喪衰服謁武夷求銘於文公公書云予觀其冠履應禮而成容與之稱言辭懇懇情旨酸辛

為惻然動心焉坐者無不加敬未幾文公卒明年且葬修奔趨而至俯伏於道若將隕焉是時縉紳畏言學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弔賻不及門者修毅然不遠千里哀號痛慕若此此可以觀其人矣

陳朝瑞

陳總龜字朝瑞建陽人居與文公鄰壯老相遊從於學無不通貫登紹熙四年進士注吉州永豐尉未上而歿

孫季和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為制司幹官文公在浙東諮議荒政列薦于朝慶元中為常熟令立言偃祠終仰武軍通判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人

七

正龍堂

先生答應時書曰來諭諄悉備詳為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為之本能如賢者兼集眾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先生又答應時云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即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

縣事想日有倫理學校固不免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畧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浙中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出不知亦頗覺

其弊否

陳自修

陳柝字自修福州長樂人父朱霖為同安令與文公為僚友柝因從遊

柝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着實之謂又曰向自家體分上求

問天理真箇難明已私真箇難克望有以教之先生曰公不去用力只管說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往往公亦知得這箇道理好好纔下手見未有人頭處便說道是難而不肯用力所以空過了許多月

卷之十八

大 正蘊堂

日可惜可惜公若用力久亦自有箇入頭處何患其難

柝嘗問先生自謂矯揉之力雖勞而氣稟之偏自若警覺之念雖至而怠惰之習未除異端之教雖非所願學者而芒忽之差未能辨善利之間雖知所決擇而正行惡聲之念或潛行而不自覺先覺之微言與論讀之雖間有契而不能泯洽於心意之間如何曰所論皆切問近思人之為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今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仁山已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

先生語柝曰看公意思好但本原處殊欠工夫莫如此過

了日月可惜

汪長孺

汪德輔字長孺饒州鄱陽人

德輔言今人看文字義理如何得恁不細密先生曰只是不會仔細讀那書枉用心錯思了孔子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謂這樣底所謂思而不學則殆殆者心陞机危殆不安尹和靖讀得伊川說話煞熟雖不通透渠自有受用處呂堅中作尹墓誌祭文云尹於六經之書耳順心通如誦已言嘗愛此語說得好但和靖却欠了思

卷之十八

无 正蘊堂

先生問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先生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故不仔細為今工夫須要靜

姜叔權

姜大中字叔權

先生曰長孺叔權全似江西學問氣象但叔權天資慈祥長孺資稟粗厲失於太快

叔權也是箇資質好底人正如吳公濟相似長孺正好得他這般人相處但叔權也昏鈍不是箇撥着便轉挑着便省處於道理只是慢慢思量後方說得若是長孺說話恁

地橫後跳躑他也無奈何何長孺叔權皆是為酒所使
叔權自言終日無思慮有寂然不動之意江德輔疑其已
至先生曰只問他還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否須是窮理
若只如此則不須說格物致知問如此則叔權之靜未是
至曰固是

劉正之 弟傳之

劉學雅字正之建陽人觀文子羽之孫馳騁東西為諸侯
客已而以憤世嫉邪斥辱權要罷歸田里學農字傳之知
撫州刻規約于學以示學者時一至為解說義理之學移
知邕州秩滿名還後以疾累得郡不赴終中散大夫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八

正誼堂

劉學古

劉學古珩之子屏山之孫文公婿也嘗為臨桂縣令弟學
博俱從文公游

先生嘗謂學古曰康節詩云閒居謹莫說無妨若道無妨
便是有妨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
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

丁復之

丁堯字復之崇安人篤厚慈良有志為己之學從文公遊
而與蔡季通友善卒文公記其墓

周元卿

元卿問着心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半板後忽然思
量他事口雖讀心自在別處如何得心只在書上先生曰
此最不可所謂不誠無物雖讀猶不讀也

李子能

李亢宗字子能泉州南安人刻志問學服習儉素儼然一
儒生無貴介氣習文公稱之

包詳道 弟顯道敏道

包約字詳道揚字顯道遜字敏道建昌南城人兄弟皆嘗
學于陸子靜既而從文公游揚皆錄文公論文之語為立
說一卷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八

正誼堂

先生曰今顯道輩便是以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
便是以務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
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
之心直是如此

蔡季通被罪詹元善為調護先生初亦欲與經營顯道因
言禍福已定從爾勞擾先生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
知當局如何

先生曰詳道資稟篤實誠所愛重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
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益熱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
透入而復失之耳

答敏道曰承喻粗心浮氣剝落向盡閒居意味殊不淺自許如此他人復何所道區區覺欲寡過而未能耳真德秀既顯道講義云綿定已丑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爲見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爲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忻然忘倦蓋君早從朱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畧不少衰稠入廣坐音吐清暢隨問響答往往破的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八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八

正龍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方耕道 弟耕叟

方未字耕道莆田人少孤其弟于來禾皆自教之家貧奉母典衣不足繼以鬻田兄弟杜門力學已而見文公于建陽乾道中登第調善化尉歷知潭州攸縣邑有茅將軍祠愚民歲取人子女殺以祭名曰樂神未始至牒諸保聚藁於祠中遣吏酹以文而焚之其害遂絕復因文公謁張敬夫官終宜教郎知福州連江縣禾字耕叟同游文公門下公語以改過修己之方莫切於論語弟子入則孝一章禾佩服終身

先生答耕道書曰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齋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元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前書所謂捨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爲失其序耳若日用工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蘇宜久

宜久問欲觀易先生曰易是箇難理會底字急看未得不過若且未要理會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看來聖人教人不過此數者公既理會詩了只得且理會書理會書了便當理會禮禮之爲書浩瀚難理會不若且買一本温公書儀歸去仔細看易不過只是許多路徑節目自然漸次理會得

陳希周

希周請問讀書修學之門曰所謂讀書者只是要理會這箇道理治家有治家道理居官有居官道理雖然頭面不同然又只是一箇道理如水相似遇圓處圓方處方小處小大處大然亦只是一箇水耳

登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九

二

正誼堂

鄭子直

鄭光弼字子直

先生謂子直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公今却是讀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跳躑心都不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又曰義利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

任正甫

任忠厚字正甫遂安人

先生謂正甫精神專一

鍾唐傑

鍾唐傑宜春萍陽人

唐傑問窮理持敬曰此事不用商量若商量持敬便不成持敬若商量窮理便不成窮理須令實理在題目之後

問丘次孟

次孟嘗讀曲禮遺書康節詩覺得心意快活曰他本平鋪地說在裏公却帖了箇飛揚底意思在上面可知是恁地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烹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曰次孟何敢望康節直塗之人爾曰塗人却無許多病公正是肚裏有許多見識道

登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九

三

正誼堂

理攪得恁地叫喚來又舉曲禮成爾先生曰但曲禮無許多叫喚曰次孟氣不足曰非氣不足乃氣有餘也

元昭

先生語元昭且要虛心勿要周遮元昭以十詩獻詩各以二句命題如實理之節節節節之先生指立命詩兩句幾度風霜猛推折依前草滿池塘既道佛老之非又却流於佛老此意如何元昭曰言其無止息曰觀此詩與賢說話又異此只是要點點知道安用許多言顏子當時不會如此此只是要人知安用許多言出來便不是末篇極致尤不是如何便到此直要撞破天門前日說話如彼今日又

如此只是說話

元昭告歸先生曰歸以何爲工夫曰仔細觀來平生只是不實當於實處用工夫曰只是纔除去纔便是實曰每嘗觀書多只理會大意元不曾仔細講究曰大意固合理會文義亦不可不講究最忌流於一偏明道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今之學者大抵皆然如今人讀史成誦亦是玩物喪志學者若不理會得聞這說話又一齊棄了只是停埋攤布使表裏相通方可然亦須量力若自家力不及多讀無限書少間埋沒於其間不惟無益反爲所害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九

四

正誼堂

先生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不實曰但不
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實今人論道只論理
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
異端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
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
但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腳處夫子對顏子克己復禮之目
亦只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
不曾更出非禮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內
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
手脚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

正其心有此理否浙中王蘋信伯親見伊川來後來設教
作怪舒州有語錄之類專教人以天下歸仁纔見人便說
天下歸仁更不說克己復禮

黃立之

立之間常於事物未來思慮未萌時覺見有惺惺底意思
故其應變接物雖動却有不動之意存未知是否曰應變
接物只要得是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可以盡天下之
事若須要不動則當好作事處又僇過了

黃達子

達子言思不能精之病曰硬思也不得只要常常提撕其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九

五

正誼堂

放下將久自解有得

李伯誠

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但放下脚
放開眼便不恁地了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如
挽一物樣待他要去時硬挽將轉來方得

丘玉甫

丘玉甫字玉甫邵武人學禁嚴玉遂謝場屋

玉甫作別請益曰此道理儘說只如此工夫全在人人却
聽得頑了不會真箇做須知此理在已不在人得之於心
而行之於身方有得力不可只做冊子工夫如熹文字說

話朋友想都會見之想只是看過所以既看過依舊只如舊時只是將身掛在理義邊頭不會真箇與之爲一須是決然見得未嘗離不可相捨處便自然着做不能已也又曰學者肯做工夫想是自有時然所謂時者不可等候只自肯做時便是也今學者自不以爲饑如何強他使食自不以爲渴如何強他使飲

江元益

元益問入德曰德者已之所自有入德只是進得底且如仁義禮智自家不得便不是自家底

元益問門人勇者爲誰曰未見勇者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九

六

正龍堂

林叔和

叔和別去請教先生曰根本上欠工夫無歸宿處如讀書應事接物固當用功不讀書不應事接物時如何林好主義正則之說先生曰病在先立論聖賢言語却只將來證他說凡讀書須虛心且似未識字底將本文熟讀平看今日看不出明日又看看來看去道理自出

鄭仲履

先生謂諸友曰仲履之學只管從小處看不知經旨初不如此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氣關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郭子從

郭叔雲字子從揭陽人熟於禮學

叔雲問爲學之初在乎格物物有理從何處下手曰人箇箇有知不成都無知但不能推而致之耳格物是格物理至徹底處又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先生教叔雲曰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馮德英

先生與德英說爲己爲人曰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九

七

正龍堂

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會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會看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底是如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而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

得

林仲參

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先生曰放底椅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前入只恁地說了

劉淮

淮求教曰熹無別法只是將聖賢之書虛心下氣以讀之且看這箇是那箇不是待得一回推出一回新便是進處不然只是外面事只管做出去不見裏而滋味如何責得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九

人 正龍堂

他

許敬之

敬之侍教屢與言不合先生曰學未曉理亦無害說經未得其意亦無害且須靜聽說話尋其語脉是如何一向強辯全不聽所說胸中殊無主宰少間只成倚狂妄人去

劉淳叟

淳叟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虛靜之時先生曰熹嘗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甚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先生見淳叟閉目坐曰淳叟待要遺物物本不可遺坐間

有及劉淳叟事先生曰不意其變常至此向時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熹因詰之云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如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輕薄處然熹初間深信之畢竟自家喚做不知人先生云辨姦論謂事之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熹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而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被熹罵云便是熹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陳寅仲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九

人 正龍堂

寅仲問曰劉淳叟方其做工夫時也過於陳正已及其狠狠也甚於陳正已陳正已輕薄向到那裏覺得他意思大段輕薄每事只說道他底是他資質本自撈攘後來又去合那陳同父兼是伯恭教他時只是教他權數了伯恭教人不知是怎生地至此先生笑云向前見他門人有箇祭文云其有能底則教他立功名作文章其無能底便語他正心誠意

戴明伯

明伯請教先生曰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人心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道理

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指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谿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

徐元明

徐琳字元明括蒼人

元明與鄭子上同見先生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今江西諸人之學只是要約更不務博本來雖有些好處臨事盡是鑿空杜撰至於呂子約又一向務博而不能反約讀得書多左牽右摺橫說直說皆是此理只是不潔淨不切要有牽合無謂處沈叔瞻不讀書不教人只是所

徐洛淵源錄

卷之十九

十

正誼堂

守者淺狹只有些子道理便守定了亦徑約之弊

孫吉甫

先生曰看吉甫書見得是要做文字底氣習且如兩漢晉宋隋唐風俗何嘗有前人要如此變來只是其風俗之變滾來滾去自然如此漢末名節之極便變作清虛底道理到得陳隋以後都不理會名節也不理會清虛只是相與做一般纖監底文字君臣之間把這文字做一件大道理會如進士舉是隋煬帝做出來至唐三百年以至國初皆是崇尚文辭鄭子上問風俗滾來滾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來便理會發明得聖賢道理曰周子二程說得道理

如此亦是上面諸公那趨將來當楊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范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泰伯常夷甫諸人漸漸刊落枝葉務去理會政事思學問見於用處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道齋漸漸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一人之力也

杜叔高 弟幼高

杜旂字叔高金華人槍字幼高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辨名粹叢集凡十卷

先哲叢書叔高曰學貴適用

魯可幾

徐洛淵源錄

卷之十九

十一

正誼堂

先生謂可幾曰事不要察取盡

郭廷碩

郭植字廷碩廬陵人

先生問廷碩今如何曰也只如舊為學曰賢江西人樂善者多知學者少又說楊誠齋廉介清潔直是少謝尚書和易寬厚也然朴直昔過湘中時曾到謝公之家頽然在敗屋之下全無一點富貴氣也難得

陳廉夫

陳址字廉夫莆田人厚重明敏自幼即有志於學以祖正獻公蔭授承事郎監泉州南安縣鹽稅卒年二十八嘗學

於文公公悲其賢而不克就其志也爲之誌其壙

程次卿

次卿自述向嘗讀伊洛書妄謂人當隨事而思視時便思明聽時便思聰聰聽不接時皆不可有所思所謂思不出其位若無事而思則是紛紛妄想先生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到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閒時都莫思量這却易只守此一句足矣六經語孟之書皆一齊不消存得以孔子之聖也只是好學若說閒時都莫思量則世上大事小事都莫理會如此却都無難者事事須先理會知得了方做得行得

伊洛淵源錄

卷之十九

主

正龍堂

吳伯英

伯英問持敬之義先生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伯英講書先生因曰凡人讀書須虛心入裏玩味道理不可只說得皮膚上譬如一食物滋味盡在裏面若只噉噉其外而不得其味無益也

江文卿

文卿博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文卿五十年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日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疊得柴了如今方點

火燒

先生謂文卿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今却無擇善一着聖人擇善便是事不遺乎理公今知得便攬轉前許多工夫自不妨要轉便轉更無難者覺公意思尚放許多不下說幾句又漸漸走上來如車水相似又滾將去又曰東坡說話固多不是就他一套中間又自有精處如說易說甚性命全然惡模樣如說書却有好處如說帝王之典受命之祥如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固有是理然非以是爲先根學者推之過詳流入識緯後人舉從而廢之亦過矣這是他說得好處却不記得這般所在亦是

伊洛淵源錄

卷之十九

主

正龍堂

李周翰

周翰請教屢歎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曰這須是自見得

又問作時文先生曰讀書纔說要做文字使此心便錯了若剩看得了到今說處便說當不說處不說也得本來不是要人說得便了如時文也只不出聖賢許多說話翻騰出來且如到說忠信處他也會說做好只是與自家全不

相干

吳直翁

吳棻字直翁

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純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點始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是黑上出白點特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稟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九

古

正誼堂

成佳異事如孔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却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搜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同志利欲者便如趨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說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說而心實不然不肯真箇去做此最不

濟事

林士謙

士謙初見問仁智自得處先生曰仁者得其為仁智者得其為智豈仁智之外更有自得公此問不成問且去將論語從學而時習讀起孟子將梁惠王讀起大學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讀起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讀起熹之法是如此不可只摘中間一兩句來理會意脉不相貫

林恭甫

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只消理會那道理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九

圭

正誼堂

譬如喫飯碗中盛得飯自家只去喫看那滋味如何莫要問他從那處來堯曰一篇熹也嘗見人說來是夫子嘗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這只是外面一重讀書須去裏面理會

符舜功

符欽字舜功

先生答舜功書曰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己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紛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也

符復仲

符初字復仲

先生答復仲書云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釋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夫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符國瑞

先生答書云辱書具道為學之志又見令叔為言曲折甚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九

未 正誼堂

善既有此志則窮理飭躬處且當勉力未可便肆虛談厭末求本恐或流於輕妄而反失之也

吳茂實

吳英字茂實邵武人紹興三十年進士

先生與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足下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於情性持守

上用力此意自好

葉永卿

先生答永卿書云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喻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其蘊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遇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且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又左方百九十二文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文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九

七 正誼堂

黃令裕

黃孝恭字令裕邵武人

先生答令裕書云示喻道之大本未有真見之期此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間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收書雖見向道之切然更宜寬以居之使其優柔漸漬有以自得乃為有益正不在如此迫切也大學文義通貫所不難見須更反覆要見下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為有諸已耳若只如此安排布置口說得行未至未當得工夫也

曹晉叔

曹晉叔建安人

先生答晉叔書云近仁之說來喻固未安擇之說亦有病竊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象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林巒

林巒泉州人

先生答巒書云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太 正誼堂

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喻推所聞以講學問里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強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戴邁

先生答邁書云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

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

諸生方愕胎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為可信也手抄口誦

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

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

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

其非熹之任明矣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

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無汲汲

於此而熹之言亦何足為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

下何有足下之為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

後已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九

尤 正誼堂

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呂旸

先生答旸書云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

且大非熹所能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

人則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熹之所能知也抑

熹之官於此祿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

所聞為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

則甚善

柯國材

柯翰字國材

先生答翰書云辱書示以顏子子貢俱以仁爲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爲仁由已此論爲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已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

劉平甫

劉平甫字平甫

先生答平甫書云講學幹盤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警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十九

辛

正龍堂

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衙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十九 終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二十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黃仁卿 弟升卿

黃東字仁卿三山人榦之兄也弟杲字升卿

先生答仁卿書云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濶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落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濶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已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隘隘無處着工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一

正龍堂

示喻食貧之狀深爲歎息向見擬此關意官期必甚近不謂尚許久也然從官兩世清貧如此益見家法之有傳足使貪濁知所愧矣所恨自困涸轍不能少致濡沫之助但有歎恨耳

呂子約

呂祖儉字子約東萊弟也

先生答子約書云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

迫切而無從容之樂不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原則一而已愚意論孟中庸大學當以序進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

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味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尅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二

正菴堂

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慮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

於吾事邪

子約復書云祖儉益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念慮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三

正菴堂

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脈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乃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漫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強把捉得任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耶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答書云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

先生又答云年來覺得目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

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

曹立之

先生答立之云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治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槩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說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却似漸有揜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至先入尚以讀書講學爲充塞仁義之禍而南軒項亦云傳夢泉者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明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尚復疑貳秘藏以滋其惑

梓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四

正誼堂

也且夕亦有人去臨川自當作書更扣陸兄也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發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已分修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

諸葛誠之

先生答誠之書云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

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決不至如資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長乃長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讐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真是讐敵亦何至如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詞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

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等箇是初無彼此之聞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

梓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五

正誼堂

異同便成嫌隙也

應仁仲

先生答仁仲云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周叔謹

先生答叔謹書云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

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語扣之因書喻及為幸也喜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康炳道

先生答炳道書云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為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即與今日計論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工夫迥然不同若致得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六

正龍堂

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也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

時子雲

先生答子雲書云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着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工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讀熟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一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執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

未論小小得失正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學道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吳仲玘 弟仲方

吳玘字仲玘字仲方仕為判院

先生答玘書曰令弟仲方判院之來幸數得從容開警雖多然所未合者亦不少熹既以乍到疾病公私紛冗而匆勿遽歸之際仲方亦不甚佳遂不得竟其說至今以為恨也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七

正龍堂

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今觀來喻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歛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

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

琮問昨日先生與諸人論問心說或謂存亡出入皆是聖人之妙或謂入而存者道心也出而亡者人心也琮謂通四句只是說人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於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言其所以危者如此若是道心則湛然常存不惟無出亦自無入不惟不舍雖操亦無用日且說如何是人心又如何是道心日心一也方寸之間人欲交雜則謂之人心純然天理則謂之道心先生日人心堯舜不能無道心桀紂不能無人心非必全是人欲若全是人欲則直是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入

正誼堂

喪亂豈止危而已哉只饑食渴飲目視耳聽之類是也易流故危道心卽惻隱羞惡之心其端甚微故也琮又問惟精惟一不知學者工夫多在精字上或多在一字上日惟精惟一是一樣說話日琮意工夫合多在精字上日如何見得日譬如射藝精則一不精則二三日如何得精日須從克治中來若已私未克則被粗底夾和在何止二三日精字只是於縫脉上見得分明一字却是守處問如此恐允執厥中更無着力處日是其效也

王幼視

王過字幼觀一字功甫饒州鄱陽人

過見先生越數日問日思得爲學之要只在主敬以存心格物以觀當然之理日主敬以存心却是下句當云格物所以明此心

先生教過爲學不可粗淺過以橘子譬云皮內有肉肉內有子子內有仁又云譬如掃地不可只掃面前如椅子之下及角頭背處亦須掃着

先生語過以爲學須要專一用功不可雜亂因舉異教數語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置之一處無事不辨

周元興

周明作字元興建陽人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九

正誼堂

明作問事有最難的奈何先生日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箇道理易日探赜索隱廣處不是真是紛亂時隱是隱與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紛亂得我大凡一等事固不可避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等人情底事得遣退時且遣退無時是了不要攪攪此可以省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是不奈何有合當任不得底事此却要思量處置裏面都自有箇理

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
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問之依舊從
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忽為別思量勾引將去皆是自家不
曾把捉得任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持不被他引去方是
顏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話其末却云為仁由已而由人乎
哉看來不消此二句亦得然許多話不是自己着力做又
如何得

蔡行夫

蔡懋字行夫平陽人

先生論讀大學思答以每為念慮擾擾頗妨工夫曰只是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一

十 正誼堂

不敬敬是常惺惺底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
人都不理會自不知心所在心者身之主也撐船須用篙
喫飯須使箸不理會必是不用篙不使箸之謂也攝心只
是敬纔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
心

游和之

游倪字和之建寧人

先生問倪已前做甚工夫曰只是理會舉業曰須有工夫
曰只是習春秋又問更做甚工夫曰曾涉獵看先生語孟
精義曰近來作春秋義穿鑿殊甚倪曰緣是主司出題目

多是將不相屬處出致舉子不得不如此曰却是引得他
如此又曰向來沈司業曾有申請令主司不得斷章出題
後來少變曰向在南康日教官出題不是也不免將他申
請下郡學令不得如此近來省試如書題依前如此又曰
看來不要作春秋義可別治他經
倪求下手工夫先生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走作
便是不敬須要持敬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說堯劈頭便
云欽明文思欽便是敬

歐陽希遷

歐陽謙之字希遷吉州廬陵人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正誼堂

謙之前此請問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堯舜事業亦優
為之先生批教云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
因甚得到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
事業處謙之因此熟玩集註之語若曰但味其言則見其
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所與於
我見得曾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日用之間無非
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破便無所係累於胸中
所謂堯舜事業亦優為之自其所言以逆諸其日用之
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
然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

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焉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本朝康節先生大畧與點相似先生曰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若以為未必學則初無不知也來喻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陳廷秀

陳芝字廷秀

廷秀問今當讀何書先生曰聖賢教人都提切已說話不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五

正誼堂

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返看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為己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雖是為時君言在學者亦是切身事大凡為學且須分箇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令人只一言一動一步一趨便有箇為義為利在這裏從這邊便是為義從那邊便是為利向內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這裏只在人割定脚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箇了裏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

先生謂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如今推說雖有許多般樣到做處只是是底便做一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

廷秀問緣不能推廣先生曰而今也未要理會如此如佛家云只怕不成佛不怕成佛後不會說話如公却是怕成佛後不會說話了廷秀又問莫是見到後自會恁地否曰不用恁地問如今只用下工夫去理會見到時也着去理會見不到時也着去理會且如見得此段後如何便休得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五

正誼堂

自着去理會見不到時也不曾說自家見不到便休了越着去理會

黎季成

黎季成贛州寧都人一作季忱

季成問向來工夫零碎今聞先生之誨乃見得人之所任甚重統體通貫先生曰季成只是守舊窠窟須當進步

張敬之

張顯父字敬之南劍州順昌人揚長孺誌其墓

先生答敬之書曰論聖賢優劣此亦是癡人比較父祖年甲高下之說學問工夫都不在此枉費心思言語之力也

嚴時亨

嚴世文字時亨新喻人隱居不仕

時亨問子路曾哲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世文嘗因是而思之為學與為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加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情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蔬食飲水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正龍堂

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夫舉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無人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為樂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時士子以窮居隱處為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即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以如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為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為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先生曰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為希遷言之矣

魏元壽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正龍堂

魏椿字元壽建陽人椿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今欲作一事若不立誠以致敬胡做了做不成又付之無可奈何這便是不能敬人而前底是一樣背後又是一樣外面做底事內心却不然這箇皆不誠也學者之心大凡當以誠敬為主

鍾春伯

鍾震字春伯澤州人

先生問日間做甚工夫震曰讀大學章句或問玩味先生所以警策學者着實用工夫處曰既知工夫在此便把大學

爲主又問或問載諸先生敬之說震嘗以爲整齊嚴肅體之於身往往不能久此心又未免出入不能自制曰只要常常操守人心如何免得出入一如人要去又且留在他莫教他去得遠

黃先之

黃卓字先之

先之問每日做工夫處先生曰每日工夫只是常常喚醒如程先生所謂主一之謂敬謝氏所謂常惺惺法是也然這裏便是致知底工夫程先生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須居敬以窮理若不能敬則講學又無安頓處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一

六 正龍堂

問主一無適若是遇事之時也須如此曰於無事之時這心却只是主一到遇事之時也是如此且如這事當治不治當爲不爲便不是主一了若主一時坐則心坐行則心行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若不能主一如何做得工夫

吳振

問孟子如不得已一段曰公念得如不得已一句字重了但平看便理會得因此有警以言語太粗急也

林德久

林至字德久

先生答德久書曰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

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淡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

李長仲

李杞字長仲平江人

先生由經筵奉祠待命靈芝寺祀往見首問曾作甚工夫曰向蒙程先生曰端蒙賜教謂人之大倫有五緊要最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曰如何得這寸得這尺曰大槩以持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一

七 正龍堂

敬爲本推而得之於五者之間曰大綱是如此凡人爲學須窮理窮理以讀書爲本孔子曰好古敏以求之若不窮理便只守此安得有進底工夫

杞云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此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曰極是

呂季克

呂勝已字季克尚書社之子社居建陽卒塋邵武因家焉勝已往來朱張之門官至朝請大夫知沅州自號涓川居士

鄧衞老 兄那老

鄧綱字衞老將樂人與其兄那老同遊朱子之門嘉定中陳宍守延不以那老道德隆重而且耆年延入書院與李燔林羽蔡念成楊復余道夫李伯武趙師恕並為堂長綱問程子言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者何事綱謂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先生曰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虛心玩味兼考聖賢為學用力處實下工夫方自見得如此硬說無益於事也曾點之說乃不真實之尤者今亦未須便論見處且當理會如何是實工夫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久當自有得耳若只如此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尤 正龍堂

李公謹

李文子字公謹光澤人方子之弟紹熙四年進士歷知太安軍綿閬州潼川府著蜀鑑十卷公謹問讀書且看大意有少窒礙處且放過後來旋理會如何先生曰公合下便立這規模便不濟事了纔恁地立規模只是要苟簡小處曉不得也終不見大處若說窒礙到臨時十分不得已只得且放下如何先如此立心

祝和父 弟癸

祝穆字和父崇安人少名丙性溫行淳學富文贍與弟癸皆同從朱子游所著有事文類聚方輿勝覽

李東

李東邵武人丞相綱族孫學于朱子號精敏紹熙中第進士為吉州廬陵簿遷萬安縣令黃直卿嘗以書薦諸漕使揚楫乞委以事而觀其能

彭師範 兄尋

彭蠡字師範南康軍都昌人文公守郡蠡質疑義辨析甚精公稱獎之以經學名世教授江淮之間所著有皇極辨其兄名尋亦從文公游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尤 正龍堂

二彭初見先生問平居做甚工夫對曰為科舉所累自時文外不曾為學曰今之學者多如此然既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可也二子頗自言其居家實踐等事曰躬行固好亦須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喙帆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

余景思

余元一字景思興化軍仙遊人娶三山黃御史瑀之女遂與瑀子翰師事文公始見之日以仁義禮智信分作五篇及自著文為贊問與翰講論有異同輒以質諸文公淳熙五年登第歷奉議郎知泉州同安縣嘗立蕪緘祠於其故

居文公甚喜之爲縣以清嚴稱終池州通判

熊端操

熊節字端操建陽人甫十歲讀易日誦二卦卽知問難至通曉而後止慶元己未廷對值僞學之禁以納諫行仁求賢對知舉黃由以其不迎合時好特置前列且爲奏御仕終通直郎知福州閩清縣著性理羣書二十三卷中庸解三卷知仁堂藁十卷

宋斌

宋斌袁州人少從黃榦李燔因登朱子之門學禁方嚴斌羈旅困沮年八十趨與權延之事以父行表乞用旌禮布

宋故事

呂喬年

呂喬年從文公游值吳柔勝爲國子正於文公生徒中得喬年與喬時舉白于長擢爲學職使以文行表率

詹景憲

詹淵字景憲崇安人慶元五年登第調臨安軍戶漕授國子監書庫官差監車輅院年五十八卒真德秀誌其墓

潘文叔

潘友文字文叔金華人友端友恭之舉從嘉定間嘗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

先生答文叔書曰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卽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

所喻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次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到真實地頭也

彭季正

彭方字季正南康軍都昌人文公在郡方從學弱冠魁省闈紹熙四年登第爲池州教授歷知景陵歙縣以諸賢論

宋故事

陳允初

陳宇字允初莆田人守定宓之舉從文公爲同安簿宇往

師之丞相留正誌字墓云君從晦菴未久於主敬行恕之訓守之不忽仕終太常少卿

李仲秉

李儒用字仲秉岳州岳陽人

先生答輔漢卿書

曰精舍有朋友十數人講學頗有趨向仲秉遠來甚不易看得文字亦好但恨漢卿不同此會耳

考亭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陳孔夙字仲仁孔碩之兄慶元五年進士寓平江

俞開中字夢達邵武人淳熙八年進士知黎州

張揚卿字清叟瑞安人舉進士為南康軍教授

陳駿字敏仲寧德人舉進士有語孟筆義詩筆義

許儉字幼廣閩清人三世不分異林羽記其友順之堂

曾逢震字誠叟閩縣人隱居道山所著詩文名日月林醜

境

時子源婺州東陽人先從呂祖謙學後游考亭之門

程若中字寶石古田人躬行蹈禮自號槃澗居士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三 正龍堂

黃幹字尚質長溪人仕至直學士院

上官謐字安國邵武人仕為四會令

曹彥純都昌人與弟彥約同學于考亭

朱澆與化仙遊人仕終廣東帳幹

祝汝玉信安人淳熙中知休寧

黃仲本邵武人知南劍州

金去偽字敬直饒州樂平人

李季札字季子徽州婺源人

林恪字叔恭台州天台人

孫自修字敬父宣州宣城人

黃謙字德柄光澤人

游敬仲字連叔南劍人

吳雉字和中建陽人

湯泳字叔永丹陽人

董拱壽字仁叔饒州人

吳景字叔夏徽州人

劉子寰字圻父建陽人

郭植字延碩廬陵人

劉鏡字叔光惠安人

葉任道即味道之弟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一

三 正龍堂

輔萬即廣之弟

劉賁字炳文南康建昌人

薛洪字持志永嘉人

王仲傑字之才縉雲人

彭樓字子應宜春人

彭鳳字子儀宜春人

陳士直字彥志閩清人

陳祖永字慶長會稽人

張彥先字志遠臨淮人

傅公弼字夢良蒲田人

劉理建陽人子翔之子文公之甥

魏恪字元作文公之甥

蔣康國字彥禮古田人

魏應仲元履之子

傅定字敬子婺州人

劉飯廬陵人

蕭長夫福州人

饒克明邵武人

林子象湖南人

吳唐卿南安人

李洛湖源續錄

卷之二十

音

正龍堂

朱魯叔仙遊人

王春卿建安人

林仁實永福人

程深父古田人

趙子明開封人

劉子禮建州人

劉叔通建州人

蕭佐南昌人

鄒浩宣城人

周椿字伯壽

林賜字聞一

李德字季元

康淵字叔臨

朱沅字叔元

俞潔已字季清

詹觀字尚賓

吳南字直之

陳夢良字與叔

董壽昌字仁仲

郭邦逸字道造

李洛湖源續錄

卷之二十

音

正龍堂

李德之

方克大

舒高

周憫

周得之

江孚先

王翰

周願

劉子晉

劉定夫

董壽昌

盧淳

黃有開

劉棟

周莊仲

吳仁父

陳仲亨

陳公直

張仁叟

陶安國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五

正菴堂

林易簡

叛徒附錄

趙師雍

趙師雍字然道

先生答師雍書云老拙文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遠自謂有得者益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于金易人之微箒者哉又况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

來在借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復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為無補也所喻為孟子字多不暇三大空適冗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青勞於揮染耶

先生答安仁吳生書云去歲辱書曾復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尚之高遠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為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為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大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見岸倬肆若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五

正菴堂

老成人之為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皙之志非夫子扣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遂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修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簡視墨愛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板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河

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傅伯壽

傅伯壽字景仁泉州晉江人伯成之兄隆興初舉進士復應博學宏詞科歷吏部郎官知漳州慶元初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歷遷禮部尚書出知建寧府召權翰林學士知制誥嘉泰中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以觀文殿學士奉祠卒嘗修高孝兩朝實錄遺文三十八卷

伯壽少與伯成同師事文公又名臣孫子乃奴事韓侂胄

韓師且致身通顯伯成非其所為每切責之方偽學之禁

預草詔以詆善類其草文公秘撰告詞有大遜如慢小遜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王文 正龍堂

如偽等語文公沒伯壽適知建寧又不以聞

伯壽人品如此真西山序其文集乃曰宣城一書意慮懇

款其論古今用兵成敗利害甚悉欲治其在我以俟敵之

數當是時權臣開邊意銳甚公之持論固如此然則世之

以附會詆公者亦豈盡知其中心之所存哉此又不知其

何說也

伯壽晚年入朝議宗廟大典禮援據敷衍出入經史百子

滾滾數千言雖漢儒以禮名家未能遠過也

伯壽初欲自奮於功名不幸當世道清明之時所施者止

於二千石部刺史迨其沉鬱既極有力者始推而輓之則

非其時而伯壽老矣故雖以文學致高位而其終身常若不釋然者夫志既不自於當世獨其文詞可自托以久西山之言果何謂哉豈獨有取於其文邪

真西山文集所載近歲有嘗登晦翁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為先生累耳晦翁答曰予比得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樂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為汗下此不知其何所指也

胡紘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以京

銓薦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秘書郎韓侂胄用事逐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王文 正龍堂

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快遂拜紘為監察御史紘未遇時嘗

謁熹於建安受學門下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異也

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狗酒山中未為乏也遂亡

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為偽學罪首汝愚遂

謫汝愚初抵罪去國縉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

平疏論甚衆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

士不便於己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為偽學

之目以損之用何澹劉德秀為言官專學偽學然未有前

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

追論程頤得為美官紘遂以藁授之繼祖論熹皆紘筆也

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及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
 釋服於是徒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既而親饗大廟紘
 復入疏云比年以來僞學猶獮罔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
 聖德幾至大亂一二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
 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赦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
 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冀
 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
 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羣臣一百餘人
 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
 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俄遷紘起居

伊洛淵源續錄 卷之二十 辛 正誼堂

舍人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任進擬用紘言也自是學禁益
 嚴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移禮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
 考紘詞不當而罷未幾學禁漸弛亦廢棄死

陳枅一日獨侍坐先生忽擊臆云趙丞相謫命出自胡紘
 枅問不知先生曾識紘否曰昔亦識之此人處記得文字
 莆陽之政亦好但見朋友多說其狠愎

伊洛淵源續錄卷之二十 終

伊洛淵源續錄二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張伯行撰是編因明謝鐸伊洛淵源續錄採輯
 未備薛應旂考亭淵源錄去取未嚴因重為考訂
 以補正二家之闕失然書甫出而譚旭謀道續編
 又反覆千百言糾其漏胡寅真德秀矣講學如聚
 訟置其然乎有朱子之學識而後可定程子門人
 之得失此中進退恐非後學所易言也

嘉禾徵獻錄五十二卷外紀

八卷

〔清〕盛楓撰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嘉禾徵獻

錄四十六卷》提要

嘉禾徵獻錄卷一

閩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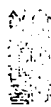
呂原 宦 亦 科 程 穆 附 黃 德

朱國祥 宦 大 敘 大 叙 入 祀 大 定 昔 時 大 敘 昔 時

施鳳來

戴士升 亦 科 程 穆 附 黃 德

郡人咸 輯



此公所不名
于目而不為
三信可也

呂原字遠原秀水人父嗣芳字宗遠永崇甲午舉人授山西
萬象教諭兄本隨父任以官符中山西庚子舉人授景州訓
導嗣芳即謝冠携原隨本之景州與本俱改爲原質性淳厚
安容疎瑣童年即博涉經史及父兄歿不能歸喪或勸令火

葬原不從居子州院時時至墓痛哭景人及行路者皆為酸
慼乙而奉母南歸家貧並力學未冠著呂子考知所黃想聞

秀水學官文奇而聞之辨曰此邑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且未
補弟子員學官致之家塾教諸子慙嘆曰郡中乃有文士道

業著者即欲原衣甚蓋綾試具舉業詞理皆賾與究經書

無能然誦詩新雅並驚吳與之新衣謝不受會葬費舍而美

材典及獲不使遂甲鄉科訂行善債何匪推若西原復因梓
懇益與奇之是時知府澤輔補生員懇即遠原入學正統辛

酉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廷對第一授翰林院編修
八年登去與請五倫書十二年遂用考才進學東閣待經筵
簡原及裴給杜宇謝璉王玉江潤陳文李紹高韓劉儼十人

朱儒字宗魯号東山其先吳江人以贅秀水陳氏遂為秀水人幼孤貧有淳屠石溪楊姓者名時升教以醫術陳之長女歸同郡韓氏其孫蘭為南刑部郎宦歸以儒知醫令游京師蘭有友朱恭嘉興人時為太醫院判有名見儒引為族屬遂並究其技久之叙授太醫院判士遷吏目供事聖濟殿適大疫活人無算同郡主事沈思孝下詔獄儒于夜半至獄中授藥二丸受杖得無恙遂院判一年進院使神廟有疾召診奏對稱旨疾愈賜宴醫院故有志儒備之卒官年七十四內浙名其在公卿間自論病識方語不及私印孟而相洽益惻惻自傷益里中子不都信恣恣果梓空死者無能化其哀婦之諸生國禎子大啓孝國禎少子國禮太醫院吏目石漢化後儒葬之命禮為之後世備祭祀以報其德而仍乙姓云

六

國祚字兆隆号養淳少隨父京邸就學內閣中時行宅年二十三以太醫籍中萬曆壬午順天鄉試癸未登進士廷試第一一狀元考萬曆癸未廷試李廷機等三百四十人擢國禎第一公父精岐黃為太醫院使再法人多不少不視邪色足不履非禮之地嘗赴通州試其後友人黃酒進公使于舟舟至張家灣同登舟友人杜入酒肆有婦脫簪公知為故急出門徒步二十餘里至通州舟鄉舉時望望在于庭出堂前有迎頭人騎馬而前公以為怪急策已而乘馬更前之呈科後公一少考廷機也李柳會治元處以太林院脩撰因災異上書請罷開致頭之北更前之考公登狀元也以翰林院脩撰因災異上書請罷開礦撤使不報丁母憂尋知起居注充日講纂脩考宗實錄己丑克會試同考特節冊封衛藩卒卯出典江西鄉試還丁父憂服除轉司徑局洗馬皇子出閣為講官遼右春坊右諭德兼侍講日奉平秀吉破朝鮮自稱大間王改元文祿兵部尚書石星惑沈惟敬言請封秀吉為王御史曹學程爭之下獄國祚之度申赦進右庶子丁酉典應天鄉試周時金履瑛李鼎臣

二十五年丁酉科主試

公國祚葉公尚高解元呂克考乃葉中允所與葉德一遠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尚書余繼登卒攝部事天津河御用少監馬堂解進大西洋利瑪竇貢物并行李疏糾之云查會典止有西洋項里國而無大西洋其真偽不可知又寄二十方行進貢與遠方慕義時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隨身行李有神仙骨等物夫既稱神仙安得有骨則唐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乞量給所給行李價值給與冠帶速令回還不報幸丑知貢舉時東朝未建錦衣鄭國泰侍貴妃寵請先冠婚後冊立國祚抗疏言奉朝外戚不得典以事冊立大典非國泰所宜言况先冊立後冠婚其儀仗冠服之制祝醮物戒之詞升降坐立之位朝賀

七

拜舞之節因名制分因分制禮甚嚴且辨一夫其序名分大乖違累朝祖制皆皇上明給祀天下清議啟國家無窮患皆此言也又言冊立之事理不可緩初謂小臣激聒故遲之後羣臣勿言則曰待嫡及中宮久無所出則曰皇長子體弱須其強今又待兩宮落成矣自三殿災朝廷大政令率御文華殿三禮之行在殿不在宮頃歲趣辦珠寶戶部所進視陛下大婚數倍遠近疑陛下借典禮之將舉以羅珠寶借珠寶之未備以遲典禮且詔旨採辦珠寶額二千四百萬而天下賦稅之額乃止四百萬即不充國用不給邊需猶當六年乃足必待取盈而後舉大禮幾無時矣又言太祖成祖仁宗即位即建儲貳宣宗二歲而冊為皇太子憲宗孝宗止六歲未開

亦以六歲未聞年十九而不冊立者稱尚書事近二年爭國
本至教十疏一夕詔召國祥甚急至宮門傳旨冊立皇太子
官奉事上諭而儀注稽定鉅典遂行陝西狄道山崩其南湯
小山五疏請備省社稷壇枯樹生烟復陳安人心收人望通
人情清道獄四事雲南地換陳用賓于貢頌外附進方物勅
却之用賓果以墨敗轉本部左侍郎仍兼侍讀學士以冊立
禮成進太子賓容不拜尋改吏部右侍郎御史湯兆京劾其
縱酒踰檢上不問時入閣之命將首輔沈一貫尼之竟不行
遂引疾歸谷居奉明史紀事三十九年三月是日國祥為坊而此一
實居
者十八年李崇見明雜紀云本公卷洋為人平易而公少行街坊者月係其家人
不自飲未解小吏店道破與店家喧鬧遂來公之軒而過少許遂折公
為駭命僕呼孫孟二人并持竹棍來刺人中各負一子扇小兒而去
孫孟等此等事官家錄大案如米公者其十萬人之美德也 光廟立以誨

懷慈臣起南禮部尚書不月名入東閣光廟崩素廟即位
違行人表私數數促受事同知經筵監備神光二廟實錄都
御史鄧元標特經筵而讀上疑其慢因祥進曰元標昔年廷
言受杖故步履獨艱上意解而朝升相加太子太保進文淵
閣給事朱欽相悅思輝御史王心一劾奏聖夫人客氏有旨
逼治疏救三人得外請王或主會試明史紀事三十九年三月是日國祥為坊而此一
實居
持奉官例于上前御批數行乃已然以次文格次第三條高揚物使來而文格曰以卷與行在
曲與不與句公于其前得能獨當其難否文格曰愛其詞順物不忍棄也其曰給錄係在
雲陽諸奏請補未及王欽一事云來其請給宜道進諫以是群議文格禮部即引錄歸
私第而福唐諸公以人言出而福唐諸公三人奉初見時說以為吳元云陳公仁錫下南
南瑞文格再取之時年少後文日益進名聲起上公事不第年西漢北行等六符
曰通運崇印即大魁矣至都知批何隨州及顧東讓主裁辭不得志至期上以文格代
福唐公閣批甚已而文格乃進州分司開卷陳以易任是年朱欽奏登進士上前
為文格所得置之前列進對復批作第二人符前等是年朱欽奏登進士上前
此未之有也國祥請依常選法以為例明史紀事三十九年三月是日國祥為坊而此一
實居

明史紀事三十九年三月是日國祥為坊而此一實居

事即求其後世不致築備王殿成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改戶部
尚書進武英殿大學士介州吳李廷高守帝制直隸松二郡人不得官
黃公准履後中公循淳安商公裕長洲王公鑿徐州公遠德彰公孫嘉
公時行即孫余公有了是也又吾郡孫恩德稱徐州徐州府官孫公孫嘉
中本堂之制神孫介州以徐州官孫嘉孫二郡人而再被引內閣諸公則浙江江西均不其
向以未明而但考之吾郡高侍御之官戶部者能無其人信浙江之在則葉中也文
格以人黨戶部則與承嘉戶部尚書王紀為魏忠賢所逐具疏力爭
餘以海安卷數則與國學年刑部尚書王紀為魏忠賢所逐具疏力爭
明史紀事三十九年三月是日國祥為坊而此一實居
王事徐大化曰走觀忠賢門前而善類又類劫給事中周朝瑞忠憤憤動天化
職因言天化為朝瑞擊刺則令之大臣有以能奪奪人主之視聽力能顛倒天下之
是非結交權勢者朝如宗孫在者何不登之拜文而乃以諸人士相爭水火蓋指天
下而此酒也天化由以晨去酒及忠憤深誠之神文格稱職說今指名就道宜與孫立
一職下殿帝欲立孫錄之說不附和消逆劫紀二大罪刑罰
九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賜歸坐蟒以寵其行歸決歲一
夕瑞坐卒年六十六山公夢日落其惟都公前解之曰此道若果也入都時

今年高初又早失母寄居休養家極清貧其母年八十有日同其
至城舟中宿其又置漿油舟中待其母去余獨坐舟中頗惶惶一老人過余言曰
孫子亦從舟中即余僕也余僕亦舟中公命附舟入都余稱舟尾事聞賜祭其
過若河從路下治夫足履水去而散里河有神板之起置之於上乃去
贈太傅諡文恪有介石齋集明史紀事六子長大號次大烈次大
猷字君升考廣何萬應壬子舉人間後錄廣何信指歸之舉親之者
舉子卿有次大觀次大治字君平任不任次大定
大號字君翰号忱予任都察院照磨都事都御史鄧元標
馮從吾建善善書院大號與周宗建協力營造改後府都事
陸太僕寺丞營繕主事丁父憂親忠賢以三殿工未竣獲織
不附己者坐監鉅萬御史梁夢環阿其意章劾數十人誣大
協理馬政違餉虧額將逮獄上章自理得釋補原官已已都
城被圍分守西直門恩履違左右詞諸之疎懈大號午飯門

樓中使突至見所進止倉米及乾魚歎息去居京師善測北地陰晴一日市葦席千條篋帛各數百夜半而寢交集八門守者皆詳獨西直掃除蓋蔽宴如也轉員外郎出知楚雄府招流民平殺價恤獄囚時鎮將倖功每壘壘焚婦迷道被擒輒指為間謀上之郡無得生者大競廉其枉嚴禁之在事八月丁母憂歸百姓爭賦歌詩謠辭以述德取陸績故事繪圖題曰贊林石

大烈字君揚号佑予以任中萬歷丙午副榜授前府都事歷後府任歷太僕寺丞丁母憂起原官速營堡主事脩京城外郭權開荊州卒

大觀字君顯号秀頌任左府都事歷後府任歷營堡主事出

理應天鼓鑄遷南屯田員外郎丁母憂起原官轉南虞衡郎中出知恩恩府卒于官

大定字君永号寄揚任中書舍人以天下多故乞外職自劾改成都府通判值獻賊犯蜀魚程至官探甲坐畔晚間計斬

豪帥賊遂解圍西遁未幾大至戰于沙河舖陣斬三十餘級生擒七人遷奉府同知國破歸與同即論德屠象美等聞城拒守城陷潰圍走江東魯蕩盟國款制授尚寶卿防江逾年力屈死

茂際字子莊号旭序大治于善屬文切即有聲壇坫年十九中崇禎丙子舉人庚辰進士知宜春縣壬午充本省同考甫出棘獻賊陷長沙即馳歸防守還行奸細字于鳳斯之又諫

魏里今下首主
言三三

評

大盜蔡全六等賊漸逼乞師地撫郭都賢會都賢去位師未及至城破被論總督袁繼威疏論殺賊功乞乘瑕錄用不許南臺建名為職方主事不赴卒年二十九
大啟字君與号廣原初為順天府諸生坐冒籍革歸本貢年四十五始中萬歷己酉舉人庚戌進士授南昌府推官壬子充本省同考乙卯又充廣東同考南昌周益為梁工其妻與傭者奸一日共謀殺蓋埋屍室中而逃一大獨留以他事出犬銜導史衣驅之不去乃命隨犬行至空室中大驚地不止極之得屍拘鄰人驗訊捕之獲法權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選考功員外乞假歸起考功郎中進文選時逆聞魏忠賢勢張甚以圖詐表引假歸魏忠賢詩東漢風俗之厚期功之盛感符象官持服以告遠以祖父表表封以伯父西野在場

魏以伯世蔡陽全揚君以升父上康長慶而以復父海王即中劉衛以兄恩善侯相魏著以從兄大常與魏空魏史令以第康平今仲父以仲王魏以兄子以兄是去官魏年至晉而魏魏并徐州刺史以及子長去職魏以程魏魏長自免作歸去去詳白是而後言之道莫之行也先伯祖守東官開光文恪公計請于朝乞師魏德德先為當時典禮考云以為過國文哥附書于魏志者此事尚崇禎戊辰權太常少卿提督四百年今則父母之喪有不去其官者矣
理卿甲戌充請卷官改刑部右侍郎山西學臣袁繼成公廉有名地按御史張孫振誣劾逮詔獄大放廷雪其冤本部尚書馮英以事下法司擬罪英自赴獄大放以開上令出私邸待罪崇禎日抄英以奉旨配法後行改時擬罪者本部事轉左侍郎都城其時則因不肯入邸中故也
成嚴名對平臺請列營城外為守禦因丑以病告歸壬午卒年七十八贈刑部尚書予祭葬有量寄軒集長子茂時次子茂昭南都察院照磨都志居詩話魏初下和老長帥善病營也子其如守西史所繫蘇為保塞王當春釋放不成對尉西邊方

文去爭過為文字之微世文淵
洲不遠游者比之何家大小山云

茂時字子葵考蔡石以任為國子典簿通順天府通判湖水

主事歷本司郎中督張秋河道東學告急自臨清關入東昌

界城中無兵乃料公私丁壯乘城值大雪與通判李國瑞出

戰俘獲周大功等五人四日解圍去尋還知貴陽府時安肯

未請提督李若星檄令帥師迎勦級五十餘生擒賊黨阿烏

捷等以功加服休丁父憂歸南臺建薦補郤武府不赴國破

不任卒年八十九家居築園池名曰鶴洲勝際甲於一郡

居詩話城南教習洲初傳為唐相裴休別業名曰裴島嶼考新舊唐書俱不載
寓天下五元嘉末志私田俱其柳政府志裴陽子學明補志亦不載或曰南唐後
禮部郎中裴敬信之裴州名乃其再進補不見他志裴敬一萬多在春柳所作
此說近是世父拓地百畝自湖之田有堂有亭有橋有池有園有樹有石有松樹
果食野字區菓園廣而不有法之卷為作北堂高其昌為香島新亭少柳日
華為寓園法光勝水方須望淋漓今則大樹樹火鳥坐其後止存柳折橋而已

可以不裁

○施鳳來字則王号存梅平湖人萬應甲午舉人丁未會試第

一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庚戌分校禮閣丁酉復戊午

起南司業歷中允諭德兼侍講學士管理誥勅壬戌復為會

試同考尋進少詹轉正詹陞禮部右侍郎丙寅轉左儀以禮

部尚書入東閣丁卯黃立極乞休未宗道楊景辰入閣鳳來

為首輔番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樞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崇禎

戊辰主會試積餘多至五六人少不下四五人自施即至庚戌戊午而回考成在入主考

則三科皆同北以美也施有遺遺施先于美而有所謂施舍獨以不美而用施

外甲戌同考洋馬所卷卷之程卷中失及折子見姓名竟以避嫌為落卷人以此疑前

王崇明王贊無考也時香邑會試者二十一人此五家既納卷間為御史羅元賓糾

主考命下授李不入曰台當以此三日幸苦發詳服其見見為御史羅元賓糾

勅請告歸賜銀幣蔭一子馳驛行人護送還里己巳京察開

任吳光尚陸福書先生年譜則山疏問文進章曾贊存神八十序謂代各要

之福三為推為程為忠則而志賢為烈不功德如著帝帝后如探私入兵實有帶

如產福之南北軍文貞文定不能居據文正正格不能居據方津之美而欲滿之似
學之容勢而善推為計者而有所新一法耳自宜其簡命雖明不讓出於其意而
正則以為進之流是運伸子之妙用是於調師既不吝世以不辭一談而為其
再陳而為訓注律字可變又何幸為先生望曰存梅所處何時何何何何何何
史稿附錄五十四

錢士升字仰之号御冷一字嘉善人其先吳越武肅王之後

元至正間遠祖國馮為嘉興鎮守萬戶家為再傳名瓊徒魏

塘瓊孫菁精于醫著醫林會海四十卷著生晒晒生員士升

曾祖也字子元号柏峯以選貢中嘉靖丁酉應天鄉試知尤

漢縣選撫州通判改開封陞揚州府同知再補汝寧入觀卒

于京師負第胥字子嘉卿貢官撫州府學訓導士升少受業

于顧憲成時從憲成及高攀龍會請東林書院舉舉不第計

數年公年捐名君仁捐生入太學父健科鴻臚丞公生萬應己亥年士即捐

文定成之門下學使蔡崇漢漢以第一人補解年二十三學使任官方崇年以第一

有指朝二十四歲成第九成廷之家舉其乃留萬應乙卯始中順天鄉試

丙辰登進士廷試第一授翰林院編修己未充會試同考乞

假歸天啟初還朝時象正盈廷獨請終養旋里甲子即家進

中允不赴己而魏大中趙南星俱被難識者服其先見同年

生萬燦廷杖死恤其家年諸瑞麟則公弟中丞官河南布政方提問又

奔生被獲指金錢為首倡罵志深此非也此不為而魏志深被逮公

秋後向書字按陰善名并及其子清柳外孫王體履胎書門人其安守崇禎甲子

祭保其力崇禎丙辰起少詹事學南翰林院明年以詹事召會

座主錢龍錫被逮送之河干即謝病歸辛未起南禮部右侍

即舊例禮部各官茶菜俱教坊司諸院積應升嚴絕之祭告

鳳陽陵寢日學流亡疏請軫恤六年九月召拜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明史稿初錢龍錫出謝周庭儒詰之報言上怒長稅銀龍錫

深德之未幾溫體仁至龍錫建廷儒語且謝曰非公等得生體仁

律曰上固不其然也則者直體仁而息德德士升本士龍錫門自是歸心德在德在德
唐世清以去升附為附仁德德之體仁自引與共政若光時法德仁者吳宗遠律食
已去升未至帝復用王冠德何存則亦升仁所引德德時國事曰升在內閣
體仁帝極切體仁以利待德之上下第其士升願以為非

沈無而從退有後言夫聖如舜忠如禹即使有違何至而諛
背毀而艱、如是夫太以重華在上神聖莫及姑將順以明
敬共而徐擬議以圖補救則而後後言或不免耳幸遇聖
明每奉宸謀一辭莫替然退而思維心口自語亦不免有疑
疑而未安據而東在者莫終隱忍以犯後言之戒不敬莫大
焉是用齋後具陳以當附欽部之義臣則帝王之道寬則得
眾寬非一切縱舍之謂也不剛不柔從容以和使群生庶類
蕩、乎游于範圍而無有怵迫之謂今操切迫于求濕摘扶

五

幾若察淵無乃不寬欵夫五刑五罰有虞不廢而罪疑惟輕
寧失不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斯帝德所以稱罔愆也且法
不期輕重期于服人固有蒲鞭示辱而人服者亦有殊死門
誅而人不服者道德徑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我太祖
高皇帝感其言為御製註序則重法不足恃以制治而嚴不
如寬明矣臣聞南面臨民道在敬簡敬則不偷簡則不擾孟
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
為務我皇上勤以御民宵衣旰食居敬可謂至矣乃簿書案
牘之為稽誼詭猥雜之批答無乃不簡欵夫堯何嘗不親
而稱無為而治者必歸焉若刺閔投籤太細也似吏而終不
收屬精之效則行簡與業腫相去遠矣孔子繫咸曰天下何

思何慮而以不逆詐不億不信抑止先覺為賢蓋止水可以
鑑鬚眉空谷可以傳萬籟人心惟虛而後能靜靜而後能慮
若意必一起疑揣橫生將使懷誠者畏嫌而自阻巧避者永
隙以相蒙心思愈勞欺獎轉甚我太祖高皇帝諭朱善曰萬
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
心以待之又諭陳宗順曰人之信疑皆出于心信心常出于
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因命諸臣撰疑信論以進我皇上天
聽天明同符聖祖靜觀坐照自無適情又何欺之慮乎洪
範曰王道平、平之一言深可玩味今有器于此置之平則
安欵則必傾有舟于此拯之平則穩仄則必覆治天下莫患
於不平不平之患非必其極重也即矯枉稍過而所矯之處

十五

還為不平之端如秦亡于孤立漢矯之封三庶尊半天下而
卒釀七國之憂宋亂于熙豐之新法元祐矯之併值後自首
之法俱罷而竟成紹聖之禍向使損益遠中末流必不至此
是以善醫者投一葉恐發一病善治者救一渠恐伏一機同
勢而導去甚而止今親誅貴戚用舍進退之間矯枉似已甚
矣以皇上手握河魁操縱不測可無過計然不可不防其漸
也凡此皆臣所不敢後言者也擬括前議因作四箴以獻一
曰寬以御眾如天之覆賢愚併包功過在宥大姦無急六密
無驟不競不律世濟仁壽蕩、親、大哉我后一日簡以臨
下若網在綱要領樞挈條目畢張無為守正垂拱明堂執要
則逆奸詳則荒程書衡石徒傲章光一日虛以宅心如殿斯

空奸姦好配單狀形容宛然不動感而遂通以意索照德逆
填胸憐飲虎戴鬼張弓一曰平以出改如衛之單較重無綺
哀並必先奔青執中孔戎已甚故微矯偏奉詞詳審畏平師
始固或不漂上優音報聞意殊不憚無何武生李璵請括江
南富戶充餉升謂於國體故有碍擬下法司究治上不許發
改擬者輔溫體仁遂輕擬以進士升乃上言流寇所在蹂躪
皇上憫民生懲吏治因陳啟新言事權置省閩比東借瑞倅
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詭肆如璵者其曰縉紳豪右家大者
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可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
在就江南論之富家數以對大半以百計什六七千計者
什三四萬計者千百中一二月乃動稱說國之富何詭妄也

且郡邑有富家小民之利貧者何富家田園其餘養八
口穡事與富家貸母錢而商賈上以質庫應民急且富家養
生送死富家游觀百工力役皆仰給為富家因貧民衣食源
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錢粟均雜濟飢寇孽令助成僥倖禦
富家未嘗無補于國家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
罪富家股割議括其財而籍沒之此秦皇不行于已清漢武
不行于下武者而欲行于聖明之世乎今秦晉楚豫江北已
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率與富家為
難猶仲亦富商大賈盡化為甯祗不驅天下為流寇不止
或疑以軍乃流賊心腹倡橫議括人心非直借端伴進望皇
上並賜屏絕毋使小人因啟新之進以言利窺朝廷疏入璵

老臣記不詳
卷之四
忠臣記

已下法司提問翌日乃降旨責升疑上且詰曰即欲活名前
既已足母庸汲、蓋指前四儀疏也士升惶懼引罪乞休上
即許之本集疏疏說其指開之定余至中堂驚問向有說奉李璵于余曰然出
閣氏生安先因家元氣不存指云四儀疏已與所不該奉有溫者以疏疑屬可已余曰此至一
論以防微杜漸首條復指奉皇恩武二語太懸公曰與忠已背不可謂溫溫溫溫溫溫
忠心首條知余意不可四指手而到說上則本批紅余疏皆宗閣下指條同官至余密
起余同入余以昨疏未下御史詹應選請留輔日以崇國體上愈怒削
力辭之五年御批如者
詹應選籍南都建以舊輔存問加太子太保 國初卒于宗明文
傳著賜祭堂集表忠記易於
於之來 等書 內批條錄後七隨筆錄
鮮完報錄保保萬應季年始見之
後亡致自保保前人指取未嘗傳信
子格棟格法更名斌字去非崇禎
庫子舉人早卒斌子燾任中書舍人甲申後不復出
棟字仲敷字約卷崇禎丙子舉人丁丑進士年僅十九授南

職方主事轉奉司節中調南文選出為廣東鹽法水利余事
兄斌致疏請終養不赴 國初沉湖死 餘傳已而南都失守
可為之二美志去掛入新牛報案洋泊舟市上為 識者憐之 歸居居得侍其親
大兵而後遂自沉曰嘗謂之善濟者前出能無慮 之戚數善善其氏批
相曰二房即年終武相國有仲敷棟等有兄
身林復先以死勤李順子弟自白坦得
士晉字原侯字白萬歷康子舉人癸丑進士授刑部福建
司主事 吳應龍利復歸崇禎己巳京察刑部河南司主事沈德先坐守吳中
士晉不肯著名風病丁巳內察心欲極刑裝內應本部廣西司員外出知
書之類其兄士升勸以已死始免
大名府與所部詞臣魏廣徵情致不洽廣徵卿之尋以副使
監遠陽軍加山東泰以魚拯遠餉准漕字駐扎天津衛舊時
備餉志從陸運車牛之費不贖晉議從海道舟運乃廢嚴開
門內外兵區畫為三者吏相往來者費十之五其道天津入

海凡三年中運閘三百四十萬石有奇... 械火器稱是津素濟下乃建廠... 遠河南布政使未赴而親忠賢... 陳漢枯勢不法士晉縛而答之... 石... 成... 蘇... 顧... 賴... 金... 時... 下... 稱... 後... 裁... 去... 著... 默... 勇... 聖...

海凡三年中運閘三百四十萬石有奇... 械火器稱是津素濟下乃建廠... 遠河南布政使未赴而親忠賢... 陳漢枯勢不法士晉縛而答之... 石... 成... 蘇... 顧... 賴... 金... 時... 下... 稱... 後... 裁... 去... 著... 默... 勇... 聖...



補... 德... 興... 庚... 志... 民... 歸... 丙... 總... 督... 江... 廣... 拙... 省...

總... 督... 江... 廣... 拙... 省... 歸... 丙... 總... 督... 江... 廣... 拙... 省...

嘉禾徵獻錄卷二

郡人 歲 叔 輯

文華殿大學士

鮑 恂

詹事府

黃洪憲 錄 正邑 永 冕 涉 吉 承 父

陳懋典 奉 文

才 著

翰林院

沈自仰 錄 啟 原 德 符

沈懋孝

詹 探 教

唐 肅 之 河

江 漢

年 備

朱 綬

年 備

趙 智

陳萬言 錄 徵

年 備

鮑恂字仲孚一字本崇德人徙嘉興之西漢因以為號又自号環中老人父德元師安縣丞恂少受易于臨川吳澄三領浙

省鄉試 四宗儀新耕錄至正四年中浙江揭曉後有四六長篇題曰非程文

注建德知事俞顯族錄字伯貞嘉興人行草即李非海名士也恂因不悅科名而

後復云姑舍舉人史洪至正五年領鄉試方選進士中第之實則嘉興人恂入

浙則分考三兄弟皆法禁之竟至二十二年去官復有作釋 乙亥科復中易行

文者內三居仲孚子父老善能可謂其人劉公論已明矣

解元至正間授温州路學正改發州學士張翁御史劉彥特

薦其學有原本徵入為翰林不就洪武中年七十餘矣与上

海全忠誠 帝 益 以 明 鍾 召 至 京 師 四 年 京 畿 考 試 諸 部

尚書陶凱侍讀學士潘廷堅為主 鍾 官 恂 与 侍 讀 學 士 詹 同

司業宗濂吏部員外郎原本為考試官 史 國 朝 諸 禮 小 品 中 先 狂

翰 諸 錄 去 各 一 篇 錄 列 三 場 策 一 篇 錄 中 却 無 程 文 後 書 亦 只 五 子 一 篇 二 場

魁 時 時 規 程 相 交 高 宗 年 至 十 八 年 始 大 備 矣 尋 告 歸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以禮部主事劉鏞薦与吉安余詮登州張仲高郵張長年復

被徵紳以老辭不至恂与詮長年入見上甚喜並拜文華殿

大學士命輔導皇太子以老疾辭上曰以卿等年高故校此

職煩輔導太子耳免卿等早朝從容屢語庶不負平生所學

何辭為恂復固陳素志遂放還恂為人慎重不可狎而學行

名天下後以事累卒于外 明 史 云 著 大 易 鈞 玄 二 十 卷 易 大 傳

義 易 學 舉 隅 封 文 安 義 而 溪 漫 稿 皆 是 后 語 話 而 溪 詩 傳 皆 中 華

其 題 兩 序 亦 不 無 兼 收 學 者 稱 之 曰 而 溪 先 生 存 一 說 於 聖 朝 其 千 金

手 領 碧 山 溪 在 山 也 鄉

黃錄字崇文号遠泉其先許章人元末任陳氏洪武中自新

淦 誦 成 廣 洋 衛 改 隸 嘉 興 千 戶 而 數 傳 生 成 字 原 德 以 化 丁

百 舉 人 官 禮 部 司 務 錄 祖 也 父 鶴 年 字 九 臯 諸 生 少 孤 鞠 于

母 張 時 年 二 十 六 苦 節 撫 教 以 諸 生 入 太 學 嘉 靖 丙 午 舉

于卿丙辰登進士授武選主事故事武官必稽所持職
黃與盟府籍合乃授會稽率歷其籍為市錄手自較覈以杜
其奸逸職方員外轉武選郎中出知安慶府往六縣歲上役
書于府錄白上官自今郡守請無與錄手侵令長權說故快
沃大亦多說寄晦稅以果貧吐錄乃牒令各邑悉按圖初故
籍復之還湖廣副使外察以不及調貴州不赴歸錄家城東
即內閣呂原宅也有園林之勝壘石引流為終焉之計性
故節者杜門謝客不問人事嘗戒其子曰人不大節者即不
大廉儉德之共也汝嘗識之年五十七卒錄從弟鈞字少石
太學生大典縣丞鈞字游原太學生歸德府照磨連無錫
主簿錄子正色洪憲正憲正憲字懋容著易象管窺十五卷

見桂春秋釋一卷見明
善考春秋釋史疏文志

正色初名遵憲中式後改今名字懋瑞子貞所萬歷癸酉舉
人丁丑進士釋褐中書舍人考選南山東道御史初視京營
再巡下江魚視水利以先籍蕪州引蠲辭得改北山東道出
按廣東陞漳南副使同郡陸光祖學銓正色為姻姪外計論
調歸初正色之引嫌也太倉江有源亦拜南御史不樂就以
卿曲情于內閣中時行王錫爵兩人頗難之及正色以先籍
辭都御史耿定內遂益請改北當國以江故允之朝議謂洪
憲為其交閉坐是不振子承乾
洪憲字懋中号恭陽少有文名嘉靖文體稔溫洪憲為諸生
獨刊落枝葉根極名理隆慶元年丁卯有詔崇禎于淳遂舉

卿試第一幸未會試第二名李朝飛卷漫筆幸未取太岳王荆

魁太岳曰此五粒狂之士當非余黨隨林而三行荆石不難已袖而藏之至推四十名外又
因持乃與中四十八名析卷乃休寧者培也赴會試行囊不挾書冊惟攜威靈而
頭子一箱耳與諸子交際舍命開作僕尸今選庶吉士轉編脩直內書堂
人擢身走數處以為樂聞者皆服太岳之驚云

教習內官同脩大明會典直起居汪洪憲為江陵所取士頗
以制義見知壬午江陵攻者四起洪憲疾其過甚喟然曰
江陵誠驚願其輔幼安功不當未減分宜耶又私謂友人昔
以生江陵市今以死江陵市等市耳語稍聞于人而先是忤

江陵者罪者驟從日間起鋒甚銳洪憲貽書趙用賢及覆馮
河包荒之說幾千餘言愈益澗語皇長子生奉詔使朝鮮歸
述其國都形勝為一編曰輜軒錄上之祭未充會試同考官
經廷展書學語初乙酉出典福建鄉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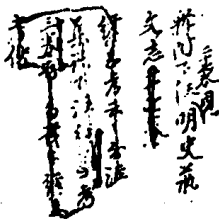
重甲科而內兼試官時科
科教職名論既平外兼遂侵其權濫錫于嘉隆之間而為嚴奉為厲器矣萬曆己酉
科道官交章論奉始私治甲子嘉靖辛卯故事特勅翰林官知貢舉佐以新科
教職外兼有司會典成陞右春坊右庶子魚侍請戊子復王順天
進一無所與

卿試擢輔臣王錫爵子衡為第一揭曉後復遺失所中硃卷
群議沸騰禮部郎中高桂首疏劾洪憲指斥鄭國望李鴻屠
大壯等八人并及衡上以輔臣故弗問會言者不已始准覆

試衡才果優浮白而大壯竟黜于慎行羊履太倉公子推有家學舉
若惟而榜中設多黃所厚士其試與送禮部俱即于孔魚揭二卷以呈其一李鴻屠門
塔也宗伯朱公語于其狀子謂朱公當奏不奏即當止朱公稱徐久之于頃封送神
科始始於朝陽門容也六夜不寐于見形於已容不可中止風即中高桂上之高抗直
人也也始於大倉公門東去凡八人部下禮部查核且會都察院及科道覆核
御史大夫吳公中丞徐公皆為二相宗伯稱病不出右堂白公轉白察院以人情同故
而遂避不問卷惟子及其長司其事試界于先閱卷稍序次以送吳公吳公即同其
省諸公校定所揭大壯者次為第八子所定會合于因謂吳公曰甲子舉場覆試
而戊午門覆試皆分三等空去取以開今雖不定去取五分作二等請上裁乃即
史具草以七人為平通一人為上通其人即著已著例上通者無吳公見屠在熱列
即起取卷再問以此卷文義甚優奈何棄置不取官也罷要全大理將此語請

試衡才果優浮白而大壯竟黜于慎行羊履太倉公子推有家學舉
若惟而榜中設多黃所厚士其試與送禮部俱即于孔魚揭二卷以呈其一李鴻屠門
塔也宗伯朱公語于其狀子謂朱公當奏不奏即當止朱公稱徐久之于頃封送神
科始始於朝陽門容也六夜不寐于見形於已容不可中止風即中高桂上之高抗直
人也也始於大倉公門東去凡八人部下禮部查核且會都察院及科道覆核
御史大夫吳公中丞徐公皆為二相宗伯稱病不出右堂白公轉白察院以人情同故
而遂避不問卷惟子及其長司其事試界于先閱卷稍序次以送吳公吳公即同其
省諸公校定所揭大壯者次為第八子所定會合于因謂吳公曰甲子舉場覆試
而戊午門覆試皆分三等空去取以開今雖不定去取五分作二等請上裁乃即
史具草以七人為平通一人為上通其人即著已著例上通者無吳公見屠在熱列
即起取卷再問以此卷文義甚優奈何棄置不取官也罷要全大理將此語請

予



君共聞都諫黃州王君指卷對白卷內數語先生所著以某觀之皆極不通虛都
 諫書取視指白如此數語却甚切切張君曰數語若君是秀才可居五等子是其公
 大憤不能語而後即名與周高直前力多事請落其二三卷于因謂天公即官所請
 亦甚大矣惟此卷下既奉旨重刊生澤漫無分別其公猶欲持之子原於命大
 高即刻印封條門前印上時已三鼓矣于有批合盡淋即入候講黎明在文著直
 盧三和已至延于問狀相相失色新都曰奉命迫于白已上矣繼而上來印不可改
 二相公已退而大怒謂于曰如居生文書可作何事奈何于曰我與公上印不可改
 通占過先生云可作何事上及稿批之非其不過但受京兆中式品屬選進二相公
 然自是而高子與諸子皆二相公即明年遂少詹事兼侍講學院事史
 而吳君若諸君皆公論而批脫矣

部負外趙南星戶部郎中姜士昌疏請洪憲而用用明吏科
 給事中王繼光至謂洪憲懼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之為
 己梗傾排之使引疾去侍郎趙用賢直節偉抱宜在講筵
 之南中洪憲遂乞休詔賜金二十兩紆然二表裏馳驛歸洪
 憲在朝日每四方奇士以文字替者樂為與借故終以叫自
 累而王卿試所作程文舉紫家奉為主泉清懷小品黃學士卷陽未
 試前批科場題字中七八

不知何被議後替、不自得乃故情辭數年六十著皇明文
 獻朝鮮典志塞坡制草周易集說學詩多識春秋左傳釋賦
 老子解雜驗解蒙莊獨契請禮日抄秀水縣志碧山學士集
 經義考黃氏洪憲周易集說兼宗朝子承吳為吏科給事中上書辨
 三卷存書時多誤供
 父完贈禮部右侍郎子祭羨蔭一孫寅錫入監讀書以孝鴻中
 進士辨完是子承古承吳
 時即已假

承乾字履謙字群玉萬唐庠子順天舉人癸丑進士授鳳陽
 府推官除土豪劉澤遠闖境頌之戊午充奉省同考官自充
 湖廣同考官補兵科給事中未赴卒于家
 承玄字履常字宇春萬唐士午舉人丙戌進士授都水主事
 歷營繕員外郎即中出管張秋淮徐河道議濬泗河古寶始

事陞湖廣參議詞山東參政仍管濟寧河務改江西湖西道
 參政傳極林玉峽諸道均永新縣屯田之額征整歸萬本營
 軍就加本省按察使轉河南右布政初議裁監兌官以息紛
 擾轉陝西左布政陝屬歲增稅額積至十萬緡大為民病宜
 議減額指通以紓之得旨尋入為應天府尹歲早求債賸費
 請預發京儲以備荒軍民賴為江南通志稱其平昔皆民瘼與
 為尹位踰年而德未幾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丁母憂歸卒于
 福嚴行士民思之

家子祭羨贈工部左侍郎任一子申錫國子生著盟鷗堂集
 又北河紀略十四卷安平鎮志十一卷河漕通考四十五卷
 孫濟字觀只崇禎壬午本省鄉試第一

承吳字履素字潤齋萬唐己酉應天舉人丙辰進士丁母及

己未起家大理右評事著律例新撰讀律參疑律例五考三
 書閣中外彙纂遠東郡志亦傳者編年甲申南陽縣廷評奮與
 中行同列考選尋廢不行天啟乙丑復選授吏科給事中疏
 辨父洪憲戊子順天鄉試事轉刑科右給事中恭禮部主事
 荆養喬工部主事惠承方以捐撫河侍郎而居蓋而為姚作端
 郎存性時論少之謂從錄存性作人以陰助親大中納賄作端刑
 奪崇禎初御史劉弘光薦起戶科右給事中有請起用廢籍
 諸臣岳元聲次言祖宗遺餉止四十九萬三千八百兩神
 宗朝至二百八十五萬五千九百餘兩先帝時至三百五十四
 三萬七千七百餘兩其他京支雜項萬歷間歲不過三十四
 萬一千六百餘兩迎來至六十八萬二千五百餘兩今出數

共五百餘萬而歲入不過三百二十萬即登其款已為不足而重以適負成卒安得無脫中司農安得不仰屋乎乞勅各邊者撫清囊歷年增餉至京支雜項亦令各衙門嚴汰又先自茶洪鹽法改折色以至邊粟踊貴必覆祖制開中輸邊名對平糶初吳武日知錄崇禎元年六月丙辰上御平糶名對給事中黃承民不使此乃者陞工科左給事出為河南縣監副使應建南嶺北湖西等道遼南瑞參政乞休崇禎己卯薦補九江道時批撫諸賊安插新州梅廣之閒保占地通市江南奸民益勾引為奸吳与瑞昌知趙三薦協擒首惡張羽王性古等楚撫宗一鶴為陞副海副使進廣東按察使奏未外察歸情嘉興縣志有蘭齋吟稿吳妻沈氏名紹蘭能詩有效擊集一卷

疾天政初采輯世宗及神宗兩朝有閒修齊之要者賴成聖政聖學西卷上之崇中晉少卷下右諭德翰林院學士如故以年老固辭里居三十餘年八十五年葬圓珠灘誌典與姚廉切門生某常致一姬居不得見此卒無子作律令說聞明宗法立其弟之子泰寧為初所著有火隱集三十六卷國朝正火聖學聖政紀要同姓諸王傳二十卷外制十卷康康李惟哲傳十卷在陞紀卷十卷家來中卷論孟有義二卷回古碑一卷讀左史二卷七太子傳諸書又輯皇明館閣文鈔一百卷古技二十卷今宜二十卷好曾憲東乘輅行之族子奉文

陳懿典字孟常號如尚秀水人宗恭知政事文龍之後世居郡之商湖里故名商陳村高祖萬至孝母疾萬思食鯉魚萬入水求之得巨魚以奉母疾遂愈居喪廬墓三年有一雁隨之每過諱日輒翔翔助萬悲衷萬曾孫九德嘉靖甲子順天中式選潛山知縣未赴平著本朝名臣錄清錄懿典父一德不仕懿典萬曆丙子以儒士就試擬置第一時司臬以未終嘗序而冠一榜廷之地按御史某曰此卷不可抑置于後寧留之當不失第一也是冬補弟子員已卯果領解壬辰會試第二名選庶吉士授編修領著作恭修實錄分撰同姓諸王傳選左中允陞右諭德戊戌分考奉使冊封魯藩以病日假歸葉向高為之起南辛辛辛陳侍讀學士字阮亨一年後引

字環山兩世以醫知名奉文為諸生有才名工古文詩歌入林為園子生累試不售卒年四十五所著有齊志先生集十卷尚書註考一卷註考陳氏奉文而古註考明華洪曰萬年夏白文七卷錄大全通乎大全皆經文說說不知范子何說意深遠矣同情治尚古編註考其嘉海學者王小補耶三史左華三卷二著記二卷前漢鑑記八卷七同人物志應秀水藝文志薛蘇練寶蓄記技岐集斯民也建文表年擅急各若干卷

而附名賢存者有

計擒賊首李文龍等時湖廣布衣自奉嚴致任師... 明之學建開湖書院祀之聚生徒講學其中學者稱右... 自有石雲家做集于故原

原由元田主事出司儀真水利轉木司郎中改南儀制出為

祖父以來以資維里中甲寅乙卯間倭警日迫督撫俱駐郡城文武將吏原微不贊餘令括羨餘以給不結原立出千金助之登第後名在二甲十七故事第十七名為選首當得此

川南道奏議天全土司高定揚時譽相仇殺原移諭之不煩兵而服丁母憂服除補山東右春議分守濟南遠陝西閩南道副使一歲罷家居雲手一編伊吾至而夜雖醫藥下並工書無不探討著麟經考鶴圖近草葉雲館詩紀呈卦論等書所藏經籍甚富有存石草堂書目十卷子自詠

白詠字茂仁号几軒生而博學讀書請索帝藏書而好覽木書為支清純典雅中萬曆改元癸酉舉人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纂備大明會典癸未會試充同考官持節冊封德魯二藩丁亥會典成陞僑撰克內書堂教習未幾為僉從展書兼覽語勅其在京也割江陵故相宅僦居之故魁百出日無寧辱尋以親疾請急歸不踰年卒年止三十六初自詠冊藩

事竣者政原于家固同游光福行人董道醇禮部尚書份子也亦以著慕至董叔与之爭道不避敢原不能堪南昌舉人萬國欽容承父怨某市及登第權御史糾彈份并及之明文稿

交皆名人獻老輯萬厯野羅編戴官府卷開頗為周志能詩宗尚皮陸及故甯鐵崖萬厯戊午舉順天鄉試時年已四十一矣不第卒著清權登集集陶悼亡詩從弟純社字受著以博洽稱萬厯戊午舉人健佐字潤勇入籍吳江天啟丁卯

沈懋孝字知真号晴峰平湖人父弘光字子慈園子生父病瘍躬視湯藥衣不解帶者數年生年善訓自能食能言執為之式冠則加嚴姆而並屢閉門之內新如也感里樵繁重吏

性清謹小品時時有于道母張甚有恩意忘其為命母也少苦病劇等一母性之去若其子有異者必之歸乃勉以前大母其子被抱室止則命也子是始知

始對策選庶吉士陞編備借撰甲戌克同考丁憂起原官萬

歷壬午主應天鄉試越五年遷南國子司業將之官以壬午

中式故相張居正戚王象子之舅被論主法瑄事萬曆十年壬午

史張一鯨考滿北上面受權目王家之說遂與象子之舅同而向之房中時

禮記名士三德惟東手高坐他人代半飯食床將無異私且老于他人獨當三分

易子辱誠一鯨又擇善者若另聘三卷慈加因黨置之劫中恐其黨一不中使出其

美好舉薦也及揭曉之易性其名位存十五情：不悅不相公批逆游游琅琅山去海

按此之易之中與在降 西淮運判不赴家食者七年赴河南分地副

使卒有周易程氏傳義箋周易四聖象詞周易博義見經義考

先生補兩淮運判赴河南之錄貢園文集二十卷 一名洪林雅咏 李廷宜曰

我任非也河南副使道員一名長水集 濬學稱爲

東湖先生濬學小品文文集卷之四 弟慈莊号陽和萬曆己卯舉

人慈莊子瑞錫萬曆壬子順天舉人慈嘉字會真諸生有白

岩遺稿靜居詩話吾鄉居原信墓在下浦陳山山前海寧木翁携遺東

風起有鳥海外來集于樹土人張羅持竿捕之夫者曰哉毛鷹亦鳥

城中者曰花雞小者鑽雞剖其腹有青報其骨甚脆号为秋鳥文學詩陳山西

獲海東頭細細長竿帶條繫貫浮山舍如形脫屠項十里稻花秋蓋紀其實

李日華筆批軒輊雜香辨風物極雅者汾湖湖濱湖濱黃夜相湖銀魚鮓

花里春時軟壳鮓海蟹細鮓白規午湖秋為湖濱淡牛乳平湖馬鮓善風

經青口規紫德石門子午起山白楊松四村望竹慈嘉子瑞鍾号徽梅為

文章奇奧以還貢知維川縣不習吏事歸慈嘉有少兵天氏

以苦節聞陳世倌問見錄沈太史晴峰言國制司神盛九人其常即者一如音松

請屬為是君相之情由漕輸也二人應立例子吏神戶兵部居間二字事約千

金宜執以以解之借以通官府消息故有執奏陳請時如意自前漢趙相無權

遂使其請以軍倉忍性成且積習驟止尤不可堪百計抗抗權至章疏之三

四日不下則奈其技術乎吸之頃目視手執不取詳卷中有不取即因以指滿城

尊設上上極穿執官者成水火矣朝制每日之中則內仗二節衣二執黃旗被

帝尊執新林俱出教以此若之此已明列海之晴峰公者 西浙名賢餘錄林院

其家居荆李給初文送以詩云路三江外在淮一日開高季地洪武初名備

云舟重金家去詩多一路遊地故亦有留別詩在舟屋集中

禮樂者權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備以疾失朝罷歸上

重其才再召入雲命侍膳食訖拱筯上曰此何禮也對曰臣

少習俗禮上怒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請伯臨涼卒

有丹墀集姚福者漢眼羊洪武間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翻飛近

自註云是日上御奉天門外西廡房觀海東青宋學士潘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不甚好也潘曰六畜所徵社漸上道起味公之直不在解公下而

甫之詩亦可謂子之游明史稿前

之淳字愚士甫之卒也之游跋涉負喪歸莫述其父游歷之

所荒郊敗壁凡有題咏悉綴錄無遺自少与方孝孺善建文

二年館于李景隆家孝孺薦為之朝拜翰林侍讀同脩登載錄

三年閏月卒于元津衛官舍貝璉清江集有叙齊記為之所著有詩

居文新按皇明紀略韓國公季善長北征之游在軍中草露布帝請其文者之

之使者不喻者誠繁至京之淳對時上將對子王親筆傳文不啻意遂令龍騎名

上天棚至東華門：已扁守者今以布裹從屋上進入票：傳易數進始至便殿

上方重燭閣書之淳俯首庭下上問曰是汝草露布耶對曰臣味死草之良矣中

待以短几置其前列燭上令膝坐以對王再文一篇授之令其更定之淳叩首因

辭上曰即不敢姑注于旁乃奉命注單上之送望燭影中上微：善次筆下其餘

十篇悉定夜高未失令明旦朝讀漢如故健出至姑家姑尚門見之大喜其詞

悲憤及旦展揭上問曰汝世官耶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即日命副父官會州史乘

考供狀之曰十五再空于洪武三年四月至六月兩始為翰林應奉今以滿清游

後事一大詳也孝孺以此既無非征六何嘗有需布二大詳也之游洪武末節曹業

隆家至建文二年始以方孝孺等薦拜翰林侍讀明年卒原任高廟及為應

來三大詳也十世世父多宗景濂等是時

飛唐肅不河之說之淳子中憲一傳

江漢字朝宗本會稽人少有文行元末落魄不羈客游吳中

崇德漢氏延為塾師留款戴洪武初以文學召入為翰林院

編備崇德制賦元日早朝詩賜緋袍後請老寓居濮院與親

朋游宴常披賜衣以章君寵有月下清遊集

吏部一

郡人感 楓輯

陸光祖 字考法 張溥 沈嘉 蘇州 吳光祚 居 嘉禾 清原 陸

陸宗秀名實以字行海鹽人今隸平湖唐宣公贊之裔宗初
遠祖組封慶國公六世孫旋吉為樞密副使旋吉五世孫正
字行正博學篤行以宗世宗臣夫不仕元御史程文海薦之
不起復與容城劉因同徵六不赴隱居教授以慎獨存心為
要著七經補注正學編樂律考至治七年卒門人私
謚曰清獻先生宗秀曾祖也宗秀為人敦朴與弟宗達宗俊
友愛甚篤永樂甲辰舉賢良徵至京會仁廟御極宗秀入見

後容問

曰如何天下太平宗秀叩頭對曰皇上親賢伯善
大臣秉公持正自然太監上嘉賞之曾蒙賜寶鈔銀幣
還正統五年歲飢出粟麥助賑事聞表其門曰尚義米廩子
珪弟宗達子珪拔貢陽和衛經歷

珪字廷玉号山輝景泰六年歲飢與弟璵璠璣璣各出粟以
賑詔授珪地功即兄弟四人皆賜室光祿寺珪以德義著于
鄉里鄉人遇事有不平者就之取直邑初建學珪與沈氏共
任之既成縣令酌酒祝曰願而家世：衣冠不絕也後珪孫
泓與沈珪皆御試第一珪子鏡字克明成化辛卯舉人陳留
知縣次子錄

錄字克潛号仰山生而至孝珪患癰吮之而愈母李畏雷嘗

輒起侍或達旦不寐弘治中以貢入國學知程鄉縣政務廉
平獄訟皆立為新遠吏民畏之程故善訟以賂勝銀清望肅
然訟減十七縣介山海多劇盜初至則以恩信化之方新學
舍為諸生講義勸農桑潛又料鄉勇使演習一日出勦通寇
新捕無遺盜賊屏息適母喪哀毀道卒有傳兄弟子溥凡切
溥字文博号靜菴父銅溥厚無競溥性端潔弘治中入賢為
華亭丞調豐城松江府志作 遠望 豐城 常 督 運 夜 過 米 石 舟 漏 溥 禱 曰 舟 中
有一錢非法者顧莫江魚腹禱畢漏止比曉視之有三魚蒙
水草塞其罅焉子橋東橋字元建号石居信王守之學感父
事終身不食魚東字春波速居泖上地名顧書堵築堂以三
魚顏之今有裔孫隴其銀子泓

二

泓字文東号東濱弘治二年己酉御試第一明年登進士以
疾告歸薦備大明會典成授儀制主事丁父憂起原官逆瑾
用事倭使索素紳略瑾求入貢泓謂素紳本寧波人潛通外
者以要中國漸不可長請誅之事遂寢瑾怒中泓他事下獄
明文稱素紳名氏子名錫初習歌倡後使兒而悅之而錫救澄負其直因以錫償王
是克已使至蘇州澄乃相見澄字堂法者死劉瑾庇之謂澄已自首並獲免
再得白世祠祭自外郎主客郎中速南光祿少卿舊例光祿
瓶壘取諸家泓令以釀司餘糧易之丁母憂去官服除陞南
鴻臚卿世宗入繼大統陳萬孝教親儒舊隆日誦廣言路振
紀綱辨賢佞節財用清刑獄崇樸素擇守令十事上嘉納之
進南光祿卿奏停歲釀十萬瓶歸其價于北寺以免轉輸煩
費患瘴再疏引疾歸卒年五十九賜祭奠著東濱集述道稿

子杰景集集字元輔以貢中嘉清辛卯順天鄉試授大理
司務子光宙字与常諸生有鉅餘稿靜志居詩話与常隱居郊園与
結文酒之社晚夢一道士持陶請弟小像索題詩視即已也題云在者為湖明躬耕
耕耕五斗者以節自持今惟羨自守于黃溪清春風吹五柳宮中台道人遠公是事其
八中有白道人如本也集字元斌号胥涇嘉清甲午順天舉人集
里日復作信言枝半而逝

子光岳字日峰鄉貢廣信府學訓導光岳子御循字視眉以
以鄉貢官高蒙府通判年九十餘而卒光任建昌府通判
杰字元望号石汶正德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授武進主事轉
車駕員外武庫郎中諫武廟南地受杖祭未陞分守荆南泰
議丁父憂服除補山東參議分守遼東庚寅陞副使拾
林君急援兵運留率其屬禦之有新獲功陞右叅政分守泰
鳳涇原甲午遷江西按察使轉右布政未幾改廣東左布政

安南不庭命毛伯温督討杰偵得其國陰事謂可誓服不煩
用兵伯温從之安南王莫登庸果上表請罪戊戌擢會都御
史莫登庸作巡撫湖南世宗幸楚供億浩繁一日堂下旨數次杰
處分若素定民不致擾入境時令陰道人各持粟糶救束以
待法駕未出河南竭盡御仗皆行昏黑中北入蕪界令俱焚
稗為列炬燬如白晝上大嘉許見陳繼儒隨奉聖太后梓宮
見陳繼儒南村兼督山陵工疏乞留正供以為費又乞捐再過郡邑田
租俱報可明世說新語杰巡撫湖南世廟祀名見其
傳貌傳錄進退從容語連傳曰陸都堂真大目也備漢江漢長堤
即奉官進工部右侍郎魚副都奉勅督稜恩殿工頭陵校丁
周鑑等首許周廷玉王鳳密等隱佔官地太監傳索捕逮廷
玉等悉行縣廷玉等訴其事杰使承天府知事李翰相捕之

全參議方遠宜勒治在校丁齊儀李鳳等二十人俱坐罪霖
乃誣奏杰欲宰莊田湖蕩房屋憎上帝恩杰与地御御史陳
豪亦劾霖諸不法事上以其驚擾陵寢大怒廷王鳳密充軍
遠宜奪俸輸相視職杰引罪顯陵工竣賜金以平鎮漢苗賊
龍老格等請改四川九永剛仙陶載福移鎮施州衛以便鈴
轄并言西陽永順二司以採木相禦殺而保靖土司扇惑其
間為地方患請勘處詔川湖撫按官會勘討平邵陽妖賊丁
母憂被諫致仕地按御史王應鍾薦起工部右侍郎卒于位
諭賜祭葬贈本部尚書而浙名賢
錄有傳有石涇集子光弼以蔭授前
府都事終而左府任歷在前副榜太常典簿在廷蔭刑部照
唐庶都察院任歷南行太僕丞左遷涪州府通判諸子夢韓

在前子鑿

夢韓字与文号丹岷銀曾孫嘉請康子順天舉人而居進士
授都水主事分司徐州歷職方員外廣東金事降同州同知
卒
鑿字味道号蕙石萬歷己酉鄉試第四名天啟乙丑進士授
刑部江西司主事調都水應員外郎郎中出為肇慶知府庶
本者副使福建奉政湖廣按察使終廣東右布政第鑿字仲
入籍華亭中天啟甲子應天舉人
錫明字勿與号玉井曾祖樂杰伯仲行也錫明萬曆戊午舉
人与鑿同登乙丑進士釋褐也田主事世虞衛員外郎以督
造段尺粗統降二級留任尋出知常州府丁父憂服除補蘇州府

亦曰此三...

不揚在位始更為封籤學之法而銓政愈壞日知錄于文選
我知于從遠夫選外官立為掣籤之法一時以為至公然稱謂而不知其非也人
才短長各有其宜實格高下各有其便地方掣簡各有其合道里遠近各有其
乃一付之于籤是掣籤可以保無而
折衝可以坐揚也後古以來不問以法光祖少有天志崇書以天下為己任
語于座右公在等其罰始早跋起公文力勉曰第及三舍不倍延也望日景
三極空流江過廣原并與公素衣冠自和酒
史若有物身并者抵淡洲免有自是遂成壯危晚節汲引老成惟恐不及
曰後進當有知而用之者若年逼桑榆不及今收用俟老岩
六矣惟性佞侂在高刑部有借構佛牙至光祖製金絲籠威
之副以紫橙食供天戒寺中建講堂禪寺不可勝紀致好事
者得肆巧詆律情罷後高拱欲甘心爭奪亦未可謂為以張
佳循為地極未流江先受詔牌數十紙光祖時以太僕居里
扁舟迎佳循謂曰新鄭情愈拂其意不過失官人品尚在也

若巧為迎合雖有殊權終必受玷蓋早計之佳循曰訟牒已
行奈何曰坐止之可及也階得少世于基忠守伯貞任兵部
司務連刑部江西司員外歷郎治指揮鄭光輝獄不避指責
故書事起中禍于禮部侍郎郭正域林連而及人皆引避忠
躬周旋狂狷中錄林同志基怒後軍都督府經歷遷工部主事
終都水郎中見開辦紀五墓信而太僕少卿次子適任四羊職作祠其種
欲心肯同官力解詳免東林同志錄和基進基志守季高南詹事府主
簿十二人誦堂人贊同惟保保在諸人無恙基志守季高南詹事府主
簿劉忠宗祠於景蘭之後蓋置田以贖族濬錄任大理評事
曾孫瀚原任不仕
光祥字与培号台石晚号港卷出後于果第舉嘉靖癸卯以
錦衣恩順天鄉試禮日糾其冒籍上命存留但不許令科會

試己未登進士二甲一名授兵部主事光祖乘銓引疾歸起
補精膳員外轉祠祭郎中改儀制除廢中三疏請皇太子出
閣講讀詔取光祿寺銀十萬疏止之慮宗祿不支請限服制
開生業速湖廣副使改對陝西學政卒于官兩湖督子基誠
字無卿太學生嘉元為官傳持說崇元種基誠子錫恩
錫恩字伯承号夢蝶居士萬應戊子舉人己未進士知萬安
縣三遭水旱上議改折從之轉南刑部主事丁憂起北廣水
司員外丙午典試雲南卒年四十二有斐兒草林花新日此伯原
景為此勝舍扁之曰倚醉伯承又自作三改傳大哉得
感憤之言然文采溢溢情理備然上進代能言亦絕少者
澄原字嗣瑞号芝房天啟甲子舉人乙丑進士釋褐都水
司添註主事崇禎改元上正士習糾官祁安民生足因用四

事曰比來士氣漸降士節漸平臺省庶僚不聞廷諍日以稱
功誦德為事如厥臣魏忠賢服事先帝論功行賞自有常典
何至寵逾開國爵列三等錦衣遍宗親京堂濫乳其外廷奏
疏不敢明書姓名盡廢君前巨名之禮至視塵遍於海內奔
走狂於域中譽之以卑陶尊之以周孔身為士大夫者首上
建祠之疏以至市估儒係在在效尤士習衰靡莫此為甚即
如大工叙功考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成惟升營繕郎中蔡
信為工部右侍郎其木元匠頭金銜等止授所丞而已今木
匠夫頭俱為卿或乘與開棍反欲臺省諸臣引馬題路士大
夫之總位畏禍者亦甘心下之是魯夫匠之不若矣又如欽
差內臣總理庫藏不過稽查出入無其他部務無干乃體統

相臨儀在堂官之上竟使尸工二部官羅拜堂下至如外鎮
內臣其待方面有司之體更有甚于此者臣所謂正士習者
此也糾官邪者言路之責近來言官絀然置奸按於不問如
兵部尚書崔星秀會橫無恥登竹難盡即以奪情一事言之
在先帝時猶可藉口曰大工未竟也今大工竟矣尚竊據本
兵意何為耶且從來九列未有無官呈秀初以御史監工帶
左都御猶之可也今已晉司馬矣尚不棄舊術欲藉三台之
威劫制言路且奪情之制原以墨線視事况憲宗慈皇帝在
殯百官常朝猶素服而呈秀公然紅袍玉帶坐明輪入衙門
安忍無親一至於此推其心又何事不可為夫天下有綱常
而後朝廷有法紀三綱絕矣安望法紀之立乎臣所謂糾官

邪者此也
查積日抄順天巡撫單朝抄送進封在呈秀家將現抄錄
外州縣產田等項俱係賤賤明造再具奏御史兵部查呈秀在
京職時同順天府相管
王勇新封其宅在每朝引至東便門內相其房院一間洋銀一萬五千五百
兩又開洋銀一萬九千九百兩又搜客房箱內五屏金銀器皿及故衣銀等項共三百
四十兩呈秀四箱之搜中搜得銀兩相錯于通商而遺在堂即者以此并同金銀器皿
碗十隻銀盤三百五隻銀盤四百件銀碗四百隻銀大盃一百三十隻銀小盃二百隻銀
套盃六百隻銀茶壺一百隻銀茶壺三百隻銀茶壺一千二百隻銀仙一庄銀香
筒三個銀先施七十對瑪瑙盃十隻以上共一箱屏屏四十四隻屏屏松管共六十二
套十把金銀香三對瑪瑙盃十隻以上共一箱屏屏四十四隻屏屏松管共六十二
件共一箱各色紗六十二疋羅八十二疋各色紗三百二十疋各色羅九十七疋各色
綢二百二十疋各色綢三百二十疋以上計一箱牙飾三十二把牙仙一庄牙梳三十對以上共
箱金帶十二條銀帶十二條未釘玉帶十二條以上共一箱金扇九把川扇二把把扇
五百把以上共一箱新造紗羅他紗衣五百七十件以上共一箱新造綉員領五十件以上
一箱單夾衣初等五百件以上共四箱各色綢二百五十疋以上共三箱各色油條綉
三百疋以上共四箱各色綉仙五疋各色油條共七百五十疋以上共三箱各色油條綉
十三件各色段六百六十三疋以上共一箱古銅香爐三十個古銅錫三
十九隻各樣天盤二十個屏屏十六隻牙箱一板珊瑚樹三十七枝以上共五箱金仙一庄
金雀四隻金仙四十隻金盤四十個珊瑚五頂珠花十對銀線茶壺三百隻銀酒樽
三十隻金盤三頂金餅十二隻各色綉帳四十九件以上共六箱人參箱
連香二箱各樣綉衣五十件各色綉帳五疋以上共三箱各色紗羅羅碎共三百件
以上共六箱各樣金扇共六箱着衣方鏡十二面大員鏡二十七面以上共三箱 何謂

邪者此也術爾安民生則莫如慎刑罰祖宗設三法司專理
刑獄凡流徒以上必覆審詳讞而後定罪蓋重之也今立枷
之法罪狀未明爰書未定而三四日內命已斃矣借名輕刑
置人必死豈朝廷立法初意又乎如設五城緝事衙門原為
京師五方雜處奸究易生欲以防奸之法止奸而因以止奸
之法安民乃一經厥衙捕捉株連靡竟其嚴刑酷拷有目不
忍視口不忍言者更甚立初之慘目今聖主當陽無幽不燭
謂宜急照先朝舊制以緝事專責五城臣所謂安民生者此
也至於國用告匱極矣大工興建以來百方搜括又以先帝
陵工新開事例責官需籌議即議捐大損國體括及胥役加
派窮民吏非長策語云省費不若省官今之飭廢胃溢粒矣

因一殿工廢及百執事遂一小勝賞及中朝籍金吾而佩銀
黃者充衍塞路此不甚費乎又如殿臣魏忠賢在先帝時士
大夫獻諫者倡生祠之說海內效尤在在初立其費不下百
萬忠賢既以身許國何若以有用之財靡之無用及今變費
尚可得數十萬金羅曾奉明旨云係先帝賜額者並舊遵行
以皇上轉國殿臣謹讓不難情然易慮也臣所謂足國用者
此也得旨責其出位多言然是疏出勅准魏者始紛一起矣
惜其疏首以東林煽堂為言未脫浙人成見明史稱曾于傳二部
奸六罪 崇禎日抄元年四月大 是時東林皆起用而澄原尚居舊職乃
學士趙厚來茂澄原亦崇禎 主事澄原和于汗用
上疏中辨略言有市恩倚慈舉劾失平雖東林亦可謂小人
不得以楊左為黃身之符者特立獨行恪共厥職者非東

林六不夫為君子不得以崔魏為陷人之障目寧察後孤立
為極之小人決不依草附木為疑仁之君子旨雖捐其心
跡甚明僅使虞衛員外監丞甲厥已已京師成嚴督造火葉
遠式降順天府照磨虞其論說甚精乃極厚承出處均為字字其學尋遠
大理方寺副院泰罪明文穆皇帝命傳宗煥之議案也奉命為
陰歷原說係上奉命泰勝曰澄原謂日字兩省火報可與煥等欲藉以欺宗煥者此推并
時宗煥方倚任安知後日之敗乃預謀之其說曰遂中與道清不逐自止乞教煥并
及御史王應斗毛九華毛羽健泰勝曰抄羽健奉調職方員外未幾
開在道落職有芝房集明神宗王叔介人志多師不道為謂其論
為已任而知者宋惟陰賊方謂心實之當訪君子
不本值其流明快之登身家人不知也通游皆言乃之南堂堂廷弟清原說先下獄
神宗明神宗通開私好楊維翰楊維翰三朝會見惟翰謂生陰陰陰起三果與神宗少
神宗亦與神宗通開私好楊維翰楊維翰三朝會見惟翰謂生陰陰陰起三果與神宗少
先宗亦與神宗通開私好楊維翰楊維翰三朝會見惟翰謂生陰陰陰起三果與神宗少
惟翰與神宗通開私好楊維翰楊維翰三朝會見惟翰謂生陰陰陰起三果與神宗少

折獄捷第清原

清原字嗣白号岫青崇禎癸酉舉人甲戌進士知增城縣寬
平練達勒獄必霽顏察情使暢所欲言未嘗輕用鞭笞也備
邑志重葺學宮及鳳臺書院凡署舍城郭倉廩堤壩皆一新
之旁邑藍古洞割寇剽及三省上官檄回番禺令往勸清原
曰此會為飢寒所迫亡命自救臨以兵獸窮則撓姑緩之一
日引數騎抵賊巢漫言慰諭成投兵乞命按籍遣歸因創砲
臺置巨砲其上壘七而以食卸兵擣龍門從化東莞諸邑蒙
專任梅守增人立祠祀之行取入京召對陳時政十事授雲南御史
江南歲若白粮之役應天北極黃希憲請出米于民同解于
官報可清原上言嘉湖與同弊乞一泔官解六報可又條上

安撫七議出按福建通經淮安詭言史可法兵革前根本重
地恐不支今援師雲集宜悉留淮上聽可法調用不報時獻
賊已陷全楚竊及江右河與江右連據所任賊峰起行部至
漳州賊梁良率眾攻城清原計擒奸宄辛泗等新之簡壯士
七百人鼓而出獲其副李寅賊乃退或勸之上聞不應甲中
燕京不守莊烈皇帝死社稷閭閻素失士心哭臨日士環而
詳撫懼徵服避清原屹立不動以大義責之詳者咸散按閱
事竣上既南臺賴捐資募兵三千率先勦賊馬士英格之歸
至鐵唐開金陵陷恟曰某不獲與倪范諸巨狗先帝者以奉
簡書在外也今天下事無可為清原故問史惟還河求死所
而已乃間道入閩避國令度崩橫帥士英清原氣壯還河求死所
而已乃間道入閩避國令度崩橫帥士英清原氣壯還河求死所

其估勢取敗奔亡誤國因不設勳士英遂激眾劫餉殺勳印
于江慶其將趙體元刃清原墮三指幽禁舟中及沿江不守
士卒皆通體元將之于江年四十二在臺請召倪元璐陳子
壯按閩請用劉宗周徐石麒黃道周葉廷秀等皆先後殉節
殺于燧
燧字振玉号墨濤父滙于清原為族兄弟燧天啟丁卯舉人
甲戌與清原同舉進士授濟南府推官粹珠元內七人輕罪
數十人丙子充山東同考太學生宗玉鈺兄弟坐盜久繫屢
叩登聞不得白燧庶知真盜在獄因請覆鞫悉反其辭釋
之戊寅十二月濟南被圍時燧顏僅祖方帥保德州無
見兵文且相與嬰城而守明年正月城陷燧死清原言先生年
諸先生墨濤

子也和游在濟南著同時元翰先生妻孫氏妻王氏及子凡同死者三十七人

嘉禾徵獻錄卷四

郡人感 楓軒

吏部二

吳 鵬 德仁 知貢

清 從同 知貢 附錄知

常

俞 山

常

吳鵬字萬里号然泉本海寧人家園花里祖昭從秀水父方字履恭卿貢長葛訓鵬少孤貧不自存值歲暮携劍劍鎗數具賣之不得欲自沉于湖有劉用章者見而厚周之賴以濟

嘉靖壬午舉于鄉登末歲進士授都水主事欽定御免進道憲太宰督征使某於前任湖州陳氏曰何以教其陳公具一小舟遊曰交折志也係于五言中再舟徑直頭當居宜何去某字宜于前今有郭善欲改其宜易之某人可用若用之則疑其人不可用若改其宜字則其宜字之凡子餘奉天公至後再試二家以為宜連其謂善行人念改其宜字公以是與陳公相和餘城三禮亦以初水曹濟寧以商河代者為李某三禮善之知陳公所以若吳者而而而之 丁父憂服除補刑部主事後為方即竟崇德公職去其官進字者亦視其後 典試山東改職方歷武選員外陞貴州提學僉事丁母憂補廣東提學陞廣西參議雲南督學副使廣勅諭安南都統莫福海遠福建左參政封平峒賊陳日輝等晉江西按察使尋遷奉省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此樓其地辛亥詔言四起居民逃竄鵬慮其人礙都市民乃定塞上多警部議捐江西兵食充邊餉鵬力持寤之入拜工部右侍郎轉刑部祭日以本官兼金都御史出賑淮徐諸郡還改兵部侍郎漢置副都統

項氏家乘有名激字伯此者官時縣知縣為其父之孫其父與法身英考

嚴清字直卿字寅而其先汴人有字秋塘者佚其名宗成淳中富郡之竹林巷賣藥自給子成子真子成字伯玉益精其業與趙孟頫友善子真曾孫勝充錦衣衛軍校從西平侯沐英南征隸雲南後衛累功授百戶世襲遂家于滇曾祖景宣祖馬皆不仕父鏐字春富亦善醫多起人于危殆清年二十以雲南府學增廣生中嘉清於卯舉人甲辰進士知富順縣丁母憂補卹卹皆有廉能聲入為屯田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皆倚外成九隄斤、出納加俸一級丁父憂起車駕郎中出

才權金都御史地樞貴州未上改四川清故川吏習知全蜀利與乃奏劄輸京川課二十萬兩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番人入貢限數不得踰額奏罷團練東家悍民以法誘者逐眾先是清知富順時凡藩臬吏以事下縣甚傲清至是其人猶有在者清輒痛管之會戎縣都蠻阿大等寇掠高筠等縣據百戶張汝昆清舉總兵安大朝征勦無功巡按御史王廷瞻劾清縱寇大學士趙貞吉言賊起鄆陝貽害川徽即有罪當罪守土臣不宜專責巡撫巨蜀人也深知清約已愛人省事任怨今蜀地歲荒民流方倚如父母奈何棄之任事臣欲為國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論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頃海瑞既去若清復罷是任事之臣皆不免彈擊惟全軀保位為得

計失疏奏不報解官聽調清遂不出萬曆二年起撫貴州

南大理卿尋改北歷刑部侍郎吏部右侍郎轉左進刑部尚書執法不避權要究大盜朱國臣殺皇親周世臣事國臣以積盜結黨游行輦下世臣遇於途疑其踪跡數屬目焉國臣懼與其黨劉汝臣劉五等夜入其家世臣出架殺一人卒為汝臣所刺死朕僅得百五十金挾以去世臣有侍婢曰荷花方盜入時匿於屏後既去拾餘金以告其僕王奎是時世廟山陵初就內外戒嚴指揮張國維奉兵部檄司游徼不敢聲言盜會荷花與王奎持金私語遂証以奸署刑部侍郎翁大立主其事獄成論死已二年矣至是國臣所狎二妓洩其語一訊即服伏法大立已遷南兵書奪職承審郎官外謫者三

人國維論成張居正當國尚書不附麗者惟清又居正致籍馮保得聞遺籍清與都御史陳疇無名上深重之會吏部尚書梁夢龍罷以清代之到部日討故實辨官材丞佐以下皆親標署無倖進者中外帥其肅儉書向某絕半歲得疾歸又二年起兵部尚書不赴戍子進太子太保歲給廩粟與夫庠寅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賜祭葬諡恭肅明史為清為人風檢滋峻器識清敏居官食粗衣敝泊如也王錫爵嘗言清與海瑞邱樞略同而二公少刻好標異不諳大體清獨有長者風其為尚書實不能裝帶素以朝或戲之曰公釋褐時玳瑁帶故在耶清笑而已見開朝紀字自親嚴公清袖出火扇不携帶不交際座浮張而所守皆然未可晚歲里居隱松華山有冰玉堂集道子官實

宜賓官實為歷丁酉同榜中式俱雲南籍實官某府同知宜

以任為慶遠州知州從子思恭陸慶庚午中式雲南鄉試累

官長沙府同知賓諸生不仕賓子似祖見後清族子從簡

從簡字仲可號紹峰子成之尚也子成子貴和字大用洪武

初任太醫院散官貴和次子震字宗遠嘗到股以條父人稱

為嚴孝子震子樂善字為最以善醫嗣父職孫繼昌字宗衍

鄉貢知福清縣繼昌子振字起之鄉貢任新塗主簿振子賓

字汝儀國子生湖陽主簿樂善曾孫萃字蓄之鄉貢嘉靖初

知陽江縣著藻性賦四篇即從簡祖也父字汝威國子生

嘉萬年主簿終淮府典儀正從簡嘉靖已酉舉人已未進士

任行人選工科給事中管盛甲厥老監惡之令人密判其牙

六

牌明年陸慶改元轉刑科右給事中有發其牙牌者請晏涼

縣丞三年連南安府推官量移常德府同知丁憂起補揚州

坐盜賊越城策歸從簡書手不釋卷有殊域周游錄二十四

卷行世錫命從簡率從節之孫字九華鄉貢由判導修武縣教諭從簡之

去官也同郡平湖人韓相嘉靖庚子舉人以太平府通判能

為揚州府同知能詩有砥春堂稿

似祖字六如崇禎己卯以雲昆明籍中式庚辰成進士是

科廷試外於臚傳日獲名諸進士至御前訪以政治得失稱

者者四十人似祖與為即日授翰林院檢討往例進士入翰

林先改庶吉士三年然後拜官以其實也

花封看行神考註原

批相就實辨空四衙門印日到任簡明年纂備會典學起居注管理

封中京知州二人趙玉森嚴石如

錄自考

六科奏章壬午勅封崇藩假歸漢幽破凌出處不詳

望到又秀考安龍父身能率政兵身重履江破凌漢有沙益河之東

復建故權之兵破由請沙兵清國主省城而解嚴可聖等入府投

可聖等入府投現任某武官自併

己卯年似祖同中雲南鄉試

俞山本名基字積之号樛左秀水人父仲玉坐事謫邊獨與

祖母同居水事聞永樂癸卯中本省鄉試以祖母周年高不

上計又三載始會試入高雍時祭酒四明陳敬宗師道尊嚴

慎許可六節之士肅然獨待山以色宣德庚戌以乙榜為崑

山訓導丁父憂服除正統五年丙辰補宜興訓導又以祖母

喪去服闋補郎府伴讀景泰初擢鴻臚丞時與濟伯楊善掌

寺事薦其才陞左少卿尋拜吏部右侍郎

命并封其祖父母父母妻二年轉左初職迎復神同列或有

難色山教然曰變與漢後後人心悅而天下安况天倫至重

可有再願忌而迨此耶朝足知其清慎賞者有作歲寒圖

併題詩勝之三年加太子少傅支二休入直閣務

王五每日能庭更番侍直遣風疾命太醫診視進太子太傅

上疏乞骸骨詔仍留京就祿踰年疾少瘳國中前請給官舟以

行天順元年卒山為人質直而過事善諷諫在郎部日書大

學符義尚書毛詩及聖學心法等書進說又做元許衡墓成

講說勸王補習其位銜衛凡有進劄辭正色嚴拒再薦權不

求人知墨諫有持正者權倖欲抑之由為調護卒得願因工

詩文善書尤精大篆及墨梅而常時其迹所著有梅莊集明

蘇州子語字汝欽号畏菴由舉人

科分爲工科給事中

年之月中指其生介始爲徐定曾

出判沂州

沂州

沂州

沂州

沂州

沂州

沂州

沂州

沂州

沂州

沂州

沂州

沂州

沂州

沂州

沂州

嘉禾微獻卷五

郡人成 叔耕

禮部

鄒 濟幹

俞 綱

常

姚弘讓

常

常

鄒濟字汝舟号順菴本嘉興人從錢唐父壽之博學有志遠

元季不仕濟少孤市母孝天資穎敏博學強記尤長春秋餘

杭令聘爲本縣訓導奉母家恣以師道自任振起後進使赴

于學令丞以下皆嚴憚之秩滿陞中都國子學錄轉助教一

時國學之爲師者咸與之交諸生亦樂就其講解坐亭左邊

西安府教授未赴改河間洪武十五年舉通經權知平度州

廣靜溫厚吏民安之親丁母憂永樂初倚撰李貫舉借高廟

寶錄書成賜鈔衣一襲表粟各四白金五十兩除儀制印中

成副公朱能帥師征之辟濟司奏記安南平餘黨復感再出

濟以率郡邑坐累左邊考功印中

寬平以率郡邑坐累左邊考功印中

數月獻陵留守南京遼宮僚權左春坊左庶子授皇孫鉉秩

等皆被諫下獄濟積憂成疾仁廟憐之賜書曰卿善自攝即
不諱卿若病必不令墜蓬蒿也未幾卒年六十八濟為人如
易坦不見堆坳為文章不煩思素舉筆立就所居号兩卷客
至必共酒相傾洽遇山水之游輒欣然從之不以事廢魚鱉
老釋詣書旁通深造舞其徒尊宿鮮或過之汝之日惟藏書
數千卷洪熙改元追念舊僚贈太子少保謚文敏命有司立
祠墓旁春秋致祭明史稿成化中子幹滿尚書考請贈所司擬
贈尚書而加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特旨進一級遂得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以異數也

幹字宗威号順菴濟為官儉時成祖有異夢旦朝問諸臣有
舉子者乎濟以生子對成祖喜令月給米一石菴之仁廟監

國幹尚幼以濟勸推恩遣充應天府學親蒙諭勉賜鈔二千
貫仍月給米二石幹感奮力學正統戊午中應天鄉試明年
登進士授職方主事陞武選員外郎郎中己巳英廟北狩京
師戒嚴一時所需甲仗糧餉無能任者起遷兵部右侍郎倉
猝聞祭康給軍不俟奏報一日兵士擁東城御史請給馬草
卿民萬計走城下叫号求入守者以給草方劇未及啓門幹
曰草不得鹿馬不過瘦死身誠以衛民若無所衛焉用城為
幸寇去城遠設至近境門洞無及民皆死矣乃從幹言奏明
年景春改元被勅獎諭清軍職粘黃事竣改禮部右侍郎易
儲改東宮官屬以本官兼左春坊左庶子尋奉勅考察山西
官吏此撫山西都御史朱鑑奏幹考察之後皆軒風行有司

禮

懼証不敢違背邊備幹自陳臣在山西請點罷右布政使俟
復等三十餘員中有軍民告訐者必詳加審實得實後行未
嘗輕信路發必貪官汚吏畏其私假此律動律免考察
而鑑狗情偏聽耳况臣初至時已在邊備赴運之後其有未
完皆有司庸惰所致豈因考察而有妨誤哉夫民之膏血固
不能無而官之不才亦復不少原其所自皆由方面風憲非
人故網紀蕩然無所表率而有司中又多出鎮巡所舉一有
敗露曲為迴護健令乞勅吏部嚴選方面官員以為諸司表
率社絕鎮守地撫保舉以歸吏部選除庶官得其人氏受其
惠從之終再以大水詔往濟寧徐州等處賑救遂出督易州
山廠薪炭奏設主事一人綜核其事三年衆議以幹多才不

父虞間局乃召還治部事尋陞左侍郎復辟後諸丹五大禮
並從幹詳定而行袁王來朝故寺當祭門而入自還都後乘
朝禮絕莫有知者幹檢太常故典行之實錄天順三年十月庚戌滿
州氏李剛女為弟永平正妃李氏為妹長平即王儲賢已受封冊未及成婚而父王
亮令父過大祥陰謀擄明年為弟妹婚不利乞九年十月王儲賢受封冊未及成婚而父王
卿幹言三年之喪神之大者服內或親律有明禁今滿王與郡王親王俱父喪未終
乃敢于陰陽之說而欲廢此喪制乞行長史路王伴得服期成神上曰是長史不能
輔導之罪其令此考恭皇后上仙典禮繁冗尚書石瑄病不能視
事上命幹署部事及上不豫奏請皇太子御文華門代受朝
賀明史天順七年二月會開天下成化丙戌命撫按盤內許便宜行字
明年以老辭位不允未幾將拜南禮部尚書居二年改北仍
令徑廷待直自是治部事者十年加太子少保累知貢舉被
勅乞休令馳驛還里仍月給米二石與夫四人家居十二年

而卒年八十四卒之前二月抗屬大飢手疏以閭孝廟以幹
身居田里不預政事而能上達民隱詔如秦縣師內出帑文
綺傳賜幹又令有司備羊酒彩緞往勞未至而幹卒計閩諭
賜祭莫贈太子太保謚康靖明史稱幹不說其神陳真晟而視水穴
幹為之請仙葉子煜廢入太學仕至南大理卿弟煥六任國子生
入監自幹始也

煥子坤建德縣主簿
俞綱字宗立嘉善香山人寓籍上元為諸生改隸順天府
學以習字選正統元年舉備宣廟寶錄歷中書舍人尋為御
府校書稍遷至審理正景泰初推恩舊臣轉太僕少卿到卿紀
作正卿
分領禁卒守安定門尋陞兵部右侍郎未幾將左丁母憂遣
官致祭有司營奠奉情視事命入內閣預機務辭不入充任

廷稱官易儲加太子少保卿沈徵善銘景泰三年廣西潯州府知府都督
破府城支解弒父子伯寬中廢復國事不可逆上奏請廢太子立世子見海景帝大喜
下提臣會談相顧莫敢發言司神太監與安屬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為不可者勿若
名時俞山與江洲為侍郎俞綱太子少保嘉善香山人也今謂官始之以為恩典時文自與者自內閣高
山兵侍俞綱酒前館館德越現數人而已英廟復辟革官保改南戶
部左侍郎六年改南兵部尋遷南神部尚書成化二年致仕
黃瑜以視或抄撰細也他材能其通達可謂過分而致仕復猶快不自足有言為
打此元銘室每述其父顯望之言輝然以語得之門閭恐有附會主可據以為信
十四年卒賜祭莫如例明史稱附子寬義任國子生孫文煥亦以
持者傳

平鄉貢蔡江教諭祖漢鄴西園亦鄉貢官襄城訓導遺葉蘇
教諭父應科靜淵聖謨嘉靖壬子舉人奉車進士改庶吉
士丁祖母憂服闋授翰林院編修教習內官垣東甯衛未為
事集已未充副使冊封唐藩壬戌為會試同考官呈卷大主
考內閣素輝意不慍自謨引故事爭曰異時詞臣
無易卷例輝不得已註榜然心銜之左遷六安州判官越二
年陞揚州府推官初在六安直指使者有所恃待謨甚倨及
謨為推官而直指謫處屬下謨接之彌恭丙寅淮陽苦澇躬
歷村落多方賑給是冬遷常州府同知會知府入院知府事
庫有贏金數千然亮不取封識以俟知府之歸知府數稱其
廉丁卯入為南刑部員外郎俄轉禮部祠祭郎中隆慶己巳
以奉議分守衡永郴在外臺下易素守修永州府志就還本
省副使提督學政重修南嶽志郡人耶徽平祠祀未萬歷癸
酉東晉江西右叅政改南太常少卿國子祭酒未及赴而母李
歿先是漢在襄城為應科娶於襄城李氏生謨二月而應科
以赴試還浙適疾卒漢故貧寡又居冷署無以自給乃遺李
歸母家謀自穉穉有於祖母曾稍長每一念母則躑躅地往叫
如不欲生母黨故在襄城既任解官溯淮角巾野服間行詠
訪母故在相持大恸卒奉以歸至是限於令甲不喪出母因
請告歸結廬墓側者三年丙子冬補祭酒充經筵講官未幾
轉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再進吏部右侍郎仍兼學士如
故尋轉左以疾乞休卒年五十九賜祭葬贈禮部尚書所著

齊寶繪閣集錦彙類級弟弘詠

弘詠字宜卿號日門長一號其不仕精音律集元人歌曲為

樂府統宗十五卷其自序云夫自三百篇亡而雅樂以廢

正聲之愈失傳也久矣故樂府詞章恒流併傳雖極魏

晉隋唐作者代不乏人從從往體製不一音蜀胡亦殊徽

正工於文者或傷於律裁賦其易者或昧其音是無以抱不

勇為之才若蘇子瞻者猶難免大製詞如詩之誦而姜君亮

章周君艷郭彥輩自製譜曲每每衷懷嗣託氣卑弱之憾連

至金元馬致遠守東籬大都王寶甫大關漢卿鄒已齊東大

白樸張翥谷先生大舉之子李綉嗣籥意迥出人表琅之如

天馬行空馳騖擊鼓浪而高安周氏德清則又精通音律屬

六

意嗣林故其聲分平仄字別陰陽各有攸審當不膠法度是

以章卓英司詞世稱絕倫甚哉嗣臣曲之難難言也

已余不佞媿非知音者敢於暇日採摭峯南北樂府新舊

牌名類入九宮十一調仍各以引子分別列於前

具贅於後而嗣中遇字有多寡寡句有長短短板有

不同腔有不一者亦隨其牌名以附綴之因是齋題其帙

曰樂府統宗蓋言統者總也宗者瀆法也總峯北宮嗣以便

作者知有所取金法也噫詩有格嗣有譜猶物之有準則工

三之有繩墨也物不能廢準則以全民用之不能舍繩墨以

運斧斤而填嗣者豈能外標碑的以咸成宮詞哉此不佞命

名之微意也若夫章聲豪萬之士咳唾成璣亦何藉於是青

蓮居士姚弘誦藏于玉芝堂篇中多用古字以示奇與今皆
存其本文云

常士昌海鹽齊景鄉人宗瑞明啟學士吏部尚書林魯孫衣

冠甲族士昌少有學行永樂中以薦授山西行太僕寺主簿

陞行在精膳司主事歷本司員外郎出知保定府以催科怠

緩調知雷州府革作廉州卒于官年四十九見兩浙繼晏文登

隋氏舉三子携心歸且教身成立家居五十年事聞諸旌

其門士昌莫秀水子濂因家為紹字宗儀号松軒不仕仲守

宗佩号柏軒連安縣丞纓字宗冕号桂軒正統丁卯舉人廬

江德安訓導陞南國子助教子全御貢應天府學訓導繕女

適同郡高霽甫九月而霽卒無子苦節諸子麟

六

麟字汝仁号鶴湖母馬氏年幾百歲麟成化庚子舉人辛丑

進士常以諸帝讀書東塔借舍夜闌思誦必授職方主事歷員外

郎郎中時火節內侵畿甸震恐本兵馬文升獨倚麟為重凡

條議奏疏皆出麟手常以語每作既今史列載華以保稿滿一行則裁一

數暢翻去并然出為河南右叅政商城大盜黨雄流劫旁郡延及

湖廣羅田蘄水麟廣為方略次第削平猶以失事奪休陞福

建右布政使轉左進應天府尹轉南神都右侍郎劉瑾誅降

山西右叅政致仕歸卒于家麟孫從瑣字宗湖至孝親政廢

居三年有友病疫合門不能起瑣稱為且周旋湯藥月餘遂

得痊鄉人義之有瑞慎堂集麟第龍

龍字汝昇号月川弘治壬子舉人授辰州府推官終壽州知

州龍曾孫文烜

文烜字叔明号仰坡祖浦卿貢恩府經歷父木与浦俱致于文烜少孤与母孫扶二喪婦受經同邑御史成于國吏部郎中鄧同儒隆慶庚午舉于鄉舉舉乞恩太倉州學正故事教官不第而試神部文烜負才名萬歷癸未己滿六年考破格錄送自必售以充貴州鄉試同考赴京逾期卒不第試選國子博士太倉諸生思之不置乞王世貞文勒石紀之尋轉南國子監丞歷大理評事右寺正出知楚雄府未滿歲卒于官于國字忠甫号龍泉秀水嘉靖己酉舉人壬戌進士知南昌縣召入為陝西道御史道年高祖志杜撰傳其部老帝年考流離寄寄無所歸人謂之曰安慶守神教先非先恭友手查杜修之孫同國字元江年考流離寄寄無所歸人謂之曰安慶守神教先非先恭友手查杜修之孫同國字元江

見張大驚若常見其面者向曰非非常夫人手何為而至于此孫汝告以故環以汝扶就出并之復呼其子出拜道是吾之孫已環家曾欲出問他故人環今麻女從行無異過乃上環家張性極急不惟意如此把環私戒家人備其再為勿以用故與較數十年環以常憤神即奉勅和會得還遺棄其幼子伯章法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子成疾奈何不見見伯章曰我不知之奈道遠不能至也更事歲伯章乘燕把子大哭伯章見母夫不認行始以他事去後三年竟死環家環其棺殮如神實地城南鍾家山築之歲時祭為環後為君王府錄字按此傳乃宋學士派筆武之高祖及南太常而志必非安作而即志竟先恭名常氏譜又以伯章為先恭字六不古其曾孫于朝但云以考及稱更與傳字相

高傑字永仁号少松六浦之孫也父承賢于高氏家早卒高傑出後于其母之弟高傑因以高傑元中為應幸卯鄉試戊戌成進士始請淺帶姓而易其為傑授黃州府推官補南昌陸主客主事進員外郎年高傑之祖母姜及其母高而世俱以苦節被旌高傑孫殿發守公武崇禎壬午舉人

嘉禾微獻錄卷六

郡人咸 楓新

兵部一

項

志 錄 元洪 治元利官 鼎鑄 釘 承芳 其俊 仲 桂芳 綱 元洪 萬壽 德 捐 鼎 錄 承 芳 元洪 嘉 錄 元洪

良榜

項忠字蓋臣号喬松其先大理評事晉應潭南渡居番山下遂為嘉善人曾祖永原字信人不任祖邦字景亮洪武初舉人才官考感同安吳江三縣丞邦弟之子序字克循應天府學生与較永樂大典書成入太學歷知均陝沂三州忠父衡不任志生吳江丞署時永樂十九年卒也 三統年百舉人

壬戌成進士請告歸娶還除刑部雲南司主事陞陝西司員外己巳扈工北陷土木久之挾二良馬而南馬疲棄之步奔七晝夜達宣府視其呈陷漢蒙者百數 年 擢 元 世 子 留 公 故 馬 公 朝 服 南 道 四 日 夜 馬 疲 乃 棄 馬 潛 步 忽 遇 一 山 坡 路 絕 舉 棧 而 上 至 山 半 飢 德 且 行 具 不 得 石 飲 忽 見 松 下 有 物 塊 然 乃 而 斃 也 公 乘 而 汲 泉 澆 其 行 若 有 杖 掖 之 者 遂 見 胡 騎 出 沒 恐 為 所 覆 盡 匿 夜 越 凡 七 日 夜 始 達 宣 府 會 御史 張 公 又 按 宣 府 河 湖 納 之 既 見 仆 地 移 時 遂 視 其 呈 刺 漢 蒙 百 數 而 公 不 知 也 時 都 御史 羅 公 亦 信 為 心 腹 未 視 公 人 拔 之 竟 日 乃 盡 不 能 履 則 謂 上 谷 尚 月 餘 善 一 胡 婦 曰 君 欲 歸 乎 公 曰 然 婦 曰 吾 曾 途 徑 君 往 吾 與 俱 因 我 能 糧 同 公 潛 行 行 日 強 半 胡 婦 曰 以 去 邊 關 尚 四 日 程 所 費 糧 不 足 供 二 人 往 與 俱 覺 耳 且 去 游 兵 少 而 易 達 自 檢 公 糧 自 創 死 公 患 痛 獨 行 甫 抵 關 而 榜 虜 者 一 矣 至 今 項 氏 祀 胡 婦 還 朝 尚 書 俞 士 悅 保 留 山 東 司 署 員 外 景 泰 二 年 出 為 廣 東 副 使 按 部 高 州 隸 報 賊 數 百 擄 男 婦 流 劫 忠 曰 賊 無 擄 劉 掠 理 慎 勿 安 殺 及 訊 其 俘 皆 良 民 被 掠 者 五 釋 之 蔡 自 從 都 御史 馬 昂 征 瀧 水 糧 有 功 加 從 三 品 俸 值 需 錄 輕 重 罪

囚死者請令從軍全活甚眾丁父憂服闋補山東副使天順三年遷陝西按察使歲飢發原不待報壬午丁德母憂部民請闕乞留詔奪昭還任明年徵為大理卿既行陝人乞留如前乃改右副都御史而陝西甲申洮岷羌叛忠言羌志劫掠盡誅則傷仁道換則不威請聽臣便宜從市報可乃發兵權險揚聲迎討卒降其衆而還陝西數苦兵成化元年延綏復被寇忠上言三邊大將遇敵逗遛雖才怯亦由任輕大將無生殺權而敵能致其死命士卒畏敵不畏將是以戰無成功苟假以威柄嚴退怯之誅彼知進則可生退則必死安有言必然之死而不求生于一戰哉至廟堂舉邊才不問有一應語豈果無詢習射擊勇絕倫者特格于不能對策身今

二

天下學校生徒善策者百不一二奈何責武人上善其言而所司守故事不能用明年毛里孩舉國犯邊奉勅提督軍務與彰武伯楊信破之明史楊信傳信與毛里孩戰定遠志與彰武伯楊志提督軍務志方赴延後而寇遂陷開城深入都守陝德六州縣大掠而去兵部勅志帝特宥之搜索師志不出搜項氏家索賊自叙兵部計謀與子志共謀上指先帝遂勅提督軍務與兵部計謀而免志四人馬勇箭力甲半謀半正數千危乃遂通提督軍務者獎輸賜錢金未幾二人似亦虛語明史楊志志得之寶錄及一時笑聞中水泉函不可飲為間祀首集三十里鄭白二渠亦久廢忠募工疏鑿灌澤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田七萬餘頃名曰廣惠民生祀之陝西通志陝西通志公堂金履陽御李等州靈虛公祠有詩謝之云可惜路旁如許好栽樹不栽桑桑田名還管院前云我輩坐食計安知此地不宜桑三詩在慶雲公館壁間名還管院事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反不三月有衆二萬據石城遠近戒嚴明史石城滿後者名滿四其祖已丹白固和平所部歸附也以平高故為雄其仍故俗無科徭其地在開城縣之固原里與邊部後稱悍素藏匿奸盜

出邊抄掠會有欲連復有司強逼至其家多要求復然逆激眾為札守臣遣其姪蕭輝等往捕復劫時與賊入石城石城即唐吐蕃石堡城陰固非數萬人不能克山上者城四面峭壁惟一守將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略馬天升任可保而上復據以為巢穴地據都御史陳介夫檄遠詔獻介今言作併亦或命忠復出提督軍務協同地撫馬文升提兵劉王進討滿四聞大兵且集退保石城山忠分兵七屯合圍之戒勿戰勿戰伏羌伯毛忠違命先登敢死忠中流矢軍遽退即陣斬一指揮以徇眾始定廷議欲益師請詔問忠忠言京軍怯益之無濟主議者惡其異已適有星孛于台斗中朝多言占在泰分不利西師忠曰昔李晟討朱泚焚感守藏以何害內閣彭時獨右忠且惡撫軍侯朱永等張皇其事李止兵勿遣忠移檄水草困賊益堅相持百日賊窘欲降連忠與文升相見忠偕劉王單騎赴之

三

文升六從數十騎至呼四諭以速降諸賜從者還望羅拜忠直前挾其姪瑋以歸四氣沮猶豫不出其有逸出者皆縱使去四愛將楊虎鯉以夜出遠汲被擒忠賞其死解金帶鈞賜之還歸為內應滿四竟為虎鯉所誘擒之賊盡殲于是毀石城鑿石紀功而還凡斬首七千六百俘二千六百因陳四李為犂久計是役也詔言洵、忠大小三百餘戰親當矢石無懼色常嘆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甘心效死文升服其忠毅召還墓五年策功陞右都御史管院事六年秋京畿大水奉勅地視順天河間永平發原賑濟更設法義勸得米二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數萬軍民全活者二十七萬七年大旱荆襄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有李源者故賊劉通之黨侶流

民為亂與王洪王彪等掠南鄭房內御渭南諸縣詔忠以本官出督軍務與湖廣提兵官李震討之忠至襄陽以見李單弱請調永順等土兵而先分軍布險要遣人入山招諭于是民多携老弱來歸賊黨王彪引數十人覘師且阻歸者猝出擒之時白圭為兵部遣錦衣百戶吳綬督將王信軍綬欲據功不利賊瓦解縱流言圭信之欲止土兵無調忠疏爭且劫綬罪上為台綬還而聽調土兵如故合二十五萬人分道逼之賊潛山岩副使余詢都指揮李振過之竹山乘溪源半渡擊之遂擒源洪凡逆還師者四十萬編戍者為餘斬首二千級獻俘于朝者百餘人上使宜十事詔白圭撫治進左都御史明史編志戶選一丁充成湖廣邊衛餘令時稱倫四民有自洪武會有星中五者者有司一曰照遠不前即殺之其者或者身行多有死

李于天田給事中梁璠劫忠安殺明史梁璠中有檢討張竟者李璠不密屢上書言處置流民事過忘本命撫流民寬免稅之論璠自稱通達務務操練軍情願于軍中聽用忠因薦之同往為來開核于給事中梁璠璠時按項氏家乘載璠公為襄陽武子弟者家人翰林檢討某國我軍前行事其作或疑有司微仰聖澤親戚同世之弟其人其親之後均內明堂就祝燒燬云是即指璠白圭六言流民既成業宜隨所在著籍又君則公固不為其人也取忠所上功次互異上皆不聽忠上疏言臣斬俘皆首惡今諸臣言皆良家子不知前屢奏招撫者為誰且圭六言月任其事濫殺數十萬人今日之舉六圭遺也因乞骸骨不許八年又計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刑察以忠被斬故三十餘年賊不起十年代王縣為刑部尚書十一年代白圭為兵部尚書項繼錄成化甲午刑部尚書王國年補以右都御史項忠未幾兵部尚書白圭死尚書尚書以代而名鎮守大同右都御史方復刑部時兵部左侍郎李震已九年考滿支二品俸擬代圭不意項將而來金志不平其子實勝項女姻家也一日呼項曰親家刑部何事又項東此項曰親家何不錯

諭月案直隸後為強力制泰請仰聖威震曰既後生磨自轉項震對曰忠謀中不知親家改曰督中有病不知疾蓋兵部右侍郎自明時以母喪奪情理任三按開學記批項錄力故吳與時中官言宣德中遣王三樹為人請勝已者若加殊尊以此其期也時中官言宣德中遣王三保下西洋獲寶物無算上索西洋水程急劉大夏為本部郎中陞其冊却吏過檢不得大夏徐言曰三保下西洋勞擾軍民死者萬計舊案雖存猶當毀之尚足追究有無耶忠悟捐謝之事遂寢時上銳意欲知外事特置西廠詞事命注直主之直時寵賜積忠出過諸塗吧令下與忠不應直怒遣校卒侯忠退朝避而辱之未幾錦衣百戶章瑛挾直勢辱典大獄擅執京朝三品以上官中外重足大學士商輅等初直忠六侶九卿初之西廠遂罷名直還瑛坐成直見上泣言以內日黃賜陳祖生欲相中傷耳賜祖生詞南京御史戴縉以伴進

迎上意言直素奉法無他西廠設直以吳綬為腹心狹首恨伺忠蓋急忠不自安乞歸治病未行而綬歿偵事者誣忠受司禮太監黃賜請居用劉江為江西都指揮給事中郭鏗御史馮貴等六交章劾忠詞連其子鍾及典字伯李震獻武伯楊信等十三人詔法司會錦衣衛廷鞠忠抗辯不少屈猶坐是落職按按因罪北兵香白茶敬公圭平于位系散代之視第日格四司曰吾不知白大人有禍留各司凡事慎之未幾項以直直不歸歐去其罪直不歸即江直直公之語以此竟去歐去朝野咸為不平直既吳綬死武昌獄忠復原官致任初直用事諸大員恥與往來已而左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議章瑛逆與直密而吏部尚書尹旻復因越半請御史詰直結歡味言官排異已者于是商輅首乞去都御史李賓刑部尚書董方

戶部尚書薛遠兵部侍郎程萬里及忠皆相繼去位孝廟登極進忠階光祿大夫地視侍郎彭器薦其尚可用不果召家居日與金禮梅江戴祐姜諒伍方包鼎湯麓陳恭福為樞李者英會江彙其先後唱和詩為一集府學教授蕭子鵬序之明詩鮮子鵬字宜冲新淦人以薦授嘉興府學教授有雲邱子集詩話先生為吳聘君高弟交于白沙東白一峰東海諸公與鏡川雲東相酬和詩身學博懷體其系輝吾鄉也自有發聲并示于詩云天下無棄物世間無弃人莫積可法水木朽也為薪牛糞製為筆墨矣其給吾人一自弄無物為比倫崇桑墮其業終成遺軌何工商除其賦貨倉庫有因士為失其學安得成厥身未門產餼等白屋四陽春為事幾于遠百花精于勤人能不自棄可以辭污淪所宜捐諸座右又歲晚寫懷云披我霜鬢方驚老問到梅花又是春則不矣為學博學中任也先生司教時百廢具舉集有思樂堂記在明倫堂後則太守首魁亦建也亦有尊德閣并夫子燕居記則太守休時書而明麗橋記則知秀水縣韓地請于御史吳而告成者也發若揭文壁之迎碧軒梁德與之官早梅文淵之水雪堂戴孟常之際年軒余歐之之松楸皆有塔沈頌頌記者集中顧抑球道流劉應和等備府志纂不采錄因附錄于此

在憲廟學都察院塔千戶沈積積勢為惡公每升堂會一牌令款立府橋呼曰若沈積者入其父子者衣小帽當門跪伏凡月餘浮狀百俱未竟請其父其父又諭曰吾欲汝改過為善保爾身家爾其辭粉粉連為封識一本袖中公積滿將行付吏取時語之曰他日若與有事故之人不以為意公去沈勢積亦去其項滿職四東歐訪積積為惡狀遺法司檢治將沒其家御史任鍾責積為惡案案不得官吏解愛案案一老愈念曰積公行時何此補哉視之正積也預擬軍罪以俟送入任公曰楊先生神人也即依擬問軍遠東後有四鄉人為公立廟積子凡歸首翰銀十兩曰我家向與公必無所積忘事案抄沒無疑今家幸存公賜也田者二十六年至和治十五年乃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謚哀毅錄其孫錫嘉與所千戶有傳忠個儻多大略練戎務強直不阿敏于政事故屢建大功著藏史居集長子狂見後次級見釘傳級曾孫季松字冬完萬應甲午舉人知澄海縣廣惠通志但載季松無頂字見南雜記項家設公既致子孫多者致百人在洪西不待奏報獲倉賑飢渴四反誘其愛將將新四道石御史地視京災水災金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有功如此其介報也宜矣經守誠之一字號怡巷以廩入太學成化辛卯舉順天鄉試丁未

成進士授南福建道御史地視南城按江表在臺七年出知太平府太平為留都南屏左江右淮稱股肱郡是時歲祲後繁流亡萬計徑至寬以撫之相繼復業地撫彭禮御史邢鳳交薦于朝會志卒奔喪服闋補臨江府地與袁鈞接壤土寇出沒為患徑曰寇弗擊民弗寧乃悉掩諸豪賊百八十餘人置之法一郡晏然年飢監司苛賦急征曰民億矣以杖驅之直達耳民死賦安出卒不征繼而大檢賦亦無虧劉瑾用事凡有司以上賂有等徑獨無有瑾怒調知行州無何勒令致任徑第級為錦衣衛舍事以矯詔縛成遠陽居歲餘瑾敗累有薦徑者皆固辭不出詔以江西右叅政致任卒年七十八減元任積子鋪官嘉興守禦所千戶從征交南遷蘇州衛指揮僉事次子鐘蔭鴻臚寺序班次錫徑風度爾雅不屑瑣細美鬚鬚性友愛父產惠以遺幼弟鄉人頌之錫字秉仁号瓶山正德丙子以太學生舉順天鄉試嘉靖癸未登進士知建陽縣恭儉愛人敦崇風教有爭訟者從容開諭消其怨戾建宋賢祠集諸生講學延御史朱瀾

明詩餘測字必於未進士授湖廣道御史建言建校故師詩話嘉靖三年值慈壽皇太后誕辰有旨先命翰林朝賀積若工官與國太后朝賀既已舉行慈壽太后乃問報罷事俸相稱積親執日如念在天上廟祭無主當時為考廟後者惟慈壽太后故立廟手執神親親者何如今乃向月之間一舉一罷彼此相較亦非太殊何以慰慈壽太后之心乎積下之事在天之靈則天下自民之靈則入永履慈壽皇太后將交定力故不能生天名者老請鄉約以戒諭問里志存積請告歸養丁憂補福建司主事速尚質丞久之晉少卿轉鴻臚卿三載陞南光祿卿當國者與錫有嫌論降仍為南鴻臚

卿年六十四內浙名刑孫錫反初服卿卸故世方與築室中為築堂榜

梓非極恩與時自奉金薄曰歸來水却林區內龜崎嘉未名花園居時集家或

元深孫隆先守具茂萬歷癸卯奉省中式翰林院孔目元深

子道亨女許字吳江吏部尚書周用孫應初未嫁而應初改

許聞女自儀元將死之夕恐為家人所覺伴撫琴語由夜分

哀麻投保周氏迎其喪合美明史編員女精工二解琴瑟通列女傳于

律然有所待待女輩雷德之若謂以日捐乳獨口未嫁而夫亡者奈何曰夫

成婦改嫁無害女心容曰若謂以一劍許人猶不忍負况男子及許謂父母其苦

傳聞吳江人某女已命和母其母入視女曰坐色甚温母釋然去夜何掛牌熟

寢榻起以素然約髮衣內外悉易以錦而組其下裳檢衣物皆掛牌者名標之列

掛牌上大有子凡曰上告父母兒不弟元汝以指書供事授武英殿中書

元深曾孫克胤

克胤字聖聰天啟丁卯奉省鄉試第四人早卒廢遺于經學

以春秋教授惜不永年

治元字子聲号星清本錫子出繼伯父鏡嘉請壬子舉人榜

名元涂改今名丙辰成進士釋褐刑部主事調稽勲陞員外

郎尋改主客御史鄧應龍勅嚴世著禁賄言治元改吏部索

賂萬餘金連問卒獄中年三十九治元孫利賓

利賓字于王父時亨太學生汾州府經歷利賓萬歷庚子舉

人乞恩穿海教諭遠知宜城縣利賓弟錫鑄

錫鑄字于廷以萬歷乙卯天啟甲子崇禎庚午三科武舉充

南都撫標把總崇禎乙亥流寇逼陵寢應天以撫張國維撤

守安慶行至宿松戰死年三十八同時死者蘇州衛指揮同

知巴文達吳淞守備朱士楷把總張其威石重陳瑛事聞賜

恩錫參將賜祭子一子世襲文達其威贈游擊將軍士楷贈

參將建節忠祠于吳縣演武場祀錫等一十五人見印清明

錫字秉容号南沙忠孫也父綬字佩之以值征滿四功授錦

衣衛中兩鎮撫積資至奉衛千戶忠忤汪直歸左遠湖廣九

溪衛成化癸卯從征貴州苗逆指揮金守乞養親近地改蒞

州衛嘉興兩千戶正德丁卯用薦征交趾為送瑄再忌逮獄

編成瑄敗乃歸釘出後于叔父繼幼受業同郡戚公用中嘉

靖乙卯舉人壬戌進士是歲忠從曾孫寫壽六同登第自是

科名益盛授刑部江西司主事以母病假歸尋遭憂卒

承芳字秀園号見呂舖孫也父元濤承襲錦衣百戶元濤守子而

生元濤而父舖年守人有利其世守者令人快也首飲天下母若忠勳世得之命以屬

史元濤說諸曰舖一人一人派至徒以重怒不知信之昔者乃守養他而所以買三

千金守即節保元濤長而校之無何即元濤白解將封以助縣郡將同慶史不許同歸

元濤令元濤乃釋及以金仇者年十三補指法以高等入館其請和歸衣世職為江中傷

元濤錦衣一階為百戶尋進千戶為西司房理刑分宜柄國大獄

屢典芳妻又同邑吳鵬女也元濤避嫌掛冠歸承芳萬歷丙

子舉人癸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出為漕運刑中人之在淮者

通賄作奸承芳列狀糾之得旨逮問併罷中官督漕未幾卒

于官弟真子俊卿

真字不損諸生年未冠以按御史至試諸生八股外別試詩

一章賦得多而紅袖折真以行草錄上書法絕倫人皆尤其

不恭為之危御史賞赦第一負儻勇不羈以噴入太學游

輩下望字疾死獄中著西湖草靜志居詩話不損以門才自誇其

學見其為閩人銘銘云人之有髮曰思理有身有心古今文評為李長稱謂子將西賓子

莫不如是筆法托其荒莽其持路公非真狂生也

俊卿字伯英芳蘭齋年十七入京承襲授太子舍人萬曆乙

己會舉上等校錦衣衛指揮累遷中府左都督賜蟒玉一

子指揮同知以皇小誠稱錦衣衛本高公一品為威守本高為文貞公

元孫文貞以少傳贈其曾祖父如其官連本月四世一而矣

本高中文貞武隆應官都督同知遇軍恩上河其官祖父連本身

格四世一品雜授由文貞推恩而一人不中新一人不重疊於將八世係孫玉稱

一品上字內所布親輝按蘭齋二

宋後元孫其封與本高並果

柱芳芳楚東忠四世孫以國子生授光祿寺署正陞韶州府

通判能詩有歸來草子玉翁著撰

綱字立之忠弟質之子忠父三子仲曰質季曰文質字素臣

不任生綱成化辛卯與任同中式知昌邑縣丁父憂起補長

常厚告歸綱故素封買郡中陸氏宅將徙居破垣得藏金甚

夥意名陸謂之曰子有先人遺賈何責宅為乃于金中取宅

債而還其宅夜夢神指笏拜于庭曰僕陸氏祖也荷公厚德

子孫得守故居請于帝得一篋以報感之乃小低三幅上皆

署泰識二字及孫曾接武如其夢云卒年七十八子銓字近

溪入質為鴻臚序班銓子元洪為壽元汁

元洪字子璿号少岳母陳早卒銓復娶賴氏生為壽元汁元

洪天性孝友第元汁質人粟萬餘石期未滿賣之訟于官監

司王某者與元洪厚知其家析財不均令太守繫勉詎之曰

得君一言可無按治元洪曰幸王公以元洪有裕宥心死耳

不朽若因以為利非小子所敢聞王大嘆服事遂寢倭入寇

議築嘉善城將拓其外垣城外有列肆值良厚緡紳擅之

多不欲毀元洪首撤之于是邑人不能阻以質入太學校上

林苑錄中選署丞丁父憂廬墓三年遂不出卒年七十三著

少岳山人詩集西研利羊徑差過二王片楮才情嘉人珍之自少薰文遊其

子詩也深或思家功錄弟為壽

為壽字子長号少銘幼警敏鄭端簡曉見而奇之授所著書

數萬言四日成誦大喜以女妻之令居弟子列遊曉暢術

明朝章初名為周嘉清戊午中式後改為壬戌舉進士授刑

部主事以母老乞南改南儀制請假數年轉南考功進員外

郎郎中神廟初張居止既擠高拱去將除異己者乃非時京

察獄為壽論罷而給事中周守愚南御史姚光洋為壽以南

都人少不可多去况二人敢言尤無可去理力爭得已丁母

憂起北車為調賦方居正建馬市之議為壽論不協又因事

數裁抑權帥邊餉拂居正意遠帥上功素捷郊廟以居正

歸莫不閔白益怒出為廣東參議引疾歸卒年六十六見開維

參為壽而考功初京考人私不私又當北職方能守法不阿

弟不能舍于江漢僅持扇東少奉出而浙名簡舒有傳著今獻備遺聖

朝路紀東觀餘論列卿年表考定輿地圖二子德植夢原又

哀其平時所上章為小司馬奏草以別于忠殊異草珠書事集

輯今小序傳抄儲之合北葛卷按其季弟子宗以善治生產富能鑒別古人書

西金石文玩物所居天籟閣坐讀佛海內珍異子九多婦之類高子財交

易此進子備或浮輕恣愛形于色罷飯不徹子長備請小童下妻為以子

長過而問曰弟近取書畫有銘心絕品可以齊心悅目者乎宗出其債者子并

書學不已如子宗所與

德植字庭堅号元池長于經義以國子生中萬曆乙酉順天

舉人丙戌進士授屯田主事會有三王並封之命上疏力爭

不報乃與顧允成張納陸同郡陳泰來岳元聲請責內閣王

錫爵于朝房出替易州山厥辛卯歲星見民間訛言司天奏
易州有三氣官兵且未抹屠絲、逃匿不可止其吏憂懼無
措積曰民方惘疑未易法絕也于是治具合樂召容痛飲州
人偵知之稍、復業見潘惟時俟後朝鮮漸逼遠左乃拱北境
禦倭議七條速職方員外郎尋以山東倉市俗兵薊州兵部
尚書石星用沈惟敬言議封貢倭長小西飛自山海關入
德賴具疏力言其詐而浙省備錄其在前廷傳昂部小節兒婦昂昂落
以還小節兒朝議以下節部何更係中國重輕頓裂皆以守節來齊治昂昂
昂昂而下秀起充分地東西推強各昂昂而向使三為重行說可輕到河原軍
既已許欺者起都死從金信昂昂何心可空 遠四川參議御史王明勅
言相擊天司馬昂其功中批之逆有昂昂之命 遂四川參議御史王明勅
其延年不至官論降久之事白補密雲參議進河南副使兵
民詣關乞留招為加秩尋轉山西參議武弁安本立恃政府

十三

援橫行兩部頓裁柳之遂被譴引疾歸卒年五十所著有皇
明弼直錄續名臣紀序據要編尚書說要尚書別錄書經釋
副在大政志南航紀事揚寰載年譜項寰載年譜西南紀事
易州志廣中華使中華等書子昂鉉聲圖
聘鉉字孟璫号危虛萬應丁酉以錦衣籍中式辛丑成進士
選庶吉士被劾有詔嚴試以疾辭左謫歸卒年四十五著寶
錄紀異大禮議呼桓日記學易堂筆記
聲國初名昂愛字仲辰改今名字教公崇禎庚午順天中式
辛未成進士甲戌廷對授推州知州布忱惻隱積獎愛民造
士州人作四清歌紀之拂上官意引疾歸卒年僅四十二二閣德
公產國文格愛博探逆政能為月且評通文格在都文格或重無昂子先生奉教推州
然願立唯所職如也為推州守以備良善與梅軍件罷昂然德澤在民雅人至

今尸
祝焉

夢原初名德榮字希憲号元海因夢呂原改名萬應壬子中
順天鄉試己未會第二名廷試二甲二名授刑部山西司主
事張居正之僕尤七踏債權夢原父篤壽曾面叱于朝房
居正敗七久居回國熱審原引年老例出之勞獲納近有七九
抵江陵吳縣太倉三和公用事也七為將七名守神署号曰楚濱當江陵約國
時顯能作福六曾入曾為華職至冠進財与士大夫往來宴會其後与徐濟
同翰斯爵死已久聞七至今尚在獄中當其成時無取者居節父之吳與在手
其端已不及江陵之百一所謂九者本姓宋名徐宿從吳與初姓也署号復山主
人先自刑部署其僕六能守法節與与邊將往送通賄道如李守遠父子信
南法交五到名王佐署号念安太倉當同前夜不欠門庭素稱其職以帶交
者惟五与奔州僕詢正者為念安及同乘其前重之癖願水書西銅室之居郎中
棍時起之五比尤尤為小心今職到成三并前二人無色矣此傳出東省一天詞林
筆其時正負相望以小嫌失散于吳縣不居之入閣及卒即失散白簡辛酉典
擬言又不同留以此編寫字九以實主人之墨而七五則于連犯人也
貴州鄉試試竣即行曰貴城懸險首咏不日當春動速行庶

十三

免于難未及旬而安苗果叛省城受圍十月死者四十餘萬
天啟二年世都水負外歷郎中行部張秋遷山東督學丁卯
以山西副使備兵懷陰懷故積粟草豆支六七年而乾沒無
餘乃廣為儲蓄期年復故歲大殺斗米四錢煮粥貸糶以活
飢民保安有奏封礦山奸民盜開爐火燭天夢原遠丁壯四
十人与盜偕作乘間說其黨使散因獲其首誅之順義王卜
失免為神漢西逐寄收套中違白秀台言率眾三百欲結援
合兵假道于懷部議免之檄西過稿以牛酒夢原謂彼力怯
求援非效忠納款比何稿為遂繼檄不稿俄而神漢与教七
度毛乞炭兄弟來侵夢原預為之備命守備高捷率勁兵拒
之乞炭中大砲死八月教日逼城下斬其九級九月合眾數

萬攻永寧且及延慶遣千總陳其蓋馬如蛟泰將王應祥戚世登等統師擊之懷來奉將孫慶守備郭忠龍門來將張懋忠永寧守備杜惟棟南山卷將王朝元谷公道援救合戰數日殺傷甚衆射七慶墜馬死史部尚書王永光以擅多傷亦多論降一級談者欲令援會與所載止德則例陳辦募原謝之歸卒于家年六十二所著有宋史偶志石門避暑錄項氏徑黃諸書

元汴字子京自号墨林山人篤壽同母弟少英敏且席豪華工文章精書畫博雅好古購法書名畫鼎彝及諸玉石器玩暇則臨摹前人翰墨尺寸皆見重于時又遴選工匠造諸器具凡几榻架楯奩金各為之銘加以章記後人得之珍惜如

五

秦漢法物海內風雅之士取道嘉禾必訪元汴而登其所謂天籟閣者人以方之顧阿瑛神廟聞其名特賜璽書徵之不久卒年六十六余州朝朝叢祀世著積貫滿百萬鄰置酒一高會其後四高會笑而乾沒不止與所厚居指天下富家居者凡子七家唯滌陽史恭甫最有名世傳二子之首而謂十七家者已與王公大夫監高志皆歸及成公親公陸都督炳又京師有孫二錦七者太監水之姓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與上官者州安宜應積貫滿五十萬以上者許居首等前是無錫有卯望者將百萬安國者五十萬今典重尚書家過百萬嘉興項氏將百萬項之金銀古玩寶著墨林山堂詩集長子穆字德純子貞玄勝董曰定也厚實不詳子入贊為國子生置義田千畝餘以贍族人及郡城嘉善學質士能書有書法雅言及畫美恬行世次德成字上甫國子生授文華殿中書次德新字復初善畫次德明字鑑莖孝友為時所稱孫昇諱文華殿中書著學易堂五記項襄毅實紀聖謨字孔彰号易菴以画名著朗雲堂集嘉謨

嘉謨字君尚号向形初名廷謨國子生工詩画流冠獨乞武職自劾應蒞遠守備尋棄官歸乙酉城陷乃盡傲詩文于懷率其子翼心及妾張氏投城中天星湖而死著聽月樓咏史詩笥卷諸辨有清居詩話木石雜錄等書靜志居詩話向形錄其詩入十二代詩選向形墨林之孫賦性儉薄不羈中歲產落歲年已半飯飽飽從父以五斗米貽之妻張為執爨知向形不甘淡泊以二升米易乾魚進飯向形怒曰乾魚豈可下箸耶覆以米三升易魚乃飯子家向形鄰處婦述之以為笑謂是秘履子第果果少年而視死如歸可敬也元漁字伯清号承湖曾祖文忠季弟也自文以下皆不仕惟從元元漁字子洪卿百休寧訓導英山教諭卒年七十七元漁萬歷丙子舉人餘姚教諭遷知瑞金縣終鳳陽府同知良枋字幼真号怪華永原七世孫而序之五世孫也萬應戊子舉人永和教諭遷知上高縣以詩名著出湖居士詩草永

五

和教陽芝水等集

郡人咸 祖輯

兵部二

徐必達 學周 學曾 世傳 附題氏

徐從治 齋

附中書

岳元聲 和聲 敬聲

不為臣

徐學周字尚文，号翼，所南宗末遠祖，明為嘉興，今遂居海鹽。洪武初有名王全者，贊白茅御為嘉興人，祖璣以郡吏授復城縣，辟丞，遷建昌倉大使，終海陽關，望司地檢，父鏗不仕。學周嘉靖甲子與弟學曾同舉于鄉，知嘉定州文堂，令下學

周首定巨法，全蜀傲之，即部王司崩，柏元暴妾，有子應昇，高幼族人，阿祭，宿權符，與應昇相，僻殺廉，亦以叛，蘭學周窮治之，行至鎮西，中樞曉諭禍福，諸酋聽命，乃斬阿祭而擇立其族之順者，崩起鳳，與應昇分治之，土司以寧，量移雷州府同知，適子必達，成進士，遂致仕，歸卒年八十五次子行遠，字通夫，光緒署

學曾字慎所，與兄同中式，知湖陽縣，即瓚政治，迨邑也，以母憂去官，再補永清，遷知高唐州，卒無子。必達字德夫，号玄仗，萬曆辛卯舉人，壬辰進士，初知太湖縣，廉明果銳，鑄鉄斛，以杜濇軍需，索立四門社，親自課試，其屬有傳。丁內艱，歸補涿水，築石白湖堤，奏除春泰，姻戚于孫軍

籍二十六家，先是邑中改制為塘湖，水無所洩，泛溢決壩，報

于漕運，乃請折漕，不報，召補南，給封主事，速考功，郎中，與吏科給事，儲純臣同領察事，純臣受職，吏賄當大計，日必達進

狀，請無純臣，面揖之，退一座，大驚，速先稱，明史稿，字必達，方伯，上疏，自白，帝不問，進少卿，丁父憂，服闋，補太僕少卿，光祿寺，備本寺志，未幾，補官

御史孫居相，以招懷不治，請依民船濟運，必達爭止之，光廟即降，遷應天府尹，晉南右舍都御史，提督操江軍，漢中，永折

溧水，漕賦之請，得旨，溧水，戴之，如父母，為時，群盜充斥，泰甯騷然，沿江諸郡，為其下流，必達，簡練士馬，整頓，艘，白蓮賊

將窺徐州，募銳，卒會山東兵，擊破之，就遣南兵，部左侍郎，即兼

辦南都御史，以京察，白劾，歸，崇禎，卒，未推刑部，尚書，命下，卒

年七十，贈兵部尚書，諭賜，葬，於南州，集三十四卷，南州詩

說六卷，經義考，徐氏必達，南州詩說六卷，有俞若元，經訂註五卷，南京言曰，其書為舉子業，而作學少，即其說之都察院志四十卷，又訂詳周，張程，印五子及，種章，全書行世

子世淳，明史稿附子傳世淳，字中明，母陳，方，孫祖，學周，學偉，丈夫，義冠，絳衣，自雲中

下，導以，緣，情，題曰，明忠，且曰，文天祥也，覺而異之，則已，乳矣

萬曆，戊午，舉于鄉，選，建德，教諭，丁父憂，不赴，服除，改，永嘉，以會試，副榜，擢，重慶，府推官，時，用兵，資簡，諸州，督師者，徵，餉，孔

亞，期以五日，至重慶，三日，而辦，忤，蜀人，司，錢者，改，知，隨州，獻賊，奔，突，袁，鄧，州，堂，被，破，居，氏，蕭，然，世淳之官，即，溧，涿，並，拓

羊馬橋以為外郭集士民誓閉壯穆祠要以死守會歲大荒
士多就食粥厥歎曰可使士以饑失禮乎分粟賑之卒潰感
悅潰兵過隨洵索餉世淳殺兵登陴單騎入見帥執其手
曰軍食不供有司罪也殺我之矣請械我以見將帥帥氣奪
歛衆去十四年二月獻賊下襄陽三月來犯告急于巡撫宗
一鶴一鶴遣兵援為守取天者逆去相持七晝夜食盡遂陷
世淳勒馬巷戰賊脅之下罵曰有死城州官無下馬州官飛
矢貫其頤墜馬猶罵不絕口而死明季遺聞墮馬右手握印左手
擊佩刀賊斂刀交下腹胸六股口死
時年五十七仲子康膳生肇標字文可抱父屍且哭且罵賊
并殺之肇標將死疾呼州人皆以埋印履後掘地果得之世
淳妾趙氏王氏亦罵賊死并殺其幼女申姑家僕從死者十

三

八人長子肇森詣闕以聞會地按御史六疏上其事詔贈太
僕寺少卿賜祭官為營墓于東荒圩陰一子即州及家建祠
歲時致祭肇標國子助教肇森以弟殉難故讓其蔭子弘
耀初世淳罷公車在京師心動七晝夜馳歸而父病革待湯
藥者浹旬父歿取父所遺產集弟姪七人分授之曰吾忝御
書可以密孫自給毋用此為也所著有易就經義考徐氏世淳易
就六卷陸嘉徵白台
先字向舉子卿後死隨州之
雅易就六卷張吉去淳序之春秋會編明文稿肇森字質可鄉貢肇森
長子城字晦道任子未及官而卒次子嘉炎
趙氏邑人借世淳之官年二十餘賊破隨殺世淳入解舍見
趙氏美姬之出趙不可賊先殺其幼女申姑趙大罵賊銜其
手八指罵不絕口逆殺之推土石登其顛盡裂世淳又有妾

倪氏匿而免寇去與僕邢繼成等求遺骸吳人有石琳者倚
之往得世淳屍飲之乞棺于州民詹氏覓趙氏屍頭已斷猶
抱申姑不解胸前有布囊函金剛經一卷上露三寸許為藏
血所污乃收石下碎顛與申姑并棺以歛置經其中世淳喪
歸六歸葬為倪氏年止二十七苦節年六十餘卒

徐鶴字鳴南一字海鹽人世居豐山之陽六世族祖倫字國明
洪武中鄉貢為濮州知州倫元孫棣嘉靖戊子應天中式知
宿松縣然常州府通判鶴于棣為族子嘉靖丙午舉人丁未
進士乞間改常州府教授遷南國子助教都水主事島倭入
寇董役繕城垣有勞督儀真水利歷員外郎即中出知肇慶
府至郡鞠條鞭之法以便民遠湖廣兵備副使被劾歸鶴年

四

四十尚為塾師落魄甚晚達漢不顯少子九牧能文以四
傳兩浙名賢錄九牧無子以元九牧次子能美為子九牧性高亢為仇所誣直
指下有司遂理九牧未輕性折閱速一恚而絕絕美大痛提與仇對簿言
抗慨涕泗淋漓直指仇動坐仇或邊依後子不極難運為搜戶所役淳司下有
司索通課三名後子素善病聞速一怖而絕絕能美度大痛與仇對簿竟坐搜
戶族弟文治萬歷戊子舉人德慶州知州文治於子從治
從治字仲華者廩萬歷於卯舉人丁未進士授桐城知縣
與前令徐鑑競美築堤八萬七千餘丈以遏江勢必履府志有傳性強
直以杖殺豪貴家如論詞改順天府武學教授遷國子助教
南禮部主事進郎中出知濟南府郡多大盜從治求勇士
孫士增等二十三人厚糈奮之曰東方不能無事將有所用
之舉卓異遷分地充東道副使駐沂州天啟元年白蓮妖賊
徐鴻儒反鄆城攻陷鄆縣滕嶧諸縣借服改元伏黨沂州為

與魯宋地係街
總並命

內應從治捕得之嚴兵守請起家店故結兵楊學基主兵事
而獻持賊中堅之策于地撫趙秀遂督摩軍進討大破之權
滿儒送京師者從者四萬六千餘人悉赦勿治以功最隆本
省右參政分守濟南一年加本省右布政使調清運道東民
諸閭保留仍聽分守沂州乙丑蓮妖再發地撫主撫從治議
不協以外察中廢崇禎初起補山西右布政使晉州道李真
峇口屯兵之餉而詳被調往撫事平以親老乞終養歸卒未
萊州叛將李九成等陷登黃諸邑進攻萊州全省震動再起
山東左布政使管武德道李胤有德反吳橋還執登萊地撫
孫元化于登州地撫余大成撤從治李官丁八千騎馳救明
年正月赴萊州而登州已陷崇禎五年六月廿六日登州城陷

却之明史稿御著外恭子精戰功至通州副都督登州內兵部尚書明通奉
洪先志御著外恭子精戰功至通州副都督登州內兵部尚書明通奉
百騎安固出遊入某城通乃覆半度漁粘為障併力備築城復完賊
于西東北侍木為三臺高踰于城謀置西洋礮于上從治著
元士往燒堽足城上火箭能之守城賊皆灰燼賊又穴地道
數十穿城內城內亦掘壘下火礮油葦塞之烟燭透穴賊糜
爛煥委其中脛間數里攻守者七月餘時贊畫主事張國臣
以撫議止兵而援絕城中長氣從治上疏求救略曰國臣以
撫為賊辭朝而賊實借撫為緩兵急攻之計國臣使每一至
則賊攻勢急國臣曰我不當絕城出擊以怒賊也果爾則必
使賊任意攻打我拱手以萊授賊如孫元化新送登城故事
而後可成國臣之撫才當孔賊之過者也著撫臣余大成推
兵三千攻擊甚易元化遺書云賊已就撫及至登城明知張
憲兵已順孔賊又使素領兵出戰又聽三百餘賊詎言開門
揖盜致登城致千萬生靈盡作刀頭之鬼今萊城被圍賊視
臣等猶元化也公然為之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一路封刀
不殺也一開路使逆止兵不攻也吾誰欺：天才今元化入
京已久又得國臣偽報盈廷集議必以為一紙贖于十萬師
援兵能出不來賊是故矣臣死當為厲鬼殺賊斷不敢以撫
之一字而授至辱清亂國是棄封疆而殘生民也上令國臣
內臣督兵援救未即明史稿是時外國日名內臣督兵援救未即
王通化在外乃請救援藉以兵部右侍郎字以任之調前門四川兵部右侍郎
死國臣官兵統以對時年文使以右布政使楊作棟監之令赴援五月守以守
已死國臣官兵統以對時年文使以右布政使楊作棟監之令赴援五月守以守
諸將皆憤恨沙河日遣使請援賊以以撫忠字烈而潛兵使其後書熱而守

烈逆主曹州三將皆敗走朝中詳明遇害軍不可用蓋堅據議先是登州提兵
可大劫以副將吳安邦能之奉命守海州明揚言以賊歸安邦信之
登三千五百而軍中軍餘樹賊被賊安邦遂逃登既不能下而賊固乘四月十
六日從治登南城躬探甲冑待戰日賊賊碎其額而死
中朝上聞震悼贈兵部尚書與祭葬蔭一子錦衣百戶仍立祠
死事地方及家賜廟額曰忠烈子同貞字伯固襲百戶遠西
司房理刑千戶乞歸南其建進都指揮同知後卒于家從治
第昌治崇禎癸酉應天中式策之團昌治正馬走濟南乞師
言督師劉宇烈抗法必誤封疆宇烈卒被流以父老不上公
車年九十一而卒

岳元聲字之初晚号石帆秀水人受業賀燦然弱冠舉萬應
壬午鄉試明年成進士和知旌德縣年少負氣盡法亦亦又

不能曲事上官忤監司意二年上計中誤降大名府教授德
守信謙宜言曰難德令不任職當謂公曰難德不能五十里乃大簡謂將安之太宰
曰然則當論請公復抗報曰元聲不肯不能無得罪于巨室明公其艾艾之以快眾
志何謂為太宰
以為忤逆左遷之官五十日即還國子博士有詔采選上言皇長
子丹立未舉而戚女謁非所以教也并諫用銅具捷宮侍監
丞又論禮部尚書李長春廢子紊亂監規轉都水主事署六
科廊官寶源局營廢府莫事咸以清慎著以清慎稱後時交
誼詔起王錫爵入內閣錫爵以母老屢辭聲上書斥其觀望
及錫爵赴召復有三王並封之詔聲與儀制主事顧允成張
納陸等具疏爭之不納復與允成納陸陳奉來于孔蕙李敬
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植詰責錫爵于朝房錫爵曰然則如
何曰當以群目相進告之皇上錫爵曰書諸公名以進何如

曰即以元聲為首杖戍惟命錫爵唯翌日得免吉士李騰
芳者錫爵益悔悟乃上疏自劾事遂寢而聲之直聲由此益
振轉虞衡員外郎乙未京察吏部尚書孫丕揚與右都御史
沈思孝交惡于是呂坤李植黃運泰等互相排擊丕揚思孝
各再疏求去林居湯節趙文炳以御史劾蔣遂即不法事士論方
多之而呂司寇時孫家宰且與遂即善遂交摺其開揚言趙疏
出沈中丞指蓋以中丞言言丁夫卷不可去時太宰也御史說辯指天日以自明
時新進臺者皆太宰遂即所選授而揚給舍則呂司寇姻也一唱百和政學中丞
御史見太宰黨威乃自背初心復說前給聲上疏云呂自今年正月奉
遂即實中丞而主太宰者改為華賓焉聲上疏云呂自今年正月奉
差還京驛傳往東朝覲諸日語及原任文選司郎中蔣時馨
方察噴有煩言詳和時馨為斯以快家臣孫丕揚及臣履任
每聞時馨貪通載道裝滿人耳厚不知時馨為貪以快丕揚
臣即擬彈劾時馨為皇上存一奸貪之吏乃未能而御史趙

文炳疏論其事時馨不勝憤欲假借士大夫且公言駕馭
文炳奏請多官會議都御史袁貞吉御史唐一鵬等既疏格
之時馨計無所出蔓延其辭于沈思孝江東之等蒙皇上洞
見罷時馨為民中外人心靡不舉手加額而刑部侍郎呂坤
反甘言以飾文炳創造為人害我之說以寬時馨以波及沈
思孝江東之等而臺者諸臣之心疑御史俞价馮從吾強思
給事中黃運泰祝世祿等始昌言以排文炳布揚人害我之
說以寬時馨以攻思孝東之等而臺者諸臣之心愈疑至是
而清濁邪正之分遂紛然淆亂而不可窮詰矣臣聞今年行
取時馨極毒搗搗上遇剛正之人未嘗排擯置本間局而獨
取疲懦軟熟不敢直言之人可保其決不至于有妨時馨者

臣即擬彈劾時馨為皇上存一奸貪之吏乃未能而御史趙
文炳疏論其事時馨不勝憤欲假借士大夫且公言駕馭
文炳奏請多官會議都御史袁貞吉御史唐一鵬等既疏格
之時馨計無所出蔓延其辭于沈思孝江東之等蒙皇上洞
見罷時馨為民中外人心靡不舉手加額而刑部侍郎呂坤
反甘言以飾文炳創造為人害我之說以寬時馨以波及沈
思孝江東之等而臺者諸臣之心疑御史俞价馮從吾強思
給事中黃運泰祝世祿等始昌言以排文炳布揚人害我之
說以寬時馨以攻思孝東之等而臺者諸臣之心愈疑至是
而清濁邪正之分遂紛然淆亂而不可窮詰矣臣聞今年行
取時馨極毒搗搗上遇剛正之人未嘗排擯置本間局而獨
取疲懦軟熟不敢直言之人可保其決不至于有妨時馨者

者復然舉而加之言路是銓臣不以公論擬臺省而以私意
自擬臺省也銓臣自擬臺省則銓臣過失誰復有敢言者昔
年各省巡撫貪風甚熾自皇上令一貪吏擬奏而天下之
為巡撫者始有所忌憚而不敢貪乃舉發暴熾之真贗則原
任衡州府同知沈鈇也詳奏者野乘編書存前屆時營有惡
名流枉沈鈇為同鄉人索相被丁句原此呂二人俱以
刑津州推官官病故仰祈於沈鈇等起秀水沈鈇同其
有復言沈鈇以訪半入呈御覽下沈鈇等起秀水沈鈇同其
刑津州推官官病故仰祈於沈鈇等起秀水沈鈇同其
刑津州推官官病故仰祈於沈鈇等起秀水沈鈇同其
刑津州推官官病故仰祈於沈鈇等起秀水沈鈇同其

者始有所忌憚而不敢貪乃勸實大舟之罪案則原任刑部
主事馬猶龍也猶龍為人難以淺中狹量取忌而具才操操
行衆稱廉幹之吏乃時營理事沈鈇竟以不謹龍斥矣是借
考察為祝大舟報學也臣嘗恭讀大明會典一載朝覲考選
官員果有執法被誣奪職許大臣言官即時論辨吏部查訪
具奏定奪今沈鈇馬猶龍二人執法被誣正合此例乃大臣
不言言官不言是終無為執法之臣吐氣而竟二臣不白之
冤者也此時營之得罪於朝廷而中外人心所由憤恨而不
平也然而時營市恩營爵更有不止此者原任御史賈如式
故相張居正黨惡之尤者如武巡按江西趙炳陳炳來連二
子俱以白丁中式後經言官論劾二子俱奉旨革退為民而
外計兩子不復在官也

如式亦方轉四籍此為目尹見士林所最不齒者乃竟以行
大僕守卿起用矣是借起廢為小人向用之資時營非有養
夜之金何以病狂喪心一至此也即今會言方用賈等賤
私發覺確有証據乃托之走空光棍以厚自掩復何時營既
之而後而走空之徒遂不一二開那諸紳會舉狀本舉奉數
摺之時營用計以愚至揚至揚設誠以待時營不虞竟為時
營所誤耳為不揚者宜靜聽朝廷處分時營乃或於說遂出
頭以攻思孝思孝遂反唇以攻至揚自是而後呂坤攻江東
之江東之亦攻呂坤某等攻文炳文炳亦攻某等以言
官攻言官而言官之體傷以大臣攻大臣而大臣之體傷言
官大臣相攻學而朝廷之體傷至揚辭則由思孝辭則由

呂坤江東之辭亦由留之不勝由也而不免因留以為辭也
辭之不勝辭也而不免因辭以為攻也相攻相學愈辭愈清
願身家而身家命知事新而身家命知事新而身家命知事新
願身家而身家命知事新而身家命知事新而身家命知事新
願身家而身家命知事新而身家命知事新而身家命知事新
願身家而身家命知事新而身家命知事新而身家命知事新
願身家而身家命知事新而身家命知事新而身家命知事新
願身家而身家命知事新而身家命知事新而身家命知事新
願身家而身家命知事新而身家命知事新而身家命知事新
願身家而身家命知事新而身家命知事新而身家命知事新

進易退難有所不可為者為思孝計宜去也孫丕揚高自
 標持以澄清天下為已任自謂抽籤一事可以報效朝廷乃
 大籤小籤之異制浮崇暗祀之異用弊孔百出動輒以至公
 懇皇上巨稍玉揚而議東至公何不以負缺籤筒今應選者
 自掣之一一待命於天而無令退者有後言也臣固知丕揚
 枝柄止此矣即今時塔一然而丕揚不勝其溺愛庇護之私
 驅臺省諸巨蜂起而從之即難負時望如副都御史某者一
 入國門便立呼文炳使之註籍告病以去消言官忠諫之氣
 長群枉狐媚之風紀綱倒置忠邪混淆有識之士並為寒心
 此可謂社稷之臣也予為社稷計則丕揚宜去也伏乞皇上
 深計社稷總攬朝綱自後丕揚思等跪乞旨歸准令四籍

以全臣節以定國是以肅清朝綱仍勒以後言官論事但有
 鹿蕪野會者即以不職奉諭庶木法小虞體統正而朝廷尊
 矣疏入不報還都水司郎中封事敗力言兵革石星誤國并
 侵首輔趙志奉典刑部主事來長春俱為民
 已取上復多官會議時丙申五月八日也諸公集東閣下
 觀者數千人余亦在定議方即謂公難公後民曰此事
 能時上下嚴前無人恭以之戶書滿州楊公後民曰此事
 重入非片言可盡吾輩已各其一掃但盡一題字非敢盡石尚
 皆以閣下言都沈公思孝屬辭曰此一題字非敢盡石尚
 此班閣下言都沈公思孝屬辭曰此一題字非敢盡石尚
 書班閣下言都沈公思孝屬辭曰此一題字非敢盡石尚
 滿江石范公思孝屬辭曰此一題字非敢盡石尚
 日封事指成何以外使若通沈公思孝屬辭曰此一題字非敢盡石尚
 不壞手指成何以外使若通沈公思孝屬辭曰此一題字非敢盡石尚
 失色而退指成何以外使若通沈公思孝屬辭曰此一題字非敢盡石尚
 時守雅安猶是第公義更公曰頂門一對也國家之有與

事如人身之有痼疾曰病守精治本之湯劑也假令
 病發治之藥石必是也或起病疾而治之藥石必是也
 吐舌於時各官班後者中有數人寫滿其言也觀者莫不
 為至寶源局而公其道云云聞言者謂公之
 誠直道也公曰公之誠直道也公之誠直道也
 計須公啟言曰公之誠直道也公之誠直道也
 以今夫公啟言曰公之誠直道也公之誠直道也
 解四安公明日上疏又一日之內亦居二十五廟
 立詔錄建言國本諸臣補南都承主事未幾轉部中旋權南
 光祿少卿改南太常少卿晉太僕卿詹一子陞南兵部右侍
 郎轉左兵部尚書陳道亨合疏劾魏忠賢亂政不法事疏
 既上道亨引疾歸掌部事會營都司陸超以刺軍激變聲狀
 繫之以聞御史曹應瑞徐復陽阿瑒先後連劾之削籍歸
 元啟五年九月原任兵部右侍郎岳忠賢改復官孫宜孤山之麓頽
 曰歲寒岩設排瑞諸君子像以見志持名
 不赴崇禎六年卒年七十二葬穆河漢
 有幹略在公夙夜無少懈於任不龍隨以取容嘗聚徒講學
 於天心書院發明易象經義後元元孫初子易按石
 象微言三曰探策初四曰探策通五曰探策通六曰探策通
 十曰探策通十一曰探策通十二曰探策通十三曰探策通
 二曰研費林三曰研費林四曰研費林五曰研費林六曰研費林
 著前初子集里居熟悉鄉井利病秀水嘉善二邑故隸嘉興
 宣廟時析為三縣後百餘年嘉善民潛倡為糧浮田賦之說
 乞割嘉秀田以益善聲力待之著田糧沿革年譜三邑錯壤
 圖著一說巡撫上聞詔如故後數覆校卒莫能易其說
 居詩

天啟五年九月原任兵部右侍郎岳忠賢改復官孫宜孤山之麓頽
 曰歲寒岩設排瑞諸君子像以見志持名
 不赴崇禎六年卒年七十二葬穆河漢
 有幹略在公夙夜無少懈於任不龍隨以取容嘗聚徒講學
 於天心書院發明易象經義後元元孫初子易按石
 象微言三曰探策初四曰探策通五曰探策通六曰探策通
 十曰探策通十一曰探策通十二曰探策通十三曰探策通
 二曰研費林三曰研費林四曰研費林五曰研費林六曰研費林
 著前初子集里居熟悉鄉井利病秀水嘉善二邑故隸嘉興
 宣廟時析為三縣後百餘年嘉善民潛倡為糧浮田賦之說
 乞割嘉秀田以益善聲力待之著田糧沿革年譜三邑錯壤
 圖著一說巡撫上聞詔如故後數覆校卒莫能易其說
 居詩

計則王始裁劉國結除為真王知此物之共此皆不許之官
久之調贛州丁憂又補東昌府推官福建學副使廣夏補湖
西政改補九江道副使丁憂補江西參政以遠才詞永平

兵備條議團練車營邊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以論勸撫不

合於理議乞休逾年詞延巡撫

一人也何彼何此爾爾界東方以對自為而人與非浙我

以非浙自為而浙又非與我計推舉心盟念在朝家不在場

堅出口論事拙是非不占務自相人猶介：於浙與非浙

而一轉今泰何人之相浙與浙之相人猶介：於浙與非浙

其不相入也崇正改元巡按陝西御史吳煥勅和聲諱言邊

兵為盜與陝撫胡廷安互相推諉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又

以魏廣徽在星秀所薦京察羅歸和聲後以首呈秀薦之

也取內并初泰化中九月工科給事中廣廷隆首即輔忠城

宗文升時教越與那何魚拜王承先徐必達陳隆何早代象

坤岳和祥潘汝楨馮廷訓許弘綱王仇孫國楨李燮龍李微

儀報可疏稱李燮龍首領江文官之封李微儀同與孫五立

之封天啟六年五月史部公舉燮龍先出和聲徐必達

去版歸與馬雲龍已巳京察為南京河南道陳必燮等許於

所著有淡漢集二卷一名餐微子集

駁聲初名金聲字之宜一字季有號石鐘萬歷丙午順天中

武庚戌成進士初授刑部主事卒於江北審決轉負外甲寅

陞中軍有振擊之變與本部郎中胡士相等密張差定為

風顛不欲窮治尋出知汝寧府陞淮徐副使天啟改元調兩

淮糧漕參政陞湖廣按察使左遷貴州監軍副使乙丑仍推

湖廣按察使轉山東右布政內陞光祿寺卿加大常寺卿水

平殿于歲逢本布御史崇正元年進通政使奉命祭告東嶽

二年三月坐誣王之案受賂竟至遠死振擊偽案已燬肆辨

叔：不依坐徒約則為民駭聲善為詩書仿宋四家六工族
孫映斗字明海寄籍三原中天啓甲子舉人崇禎癸未進士
國破遂不出

郡人感 楓

刑部一〇〇

潘 蕃

屠

潘 蕃 應 州 應 州 仲 仲 叔 方 洪 隨

潘蕃字廷芳號愚崇德人父咸成京師占籍留守前衛蕃
冒姓鍾中景泰丙子順天舉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
歷負外郎勅勘山西沁源王許奏知州金澤奸事蕃廉知校
尉李成所為不實成于法鎮守雲南太監錢能索金雲部危
動遣部為巡撫王恕所劾蕃出按盡得其實

無脫者境內肅然
蓋悉心撫循盡成上著地以廉
山東布政使轉湖廣左布政使弘治九年
撫四川兼提督松潘等處軍務具疏復姓條上五議請擇官
守以修邊務免徵解以起民困折益謀以備凶荒理屯政以
使徵納申禮法以塞訟源又以松潘儲餉饒弊遂以本折二
色盡限半運結城略核練補軍伍戒諭邊吏不得伴功生營

守將地縱者罰之常單車行視松茂諸部蠻落宣布威信蠻
人畏服蒞蜀五載西陲晏然又奏定內外官朝見藩王禮遣
南兵部右侍郎就改刑部十四年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嶺
南自韓雍以來督臣勢重軍門尊嚴鼓吹擁護殿下士嘗萬
人蕃性雅素忠汰之保給使令而已節制特嚴方面而下稍
違約束不少貸黎寇特南蛇等叛眾叛數萬蕃親統兵逆擊
大破之生獲首首磔于市論功進左都御史已又平歸善劇
賊古三仔唐大鬃等土官思恩知府岑濬田州知府岑猛以
叔姪爭地相讎殺濬攻陷田州猛窮走軍門乞援蕃令本馳
諭濬甲人臣撤收殺罪未遂未敢罷罷兵常請于朝
濬終不聽乃等其所居道里遠近險易與鎮守太監章經提

兵官伏羌伯毛銳集兵十餘萬分六哨以進濬遂伏誅盡平
其地迴軍討平豈湖賊禡元祖捷開壘吉嘉勞在廣五年前
後斬賊級一萬三千有奇蕃奏思恩宜改設流官陞河池縣
為州以抗東蘭割歸德州隸南寧府以控制兩江猛搆兵失
地宜降同知俾還守舊土兵部尚書劉大夏議猛世濟兇惡
不宜歸舊治請兩府皆設流官而降猛為千戶徙之福建平
海所以杜後患詔可其奏會山賊入寇殺千戶林照高熱地
極罕智乃以右都御史熊鏞代蕃入為南兵部右侍郎請以
孫儒任國子監請書允之南刑部右侍郎金澤以斬獄才鄉
曲罪獲給事中 漸興蕃回換改南刑部右侍郎正德元
年進本部尚書時逆理漸稔急舊堅求去乘傳歸岑猛之降

一併審察

千戶也憲快：不欲徒知府謝瑚畏強悍亦逗留事聞遠瑚
 詔獄瑚委罪蕃經銳及尚書大員劉理方惡大夏并遠四人
 大夏以不從蕃言為罪而蕃亦坐不能撫輯俱誅成前州
 紀理初擬廣西吏銜某等曰乃復授猛為田州府同知至嘉
 靖五年猛卒叛誅理既成蕃及大夏又以太監李富嚴廣東
 庫藏奏應解贖罪諸物多朽散梧州府鹽利軍賞銀六十餘
 萬而不以時解遠問蕃及前撫督大夏前左布政使沈銳等
 八百九十九人罰米輸遠到元帥曾大倫劉忠宣大夏成前
 一革裁五前無資三學生徒輸倉之奉將某遠杖死沈銳其
 使不受學遠公曰吾老推一僕若受此誥之以是不將復身
 臨此耶尋同代魏尚書索日米理誅詔歸里蕃性簡約自初
 宦至致政終始如布衣前士時人為之詩曰尚書歸來無第

定稅地種花無種無切打 在粵不携家累不以軍功錄子
 孫清介端方人不敢干以私疾革呼其子山謂曰吾承國恩
 無才効後勿乞贈卹但樹一短碣題曰潘某之墓令子孫
 識其故處足矣卒年七十九嘉靖二十年地按御史傅鳳翔
 上言蕃與大夏同忤遠理誅成今大夏蒙恩蕃不當獨缺有
 詔遠官營墳諭祭墓在石門鄉孫儒以任官邛州同知
 屠勳字元勳號東湖先世本陳留人建炎初兄弟二人挈家
 南渡一居鄞一居禾 屠氏家東宋時遷邑海岬而後數十
 世相望見塔火 其在禾者為海鹽人後折為平湖代豪富元
 末有名曾一者字體乾一作體寧母樂氏夢王曾而生體命
 名長受書于吳澄宜慰使楊拱贊為婿至治癸亥中浙江東

榜第一有虞廷度雲賦傳于時授建康學正不就吳元年屠
 氏坐累籍產魯一以士贖免未幾楊六被籍又以他姓免曾
 一生身一才一生澤 屠氏清江蘇人其父為明孝子其母為清
 生湘字士澄朴茂有氣誼好讀書生三子樞相機機字汝敬
 勳其長子也中成化己酉舉人已丑進士授都水主事分司
 清江浦督造運船三原王怒樞河事與督運憲臣交章薦其
 才改兵部主事速刑部員外郎既受事往宿獄中訊詰因得
 寃濫者疏白上官摘釋之因建言犖駘下尚須平反況于外
 省請各遣部臣矜恤刑獄從之自是歲以為常及臨遣勳亦
 與焉應郎中京師無賴子李勝者結偵事官校誘其主李福
 盜錫而已首之故事罪人皆產志歸告捕人勝蓋利其產而

與偵事官定謀者獄成福減充成遠尚書林參聽謂其寃
 屬勳覆勘得實乃以其罪：勝而產還福都事林某倚中人
 構訟蟠互不解今勳覆實勳不直林獄詞上中官持之下錦
 衣衛將搆勳卒不能奪出按吉安大同獄皆著清直聲凡諸
 司大獄多委之精明法律事：詳允甲辰遠南大理右寺正
 丁憂服除起原官以議內監蔣琮御史姜維許奏獄依回奪
 俸私治辛亥晉左少卿陳十事多見採納漳州溫文進作亂
 革往勳乘文進首于市餘皆不問是夏閩方亢旱事畢而
 雨甲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暨歸州諸
 路邊俗上言京城近輔役重賦煩完大二縣庫夫墮役瑞夫
 羊米瓜戶等役動以數千計昌平在陵寢下供億浩穰而計

遺孤轉湖廣死田 劉使考察致仕
不致傲食惟子孫亦不忌子与居官時若人我亦不忌矣夫惟此而身安遂
樂厚自奉養以餘德填人者曰我舊留書日札待御江公堂為書數一觀而容不
至時正者熱遠慈之并中從七夜夜京師為之語曰經年不有維揚集潤州
請客居文伯七日而恩難江公議先亡德德長可所也

感縣次子鈞若峰 山西蒲州同知
應仲字文厚号方齋正德丙子順天舉人嘉靖癸未進士官
南廣東道御史清軍而廣出知寧國府應湖廣福建副使終
雲南右叅政

應坡字文升号漸山 勳季子以任入國學性疎朗不從細行
及兩兄登第始自利齋舉嘉靖乙酉應天鄉試第二丙戌成
進士与陸察表袁華察俱選庶吉士會內閣張孚敬方得君

秋季報决已覆奏矣復上疏請緩死全活二十餘人戊子命
京官出典外省卿試應坡得江西閩目有属其二子者坡曰
國家百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康公不廢可自我懷之耶既
行夢人以配進費之地地墳甃而嘆曰寧受配不受私獨也
見明世還調儀制主事進員外郎陞祠祭郎中時諸官如田汝
成王慎中李義谷負傷名互以古文詞相砥礪谷已詔選官
僚改脩岳乞歸者補原官命授累朝寶訓既成賜金衍宴謹
身殿進侍讀侍從皇太子生費詔使河南諸藩

州知府劉介為太常少卿介到任鄉人也他安妻美貌張係欲奪之向介曰我求
歸後我於介之介曰一月之外可奉公僕曰我亦求辭歸也張曰介曰我求歸也
師李少卿伯榮為余言外語論德史并余子史館見餘介事後使過其家進妻之
留居飲其酒不歸歸時因無恙也居則未信徵于其鄉人因然乃欲辨傳言之妻
介謂阿史不應歸歸則其妻介妻介妻介妻介妻介妻介妻介妻介妻介妻介妻
無叶于時折衷而謀以為妻也 戊戌充會試同考官 見阿離化各紳屏屏石皆
方受禮志公台時主考山麓即分付口諸生休聽人言買陳了門中每生各携時
一再進我一人一時知其考房座王居漸山先生升者怕不交海門生至秋始家人父子
再主武會試陞右春坊右諭德已矣從駕幸承天以病乞歸

卒 見阿離化之婦也 廣蘇病甚至衡山君辭而進之見大屏而屏間有白明
六令也清起起府又曰夕二品增紀一紀嚴起時諸學將死矣我官游有年不踰五
其為歲之此手如期年四月十三 應坡為文善比李屬詞縱橫于史經
傳為詩泛濫百家 合以六朝之律未加者非遠以永終德謝丹井遠逝斯人之
傑才同處 策園池有屋外之致別梅仍舊蓋蓋即碩野王詩書
之址而築之所著有蘭暉堂集 明文祖附五子孟玄仲律叔方
少子叔章生大壯萬歷戊子順天舉人榜發為禮部郎中高

桂所劫覆試已准存留至壬辰會試故榜後復為言者論劾
有旨再覆試大壯聞母發奔喪以規避論革 桂說我朝科場自張店
米肆等尤而效之致富室有力者或白可以衣冠寒寒暖誰者得馬不能登氣制
策以外主防檢嚴以內主校閱通因各有所指御史魏廷權學米肆肆事其科
策以外主防檢嚴以內主校閱通因各有所指御史魏廷權學米肆肆事其科
策以外主防檢嚴以內主校閱通因各有所指御史魏廷權學米肆肆事其科

策以外主防檢嚴以內主校閱通因各有所指御史魏廷權學米肆肆事其科
策以外主防檢嚴以內主校閱通因各有所指御史魏廷權學米肆肆事其科
策以外主防檢嚴以內主校閱通因各有所指御史魏廷權學米肆肆事其科
策以外主防檢嚴以內主校閱通因各有所指御史魏廷權學米肆肆事其科
策以外主防檢嚴以內主校閱通因各有所指御史魏廷權學米肆肆事其科
策以外主防檢嚴以內主校閱通因各有所指御史魏廷權學米肆肆事其科
策以外主防檢嚴以內主校閱通因各有所指御史魏廷權學米肆肆事其科
策以外主防檢嚴以內主校閱通因各有所指御史魏廷權學米肆肆事其科

之會者流子唐虞爭烈至漢場以創作... 學在作學之刊以可觀學方也... 七十者強能辨即數字數之... 仲為能主司以文場為市利在則... 運至上下相問名義地日倍... 以東至無公卿之子才見... 子也宜一能實試以明六目... 者國家所以鼓舞天下之大... 中務尚志子亦治思道中... 補目是或故事子... 所效者不可勝數也... 則居然舉者大... 下為無人者者... 秋書之况文... 法矣且謂實... 而時康思... 子自來也... 矣

海

乎交際供送夫馬之費咸準于禮民甚安之... 南京湖廣道御史時倭寇大紅上言... 夫海賊構亂起于負海奸民通番... 三禁下海奸民三法立而亂源塞... 無所縫其勢自孤退無所歸其心... 必不同矣二曰防海口大海固無... 口則登陸非可絕險徑度也故守... 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海闊絕... 得甌窠絡把甌子門則不得近杭... 不得掩蘇松嘉興此地險也且賊... 造如法海船百隻或五十隻為一... 以原額水軍于前又為游踪分布... 巡邏併力捍禦來道其街去擊其... 究此禦賊之良策也三曰責守令... 刃者將士之能也保封城固郭所... 今之守令不肖者棄城先矣其賢... 而村鎮委之不領豈城之外獨非... 全城也保全境土為敵最四曰議... 無慮數萬而庸功不奏者不善用... 計進退務忽其知所以然後成功... 前軍未敢先聲已聞樂一古者名... 不百勝不敢輕動今

相三年矣不聞與人為善而聞與人... 環濟期要望上在聖明明花大有... 天下流世將以此為聖明明花大... 試者有敢與同科進士無言者... 着拿用軒送應者拿送... 大臣亦當受命... 胡適方用... 准允及至三月二十八日會... 試明天子舉人鄭國望... 試山如舉人王兆河... 元為俊才... 者謂大壯若入試亦不... 加倫官... 年不... 仲律字宗孫号石屋峻之神子由順... 康子舉人甲辰歲進士康成廷試... 以地瘠民貧痛加節愛常賦之征... 量其饒急以寬民力至于

造如法海船百隻或五十隻為一... 以原額水軍于前又為游踪分布... 巡邏併力捍禦來道其街去擊其... 究此禦賊之良策也三曰責守令... 刃者將士之能也保封城固郭所... 今之守令不肖者棄城先矣其賢... 而村鎮委之不領豈城之外獨非... 全城也保全境土為敵最四曰議... 無慮數萬而庸功不奏者不善用... 計進退務忽其知所以然後成功... 前軍未敢先聲已聞樂一古者名... 不百勝不敢輕動今

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其行突進動陷伏中與二守不據險屯不列要東奔西救賊遠我勞與三法曰夜戰聲相聞足以相救盡戰日相見足以相識惟愛之心足以相死言熟習也今也兵不專一主容難聚肆是校賊易衣變備突然前來不能別識與四兵不悉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卒然命官本以鳥合之人而統以未經識而之將與五夫三軍冒白刃受矢石至死而無敢却傾者威行之素也今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饋之虞是以畏敵而不畏將與六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單與七糧糧不儲料理不周移腹待饑窮愁思歸與八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懈謹然而散雖悍夫勇士或以無援而力屈或以先奔而喪胆

與九近日汀州如賴百戶兵敢死先登足當一面以不善用之使頭領陣亡軍士逃避則征兵雖多亦何益哉五曰作勇敢沿江如沙民盜徒打生手及村莊悍夫皆勇敢可用然樂效于私室而不樂報名于公家何者以公家勢遠而文煩也憂民以之保村里則有餘以之充行伍則無益何者以行伍多而心力渙也今宜令其各為身家併力拒守有能保固村鎮者先免糧里押運及一應雜差功多者一體陞賞額受文職則斬首十級以上得比輸粟例入監有職後者赴都投官近蕪松嘉湖義勇間能殺賊奪其輜重而官軍追而取之不亦激眾起而失民心乎又村民團結志在全家而有司缺錄其名收隸于官以至人各畏避不敢拒賊此又沮三氣而抑

其忿也謂諸地方官一切嚴禁則民見利而動無畏而奮各思所以自效詔允行之外補廬州知府歲大祿以贖錢代積通出穀數十萬斛平糶全活甚衆年四十一卒于官廬州府志百姓願以身代碎碎石屋在臺中廟有建白不應轉外及考詳方山應新集嘉靖十四年方山為高考功官察嚴當舉人為安丞諸保受者指鳴罷而史料給事中王塔塔當高入閩時高劾高父子貪污不宜處其職之地當心恨之塔同公論再推服者高併為高兵部主事素行不謹乃有保而不及塔塔怒塔向御史桂榮劾其考察不公俾調漢為柳州兵備副使已經檢校薦舉乙卯冬石屋漢以貪贖動詳罷職入謂石屋與趙南江文筆為姻家斯舉不為無自然其甚矣其詳見明史蔡大紀

叔方字宗直号驍山嘉靖甲子舉人萬曆丁丑進士知宿松縣縣無城郭增置七十五柵以才調繁都陽築吳家塘博家肆野堤一萬九千一百餘丈設坡堰四所以時蓄洩旌氏李岐四世孝行御史劉臺忤內閣張居正謫歸居正黨王象使

其御御史賀一柱嗾怨家誣臺極遠時道邊銀及不法數事江西巡撫王宗載下其事于有司欲証實以悅居正椒叔方同記辭不赴行取補廣東道御史地按甘肅應天雲南其任都陽以邑人胡閔草除時為大理少卿全家慘戮

授後長沙王廟中堂五叔廟壁題曰蒼虬出聖復詩曰此人無俗像寓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乘飛騰作雲物吳王下鏡湖見其詩召見嘉八年即皇帝位是元洪武四年即奉秀才入見即曰秀才名是趙時都陽廟壁者按都府都守王德位應建文君即位權右補湖三日年已晉大理少卿四年壬午二月日谷王孫應景徵金川門兵入城先生哀絕望湖天多微啟塵土令吏服入先生曰死即死服不可更上曰九族都死傳命抄抄以送之竟不屈上命力士以金爪落其齒碎之盡盡解不他乃命繼死以石灰沒屍成以乾草實之成人形懸武功坊都陽軍一人名胡閔勇朝傳福洪武三十五年為孫應字當年六月閔死抄屍全家二百一十七人赴都察院將男胡傳慶全府典刑胡傳福年約黃髮皆督臣永樂五年胡家被逐得宣德五年胡承清右衛五年胡承福述四年承福七年胡承教兵部奏承福是字當字當為民承泰四年故天胡承福仁廟初雖任坊教而親屬連通請充軍衛者亦蒙宥釋及拜御史疏乞一體

赦免并錄諸臣子孫終治祠墓從之... 內弟女婿... 赦免并錄諸臣子孫終治祠墓從之... 內弟女婿... 赦免并錄諸臣子孫終治祠墓從之... 內弟女婿...

令邑仲史桂芳撰英風紀異... 濟南同郡陸光祖... 以事同論降尋得原調... 祖也文革敗叔方賸... 著述文朝野... 萬曆乙卯舉人... 該字子益... 人成康進士... 運判量移... 學副使再降... 隨祐字君倚... 廣西通志

恩負校工林苑... 受撫賜銀幣乞養... 照字元明... 官有盜繫... 為盜時... 中以百為... 時晚... 叔之... 勸... 星... 廣西通志

府同知... 查字文奎... 主事... 丁... 按... 無... 在... 常州... 火... 運... 金... 獻... 廣西通志

副使考案以老疾致仕歸後游林下者三十六年壽八十五

曾孫奇微字子雲崇禎癸酉舉人壽徵元子來美

象美字幼純號愚仙天啟辛酉舉人崇禎辛未進士授行人

奉命冊封韓憲著奏疏駁史公西差召輔臣何如寬有疏征

秦時蒲輪雅咏陳情乞守祠祖母制服闋補官署行人司印

有使曹末議戊寅召對稱旨御書翰九二字于卷特授翰林

院檢討侍東宮講筵帝嘗有知疏為李邦華等三十七人

堪譽俸得旨召對內張鳳翥等六人皆未姓為眾者適長至

日上台風素思者舍卒失儀有旨下所司該象美自陳分道

優詔免議侍婢紅葉死瘞部外數日復活錦衣衛官持其事

索賄不得聞于兩廡因語婢言其陰事以聞下所司議有旨

閣住三口以不謹死後之節忠烈呼聲聞于外發視則活

衣明而交美時不修衣也等問以對于以古甲申國破

劫同歸朝人胸二口幸餘珠風存眉指林風況甲申國破

馬士英至杭州欲以太后兵簾籠政象吳越諸士英曰公以

虐駕為名今聖駕何在乃入榻榻于后妃耶議亦尋沮落

監國校左春坊左庶子未赴乙酉五月郡中獲義兵者城守

與一月象美實主之三也甲申五月郡中獲義兵者城守

節訓林居交美自負如兵馬部上及督北計以初十日

餘方行且其清徐自負如兵馬部上及督北計以初十日

初進推存已既破外垣亂者反兵圍之見殺

時與子自已在院命却飲右飲諸和通嘉興兵

清期之通英光親命却飲右飲諸和通嘉興兵

如與某等通英光親命却飲右飲諸和通嘉興兵

策者日與某等通英光親命却飲右飲諸和通嘉興兵

明以相

志起軍先機皆村保德誠有知象小朝民之不
至兵水相歸橋一之橋蓋著意或乘連州與但周志先
是時死後來野概民被寇北派以上通府不道精六初
象務者大大朱利之殺謀兵本寸萬不道精六初
美壯大矣子我款甚為措防餘餘士著其漢月春在王
見象中款等三平血名內刺卿傳無方示並法初更字
各美或百部日皆國各處碑仲竹將乘諸年共五要字
與書兵息水大層信坊于屍日抄偵兵城才裏日投奇
詞生進使仲兵捕群居是群族皆隊抄內初子下降前
兵且保出又次開不民息瑞皆衣似括外七俱合德骨
出精入那率院聖道不問十庫標六其二不與兵骨
戮非城兵民門方籍容四一其體無有十眾保滿德
不稱水漢兵格盡稱往門玩日足軍書四軍民百拾人
刑極軍前能遠為盤來捷東眾野今遊坊民逐五者得
太隆道漢探似括道新聞權單約民居于沛湖即輕
湖有將兵散營安邊界受外委履來于民大其鎮賊
不微其營處無此者刑盤署烏盤其家時守因官
王澤寶即迎中區而市獲知合庫家院有格時著
禁汝初兵戰軍旬男親即沙與哈格入出外著各軍
兵字象大子哨日女該御船吹罕官兵美邑格官需
又屠美飲銷領之身立村一之日竟狀一袖御云而
不有與飲而陸周革新一隻月給同日人出神利威
至其格教而兵廉領御神詞至兵中民供屠頭有

汝河人備白官人後起天者出兵姓是六作產所于
碎泥并為投盡多塚白信便者迎唯平日浮救殺石五
礮真其後得指者太布成二十七陳踐城未達被兵
示審受順聽刻象款湖總赤七十指端門明城甲乙知
象細子餘其兵名兵萬頭雲餘人有皇倒阻掃脚三大
出董衛仍歸口屋白說其前製陽響舉火廿堅見敢
城眼惡行打物日洋白說其前製陽響舉火廿堅見敢
親等盜劫難不生相預日餘製陽響舉火廿堅見敢
自刑六初衣五止通現缺月畫為扇呢明門賊五真聚
齋散勤民項康之款甫即行僧不寒傳口逆既如集
刺日千宵臂實兵于某平守飛避及天大無警救將家
拜一余省郡幸于明江山險戰于而操兵親產嘉屠將
謂此茂在盜印存魯有則勇血傳逆理論出如與陰繼
巨往金城湖開禁王吳有目滿寺城而派專森四城官
家二取道從各答封日陳自講方中行已兵雷鼓中開
口喪精五公起湖長生萬維染自出見却守城守門被
殺命德以烈山與同良嘉麗自出見却守城守門被
餉取不乃府湖湖製會平里觀于十戶同行門大違于
不強至揮在余全旗等寺時恭跪二里開來二外曉道
允使有能作投款對少則群歸三不來夫逆賊之被
夜取水伴抗作御印者有盜編罪未絕門定下預日亂
必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

刑部二 四首

鄭 曉履海心打

孫 栢壘成春枝

戈 璵用春用志定遠

鄭曉字室甫小字阿文海鹽人遠祖元珪与弟元珪皆以知
兵顯才元官提兵別駕時方罔珍張士誠往來海上為車
御朱律之有保障功太祖下蘇州不即降被賊擒而免曉
祖延字世昌号東谷以太學生為廣東市舶提舉与陳獻章
善有東谷存笥集六卷見而浙父儲奉字亨道号吾核卿貢

去

投進化訓導之官數月即告歸見明離紀吾核公善教子方珪簡
二三場文至十四歲曉白少嘗游九邊縱觀要害嘉靖壬午御試
第一江南通志李重官于浙鄭曉簡曉為諸生重許曉為國士及御試
一若第二人弗香見也會試明年發未登第出呂柟之門年許將廢試
竟第二邊地久之始往見公仗人道設勤父吾核戒之曰汝不剛兩及相門張師德無書抵政府授職
劉元成身因謝張東海或子詩權門要地是危機由遂謝不往授職
方主事乃日就省中罪九朝故牘閱之盡知天下阨塞士馬
虛實強弱之數尚書金獻民為撰九邊圖誌三十卷以多大
禮借請司跪左順門恸哭下錦衣獄被杖乙酉大同卒殺地
撫張文錦奉故帥朱振為主而逆提兵江桓事聞命桂勇為
提兵討之勇至誅首惡十一人餘黨糾眾欲勇也撫蔡天佑
反覆曉譬乃定天佑請班師曉以逆黨未盡師不臨城跪乞

明正其罪不報母喪歸服除補武選許張字收以病乞歸
丁父憂家居八年戊戌許讚為吏部尚書即家除考功主事
尋調文選陞稽勳員外郎應驗封考功卒充會試同考官
所然嘉靖丁卯鄉試與試陞石菴三卷擬進題置案前左右列
燁其數卷而隨揀之而火愈熾消更為熾公大悅惜于放榜後
復沒題卷之原後三人者一被雷震一沉于河皆不得
良元按嘉靖丁卯科鄉試與試者乃徐傳誠不呈稿也再調文
選賢與編鄉試時官文選時中任官有徐傳誠承准而復之以若
聲公以為若也受之夫人手服若知之而預發赤與擊折諸公不
拜君忠頃入內詢知尚有餘卷心感其忠而己被令特師陞驗封郎中未
幾復為考功郎中時夏言罷相嚴嵩繼入特旨數貴漢繼志
責言官不糾詔考察去留左都御史毛伯溫河嵩意欲去所
不悅者晚不可斥喬佑等十三人多萬所厚嵩大憾癸卯轉
文選嵩欲用趙文華為考功晚言于讚曰昔黃頌為文選調

二

李開先考功皆山東人詔不許今調文華晚避位而已讚以
謝嵩：子世蕃以治中求為尚寶丞晚謂非故事不聽嵩益
怒親劾以推謫降官同鉄等貶晚和州判官晚至和日夜治
民事若不及已轉南太僕丞乞致仕不允改南考功郎王會州
公行狀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考功郎鄭公曉游鄭公者善
登以載一世士初愛重公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為公語今古成敗得
失以國家陸南尚寶御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正卿祭丑陞
南太常卿遷刑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兼倉都提督清運巡撫
鳳陽倭紅大江南北道幾視奸民利倭賄多與通通州人顧
表者尤桀黠為倭導以故營若皆按要害盡知官兵虛實晚
懸重賞捕獲之募藍徒曉悍者為兵增設海防副使築瓜洲
城廟灣麻陽洋雲梯諸海口皆增兵設墩遂破倭于通州連

政之如阜海門繫其軍呂泗圍之狼山前後斬首九百餘賊
潰錄功再增秩三資銀幣乃上言倭寇多中國人其間智勇
可用者若資身無策甘心從賊非國家廣行網羅使有出身
之階恐有如孫思盧循者出乎其間禍滋大矣洪武時倭寇
近海州縣以高皇帝威靈兼謀臣宿將築城練兵徑略數年
猶未又安乃和漁丁島人藍徒蛋戶籍為水軍又遣使出海
布威德久之倭始不為患令江北雖平而風帆出沒倭忽干
里倭恃華人為耳目華人借倭為爪牙非詳為區畫後志未
易弭也上願采納之又築三里關以通漕渠開湖槽以興水
利添設掘港把總以備盜入為吏部左侍郎進南吏部尚書
未行上以晚深知軍實宜任煩劇更令王用賓往留為右都

三

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丁巳四月奉天發三殿奉天西樓
并十五門俱災晚督營軍除場運主措置有方年時提議各邑
騰五衛軍校力士共十萬人供役工書趙文華先取營軍三萬名應後公以原題十
萬人三項的派今木石等料亦當有無先坐數取軍則十萬人勢必皆出軍中不應
工部侍郎張某題取營軍三萬名運石公查原領運石勅稱令同南天保定而無
據取夫車六不履一日有二部將移文謂今日在二官軍往出長安門散去提督某
時為賊運使初取文武大月號令今日散而入長安門見官軍提督散文武大月號令
送二所賊使初取文武大月號令今日散而入長安門見官軍提督散文武大月號令
英言各在役及解驢五衛官軍出進至午門東無作及解驢五衛官軍提督
應與在作解驢人役一清如以在作日份之會是在前解驢五衛官軍提督
不同當此期示知但營軍民營者費不貲洋端時天集磚元木石俱運出公
送同時分難分別力是語答 有費不貲 洋端時天集磚元木石俱運出公
就便堆積不敷工部欲改備臨門外府房及補午門以重燒柱等缺又別圍
後使清官前除宗景運二門欲中加高牆以界內外議從外運取磚灰黃土之
車車五可輛民間縣對公告司神口內者推積之物可以用矣備如必用黃土今都
外多空地可取黃土今軍火以焦土填上黃土蓋三尺蓋不患其缺甚春午門
內營基石移長安門進火焦土填上黃土蓋三尺蓋不患其缺甚春午門
始有神以障石出左順門就近備有黃土利所以焦木移出左順門外東西官
思善二門前道并長安門明而街臨內得保焦木移出左順門外東西官

稱曰使午門... 不決公私... 此惡工作... 三而分三... 六以新石... 門限可進... 多進門三... 用取下面... 驟車軻又... 中吳時來... 順楷遠謫... 當父子方... 惡繼之者... 司究問卒... 中吉行之... 請明上訂...

臨本余在京... 皆令院中... 甚甚急而... 枕中坐卧... 夫人不謂... 靜觀觀之... 御史王時... 分宜若甚... 因洗別露... 皇入四親... 伯弟不祀... 江運判移... 道以悖送... 省成卷漫... 油洗糲... 一修心

懸官懸覽橋... 山秋後處... 卒崇顯職... 未或上... 不從... 曉言會典... 大佑等疏... 議、未上... 八桐下... 一詢名... 坐卧... 息久之... 刻柱... 靜坐... 五

无贈太子... 傳晚家居... 因自號淡... 無一人... 行之誠... 說新語... 留心國... 禹貢圖... 下而州... 悅如身... 體獲侍... 公選吾... 里何公... 日草好... 傳夜夢... 其來... 辨往... 復不... 已... 曉不... 能勝... 明且... 竟削

稿現全晚雜著甚多及趙文華許李然論辟孽曰古有一言而教身者况成書乎因昇之火余州咸寧中述公弘治

履溥字伯寅一字元宇晚長子嘉靖戊午本省舉人壬戌

進士初授刑部主事轉尚寶司丞移廟三年冬上疏論時事言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響灾害頻臻臣

等當痛哭流涕于殿廷皇上亦當卧薪嘗胆于宵旰也夫飢

寒迫身易為衣食噉赤子聖主之所以為資不及定周宗

赤土之謀初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足

以資他人矣今最急莫如用賢皇上御極三禩矣魯台問一

大臣而質一請官費納一諫士以共盡思慮豫防之策乎高

元朕孤乾坤否陽忠言重折檻之罰德臣虛納牘之功宮闈

六

違脫珥之規朝陞拂同舟之義回秦蒙譴補贖罪從內批徑

出封還何自網紀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文法徒繁閭寺

潛為屬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官府肆說多端梗在私門堅

持不破童牛羸豕無先事之圖社鼠城狐有難施之計患豈

在明前車不遠萬眾惶皆謂群小侮常明良疎隔自開爾

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為小故

之所淆弘濬哲以任君子勿為廢昵之所惑移美色珍奇之

玩而保瘡痕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垂為為閭門之

勁敵以鐵鼓為餐廡之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股

士僭肖大立諸既既史講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

相可否萬歲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吏謹微回天

開泰計無踰于此疏入上震怒廷杖一百血漬袴畫殿下獄

數月刑科舒化等以為言釋為民歸家杜門卻掃人罕見其

面萬厯改元起原官遷光祿少卿使德藩使道歸卒于家丹

著有衡門等集明史有傳弟履準字叔平号平泉以任為都察院

經歷累官南刑部主事遷郎中兩浙名聞錄履洵國子生溥子

心材

心材字敬中号思泉以門蔭起官都督府都事稍遷應天府

通判妖人劉天叙一作天叙者鳳陽人來留都與其黨非小佛像

入村落募錢人業集觀之因妄言有異術能畫地陷指天

天開且知人三生中有納錢者許其來生為指揮適有婦哭

于陌上呼而觀之曰來生當為后妃遂携去行淫有衛軍乾

其術神為師請試之不可因請則曰宜齋戒擇日如其言復

請之天叙計窮乃謬言曰南中亦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

九日相殺且晝宜且避之何試術為欲借此遠去軍倖功以

謀叛告之孫江豐城侯李其李告之內守備太監邢隆外守

備撫寧侯朱某尚書秦贊孫鎮隆及撫寧執告者以聞下法

司訊鞫搃江都御史丁賓掌刑部大理寺檄心材窮治案驗

僅木棍一束其黨四十九皆蒙備乃力言其無反狀會賓

六曲為之解碟天叙斬從惡者一人餘悉論戍差擊兩淮並

課中斐語降運司任應不赴歸子瑞循字思孟國子生

孫璽字朝信晚号峰溪其先華亭人曾祖國字以負鄉貢授

華亭教諭不就聽雪齋集祖志徙平湖父軒不仕璽弘治

何受重斯蓋四世起工部尚書三疏辭優詔許之家食者十七年

建宗祠置義田以厚族人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植生平峻

潔鮮嗜欲小心謹畏而臨事不畏強禦靜志居詩話簡肅家誠願

聖統稿酒共飲一菜必分題賦其意以為兄弟子成名字儀慶萬應已

卯應天舉人成憲以任為刑部郎中次子成泰

成泰字允交字雲階隆慶丁卯舉人萬應丁丑進士初知道

州市販例輸稅于官始出售成泰罷之陞蘇州府同知入為

刑部員外恤刑江西巡按御史以太縱收之其辭傲成泰上

言故事恤刑剖斷地按御史不得爭所以制朝廷矜宥之意

今乃至判獄賄如屬吏置使目于何地朝議多不直御史而

是成泰事後陞饒州知府時御史尚在事成泰引前嫌控辭

改知邵武府值大飢先賑後請全活甚眾忤上官降本省監

運同知士民赴京保留不允見福建以薦起知蘇州府又拂地

按御史意樹碑再起知大名府郡有公田供守令以下支給

成泰薨之學宮一歲即權分地大名副使復忤撫歸二年

辛庚餘稿雲備有筆任以至兵憲往序未幾賊得而至惟携一破篋篋中

同書數卷衣數卷去六如之者在蘇州時嘗書至禁弗許入也互指爭

禮竟其印于梁掛兒去然籍先誌諸孫曾初字讓生号鉄著諸生

稱清不恬若馬府是則清而若矣有文名著極間草竹裏吟學陶集數種植族弟校

校字右文号明新魯相珣祖達父絳皆不任校嘉靖乙酉舉

人壬辰進士兩執喪禮不入城市授營繕主事出督荊州閩

稅轉武選郎中時同官有失校職黃之偽者事連及校請廣

京市舶提舉量移揚州府同知入為南刑部山東司郎中擢

四川副使出滄黎撫豪首典農講武暇則肩輿問風俗神前

訓士以疾致仕植元孫鍾琦崇禎丙子舉人

戈瑄字良玉号菡溪本嘉興人六世祖其卿舉賢良洪武十

年授嘉禾通運使再傳至曾祖惟善永樂中坐後事遷景州

祖立父利石瑄作瑛志父祥寧不任從兒攸字勉學成化戊戌進士授戶

部主事督漕山東遠本部郎中出督大同軍餉被果請知鄆

州終廬州知府瑄年十五入州學即有文名成化辛卯舉于

鄉乙未登進士初知崇縣邑多通賊又盜礦者不時草竊為

奸前令以法繩之不止瑄至獨寬徭役緩追呼視歲之豐歉

為補征之多寡數年通盡償又日心近礦諸村落曉以禍福

謀其耕稼礦志息罷礦東一作道御史督通州倉場丁外報

服闋除原官尋按南畿弘治初復丁繼母憂終日出為四川

副使備兵重慶保順地方蜀故多盜出沒深山不可除諸先

為明約約束購募遊觀至偏鄉僻邑召父老講勸戒盜始

衰息又上言利州施州等處為湖陝出入之地市權出于一

庭有專責從之令易勅行陞山東按察使歷城人有兄弟異

居者弟有置酒肆沽酒頗獲利兄嫂屢嫉之弟怒志自饑其

婦奔告兄嫂兄嫂誣其與酒舖奸謀殺其弟并酒舖侍之及

解第儘死未殊投以起軸始絕遂鳴之官婦及傭不勝輒錄

已誣服瑄至鞠之云其夜有二軍士主其家宜知狀起召二

軍研訊得其情坐兄嫂而釋婦傭人以為神乙丑陞山東

右布政使改浙江轉江西左布政正德初進右副都御史

改北是時鄧鼎屠瀟寧院事瑣有而執論瀟寧然稱善奉
勅清查牧馬草場辨釐界嚴科條不為權勢所奪劉璋等志
追論浙江布政時事前後罰米七百五十石再陳乞休不許
改南大理卿晉南刑部右侍郎被改刑部左侍郎勅勘岷藩
事賜羊酒寶鈔壬申陞南右都御史學院中甲戌進南刑部
尚書滿考乞骸骨不允己卯復乞休許馳驛歸詔有司月給
米三石歲撥人夫三名給使卒年七十五子鐸任太學生未
仕族孫儒嘉請壬午順天舉人膠州知州致元孫用春
用春初名用武字永恬号晴寰曾祖振祖訓父思齊俱不仕
用春萬曆改元祭百舉人已丑進士知涿水縣水旱頗仍奉
志心極字通商並省徭役入為南刑部江西司主事歷廣東

司郎中乞終養歸不出著適三軒集子金浩字帶如不能詩
戈氏自其卿北徙其在南者又有從弟用忠族人定遠
用忠字蓋且祖止字永清卿貢官宜興訓導松江府教授父
靖邦字啟嘉号石屏卿貢用忠崇禎中以貢知臨川
定遠字尚武工古文詞永樂丙戌以貢入國學選河南道御
史出為交趾副使在事清勤引年歸

嘉禾徵獻錄卷十

刑部三

郡人虞 祖輯

吳中偉 辭品辭微

姚去慎 奉 子伯 體信

徐石 訓 尚書

葉 春 會即

會即

吳中偉字生白其先天台人洪武初信國公秦移右姓以資
海衛自天台徙居澈浦遂為海鹽人父霽字惟采凶歲亦米

賑三子長之英字心沂萬曆癸卯舉人乞恩寧海教諭終著
縣知縣次即中偉以貢中萬曆丁酉順天鄉試戊戌成進士
母老乞南授南行人丁母憂服除右司副出使蓋潞潘三藩
陞刑部員外郎督貴州學政攝賓陽兵備轉福建右叅議調
上湖南副使寬徭復興文學以時鏡千金買衡水九屬學田
改江西右叅政進廣東按察使香山番船築青城逼內地粵
人震恐中偉勒兵馳檄諭之三日盡效就遠右布政使入為
光祿卿轉大理成統張國紀知府劉錚三獄辭中偉持之不
上刑部尚書薛貞伺中偉注籍并日勅斷以報邊寧方急以
右副都御史地撫葡遠命下三日解嚴中旨改用關鳴春而
以中偉為工部右侍郎尋改刑部左侍郎乞休加刑部尚書

崇禎四年卒于家 味水軒曰說生高居恒思不致過婚失佳真和夫大排排

麟瑞字思皇号石乾祖震与霖為同父兄弟父中任麟瑞萬

歷戊午舉人已未進士授常州府推官疏劾白糧及織造諸

弊妖人葉朗生馬道人煽亂吳越擒其謀之天啟辛酉充應

天同考入為南儀制主事調南考功丁憂起原官陞郎中政

南積勳轉湖廣參議調分守常鎮改九江副使初下車謁罪

明德祠与諸生講學諸生講論有往者輒虛己受之 通志有

龜渡風濤驟至溺死者甚眾麟瑞相度地勢築橋名萬年人

不病涉時寇盜充斥作警論萬言極陳時政遺本省參政丁

憂再補廣東參政仍調江西進本省按察使就遷右布政告

歸終未以兵部侍郎方金都御史巡撫偏沅時三楚盡陷麟

瑞募海上壯勇百餘人促裝就道聞沅撫裁回籍麟微殉難

恸哭為文祭之并作自祭文一夕卒有哀鴻秋蟀諸集第麟

武字六蜀國子生饒州府通判麟瑞子晉畫字核侯崇禎丙

子舉人早卒晚得子謹收字哀仲諸生有五行 楊周倫志錄麟所

哀仲哀仲曰山陰不脫規法習氣吾是以不脫山陰考夫看來不脫山陰習氣

麟瑞述其言若子于先生之學未得第一說散言然未嘗不脫山陰習氣

麟徵字聖生号磊齋五歲喪母即知向學年十二与同學戲

擬文天祥罵李羅狀志氣激烈人已異之及長与兄麟瑞同

舉萬曆戊午鄉試將諸公車獨謝不赴天啟壬戌成進士授

建昌府推官屬縣有大中橋行賈徑涉有算如閩市會主事

者罷檄徵署其事設函橋上視國課足即去鋸之啓閣微行

甲子充本省同考劇盜何繼竹能油鐵推推人百步外其迹

說獲莫測寃名益府為三官益肆橫微偵德竹所善廉猾吏

坐以他罪當死令踪出德竹自贖逆得其狀他日微出願車

左有一道士羽衣文劍叱之即德竹也上嘉黃孟嘉以蒲成

出錢取息則氏甚毒微按置重典猶悍奪氣 通志丁父憂服闋

補興化府推官偶疾存有遺孀寄生一束受而不食年家子

遺新茶與傾之得金重緘而送之鄭芝龍聞府澤南交公卿

無所顧忌見微輒致敬庫年充本省同考蒲民有訟其子者

榜之去數日復來微叱曰趣汝來者得非女後婦乎民驚服

因呼其子至謂之曰善事後母汝謂其父曰善教汝子母

婦言傷天性父子感泣而去久之父竟悔悟出其妻及微去

官父子俱來逆微曰速召爾妻不然母子之倫絕矣聞者大

服 通志 辛未卓異擢吏科給事中是時貪吏縱橫盜賊彌蔓

微首疏請遠下情悉民隱言甚切至又請擇郡守言郡守廉

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蒙賍

宜仿宣宗用况鍾等故事精擇禮遠重以重書假便宜責令

以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符自達天子時不能行文選即

年道行以賂敗左遠廣西太平知府微言賍吏不可使專城

河決蕪家哺新港南下不復東歸海淮揚屬邑悉被災特漕

侍郎李行問不能治微極論其罪建安知縣徐汝驛因賄首

薦贖發其奸諸人多獲謫視皇城微薦倉城閩閩日閩更

者尺籍整睥睨德守衛警宵柝同列皆笑之微曰諸君謂今

日太平無事耶文恬武嬉我不知死所矣同官章正宸以劾

言官何以示天下後世詔不止上沒怒勅衛尉宗周下殿

金都御史金光辰等之並繫獄微叩頭言宗周之忠群臣百

姓皆知之今臣等俱救諫臣而一人獲罪臣等亦何顏詔趣

冠令起出又連疏救之開元塚免死宗周終放歸尋有內監

行邊歸刺延儒陰事乃逮延儒卒賜死明史稿初許國觀賜死許國

有龍恨呂時基同與陳演共排奏未充會試同考官遠忠急請棄山

海湖外寄遠前走二城使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

上詔答曰當與閣部議之竟相顧委讓不能決三桂年記宣雲

前君上水吉寧鎮吳三桂欲請唐順之一戰不可帝然之輔臣陳演以為一寸山

河一寸金歸州若意守兵無不可謂帝各請月赴閩議賊國公朱純臣

倪元璐少司寇金之俊都孫孫承澤王調而都諫吳麟徵之力其言云

方否朕撫順書與皇上擬議之而相輔之自當與皇上聖決之奏之

賊請任其姓名字遠一錄一按實當今人傑在否臣等在外其

雖今寇旦夕恭奉若使東村京師一舉而得則名不虛傳矣

且陳演親筆微言為是請左輔日方岳貢至移書而司馬母之麟微不顧也演

又具揭請上差官取各督撫四奏及奏至皆如戲微言始降命言撤字其

永吉等以言和出使使事萬萬求日行數十里上善輔日陳演甚隆令

得密札言事微曰宰相不容有私語固請除之密周生者知

時事日感謂微曰公而推寺卿俱不報今一語相君使可且

夕而去何拒之深也微應曰求去誠素志今則不可去矣匹

士之交梓白猶不負叩門之急况身居言路恭預惟幃可一

旦臨事而適耶身可死宰相不可私謂知子忠戒勿沒言選

太常少卿上言乞假南兵部尚書史可法節制江南諸帥抗

禦流賊陳演罷以魏藻德代之時事益急發首從寧遠疏立

詔赴援十二日賊迫畿甸始令百官守各門微守西直親移

鼓冲矢石薦宿城上十七日已刻數十萬猝飛塵障天咫尺

不相見衆大驚郭外戌卒盡散走賊乃突入外城圍城數重

又為衝柵撞城扉舍白壕賊爭引矢仰射乃引門為柵門被

三矢皆貫木有頃眾稍定至中夜賊發大礮墮城樓下微端

坐自若十八日賊偽樹勤王幟叩門請入中官欲納之微不

可以土石塞其門俄而兵部騎士持招勤王幟飛至請出微

亦拒之因將赴得勝門有守吏乘馬躍城上忽易緋衣微望

賊皆緋衣日叱之吏却衣遁同守武安鄭某忠安伯張某皆

日危在瀕刻為之奈何微四叩闕欲見上白事至午門遇輔

臣魏藻德告曰事去矣顧元天子言狀藻德曰上入宮誰為

起起今火石轟然城垣巖峻何勿遽為引之去微涕泫曰此

聲自賊陣非內禦也破在呼吸乃尚作緩語而藻德曰姑還

守所明日至司馬門議之微度不能達乃復登陴明日城陷

邸舍已為賊據乃止道傍祠中謂其僕曰古有忠臣文天祥

遭國覆亡流離兵革萬因厄終至于死昔我登第時夢一

褐衣丈人負手仰天咏文丞相零丁洋詩傍一人指之曰此

家士劉宗周也是年劉遠為同考官今山河破碎矣不死何

為祠祠壁間敗紙作書決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餘宗社一

旦至此雖上有龍亢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而身居諫垣無所

匡救法當就服微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足矣明季遺聞又寄

文山之意寄請子則教諸書明理辭帶自徑家人救之懸環泣請

曰待祝孝廉至一決可乎許之祝孝廉名淵以救宗周下獄

與微善者也明日酌酒與別自徑死二桂年記給諫高翔既降

聞是有言其以漢西華人抗

賈資銀入科為符神章奉通運清恩者初謂言過及符等少天辨微的即錄云

運目亦知漢已家賦署解說百端公屬解折之類漢悅恨去又見吳郡軍國憲策

趙禮乃兩扶頭蓋錄之字無乃非且留都建子生員著昌上狀請印贈

兵部右侍郎即謚忠節官為美于乍浦諭祭四壇瘞一千建祠

于本縣賜額曰旌忠 國初改謚貞甫 楊國倫忠節吳忠節皆言

以貞殉國是而志士不忘在 子壯與能文早卒次于即蕃昌字仲木

為渡于中俾微元冒兵刃渡淮迎表歸葬繼以母喪未除服

卒 靜居討話仲本師步劉念聖先生與海寧 陳維揚夫桐柳飛履祥秀夫謂洛河之學

姚秀榜姓張字應辰号南汀平湖人占籍華亭兄登字應文

号西坡弘治辛酉應天中式奉正德庚午應天舉人授上饒

教諭以經義誦諸生人矧其放權知宜春縣甫至即出教職

飢典利除官務神學權權又請減費貢茶費十之九民慶更

生通志 寧庶人之變王守仁撤參應授事平調桐廬陞南都

水主事應南刑部員外郎即中特稅荊州陞汪府長史最才

筆舉于御遠掛冠歸參五子能運篇著笑皆有才名黃字成

号龍山嘉靖辛酉應天中式笈字約之号龍石嘉靖甲子應

天舉人

僅字登之一字希賓号龍津嘉靖辛卯本省舉人授廣信府

推官劍峯玉山縣城置戍于分水溫陵相水三閘礦徒山賊

不敢噴聚遠知宿州不避強禦豪猾斂手至貧弱小民百計

庇之招流亡給牛種墾荒積穀置民舍于徐州貯米以便先

運民省修祠之 見鳳陽府志 再補泰州建儒學義倉入為刑部江

西司員外遠本部貴州司郎中擢貴州倉事乞休嗣子勣勳

不仕體勤子士慎士恒

士慎字仲舍号岱芝萬應癸卯本省舉人甲辰進士選庶吉

士改吏科給事中疏諫開礦備青諸福建布政司照磨遷行

人左司副尚寶丞陞光祿少卿調順天府丞進左通政謝病

歸丁卯起大理左少卿崇禎戊辰陞南太常卿 中李覺斯奏

忠憤有十疏兒五虎為美薄夫李變龍曾飲程悅文際曰吉五虎為四而

然在應元滿雲鶴楊官受財刑部尚書蔣和左都御史曾思誠著大理守少卿

士慎等定擬惟引職官受財刑部尚書蔣和左都御史曾思誠著大理守少卿

千兩吳澤夫三千兩李雙龍四百各一千兩的餉四兩計額能引故勘平人致死律

與論詳然不平至次年閏月韓煥等逆更定逆案 晉南刑部右侍郎未

與拜本部尚書免婦三縣回糧擢士慎素与此按御史

善邑人求援于士慎遂庇之至郡為嘉秀諸生呂嘉祐吳質

素等語逐狼狽歸志而卒予廕賜美 嘉典縣新志曰嘉祐字幼安

生三縣故曰補缺使者在祖善邑各處平海崇初大律集即廟公孫平海

俾備衣之邑縣人嗚而通之先是捕衣行部嘉祐等指通文三縣曰時嘉祐

相與主統州府行杖者三生得不死杖植解院集各官會訊時嘉祐劉善

民糾亂司司李黃汝伯曰此義士也何可深求乃先入獄後成尋過

士恒字叔永号浩楠萬應戊午應天中式天啟壬戌進士應

浦城羅山汝陽知縣行取福建道御史從于世儀字元式号

翫羽萬應戊午舉人

體信字汝達号華麓祖并父等俱不仕體信嘉靖乙卯本省

舉人丙辰進士授都水主事歷營繕自外精水徐州洪州志

平易與人不敢欺誠人有片善遷之即中出知南陽府補廣信轉福

建副使河南奏改再補山東 見南陽府志 不善地貧者亦有不善

建副使河南奏改再補山東 見南陽府志 不善地貧者亦有不善

刑官所執者法耳法如是止石麒麟非私裕民也上曰此奴欺
因實甚卿等不知再宗周曰內廷隱微之奸非臣等所知乃
令石麒麟改讞詞棄之市三垣筆記內廷元氣益盛京師賦出過雄
縣紀律以嚴及至山東勸李青山侍御王孫

著勅其淫掠孫著云知臨清或所同歸上奉旨差官投學向元氣益盛京師賦出過雄
者說俱密封下不抄傳乃元氣益盛京師賦出過雄
帝以孫著崇新加二後裕民六下獄與元氣益盛京師賦出過雄
帝借事殺之頃之宗周以救姜塚開元獲飛盡會都御史金
光辰救之奪職石麒麟兩疏請留謂宗周雖慙願朝廷之上欲

再見此正襟危度之臣不可得報塚開元既下詔獄移刑
部定罪石麒麟原詞擬開元贖後塚請成不復勒訊上怒責
對狀石麒麟後故事對且引罪歸已乞宥司官上怒不解除司
官三人石麒麟遂落職聞在吏部尚書鄭三後等公疏乞留

不許明史稿鄭三後傳三後為人端嚴清亮正色在朝惟引吳昌時為屬類為世
詔病時首輔周延儒力薦昌時于帝以三後他補六多稱其賢三後遂請
調補帝將名問三後沒拘衆意以對帝領之明日即命下以他部即調進即前此未
有也帝惡言官不諫欲多法之云以詔三後三後與昌時謀出給事中四人御史六人
于外給事中御史六人皆昌時素親其權連甲申留都建起副都御史改
革力攻并疏三後乞休三後垂傳歸甲申留都建起副都御史改

右都在市三月陞吏部尚書時馬士英用事賄賂公行北師
日迫國事已不可為石麒麟猶與都御史劉宗周矢公考選擬
莊元辰等十三人為科道士英庇其私人更易殆半御史黃

耳鼎給事中陸朗有物議石麒麟以年例出之朗急賄卷人內
傳留用石麒麟發朝通內之罪朗志疏誠石麒麟遂稱疾
乞休亡何耳鼎出而疏劾石麒麟一言嘗劾吳昌時代為報復
一言枉殺陳新甲致敗局石麒麟益憤歷叙昔年和議始末
及新甲欺罔隱情力請罷斥遂致仕歸以登極恩加太子太

保築別業于泖濱杜門不出乙酉閏六月開郡城被圍馳還
城破自縊寢室黃宗義作公墓志承城將破公至城外呼曰吾天且不可死
時劉蕡山在起城曰此降城非吾死所乃出城外
餓七日死海內為作降城公東樂府美之蒼頭祖敏李昇跪鑑兩

旁其僕李茂與報忠寺僧真寶以木植威屍徑突暑五日嗣
子爾毅將至祖塋敬之顏色如生握手沒爪鬚怒張為年六
十八有可徑堂集十二卷都志居詩話家寧歸田之日築堂于郡榜
能守步自東門入城破自縊始信公之說
善立志已久蓋與昔賢止水之意體合焉石麒麟無子撫爾毅為嗣

即公未過時代之繁獄者甲申李茂之藏石麒麟屍于槿中也鄉人有
怨于石麒麟者請官追捕其子茂夜取他棺屍更衣加舍殮給
稱為殺事遂寢時與敏昇稱三義僕云爾毅字似之國子生
後坐陳子龍事死于江寧有画水草堂稿妻孫氏聞毅被囚

一女在抱棄之投水死立而不仆
葉春字景暘海鹽人其先本林氏父祥幼孤鞠于外兄遂冒
葉氏春自幼警敏有才識洪武中起邑椽應事吏部者六年
永樂初禮部尚書李季至剛薦授主客主事陞本部郎中三載

考最出為兩淮運使丁父憂服闋改福建右奉政仁廟立東
與廣西右布政周翰同被璽書以視應天蕪松常鎮嘉湖八
郡訪氏利害而建革之宜德初復同大理卿胡榮以視蕪松

諸郡王銜富國雜記蔡至嘉興一日痛咎即史辱罵不已春從容謂群
吏曰諸君勉之某在此上嘗受璽來今幸而至是果大惠報春
雖視事于御而秉公推誠無所屈撓改四川右奉政未行奉
勅督淮徐秋粮三年又申前勅與錦衣衛指揮任啓御史賴
瑛太監劉寧以視還提刑部右侍郎未幾感風眩上命太醫

視療乞歸卒于家年六十四訃聞賜祭命有司治葬墓在大

易御陳懋仁泉南雜志國初起標史至尚侍卿寺鈐司台省藩臬皆自
大理評事碩珙吏部郎中張振夔州知府見後

嘉禾徵獻錄卷十二

工部

張文憲 汝賢

丁賓

姚思仁 以亮以亨以高以濬以誠

劉廷元 北

郡人感 楓輯

上

張文憲字廷鑑号笑山其先崇德人曾祖光顯洪武間以軍
卒充肅藩護衛旗手父溥家京師隸武功右衛文憲七歲善
書八歲以神童薦于朝孝宗親試乾坤二大字稱旨送翰林

院讀書給以廩餼正德己卯順天中式嘉靖癸未登進士改
庶吉士授編脩入侍從延脩國史王牒出入中樞四十餘年
前後蒙賜御製諸書及金幣不一時上方事玄詔諸大臣各
撰青詞獨文憲稱旨以故朝夕供奉二殿由太僕卿轉太常
卿通政使九年秩滿遷工部右侍郎逾年晉尚書入直文淵
閣卒而自陳致仕仍居京師卒年八十七贈賜祭葬又令刻
爰山文集六一朝渥典也凡燕都碑板一時皆其手書子汝
正一名任南太常典簿連南太僕主簿出為南康府同知汝
賢
汝賢字希山以武功右衛舊中隆慶庚申舉人萬曆甲戌進
士知泗水縣持已廉而處事當士民愛之見泗水縣志知郴州果官

本朝而後乃用小學釋其下本服閣權江南道御史出視

長蘆鹽課有吳天賞者領募南兵三千人防禦天津每兵額

設安家銀為天賞乾沒鼓譟通思仁至諭令解甲疏開遠天

賞而別遣他將將兵南還復以部餉未給逗留滄州乃請以

鹽課借給報可遂帖然巡按山東值大水飢民詣富室稱貸

不應則肆掠斬其倡亂者以徇乃止滕縣令趙邦清癖直答

御史進奏吏不以為嫌薦之朝甲午北上門西華門災乙未

乾清坤寧兩宮災神廟下詔罪己上書首以立儲為言復按

河南先是世廟二十五年薊州人李昇萬縣人刁騰言開礦

之利乃分遣中璫崔開主事沈應乾千戶全壽李鎰等相視

而遼東衛軍李賢以蓋州歸州之礦為言命賢為礦長

沿至神廟時中人四出其害彌酷河南開採議始仲春孫恪

二人奏開之地南陽一府惟文家洞河南一府惟嵩盧二縣

而已其後日增月益立嚴實之戶為礦頭凡供應器具工食

皆責礦頭承辦原議礦砂官四民六久則礦砂僅止一分而

原募員役又百方需索致礦頭非自創自織即去家逃竄礦

砂煎銷有取神清砂四十斤燒銀二分者有取金溝砂五十

斤燒銀六分者有取湯鍋砂五十斤燒銀一分二釐者煎砂

之費大抵三四十倍乃賣砂于商商無所利相率不至則勒

民分買思仁疏陳八可慮不報仲春與大璫曹坤比周為虐

思仁以計難其交驚春于杖下復繪開礦圖圖著一說以極

言其害既而開礦者爭相仇殺群盜蜂起用藥本數李庸大

不可慮下

小民皆名抗治宗

籍用言張世才石省河南則張位未世安趙仲保蕭一枝王

西安山西則張守清郭青三張盡忠許廷珍李夏則楊

迄于獻閣遂無寧歲是時天鼓鳴流星墜河內縣嘗平鎮老

狼骨沱拓城縣柳瘦患成人馬冠裳之形因災異極言得失

不報正龍蜀徐開萬應二十年軍縣東路李開仙樂細

去巡按御史姚入掌河南道已亥畿南大稔上疏請米三十

萬眼飢辛丑出巡宣大上便宜十策轉通政司奏議大理寺

少卿戎申請告歸李中書味水軒日記姚通政羅浮有疾

皆姚曾為御史巡遊所獲不用命之卒主者新呼索命說之

為詞玉乃叱之敬王又曰公為大臣雖無大過何無片善姚

曰某為御史時曾疏請賑濟活萬萬人何謂無善主者曰無

姚友政實實華姚曰難疏則前善注同部督吏部燦然之下

上怒亦某當之何全屬實也主者乃分注之丙辰起原官不

赴即家拜應天府尹江南通志稱其風裁潔然所治有聲

通快之朔望掃廟後必與諸生立詢時務己未遷通政使時

已停止開採聽選儒士蔣定國交結近侍張忠劉進欲重興

于山西其章不由本司徑自投進思仁駁止之遼東三路敗

兵餉告急欽人曹慈煮等奏乞同內監括江南富家渡疏力

爭又諫捷遼事例濕筋中一欵云歲貢可以銀納則進之而

舉人又進之而進士皆可以納銀而得里選不足重矣國家

慎惜名器雖值危急之秋有寧使流離顛沛而不敢決網紀

之大防察法度之定制者為所重有甚于存所輕有甚于亡

也語極危悚議亦以息熹廟嗣位皇極門殿神廟山陵工起

為協理工部侍郎告成逸右都御史陞協理工部尚書會議

紅丸之誤與尚書汪應蛟王永光等力持正論見朱國精尋

事嬰城而守流民避賊者數千無遠近悉納之甫閉門而賊

大至圍城十日募壯士出奇兵擊之賊去移攻鳳陽鳳陽逆

破高世名崇禎犯界鳳陽向未有賊守德太監楊澤會賊將利高氏苦之按吳振鐸至

空同敵之一撤至太監著澤已通復至德院著吳氏來則吳氏

乃集隊執香迎賊澤與振鐸相一戰俱奉命而下振鐸司丙子解急餉至通州

通已被圍兵部侍郎仇維楨守通撤全解京誠且戰且行三

日始達戶部尚書侯恂左都御史唐世濟交薦授南城兵馬

指揮勅廷拱極城于廣溝橋主賑飢粥賑飢氏寒甚乞賜敕

衣報可時徧征房稅請免空房亦報可引疾歸第以章字舍

生字聖奏御貢沅州同知遷武昌府通判

劉紀字廷璧号南谷平湖人正德丙子應天舉人知五河縣

歲大飢故法賑濟務端俗尚典教化先是有邑令姜榮者不

著循循民為之謠曰前姜後劉吾得以休民不解織任為造

器教之在官六年鳳陽志權南工部主事改南刑部山西司又

七年卒于官從孫廷元

廷元字方瀛萬曆丁酉舉人甲辰進士知南海縣有聲權陝

西道御史辛亥京察吏部侍郎北為王國非東林者主去南

為火繼借非東林者主留門戶角立不可解廷元負氣任術

與繼借比為光祿少卿于玉立淮撫李三才是時臺省勢張齊

楚浙有三方鼎峙之日浙則姚宗文與廷元也甲寅視皇

城張差事起廷元力主風癩刑部授寧王事王之案詰問差

供出龐劉二瑞詞連戚巨鄭國春明史祝御史意廷訓有文彭蘭州

以謝國春神廟震怒引見群臣于憲寧宮尋覽龐劉于內廷戮張

跡出之已而知州成隆縣具文中道無非

以謝國春神廟震怒引見群臣于憲寧宮尋覽龐劉于內廷戮張

差于市之家被察為民廷元並不為求正所許明史祝廷元劉鳳

復草和之刑部中則三刑在毀解得永嘉廷元神里烟廣共相責斥坐以城廂而止

或言王之案發差廷元神宗知卿司表主仗諭首也今國奉行賄賂有任兩分全之說其

莫能明也當是時齊楚浙劉去東不東之說自東宮為大東東林為小東入吳諸群起進之大

信非其黨不得安于位常于考選候命者六年不下諸人久居官路蓋差後進入其黨發憲天

三年御史張素養按浙疏薦為趙南星所劾素養降行人司

副天啟五年素養再入臺復薦之起太僕少卿歷太常卿晉

左副都御史親忠順因霍維華言矯詔改光宗寶錄未上廷

元論三朝舊事起之且奏廣東泰政曾學倫私撰野史清亂

國是學倫削籍未幾進右都御史南兵部尚書泰贊軍務明史

中外要職皆廷元私人廷元自請崇禎初改工部尚書未上劾罷己已京

居留都往收人心忠時善許之

察以黨事論成贖為民庫年卒于家

九

嘉禾徵賦錄卷之十二

郡人咸 楓

都察院

沈思孝 字先

沈 字從

朱道吉 附 附 附

程本立

沈銓字大衛 號西河 其先江都人 元末五世祖禮字伯讓 避亂來禾 遂為嘉興人 祖政不任 父璧字東隱 號石屏 正德中 應嘉輸粟於遠 備授冠帶 千戶 兄弟五人 及愛無間 季弟沒 撫其遺孤 如己子 死銓字大成 入資充藩掾 為遷安縣七家

有傳六言 上嘉禾 碭州志三言 而以玆 行注亦文下

嶺驛丞銓 嘉靖乙酉 舉人不第 授永年知縣 重脩縣學 見有利於民者 竭力為之 遷碭州知州 政尚體要 不事煩苛 然 德王府右長史 有傳子玄華 玄華字瑞伯 號少河 母每夜 母夜毀敗 勝長 每日日 舉嘉 靖年 首本省鄉試 壬戌 成進士 授禮部主客司主事 是年 內 周巖 萬心 罪免 華亭徐階 代為首輔 玄華女適階 徐有慶 以姻 姻自疎 請假省墓 六年 階罷 補原官 提督會同館 改精 膳 負外 穆廟 遣使市紅玉 上疏 諫曰 古人以三品為器 者全 性從 革易成 難毀 且毀可復 成若玉 則成之難 而毀之易 將 安用之 禮稱 執玉之慎 見非常 御之物也 今乃竭帑 藏以作 無益 書之簡策 其若後世 何 疏入 切責 謝病 歸神廟 初元起

儀制 負外郎 未幾 復引疾 丙子 進精膳郎 中尚寶 丞以從子 思孝 忤 聚居 正久 不遷 壬午 始進 少卿 明年 擢太僕 少卿 進 右通政 永順 女同 監其 保靖 士司 蔡疏 請開 礦玄華 昌百 駁 寢之 轉左 通政 改南 常五 卿乞 條理 南京 諸壇 廟祭 器報 可 遷南 大理 卿戊子 以半 母年 老乞 歸養 未幾 母病 中夜 露 禱得 疾卒 年七十一 玄華 不治 生 產惟 好讀書 歷考 古今 方輿 異形 勝要 宮自 製圖 罔絜 以說 精譜 學旁 及星 卜形家 言 靜居 詩話 明南 都大 廟嘉 靖中 為雷 文所 焚尚 書若 後 水請 垂建 而夏 古阿 世宗 意請 器有 者并 入奉 先殿 按長 北 玄東 列西 序推 碩祀 一人 具異 南大 常老 益高 后從 未 疑此 事不 實詢 沈大 理紀 事詩 斯明 徵矣 世 子文 琦字 仲玉 萬 廬發 邲應 天副 榜琦 子嗣 授字 時伯 園子 生以 德行 重於 二

鄉評 少子 嗣選 博學 強記 聚書 萬卷 誦讀 其中 輯南 宗文 鑑 一百 卷又有 尚書 沈氏 傳四 卷 倫娛 堂集 三十 卷 孫繩 芳字 聚余 天啓 辛酉 副榜 池州 通判 署東 流縣 事 性恬 慈祥 民不 忍釋 建祠 立坊 祀之 有傳 老 玄華 女嫁 徐有 慶不 數歲 而寡 教 妻子 奉高 成名 銓從 弟鑿 鑿字 大新 父嵩 字汝 南 號半 間不 仕 舉嘉 靖戊 子舉 人乙未 進士 授興 化府 推官 庶平 不苛 常從 巡按 行部 有長 獄數 以 屬 鑿後 據刑 書不 妄附 會遇 註誤 者即 便宜 釋之 見福 文攝 箭 田邑 篆適 海堤 械決 乃築 石堤 以絕 風濤 之險 陞南 都 主事 出 官儀 真閣 稅令 商自 藉其 稅而 上之 即以 單都 不吏 化 藉肯 文不 能為 奸 遷南 長 初職 方郎 中調 武選 出知 興化

府丁父憂士庶數百人送之境外洒涕為別
平廣省坊里供應積其餘以贖驛傳凡散軍餉皆親給之又
羊舟梁之稅府志陞江西按察副使倫兵饒州計擒盜
數百人卒於官

思孝字純父號繼山父英華字順伯號墨山歲貢陳世思孝
隆慶丁卯舉人戊辰進士謁選軍高拱以內閣秉筆從相人
中併之曰君他日必為骨鯁臣且貴仕幸努力除舊易絲殿
正茂總制兩廣欲令富民出海外與番人互市且開海口諸
山征其稅思孝不可又常移牒浙江募兵三千而大帥張元
勳亦使人募如制府數兵至正茂以飽餽思孝非已
斥不收部拉是兵昏靈三鼓謀思孝入白曰為軍應蒙而斥

不見收禍亂不容一髮制府不敢自顧計獨不為朝廷計
乎正茂曰計將安出思孝曰今山賊陸梁益兵三千不為多
只須兩緘告諭耳一諭大帥不受節制輒自募兵宜革還一
諭制府方大征寇盜名募號勇有應募者赴試收錄如此
則威令不損而反側潛消矣正茂從其言亂始定卓異推刑
部主事丁丑十月朔蓋星見既而禁中火思孝上言蓋本無
光傳日為光此臣擅主威也又宸居突則讒夫冒邪勝正五
行失其性之應會閣臣聚居正父表奪情思孝與同曹郎艾
穆合疏劾之居正怒矯旨杖八十艾穆
初思星見西南歷其尾而進光芒天賦事陳成白虹先
四日江陵相聞父計討有旨慰問思孝即自請為不
則星見西南歷其尾而進光芒天賦事陳成白虹先
越法打用禁錮之刑會即父君穆主事沈君思孝則共上一

朱國標明微勇云
歸士積亦委人姓者
法孝子亦萬自云

願入連門以能師然以城滿禁兩中皆指須史其深不
名教亦不辱罪朝廷者有中人私相說四朝且不知也
來自北一麻一則千百筆一鳴以應其聲地地前下
者二輪林同度杖二刑官總之先鳴打六十棍一棍則
立思道轉定乃打棍的鳴着打六十棍一棍則
着實打至五棍則各杖一校射復出至三棍則止又
去四校射以布秋林自出六十長安門以棍出先鳴
行二刑部則如錄公杖中三日始解禁如部進士元標
中其疏候於廷見四公杖中三日始解禁如部進士元標
行道地全屬艾能歸而元標杖後日夜背負之得不死
傳有趙士四者與思孝善受杖後日夜背負之得不死
成神電衝野獲端端山先生云杖之日交古杖於石後故
凡上用策德始再出則去腐肉以黑羊生創其持傳之
下也又云為即骨時曾與曹亦善相識時為左司馬見

從我定衛俱去部手柱曾為社廣之神電衝謂神電善地且
則俱青州士五從至彭城以能書名授中書舍人乃還徐中
行為江藩請假送至豐城約為婚姻粵撫劉光海楚人也知
思孝至欲殺之以媚居正遂以尺符召之思孝單騎至恩平
携一劍謁縣令曰巡撫欲殺罪人當與俱斃不然伏尸軍府
中今天下在改吏皆知巡撫所殺也縣令察以告堯海得不
死擲李往苦請獨身無入見仗一劍單騎至恩平縣令毛履
詢其來故公始激烈遂極意款待飲酒宿馳書令壬午居
正沒蒲州張四維當國御史孫繼光曾一鳴先後上疏白寬
自戍所名為尚寶承見一區當更張兵疫死數百人為屬積
穢不治忽准夢草見語曰避去避去中朝直臣矣准因大為
奠除先生果至卜居焉年餘影寄皆先生利崇借山亭為

日為子... 者送其以于... 天祐元年... 行成節居... 子生授忻州... 兄德光字... 子光萬歷... 子助教轉... 功交選... 庚戌去... 南貴州... 道御史... 取奉正... 功再... 文選... 一年

日... 沈... 州... 丁... 南... 進... 大... 之... 兩... 督... 總... 能... 實... 州... 山... 復... 行... 朱... 本... 州... 長... 吳... 江... 州... 正... 學... 遂... 吉... 少... 為... 探... 史... 洪... 武... 中

彭氏即事不附焉如
多事如北不附焉如

應奉嘗詔入為中書省樞手書陳甫嘗奉事考滿授寧津知
縣建縣治極儒學尚德化士民懷之地理志陞湖廣僉事
湖廣總督事滿歲乞田園中以教養自給數年即成所起補
陝西按察司僉事入為大理寺丞同修國史尋命相視蘇湖
水利運復勅巡北京乞田所議皆事南木計二十一年陞右
副都御史革除初坐累免二年改給事中為拾遺遂去起補
右拾遺四年復轉大理右寺丞於大宗既殯雖仍以僉事召不
復官大理左寺丞承崇元年與脩高廟實錄陞僉都御史平
於官進吉清介年復囊無遺錢長於文學所著有政天心賦
童子習及文集四卷同時有顧光遠附後遂言新孫得祥
得祥字君開號峨武博學善屬文為歷壬子舉非柳木木第

兩世居原居方信
注四卷下

味水軒記子字子宜
日與沈者不其信焉
依書卷之終終有
科考者不其信焉
其租租稍後僧報侵辱之繁呂氏子山於此室祥廉博之論
僧如法而歸其田所達以黨事左滿常州府知事撫臣祁彪
佳撤署蘇州府海防同知有官族之女為洞庭僧強丁羞忿
自詩衣帶胡自姓死非執而杖殺之豈移秦寧其吏連枝者
才德事不其信焉
曾鳩殺其前官祥至擒之一訊而服獄既成入夜有緋衣人
來階下再拜而去權刑部主事調補外郎致仕歸年八十

刑部書祥字
祥字子宜

六辛
顧光遠號蔗境翁本嘉定人遭亂寓居嘉興出揚之門能詩

見明儒林傳

元末以材辟為京口樞太祖下其傳南有約蘇林木南東關大
軍舍也三年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運明軍
陳氏平遂知龍陽州招撫流亡撫輯士卒民以姓息改知泰
和州復改回為縣時亂久已粗定前守多禁民訟竟遂至以
為民有冤勿為理將安訴於是訟者兩集竟遂上長榜誨諭
之民爭未觀訟者去十之二又使凡訟者居階樓上靜思
三日然後訴有不合自請罷去者復過半於是揮史置屢受
訟詞而勾稽之民訟寔報弗報未兩月而訟清境有虎其
時禁民私蓄五兵民無所措訴者竟遂光遠草檄告之神虎
一夕遁去丁祖母憂赴闕陞解詔曰翰林院同議編大明律
律成復命監造天下均工圖籍還服長起廣東行省郎中別

庶史均轉輸沒城隍撫剛士馬安武道逃號今既明賞罰亦
信遠通會然二年召拜吳王府副相留京師坐累逮繫得
疾卒文選漕泊無管所居無長物藝蔬自食於民事無巨
細必盡其心去之日士民遮道號譽人者年相而著有蔗
境吟藁數卷行世
程本立字原道宗大儒順之後上世自杭徙崇德又德剛字
克宗通法律負才氣為州史未幾棄去元將路庚其過皂林
界掠德剛為陳利害成稱善其部眾欲奉官之以疾辭結
廬於聚蕩人境荒寂旁植高柳鬱然成陰所居如在幽谷因
號柳在居士本立少有大志讀書不務章句與海鹽沈壽康
友善壽康嘗執本立手告之曰世之學者多務科舉以窮經

英德某作考備
江元信

為名而無實子質近厚且年富志聖賢之學本立遂自力開
金華米克脩傳朱熹之傳於許謙繼從之遊寓金華最久洪
武丙辰舉明經秀才除泰府引禮舍人同晉燕府官條名見
奉天門賜猪帶鞍馬毋跟去官十三年補周府引禮舍人從
王之國大梁二十年春進長史通志稱其每侍王出從王入
現坐累謫雲南馬龍他郎向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從一僕
至雲南會土首施可代壩百蠻為亂于十年本車駟深
入賊巢諭以利害諸酋咸附未幾復變西平侯沐英布政司
張純屬本立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本立誓以死濟為民不
避險難山行野宿旬楚雄地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
綏輯無虛日民夷稍安列傳每半野入嶺中或為古關
樂邊方不可以文法自誨坐視夷民生惡假令死即死我一
身耳孰則救此一方之人也諸夷聞之咸悅自是軍得着伍
安業二十五年英卒本立弟文以祭茶宗人輩本車萬木各
新撰碑記述英功德伴九年考滿三十一年奉計京師還鄉
建文帝立應天府尹向璠翰林學士董倫奏薦平徵入翰林
克襄脩官脩太祖實錄未幾試左倉都御史授四品散官集
正七品俸作御史歲以自勵即刺於院中聽事尋即具休入
外不通簡謁建文三年坐失陪祀貶官仍留翰林從職明年
實錄成改江西廉訪副使未行聞靖難兵入以壬午年六月
二日與吏部尚書張純同縊死成祖崩其家囊無餘資皆嘆
為清御史南都建贈太常卿諡忠介而著有巽隱集卷今
止四卷福建布政使同郡吳昂刻於閩本立墓在梧桐鄉萬

明之紀事傳

見國朝化書
相傳如左
臣正身初年
自稱子孫
風御志人自
高子家

歷初巡按御史萬安前康建德忠祠于錢塘祀革除死者
本立及脩撰王叔英博士方孝孺都御史程性善大常少卿
廣元賢左拾遺戴德昇都給事龔泰戶部侍郎卓放盧迪谷
府長史劉瑄蕭縣知縣鄭經東平州吏目鄭華御史鄭公智
陝西僉事林嘉猷共十四人即聞呂本為之乾勅事本年同
時同邑有鄭楚昭者洪武中以薦舉入官累進二十一年陞
右副都御史革除中免

去

嘉禾徵賦錄卷十三

郡人咸 祝

都察院二

錢夢得

陳德元

陸萬煊

陸坤

陶朝光

陸坤 陶朝光 陸坤 陶朝光 陸坤 陶朝光

錢貢字時雅一字肅庸號祝江桐鄉人英越武肅王二十二
 世孫曾祖連祖撰父泰晉不仕兄貢木學士南州州判如貢
 嘉靖庚子舉人壬戌成進士授新建知縣邑稱繁劇頗著才
 望遷南平都都水司主事出補湖廣外郎北都水司都
 中以內艱歸服闋補營繕郎中經畫漕運積勞加俸請假
 歸補刑部郎中卒於官有愛存稿子夢得夢得子夢得子夢得
 龍木學士大名府府州州判州判州判州判州判州判州判
 夢得字國賢號永江平水學士萬曆己卯順天中式未登第
 進士任郎陵知縣卓異拜山西道監察御史時上久輟朝講
 永慈周利過峻而費輔荒旱所在以天變開河南風異尤甚
 夢得上言風者天之號今所以宣鬱而導滯也景星慶雲震

風凌而主念所轉天象隨之臣領陛下平情調息或怒者刑
 不然何以弭天變而召滋至之麻也不報錦衣袖子祥祺甚
 動罷之阜外倭寇朝鮮三發兵救之登賊有持不可不
 重建崇得抗疏以為崇羊茂中山詩書益甚然中山既平文
 侯實崇羊之功而不治詩者之罪今功未必如中山而古者
 非誇額陛下私文侯之度母使言官以言為戒既非
 漸漸去出按陝西及真定諸書踏省成起宗官也視京營
 復按廣西年滿浦浦年報職事兼督會中官以問採推祀
 至考民心騷然且群聚為寇夢得親往諭定錄上不可採不
 可稅狀上為定稅額四萬復言考人貧必不可征即四萬何
 從取盈惟臣使索無過侵商利釐計無復之甚至奪餉餉之

士候或將主心身而之地必不清矣不報乃為調停民指
 安地政永康邑馬州建城立學雖此亦得按廣西一年
 當入之國錢錢之乃山中心也其西有大天此四
 此物可存也事當此也元天中辰九載考績選大理寺
 右少卿未幾轉左都御史
 御史地撫河南舉依平陽於其弟夢得字孝長号觀山諸生
 夢得字觀山性至孝父歿于官扶柩歸居喪盡禮子允
 允諱字抱冲萬曆癸卯舉人天啟壬戌進士初任保寧府推
 官甲子充本省同考丁卯陞主客司主事推南兵科給事中
 勅樞臣聞鳴奏阿魏忠賢專權疏六陳始初七建金像免疏

居詩話... 陸邦宇秀鄉號黃齋嘉善人... 嘉靖壬午庚天中武丙戌登進士初授南刑部河南司主事

道經河間知府惡其倨授一館乃夙有惡鬼不敵... 鬼長數丈排窺閣而入... 以布先束束乃大驚至官平反獄訟與大理丞初乳白尚

古奏請卒從鄉議嚴嵩在詞曹... 庫主事改北刑部郎中出知常德府... 德府以才調武昌沅江令賍之金拒之復徙岳州先... 溧入郡界前守不知其為皇木也... 者誤論鄉人諷之奏辨鄉曰三公皆賢者奏則彼皆得罪不... 必再周岳請不支請轉清長沙以賑飢民所活累數百萬... 卒以前嫌十年不調御史伊敏生巡歷至岳鄉... 生怒直入其署惟答頭二人敲篋不扇檢之殘書百帙布衣

編者往舊編有傳... 須作若... 黃山集

黃山集

數事而已敏生大悔悟特疏薦之適世廟于熙壇神求循吏... 遂大喜命迎京秩敏生以薦賢加級擢至都不謁嵩嵩同年... 大僕少卿尋迎正鄉改南鴻臚及光祿卿以會都御史與撫... 河南... 乞歸在途疾甚... 所著有風雅輯畧傳習辨疑... 黃山集... 安仁土司何公思等聲言花蘆古陳諸賊倡亂請為朝廷除

之其實欲籍是剝掠洛四陸弄間居民饑然聚眾數萬共立
司相攻殺數錫單研律撫惟然解散又署賓州事而蘇峽雖
已平定然道險人氏少時為山賊所踞數錫乃相要官移置
衙所一十九處由是山賊失據抱鼓不超以母老乞歸

嘉善其忠家時
同邑有趙孟頫
洪子簡隱居
州三善
中三善

陶煦字時和秀水人先南宗時以軍功授將仕郎子孫承襲
居金橋傳五世有翁德者德祐中勤王詔下散家財結義勇
以拒守宗亡隱居
年出救太子于金右派包賜勳榮
解復折來平官右助
舞助連賜七十散官

葉子發兄照眉湖時稱照為麻湖二俊弟兄三人同中
私治已而鄉試主司其大感落照卷照照遂中式明年同
登進士照知永豐
連運出知安慶府性寬靜喜怒不形大興學校流賊滋蔓善
守黎民以不投
卒于官

照字時明號一卷釋褐都水主事丁母憂補刑部錄因蘇松
地舉未採相輝賓客末聞其不聞其法而以南刑部外
出為廣東金寧縣時大苦店木築其志潮渠開渠起清池
管稅萬人用子承陳朝亮對平進丁父憂起湖廣金寧運四
川恭儀值藍鄂之亂全蜀驚擾照之官過新都見跡治無城

調能致五以平部
功授行三品俸加
賜金符

即為工與茶開其珠半而寇至攻之不破去在蜀期年
平賜金連獲調成兵格副使為鎮臣所擠引疾歸起河南
副使尋退本省左參政監小灘清完小灘為全省水次諸邑
率費無至買米以應完不敷則借于漕司以足之通者數萬
照調到出納公私盈裕以最遷雲南右布政使平增城大盜
嚴賜金綺四川左布政丁母憂家后二年被論削秩卒年
六十七照治早而始中式不第而卒中律林林生果作

第肥之信言也
多國華人傳
三五

甲戌進士授陽信知縣連流賊焚劫率小縣請于上官以
長金饋積道深小全活丙子充山東鄉試同考官調江陰
東來指舟南樂報南雲南通御史也郊武廟南地同舒芬
林大路等一百七十七人上書極諫下獄已復官監試應天
差地江西戎政世廟立議大禮不合照知太平府調揚州選
河南副使致仕子誤

而勝名賢特者
注行

誤字顯十字木順號見湖僱長子也嘉靖戊子舉人壬辰
進士初授建德縣調莆田性淡泊常著風節謁監司趙郵序
吏與瓜果進不食曰吾性耐著又一日之村落宿田家見田
父爭治供帳復却之然誤任民無追呼之患見
四川道御史檄嚴山西選捕六道事勅求臣駱繼不津竟欺
于理末勒都御史胡守中不職東陽屢舉與給事中王德宗
蘇應文條上修遂十二事引疾歸父之起廣西道御史地接

江西贛州

江西贛州起設方畧擒之也視京營連理火左丞丁外
歸以奏母辭曾終于家洪中宋道州康寧表由粵載葉于
六月而生子九萬誤弟字再何口口語子九龍字寄輝
蔡石去皆戊午歲人果殊知縣不樂史治排地輝九始孫
先

胡光字元暉

胡光字元暉一字問普牛而不啼時作水噴聲其母共
盛而午舉于鄉丁未歲進士授南都水司主事時有清華士
木未以特和徵遂朝先朝故國事平其悅其湖州州
七四郎中於五出知登州府位大較王戴鄰人相會胡先
孟照發母原開海道稅淮迎之果以濟之混亡就食者千
計林人胡從魁執民作亂以計禽滅其民開島田七千餘

三和并漸增五三十萬又增五六十萬從其起陸計費不
實乃身涉諸島投水擊深淺今并得直抵五州委酌風浪
作歌以授村人三年積運一百八十餘萬計省少府陸費
胡先年騎往撫院以大義成損首曰吾等屬公再止詎敢
今即解甲割日起行改登萊按察使守遼陽失守遼民
海東者數十萬鎮臣與今欲拒之胡先不可今分處各邑
給贖土使耕無家而饑殍者蒙賜以歸連帥建起石金都
御史地撫登萊兼平將用進取會

胡光字元暉

胡光字元暉一字問普牛而不啼時作水噴聲其母共
盛而午舉于鄉丁未歲進士授南都水司主事時有清華士
木未以特和徵遂朝先朝故國事平其悅其湖州州
七四郎中於五出知登州府位大較王戴鄰人相會胡先
孟照發母原開海道稅淮迎之果以濟之混亡就食者千
計林人胡從魁執民作亂以計禽滅其民開島田七千餘

胡光字元暉

胡光字元暉一字問普牛而不啼時作水噴聲其母共
盛而午舉于鄉丁未歲進士授南都水司主事時有清華士
木未以特和徵遂朝先朝故國事平其悅其湖州州
七四郎中於五出知登州府位大較王戴鄰人相會胡先
孟照發母原開海道稅淮迎之果以濟之混亡就食者千
計林人胡從魁執民作亂以計禽滅其民開島田七千餘

胡光字元暉

胡光字元暉一字問普牛而不啼時作水噴聲其母共
盛而午舉于鄉丁未歲進士授南都水司主事時有清華士
木未以特和徵遂朝先朝故國事平其悅其湖州州
七四郎中於五出知登州府位大較王戴鄰人相會胡先
孟照發母原開海道稅淮迎之果以濟之混亡就食者千
計林人胡從魁執民作亂以計禽滅其民開島田七千餘

鴻臚序班廷燿天啟甲子舉人崇禎中成進士知臨川縣丙
子永省同考官卓異授南禮部精膳主事調文選陞考功郎
中被論歸中中補行人司副南臺建轉司正乙酉永中亂為
仇家殺于郡北門外

嘉禾徵獻錄卷十四

邵人或 楓菴

通政司

陸長康 此化

朱侃

呂希周

湯日新

朱廷益

大理寺

關人格

夏時正

孫

羅

費

周

楊

周

陸

萬

前

陸長康字元白號津陽平湖人不末東德義稱才鄉輩最康
萬歷己卯舉人康辰進士知六安州丁憂不赴起補廣德司
前至決冤獄繕學宮設尊經閣置田以給諸生之貧者治在

陸地鐵建舍于水陽以便軍兌得發又錄級偵探謀二事氏
因以跣時署有竹一本二輪蓮花並蒂人以為瑞也志入
為刑部外郎劾巨瑞即尚督獄執法不徇轉東都南唐搭
勳郎中出為湖廣參議分守鄂陽轉守者則使令地有湖南
道叢長沙七種侵蝕者得三千六百餘金以評軍需中使陳
來所在茶毒其界吏洗自問李芳等十三人以法除之調
廉山桂平副使豫首率扶仲盤花婆授府江時同兵三萬五
千費餉十三萬長庚力請撤兵制府有難色長庚曰願勿中
制事成不敢居功遂留兵三千守荔波城餘盡撤去賊果懈
長庚家授副將童元震方晝夜至白馬冲擊其妻女萊藉
孫十人誘扶仲自戰而却賊果逆還伏中力戰脫身則荔

見明文帝元鎮

浦兵已北其路分通遊擊擒之盤花婆亦授首西平徐雲聽
撫點八面寨請改志平上功賜金騎槍首楊應龍反連湖廣
按察使移治上游提兵扼水陸傳斬于射應龍平復賜金騎
連江西左布政使時以宗祿不給公私並提請以存留羨金
二十五萬兩支給宗府帖然大水請弛長河魚稅又請捐南
昌府門稅改折京額在任七年宗藩士民交感其志立生祠
祀為見江入為應天府尹刑吏徐真等贖洲上第遂南
通政使請崇和會將時書意達乞休得旨應留進兵部右侍
郎貽年七十八賜英長庚中郎丁有兩不相下前數
辭職之請外傳南平九利以說者所著有莽才選註
南華經與濟清體脫說體作會編子故僻字開匪諸生啟錄

朱子海處

朱侃字志剛海鹽人少為諸生學宮素有魁閣呼侃名即汲
人咸異之以選貢入學國承樂改元恭未中文應天舉人仍
入監讀書尋授南山東道御史遇事察立不阿出為廣東金
事連通政司右參議在任八年勤于其職轉左身進左通政
定與北京詔遣大臣填撫天下侃以本官來勅地撫廣西特
法嚴峻賊星屏跡然亦時有不當士論少之應時有置毒
于侃以蔽者嘉慶辰裂第刑嚴侃人不浪南平舉其得大
體還朝危從北征歸掌宗人府經應事洪熙初奉使而督四
州漕運改右通政復轉左仁廟大漸命與平江伯迎宣宗于
南京騎行三日夜而至未幾又出督淮徐秋糧平昇斗日為

奮典諸子曰余少也貧不沮而奮遊邑庠既陞甯監受知
明主游拜願秩常奉勅地極廣西頗著微勞既還從駕沙漠
涉歷艱辛迎備策馬法三晝夜身不離鞍日不交睫由是勳
階屢進列聖之恩優獎渥矣惜年齒就氣不能報矣僕爾子
孫共圖之至于祿入之餘初無長物晚年作室泰溪九載始
就難乎百乎識余幼學之苦當勉講習觀于當官之勤當修
職業毋嗜飲毋游戲毋侈肆毋徒訟毋積貨毋通僕客父慈
而悔子孝而賢兄弟弟順而義夫婦和而別宗族咸常睦而有
禮誠實恕而不縱賦役以時奉法惟謹他日使人稱曰朱氏
有後余何憾哉原復子孫亦竟無仕進者
呂希周守師旦號東匯崇德人父淪不仕希周中式嘉靖乙

西本者鄉試而成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改營繕出督清江浦漕運為應兵刑二部員外郎郎中平卯出主廣西鄉試至辰壬戌會試於己調兵部職方郎中甲午以文選來登任重今吏部前才德者以開才其家半以希周上時前郎中率下米米光自不鄉以進下米米不稱其才也
通政提督賈黃未幾開任此等本列江蘇州縣乞休乞休
家居位係寇希周與討平之功即家進左通政賜養有知仍致任未幾以在軍時指名和買侵官銀三萬餘兩為工料給事中徐浦所糾得旨遣問又為地按御史龐尚鵬劾其居家不法為民平于家希周情形家言崇德運河福塘本無地
希周自開令屈由地挖邑郭時人為之語曰崇德呂希周直

希周自開令屈由地挖邑郭時人為之語曰崇德呂希周直
劫改作究自美水勢地環繞城如帶居民日以殷阜家居買良田一百二十餘畝歸于學宮以賜諸生之貧者有東漢詩
某某子 請論定于陳勳人咸尚之
湯日新字然也號練川秀水人國初有名教者以人材傲濟
河西北湖為得脫即引疾歸不出世身兼任父誥字史言
號一菴日新幼即為諸生窮愁甚苦丁時木才皆解之嘉清
丙午舉于鄉庚戌成進士初知分宜縣有遠東有某家初
進行取禮科給事中丙辰有詔冊封樹嶺而藩以修撰陳謹
給事中徐應龍立為往護等不欲行臨遣後至上恐下護等
領撫司謹謁惠州府推官龐及立產浙江按察司知事而以

希周自開令屈由地挖邑郭時人為之語曰崇德呂希周直
劫改作究自美水勢地環繞城如帶居民日以殷阜家居買良田一百二十餘畝歸于學宮以賜諸生之貧者有東漢詩
某某子 請論定于陳勳人咸尚之
湯日新字然也號練川秀水人國初有名教者以人材傲濟
河西北湖為得脫即引疾歸不出世身兼任父誥字史言
號一菴日新幼即為諸生窮愁甚苦丁時木才皆解之嘉清
丙午舉于鄉庚戌成進士初知分宜縣有遠東有某家初
進行取禮科給事中丙辰有詔冊封樹嶺而藩以修撰陳謹
給事中徐應龍立為往護等不欲行臨遣後至上恐下護等
領撫司謹謁惠州府推官龐及立產浙江按察司知事而以

編修呂吳給事中紀公地及日新代之改戶科右給事中轉
左使選還兵科都給事中性醇謹遇事無大不可否轉太僕少
卿南通政司奏議慮大僕卿晉右通政提督賈黃自陳免歸
日新以制藝測所至執經者恐後游其門以尚書中式數十
人著尚書錄行世
朱鳳字文瑞號忍菴其先自婺源徙嘉善再徙嘉興為嘉興
人少請論語至朝間道夕死可矣雖然有得以理學為己任
淡泊自守不來聞達私治間以鄉貢為興化訓導遷太平府
教授郡有淫祠頗著靈異郡人祭賽無虛日鳳往觀以杖擊
之曰上帝好生神明愛淨奈何血肉淋漓穢穢黃一至于
此明日神座無故自塌不復靈矣歷任三十餘年以老乞休

賢字汝賢號象濟年而顯其純通經史久不第需貢念其僻
貧老無避之使先凡四舉乃貢授太平州學士平南在籍時
清河教諭再轉河陽州學正其子名在籍教諭積俸錢二百千
有宋人說以四市賢持金去豈其因烏有矣賢笑而焚其券
人以此多之戶部郎蕭某嘗從賢受經以獄獄至浙有大姓
坐法論死行數百金乞賢從前求減贖力却之蕭欲回事
以報終不得其則也年九十卒于家子建侯
建侯字天授號方濬少有文望希人州方萬歷初以貢授寧
國府訓導遷六合教諭歸隱性至孝母病徒步數十里求醫夜
席藁床下聞聲即起率以為常及卒致殯殮禮自處水來會

賢字汝賢號象濟年而顯其純通經史久不第需貢念其僻
貧老無避之使先凡四舉乃貢授太平州學士平南在籍時
清河教諭再轉河陽州學正其子名在籍教諭積俸錢二百千
有宋人說以四市賢持金去豈其因烏有矣賢笑而焚其券
人以此多之戶部郎蕭某嘗從賢受經以獄獄至浙有大姓
坐法論死行數百金乞賢從前求減贖力却之蕭欲回事
以報終不得其則也年九十卒于家子建侯
建侯字天授號方濬少有文望希人州方萬歷初以貢授寧
國府訓導遷六合教諭歸隱性至孝母病徒步數十里求醫夜
席藁床下聞聲即起率以為常及卒致殯殮禮自處水來會

有德律子廷並律律女適諸生初皆早卒女時年二十有一苦節五十餘年而終

廷並字汝虞號虞野七歲作蝴蝶詩即成章中隆慶庚午舉人萬曆丁丑進士初知漳浦標尚高潔以文學飾吏治先是並運司議召商行益前令房案力爭之事得已既有蔡嘉者投牒稱益稅太重仍請召商臺使下其議並曰此阻商駕問為奸者也力言其非使卒假之以帳冊稽留降判連州先是民之未飢也益稽倉穀不敷乃發帑募民修城隍馬道橋梁官舍食于官者且十之五然後料餘民之不任役者賦之上官方以為善檄通省仿行列其事以聞臺省有不協者以高治名竟坐謫及漳州府志撫按文章訟竟未到官轉知嘉

定縣邑境高多植木棉鮮禾稻疑于辦漕乃請之上官改折著布會推南禮部主事改南大選考功負外進郎中主計出督江西學政勝布衣章漢黃圭白鹿洞書院稱得人並王侃古琴一張受之貯于學宮以宣示崇儒之意著諭士至言射禮儀節頌之南州人士進南光祿丞轉本寺少卿改大理丞丁外艱歸服闋補南通政司叅議咨訪故實勒成司志日擊磬稅橫行具疏極諫不報庚子秋卒于官察友取金以殮著世清堂稿王泰前本在實文黃期曰學問之功紙心常有第廷旦

廷旦字爾兼少師同邑素黃傳其學以仰貢中天啟丁卯應天副榜不仕著警枕集摘錄廣友論數花軒雜俎

兩府名錄卷有傳注考字下

愚字汝明博學能詩以貢任松江府訓導清標大類其父前志林其博學花東老卒年七十八有卓齊遺業愚為人方嚴不苟言笑談論侃侃有古人風邑令許緝誤以吏夫之役其家愚作書規之令愧謝見西謝名

聞人格本嘉典人入符餘姚洪武甲子舉人乙丑進士累官大理正卿間人氏自宋時有建為秘書丞建子壽為工部尚書建弟野與子安道刑部侍郎安道弟安遠安遠子宏朝散大夫建孫珠批官累世皆顯于承印遠在為其遠越登第者自格始同時族子有善慶者以卿貢中洪武癸酉應天舉人官福建副使歲永樂戊子舉人已丑進士給事中恪族孫

誤

誤字以和不原不律誤正統辛酉舉人壬戌進士口部主事出監龍江稅選南山西道御史以劾都御史周銓謫雲南定西嶺驛丞丁憂歸起補安慶呂亭驛丞承天門災詔振幽滯量移知吳縣弟韶以杭州籍中私治戊午舉人已未進士兵部郎中子組成化甲午舉人戊戌進士南工部郎中應天府丞缺同時有景輝及才者景輝一作不詳景木報天順己卯舉人康辰進士禮部員外才私治壬子舉人中年喪偶娶餘姚黃蓮女為結室十八而家貧負無于苦節誤族子銓銓一字邦正父範不仕兄閻有至性銓嘗病幾不起閻請于神乞以身代無何閻卒其母哭閻亦卒銓正德丙子舉

人嘉靖丙戌進士知寶應縣縣南有延光湖延袤三百里風
清甚壯軍民病之益乃議開湖以澗漕渠羣議不協後平
成之入為山西道御史視視山海關修城壁四萬餘丈以論
救都御史王應鳴遂入廷杖出督南京學政以士無實學校
割五經三種舊唐書行世世廟幸承天後行宮未撤人恐再
舉餘既撤之出為湖廣副使乞歸晚歲遊諸名山足跡幾遍

天下有並蘭果餘同時又有德行者父莊不任德行嘉靖丁
酉舉人戊戌進士禮部主事尚寶司丞德行孫宗望萬曆庚
子舉人格之族人在太郡中式者曰恭免後
之子舉人志余士段也母存之以侍孝至
之郡郡志志余士段也母存之以侍孝至

邦縣去人止從閩姓正統初始歸未中式景泰癸酉本者鄉
試不第乞恩守府教授累官 府同知子熒私治乙卯
舉人 府教授

夏時正初名尚以字行更字季爵本慈縣人後徙家仁和宣
德四年己酉郡始析縣為七嘉善學建學官無生員時正以
和縣學生員調補乙卯舉于鄉改名正統乙丑登進士
授刑部主事應木部員外郎中應回福建出元罪六十餘
人中有減元詔充所在濱海衛軍者時正慮其入海島為變
將發之山東然後以聞因言凡福建元因俱宜戍之北方
法司是其古而請治邊詔置上特宥之又言通番及叛盜諸
獄以待會獄濬引時月因多減元請令所司斷決詔從之且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嘉善縣志卷之九
嘉善縣志卷之九

推行之天下天順初推大理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請近地
使養轉南大理少卿丁憂服闋改南太常少卿遼南大理正
卿成化七年歲大被命擇大臣有才望者分道視時正奉
勅視視江西至則裁省諸司冗從罷遣長吏不職者二百二
十餘人會州國朝歲賦多安知存許能行之位以其他地多
上以重賦下以苛罰等語奏請罷去其餘各官以視時正考
察司會完之時視時正自理詔進利部負外李廷英廷英之文致
賦為民法司改免稅十餘萬石物富民出粟七十
餘萬石賦稅既二十萬戶增募南昌湖江堤及豐城諸縣
陂岸民賴其利又疏時弊二十事以聞事竣遷又二年致仕
歸時年止五十九時正博學強記文章古法皆冠一時獻覽

家居文益工布政使寧良一作即瑪瑞故西太乙宮故址華
西湖書院居之建書庫置膳田以招四方學徒中有渠居閩
蔡靈臨池名曰瀛嶼因名其所著曰瀛嶼稿又有餘留稿太
常志十三卷杭州府志六十三卷又精究諸禮釋三種儀畧
舉要各十卷深衣考十卷家禮若干卷高百詳節一卷晚並
夏禮曰書地頭字校湖不報年八十八卒于家賜祭其如如
例有傳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嘉善縣志卷之九
嘉善縣志卷之九

舉人甲戌進士初知西沃縣治城隍廟極極崇崇崇崇崇崇
民善德之舉由是利部主事東南本道御史出按東
復本姓世宗入繼大統上與欽尊號加金字禮及同官程昌

若二乃存
考九稿
亥禮百字法
十行十指

同郡居森等上疏力不報修撰楊慎等跪哭左順門繪亦

在列奪俸視事尋轉通政司右叅議以疾疾數奏不真且陳
任詞光祿寺少卿又議大禮與司官張增陳雷陳經等先後

執事出為山東副使陞南河右叅政入為大理寺少卿轉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改日右通政

湘之衝多盜請改贛州至贛未幾盜平巡撫成應期又以江
西制郡英若南昌又疏改南昌在事二年母病掛冠歸嘉時
改充再補南康府郡瀆鄴湖作巨堰以衝城風濤築堽置郡
學樂器備築陽石閣建社學重修白鹿書院為此知大體不
屈于權勢江西通志及南即撰本者品使備兵健撫又上書
乞養母得請抵家而母歿卒服除補建昌兵備副使未至量
移山東視事三月陞順天府丞改大理寺少卿晉藩宗室典
撫臣構隙銜命往勘上中國典下體人心頗盡情理兼數年
卒于官年四十九歸莫諭祭如被
貴敬字行簡崇德人七世祖士質宋翰林學士高祖通元給
林學士永音曾祖仲劉贊南津諸氏占籍崇德祖仲和父元
二

中書舍人 辨 十 都 廣 衡 書 郎 中 出 為 廣 東 布 政 司 左 叅 議 卒

子 興 輅

輅 字 興 輅 治 辛 酉 舉 人 有 至 行 常 會 試 禮 部 家 人 附 書 至

以 母 親 病 劇 為 言 其 僕 秘 之 將 俟 其 終 場 乃 告 其 友 不 知 也

過 于 席 舍 吐 之 遂 恸 哭 裂 裳 而 出 母 常 怒 兄 載 輅 亦 或 為 輅
因 病 劇 給 其 母 曰 兒 夜 夢 神 人 曰 汝 能 解 釋 汝 兄 當 活 母 信
之 勿 苛 責 載 病 亦 良 愈 自 是 家 無 間 言

原諱其墓

楊景春字用和嘉興人永樂丙戌舉人辛卯進士大理寺評事

周忠字世仁號春波嘉興人入賢為國子生授兵馬指揮有

李樂者殺人潛逸適孫禮與王隆有怨誣証隆成獄忠疑之

卒以樂抵罪又有僕殺其幼主而詬其家產忠廉知之振僕

罪巨室楊某聘有夫之女為妾事發賄忠不聽卒還其女

于故夫以才選辰州府通判地當衝驛政勞敝上官機忠

整飭逾月而積弊頓革司倉粟推陳與民更其新者略舉焉

索中勞卒于官從子惟義

惟義字子宜初學書未成以租庸趨事邑庭會邑令送諸生

游庠奮然曰我知識詎出彼下乃歸而力學三年補諸生旋

食餼學稱善執經受業者日眾最著者為右都御史沈思

孝晚以選貢授於潛訓導未任卒于從龍

人道之上舉其與俗法不同者什九而安之皆以中庸解
中道者何哉夫中庸者天之道也人之道也天之道也者
終無非也人之道也者無非也中庸者天之德也人之德也
百無非也人無非也中庸者天之性也人之性也天無非也
非性也人無非性也中庸者天之命也人之命也天無非也
行所即禮儀威儀為道之念新愈大待其人而後行也

三

三

嘉禾餘獻錄卷十五

郡人感 楓

大常一

高遜志 文登 道素 承堤 附府院 之祖
魏大中學 泃 學遠 更相

生傳記
高遜志字敬號
當菴宋太尉衛烈武王璵十四世孫也

高遜志字敬號當菴宋太尉衛烈武王璵十四世孫也
五世孫世則建炎初危蹕而渡卒贈大傅賜葬溫州子孫宏
焉世則五世孫坦思避地徐州之蕭縣坦思曾孫德為浙中
宣慰司都事遂居嘉興遜志德長子也少嗜學侍父官吳中
受業宣城貢師恭都陽周伯琦遂昌鄭元祐為文深純典雅
成一家言 郭周里友善著王地送唐廟歌序云子世居吳北

自毘陵高士敏自河南唐及後自介孫余唐柳白永嘉聚東
儀自陽各以故東居吳而皆與于其是北郭之文物道
或矣是北郭子友其初士敏家敬與焉其年二十五為鄭山
後徙居楊李是以李地策十友詩不及也年二十五為鄭山
書院山長洪武三年徵脩元史封建諸王授奉府紀善仍脩
史東成賜金衛 遺翰林院編脩累遷侍講學士未幾引疾歸
十六年命著史部右侍郎以事謫胸山三十年起侍講學士
明年轉侍讀學士建文初以大常右少卿兼行讀學士脩高
廟寶錄為副總裁時更官判裁諱言改魚林院學士主
已郊應天鄉試庚辰會試復典禮部侍郎董倫為考試官所
舉士黃斌王良陳繼之吳溥楊子榮楊溥金切孜胡廣胡漢
預伍皆為名臣壬午靖難師入金川門遜跡溫州鴈宕山中
感憤成疾是年九月晦卒門人文淵閣侍書蔣冕葬之芙蓉

明文稿者傳

舉北靜志居特詔太常之元符間吳祥華陰違事及母學編
其族譜有志祖師志亦云未可知何謂之趙趙祥華嘗出
國破西山文略云或在壬午九月晦日師士敏從先師以
此相對若夢寐流涕之合小師說亦云未可知何謂之趙
心為古賦之長恨也而何復何恨者上吾師血柱
願起君國珍非臣所當死而理之莫若推禮推禮者上吾師血柱
身以飲進進之周師弟命之窮乎師疾不起為營一
山堰水洪杖履莫遠弟如官已然則全川門師入之廣一
足驚美矣今遺墓在郡東門外者衣冠之穴也所著有香菴
集年丑集師友恭遜志會試主考時禮部尚書鄭迪侍中黃
觀知貢舉右拾遺朱逢吉編脩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

秉異為同考官御史王度俞言監試皆一時之選地觀惠
仲度死難遜志弟正志字士表官濮州同知遜志子劭字尚
友孫昱字育甫皆吳姓名播徒曾孫葛字南國始歸故鄉葛
曾孫文登
文登字伯升號流臺生有率性父銘字豐南好菴才嘗以官
稅賑飢廉遠誤圍課繫獄登年十三請代父察知府郭應奎
夜巡獄聞書條異之俾就或為詩生乃請代以故事解乃出
隆慶丁卯鄉試中式知葉孫時當滿歷戊子大稜委曲管賑
活飢民萬餘家建問津書院課士脩學宮創置學田五百六
十畝以贖貧生立葉公祠重脩孫志治陵堰橋梁善政甚多
高陽府志卷之推知膠州膠州膠州膠州膠州膠州膠州膠州

石九自恣登一切治之以法同母老媪養婦有樂春耕集子
林字宇培諸生亦至孝母戴氏殘疾及小祥力疾拜其一
恸而絕林子道素

道素原名斗光字明水號如晦幼失怙恃事母至孝後母罹疾
業斷十歲即能文弱冠舉武進縣學士學使洪啓睿
奇其才不待再試即令入領舉為廩於鄉斯試屢不第丙辰
乞夢索師泡子河呂公堂夢一道士曰君與高斗光同年應
曰斗光其名也安得更有高斗光道士曰君乃高道素覺而
異之遂史名道素字玄期已未乃登進士同榜果有高斗光
山東嘉祥人也初授于鄆廣樹司主事嗣營繕偕大監黃用
監造柱廊時點寇安邦虜被編兵餉取給於楚、又兩郎並

建忠郎在荆州桂郎在衡州都藏蓄儲究計者謂乾國以長
幼為先後歷皆履視柱及逆卷趨瑞忠桂三王同時之國
始倉皇給期期半載竣工於是分界督造素任承運殿以外
用任殿殿以內郎或遠也四郎中宗已巴衡州梨風雷雨
作室也用所督履官之前殿詞連及素衡州梨風雷雨
建忠郎在荆州桂郎在衡州都藏蓄儲究計者謂乾國以長
幼為先後歷皆履視柱及逆卷趨瑞忠桂三王同時之國
始倉皇給期期半載竣工於是分界督造素任承運殿以外
用任殿殿以內郎或遠也四郎中宗已巴衡州梨風雷雨
作室也用所督履官之前殿詞連及素衡州梨風雷雨

名父寬焉得白乃就試崇禎己卯舉於鄉庚辰成進士除
安令邑近遷其青山喜峯大安諸口裁撤兵且歲飢民進
稅鉅萬擬請或陸運津糧二千石緩舊通徵折稅招復流移
一千七百戶教以江南結律法灌田萊無盡開田百二十
寶賦嚴自官之策計斬埋其甚德之邑自崇禎九年失守
於武清通州而協濟其費民甚德之邑自崇禎九年失守
糜未獲壬午冬遷警復遠集邑衆治守具製慈惠東第如
土俾火不能灼樹樵械架礮石分設士卒於四門俄而師
壘湖渡河連十三營集城下乃志士卒登陴以守多掘井
分汲飲雞犬於城中央廢寺改者以其不易拔趙九口去
遂增築礮臺擊郭外濬一千三百七十七丈掘坑二萬二千

誠梁城所千戶選力士為游兵策應檄盧基理檢練鄉兵防
禦未四月朔師復來攻連營一十五屯聞二十四日望
不戰間出奇兵奪馬騾羊豕收集萬黎婦皆之還柳城卒
以全事聞得旨優叙命檄安人意以大計調制改知涇縣
松野盜均役其有良法者兩月事十月報即與諸生講學
水而書院遷南廣街司正事明時縣民之曰西公內各
處竹之應舉錄告上見天子曰久矣免以養一乞歸郡城
隱居竹林入聚書七萬餘卷著格古堂集一書筆記詩
我中曰自與高工部高公以文舉世其家文士出今街
秋後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時前進士徐漢表補此其詩何詩也新病自請錄葬四十
而病死而死而死而死而死而死而死而死而死而死而死

六而卒靜志居時諸先生志求孝以父死不事伏闕訟究
文史所傳子功多不償至今守其父老有遺德焉家藏書八
十餘卷其子孫多富而子孫傳授不似吟哦其為道志
行吟西臺勤哭

一室隣堂見地起
蔣鏡宇維敬親友陶自正與彼嘉興少受業高進志
師入典子澄棄官之東就知府同郡揚任蘇六復不成乃替
遊遊在鴈蕩山中病且革履屨亦散去而放適至侍疾五十
日避志卒鏡乞棺撫吏行服奔馬後不知所終同邑周傳為
之傳就有荷孫曰之翹

之翹字楚輝號鏡石林
先以諱字楚輝居江陰鎮守
之翹字楚輝號鏡石林
先以諱字楚輝居江陰鎮守
之翹字楚輝號鏡石林
先以諱字楚輝居江陰鎮守

集傳洽諫賅行於世年七十五而卒無子婿宗為市賈遺書
敬仗

魏大中初名廷政中式後改名字孔時號廓園居善人父
邦直字君爵號維川少喪母事舅氏如母居之友愛慈和終
身終疾言遲色既卒同邑味，私私諷曰廉心先生大中少
慨慨家酷貧饑餒不給意路如也父業高岸龍之門
距暇間僅五日值縣試不赴俟畢乃詣縣補試邑令章士推
選之曰喪餘四五日獨不可假借乎答曰一日之喪比三年
喪也去推奇之遂拔第一中萬歷己酉科本省鄉試丙辰高

進士觀政時從步奉公府臧胤散服不事虛飾任行人使代
潘復使福藩秋毫無所侵庚申初權工科給事中辨折邪正
博擊權要毅然以澄清天下為己任楊瑞等如荷既論大辟
以愈都御史王德完言首輔解燾擬奇賊元大中托
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周戶部語以親進忠容氏
及議紅丸力請諒方從哲崔文昇等可均不泣論鄭國泰畧
曰禮臣孫慎行痛先帝崩殂討舊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皇
上命諸臣據實回奏何以迄今未奏也蓋先帝之葬群臣在
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義之驚心者已在乙卯五月之
四旬茲日之捷不中而圖所以中先帝者百端至誠感
女謁侯元精耗損德不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制燦以純火之

明史稿卷之九十五
明史稿卷之九十五
明史稿卷之九十五
明史稿卷之九十五

鉛先帝所以彌留而不可起其跡甚著然則張差崔文昇皆
先帝之賊也自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封賊首誰且
非獨不封而已酬可灼以常獎可灼以爵寬可灼以罰休優
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為委之於先帝之宿疾夫以數
十年忠肝義膽所羽翼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谷所誣陰之
先帝一旦戕於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一獲之真無人
心者也至張差所由非不知其對劇也者人哲身為執政
如在事外聽先帝之自危自疑神祖之自悔自顛
之跋扈公行而群小乘風道路以目王之奈何去晉陸火災
李休諸巨棍之外之困之死之番天之下必不容有一人為
微動其忠君愛國之稍開其誅亂討賊之口乾坤或幾于息

日月晦而不明矣然則從哲何以遂至此極也蓋神祖當年不無微露其母愛子抱之端一時工窺伺而苟當責者固以悅神祖必先圖以悅貴妃圖以悅貴妃必先為之效其所欲為之事以故事郊之密揭祭已之並封皆不顧順逆與

歲積根深勢傾與廣凡內以大小臣工與非與泰之人而從哲亦其位置之人也故屢經大逆處之不愈二與開手故而視為固然者所謂為人臣子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弒之罪者從哲是也從哲非身為逆陷於其中而不能出其罪乃甚甚於身為逆者故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在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逆不逆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亦之三案不定不悉置諸罪人以應受之法先帝之冤不伸冤一

日而未伸計皇考之靈在帝左右必有含憤抱痛而未安者即今濟在廷苟非賊臣之黨亦誰不願得罪人以復先帝之譽何以迄今未奏也且諸人之難非有難明也法嚴造意國泰為元即戮國泰之屍磔養性於市尚不足償夫積計以傾先帝之恨獨念神宗之愛當今有終先帝之孝當為仰體貴妃當安其餘年福藩當永其帶礪則詔令以籍恩之有餘於義者也多也何以置若罔聞也其在文昇之罪宜不下於張差而李可灼次之如是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

自愛者可以權衡其間矣疏上邪黨蓋及而奉勅督濟東城濠溝工竣轉戶科右給事中巡青山東清望漣太常少卿王紹徽素與東林為難營求巡撫大中惡其人持疏請斥紹

徽結微奉自引去再選禮科左給事中是時恆典胃濫每大巨年其子黃緣要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嫉之一切裁以典制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大中賢事多苦訪朝上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家書云此番入朝世道稍明於而

明史文官初居勝
史智巧任術于三五
進入李利李掄皆不
進入李利李掄皆不

事當推阮大城建議惡其貪鄙固舍大城而推大中

勝情給事中幸九儒江西人也性尤枝大城與九儒之叶狀同官傅概假汪文官贊雅先是欲人汪文官往來東林諸君子之門負氣任俠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賢而知善政文官左右之力為多魏忠賢既殺安文亦被逐尋復遊公卿間閣臣葉向高用為內閣中書魏勅八中與左光斗交通文官許為奸利疏入魏忠賢喜立下言詔獄

遺史料疏辨詭詐履任及文官獄詞上無可連大中始遵旨履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復矯旨責讓舉朝駭愕概亦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復視事

明史文官初居勝
史智巧任術于三五
進入李利李掄皆不
進入李利李掄皆不

事當推阮大城建議惡其貪鄙固舍大城而推大中

勝情給事中幸九儒江西人也性尤枝大城與九儒之叶狀同官傅概假汪文官贊雅先是欲人汪文官往來東林諸君子之門負氣任俠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賢而知善政文官左右之力為多魏忠賢既殺安文亦被逐尋復遊公卿間閣臣葉向高用為內閣中書魏勅八中與左光斗交通文官許為奸利疏入魏忠賢喜立下言詔獄

遺史料疏辨詭詐履任及文官獄詞上無可連大中始遵旨履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復矯旨責讓舉朝駭愕概亦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復視事

此其後第一則也

本明音鴻儒寺傳學思傳諸首及科日復本堂者又再
皇五言而後：天誥朝夕終史令人下復世視皇上為何如
主未真揚述疏勸忠賢大中亦上言德古君側之惡非遂能

稱人固也有忠臣不恤其身以苦之君而君不悟乃始至於
不可救今東廠太監魏忠賢權威福結黨與首敢三

成於內繼逐別一燦周嘉謀王紀以折成於外近且加覽三

皇親家人以樹威於三宮結奉聖夫人容氏何皇上起居廣

布私人傳應里陳居恭傳營教等出入禁地交通消息入怨

於下天怒於上與情不勝憤、預未有悉數其罪於皇上之

前者憲臣楊述受先帝之知國之士之報誠見於惡顯禍在

皇上蕭牆之內故列忠賢二十四大罪以告誦聞之、遂路

喧傳人情歡喜以為今日而禍本可拔也乃述既未蒙發案

而忠賢之疏先下念其勤勞錄其小心矣又明日而述疏始

下沒其忠愛罪其沽直矣忠賢種、罪案引為親我而代之

任咎矣忠賢種、逆德不能置辨而代與分判恐忠賢所行

溫者即出忠賢之手而述之疏皇上且未及省覽也如賜省

覽無論違祖宗之制于外廷之政出入魯蹕備擬未與諸不

規不法罪在不赦即就疏中所列風聞三事、深冲太子何以

不有裕地何以革封皇上尚謂之日明責人、以無窮而累

卒致深宮邃室之地果如通國所驚疑是皇上身為

三宮列宿甚寄性命於忠賢容氏能不寒心皇上又以宮室

嚴密外廷何以遙知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枚來曰欲人

不知莫若勿為未有其事而他人不知者歷稽史傳編述

甚多况忠賢容氏之私人出入無忌一人出口千耳傳故何
可掩也至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皇上上一身天地覆載

祖宗或恐有靈呵護臣民擁戴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容氏一
日不去恐左右之人盡忠賢容氏之人皇上真孤立

忠賢得疏大怒然未有以、包、中、月、官、不、以、家、自、道、二、答

頭給費而已入朝健其戶寂無一人主計霍公知孫鄭廷祚

饋遺及大中米穀之內閣魏廣微結納忠賢表裏為奸孟冬

頒慶廣微不至時享大廟又於飲福後賸賸入班大中遂抗

疏勸之廣微素憾南星因獄所親御史陳九時論吏部會從

香撫謝應祥為大中報德應祥清望素著曾知嘉善則其大

中交厚故誣之貶三秩調外里居杜門講易、遂黨必欲殺

諸君子明年復勸文官下獄乃借封疆為題誣愛楊鶴熊廷

弼頭坐大中三千與楊述左光斗卷化中周朝瑞顧大革同

者被逮卿人號呼追送至數十里大中怡然馳道於輿車中

手定年譜入都下詔獄誣訊榜掠無一語惟指堂中顏額謂

顏額許願說曰此明心堂莫作昧心堂也未幾報罷時方威

夏故稽題報大中尼至濟爛不可識王德完一欲寬楊鶴也

大中既爭之及上以孫承宗計議遂以不死刑、尚書

喬允并欲於朝審出之大中復持不可及、分、段、大

以納二人賄云崇初元白其冤賜祭葬、太常正卿謚忠

節廢一子建特祠并長子學溥侍祭、所著有藏容齋集次子

學灑見後

學淵字子敬好學工文為諸生隨父讀書前考父居鍊垣學

淵刻若自若大中後連物哭隨行大中曰父子俱喪無為也

乃哀隨掘復利拾起片紙都近年四布遊覽姓芳名潛匿

邸舍暮夜叩父之故人稱齊以完父願畢小竟而大

號物幾絕扶輿歸跡不入山前是夕伏於上沈泣家人以驚

進報押去曰獄中誰半夜進一號者淚盡繼之以血遂死元

二年而父究白有司以狀開詔旌為孝子學者私誦曰孝烈

先生所著有節簾集十卷靜在居時詔甲子秋忠節堂

大子子敬稱孤愛之嘆曰此根之草其能久乎物不可以終

通天孤孤正人之志而達之也木非而秘作人故其誠

子允稱字交讓任國子生有維風集

學淵字子一號遜容少有才名善書法吳下為社稷必以得

淵為重大中元復戊辰崇五改元淵血上書曰父究得香優

邨乙亥以選貢入南雍狼望並起中崇五壬午應天舉八於

未進士選庶吉士中甲申國破卒于賊中其後與國無事

亂流徙居吳中宗古有兩排字未詳是白其一觀公之子

走日語所知曰吾不推一死然不為後死也命命命命

北鄰而身任內應其以草編作火為給五乃子一時友也

三遺人而通不教知中五或始作位命詞故得元今不原本

合詞事後元

別無乃太字少

有流蕩空齋集

送相字翔卿號雲天中元為應唐子舉八甲辰進士初

用學淵字子敬好學工文為諸生隨父讀書前考父居鍊垣學

淵刻若自若大中後連物哭隨行大中曰父子俱喪無為也

乃哀隨掘復利拾起片紙都近年四布遊覽姓芳名潛匿

邸舍暮夜叩父之故人稱齊以完父願畢小竟而大

號物幾絕扶輿歸跡不入山前是夕伏於上沈泣家人以驚

進報押去曰獄中誰半夜進一號者淚盡繼之以血遂死元

二年而父究白有司以狀開詔旌為孝子學者私誦曰孝烈

先生所著有節簾集十卷靜在居時詔甲子秋忠節堂

嘉禾微獻錄卷十五

邵人成 楓

太帝

威元佐

威元佐字希仲號中微秀為人字素其性本樸實不佞凡

元輔字希周用學嘉靖丁酉應天中興公人祭進士博覽

屏集事輒歸官撫州教授年元佐自少與元輔名嘉靖己酉

舉人壬戌進士未名齋喜初議選為庶吉士思中旨傳免校

禮部主事特儀制員外郎後為年希仲子希周子希周

榜廟登極進本司郎中兼時宗室繁樹動物祖制來子第固

遂至天潢玉牒名雖禁而其苦者不道者乃佐在制司久

欲稍變其制上疏曰方今宗藩日盛祿報不恤人皆憂之然

卒未有善安之策蓋以事關祖訓議多掣肘然欲不特祖訓

而即其通融亦亦補偏揆與之方而非振末宗源之道也

云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日之事非大破常格則將來

報事不可未有司事不察宗藩不能事宗國家事不能

可少予不知祖訓之言祖訓未嘗向也故欲變宗而後

各得其所當先統宗藩而後始不一之故而

微意所在然後可以審其權衡而酌議之外昔高皇帝肇興

剛開首啟宗封東建諸子周備安地如此乎天降文星居之

大中逸左上谷實中川逸守公化而玉為之保障大原開中

延慶韋靈酒泉振掖則秦晉慶肅四王為之屏蔽他如內郡諸王亦皆秉鉞部兵崇權握勢維城維翰恭布星羅此固一時也迨靖難以後世襲隆平齋谷繼漢趙旋藥或德或贊日積積熾弄臬益頓兵權盡釋朝堂無懿範之述府補之階情親而勢愈疏養信而防深宋此又一時也河是而後險修漸盈間作不典荒瀆滿歲無虛時之倫逆節屢犯明條法多圖土之收辟有勒盡之慘况乎邸用繁增絲制無畧寵解莫解尾大為虞仁人悵惻而實心志士痛哭而不足此復一時也其在子今則人多祿寡支用不敷假貸揭債而食望未以致資身無策日不聊生乃有共送而居分餼而賂四十而未婚廿歲而不定語及中葬則言之醜而不可詳俾

為道燥則狀甚悲而不忍見強梁者彎弓走馬白晝劫奪于郊衢柔懦者執捕獲致潛身竄入于輿阜此又一時也之高皇帝草昧之利建宗于文皇靖難之日思鑒前車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列聖以迄于今時移勢改思以我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以曲盡者矣即如高皇見起一世豈不知宗人之有今日但開國之初固當如是至于世遠親疏因時損益亦待後世善繼善述之主變遷之了天國初親親王將軍總四十九位女總九位至水樂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甚多也而當時祿入已損于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支迭入玉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二位視國初不啻千倍

天下王府之祿反多于歲供京師之米即使盡廢上供之輸猶不給王祿之半為今之計欲裁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宗所入刻削已盡而且至于無可裁矣欲加小民之賦以周給之則負民之業誅求已極而且至于無可加矣夫于飢寒而嗽：相聞有司亡丁兵指而遺：在慮况一名封婚禮請乞保助奏報查駁文移展轉更有甚不易者以養之乎夫今日之事已為難履十年之後裁長補短每人而生二者之多所增率四五萬派一人則添一人之封添一封則添一分之祿繼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祿米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以濟之哉議者有曰國課不給做漢

家封王之意使各宗人自為養生育多寡皆不必顧為此說者意非不美然以一人論之且如郡王其祿千石倘生十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兼支尚有本色米三十石也又一傳則或生三四子或生十數子則以三十石米而共分之矣又一再傳亦復如是則愈分而愈微夫婦穡獲少者不下十人朝暮夕殮婚相喪其何以賑彼庶民之家亦有其薄而世傳不乏者以其各有營業而日出不窮也今宗室坐食自守而欲人自為養臣固知其不能矣臣謂當今國事之極大者莫如宗室天下之大可憂者亦莫如宗室於此而不聞之以止路固不可聞之以止路而不善通夫祖訓亦不可盡不究夫祖宗創乎彼國初親王之祿五萬復有段綰茶鹽等用亦復萬

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又不能給而于茂肅遠度寧谷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萬石今出有已而前後之言已不信矣時至永樂祿數日殊恭魯唐府各五千石遠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七百石廣府數八百五十石而郡王常于數口發給是文皇去國初未迄而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矣况親王出城歲時給兵馬武祖訓也而靖難以後則寢之郡王子孫任用以官陞轉如常祖訓也而累葉以來皆無之則高皇祖訓則聖已不遵而行之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尚可膠柱乎使高皇而親今日之國如此大差而過今日之難為又如此將原詔錄之初而盡給之乎抑變通其術而別議之况封建同姓世相傳比古之

所有生食縣官爵職世授則古之所未有臣故以為欲善其法必須大破常法不拘祖訓各藩封爵不必盡授有寸者士農工商各從其便一切出城越關之例盡弛其禁使人人得以力業則各宗有謀身之策而國家紆室之憂我皇上親之之誠亦庶可以善其後矣臣之比議人非智不及此而不敢以聞者良以祖訓難更又恐出城之禁一開萬一有不逞之徒敢生變則邊論皆下之生不免惹端之禍乃開高皇帝時平遠封奉業伯庶庶昭陳言首請嚴抑諸王而上書大怒被逮死獄其後不數年而親王之祿亦遂大減是高皇謀其身而用其言伯庶之身雖休而有功于國則大久人臣之義苟利于國死生以之臣職守所關禍福利害皆所不計

伯庶名

即使用臣之言而謀臣之身臣無所悔何者皆反一身為甚小而利在國家為甚大也昔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及見其有疾喻以不治將深乃三見而三不信以至不可救今宗室之病已在腸胃然酒醪可及并並數年而深入骨髓則病且將驚而走矣臣故借擬欽欽同列如左伏乞勅下八部通行各親郡王大某將軍中尉恭議可否以聞

一限封爵查得嘉靖年間董林王台瀚奏稱宗室之中其弊難究不必較其妻膝有無止定其子女多少議將親王限以五子之外其餘多生者止給官帶榮身並無爵祿令其自行營業即王以三子為例將軍以下各隨等差先帝未賜命允逆竅其事臣謂人之子女原有多寡不必限也然而生不必

限封則可限其帝孫王孫親疏有等恩數禮秩隆殺有差今國朝應世已二百餘年以親論之亦遞降矣故除初封親王且姑照例襲後二世而後再加詳議外其累朝支派之分列各藩者當立為定制以限之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嫡長子庶子許封其四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嫡長子庶子許封其二鎮輔末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庶子許封其一入請封鎮輔末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職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照舊請名士農工商聽其自便有志隨書者與民間俊秀子弟一體入學應舉登名科甲者一如王親事例止任外官其他力田通工等業從使生理可也或曰親王之子例為郡王郡王之子例為鎮國將軍各將軍

中尉之子例得祿祿今各宗之子封者固得所其而不封者竟與齊民等不事而生稍居後則一體所分責賤貧富迥然懸絕已為不情況請書必賴膏火之資終前必藉資選之木力務須得賦賦之授工菽不無悅仰之憂故將何以為止耶臣以為宗女宗婿尚有婚資多許給銀百兩今後各一將親王之子不得封者年五至十六歲賜之冠帶仍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不得封者年五至二十歲亦賜之冠帶仍給銀四百兩將軍中尉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學則賜之衣巾若止務生業不必驟賜各子仍俱給銀二百兩以上各子遞減處必則或任或不任咸有所賴似無失所之嘆但當詳慎查點以杜冒濫如是而各宗之子猶有不能自立游蕩成業者望諸家

有不肖之子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或曰擅出城郭國有明禁令既任其生業則必不能不出城郭恐為不可臣嘗借之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其所以禁之不使出城者為近口放縱不法者設也苟能各務生業謹守王度一有不檢稍加繩之雖出城何害也或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今入仕失職與交易情事一切貸之則貪婪無縱陵劫累案益多事矣臣愚以為宗室不加刑責系非子道即刑將不加則大罪之道也夫人情有欲所以平其情而不亂者恃有司之法繩之耳今宗室一有小過不以有司治之而動必奏請苟以錙銖斤兩彼此忿爭而遽放開之朝廷則往來勞費廢時妨業彼小民者豈願為此哉若復不較而姑縱之則錙銖不已斤金可

攬斤兩不戒朕庶可侵臣故曰有司之法不行大亂之道也夫常人之愛于弟者必望師傅用夏楚以威之今之有司皆士大夫國家之外傳也今之宗室皆皇家苗裔族屬之子弟也與其姑息而養成惡德以就罪辟孰若教戒而造就成才以歸于正之為愈哉且聞小之宗室備工練卒無所不為匿名執後甘心播捷是陽障其名而陰忍其為也若顯援縉紳之列而均受其榮勳之公分授四民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足以言愧矣

一議離嗣查得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近已申明人知共守惟親王尚得以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為親王之得封謂其為帝胄所分天子之次子親之欲

其貴愛之欲其富故崇之以體親不使與兄弟行輩大相懸絕耳今子孫相繼世富貴固不必言但至之嗣則統緒以絕即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泯亦已矣而又使親弟親姪繼襲其爵不幾于過耶國家功臣遇有之嗣則許族人襲爵此謂先世嘗有勲勞于國故報功之典不當割絕其統是所以勅百官也至于親王則以親論而非以功論傳之數世其澤已斬其福以過彼親弟親姪自有本等爵職何緣而罪進王者之尊乎臣愚以為自今以後有絕嗣者止推倫序相承賢能著聞者一人管理府事雖有親弟親姪不得冒請復繼王爵

一別疏屬查得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夫

國中尉之職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
即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不改則典國終始將萬世矣致之
古昔典禮莫備于周然因家五世之外燕會慶問皆弗之及
非薄之也親之殺天秩本然耳禮固有云五世祖免故同
姓也六世親屬竭矣今至奉國中尉孰非皇家祖免以下親
乎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今我朝開國四宗肇基德懿熙仁
皆為藏主則于祖且然况早屬乎今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
再傳而下不必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賞
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悉聽自便庶恩義並立而法制亦不
違及矣

一議主君查得郡縣主及郡縣鄉君各隨父之差等請封初

不限其數之多寡及至選配儀賓各有職事誥命祿米從人
等項今男封既有限制合將親王之女止封其三郡王之女
止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各封其一主君之祿俱各照舊外
其選儀賓既有職事誥命列之官階足為榮寵祿米免給亦
無不可以止各女有不盡封仍各給以婚資使為贍用出自
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郡王者給銀一百兩出自將軍者
給八十兩出自中尉者給五十兩選配之婚聽其自為生理
其舉應入任者悉校外任宗女宗姪除以前者勿論外以後
各女婚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帶婚資一體聽其自
便

一議冒費查得冒妾子女擅嫁子女草爵子女與一庶庶人

例雖皆不與封然其各子猶有不等口糧今既許其各從生
理則人自為業較之每月有限口糧尤為便利但前各宗各
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讀書及無產業選或驕惰游蕩不能
生理者一察革其口糧恐不聊生似亦聖世之棄人矣今無
將以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為隊
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用宗人不至告病而國
家亦可以節無益之費矣

一議擅婚查得宗室請封選婚必由本部行選其費方今入
府成婚若未經奏請而徑自配偶或雖經奏請未受封流而
先已成婚皆為擅婚擅婚之子例不得封歲給米五十石仍
本折中半兼支此定例也但各府擅婚最多皆不顯言其與

或假捏奏到勒令字號或稱違方輒商不識書字失記先前
勘合或言遵照相沿舊例原未奏請淑恭宜安人等執此等
名色雖各不同皆屬擅婚例無授封之理然彼既不肯自
其契而奏抄到部必不能違例題覆一切立禁不行固其法
之不得不然者也夫各宗格于例而無由伸其願臣等拘于
法而難以徇其情乃有老大未婚而察驗不給種之苦抑不
可勝述者矣為今之計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
子照例給以本等口糧士農工賈仍聽其便自今以後生者
止許賜名不必再給口糧聽令送宜生理可也下本部議尚
書高儀言元位所奏鑿可行請令各王府虛心評議上從
之然卒格于成例在官七年陞尚寶司少卿世宗廟祀致遠

太常寺少卿乞歸未幾卒有青卷閣集詩志居詩話合軒詩
 然其詩不似九五成帝仲則全以七子
 為上集今州刊二十子不及仲則詩及楊李後皆編行于
 世善書畫祭酒馮夢言元佐論宋落一疏雖議極不行而
 深愛頌畫不減寶洛陽後世亦有行之者元佐仲見元劉亦
 亦大名不第家有世世受足弟成編其中家法并一詩
 所稱 蘇詩詩社四友傳希仲發帶官子神清白不感于時行書法鏡
 字稱 蘇詩而性離文余語白古者謂人神 此有元五就未定
 蘇州梅名以行楊上青蘇詩與子多不令不知也及 而則取道及
 人貴佳勤何止於若而後文也此布仲
 身未五十竟以若建故沉落不楚

蘇東坡蘇軾卷十七

絕人感 振

太常三

李奇珍 奇玉

少卿

錢 蘇琦 芹 莖 瑞秋 去微 潤微

馬德澧 千末 維結 去拉 去損 鳴道

辭少卿

陳世昌

博士

一字元美

李奇玉字君美一字元美號荆陽嘉善人年少能文章與弟

奇珍齊名為應舉於鄉國公車者二十年乞恩再從教
 諭天磨至茂登進士以親老未及廷試歸而母病奉湯藥
 必手自調治嘗而迎之躬浣衣襦不藉手僕婢母歿哀毀骨
 立未幾父友春亦病哀類於天類以身代及父歿嘔血數死
 居憂廬墓者五年服除猶未出戶弟奇珍勸之任職年崇
 茂辰始廷封復乞間改武學教授量移國子助教遠而部
 都水司主事嘗都推舉改南兵部職司方負外郎轉向車駕
 司郎中請急歸權知寧國府不赴任于復起知汝寧府之官
 數月以事上嘗情引疾不待報而歸奇玉生平交於紫利居
 官事不滿十歲終身冷官而出守郡僅一赴又小州事人歸
 林居日讀書講學教不怠而著有雪園易義五卷甲申國

破出愛情年子松

松字子喬崇 癸酉舉人唐辰歲進士知歙縣一歲以事累
降改名公柱國破不復出 靜志居時子喬既還初衣其詩
賦贈五言 帝扼卿貢生

奇珍字四可 萬歷甲午舉人 戊戌歲進士 辛丑廷試知長樂

縣審編里後秉公無私 緩催科別宿弊崇又校士一邑丕變

通志 春寧小年陞 奉節武選主事 督運兵科給事中管條

濟城濠工軍竣給假 歸起原官 戊午主山 恩賜試轉戶科

都給事中有事 國本止開 諭議 督回陳 聖恩 號 辛酉陞 文

常會少卿 丁艱 喪 與 卒 於 家

錢琦字公良 號東舍 海鹽人 本姓何 高祖貴 四洪武中 中 成

都勾一兒生 三日托 同里 錢 翁 養 之 名 曰 裕 裕 生 寔 寔 生 達

字景孚 即琦父也 琦弘治 年 舉 人 正 德 戊 辰 進 士 知 盱 眈

流賊南侵 邑無城郭 琦達家 累 遷 浙 括 民 為 兵 名 父 老 諱 以

死守有偵探者 執斬之 賊知有怖 不敢犯 逮刑部 貴州司主

事 迨 江 西 司 郎 中 武 廟 南 巡 與 同 官 南 任 疏 諫 不 報 引 疾 歸

世廟初起 南祠 祭 郎 中 出 知 臨 江 府 方 大 早 步 禱 而 雨 民 歌

之 屬 邑 新 塗 縣 華 林 賊 亂 後 山 民 披 化 者 不 復 奏 折 其 地 為

峽 江 縣 舊 有 引 稅 州 歸 於 守 琦 籍 其 資 為 募 役 費 志 有 傳 出

官屬今被糾調 簡 思 南 府 歸 置 義 田 以 賑 族 琦 六 子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葵

字次卿 萬 歷 丙 子 舉 人 著 耶 耶 教 諭 再 署 會 稽 道 長 字 與 如

明文稿稿四得此中
房和相出德龍閣鶴鶴
紅馬林向守已德惠
杜運通 奉朝請 孝子人
茶山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清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中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和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珍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彭公節集列傳字
名子傳

彭公節集列傳字
名子傳

知縣蓬州知州卷賊之亂民空城逃竄番獨死守民稍

城得全有聞風 鋒 餘 稿 番 孫 千 秋 字 真 長 天 啟 辛 酉 舉 人 被
論 華 戎 浙 野 見 聞 紀 畧 收 番 孫 天 啟 辛 酉 舉 人 被
宜 換 別 者 不 從 及 事 時 未 有 備 之 者 自 具 一 命 題 番 孫 天 啟
語 前 每 有 一 道 士 略 謂 開 人 言 籍 之 者 自 具 一 命 題 番 孫 天 啟
以 一 朝 平 步 上 青 天 為 七 篇 卷 說 合 開 節 事 所 指 非 房 考 則
考 而 即 指 臣 也 臣 行 窮 究 以 全 節 節 而 論 謂 道 士 所 指 非 房 考 則
大 文 無 不 奉 其 意 旨 必 遠 通 問 道 而 後 論 謂 道 士 所 指 非 房 考 則
為 此 不 肖 之 輩 也 臣 行 窮 究 以 全 節 節 而 論 謂 道 士 所 指 非 房 考 則
不 可 作 始 者 場 中 何 以 評 不 知 也 臣 行 窮 究 以 全 節 節 而 論 謂 道 士 所 指 非 房 考 則
程 溫 國 嶺 至 以 浙 閩 間 事 論 之 矣 能 而 其 後 千 秋 自 成 而 絕
有 青 嶼 集 初 應 骨 之 上 公 車 也 蓋 送 以 詩 曰 有 賦 只 須 身 自

賦 吳 因 狗 監 借 輝 先 人 謂 其 馬 座 巴 甚 及 千 秋 事 孫 又 惜 其

後 人 不 能 奉 家 教 云 蒙 卿 貢 於 潛 劫 子 孫 見 後 貴 四 之

先 堂 在 邑 境 久 蕪 廢 人 吁 為 何 長 官 墓 一 夕 忽 發 光 怪 群 鶴

巢 其 樹 嶺 明 年 琦 登 科 自 是 貴 顯 相 接 云

并 字 懋 文 號 洋 泉 嘉 靖 壬 午 舉 人 戊 戌 進 士 授 刑 部 主 事 歷

本 部 員 外 郎 郎 中 出 知 奉 慶 府 未 至 丁 父 憂 服 除 補 永 州 府

值 車 積 雨 棘 塵 每 泣 事 脫 容 細 故 庭 無 歡 扑 之 報 人 謂 其 太

寬 并 曰 牧 民 猶 收 羊 也 去 其 敗 羣 者 足 矣 論 調 引 年 歸 年 七

十 半 無 子 并 宅 心 坦 易 一 以 至 誠 待 人 而 為 兩 貴 終 不 忍 易

居 家 慎 穆 願 新 政 上 言 正 始 當 懲 聖 學 次 及 本 郡 海 防 事 宜

又 言 監 邑 每 歲 例 貢 黃 魚 宜 罷 優 詒 許 之

董字懋孝號硤東少敏慧以諸生入國學嘉靖戊子中順天鄉試己丑不第遊南國學祭酒林文俊禮書湛若水並稱之乙未舉進士為刑部湖廣司主事一年以母喪歸服除起祠祭主事遷儀制員外郎甲辰提調會試舉子某試卷違式堂判不得勝監試御史立持之竟中式蓋以重賈賄御史得之也言官以聞事者及御史狀于俱譴廢而董以判故獲免及京察吏部謂董順御史指亦當黜乃降廣西德慶州同知州被後復假掠民成逃去旁邑戶中自耗董明園感止擢掠州民稍集木以久荒爭地乃悉撤藉稽戶審夫之清佔冒以補新民在州一年量移寧國府通判以董與瘴癘先卒年四十四會不能殮諸大吏助其葬歸葬宣之卒也本非其

罪既死於瘴父琦尚在堂痛其不返作招魂一章酸楚沉鬱不堪反復云

薇字懋垣號海石琦兄珍之子也珍號兩涯初艱於子禱紫薇山生焉因以命名才好學年十五文誦嘉靖乙酉舉於鄉壬辰登進士湛若水講學京師從之遊時及門者堅守師說薇獨以意立論不隨眾步趨若水亦不以為悖授行人使楚藩尋擢禮科給事中請令將帥家丁得自耕塞下田勿征其賦總督大臣假便宜專制閭外格不行又疏劾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工部尚書溫仁和外戚蔣翰皆劾切不顧忌諱救查湖廣廣西錢糧窮邊僻壤他使所不至者皆就閱之靖州千戶頑獷弗率約束簡其尤者四人寘之法進右給事

中朝國公郭勛請復鎮守內官擅易置宿衛將校薇疏其不法七事上眷勛厚然素知其橫而不問未幾復諫南巡奪休內閣選官條多徇私為給事中周琬等劾罷薇偕同官呂應祥任萬里上言禮有云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又曰選天下端人正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以此視之則今日皇太子冊立推補詹事春坊等官必躬有孝弟之行而又博聞古今者然後為有道之儒可恪禮樂之輔昔成祖論官僚以胡廣楊士奇二人為不忝而仁擇東宮講讀尚書塞義等僅米儀智一人宜宗以兵部尚書張奉漁太子賓客英宗膳布衣吳興弼為春坊論德此諸臣者考其出身或以歲貢或由學

官或自守令或使田畝蓋惟期在得人故未嘗限於所擇亦不必沾、倚官也今官僚方補論劾紛至陛下復勅吏部選補萬一再選之後衆心難服甲可乙否仍至人言博布四方有礙觀聽且琬等所論行賄昭然各有指實以賄進者寧復預慮惜名節既不可為官僚又寧可侍陛下講帷乎輔臣以賄進人不預國本大負聖恩此非細故伏願首斥貪輔以肅人心然後集內閣九卿公舉孝弟博聞實行顯著者疏名上請庶勸導得人元良懋建不報又以星變乃主德闕誤所致上疏曰皇上回鑾自楚躬告九廟臣伏候秋天門下仰見上天有星如帚光掃內垣中宮軒轅之次占者皆云災變非細臣恪負諫垣職在論救謹述四事仰佐銷弭一曰侍巡幸通

者陛下遠幸承天國以顯厥所在孝思難已但苦費不貲出入宜慎如衛輝之行宮失火東江之御舟忽散非所以治神遠危也願停車撤深居大內以回天心二曰罷方士陛下既祚以米節元節一道士耳尊為顯官名器已濫今元節既復罷陶仲文以高士之號盡符過於官禁又聞大學士夏言左都御史王廷相禮部尚書嚴嵩行在朝奏俱免符於帽君相一心廢聖賢之道教而崇左道置變何為而拜三曰遠奸佞御史胡守中平時貪財納賄私盈萬金以奔走微勞左右為之交薦傳奉明旨遙列憲職河南按察副使劉陽始自永平知府推憲河南未及一年以遠迎守中為之延譽遂入陸之耳趨權河南按察使今又不顧公議薦為真定巡撫投功

名之會者為不類為別陽以希錄用時朋引類蟻附守中則民膏血曾不知恤寧不上動星象四曰寬小過陛下南巡凡直隸河南湖廣守土之官皆受恩於朝分職於境孰不願勤奉迎之心但萃華誰止羣情震蕩或因精力不前或因智識不足致失事機中問節錫等清白素著今熟行提問何由自新天度高明倘賜赦宥和平之氣既騰星度不足彈矣疏未入謂其僕曰上方事玄祈祐所忌者災首我疏上不死即寬以數金付汝死即買棺以殮命下得免死歸管已而放歸與士子問閩論學扁其居曰從我所好好且甲寅間倭寇橫熾請於地撫王竹集兵為備鄉人德之部院臺諫交章論薦皆報寢卒年五十三穆廟初下詔起廢而徵已卒贈太常寺少

平明書

仰初有司為建特祠願曰願忠母者有啟啓堂集團朝名臣事實格選策河套議海防畧海盜縣志海石開州學錄樂律諸雜說藏於家子與映空洲市號常南嘉靖甲子順天中式與映子陸字聯建萬曆戊午應天舉人餘請有紫芝集西來卷遺稿子鴻字羽可中朝才子李晚壺不出里人私謠曰到天子在草耐微賦首殺先生者有親首篇撫松集與映孫嘉徵見後

嘉徵字瑞一子字子雅本懷父周園子生中書會及嘉徵少好聚眾以已榜成均用律素久值親忠忠與政司學奸狀索初元上書數忠賢十大罪一曰皇帝二曰茂后三曰弄兵四曰無君五曰剋削六曰無聖七曰濫爵八曰掩邊功九曰廢民膏十曰通閩節亦未休願十上疏上報知先帝亦相繼諭勅忠賢死嘉徵遂歸身於松溪知縣中朝碩望建報伊文未及赴任聞拜御史出知福州府值破出走僕徐某者章服而趨於署海兵入堂見之流涕羅拜徵遂得脫浮海數年歸卒有松翁刺稿子以狀

行鈔以裕經費嘉祐疏爭之甲申而登建轉工科右給事中
在事兩月調吏科左給事中督餉江西福建以勦勦未幾
命出為廣東嶺西道副使謝炳輝國政為頭陀自號鍊雷道
人且行弟嘉楨

嘉楨字和衷號化和崇正已卯舉人居家有幸倚毛南國破
不復出為頭陀史方外名曰弘任親宗額年六十七卒于宋
族入鳴寔

鳴寔字仲壹一字國散號具嚴常和樓和莊諸生有本名
父番以孝義稱旌兄鳴雷字伯壹一字國成為庵中卿有江
陰訓導甲申掛冠歸里共入城獨坐中堂不語死鳴寔居
中為庵於郊本省舉人癸丑歲進士知開縣字氏如子湖

葉向高家怒不法杖之投劾改歸與府救授國子監博士
再建南刑部山西司主事歷本部東司員外郎郎中本部
無志書歷事貢生欲歸江山麗請修之高寔因為編校成書
凡二十六卷有片出知邵武府親志督事其人崔呈秀
為寔同年友以書招之指而不答丁憂服闋起知潮州府既
還廣東制使降湖廣僉事將河南奉議迎制使浚浦有賊
聞賊圍信陽鳴寔治火器嚴備之拒守十餘日賊還還山東
各政未以註誤左調常領分守恭誠推尚寶司正卿乞假歸
卒建康家奉奉事先撫崇禎中書情理

陳世昌字彥博晚號西澗其本錢塘人力學能文元至正
初由布衣薦入為翰林院編修奉勅代祀海上值道使不能

運朝遂寓嘉興授濟以養姑張士誠據平江屢招致之不屈
吳四年八月散入晉邑字與典簿改殿大常博士尋以母老
辭歸後復徵至京師未設官而卒所著有希言集一卷

嘉禾徵獻錄卷十八

即人成 祖

太僕一

張 敏 淮

房元沐亦在

彭期生

加正卿

張敏一作字時勉本海鹽人曾祖景福開封府檢校從征雲南成大理國家為祖福無異然國公沐英奏以國子博士教功臣子弟父正字中五景泰兩子也雲南御試第一成

丙戌進士而戶部郎中選字知府致仕仍歸海鹽敏成化人輕長官敏悉若百姓敏一切疑之以法河東張澤清主

敏之又若獨人德大敏無克者敏也為景泰清官... 丙戌進士而戶部郎中選字知府致仕仍歸海鹽敏成化人輕長官敏悉若百姓敏一切疑之以法河東張澤清主

淮字東瀛父球生淮于大理敏致仕有差見奇之遂以為子... 淮字東瀛父球生淮于大理敏致仕有差見奇之遂以為子

居元沐字沂春嘉興人祖鵬神陽大夫... 壬子舉人乙丑進士授中書管轄司主事... 戶部郎中... 戶部郎中... 戶部郎中...

存仁字念慈字華春... 人果其本第乞恩而平於喻大敏壬戌登進士知縣... 存仁字念慈字華春... 人果其本第乞恩而平於喻大敏壬戌登進士知縣

山之傾瀉... 皆以不... 應察之... 父既頌... 山之傾瀉... 皆以不... 應察之... 父既頌... 山之傾瀉... 皆以不... 應察之... 父既頌...

王紹徽... 而昭則... 慶籍居... 慶籍居... 慶籍居... 慶籍居... 慶籍居... 慶籍居... 慶籍居... 慶籍居... 慶籍居...

牽附于... 刑政之... 後謂之... 萍水之... 寡侍之... 時聞白... 太宰孫... 事孫璋... 人手起... 其人又... 而出浙... 事孫璋... 事孫璋... 事孫璋... 事孫璋... 事孫璋...

等事累... 此因向... 丁元為... 調停中... 中報船... 日少地... 解落帶... 承福以... 弟今案... 即浙水... 下堂朝... 于去年... 事道而... 舉道而... 舉道而... 舉道而... 舉道而...

軍時連未帥... 以未待帥... 同待帥... 岸... 弟... 汜... 情... 海... 行... 年... 牙... 寶... 應... 浙... 將... 人... 為... 淮... 浙... 質... 編... 欲... 過... 語... 一... 也... 浙...

將施大德... 人必賜... 為即... 淮撫... 浙人之見... 質之先是... 編處招... 欲避之... 過襲前... 語聞于... 一應者... 也熱中... 浙人不...

日進一言... 而且自結... 在輔臣... 一念愚忠... 盡逐浙人... 人以浙人... 執掌則... 今去者... 何能為... 省合為... 之人耳... 之顧慮... 出脫... 猶為... 未幾... 餘兩... 衆銅... 報積... 廢田... 府得... 加增... 然民... 之中...

日進一言... 而且自結... 在輔臣... 一念愚忠... 盡逐浙人... 人以浙人... 執掌則... 今去者... 何能為... 省合為... 之人耳... 之顧慮... 出脫... 猶為... 未幾... 餘兩... 衆銅... 報積... 廢田... 府得... 加增... 然民... 之中...

氏舊聞錄客舍偶聞若齋雜記庶代詩抄五言妙境若齋四
荷合編知人私誌

嘉禾徵獻錄卷十九

郡人感 祖

移工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太僕二

馮敏功 馮汝弼 洪牧 洪業

譚昌言 貞然 貞良

贈正卿

顧際明

李日華 少卿

呂 聲 附沈青 奇丞

士

二

馮俊字世英 平湖人 宋漆木倭成化癸卯順天中式乞恩

第陶教諭邑權陳子鮮知學倭為之勾倭字解指體資給之
遂有以科名顯者再補由休寧教諭捐知獲嘉縣木瑞張

永往安化而連縣然倭迎蒲梅壽民不倭供億永欽容謝痛
長者胡遂平邑故無城百城免倭備束乘樂之舉和縣新也

神初約先射疆道母妻山中而身率丁壯盡地而誓人皆感
奮殊死守城知有傳引者事平乞歸倭悔悔燕幸有吉君子

之風子汝弼

汝弼字惟良 號祐山 嘉靖辛卯舉人 先生自著雜說士之意
之說視其子奇以為欣感余獨謂不然者事來者曰卜之文
章而已嘉靖辛卯省試早王拓湖問余曰今科誰當中之文
榜僅遺一清耳是年沈子完病不愈沈子完四人連第王辰

之說視其子奇以為欣感余獨謂不然者事來者曰卜之文
章而已嘉靖辛卯省試早王拓湖問余曰今科誰當中之文
榜僅遺一清耳是年沈子完病不愈沈子完四人連第王辰

而將五原縣...

有祐山... 文集十卷...

及開榜果... 不廷杖... 就請生... 咸耗數... 石以... 事遣知... 州府同... 茶漢塘... 海上... 西右...

而撤運... 民夫... 兩彌... 今水... 東市... 塞僅...

又築之... 堤清... 千里... 築障... 沿河... 岸學... 南北... 諸山... 易提...

築無...

而撤運... 民夫... 兩彌... 今水... 東市... 塞僅... 堤清... 千里... 築障... 沿河... 岸學... 南北... 諸山... 易提...

之法又裁縣若之水請于憲司備為鑿井如樂城不數年民
享其利達南職方司主事歷車駕司員外郎郎中以報去起
原官值福藩之國需馬快船五百艘船尚候通灣待其歸脩
船復往水涸水必不能起呂言乃建議急撤止通灣船勿
動違官就彼備檢計往運工費略相當而旬月報完王舟遂
如期改北撫順失守力陳四路併蕪之非後果收劫戊
午與廣西鄉試選出督福建學政杜絕請託試卷不做手一
人皆自點定三年翦髮盡白明詩餘嘉興譚呂言為福建提
題數行原書復之開人談云東廣寧陷以邊才轉山東登
萊副使督餉監援遼軍淮兵奉調在登萊者以之餉詳呂言
抗議曰登城斗火而聚卒四萬月費都金一萬五千軍無見

糧旦暮更起必無登萊矣乃言出海援遼未有的期姑分
班更替一月間客兵已去者過半復請于朝以登萊海水淺
輕舟不能載騎必無兵患二郡不必屯江淮兵空糜軍實如
其言無繼調者兵亦不詳淮縣令與遼將李性中有隙兵民
阻關令誣遼兵為叛東撫倉皇入告檄登兵會勅呂言大言
曰遼將我將遼民我民也誰敢言叛兵者身入遼營持性中
手諭以忠義禍福令傳箭諭離營趨遠三騎往將士皆感泣
聽命航海遼民數十萬來歸條安撫事宜俾各得所逆奴據
郡縣二縣部發新練馬兵五千救之行平賊走遼命之使
詔賜金進秩昂帥毛文龍以瘠藥款遼民指為俘而獻之呂
事知其詭置之密室飼以飲食旬日能言因吐寔書編為農

海外俘級日多交關逆閩魏忠賢張大其事親統封爵呂言
堅持之弗為勸復又朝鮮李焯裁其主介文龍携重賂請封
於朝故事使舟從登上呂言以試賊不討而封之損國威不
令登岸乃假道天津而入文龍並帥之子是借進勦名索餉
二十萬挾瑞誠令汰登兵那其餉以給數呂言曰餉可卒那
兵不可卒汰一月中足那備之數予之而登無汰兵之憂文
龍尋搆音得舉刺文昌言具揭力爭會御史魏元緒給事中
魏大中亦交劾之乃遣蜚語中司屬司餉同知翟棟錄騎突
至械棟去昌言不勝憤嘔血致疾卒子貞然見後貞和字閩
仲號魚山以例入南雍中乙乙科副榜昌言以死勤事
運非滿歲未蒙優卹崇禎改元貞和上書陳情獲贈大僕卿

而蔭貞和中書舍人乞歸南還遼病不出貞易諸生貞
良見後貞碩字石樞天啓改元軍百舉人于貞於字立生
諸生有清閣集
貞然字梁生號掃菴天啓甲子順天中式崇禎改元戊辰進
士任于都營繕局主事調廣衛督糧監甲厥字於疾乞假
歸被論起大理寺副貞然博學工文章通籍後率杜門著書
旁通禪理有見聖編韻史蒐詮閱代新詩又集詩賦賦詞化
書等數百卷行世國初以應徵為國子司業掌祭酒事以老
疾辭年七十七卒于家所居即梁碩野王讀書臺昔為諭德
居應城仍舊復加葺之今存
貞良字元狹號葉岩當感時江左以文社相雄有虞山姜

東金沙雲間西冷之目負良弱冠即聲稱藉甚崇禎壬午以五經應試舉順天癸未復以五經成進士廷對二甲一名

兵備吳克孝計城守克孝知不可為遁去乃挈家浮海達會稽魯藩監國承制除福建道御史改戶科給事中又改兵科監王朝先胡永貴張名振李唐禧四鎮軍論戰守與閩臣田仰爭以笏批之仰馬士英成也遂乞不允建策請援于閩陞兵科左給事中加太常卿以往查宣泛大洋七三夜抵福寧州境聞浙東陷則人無固志將往南粵次泉州過潰兵室家散走復聚于同安欲從平和間道下梅子登巒蒼蒼中為持刃者所擊僅有頃避巖創扶掖行老儒依念雪哀之留居半月平和舉人賴燧昌言督學時所拔士迎入武功山丁亥同年進士史起明為漳南副使招之不應戍于漳泉亂避之伴漳疾作漳浦諸生楊學阜聚兵守梅月寨解兵柄以諒請六月

抄力疾視師而自率精兵三千為導行至瑯溪疾大作遂卒

義士陳森朱英捐千金經紀其喪得歸槨靜志居詩話云

禮名物考石居遺稿侯氏存治舉子業者不講詩

交爭國本遠愁蒼省假他事謫三十餘人際明六閣籍天啟

先春察其完繼之逸至京師以能文見知朝貴正益怒日夜

擬作應詔疏指斥時相萬歷辛卯舉于鄉

道取而奉上其一一即陳推使英不特于主考則志奉何由
見當我而學道之說送者亦當戒之矣又青嘉六月廿三日
中書之第九十名榜未云則陳季二君之得馬坊中待行
命在不 士辰登進士除九江府推官以度敘稱署瑞昌縣事
可致也

邑苦馬價頗重絲患其請得每歲撥銀三百兩民深德之
江西巡鹽司有卿之者滿汝州同知轉西華知縣邑潮河有
派善口及王家口等處榷決之官立隄防禦之丁毋受服闋
不補侍養者十二年稍遷南儀制主事再疏乞終養歸父役
庶幾三年無廟初起兼精膳司主事典修神廟實錄陞尚賓
庶幾三年無廟初起兼精膳司主事典修神廟實錄陞尚賓

明史附王惟楨傳
惟楨字子長始復命陳言稱旨陞太僕書少卿乞養終養歸父役
庶幾三年無廟初起兼精膳司主事典修神廟實錄陞尚賓
庶幾三年無廟初起兼精膳司主事典修神廟實錄陞尚賓

桃軒雜錄行于世 經義考有六 日華雜進易退和易安雅復
先家食二十餘年能古善賞鑒一時士夫好古博物者祥
符王惟儉華亭並其昌為最日華古亞于董博雅亞于王
而燕二人之長嘗自題其衣履由白右第詩沈卓廉狀直閣
梓陳學堂齊其系符悅視一世作者不堪偏詳似置亦未壽
多子所伴墨戲林樂樹石花鳥無魚則免之片語採端生動
跟筆右第淡才取名無意傳其詩而詩與古皆感傳東翁七

詩以高壽非以壽也 詩志居法大俱恬淡自得居官日淺
波梅為吳仲生看里暇為墨竹兼擅畫以詩賦進東
裁風松頗與五衣五陳仲時同流從兩賦進東家
子學字會嘉鄉百不住畫入逸品者為山樓率區夢餘諸
草靜居詩話小物解名望之勝然固亦之衣增水木之明
草靜居詩話小物解名望之勝然固亦之衣增水木之明

士大夫曰 意國古詩論載奔以文會友對酒當歌萬社之集
國故老已矣能舉其姓氏五杯歸岸之地皆化焉前年兩開
惟孝氏寓山一樓尚未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
禁無然 擊字子新技字森若崇 壬午 人

宿弊編民戶等級以均差役循行曰里教民樹菽作陂墾泚
田興學校嘗廷者意以訪政治考滿當速汝人乞留乃加秋
蒞任在州十二年卒于官汝人德之立祠祀焉 州南通志汝
鄉之士人皆稱之曰琴鶴先生貴無子止二女長贊呂恒子
聲為婿遂以馬子次女適同邑祝結祀祀入贊為國子生校
大宰謝廷居捐家財築城濬池有招賜班

聲字廷和其先初庭人父恒任唐府醫止開貴好能文章心
慕之乃遠聲就學于汝州聲亦好學不倦貴嘉嘆之遂贊為
婿因附籍崇德景泰庚午中式復姓呂甲戌登進士奉命往
督廣東城志事竣除餘干縣未幾丁內艱服闋改知進賢縣
務典利除弊重建學宮天順五年邑民大疫禱于神請以身
代疫竟止任滿民和率詣臺懇留得請復任歷 有三載遷
大僕寺丞十有九聲所居負郭里中火延及門閭而滅旁舍
邸平年六十有九聲所居負郭里中火延及門閨而滅旁舍
皆燼人以為憾德所感

皆燼人以為憾德所感

嘉禾徵獻錄卷二十

郡人感 風

光祿

王德昌 三錫

贈止神

孫光裕 光裕

周宗文 王顯

少卿

包節

勇 龍 慈 汗 柳 芳 世 杰 馮 遠 汝

陳泰來 善道 九如

馬應國

王慎德

吳弘濟 純持

潘少卿

王三錫字汝命号介湖嘉興人曾祖敏通利祖從父綬不仕
三錫嘉靖癸卯舉人癸丑進士授保定府推官丁憂歸尋以
貪酷為民俟犯桐鄉界泰將宗禮軍覆于皂林賊首徐海陳
東等四而結圍攻城甚急巡撫阮鶚已令金應起召士紳與
城固守三錫協謀設策散千金懸賞格募散死士夜出劫賊
賊製雲梯三座夜牽其一置城下潛往焚之其一傍北水門
梯高十城矢石如注城中鎗鐵汁灌之墮梯死者甚眾賊技

明史... 傳... 衛... 光... 孫... 官... 黃... 總... 之... 動...

密為積木于船攻東水門城集陷三錫守城官文以得稅
其船全不浮去乃待檢而銘之相持月餘流矢貫髮九石
陷下不避賊追鴉為于朝... 事未下而三錫之傑寇也
與丁有犯必殺... 衛千戶世駿卒于永隆... 孫光啟字子貽...
光啟萬曆庚子... 官軍所獲... 黃白... 總文... 之... 動...

惠州府志卷之四

正法安得復有一人且其居址不合今籍獄中西有故子龍
黨在逮之對鞠不難辨也繼文迫之掛冠歸公之兵科給事
中王德完為其耿直起延平知府不赴手稱濟南之官巡按
御史揭廟光放以色服往藩臬皆訝之故曰揭廟禮也方面
之體等耳何病耶御史重其氣節不以為嫌東軍乾輸不備
建議屯田于登萊浮海運糧遼沂州兵備副使改漳南道就
遷本省左叅政奉養卒于官年五十三譽子從不詩萬虛已
卯應天中式第光裕

光裕字子長号滿湘与敬清少負才為萬歷戊子舉人辛丑
進士知建昌縣慎獄省刑恤孤養士到省會水次倉以僕先
民永賴之建邑志丁憂補固始時稅瑞頌派固乞千金商象
足不前裕出存留穀二千石充之而報免其額行取兩山西
道御史卒家濬行人劉宗周以言者報攻東林宗華
孫少宰退谷承津常言有明歲時各者俱有言院自張江陵
當國始行嚴禁江後流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蘇州江右
閩中無錫而四東林乃無錫而歸也宗華建山先生所
後廣為傳寺願居陽先生自史部歸其地建山先生祠同志
者相與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志憲數公前既請併
講其中五為會約一以考亭朱子白鹿洞規教
正學培元氣并言于王立丁元萬二人皆較然不欺其志有
國士之風光裕駁之曰自荆卷喬以奸黨發難流禍至今行
人劉宗周亦以奸黨立論甚至以上宗之禍發聖聽此必感
憤於包藏禍心之荆卷喬而發也詳會其語總之曰救弊廷
弼者黨寬宜以攻東林云嗟乎廷弼以口語問過東林無然
被勘方用致疑茲乃牽而合之相成一片奉宗周奉心無上

為東林設法姑以寬惡聲籍天下之口猶不思東林救准撫
厚耀州子即不就飲之人在寬宜一線已掛為不焚之灰在
李王百足不僵為將債之缺善黨者又何祥否視宗周欲盡
符天下無貧之口以定天下之罪崇夫熱貧之口惟王伯徽
劉國縉喬應甲未一粒徐兆魁為崇甚數人罪案竟由東林
而定欣然則數年來為貪撫報仇則是非托持朝政藉與
援以神其用矣老宰以行其私者洵東林之罪以雖然不可
概為東林罪也必有人為內運籌而外折衝借東林以亂天
下如于王立丁元萬者縱橫馳騁為之戎首而宗周若与首
稱之高攀龍同日而論何也近日南北正論崇己甚明而宗
周忽有此說為奸人伏莽將奉持正論者盡入黨中受困之

禍可為隱憂原任考功郎王宗賢以起廢為御史吳之驥所
論宗賢既辨光裕復駁之曰邇來風尚日敬人心胥瀆壇玷
之令嚴于朝旨吟域之限判若鴻溝知有私密不知有朝廷
知有時局不知有名義考選成典也棄令于私門年例公議
也賦竭于秦賦起廢特恩也請紹于浙即張養之踵復履轍
逞德行私業經釋射無侯再着巨竊為沒之繼養才者中炯
戒也國家禁涉之權本宰樞集威而選即實司其事太宰鄭
繼之蒙皇上特簡振置家仰位恭極矣感恩罔報必且開誠
布公以散門戶之私扶正抑邪以破調停之習孰与左右而
贊襄之者選即也然臣竊觀數年以來黨同伐異之謀往往
供選即以行其私而其所不及盡得志於選即者借辛亦京

察一網收之巨奸漏網善類蒙辜此一重木了大公案也莫
公于南察而汚穢之橫加莫識于北察而回護之未已極一
題目技節橫注尋端排難干戈不已舊功即王宗賢辨疏業
已招起有人此而不究三尺何在宗賢躬秉察事既知合謀
偷單有人則明知巨奸漏網有人則知而故縱之者何故既
知假書反問有人則明知善類蒙辜有人明知而故害之者
何故伏望明旨首令宗賢四話所合者何人之謀所偷者何
人之單假書造自誰手支吾害及誰人明白直對毋得含糊
至于湯兆京之坐金明時以要挾宗賢何日何以代為傳單
不一致詰是否舉換是香做小濟事為王國報仇從實面託
根究正法不然轉盼丁巳之役效尤作奸安所底止俱不報

謂野見聞三昧當世有及者小我必居首逆即毛子如
文者多以大物期之為歷甲午舉朝皆其等次年乙未會試
巨名自陶石第三人為衣紳相傳海內者道會者宜或
之曰自殿試以第三人為衣紳相傳海內者道會者宜或
謂相錯也詞林專掌文辭稍疎且必考第方可入報不
謂分考坊切而仕連曲為設以論德之而承承承承承承
而進官坊切而仕連曲為設以論德之而承承承承承承
即進官坊切而仕連曲為設以論德之而承承承承承承
舉北榜亞魁子廣春坊主曲為設以論德之而承承承承承承
其入閣自恃才名橫行無忌轉念已入他國舉王舉白春
為元而卒不能勝中書王力時主已入他國舉王舉白春
能也以前林主不能勝中書王力時主已入他國舉王舉白春
存也以前林主不能勝中書王力時主已入他國舉王舉白春
房搜米力為下而長相佐大學士有所以取之至是長心不

宗文子宗儒字宗賢
字宗儒字宗賢
字宗儒字宗賢

仲寓其故英傑明也時弊既深為清元湯已歷登河收之
者事滿公車王公主之于上去年年未滿以宗家承嗣而
事而仲弟之文情與周中之懷甚則其事而仲弟之文情
卯大視上江三載遠南光祿寺少卿卒于官所著有廣善堂
集子府

肩宇大山諸生國破棄去為僧名通勝築蘭若于城南梅新
佛龕薛座与浮屠無異能書一時頗顯多出其手六藏古人
法書名西精賞鑒年七十餘卒

周宗文字開鴻一作嘉善人萬歷庚子舉人丙辰進士知濟
江縣拊循疲瘁築堤以章貢餘江諸水邑素苦盜廉河其魁
捕斬以狗餘悉解散戊午充本府同考行取貴州道御史時
廣寧已失守糾兵部尚書張鶴鳴後師玩寇京師大而電疏

請扶陽抑陰謀以君子小人消長之道為言不報議紅丸
歸獄方從替孝可均在文界與魏大中議合許崇權責以根
歸州時湖廣金事崇正改元起尚實司印請即死節諸臣
糾李承祚等附瑞引疾婦再起光祿寺少卿久之是議用為
京尹為納國者而初復引疾歸宗文秉性仁厚而有特立之
舉司邑魏大中死獄中為經營其家事武進何士晉名在黨
籍其二子乘奔以姓女妻之同恤備至從弟宗儒
左顯字知微字而玄天縱辛酉舉人性愛禪與與佛者游
七上公車不第益從情物外甲申三月犯微疾台邑中同年
曹鯨陳龍止及宗元文謂之曰國家將有大故則且不遠余
不見及也諸君好為之有頃投鼻而逝年十餘日而國破如

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四
忠義列傳
包鴻宇

其古字本古亦備

包鴻宇汝調子舒卷嘉興人天順壬午舉人成化戊戌與弟
同登進士鴻授南禮部主事司主事世本司即中改乘都
武庫出知池州府年未至掛冠歸與弟呂憲同為知府沈瑄
培學行器識相持至是又同歸老然祥為山水海龍吟無間
里中號之七子志太學生志二子節孝入籍華亭弟鴻諸
生鴻子憲字循之嘉靖中鄉貢桃源訓導建清十教諭
舊字汝和号梅菴成化戊子舉人與弟同登成進士知陽
山縣在事九年召拜御史未赴為忌者論罷歸
鴻宇信之鴻少子諸生好施于崇信釋氏居在池州惡附書
至故之則在恩和隱詩也弟同是道歸于汗

許字元京号兩江嘉靖乙卯以紳貢舉順天紳試乙未成進
士授南刑部河南司主事歷江西司員外雲南司即中出為
湖廣倉庫調四川泰議致仕卒于家

程芳字子柳号瑞溪九歲喪母哀痛如成人乙卯父許舉順
天程芳舉本省鄉試丙辰先父成進士授魏縣知縣下車旗
孝義興學校遠刑部湖廣司主事歷四川司員外郎即中言
官沈求得罪上疏中救不報故事得勒因榜管委覽乃
遣送法司程芳請先付部錄解改禮部應精膳主客儀制三
司即中新御史拱為禮部尚書嗚其所厚某令趙次完資程
芳持不可拱怒送之不下階程芳正色曰尚書送為吏共有
故事毋令他日言壞例自極芳始拱勉送之下階出時貴州

其古字本古亦備
包鴻宇
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四
忠義列傳
包鴻宇

學政外掛拾遺降一級去幾又以在部降通州分司判官
永茂編年嘉靖甲子順天紳試瑞溪為同考初至值海潮大
作時花堤向石港至馬塘歲久傾圮潮入溺死人言無算
程芳行勘以為屢年備築備自新擬直接覆堤各灶煎燒
藩產在堤外者十之七八自封密口至石港迂迴十五六
里為利若善將費稍多爾築堤本以衛民第之無蓋雖尺寸
當惜不然即花堤百四十里不少斯何憚十餘工哉于是選
司中其最廉築外堤曰成沿海居民德之為立祠且石包公
堤以祀花堤云見揚州府志量移郢武府同知曾有中者
偶覽程芳事身就捨中外書罷歸先津為志不建卒于家
子世熙字之淳字以淳知父年止六十乃請于神廟減己年

蓋父笑未幾暮下而卒祭酒馮夢龍作包孝子傳記之程芳
年六十五卒出于世志

世志字羽明号心弦萬歷壬午舉人乞恩授永康教諭俗多
溺士鮮至夫死不得殮世志多方開墾其風少殺金羊海澄
泗州知州蓋程經紳在某鮮之不履宿于城隍廟為夢帶
遺以蓮花乃志錄其家人物之有碑名夏蓮者一訊即伏身
于官子鴻遠

鴻遠字振瑞号儀甫以禮記中萬歷順天己酉解元有文名
庚戌舉進士任湘潭知縣歲既而為賑濟令活甚眾更建倉
積穀以備志湘潭周子禹政及解運之使鴻遠大振刷之有
治澤紀事錄更得湘潭志壬子乙卯而克本有同考行亦兵

科給事中未赴卒于官

汝辨字公劉父洽本任汝祥萬歷己酉舉人久不第乞恩海

寧教諭知縣寧縣縣城立麻脩學舍增築學堡連知高唐州

年七十二卒所著有祥柯草閣言游紀南中紀開訪書

節字元達字夢泉父志贊華亭楊氏遷居為節少穎慧五歲

喪父哀顯如成人事母孝謹勵志積學嘉靖戊子中應天鄉

試壬辰成進士第孝亦相繼發第初任東昌府推官善斷獄

數語立辨名并御史入臺即劾兵部尚書張瓚貪穢出按閩

滇皆以直著其在滇也滇人戴士賢前任福建僉事為節初

罷及按部士賢率眾道辱之節以聞士賢坐戍時任者以滇

地荒遠憐不欲往因致告就遠方之法節言此會志甘投荒

非年迫哀遲則家貧急務志在為己宜在恤以滇中長吏所

以多不得人也請自今以附近選人充之而州縣佐貳姑用

此官庶吏治可舉吏部請以節言概行于雲貴兩廣制可以

疾婦起故官再按湖廣顯陵守倫中官廖斌擅威福茶毒三

楚節廉其不法事欲抗疏劾之語沁斌使節日群官謁陵上

牒遞使撤去宣言節度出之鍾祥民王憲告斌黨庇奸豪周

章等節命指揮黃恩卸勅收章下同知范昕駁問杖章元斌

益怒逆奏節不以正旦謁陵次日始謁當進膳不旁立藝性

大不敬奏已入節始奏試前事上大怒以節先得罪陵寢而

外沽直聲遠獄論死徐階為之營救不可得方士因仲文方

貴幸階往仲文所哀跪請之仲文為力言得免死于杖東莞

明史稿有傳第...

摘成莊浪得或服行間不以遂臣自責類垣收屋處之甚安

戊子二年間母計窮晝夜号恸又五年第孝卒益悲曰誰代

我來蒸嘗者竟得疾卒于戊可遺命以衰經殮歸葬有臺中

稿沒中稿釋疑錄廿一文意抄道考意抄西成北運歸詩苑

類選番志居詩姑侍御稅初取非以文苑英華詩可借昭明

撰是西谷張氏惜其志太就任少大勇操志太嚴為錄者

所中才与命姑志与时遠故而能止是是也知之也

隆慶改元大目追理其完贈光祿寺少卿節為人剛介天植

以種直履罪死萬里外朝野痛之之者人物考其卒也抑

云罪于祀國子生鴻臚寺序班

孝字元愛号吳石嘉靖辛卯應天舉人己未進士授中書舍

人等補南河南通御史督稅下閩摘發知神心視下江歲大

飢請備德以科天變鞠和以勉民困辛丑會試勅主考禮部

尚書溫仁和房考編備格世臣以助中進士徐履祥陳志滿

仲縣且言庶子童承叙嗜酒左贊善郭希顏輕陰編備衰焯

放俟液不堪典試上雖崇置不問而人皆憚之又疏劾嚴嵩

不法事將得罪適上稽玄夢中似聞人有愛惜人材語明日

書上帝手批云包孝是人材免究舉朝莫測其意奉勅地城

以節遂成即日乞歸養孝兄弟分居南莊臺益若風采又皆

有至性母亡哀毀骨立未終喪卒于漸林字華石以能書為

授制初房中書舍人遷司經局正字累加至大僕曹卿階從

三品漸林子文炯字德子六授中書舍人加大理寺評事孝

晚年乃舉子方漸林未生時以泮長子林芳為胡浪生漸林

志其家世于林考人以為非林芳入實為河南布政司都事

于文煜不任志女字生員而嘗苦節似其母自道孫之屏萬

當去辰進士氏者壽及見其孫登第云其母嘗居小官當山

知縣文煜子爾庚

爾庚字長明号宜堅少工制舉業以振貢中崇正丙子鄉試

丁丑成進士授羅定州知州壬午充本省同考國破削髮為

僧終身不入城市爾庚文名滿天下一時進士者多步趨之

有直水居詩文集

陳善道字敬夫号觀山平湖人嘉靖庚子舉人知德安縣循

城以俗流寇諸惡為好者悉以法繩之通判廣州轉松江

府同知權治小水廉德道者亦創規條遵守焉年未至

述乞休歸甲子十餘載布衣蔬食不戒寒暑人皆謂有林

甲子甫身復和藹素本末履弟王道卿貢靖江縣丞從弟

允晴字天錫嘉靖辛酉舉人乞恩歸平州學正遷知平鄉縣

量移保定府通判轉知上石西州毛際卒年七十一

泰來字伯符一字允毓負氣年十八中萬曆丙子舉

人丁丑成進士乞假歸娶靜志居時年十八舉于鄉

如平州學正以對稱云秋進士選朝弓開仗順天府

教授轉國子博士遷禮部稽勳司主事已卯出典河南鄉試

許內閣張居正五年調引疾歸起補儀制司主事時有三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卿徐階著並王學曾即中于孔兼疏

多傑學曾為民復侍同官岳元聲顧允成張約陸于孔兼李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也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奉東引引漢 行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明史稿而詳詳印中 為卷南卷夫同也而年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力故於中亦百何史 實德明卷南卷南 王並封之命與光祿少 賢記學曾為民復侍 公年上既我如我受 子并執以指道進士 應同其言奉為無益

澄清輔臣王家屏虛懷以聽銓叙浙清乃時行身雖遠里樵
伏垣端授意內瑞張誠田義及言路私人教觀光遂不久斥
逐今祖其故習借拾遺以激聖怒是內瑞與閣臣表裏符勒
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今日南星去而王顯仁蓋國士馮養
志之徒進彼皆以貨取者也將來必挈權以阿閣臣而後不
為專權必相黨以附閣臣而後不為結黨乎疏入上怒譴饒
平典史仍令吏部不得瞻臨推陞左都御史李世達請宥不
許去官日往辭政府復極言家宰去留閣國家理亂政府為
之動容過家門疾作先是被謫之夕夢至一山群仙咸集賦
詩甚樂房一仙曰汝乾凌子也後一年當會于此遂不赴官
甫一歲卒年三十六熹廟改元追理建言國本諸臣贈光祿

十三

寺少卿所著有負嶠集明史稿附
九韶字宗舜號諧字善道第治道子也萬歷己卯舉人己丑
進士授刑部主事歷于御虞衡署郎中丁父憂服闋調口部
郎中出知廣信府會看開礦之役力抗中人潘相繪圖賦
卒寢不行就遠江西會建饒九道倉事遷湖廣參政不赴歸
或傳其謝饒九江字也入龍虎山訪張真人先有羽客黃衣
而土坐心不平之茶罷取既中者核吹而擲之化為黃
蜂飛去遂空也驚問之乃
指為化陸子大悔恨遂投劫
馬應圖字心易號平湖人陰慶庚午舉人萬歷丁丑進
士授行人遷刑部湖廣司主事乞開改南禮部主事應負外
郎郎中乙酉以疏救趙用賢劾科道孫愈賢齊世臣蔡懋賢
蔡系周吳定等朋比阿徇妨賢者路併及首輔上怒降馬邑

史未幾愈賢出按宣大應園迎謁道左愈賢伴不見聽其
長跪以辱之移知封邱縣仍陞刑部主事引年歸卒野獲編
相公新出山如馬說所由遂因論時事反之謂牛來俞此以
風乃有市井拾却千人所指如馬某者上詳借建言之名以
進考家其詞甚峻時去大計始年餘至丁亥春南察終不及
則以馬說先被雷也又云馬說借者偶與甥李見亭太史中
而抗疏求請王漢忠因沒馬說之言遂人心云馬說應園在官
廉潔不苟其改而時榜其堂曰臣節水霜若君恩歲月開任
宦數十年食不重味居家日食炊不飽有相記
廉園感其勤也
物別要不能某坤連同都司業李自華十年學書者連吉勝
著于朝光廟立贈光祿少卿明史稿附

十四

野獲編卷之九
王慎德字允明明史稿附晚号逆初嘉善人萬歷己卯舉人庚辰
進士知萬安縣有能狀行取廣東道御史出按廣東事疏
按四川與討平楊應龍之亂上功將遷值益封事起疏請
儲甚力忤旨罷光廟立推論國本諸臣時慎德已卒近財光
祿書少卿
吳弘濟字汝祥号海洲春陽秀水人父承不任弘濟萬歷己
卯舉人丙戌進士授蒲圻知縣入為湖廣道御史連劾福建
巡撫司汝濟大理卿吳定或以侍御茹菊遠提村碩菴議
不納三王益封詔下言者皆獲罪弘濟再疏力爭詔甚切至
若行擬將手植菴志
議旋寢巡視十庫尋奉命之閩將報竣適太倉御史吳之序
之子鎮訂趙用賢悔烟事戶部郎鄭村楊應宿陰主鎮趙用
賢辨

郡人 戚 振 錫

府 參 判

過庭訓 宗一 璠

尚 寶 司

李 樂

正 卿

袁 黃 前 祥 仁 儀

少 卿

過宗一字骨之海鹽人今土街為平湖宗一少孤獨與母居元至正間張士誠陷姑蘇略地至海鹽開宗一才略欲投水

貞履為傳我清江
集 行 且 所 子

裝發孫余自年入學
至年再親宗中可三許
亦心願相繼若若
居心尚尚下下
上子不不不不不不
依中不不不不不不
明王陸向何判方儀
山官仲首推高同併
與身而推詳之文而
三

中道使也本以養母簡劫之以兵自母而逃過寇身中數驚
既逆益因為備以給食母致六年不克寐寢苦服哀蔬食不
變語轉注下有白燕巢其室洪武中有司以考賜旌香絲
橋字朝仰芳龍濟少孤事母孝勇于鄉當得官母才不為
仕母改以毀奉橋子厚字九山不仕厚子廷訓
庭訓字爾翰為成山萬歷於卯舉人甲辰進士知江陵縣卓
異擢雲南道御史管理屯田福王以備邊子粒改作莊田抗
疏爭之出清馬收劫橫瑞和洪盧受高宗等因疏請撤稅監
又請解學臣滿朝薦薦廢臣鄧元標趙南星史孟麟等復出
賑山東招流民廣粥廠解散嘯聚又慮逆艘所經飢民為患
請裁留四十萬石以安之辛亥京察後科擢四起班列為空

琴丑庭訓上疏曰今日談論紛紛人材推折皆以門戶兩字
深入于心而不能洗滌之故不及分別將來之禍有不可言
者宗臣歐陽脩有曰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在人主辨其君子
小人而已今日之門戶即昔日之朋黨執收之則熙寧元豈
之覆轍可鑒盡棄之則白馬清沈之貽禍甚慘從中寬為收
標而廢為區別則漢文之治所以伴德成康而宗仁之治所
以享國長久也皇上亦知門戶所自來乎自個僅非常之士
遭時不偶久擯不用擇其中之氣節較著學行純備者以為
盟主而其立為教法又多祖歸斯受之不拒不違之大指此
門戶所自來也自臺臣吳亮叢顧憲成救淮撫一書因而
疏有云臣東林人也知有東林而已等語于是攻之者與救
之者紛起此門戶之議論所由盛也延及于今滋蔓極矣顧
就其入于門戶之中者自有異同有激于高山仰止之念而
願為執鞭者有受其知己之恩而奮身酬報者有胸中原無
特操隨波逐流一入而不能出者有念切熱中借以震動全
人莫敢誰何者此則就門戶之中而其品區以別矣即就其
出于門戶之外者亦有異同有念出空洞不欲借人以為
重者有中多怨激必欲擊之以快心者有依而觀望四而占
風而故無所着者有外託于通而其中實不可方物者則就
門戶之外而其品區以別矣若主人者奴出者曰必入之
為君子而出之即為小人主出者奴入者曰必出之為君子
而入之即為小人又何以服兩家之心而息紛紜之議也今

諸壬家之精當者無不畢載祥又痛建文死事諸臣廷其津
沒乃往南都博詢遺事諸部殘文舊案無不翻閱下至軍司
冊籍教坊公移皆搜羅而筆記之以為建文私記四卷又有
革除編年四卷同郡御史屠紳方為建文朝野彙編多本並
書又有春秋或問八卷祥子仁族孫澤宇世需精于醫尤工
瘡疹澤子稜相皆傳其術

仁字良貴年少世其祖父學即著春秋鉞胡編以闡其父或
問之義又有大易心法鉞蔡編毛詩或問三種六法任義致
皆為鉞術指迷任義考表氏仁大易心法未見載仁自序曰
學而仰觀術而察遠而指近而取孰非易理哉若必抉策
策玩又時時索則其於易也淺矣吾祖吾父世精易演吉
乃在神會乎机手續造化終身用易而天地鬼神有不能測

不能遺為宗儒談易謂有交易變易之義而以陰陽爻象當
之而交父也此易之義也此易之義也此易之義也此易之義也
為之而交父也此易之義也此易之義也此易之義也此易之義也
立可一日廢也余也此易之義也此易之義也此易之義也此易之義也
倫而一死無存正德元元懷慶西夏季乾順年史部考諸
生以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宗事記內閣也仁乃輯紀年
備考一卷自漢至今正統閩纂博搜備記無遺葉隣終身儕
人甚眾年七十卒子黃集其詩文為一螺集

黃初名表字學海號儀卿少孤習父醫業後遇道人勸令就
學為諸生貢南雍有僧教以持功過格更名黃宇神儀字了
萬盛康年中式林石漫錄了凡好奇鉤能作刑正四書註
以攻紫陽丁丑陽中第三義大結謂孟子

之罪不在於下房考陳三誤善為元籍而或登進士
川而欲存寺道列人止乃行因學成何為自姓
雲而也乎引起母年考三處當合名數果驗上道請
可念此也為子明某年赴考處當合名數果驗上道請
之考第九名明某年赴考處當合名數果驗上道請
其考第九名明某年赴考處當合名數果驗上道請
當考第九名明某年赴考處當合名數果驗上道請
一考第九名明某年赴考處當合名數果驗上道請
當考第九名明某年赴考處當合名數果驗上道請
其考第九名明某年赴考處當合名數果驗上道請
當考第九名明某年赴考處當合名數果驗上道請

心功生我笑數是空三眼游其當一其孝之可雲十川之
直累子作安固凡數是空三眼游其當一其孝之可雲十川之
行若福不拍夫即不空谷先谷會不神孔余備錄而謹入燕以三查凡遇年
教以子自曾轉動一極惡人安妄吾為孔聖者對坐一室凡遇年
言厚不求詩一毫盡非安妄吾為孔聖者對坐一室凡遇年
安厚不求詩一毫盡非安妄吾為孔聖者對坐一室凡遇年
安厚不求詩一毫盡非安妄吾為孔聖者對坐一室凡遇年
安厚不求詩一毫盡非安妄吾為孔聖者對坐一室凡遇年
安厚不求詩一毫盡非安妄吾為孔聖者對坐一室凡遇年
安厚不求詩一毫盡非安妄吾為孔聖者對坐一室凡遇年
安厚不求詩一毫盡非安妄吾為孔聖者對坐一室凡遇年

物子好潔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子善怒宜無子者二
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子善怒宜無子者二
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子善怒宜無子者二
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子善怒宜無子者二
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子善怒宜無子者二
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子善怒宜無子者二
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子善怒宜無子者二
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子善怒宜無子者二
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子善怒宜無子者二

石星題請黃督盡東事是時搃兵李如松新有寧夏功錄
自恣數抗之明年惟欲往平壤候行長及聞白將受約而

如松尾其後整平壤入之黃怒而數如松以殺降之罪如松亦大恨與贊畫即中劉黃裳比而持之未發而如松大敗于碧蹄館退保開城行長扼龍山憑險不壁清正自咸鏡赴我驕錄江徑畧宗應昌時駐兵定州前後皆阻倭計無所日黃幕下士馮仲饒金相皆奇士也仲饒言于黃曰師老矣倭不受款而我兵遂退又不可清正狡而悍斃行長而棄于閩白願與相偕往可據而間也行長雖叛而清正受款則我退兵亦有辭矣黃以告應昌乃遣仲饒往清正咸軍容迎之仲饒立馬大言曰諸酋恃強不知天朝法度汝故主源道義受封天朝二百餘年爾輩世亡陪臣也爾散慢天朝忍遂忘故主乎清正者薩摩君之弟為平秀吉所畏故仲饒以故主動之

清正唯亡避仲饒入帳宣言曰汝巨州名將故主之介弟今破王京者行長也議封典者行長也彼以美臣儼然主封貢挾天朝以為重而汝雄踞海濱自甘半後心竊恥之今與我定約急還王子陪臣退兵決封貢勿令冊封盛典出自美臣此亦千古一時也清正頷手曰謹奉教解所著戰袍與仲饒歃血約盟令王子陪臣詣仲饒叩頭謝訂期歸國即日自王京解兵東歸仲饒之往也金履度黃裳輩內忌之必且以通倭為言稱仲饒以為中黃地乃率健卒二千分伏南山觀音洞迎其歸師殺倭九十餘生禽其將葉實仲饒歸黃裳果以為言仲饒取相所斬首級示之且賄遺其幕下而止如松卒以十罪數黃坐廢家居年九十而卒後數年東事平錄其勞

相

十

贈尚寶司少卿初黃為張居正客居正議正樂律依古法造密室三重又依蔡氏多裁管以候氣不應使黃視之曰候氣之室宜擇開曠之地今瓦礫叢積則地氣不至一不合也外室之室宜入地三尺木室入地一尺六寸三重木室入地七寸六分今皆不然僅可同地上之氣而不能同地中之氣二不合也室三重各啟門為門之位外之以子中之以午內復以子所以反覆而固氣今皆而午三不合也報律之元寄之象數必有自然之理今所裁象管大小不同四不合也天之午常偏于丙二分有半今日圭所測是也地之午常偏于壬二分有半冬至候黃鐘之管宜埋于壬子之中位一而已豈可多裁管乎五不合也居正如其言擇地于天壇之南隅候

之飛灰果應居正大喜以正樂之事屬之黃請先改歷法語不合遂謝去黃嘗受歷于長洲陳瑛其法本于西歷而以監法會通之更定針正五緯為詳密歸著歷法新書黃又善形家言嘗過太倉至劉河見有沙界海口笑曰此獠猴吐舌也不三十年其平陸乎至嘉廟時淤為平地于是吳淞海道累濤不能通著表氏易傳石經大學補河圖洛書解皇極考皇都水利考詩外別傳勸農書及兩行堂集黃周易補傳四卷河圖洛書解一卷未見俞汝言曰先生誠知四所著易補傳圖書解里中罕有傳者而功過格祈嗣真詮成行十不可解也石徑大子天啟天啟自少為諸生以符靈廟年更名徽字若思号素水天啓甲子舉人乙丑進士知高要縣一歲卒儼有文名

五科中不能
在考考表氏
書百家景衡
六卷

嘉禾徵獻錄卷二十二

郡人
陳
編

國子監

陳鑑

馮夢

分河

王嘉會

李自華

司業

蔡天錫

典籍

三

黃胤宗

仇俊卿

博士

貝璣

嚴貞

鮑吳

曾雨

助教

王士賢

學正

陳鑑字緝熙本姓商氏嘉興人元季之亂曾祖竄避地長洲

明世宗... 景泰元年... 英宗復位... 景泰元年... 英宗復位... 景泰元年... 英宗復位...

之周莊胃姓陳父潤坐累謫成夏州道京師遺骸養于故人
范叔猷家稍長從方外玉卿一遊為道士然少有高資竊好
儒家言能通其說下筆為文章有奇氣他日以事知浙東市
書盈篋而歸晝夜誦習卒為儒者正統甲子中順天鄉試第
二人入國學成底成進士廷試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
景泰元年代祀北鎮營玉關山還竟經進講官七年遷修撰
英宗復位來使湖廣歸唐底竟會試同考明年預脩一統志
尋遷克東官攝官士午主順天鄉試丁母憂服除進侍講修
英宗實錄成進侍講學士成化戊子主應天鄉試教習庶吉
士於酒郡被遣禮部侍郎以職代為祭酒德為人莊重簡默
於條教無所改至師生康饋一付主者曰我職不在是也時

學正等官奉多滯滯然同上古向例南北兩監官典在京諸
司官一體叙遷未始有異如學正曹純等陞僉事達等陞
知府景信等陞長史張福等陞知州魏幹等陞監察御史是
以人知微初不敢怠弛迨及今一居教職動經二三十年
成壯入羣至叙遷而出己不勝哀頽之感是名為國子師實
禁錮人材之地矣諺嘗爭自濯磨為國家警覺在計幾去年
酒祭郡讓亦嘗建言然拘于出身限于考滿兩監各卒未甄
拔一人似非所以重成均弘士氣也乞請各官稱職者不分
出身不拘年月量陞長史同知知州以資激勵如遊三品以
上官會保及本部推舉者亦一體陞用命下吏部行之故事
國子師生月給錢為飲食費以事去不及給者時為公使錢

史數祭酒皆然至那讓繼之頗純以法人有後言大學士萬
安惠讓誣其以公錢入己止及後然不難求解遂上聞詔大
臣雜治讓力辨然嘆曰吾以師道自居乃對刁革吏持口舌
爭竟不辨坐除名諸生數百人詰問折枉不報卒于家年五
十七強為人家免岸然製之若不可親及就而聆其言論
如也人有善善為之稱而疾免如執事以得禍少罹患難能
以孱弱自樹立及登第得官而父歿成所固東使代祀使道
其父骨歸行古賜弟母卒居喪三年不肉食不內家朝廷
方備實錄有詔起之求終制章并上姑免使朝鮮其王以妹
侍却之為文才略而氣定所著有方集若干卷
明然祭酒程叔英志其書九若昭華帝行諸樹樹一乘
雙鈎入石史指叔英志今級宋人請改均當時諸大史

明世宗... 馮夢龍... 馮夢龍... 馮夢龍... 馮夢龍...

馮夢龍字開之號其邑其先高郵州人後徙秀水以書治麻
經典潛校為市珠使費車無祖父皆不知書也早慧遠
就塾未幾文名籍甚隆慶庚午舉于鄉丁丑會試第一甫
州張中舉本開校庶吉士假歸限滿赴館浙人為庶常者四
人沈自邵陸可教楊德政三人者皆得留學例當補外又忤
內閣張居正子居正頗仰之四維為之完轉得補編修祭未
完會試同考官籍所得諸生文為得士錄考官之編同門錄
始此出與... 孟精遠南司業進右諭德其侍講掌南翰林院印復乞假歸
起左庶子進南國子監祭酒被劾罷業別業于西泠幅巾野

明史稿卷之四十七
嘉靖十七年七月病益劇特賜致仕未及啟行卒
于官舍年八十餘上命應天府給舟車還其喪祭引日所在
官司給禮祭之
李自華字元寶號見亭本華字人寄籍嘉善警敏有才思中
嘉靖甲子舉人已進士廷試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直
起后注陸慶成辰命試克同考官丁憂服闋除原官兼
修寶錄起居注如故尋遷國子監司業不樂任去官溺于色
得癘疾久不起卒于家

嘉靖甲子舉人已進士廷試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直
起后注陸慶成辰命試克同考官丁憂服闋除原官兼
修寶錄起居注如故尋遷國子監司業不樂任去官溺于色
得癘疾久不起卒于家

嘉靖甲子舉人已進士廷試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直
起后注陸慶成辰命試克同考官丁憂服闋除原官兼
修寶錄起居注如故尋遷國子監司業不樂任去官溺于色
得癘疾久不起卒于家

嘉靖甲子舉人已進士廷試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直
起后注陸慶成辰命試克同考官丁憂服闋除原官兼
修寶錄起居注如故尋遷國子監司業不樂任去官溺于色
得癘疾久不起卒于家

明史稿卷之四十七

嘉靖甲子舉人已進士廷試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直
起后注陸慶成辰命試克同考官丁憂服闋除原官兼
修寶錄起居注如故尋遷國子監司業不樂任去官溺于色
得癘疾久不起卒于家

嘉靖甲子舉人已進士廷試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直
起后注陸慶成辰命試克同考官丁憂服闋除原官兼
修寶錄起居注如故尋遷國子監司業不樂任去官溺于色
得癘疾久不起卒于家

嘉靖甲子舉人已進士廷試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直
起后注陸慶成辰命試克同考官丁憂服闋除原官兼
修寶錄起居注如故尋遷國子監司業不樂任去官溺于色
得癘疾久不起卒于家

嘉靖甲子舉人已進士廷試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直
起后注陸慶成辰命試克同考官丁憂服闋除原官兼
修寶錄起居注如故尋遷國子監司業不樂任去官溺于色
得癘疾久不起卒于家

嘉靖甲子舉人已進士廷試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直
起后注陸慶成辰命試克同考官丁憂服闋除原官兼
修寶錄起居注如故尋遷國子監司業不樂任去官溺于色
得癘疾久不起卒于家

中相不詳見明
一統志五字

中軍都督府經歷翰官武安知縣

閻貞高雍志字養正南雍志嘉興人永樂癸未特科舉人甲

申進士知景陵縣廉介有為牧、惠愛百姓為生祠陞南國

子助教謂官至雲南右布政使致雲南舊志布政使題名記

有廉貞守波奉化人乃永

饒吳字景仁嘉興人永樂丁酉舉人淮安府教授學行俱優

于生徒親若父子一統志南國子淮安府

曾丙字南湖秀水人祖宗大龍江縣丞父春未惟孝友以文

學著稱為諸生時知府柳琰命與平湖教諭東莞林光同備

府志晚充御貢未任而卒丙嘉靖中以御貢為歙縣教諭再

補南靖教諭乞休子唯諸生有內行歸產于兄為發妹償逋

錢三百緡里黨稱之丙弟而

丙字文霖字麟湖以鄉貢入國學中嘉靖乙酉舉人知藤縣

邑當孔道值流賊殘破早蝗相仍前令皆坐註誤去丙潔清

自守訟者平之以情有逋稅不急責察縣西南有瀕河漲沙

口華可數千頃不入稅額乃賦與貧民墾闢課其入以償積

負以是民復甦息流移歸業者千計奉檄濬三泉灣疏昭陽

湖及荆溝渠接運道凡十有八霞又酌行上中下戶養馬法

每歲印烙種馬民賴以不擾以病乞休上官惜之代之乞聞

改汀州府教授時丙亦補南靖諭學使以寧化等學乏科目

乃選諸生稍優者王希旦等數十人來汀就學兩用吳越塾

師法以身率之同郡張寧知汀州府為時名臣而請于上官

祀寧學宮鄰邑永定多盜官校束手而署縣事遺秀才劉崇
說賊歸化遂降以為薦入為國子助教郊社禮成賜宴及白金
因馬蹶傷卒于官

王士賢嘉興人永樂丁酉舉人廣德州訓導國子學正

九

六科

葉繼美 均 恕

陳 誥 禧 瀚

曹履泰 卞 碩 憲 未 嘉 洪 元 方

朱和圻 大 雅

陳 禮 傑

張 寧 嘉 秀

宗弘選

許相卿 謝 圭 今 瑜 士 奇 今 典

禮科

虞廷陞 烈 志 高 志 魯 贊 見

刑科

周 堯 幹

沈伯咸

趙 漢 山 邦 袂 邦 香

鍾 梁 北 斗

祖 重 燧 歲 重 光

干科

葉繼美 字 重 合 號 虎 吳 嘉 善 人 萬 歷 丙 子 舉 人 崇 禎 進 士 會

試 出 事 積 未 明 知 金 谿 縣 丁 憂 補 蕪 湖 邑 為 南 北 孔 道 美

統 幹 略 稱 大 治 江 南 道 權 刑 科 給 事 中 三 王 並 封 詔 下 南 刑

部 即 中 諱 一 名 主 事 孫 繼 有 以 劾 閣 臣 王 錫 爵 被 譴 繼 美 疏

救 奔 休 丁 年 行 人 高 攀 龍 得 罪 又 為 中 救 甚 力 甲 午 出 典 湖

廣 鄉 試 選 奉 使 封 荆 著 進 史 科 右 給 事 中 特 左 尋 尋 都 給 事

中 以 阻 東 事 削 籍 後 火 事 收 一 如 繼 美 言 終 不 得 中 理 子 培

干科

培 恕 字 行 可 號 曜 仙 萬 歷 戊 午 舉 人 崇 禎 甲 戌 進 士 知 豈 山 縣 考 察 降 福 建 按 察 司 照 磨 不 赴 嶠

陳 禧 秀 水 人 祖 廣 父 琦 皆 不 仕 禧 天 順 中 以 貢 授 常 德 府 教 授 累 遷 瑞 州 府 同 知 有 武 陵 唱 和 詩 一 卷 子 語

諸 字 汝 謀 弘 治 乙 卯 舉 人 丙 辰 進 士 選 庶 吉 士 改 吏 科 給 事 中 上 言 國 家 承 平 既 久 民 不 知 兵 武 備 跡 略 莫 甚 于 此 日 今

府 部 之 所 選 選 邊 徵 之 所 蓄 養 堪 為 將 帥 者 幾 人 齊 梁 統 緒 濫 提 統 兵 之 權 節 節 庸 劣 認 庸 推 毅 之 任 欲 望 其 成 敵 愾 而

奏 膚 功 難 矣 請 勅 兩 京 并 天 下 諸 司 廣 詢 博 訪 或 世 冑 官 兵 或 草 澤 民 庶 有 諳 曉 韜 略 通 識 戰 陣 使 習 弓 馬 膂 力 過 人 堪

為 將 領 者 禮 遣 上 之 兵 部 考 其 技 能 籌 策 可 用 者 奏 留 京 營 操 練 其 次 分 送 邊 方 效 用 從 之 有 來 溪 稿 以 入 朝 進 馬 死 子

翰

翰

瀚一作嘉靖甲午應天舉人廣州府同知補延安再補吉安有求志齋言草詩集

曹仁字天爵晚號知止生海鹽人其先宋武憲王彬弟彬之
後洪武甲子詔天下州縣歲貢年深成效生員一人入國學
仁充選是年秋即中應天鄉試乙丑成進士明初益邑應貢
登第皆自仁始授都水主事乞休歸集先世以來歷官遺事
肖像立侍為曹氏家乘甚詳四世孫鎮和治壬子掄粟眼仇
都授七品官辭不受仁五世孫禎

禎字注尚好義樂施里中稱長者嘉靖甲寅任冠邑之石墩
轉掠大康橋祠與弟秩招義勇乘賊不意出擊破之邑令鄭
茂旌其門茂若靖海紀略載其事曾孫憲來

憲來初名仲麟字公振號九真父名卿鴻腫署丞憲來以貢
入太學授肇慶府通判子恂字子木崇禎壬午舉人國破不
出憲來娶同郡少詹陳懿典女典無子以憲來為子子孫遂
姓陳氏

嘉祺仁裔孫祖棟父宰皆不仕嘉祺萬歷辛卯舉人知羅山
縣忤上官左謫子履泰

履泰字夫來號蒼玉萬歷丙午舉人天啟乙丑進士知同安
縣海寇紅彝交江群盜盤據邑無兵乃編漁民為伍團結村
落互相應援巡撫熊文燦受李魁奇鄭芝龍降城中震恐履
泰開城門出入如平時芝龍部下舟橫行履泰報以法繩之
未幾魁奇挾鍾斌叛去履泰乃陰搆斌仗叛魁奇而復說芝

龍招斌試遂與芝龍合兵圍魁奇斬之天啟丁卯充本首同
考行取授吏科給事中履泰方以閩事為憂而朝議皆恃芝
龍以無忌遂上疏略曰試問今日海上所為有俗者安在禦
侮者何人獨一芝龍耳夫以海上重播而奇命受撫一賊亦
甚危矣且海之有寇譬如秋林落葉旋掃旋聚奈何彼得失
于盜卜其順逆也又曰長勝之莫在于自強不拔之業存乎
根本為附可攻毒而續命必藉矢於針也選將練兵聚賢
資五穀閭之用芝龍為附也偶試之針砭也選將練兵聚賢
治賊參苓五穀也不此務而任一芝龍辨之噫難哉疏入不
報時李希孫未滿秩驟疏給司履泰糾之希孫大瑞王永
祚尤悔卷何作 刺同里項珍挾運副張于廉文憑為質券証
傳云承祚

履泰賄屬王爵王三重為于廉干請下獄成嶺南崇禎日抄
却督項履泰指之過嚴惜為事中傷履泰崇禎南臺建應天尺
撫祁彪佳為訟冤起補行人司副金陵破間道入閩于元方
已任常熟知縣亦棄官從揭陽武于建寧授履泰太常寺少
卿累升兵部右侍郎時芝龍擅權與閣臣黃道周相齟齬履泰
七上疏言時務報聞而已芝龍兵潰從降武趨贛州中道相
去挺身岩下垂絕復甦既而與元方遷里辛于家
元方字介皇號耘蓬崇禎壬午舉人於未進士知常熟縣入
闕授文選主事累陞驗封郎中假御史樹視師江上抵浦城
而仙霞崩失守還求父于新州迎以歸浙布衣既食不入城
市者四十年辛年八十有二子三德三才

朱大雅字正之號元渚桐鄉人萬歷己酉舉人... 初門縣有生素純富為人誣訟前令畏其汚已名懸而不結... 大雅至立訊出之生感其思餉墨數主磨視之皆赤金也居... 生至責之曰我所以出汝罪者以素廉謹不惡人議故也今... 欲以此相汚耶生惶恐持去邑有山出土每歲江右商人買... 爲值二千金例歸于令大雅以之治桐木嶺險道六十里頓... 市鎮民變知府撫兵開城屬邑令往撫大雅至一言而解知... 府欲爲逆璫建祠力阻之江南通志稱其以禮尊入爲大理... 評事論降歸子萬綺字潔湘崇禎丙子舉人洪異榜姓莊字... 聲始崇禎壬午舉人俱以文擅名于時從子邦祈

五

戊午舉人天啟乙丑進士授荊州府推官... 然丁卯克本省同考行取南戶科給事中丁憂服闋補南禮... 科引疾歸起補進兵科都給事中調吏科在諫垣六載不務... 持學亦不樹黨援尋引疾歸楊因俗忘錄崇禎間朝士多通... 最親者俱馬黃金于拜見時容較朱給諫謂人曰古人畏... 四知今日只有三知唯地及爾我而已天亦不憚而也... 陳禮字文則崇德人洪武己卯舉人永樂初入太學授戶科... 給事中文正化順奉命征之奏凱還道卒列傳李名士傳子... 謨

謨有至性禮死萬里外親往骨歸歸正統中以貢授福安知... 縣遷刑部主事

張寧字靖之晚號方洲歸叟本德清人父肅成海鹽遂爲海

益人寧天資俊異七歲已能詩及長益弘博負經濟之志正... 統丁卯舉于鄉景泰甲戌成進士廷對剴切受知于謙... 平其方州廷對景泰甲戌成進士廷對剴切受知于謙... 諸者志之竟抑置中當時公卿無不稱其... 究平縣以上供繁重乞均之大典寧言均沐崇若節者丙子... 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以子不中式指摘考官寧劾其失... 大臣體列卿紀上宗吳傳景泰丙子順天鄉試以學士劉... 琪既獨視倫與不與文循等不與倫等不與倫等不與倫... 道覆試倫與不與文循等不與倫等不與倫等不與倫... 人禮科給事中初陳循等不與倫等不與倫等不與倫... 試兩成第進士終上從唐瑜等奏考覈南京大小諸臣寧言... 南京禮部尚書終上從唐瑜等奏考覈南京大小諸臣寧言... 京師尤根本地不當獨免又言京師得帶俸武職一衛至二千... 餘通計萬餘員歲需銀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并他折俸物

六

動經百萬耗指國儲莫甚于此而其間多老弱不嫻騎射之... 人莫若簡可用者補天下都司衙門缺官而志汰其餘議格... 不行上得疾逾遇星變詔罷明年元會百官朝參如朔望軍... 以四方來覲不得一親天顏疑似之際必說言相驚請勉循... 舊典用慰人心上疾不能從而奪門之變作天順中太監曹... 吉祥忠國公石亨等竊柄事閣禮科者寧輒爲裁抑英廟以... 是頗知寧議事稱真給事會州文宗吳傳景泰丙子順天... 張寧吏部郎中上意非爲此也... 繼推而吏部郎中上意非爲此也... 事申陞二級外補寧僅得通列至如府年推軍爲禮科都... 中受知英宗果爲大用之然史部即史部即史部即史部... 四品兵侍與化如府年推軍爲禮科都... 惡之誅捕以他事不可得會朝鮮王李瑄與七憐衛相仇殺

朝議遣使問罪遂力為寧被旨與都指揮武忠性錫以一品
麒麟服位忠上既行而遼東奏彼方仇殺特詔寧自擇進止
寧曰君仁臣忠義難自便遂行至朝鮮示以威德竟解其難
明史編年靜義難而忠見世世子入國學
子航之射門才敏射不背世世子入國學
始過時止樓元亨以刑罰世世子入國學
及暨太平館樓元亨以刑罰世世子入國學
沈既向春前室柳軒折貴夜半風句乃問筆曰不能為知
師朝擢都給事中上因災變省愆寧會六科請詔在京衙門
將執政背法當改者悉以開優詔先之方擢用而上崩化改
元御經蓮乞進講大學衍義以裨聖學
文博古通今言天必有啟于人語事而不遺平理盡善惡以
律導世明之君治世此格例部院缺尚書等官薦召巡撫王
律今于今可見盡在格例部院缺尚書等官薦召巡撫王

坊李秉還朝故因難記年狀上既起曹州李公東為兵部
問之或以草示高陽李公視其事體浮無礙于學深服之乃
言其可用若預擬其官于事體浮無礙于學深服之乃
退而文建以進望日仰批不可知也意者上以王公度志相其
不能置之彼處耶皇太后生辰建設齋醮禮部尚書姚夔欽大
臣錢市看請寺觀祈禱寧上言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
以綏社祚不當崇奉釋老傷疎名教不報有請以天縱二字
加孔子尊號者寧言孔子道大德尊貴明其理以行其道不
在封號求勝寧自志節持正議殺稱藉甚然不為大臣所喜
大瑞畢邑素重寧累遣人邀與相見不往給事中王徽以劾
內閣李賢得罪寧率六科論救更與賢會兵部尚書王鏊
等薦寧堪參都御史得旨會舉多私寧子外任乃出為汀州

知府期并引疾歸時四十一巡按御史劉珂張數累薦終不
起職冠進舉事筆記振公寧以疾乞休高書李秉侍即業感
不道揚得開居三十平絕迹不事干請諸名震海內行字卿棠英風峻節足以
真一代偉人哉家居三十年卒有奉使錄方洲集四十卷寧
無子以元孫嘉秀為嗣晚歲惡道諸姬明世玩新語張寧晚
年何陰禍致辱先人修一妻云有二人妻曰寒香晚翠寒
香姓高氏晚翠姓李氏年十六七不忍去泣乞一閣同處高
鑰之留一寶以進湯粥遂引刀各截其髮寧見其苦志從之
自後寂居此閣絕不與外通聲問寧卒故席閣中且夕哭臨
服三年喪嘉秀登第官歸二氏已踰五旬始啓鑰出親戚莫
不憐敬之請于朝旌曰斐節明史稿有寧題士女園落句云
傳二妻附寧題士女園落句云

陽春宛宛白日暮空把花枝端洞房未與年人為二姬之
職云徐執本事詩注寒香晚翠髮自盤頭盆盆心誓死
方洲上霜月寒交剪雲髮報主恩鏡臺花滿洗頭盆心誓死
目送飛鴻小艇五弦風吹門一時和者甚眾嘗謂抗所發墨寫
筆作亂若蓬蒿草所云小艇風吹門一時和者甚眾嘗謂抗所發墨寫
樹根亂若蓬蒿草所云小艇風吹門一時和者甚眾嘗謂抗所發墨寫
古法明詩本具才敏因辭沉思維為一身追念慈恩愴然與弟
業亦善畫規摹米氏紫微軒筆餘少平曾見其海寧橋志居詩
深二柳于裝潢匠家極麗墓在邑西順寧橋志居詩
麗于海濱之致惜罕存遇墓在邑西順寧橋志居詩
兩海濱之致惜罕存遇墓在邑西順寧橋志居詩
翠泉曰洗研池曰映山皆
刺於石通目之曰一笑山
嘉秀字文英本生祖寬字栗之御貢騰驥左獨經歷有集古
句五百餘首嘉秀嘉靖戊子舉人已丑進士授南刑部陝西

司主事歷山東司印中重華提平履事攝饒州府同知道經
鉛山揭內閣費宏閣者索錢不為通即索刺竟去未幾挂冠
歸嘉秀子奉祖以承祿官金城寨地檢奉先陽信縣丞宰從
子璿字雪想弘治中卿貢番禹訓導亦工書畫

宗弘道字進甫號古雲嘉興人曾祖嶽不仕祖仁布政司都
事父穆卿貢弘道嘉靖戊午與從子大綏同舉於鄉壬戌成
進士知豐城入為刑部主事引疾歸調武選報兵科給事中
轉工科右河決徐呂二洪水勢噴蝕不止又竇應湖夙有風
波之志漕艘商船若之敬開徑道于徐築履河于寶應工成
至今類之改刑科左疏請祀王守仁于孔廟並禮科都給事
中癸酉萬曆改元祭告南鎮病婦卒無子其在豐城監籍嚴

九

萬家產見高手教冊問何書曰此經驗方欲借以娛晚景一
今日公視諸方有能醫楊維盛沈鍊頸瘡否高默然乃攫而
授之火在言路希報居正指劾罷吏部侍郎既崇曾時論撰
之見稿

許相卿字台仲一字本海寧人移家海鹽之紫雲山因占籍
六世祖懋洪武初海州同知兄禛卿弘治甲子舉人相卿正
德改元丁卯舉人董毅作先生行實丁卯舉于鄉故事同廩
應却公車罷即從王守仁講學又與太初山人孫一元長洲
文徵明友善以詩倡和聚書萬卷有終焉之志後十年丁丑
登進士世廟初謁選授行人與夏言同官甚相得擢兵科給
事中中官張銳張忠有罪論死忠降旨寬之給事中顧濟疏

事下而司議卒欲賞其死相卿言天下望陛下為孝皇陛下
奈何自戕以正德帝議加興宗帝皇親相卿復言之未幾
廢內臣張欽義子李賢為錦衣世襲指揮相卿言于顯宗
冕止錦衣千戶王守仁子冕止錦衣百戶督中官蔡子反遇
忠熱大臣商曾不若近倖如狗國助事之臣誰不解體事
鄭澤科舉許復禮其相卿之言志拒不納事亦南傳而
畢于木末葉尋復言天下政權出于一則治二三則亂公卿
大夫恭敬則治匪人借干則亂陛下繼統之初登用老成嘉
納忠謹裁抑僥倖強險邪可謂明且剛矣曾亦再期偏聽
私昵批政亞行明少故剛少選搢樞未得其術而陰伺旁竊
者得居中制之如崔文以左道同上師保壘諛言之而不聽

十

羅洪載守職運繫永陵編年歸本戶聚理監倉廣羨渡人
載以為賢已也替之理遂以違廷臣疏七十而不行遂
制擅提錦衣秦州布都督命遂以違廷臣疏七十而不行遂
又庇崔文之奴奪法司之守永陵編年本監倉廣羨渡人
在工所而後崔文以法為林復求免後不從遂詔帝躬
親送刑部訊之而崔文乃以抗旨斥林復以違旨怒言官之奏
劾後帝怒切責復謝過乃免
擾事涉中人曲降溫旨犯法不罪請乞必從此與正德朝何
異哉後國之望也其去志決矣後去而新後者必不留陛下
將與二三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今日天下與先朝異式宗
時勢已危危然元氣猶止調劑適宜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宗
之澤今也日病雖稍瘳而元氣已竭調劑無方將至不起何
也承武宗之亂也伏願深察禍機收還政柄取文輩寬之重

典然後務學親賢延訪忠言深恤民隱務使官府一體上下
一心而後天下可為也上卒不聽以給事中李學曾乘僑主
事林學曾言事忤休後上疏諫指上威驗志意甘為過譽詞
甚切為給事三年所言皆不聽遂引疾歸自號雲村老人製
短篋大笠力耕自給常騎黃犢以二鶴自隨自雲台山巔賦
詩人以為神仙八年詔卷高官三年以上不赴都供職者悉
削籍相卿遂廢祀祀于庭梨茂九堊因復稱九祀山人也
孫一元隱于道塢山亦時與往來為詞鶴田于莒上有
士人求京師故人書則曰公至京有人相問第言相卿死矣
聞者絕倒夏言再相舟過嘉興相卿微訊止之言下聽卒及
于禍見只編九祀為夏文忠所立文忠台地直經嘉禾進先
于禍生次進止于時蒲泉即縣故舟欲道相望也先牛舊

中為帶利一小初相夏夏明許僕此出何如許不答第言可
一昨更相却受觀然列官夏正權起謝曰使當設辭以奉明
啟別之一啟已發連還曰中一字須改改畢使者未行已脩
然逝年七十九明史稿著黃門集十二卷靜志居時著書
山四十年以花雲瀑游履通于岩板而不一入城市其年也
胡人嘉言純以詩云平生城市無雙屐何妨菜肉列而百
實致也詩不遺者果出子則自絕句云雲村病葉多
味造火時成雜宋送州元論風物遺理上樹旌幢由
今詞之諸體亦自清潤不介難以此求也若老如舊播知嘉
慶乙酉舉人丙戌進士大理寺副材卿有文上訓尊禮相成
教諭相卿子開道
明道字長騰號星石相卿年六十生開道未冠即為諸生入
國學中萬歷丙子應天舉人授河州府推官丁憂補東昌行

法京京小公二格
字向明

取貴州道御史東寧起劫石星欺罔案國上憾御史河定請
湖廣布政司照舊明大編以馬印文狀御國不令于既更
都擬用送并請文進即馮生虞等關送乃上言皇上頃歲以
來謂公忠為比周謂論諫為敬擬誦除衛之所將抗刑官之
所執光祿太常之帶指取義空中外大小之官悉抉下補殿
朴適于宮閣析楊接于道路論救忠良則愈甚其罪誅止貢
獻則愈增其額奏請沉閣而莫稱命寺縱橫而無忌今欲攝
陳一事則慮皇上益甚其事欲攝一人則慮皇上益罪其
人皇上執此以拒定言之至諸臣因此而塞進言之路應年
以來諸臣寒謫之風視昔大沮矣不觀戊戌出批甘肅已矣
京察以論劫侍即張養榮加御史魏先員等請判貴州野

編諸公皆有時望且皆西北人說者指為張新建故入張去
位為之報復法星魏見象先員等亦星臣以言事外為許既
中有所加許故已科地家反氣然作色魏終不以其介意
乞休歸無疾卒明史稿附子教倅崇禎間卿貢當塗訓導還
嚴州府教授教倅子今瑜
今瑜字鍾叔號芝田天啟辛酉舉人崇禎癸未進士知仙游
縣海盜志時蕭四張岳今海盜國破棄官歸歸壽死子齋旆
迹著書有錢子集開道從孫士奇今典
士奇字推正一字號北字祖明至字長聖任冠海盜使旆負
父行數十里父歿哀毀骨立里黨林之冠義勇并氏開至易
賢錄州王學官弟子以士奇萬歷庚子舉人癸丑進士授黃
州府推官江多大盜法旆之乙卯充河南同考戊午充本

者同考陞南利部福建司主事提刑署有藏書士奇輯書司
編校而予之歷湖廣司郎中出知成都府進本省副使調廣
西恭政改四川副使奉崇明院後林野蕭條奇弔死扶棺日
不暇給四年生聚精繁駐滙隔蘭州一水奮首保險恃水西
為殺援制府機奇搗蘭以援然蘭急與水西合古著陝絕不
可攻乃以計離其黨改湖廣糧儲恭政授四川右布政使降
松潘道復除陝西右布政使倭兵南寧考恭歸

今典字同生一字萬歷於外舉人丁未進士知上饒調繁無
錫左遷南錦衣衛知事陞青州府推官改淮安府教授以
碑苑士算學宮濬池疏渠清學址之缺于民者表以石壬子
為四川同考准安府歷南國子助教刑部廣西司主事京察

降徐州同知再入為大理右評事陞左寺正刑部湖廣司郎
中知淮安府視事五月即乞歸著重泉齋史集靜志居詩話
達意詩淮陽散髮歸田陶潛之屋不堂范蠡之舟漏小笠與
竹杖紙帳絕林樾興起而云宦官何以愛各志也詩取遠
本于香山翠蓋

度熱字辟巨疏枋巷七世祖秀三自杭州遷海鹽之金粟為
海鹽人父禪字彥舟熱天順己卯舉人母喪哀毀年數少與
內閣高路為布衣交及卒有詩哭之歎著梅花百咏詩傳于
時元諫志高志曾

志高字子孝號仰村嘉靖庚子舉人兄弟相友愛出入必偕
宴會不同赴不食志曾天志高哭之不一亦卒志
曾妻步氏苦節賜旌孫廷陞

廷陞字乾昭萬歷乙卯舉人丙辰進士授蘇州府推官擢工
科給事中巡視皇城京營管節慎庫巡青未幾削籍崇禎初
通政使呂國南薦補吏科右給事中轉兵科給事中以艱歸
尋仍以參趙南星何士晉孫居相史記事而薦李變龍等聞
任崇禎日抄御史馬鳴世奏其為韓爌
黨中中姻家代之院天堅法子相堯字在欽崇禎
壬午舉人相堯子兆清北潞廷陞兄廷陞訓導廷陞子贊堯
贊堯字貞石崇禎壬午與相堯同中式未登進士不仕

周寅字孟登崇德人曾祖文忠字德茂年一百三歲歲正德
庚午舉人嘉靖癸未進士知玉山縣邑居浙閩之衝四方往
來不絕前令皆務結納崇嚴謝之士論不協而民力用蕪縣
民吳清妻與所私殺其夫獄久不決憲庭訊一羊自外入長

鳴三崑曰殺清者三人也有三人者色動按之立服蓋三人
自計已脫混象中探之耳人為賦靈羊詩一少年挾艷婦從
喪視于邸亦不哀察之得與主妾姦狀乃械繫之遣人獲其
喪歸調進賢丁母憂補新淦建學宮及書院拜吏科給事
中進右給事擢刑科都巡視京營都御史劉源清御史馮恩
行人薛侃相繼下獄禍不測寬申救之劾都督袁繼勳臨戰
不力尋罷歸卒年五十八

幹字質甫寬字卿貢臨清州同知遷大名通判獲大盜就遷
本府同知

沈伯咸字公甫秀水人初名咸嘉靖改元壬午中式本省鄉
試改今名壬辰成進士授行人改翰林院檢討見世宗尋擢

戶科給事中轉刑科右出知寧國府不樂評奏文選即黃積

參勅不齊上以聖宮復安奏除國子監丞

趙漢宇鴻遠號漸齋平湖人吳餘稿各色姓所繁獨給

今新調滿學前題是也以 正德丁卯舉人年未進士授建昌

府推官錄重因有寃必釋不拘成案時學使李夢陽撥較淫

祠羣吏懼免責雖較不力漢一日毀十五祠以風力稱

志 拜南戶科給事中改兵科嘉靖初尚書林俊以執奏獄因

李鳳陽被旨詰責漢因言太監崔文凱政巧逞奸欺不特充

一李鳳陽而已工部尚書趙璜漢文家人罪文知捕其謀者

痛杖幾死曰此杖等與趙尚書其魚狀至此巫望譴逐母為

新政累不聽既而言官多得罪漢言忠臣易憤激則犯忌

諱使近律而奸邪遂側目以圖之責以輕率妄言律可奪坐

以不諳事體官可罷夫以內臣私憤戒天下公言哉天下士

類使天下以言為諱相率阿狗以避中傷豈不忠哉乎殆哉

已而哭爭大禮繫詔獄廷杖歷吏科左給事中以疾去官遷

工科都給事內閣桂萼翟鑾稱病三月張璁久專政柄漢疏

萼有覆餗之戒鑾有伴食之誚璁有去履之嫌乞諭鑾萼並

去簡用而京大臣及家居者悉以分璁注上摘其謫字詰之

即令漢舉所欲用漢惶恐言臣欲總引賢無私主上怒責其

對不以實趣以名上漢益懼言輔臣簡命出自朝廷非小臣

所敢預上乃省之奪俸一月

世周漢餘錄漢疏亦一時正論

言于上今其尋出為陝西右恭政告歸久之以故官起山西

既名以進

不數月復致仕

著漸齋某山

出

不勝

今

人

伊

起

官

劉

賈

其

決

官

伊

三

名

著

連

印

不

成

裕

一

萬

已

西

天

高

陽

教

諭

著

純

經

約

說

見經

邦泰字元美號少圃父偕漢次子邦泰嘉靖戊午舉天舉人授南安府推官母老乞休子志堂不仕孫高更名宋儒號明南萬歷庚子舉人知遼陽自在州終河東運同先方洲鴻遠兩任但其任在坦不愧名

鍾梁字秀材西華海鹽人父海天順間以掾吏任懷遠丞邑令梅純恃甲科凌侮之海積忿不能平至上章自劾與純俱落職明史梁純太祖附馬都尉毅之元孫成化辛丑進士忤成西園雜記純所著有損齋備志錄碑又七年事曰起萬安按是缺頗留心史學及性理諸家之說又七年事曰起萬安丞數月歸海之落職也以聞命日生梁取卻臨上書之義名之曰梁中正德庚午舉人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諫上南巡

受秋世廟嗣位錄其志加俸一級日精門災慮因江南平反殊死者百三十人權知濟南府平萊蕪夏寇即志賜金時乞養歸薦知南昌府裁正湖地賦役丁母憂時年四十四即請致仕築室郊西與布衣袖子為文酒之社又四十年卒梁之清節同邑以為張寧後一人其自為墓志言貧不屈身任不易節隱不干譽老不妄求有西皋集生四子長詔字聞叔婺州訓導公安教諭撰論語送編一卷次夏貴溪丞嘗捐粟賑飢有四體詩刻次復措生勾官提舉司提舉孫祖保能詩尤精茶理種竹千竿中搆一樓吟咏其中謝客二十餘年人以為有梁之風于兆斗兆斗字秉文號乾所為文好苦思至忘寢食萬歷辛卯舉人

士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丁酉典貴州鄉試考選工科給事中乙巳京察以年例外轉上用輔臣沈一貫如盡留科道之被察者及都御史溫純乞休兆斗亦引疾歸無子兆斗晚年病目昏暫不能視庭中畜鸚鵡一甚慧數每為傳說及卒家人舉哀鸚鵡自籠中躍出悲鳴者三不食死

祖展字廷昭海鹽人性至孝弟琬父歿時尚幼留金昇晟曰俟琬長分之後十餘年琬婚晟出以授封職宛然以貢為宿州訓導能詩有求歸遺稿一卷孫重熾重熾字君閣號函三萬歷戊午舉人已未進士授行人天啓丁卯充順天同考選工科給事中管節慎庫崇禎御極疏糾南徽造太監李實薦補顧秉謙阿璫明史稱昆山民積怨秉

財焚劫盜盜年八十倉皇竄避舟以時邊撫數易上言免乃獻密藏銀四萬于朝寄居他縣死
先朝如周忱于謀等皆以久任故能各有豎立今雖不能如彼宜略仿其意使得稍展以收成效進掌本科印字遠兵缺餉而諱撫臣非自肅自蠲重熾言寧遠斗大一城一督師轄之有餘何事十羊九牧又論溫體仁宜去者三
祖重熾南京給事中錢允經相繼論尋以地視廠庫梁指仁熱中會推奴言者以堂帝皆不聽
論成重熾在朝極敢言惟糾吳縣知縣陳文瑞物議少之積日抄兵民貧等奏重熾遣牌提眷入京用大座船二隻韓夫八十名行至蘇州泊舟閘門船戶管家包攬客貨得坐纜數百金請府兩威等搭載高處租銀俸客布四十餘筒裝入官船禁庄私載因本縣立物船頭為私貨勒石關齊為縣官嚴禁庄私載因本縣立物船頭為私貨勒石關齊重光字涵章歲族孫少韶秀同邑沈藻奇之妻以女孤貧力

學夜讀熱則納足於寬寒則擁被代爐火以為常萬歷士干舉
于御卒卒後一年妾伍氏晨起見之哭竟日亦死

嘉禾微獻錄卷二十四

各道御史

即人成 楓輯

王 貞

桑 慎 附崔永

馮 瑜

姚 瑄

殷 昶

沈 埈 瑞 榮 垣 棟 照 變 羊 山 君 賢

劉 泰 瑞 演 一 仰 木 灼 世 延 世 教 燭 洋

姚 綬

十九

錢 春 天 胤

陸 愈

曾 瓊

孫 迪

彭宗孟 長宜 期生 滌 貽

曹 谷

朱泰禎 學 勤 學 忠 學 斌

高欽舜

郭紹儀

王貞字貞德 一作德 嘉興人 洪武庚戌詔天下開科貞中浙江
行者御試 不 授合水知縣 石 續調往平時方用兵疲

于供應員苦為節省以魁民困左遷廣州府司獄其
拜監察御史員工翰墨與會稽翁好古禮部尚書張等及
其文稱其

桑慎字仲備由武進徙嘉興遂為嘉興人苦行力學洪武初
以儒士薦授翰林院編脩尋改河南道御史巡按廣東至海
南奏誅所屬衛使飛禁坐不避入議摘充瓊州軍未幾獲其
官召還詔命未至而慎卒廣東通志有傳慎之未諳也屢襲肆其肆
先適海鹽崔氏生子曰永

崔永字考齡粹隨慎成海南永思母不置徒步三瓊時慎已
致永求所司歸母不可會慎有賜環之命始得奉母以還
舟遭風母溺為永入水負之出母活而永以中寒死江西布

政茹太素憐之為之營莫請于朝俾母免歸歸海南人稱為

崔孝子廣東通志有傳

漏瑜字叔瑜太美號越南會稽人建文初歷河南道御史請

難後不復出僑寓烏鎮好詩時有鳳陽唐其諫以文史院出

署天長丞亦來寓與鎮人運同水道一作宗連吳江澄原

太常博士孫益吉字北正時儀慶司序班趙義字伯萬家安

年九及吳煥字汝文號怡菴集時年九十有趙岐字伯通家

胡敏一作臺敏字中行以其八歲能詩命名好乘舟而游自

與唐其流湖先生善畫所著有竹松集二卷吳楚濱二卷

有授其流湖先生善畫所著有竹松集二卷吳楚濱二卷

論運知石門為九老會集其倡和之作為高鎮九老詩瑜年

八十餘卒著石軒集十傳

姚瑄字孟孚嘉興人洪武丁卯舉人授彰德府通判以

薦選福建會事革除中拜御史請難師入金川門瑄死之永

樂改元詔有司籍沒奸黨家屬財產瑄家已被籍瑄弟亦

應連坐嘉興知縣李鑑情而不籍既上狀左都御史陳瑛劾

鑑庇奸下法司逮訊其訊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日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瑄瑄文尚死黨且瑄瑄同宗以罪狀不實則瑛輩何

璫數魚肉良民琮初至葉威為巡撫言無不聽及林幹代威
浸不見信遂以疾乞休未及歸卒于廣琮家居奉先事親情
文俱備教弟子有議範父母喪兄弟虛墓六年不茹葷茹
其門王頌寶錄五年琮去考子沈琮之門曰考行琮父後貞
詳致旌之七年琮本正先主事與弟御史琮同虛墓以
陰成疾而斃是為考死過丘遠甚正被旌而琮不及乞
即說從下行次子楷卿有魯府護衛經歷

琮字公貴幼奇穎正統甲子鄉試第一景泰辛未成進士官
山東道御史丁父母憂與兄琮虛墓難骨不支而卒年三十
八有播門漫稿柏墨新稿藏于家靜志居詩話貴少與兄
漫稿予少日曾見之汝有探程看止秋而後得釋散斷夕
前而徐竹外僧歸寺日出松顛崖下柴山花帶雨落成片野
鳥見人飛作群之句從子蔭
今其其不復再頌矣

蔡字元節號吾勉父渭字公澣隴南有學行琮琇兄弟受
業焉又時時周其貧之以故成名蔡景恭丙子舉人天順甲
申進士授南都水主事監龍江商稅遷屯田員外車駕郎中
出知湖州府履海船之禁丁艱補臨江復調延平皆有清望
再陞貴州右叅政乞養歸伯兄越早世教其派煉以科第顯
為詩文冲淡純雅有頌真集西浙名賢錄孫重垣
煉字剛夫號一山父越字元懋能詩有樗軒集煉知治已酉
舉人已未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歷負外郎陞江西僉事
本省右叅議挑園寇猖獗身赴險難卒撲滅之子玠
照字潤夫號春暘不傳父梓蘇州府經歷照弘治甲子
舉人廣州府推官奉表入賀卒於京邸子玠字華懷懷暹

貢吉水教諭玠從孫問之字右問號儲霖萬歷乙卯舉人
玠字子京號龍漱弘治甲子舉人正德辛未進士除江西道
御史降高郵州判官量移休寧知縣休寧志稱其以儒術選
重和州有惠政有傳贛貴州山東僉事陝西副使貴州右叅
政致仕煉孫維鏞嘉靖戊子舉人諸孫維綺計降倭商制府
許以官不歎乞免沈氏十年田稅平湖縣志倭巢沈莊制
許請往胡問策許曰傳策許室當以主人禮進綺有就舍田
數百畝同寇荒燕誘彼也田徐國說之胡善其議綺歸服入
并為計文為叙主客禮議論頗洽說以耕種之利

垣字子完號邪陽蔡之孫也父光字克夫卿貢元字字子
宣嘉靖乙酉舉人丙戌進士官山陽知縣垣嘉靖辛卯舉人
乙未進士授左評事歷寺副寺正慮因原西陞知汀州府母
喪不赴服除補惠州事至立判錢賦出入上官不能撓其權
每一紙示民必中情理中瘴卒于途年四十八西浙名賢子
錄有傳
維鏡諸生好聚書園以破家有罪玉漫吟垣是子維鏡鄉貢
富陽訓導桐城教諭益府教授從孫總心字懋貞號五客萬
歷壬子舉人乙未己未己丑諸科多至六七人少不下四五
人自宛羽王庚戌士成西入同考成辰復入主考則三科皆
脫同宛羽以是恩恩謂馬有恩遠德先于卷面有兩別識蓋因
沈晴峰甲戌同考得馬有恩卷卷之總裁葉填中矣乃折號見
姓名竟以避嫌序落人以此疑羽王實無意也時
投筆不入曰吾當省此三日辛辛務發卷開主考命下
奕字泰夫號賓山蔡族子父樸天順時以貧豪里中獲罪坐
死奕徒步走闕下訟冤拘囚者八年疏七年乃得請奕歸
抵蘇州而詰旦獄且決號泣祝天大風忽起一夕抵杭巡按

史 125-469

御史為之減權罪死流嶺表後以赦還變于壕壕于維鉤字
振卿嘉靖甲辰乙巳間早蝗隨父壕壕廢賑飢全活甚眾維
鉤孫萃禎

萃禎字君聚號泉中萬曆癸卯舉人癸丑進士授都水主事
督荊州關稅以羨金築沙市堤捍水遂乞南歷武選主事職
方負外郎車駕即中一歲三遷出知蘇州府舊派福府白糧
詔令協濟五年至是已七運萃禎格不供民大悅歲飢諸惡
少也聚劫掠密擒首事三人斃杖下遂定讞文震孟陳仁錫
于未第時親詣其門修主客禮天啓初元車馬第一遷福建
副使備兵興泉紅彝入犯銅山直侵中左萃禎移駐同安出
奇兵捷之五月而就歿就遠本省參政司郵傳以母老乞歸

六

御史曹欽程初知吳江賊私狼藉萃禎按之如法至是黃緣
魏璫入臺誣劾萃禎降建復錄欽五年三月御史周宗
駐御史曹欽程素李應昇俱劾奪欽沈萃禎知縣云煥供
三級以曹欽程素李應昇俱劾奪欽沈萃禎知縣云煥供
作令賄及鑽入官路為引多私引其崇沈萃禎以貪檢
至泰政又改引吳煥為接于至倡私學于都城內尤屬不法
崇禎改元刑科給事中張國維白其事起湖廣參政倫兵岳
州尋加湖廣按察使倫兵岳不赴再補福建按察使倫兵岳
福州時山海寇盜區測地撫即離建新至未習閩事寇有欲降
者意尚觀望聞萃禎至乃相率降事聞賜金舟進廣東右布
政使倫兵岳親老辭歸于日昆字以白崇禎己卯舉人日
冕字以大指生國破不復出口昆女適諸生金光宸光宸遭
亂死女撫其孤以苦節著萃禎弟祀禎字君碩萬曆癸卯同

中式

君禎字用廷號枚臣萃禎同祖弟也天啟甲子舉人乞恩瑞
安教諭捐俸修文廟海寇劉香老之亂上策于巡道石某用
其言平之遷知奉新縣按察使吳麟瑞欲籍故副都御史帥
眾家產克餉禎以帥名御史無子為其家人誑誤力爭乃免
調繁德安罷歸

中柱字石臣號摩青萃禎從弟口吃不能言篤嗜古學思致
甚敏崇禎己卯舉人庚辰進士知吉水縣綜核名實事大小
皆立斷尤與清流為莫逆一時士民咸戴之吉水志國破歸
雜髮為僧名行燃號無諍居士著懷木菴集

一卿字應慶號麟江琮族人居平湖之虹霓堤父鏡字即齋

七

卿貢嘉靖中為南安訓導黃梅教諭一卿隨父任荆王選
為崇明郡主儀賓子孫遂為湖廣人後改姓嚴張友心東湖
將選儀賓官于其地者子弟皆得選送開選之儀賓在府
處凡選送者必費數十金經歷與沈不協送其子不得已
赴選王興即王皆寓樓選者嚴一人一戚庶沈汝意
不任選王興即王皆寓樓選者嚴一人一戚庶沈汝意
金未已屬王所沈王曰我意亦然生知山中食如虎群人
皆弱散赤林數十人遂之出下直望山中食如虎群人
其名見于其父儀作補官注知官見
成化辛卯年沈亦注補官注知官見
劉泰字世亨號蒙齋海鹽人遠祖物字彥和號仁山元至順
中自陳留為海鹽州學正經亂留家鹽之陶涇父鳳字景儀
遇事慷慨以身殉義永樂中海寇猖獗上格禦之策沿海沈
家門地接大洋海軍衛兵更番往戌每遭覆沒因詣關上書

乞罷成下所在有司并招問風能否保數十年無患風上言
願以百口保之特先裁革浙西夏稅甚輕學賦者或重其科
民以為患風時老矣今子昂疏請于朝併夏稅于秋糧中帶
征得旨又議海防置九里三塔烽火易達亦如其言年六十
七年九子奉年二十三正統甲子舉人景泰辛未進士改庶
吉士擢河南道御史景泰三年巡按遼東尋詣淮安勘大臣
不法事劾京畿積賊天順初石亨恃功驕恣諸御史楊瑄等
劾其跋扈泰已受詔巡南畿以興為祥文遷獄亂出仍往南
畿至徽州有暴橫鄉曲者當流即縣素患之文致以大辟連
逮者甚衆泰至立平其法民屠狗祀神奸吏詣府首告証以
詛呪守發人捕之說言煽亂懼而自經者數輩守悔莫能止

奉御被告吏使人就于通衢民始定寔吏于法書得疽疾事
被運至京復發而卒兩浙名賢錄有傳 鳳元孫稅字汝舟鄉貢南康
府訓導主向虎洞書院陞弋陽教諭丁母憂服闋補原武昂
曾孫模字汝毅號龍坡鄉貢能陽訓導英山教諭

璉字公奇號拙逸鳳之孫鳳元孫成化庚子舉人甲辰
進士授行人奉使鞏藩還福建道御史督兩淮鹽課時蘇法
滋弊吏允廢滯後稍廢通存積十二常股十八巨商通賄私
挾乃至倍溢引頰而頑橫自後越境輿政甚興選人拒敵所
司屈于有力者不能蓋法璉規宿蠹純以舊章商毋挾私占
竈之弊上言自今有犯此者可司不禁當律以重法成遂遂
著為令既而山東早而浙大水璉言森魯吳越惘瘵一體而

汪鹽金當移賑報可高郵諸大湖南北築帶連數百里舟行
其中風浪陡作漂溺莫救璉乃開裡河四十里築堤障之中
建墩開以疏積水道此者遂無怨名曰康濟河至今賴之事
竣改貴州道御史巡按廣西丁憂起山東道一歲出為廣東
副使正德初致仕居家孝友廉潔與物無忤年六十九錫
錫錫俱有傳 從弟琮字公勢天順間鄉貢鉛山松溪兩縣

演字文敦號養真顯之孫父珏字公鎮以詩名有西林集演
成化丙午舉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南職方主事歷刑部山東
司員外奉司郎中告歸改本部貴州司選理用事謝病不出
璉誅補四川恭議奉赴卒于家年五十九顯曾孫良材字汝

制嘉靖間鄉貢歷嘉定訓導懷遠教諭懷遠志 演從子木
木字汝冲號石屋山人先世贊同里錢氏因從外姓嘉靖壬
午舉人奉未進士知咸縣地素瘠民無宿聚卒遇水旱不能
救木募錢萬石以備荒仿社舍法特借貧民歲愈十一積款
歲得數又萬餘石繕城郭濬隍隄之未幾河北無麥咸賴以

全流民來附者先後三千人臨清呂乘家殺人獄疑莫能決
木按之立服時議裁湖北兵備木上言河北西橋井陘北接
紫荆東控齊魯南扼河塞自居庸關山抵河上千里平曠且
人傑急尚氣易動兵備官不可罷不聽均歲丁田賦役貧富
咸便行之一年畿輔郡邑皆請于上官願木均賦收乃編歷
旁邑惟內黃而和樂尤甚經理三月始竣事民至今尸祝之

成縣志 陞營繕主事丁夏以疾卒次子灼

灼字元白號熙堃少壯師事元煇年二十一嘉靖癸卯舉于

鄉車成成進士釋褐金谿知縣至則當更戶籍於清其隱漏

後事以平金谿與分直接壤在任五年于嚴嵩父子無片牘

往還江西省志稱其家言學道德之士遺南虞樹主事督漕

儀真代遂攝寶源局復覺節慎庫擢南車駕負外轉武庫郎

中出知撫州府會調廣劉賊林朝曦表三罪剽劫副使汪一

中死之灼治戰守具率眾臨城出奇劫之止擒賊首李天祿

乃退復城崇仁樂安宜黃三縣結千金故環增平培厚以為

民利民立祠祀之類曰大功上平賊功賜金綺特福州兵備

副使閩方潰于島夷崔蒼婿起灼立賞賚甚盛遂屏息擢廣

東右恭政羅秀綠水諸酋桀驁巨寇會一本因而跳梁出沒

雷連閩勢張甚灼與俞大猷威繼光等賈進上隆慶初進

貴州按察使貴初寄治土司無屬縣灼議以為省會之地不

可撤置府治宜草程番府所轄貴陽移治命城為貴陽府而

以其地設附郭新貴縣從之水西安國身殺其從父信信兄

安智與國身相警殺衆議進勦灼謂蠻族相攻當遣文吏往

按責其賤錢贖死無用勞師不聽敗于菜泥罕從其議遷江

西右布政使引疾歸丁母憂生累降湖廣右恭政分守荆南

再徙廣西羅施恭議舉在地介在谿谷蠻雜居省城兵力

孱弱易生蠻心乃大閱士馬嚴整部伍妖人金雲峰挾奸作

符書招納亡命煽誘焚芻蕘諸大酋殺倖非望灼立誅之

許居正罷歸年于家志有傳年八十有三志所名賢錄其

字通朝青蓮山亦稱三子世號字敬陶太學生上林苑監丞

營嘉蔬著書世維字敬黃號心虞卿貢萬歷開於潛訓導歷

沅陵教諭湖州府教授

世埏字敬備灼長子幼寡言笑知讀書同邑尚書鄭曉見而

愛之手書彭祖觀井園銘以授曰慎須自備思永可書紳也

因字敬備觀井園銘以授曰慎須自備思永可書紳也

墓樹人物山水而并其佳處以繪而觀之無不備也

自述官而若此後之君子能無感乎我亦六藝也

待記雖有而難信然夫子云窮且死獨無慍也

之故子而曰至哉古人之達官也

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

直哉惟清執事如盈士子則之其道元亨不事在配無愧

文義雅博非兒輩所能及也復為淺述之詞今易解云

聽視身何從不憂母憂子憂何從不憂非易易也

自是避理不仰歎氣不從志新履天事親形神俱備

子夙興夜寐嘉靖於五月三月己巳室甫瀟觀心不

萬歷丙子順天中式丁丑成進士授行人而浙名賢錄世

副卷散行人以才望擢選兵垣幕友有公請問曰公能

事卒于官志有傳弟世坊子祖錫國子生光祿寺良醞丞

滿考值覃恩請一別封贈終南安府經歷

世教字少彙號廣乘灼少子性沉澹好讀書時浙西苦澇著

荒著略十二篇獻之當事欲留浙漕以隆荒不可得作幽憤
集萬應康子中順天鄉試家傳康子北州主考為崑山顧公
能同下公名在崑山錄天授康子北州主考為崑山顧公
然遂中以白簡於丑公車後乃歸知開清縣邑處萬山
中無城郭土多不毛令民種木棉備紡績具進其土之老嫗
肆之使編吾其鄉邑署候官尤漢有聲世教精于吏治而其
要輒通賄賂不能禁乃乞休歸有研膏齋集

燭字元麗號東沙樸之長子嘉靖庚子鄉試第三人乞恩休
寧教諭廉介自持與諸生論必執于正是有程朱祠久祀
燭更新之林年志克山東鄉試同考以薦入為南國子博士
擢南雲南道御史未至官卒于京即有同春堂遺稿長子在
字敬德號近沙卿貢半國主簿終梧州府經歷次子庄不仕

十二

庄字洪鑣字子野號剖黃卿貢永康訓導選金華教諭終寧
波府教授第五子墜字敬安號沙懷卿貢長興教諭終唐府
教授第六子蚤諸生蚤子鈿字子嘉號牛宰卿貢温州府訓
導終楚府長史錫字子豐號芑源卿貢在漢潭派
潭字爾濠號徐清少興從弟誦者長夏無帷帳乃解單裙
懸接障之吟唔不輟萬歷丙午舉于鄉不第知永明縣張獻
忠亂潭預以財物結諸蠻首寇逼舉蜂群蠻絡繹山谷跳刀
為前行潭率鄉勇乘城鼓之又聞募死士夜溝其地寇至率
陷終潭任不敢把奸工官落職歸
泓字止澄號長源幼穎慧家貧輟學宗黨或嘲笑之年十七
始發憤就塾萬歷乙卯中式己未成進士初知生其孫氏姑

夢城隍神鼓吹送一兒至緋衣向馬稱十四即莫解其故迄
泐登第柳會皆十四除都水主事出督夏鎮河道夏鎮素號
安瀾旋石無費乃覆積歲錢糧封贈徐州官庫未幾以去
起兵部員外奉詔頒賞九邊選選武選即伍軍政疏請局署
不出以絕貪緣推准徐兵備副使徐當河決之後盜賊蜂起
蕭陽間劇盜李復陽晁廷官王安等各聚眾數萬劫掠其渠
帥散諸弱從開濟馬陵山略馬湖口等處致任歸泐初第後
尚未授職天啟辛酉順天鄉試為同考得士十一人劉氏自
泰至泐累世醫緩垂三百年門閥甲于一郡泐後子孫漸
不振云

姚綬字公綬號穀菴嘉興人靜志居詩話先生居大雲父備
守之未故亦號雲末逸史

十三

字廷章號松雲居士能詩不仕有可閑先生逸稿綬自少萬
異不從俗好事母許至孝景泰於商舉人天順甲申進士官
廣東道御史巡鹽兩淮淮揚飢出官粟賑之上聞重書褒美
成化初誦知永年縣教年以母老乞歸靜志居詩話集中永
云孤臣深泊萬山中家任鴛鴦湖水東為蘇底須論地柳詩
居應不嘆文第五株柳樹無端綠一葉榴花作意紅八言柳頭
船可買思等何必待秋風今府縣志但云綬工詩善畫菜蔬
出知永年縣大列國詩某加一角字誤笑云綬工詩善畫菜蔬
孟頫王蒙稱神似家有丹邱室振衣亭出乘滄江虹月之
舟粉窻翠幙吹竹彈絲望者以為水仙自稱丹邱生又號蘭
臺逸史天田老農工清仙嬾走仙仙癖紫霞碧月翁藏異書
古玩于層樓周以曲池一夕火自樓中焚之殆盡俄而舟亦
火燄遂端坐逝年七十四兩浙名賢曾孫培集其詩文三十

卷鏞之題曰姚侍御某又著大易天人合音十卷沈周客生
王老嘗密余千兩後以狀從道負州司賢漢其已矣然無
遺王姚公較上備管印之公較口備我半官之王許三
去一公較者兄弟二人公較謂之既均為不兄弟大小許一
過有馮姓者弟二人公較謂之既均為不兄弟大小許一
聽之費不然鳴之子官二人禮出其所來不費子句字
用宣號觀源工書供事仁壽殿授鴻臚寺序班有觀順摘稿
一卷句于惟芹園子庄亦能詩有東齋稿即增父也增字子
玉諸生

錢春字應仁嘉善人性至孝母疾割股愈之讓祖產于家或
干以非意則閉戶勿校成化癸卯舉人丁未進士授行人乞
分俸即家養母許之擢陝西道御史告歸卒族孫天指
天指字廷之號定齋萬歷戊子舉人辛丑進士知攸縣勤慎

撰素鼓諸淫祠尤詳慎刑獄長沙府志稱其不越世習雖時
風未丙午充本省同考拔李君愚入為知水主事遷車駕印
中卒于京師

陸愈字柳之號貞菴平湖人天順壬午舉人成化乙未進士
知江都縣躬歷窮鄉詢民疾苦委曲補拯邑濱大江其田滄
澗不常或化為洪波而稅額不除及過淤河可耕復為墓家
占奪貧民不能爭尺寸愈乃以新田償者額而兼并者杜之
設法均牧馬之役貧者以養粟以志洪武間江而民十一戶
一物外給官鈔三百貫附稅種馬一匹如種馬無物附稅
者納明稅以備官鈔補數若得生則賣一與本群無物附稅
其戶內稅銀五兩五丁茶一兩五兩五丁茶一兩五兩五丁
地方益廣更以五丁茶一兩五兩五丁茶一兩五兩五丁
者積保買馬倍而京騎正統間二歲征四匹其或以三歲
征一物私治十七年以丁力不敷歲免稅四匹其或以三歲

卷一兒馬三項每匹一匹馬每匹四匹配一兒馬捐于一處
以便學生每五匹為一隊內遊群長一人數皆一人州縣
每各設收馬車馬房三隊內遊群長一人數皆一人州縣
多者一匹而收而收之法將原春種馬多者其數小
者一匹而收而收之法將原春種馬多者其數小
研一兩一匹而收而收之法將原春種馬多者其數小
氏不知善洩又名伯鎮陂塘每為淮水所啗愈于內開渠自
為濠輸歲凶民幫子士於江南報捐俸并公餘贖錢償而歸
之至數百人每新穀未登發舊原以賑約秋成償納巡撫李
某籍所部羨銀十萬餘兩將上之愈請留賑江南屯卒為暴
車騎往擒其渠魁表置巡檢司控制上官疑是証及平民數
百家愈爭之彊累月乃釋揚州府志有傳擢廣東御史監通積局竹
本巡視京倉丁內外限起補山西道不三月巡按四川愈謂
蜀在萬里外去朝廷遠宜任法乃鋤豪強發諸奸伏上自藩

却下及菴中前幕皆畏其威而于死獄獨多矜宥將代以威
署按部得疾卒年五十不崇佛老及諸淫祠在江都判嫁女
尼甚眾兩浙名賢
錄有傳

曾瓊字玉夫平湖人成化丙午舉人弘治乙丑進士選庶吉
士改貴州道御史成化甲午金乞歸家于辟卻生尋卒子
乾六歲時孝宗聞其風慧以神童召試賞春甚渥次子元嘉
靖壬午舉人

孫迪字吉夫號樸居平湖人弘治戊午舉人已未進士知旌
德縣潔已下士聲稱藉甚尋國府又旌德
縣志俱有傳召拜山東道御史
巡按兩廣舉利有風裁行剗理請德安府推官理敗還南刑
部主事赴虔衡首外即以病歸兩浙名賢錄稱其貌年明收
委靖籍有餘財四宅之外書

上于去部切說而臣與各部堂上官員有愛惜人才之意未
免一齊為難此固向奉會議之常何至如道途阻滯之說
王各司主事丁元為其時該官等亦涉其網不慮過
為寬解司事元為其時該官等亦涉其網不慮過
於法守事元為其時該官等亦涉其網不慮過
孝三才為東林所斥阻明王始啟秀德甲利國播至浙人之
見怨于奸邪別句有故謹明白告皇上而與天下共賞之先
足故卜未上于王立遣腹心郭子玄來寓能仁寺中編虛招
搖擁戴某、臣等各相和笑以為詞林業在需次雖欲避之
不能况下由廷推上由聖簡與夫整子何能少與不過襲前
日之故習効奔走之微勞異時居為己力便其私圖語關于
人目側于浙矣王立又遣人說臣等有所捧戴無一慮者誠
不敢趨附以失其生平非有意阻抗以妨其進取也熱中之
遂叛為浙人不相卷之罪案起愈不鮮又恐止據浙人不屑

捧戴之一端無以動當塗之顧德乃轉相浸潤今日進一言
曰浙人合莫欲為四明結黨報仇也明日進一言曰浙人造
單欲以賄私裝陷輔臣也以剝膚之災然動輔臣而且自結
其微誠以驅除之術顯寄四明而固別淺其私念在輔臣豈
遂嗾羣小之傾陷而豈知設械之隱一至此哉臣一念愚忠
至死不悔設想以待甘之如飴第求事理一明則盡逐浙人
以成群小先驅之功無所不可何必以四明累浙人以浙人
累天下也不報此說為事機而於事機原不礙於事機
相用起元事即事即事即事即事即事即事即事即事即事
揚一深居固守之實居固守一人其何能為事即事即事
此宗文劉廷元等湖廣人則官慶雲是胡黃士等山東
人則開詩數等四川人則一甲等四首合為一夥結為一
心其他如趙興等字子通祀等附友之人耳豈不誠為一
百目一人對號家文字字下人居相友有案于至如松松松

之黃克明已恭者反為可用清風百代之相成已先者請
為軒梓矣機則明之謀日省猶為打照出稅計檢書之隨
與儲為稱功頌德法下河之深碑反為江江江江江江江
人之無是起好反為執死未許明不許明之深碑反為江江
六、克 未幾巡西城及蘆漢橋入管節慎準出按湖廣丁父
憂歸服闋起原官巡視京營不赴又起山東道御史亦不赴
卒子長宜嗣主
長宜字德符號中伯萬歷乙卯與弟同舉于鄉崇禎癸未登
進士知上海縣科條寬簡循吏顯易之而摘發常中隱微以
此舞文者屏息先是浙東民變又寇警日急巨室蒼頭奴聚
黨劫其主人索賄甚固焚虛取金帛巡撫以兵擒斬數十人
遂定巨室因而脩怨告捕日象長宜至以為首惡既誅宜停
追攝全活教百家巡按御史遠去成川沙防亂長宜曰民變

非盜賊比也有司治之足矣御史為撤兵去尋有愚民相聚
立教至數千人督撫將加之兵長宜復圍爭之得免邑多遁
賦長宜徵收悉者其美入又以催科鞭撻多伍倍受錢亦賦
所由托乃弟子杖第勸令速輸知府讓之謝曰兵其督責而
此課索不如寬之使老入公家且民貧夜鬻子女以償一官
何有而思駭以持長民間之益感悅賦入逾他縣憂亢早
徧行村巷視災傷力請蠲上使開城歲額什一家去所治二
百里月載滿米自給惟市鮭菜鴉鴉價之汲水于河予培
荷人備伍甲中掛冠歸民號泣送之者不絕刻木像祠之城
隍廟西 江蘇上海縣志名宦 國破隱居豐山遇兵被傷
卒有翠：存詩稿第厚廣亦死于兵

明生字觀民萬歷乙卯舉人丙辰進士乞恩蘇州府教授入
為國子博士遷都水主事官御旗庫歷本司有外郎印中出
知長沙府調揚州引議改南昌巡撫楊邦憲風有司請建親
忠賢生祠明生不可士紳無明過其尚燥胡良機等皆以忤
璫流戍保持甚力初至時道賦山積不二年積穀時位益輸
國課而民不用紫指初以丁父憂去補濟南府十四年坐失
因降湖廣按察司照磨量移應天府推官江南通志稱其道
之官不將家坐屬邑
相推請本差却不受歷南職方員外郎本司印中甲申獻職
臨袁州巡撫臨吉左都御史李邦華薦明生才可任用乃遷
湖西兵備倉事駐吉安以計擊斬唐陵丁佃村亂民乙酉南
御破 國朝兵逼吉安明生拒守不支城破走贛州借楊廷

麟招降張安寺唐王加太常卿仍令視兵備事贛州被圍坐
卧矢石凡六月城清有勅之出夫者期生不可司以手書五
紙分層五樓令安圍出給之曰有一人至故卿却持此作詐
音告家人可也遂自經苑明史稱明故吏殄之石沈中久之
守備楊大器移英萬步驟之下家村有弱水山人詩集靜志
諸先生與楊萬諸公少休城死之日楊大器潛處其尸中
子遺始與遺骸未得久之始知人明經如萬安縣第一夕夢先
生語曰遺骸在縣境君能歸之故卿幸甚今天器之友曹先
蒙亦以此與縣境君能歸之故卿幸甚今天器之友曹先
以如清道者使知入乃始免矣
源昭字仲謀號屏仁明生子甲申拔貢第一乙酉後開門著
述有文集百卷又著史論流寇志七臣表方士外紀因思家
乘錄彭氏舊聞錄客舍偶聞若齋雜記歷代詩抄五言妙境

若齋四韻合編知人松滋曰孝介先生

曾公字愚公號石倉秀水人祖即考父大田皆諸生萬谷歷
王子舉人癸丑進士知涇縣乙卯充應天鄉試同考官南山
東道御史丁父憂改北補湖廣道巡按江西故野應天學政
崇禎改元坐薦洪啟初鼎心湯及疏要典不可燬列逆案削
籍崇禎日抄而國子力數說元微其指別宗周印印為光
性正人得國初以老考終三才志立本者 著南清堂稿
朱學顏字子愚號紫峰其先婺源人始祖炳宗嘉定中主海
鹽簿家邑之開琴橋子銘湖教授劬子懋卿學正致傳正銳
贊富人馮宗本家遷尚芥里遂為尚芥朱氏始祖學顏祖班
宇朝華太學生以好義明父範字寅叔不任西瀾名賢錄
載孝友傳 季

父朝芳字朝正嘉靖壬子應天舉人早卒學顏嘉靖辛酉舉
人乙丑進士知潛山縣始至簿書盈几不為理一官責其廢
弛學顏乃命吏受指判決如流破頃而辭邑志其選雷州
府同知坐潛山事論降引疾歸學顏天姿過人十歲時宗人
持一冊可百頁令覽乞卿先止贈言以為書學顏竊取之為
作詩章序贊一日而畢置故處明日範問奴取冊閱之書已
遍知學顏所為乃大喜曰吾無以易但乞諸公革職之而已
自是學日益進然好酒使氣對客常箕踞科說不拘禮法以
故名位不達

學忠字恭愚類從弟父符字則信不仕忠萬歷辛卯舉人知
恭陽縣未多通試為均里甲平糧役試史以家產知絳州以

法絕宗藩不得志引疾歸年八十餘卒

學試字幼忍亦學頗從弟天安敏授下筆數千言立就飽詩

林諸生從子恭補

素稱字道子號白宦祖僅卿貢成化萬歷中青浦訓

導待士有恩去任後猶思之不置志文正學字中甫柳

貢末稱萬歷乙卯舉人丙辰進士知龍岩縣靈而崩城深沒

廬舍發倉粟募災民崇之城境而民無藉徒之患詞薄浦行

取福建道御史天啟四年按巡雲南於道為安番二賊所梗

補撥勇兵擒賊首烏利道始通東川高拔賊合數萬犯雲益

補以六千人率文武吏奮擊破之未幾水蘭島二大寇入滇

益部震動補設仗以待賊至陷伏中首尾不屬乃驅象為陣

稍橫擊之逆奔招賞銀幣然國公沐啟元驕塞補以至賊威

之逆為所用丁憂補湖廣道御史逮掌京畿調高別卷以缺

人事詢嚴州府知事入為南車駕主事卒于官著雜文閣集

述人接詩滇南紀行公教二傳箋禮記意評經義考本以恭

存

高欽齊字亦若號思虞嘉興人家素單寒年二十餘未娶即

有博雅堂為一城名宅第一日至其處撫柱間曰宅借幾何

聞者哂之萬歷己酉舉于鄉天啟壬戌登進士知浦城縣丁

卯充奉省鄉試同考官補改元行取四川道御史假歸以千

金信博雅堂殘前語還並巡視銀庫督城工出按廣東務以

嚴酷絕下胥吏皆如東溪四復視兩淮鹽課與內瑞揚顯名

初惡頗名疏糾前御史張養蒙及齊役稅額未工還河南分

地副使乙亥京察以前事下獄論死借其家家本及子河

糾置重典時議尤以為和三兩淮本無清室為名可

刑部王政生清丁二人已得兩淮高內臣河外時被逐一日

官前其名決訛忽此唱停刑卷與若似也免性豪侈尚事散

色妾媵至百餘人為第至數十餘處被論日人多容其失持

盈之道云

郭紹儀字汾仲號丹葵平湖人萬歷己酉舉人天啟乙丑進

士知當塗縣丁卯充庶天同考擢湖廣道御史巡視屯田工

條議十二則不復辨敷成身沮也格不行未幾落職歸晚

遇

異人授養生術享耆壽居易後母養嘗至其地涌泉

一人古貌格然編身然結如牛毛如類神砂異一說與

自言足踏龍時人遂親交養生之術為後舉之八十四子

雍園裝圖

嘉禾徵獻錄卷二十四

即人咸 楓祥

趙昌期

倪長珩

年

曹即一

部戴 瑞

部國儒

洪 杰

金麗無

陸康稷

沈 淳

金 鴻

部中等不

部

部

夏先

年

部吳

年

部吳志遠

年

胡震亨

年

周恂

年

戴瑞字廷美浮梁人少孤從父呼由鄉舉兩為嘉興府學教

官明文學有學行富人舉其子入學呼撫教之伴入籍

嘉興中宣德壬子浙江鄉試正統丙辰進士選庶吉士為詩

文力追古人不為時俗所好改吏部主事歷印中卒于官戴

本浮梁大族瑞之群從兄弟珊字廷珍天順甲申進士累官

左都御史為考廟朝名臣珊父升字士章父印以印貢廣東

布政使珉字廷振正統戊辰進士兵部印中環字廷光景泰

庚午舉人順慶府同知璉與珉珉試與璉同中式璉字廷獻

成化丙戌進士大理評事璉字廷節舉人印史知紹興府廣

西左恭政化字廷淵景泰癸酉舉人天順癸未禮闈火卒于

席舍與同邑鄧謙字益之者同贈進士出身珉字廷桂教諭

科第稱一時之盛云

鄧國儒字醇甫號湛泉秀水人父浩諸生早年國儒年二歲

育于母程程年二十五苦志教國儒遂登嘉靖辛酉舉人乙

丑進士具疏陳母苦節請旌許之授刑部主事再改南吏部

主事受事一月擢本部印中戊辰請急歸壬申乞終養旋丁

母憂服闋未幾卒國儒愿終有至行喜折節下人未嘗時教

授邑中弟子無不成材為諸生虛學官幾二十年居家儉素

登第後不改其操官銓育人望之仍如寒士

洪杰字惟進號鸚洲平湖人宗忠宣誥之高父梁諸生燕嘉靖辛酉舉人隆慶辛未進士知陳州嘗輯治路三十八事奏停解京俸馬三百餘匹代以折色又議我河北歲派驛費入為職方員外改武選已改吏部即中選疾卒官

浙名賢錄有傳

之在陳州也有盜踞臨刑謂其伍曰我今為汝死矣但或實非盜又未嘗識汝汝何陷之深也盜曰汝不記往昔乎我苦覓以覓幣于市其且予五矣汝旁視嫌其價高某遂勿售我負歸道盜魁研我以升斗隱忍受之致有今日城汝故也罷獨生耶其人俯首受刑燕于世基

世基字爾濟號弱生萬厯庚子舉人曾任精心制義輯十八房衛明文檢二集行世襟畝家奉為指南先是逆刻未成角

二

世基倡為之同即也鴻遠宗鳳翔項聲國乃相繼而起而歸安韓敬武進鄭邦東鄉艾尚英濠陽陳名夏遂成搜有明制義景為巨編風行海內矣世基弟紹基字三明娶于項早卒項以苦節聞邑人王廷章為之傳

金麗兼字雙南號補軒秀水人父其相諸生麗兼年十三補弟子員弱冠舉于鄉時萬歷乙卯也丙辰成進士任行人兩命封藩陞禮部主事天啟甲子擢文選進籍勳郎中振婦聞戶十載崇禎祭酒台補文選即時溫體仁當國給事中李世祺劫之帝怒欲追遠世祺考選時掌選却孫必顯麗兼白尚書李長庠曰考選貪惰不職之人則堂司官均應連坐若能彈劾執政乃不負言職者當時司官宜賞今欲追奪非祖宗

法當執奏長庠謝不能麗兼遂自其言奉旨切責乃詣體仁所反覆勸其中致會帝意解長庚必顯並得輕贖時科貢監生入質得越次授職名曰拔選麗兼曰似此則貧者皆苦矣其疏革之帝之御下嚴而于銓曹尤甚前此典選者罪謹四五人厥後因狀勢以干麗兼不為阿徇山東按察使李天經督備歷日久題加光祿少卿上以不合驟陞詰問且密令廠臣駱養性訪其有無餽遺禍且不測既給其無私不罪未幾仍貶三秩視事兼畏罪請養歸待母歿載辛巳補南助教未旬南精膳主事復改文選量移考功即中卒于官年五十四兵書文可法特疏其清高請却報開第華揚卿貢官吳川舍山知縣

陸康稷字表涵一字本秀水人寄籍吳江中萬歷壬子應天舉人已未進士知青溪縣調繁廬陵廉而善於有富民曾某毆丐者邑中多昇死人語稷駕言為曾毆死稷察其屍非新死者探其喉有土甯訊之乃掘地下屍証曾者遂索弓于法天啟辛酉充本省同考官邑當編審而稷以考滿行取為留三月志心審定民甚戴之江西通志有傳至京授武選主事忤瑞勒罷崇禎初元起階執三轉驗封考功文選陞奉司負外給假歸未幾論降南星建起驗封有外廷考功郎中尋改文選時馬士英用事名器濫觴康稷充位而已南都破歸卒于家沈淳字惟厚號拙菴嘉興人天資純樸為諸生歸自學宮過一步坤隨之淳不顧有頃不見乃知非人也又嘗讀書精舍

一守信如

有隣女夜奔州戶拒之中宣德己酉舉人正統元年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調考功正統己未充會試同考官歷積勲員外卒年八十七晚歲居于梨林里著拙菴集同郡又有沈溥海監人嘉靖癸丑進士禮科給事

金鼎字宗器嘉興人正統初元以貢錄業國學舉紳茂乙丑登進士授兵部司務改吏部司務陞廣衛負外調吏部處駕土木浚于皇已卷元

下給字允若本嘉興人外繼姚氏為嘉善人詩才清而書法現某晉人有時名隱居教授著夢草集子微微子駒

駒字廷舉號三並授經同里懷氏有女窺之不爾異日味履于鹿女納書其中致款曲為即日辭去以諸生終駒弟其字

廷輔亦以詩名有桂岩集駒五子謹知名

謹字信之一字信卿弘治戊午舉人壬戌進士授廣信府推官決獄精允嘗經鉛山嶺有卧屍夜夢一人謂之曰某本備工為主所故密訪其人得之竟抵罪即有巨室殺人匿屍燕室中獄久不決謹庶知其庚發屍驗之遂服辜郡中稱為神明嘗謂姑息所以養盜乃嚴勾捕得宿盜以重法治之盜為哀止三載行取道卒江西通志有傳兄子玉見後從子璿字汝佩選

肯知雪郡縣博州嗜學象綸及翼集合刻之為雙壁集

玉字成伯號白溪有至性事母以孝聞由鄉貢授○○訓導遷廣德海陽教諭以子錫登第引年歸次子鐘字子函鄉貢鐘字洪章

錫字叔孝號新山初號豹山少負異才主簿吳其愛之以女妻為中嘉靖乙卯舉人丙辰進士授中書舍人尋遷稽勲主事丁母憂歸年後一日邑人或唐夢錫過之曰余入殮家人不惟屈足趾指艱于步趨唐覺而大異往視果然乃更殮之錫工文章及書法邑中文風至錫而盛所著有司勳遺錄豹山集長子洪勳字世甫號太華國子生岷府署理正有激石居棘栖軒二集次洪烈字華顯亦國子生鎮海得經歷洪載字子靜一作子孚有學識高攀龍招主東林講席兩被微命不赴著持敬者察約言錄聖軒集

洪章字舍甫號貞宇少惆儻負奇節國子生授武進縣丞吏事之暇息心務學無錫願憲成高攀龍慕其為人造為今張

某者楚人謂為已來肅衣冠以侯門者俄報曰入丞署矣今

典然未幾王肯堂亦至劇談共飯而去卒不語今大慈惠以事中之解官歸有懸解山人集四十卷壬癸集一卷帝王履元甲子紀一卷正間統紀要編一卷四六代言十卷類苑秘抄四十卷

夏允彝字彝仲號瓊公本華亭人入僑嘉善越非時送允之旭應童子試會恭獻臣為督學校倘童不由郡邑考異亦入試拔第一萬歷戊午遂以儒士中式主司愛其才館之家塾年十八耳未幾文名滿天下江左自東林講學後爭為社集以文行相砥礪彝與陳子龍創幾社于雲間靜志居詩話社居文物並文敏及吾鄉河於河與為崇禎中周勳首借陳夏諸公倡發社首事僅六人以詩古文辭相砥礪今所傳五

社居文物並文敏及吾鄉河於河與為崇禎中周勳首借陳夏諸公倡發社首事僅六人以詩古文辭相砥礪今所傳五

中文選是已陳夏等以崇禎丁丑成進士授長樂知縣

名節著惟物為早矣 廉惠多異政人稱神明上官有疑案爭屬之日對簿不暇諸

可與鑿得大體而惟科尤有法暇與生徒論文士子雲集

福建通邑卯充本省文武同考甲申推考功主事未赴國破

志有傳 明史稱福王立擢吏部考功司主事既而國破

其既大獄亂政者先其名居為好辭結之不應服既除不

起御史徐復陽者故逆某中人至是復官希東林也而人

及其同官文德賢居長受職為非制以而人皆東林也而人

皆未嘗赴官與可罪文即尚書奏 授選故敗秋朔用時論為之不平

閣送之出門結執燭者曰更取燭燭至真已自沉于河矣

神韻秀爽雖弱不勝衣而意慮深長有表正人倫之概不獨

以文章自見也所著有高貞合註靜志居詩話我社六子瑗

然其操長樂志現有孝子節婦必賦詩以旌之崇禎中縣有餘川

皆不合古人也野史述瓊公授命在乙酉五月第集有餘川

取未至而京師陷南星建補儀制主事年八十九年于家西

有志子源起 順治甲午舉人年五 此士官禮科給事中

吳志遠字子往號遠菴善善人祖儒字汝為積學工文邑中

子多出其門以卿貢授儀真訓導選王府教授歸曰十餘年

閉戶吟誦蕭然自適先十日知死期與親友別端坐而逝志

遠為居戊子舉人與高攀龍歸子慕相友結茅窮鄉往來無

間有小困顏曰蒞秋客至設茗煎泉有塵外之致公年三十

年不第乞恩為程教諭淡泊寡嗜門士備贊置不問會而向

學者劉休周之 程志周順昌在銓司欲以吏部司務處之志

遠辭曰我冷人不願居熱地乃改禮部 程志周在銓司欲以吏部司務處之志

再考紅丸之果志遠銓次奉付科奸人切為畏福乞改南

兵部主事累遷武庫郎中黨禍起 卷歸子亮中字寅仲崇

禎己卯舉人 順治己 胡寬字景瀾海鹽人父繼海教授里中識張寧于童子寬亦

隱居嚴授人稱為小胡先生以別之茅宏字景谷寧甚謹

伏天埋及貴人大莊宅中為將角舉兵部大臣宜躬探甲青
疾出視師無堅閉門自請通州關外及張家灣一帶地方
壯丁俱招募為兵自樹以為腹背夾擊之計凡十餘得音未
幾兵薄城下憲仲請効力行開乃令協巡九門督造戰守器
兵迭而版築之役始就焉如其言又二年授南刑部山東司
主事時有倭寇分守太平門憲仲復貽書浙帥言倭倭三策
一沿海船責令盡歸毋得出海以絕其源一某內地奸民無
骨糧漏卹以因其途一遣間謀懲重將令彼自打掄併以剪
其黨帥臣悉用其謀在官二年卒年三十九有司比部詩稿
二卷刑部志者符子彭述字信甫少孤事母孝好藏書有古堂
書目彭述子震亨

九

震亨字君魯一字晚號遊叟才識通敏于書無所不讀為歷
丁而舉人不第教授自給內閣范景文出其門乞恩故城教
諭故城志遂知合肥聰察若神初授至前一日便能指數姓
名邑民以愈解廩糧破產請出等尉述止之於羅價外豈增
耗羨官民稱便諸猾多假吏昏為貪緣庶其狀榜曰某在治
有妻吾民者戴棺以供一世家畜犯偷以錢米資之其人或
愧卒為良善見廬州志嘗與總兵劉奴談兵意令訂生死交廷
議舉亨邊才忘者抑之不果遂知德州以母老不赴中原廷
亂侍郎朱大典舉亨補定州時師行格釋民苦兵甚于賊亨
撫戢有方供億不匱而境內不擾以城守功擢職方員外陳
新甲在兵部亨欲有所建置以新甲不協人望乞骸骨家而

藏書凡秘冊本舊典缺事糾記遺漫者無不補綴揚推稱
持物君子又病唐人詩集不能衣被天下乃悉搜錄編為十
籤名曰唐音統籤盛行于世又著海盜圖經請康濟德錄及
赤城山人集他所奏輯若續文選李杜詩道文獻通考纂皆
為人而重子夏容

夏容字宣子號解如亦英敏好學能世其家業入國學後以
例撥歸仍克生員著谷水集二十二卷

周惻惻字季實號毅軒秀水人嘉靖丙午舉人丁未進士知
樂平縣五年邑道屏絕俗好兵剛至是道約求無敵財去官
日父老憐其貧餽之金不爰入為職方主事監督大刑工

以疾卒宦僅蕭然士大夫捐貲助殮有女不能嫁即守給以

十

查其後御史鹿高鵬按即廉其清白為之備墓曾孫恭先諸
止早卒妻范氏年二十七苦志撫二孤成立

趙昌期字青陽其先世本慈谿人祖文華字元家嘉興述
自備身似直華幼時其父客授郡之項氏兵部尚書忠有女
孫聊一目適人未成禮被違歸一夕夢乘白龍登天晨告家

人異之是日大雨文華從父自其鄉來止外舍衣白衣家人
謂符前兆因以妻為嘉靖己丑登第授刑部主事湖南哈封

以文學為嚴嵩所愛考案諸盜運判官與運副不相能運副
病死其子評文華殺之報復百方文華幾不免為湖廣甚

力以是感恩稱門下士見永陵萬入明崇禎至通政使建流
蔡京師外城如工部右侍郎品俸內訌文華知上好鬼道因

賦七事首以祭海神為言... 職情文華至... 記海視師至... 至神聖矣... 督師所設... 屢敗乃請... 立用為工... 臣督師已... 右副都御... 楊宜為提... 華督師過... 寺征萬里...

起云是兒... 事廢一子... 為道之味... 宜分宜... 而宜分... 誦而宜... 耳宜分... 而宜分... 文宜分... 先宜分... 有宜分... 州宜分...

賸賸不已... 基規模宏... 亦勒積三... 知府趙瀛... 林光輝府... 為項氏塔... 解即其妻... 好如初益... 正千戶請... 編文華抵... 平所攝臨... 罷一為丁... 此未幾不... 歷十一年... 期萬歷癸... 主事歷官... 倪長行字... 文而不敏... 甚不究知... 士授蘇州... 全備從者... 之已卯克... 補武選主... 變為僧入... 敷相之為...

以秀水籍... 期萬歷癸... 主事歷官... 倪長行字... 文而不敏... 甚不究知... 士授蘇州... 全備從者... 之已卯克... 補武選主... 變為僧入... 敷相之為...

嘉禾徵獻錄卷二十五

加人成 楓輝

印工 詔 甲中

馬明瑞

陸從瑜

金彥祥

孫育藩

汪挺

胡士奇

王 軫

沈光中

張 錕

王 梅

俞 乾

彭 輅

沈繼志

王 愛

金 枝

平 事

保 亨 不 可 少

曹即二

卸錢 昇伯珍

沈 樹士

李 儒

張正鵠

趙維崇

王 軫

沈光中

張 錕

王 梅

俞 乾

彭 輅

沈繼志

王 愛

金 枝

平 事

平 事

錢伯珍武進人洪武初以本學生員從征有功授世襲千戶
珍不樂就自劾罷當袖其才改授 府同知之官未幾
請成順陽陵巖父之故為蘆溼場大使因占籍嘉善子昇
昇永樂十二年以歲貢授刑部主事歷本部員外郎即中
沈憐字用持一子號一柯海監人祖孟賢永樂中以果中
善受勅獎 賜一第 從如家子弟皆習武 隆慶中 為
爾子 誠好 善射 賜一第 從如家子弟皆習武 隆慶中 為
知理家 治生 為 弟 而 安 且 友 愛 少 以 事 為 善 為 弟 而
祖宗 無 子 王 法 如 此 則 上 天 為 之 昭 鑒 爾 弟 亦 安 家 子
爾其 效 水 服 計 無 意 世 孫 改 治 父 文 郁 不 仕 擢 成 化 丙 午
舉人 私 治 康 成 進 士 授 刑 部 主 事 歷 刑 南 蔡 監 員 外 郎 即 中
平 子 奎

奎少有神童之目年七歲時

入翰林讀書稱翰林秀才特與朝賀未幾卒

李儒字宗文其先嘉興人徙華亭之陸嘉塘又遷泗涇正德

庚午舉人辛未中會試甲戌廷對第進士年已四十餘矣見

朝政日非謝病家居者十年自號宜散道人嘉靖改元赴為

廷平府推官自奉儉素嘗知迎上宮驛史以酒餽進却之左

右曰例也儒曰令甲耶通志是權南祠谷主事經歲不知果

贖儒甚安之特南刑部郎中乞歸年六十五

張淮其先汴人遠祖華甫因南渡徙禾為秀水人國初名餘

慶者卿貢為泗州銜經歷祖綬成化甲午舉人夔州府同知

父恩不仕淮忠實有古風國子生增城知縣二子榛桐林卿

三

育不仕

桐字用樂號鳳岡幼喜讀書外祖戴經無子鍾愛桐出藏書

授之乃益淹貨年二十七以疾卒子正鵠

正鵠字德中號繹菴母諸同郡副使侮女也苦節撫之鵠亦

警敏中嘉靖辛酉舉人除慶辛未進士授太常博士遷南武

選主事乞養歸服除補刑部員外郎即中致仕

備名蹟為立朝不一二年以忤權貴歸社則不受世世為

靜先正乃忘年友金每相見談羊法進尊與興而始為

顯非袖末然非浮誇子界是行例未嘗輕下筆也

趙維崇字無聲平湖人曾祖彰字用常鄉貢邑生東城姑其

在浙海之鏡公母始祖母沈貞人為沈氏先主婿姑其

姑誌銘云貞人沈教孫女適壁壁瑞卿字憲先主婿姑其

宗室與焉後沈所生諸孫川皆其裔也末二用尚分隱居長

從竹林眉其後有趙孝川皆其裔也末二用尚分隱居長

未三則北維策為諸生父尊中之地按御史杖輿覽

以文體被糾其微不喜道少宗伯朱養淳與子無父會

別未人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

而子多所染借逆此所以無解也惟此起人清無才知

道年三五十月為聖閣之先主復自家配書館今謂為

先主署司家世說見此子學則定年五月科中為中

休說累不第天啟乙丑就海寧教諭陞國子助教奉監丞權

南刑部福建司主事勅中府都督撫寧侯來國尉不法事以

列侯就第轉本部雲南司郎中與刑部尚書魏淑相許泰通

政使劉之鳳淑黨也格罷疏不上并劾上以臣屢許大條

奪職未幾淑之鳳亦罷歸杜門著書八十一卒有二十一

史快編皇明快編快史拾遺愛虛焚餘稿十卷海寧縣志尚

書彙行世之治高者其序尚書孟曰或明以經術取士

燕言韓子泗字天來號帆青亦有文名

四

高士棠林沈司寇集子廷圭鴻臚序班從子夢斗

夢斗字應宿號星河父存德個儻有大志不事家人產夢斗

萬歷丙子舉人丁丑進士初知盱眙愛民下士有傳志以內

艱喘補常熟謫陝西按察司知事轉知醴泉移知信陽州朝

無為州恤災清稅勞瘁卒官視端日行李蕭條州人哀之

王補字時佐海鹽人父克戎廣寧衛因就試山東中天順己

卯經魁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未幾卒之日語其子

璣曰必端骨故鄉以無忘前仰之志如其言遂葬海鹽璣族

家棟字維樞號襟裳為歷癸卯年者舉人庚戌進士授刑部

福建司主事閩宜有婦人馬氏而杖之者謂按之如法

壬子出典貴州御史還卒于京師王氏先後登第者三人俱

授刑曹皆未及改官而致人咸異而惜之家相兄家材之子

廷俊萬歷甲午本省舉人不第知高郵州

張璠字叔美一字崇德人父萬卿貢官教授璠正德癸酉舉

人是歲之首邑士命璠者請以問邑中秋試何人獲此大書

曰扶孔者例中人以為棟也督之及榜發乃璠始嘆孔語之

莫測丁丑成進士授南刑部廣東司主事在事三年乞致仕

凡家居者三十餘年別處有志格其所居不致風雨等

著有南溪集子克臣字一夔嘉靖間鄉貢太平府教授次子

武臣國子生太常引禮舍人

王梅字時魁號拓湖平湖人先世本農家梅嘉靖辛卯舉人

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後授翰林院編修

先英高律又教崇六祀扶日明筆氣五成崇善大清西

坤用新入學東而力一年少才情素雅除名無補止食

現友主當時以一月餘在行年五初謂余曰天無此

嘉靖癸巳二月余在行年五初謂余曰天無此

好曰下挑魁一二月余在行年五初謂余曰天無此

人待至八月十五日且看古遠及晚唐格局極平何

御吹玉樓前清光乍照人同初湖口運之度

部主事建昌侯張延齡得罪下獄前主事沈椿以其為孝廉

皇后戚屬不令入重獄及梅受事謹製寬假世廟開之大怒

先漢主事二十四人皆下鎮撫獄杖請梅潞州判官志有

傳梅能詩有柘湖稿卒後馮汝弼守太倉梓行焉靜志居詩

神部亮得無累之神絕句小詩尤見清拔

郁蘭字文芳號陽川本吳江人先世贅秀水陳氏蘭以秀水

籍以秀水籍舉嘉靖甲午鄉試屢蹶公車少受毛詩于家宰

吳鵬時遠東銓謂之曰貂裘散矣盍及我而謁遠不從鵬罷

歸始就銓得績溪值論遠而浙總制胡宗憲知府何東序欲

沒其家發兵圍守蘭力爭之乃免鵬素見以編胡宗憲以積

被逮之日則秀水麻城耿定向以御史督學南畿行部至郡

即比部陽川也

同列者跪拜皆以首至地蘭獨不及地而止耿重之薦遠南
刑部山西司主事除夕宴客為燻火傷足引疾歸海州
瑞撫江向令卸縣廉泰不得烟管然為吏畏其嚴抑視
川高年端腹仰報雙入瑪時起止迂緩腰須此然海大
以高年第一項項史立疏持為似非耿公事但其說載見六
此則為作志志中心及在刑曹時弟欲求仕破已產營之弟授
官而蘭罷任晚歲食貧不以為忤

俞乾字一清號勳洲平湖人嘉靖丁酉舉人甲辰進士授刑
部主事內閣夏言之死乾為監刑憤驚仆地移時乃甦其疏
乞歸眾憐其貧賦之不受抵家五月而卒

彭格字子殷號冲溪平湖人伯父誥以掾為江夏典史調江
寧父疎諸生格八歲穎悟絕倫知府蕭世賢薦為引入學

九

八歲以儒童應邑試時康經歷仲衣攝縣事子對曰八歲兒
童豈有登科之志余應聲曰三年經歷無報國之心余怒
其詞慢故借以誚之又一日出為初於塗漢名試對鶴鳴大
吠占網家公曰鳳舞龍飛漢太平即守桐城蕭公世贊謂之
名至問曰童子能對亦能對乎曰能守桐城蕭公世贊謂之
嘉靖甲午舉于鄉年二十一尋丁父憂丁未登進士授南昌
府推官未幾改知新淦之官兩月以坦率不為人所容改歷
天府教授結金陵項事計彭公嘉靖間嘗教府學諸生
此理也下如從成做時款酒又謂社工即此壬子主考山東
詩如酒肆中帳簿不可學其風流議論如此壬子主考山東
轉而國子助教數年遷南刑部江西司主事禮部歸附戶請
書與同即感元佐項元洪精嚴守僧方澤景德寺僧正念四
人為詩社性素無間自為冲溪野叟主誌年七十餘卒于家
輟與同郡范言撰以文章知名有彭此部集二十二卷

話先生平慧于詩文不甚致其持論取法中唐謂神在象
外象在言外然率天口即率而成類類解人紳下華伯一流
才多之賦也子潤宏紳首武進縣丞

沈繼志字體道號虛舟桐鄉人嘉靖壬子舉人見明紀事詳
學吾浙姚江諸大主口許解首山陰應王員無一等是年
武無名賦編慈谿多乃是年中式者十人嘉興八學此首先
則沈在存繼志也

王朴字德純號友容其先本夫同衙軍卒高祖義改隸嘉興
千戶所遂為秀水人朴性孝友置籍每日苦甲子下記所行
事以自檢押戒化中以御首授徐開知縣嚴絕暮夜金有核
柳稅供邑令私費并諸罷之立社學教民鑿渠視田有核
至去日獄無冤囚民省其貌祠之

愛宇體仁號一山嘉靖癸卯應天舉人少慕王守仁之學負
爰從王畿游相與考証務求實踐年踰五十嘉靖己未始登
進士補順天府學教授以正學訓飭諸生遷國子監丞刑部
山西司主事內閣奏碑有門下客二人轟然禁中有旨逮治
愛執法不少倚碑怒因遷英告歸未幾京察猶坐與吳鵬同
里署不及家居杜門不為請謁嘗語人曰學以自檢人則
隘學以容人自容則畔當時以楊自歸四十餘年而卒上
虞徐學詩柳試與愛同中式以劾嚴嵩削籍貧不自存愛捐
贖為其子娶婦

營繕主事督理街道未幾出督蕪湖湖引弊疏墮有旨獎勞
已已察降不赴補卒于家

汪挺字爾陶無一字號會城嘉興人父裕入官為淮安府經歷

挺崇禎壬午舉人祭未進士未授官而國破南臺建授工部
主事知國事不可為遂棄去隱居城東別業幅中褐衣不復

出書法規摹兩晉諸名流爭相推轂晚歲因此自給凡杜門
者幾四十年年六十餘而卒所著有會城遺稿

胡士奇字重之本餘姚表氏其先贅平湖胡氏因為平湖人
中萬歷丙子舉人家貧甚微舍一椽而居然董介自守不可

污以財乞恩進賢教諭父之擢國子博士遷兵部司務會職
方郎誤舉西寧罪侯克遼東太帥有旨詰責以其為首輔上

子移罪司務謫仙游訓導貧甚不能携家亦以一簞頭自隨

居歲餘卒于官弟章少不學奇惡父像哭而責之章大感悟

兄弟相師亦中崇禎己卯鄉試知太湖縣

嘉禾徵款錄卷二十七

錦衣衛

陸炳

陸炳字文明陸八諧作號東湖其先本平湖人祖輝以軍營

隸錦衣衛為總旗父松襲瑋職從興設王之國安陸選為儀

衛司典仗事世嗣於藩邸及入繼太統用從龍恩擢錦衣衛

副千戶預備獻帝寶錄進本衛指揮僉事掌衛事累官至後

府都督僉事松妻為世廟乳母自幼携炳入宮侍左右炳沉

鷲武健長身火色行步類鶴左右皆皆上竄人望而思之以

松陰入官又舉嘉靖己丑武科明史載炳以官舍知書頗覽

自有環衛可事天子何必夫果士路考功

錦衣衛鎮撫歷本衛副千戶指揮僉事管象房己亥上南幸

承天至衛輝行宮夜火上急召武定侯郭勛未至侍衛僉事

無在者獨炳直宮門自上出火中御乘輿上解所佩金柳繡

刀賜之即拜却指揮同知遂代陳寅掌錦衣衛事自是罷春

日隆苑樂朝天宮興禮部侍郎孫承恩董其事未幾擢署都

督僉事又以緝捕功進却督同知方士段朝用以金丹進御

炳勅其在道且於聖躬無補捕下法司炳與費同列多

父行炳陽敬事之餘以計去其馬已者人能得補臣重當款
以故益自恣嘗強殺兵馬都指揮為御史所糾詔不問已而
言亦惡其構因御史劾炳諸不法事擬旨逮炳寫跪求

解乃已由是恨言次骨乃助嵩發言與皇帥書言論死嵩德
之引與嵩蓋通賄賂將成率任仇鸞始因嵩得下寵既復與嵩
相札家奏嵩父子奸狀工沒跡嵩會鸞病疽炳私出金錢結
其所親愛得鸞除私畫發其不軌狀上大怒立收鸞印鸞
憂憤死至割棺戮屍嵩由是復幸見世宗先遣左都督錄檢
哈身免功加太子太保以發鸞密謀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歲
給伯祿三十三金命與嚴嵩朱希忠等同直西苑在外乘肩
輿禁中得馳騎三十五年三月賜進士恩禁宴故事內閣尚
書都御史上坐錦衣列於西上以炳故將令居二品之末
年勅司禮中官李彬侵盜工所物料及內府錢銀數千萬私
役軍士營墳墓上怒下彬鎮撫司諭斬籍其貲銀四十餘萬

金珠珍寶無算加炳太保兼少傅掌錦衣如故三公兼三孤
特於炳見之炳雄點多智能迎合上意出司巡檢入贊玄備
郊廟大典及諸禮祀皆與焉又任承惠吏為爪牙悉知民間
錄兩奸富人有小故即文致成獄沒其家產明史紀事本末
稱官下稱其推曰法堂積賢數百萬王弼州國朝炳之
五用以此小兒仲云積賢數百萬王弼州國朝炳之
友也守節衣裝而松佐之時炳木二十枚器其村親教以
書公移之類曰錦衣紳不可不精力筆炳甚德之位松
後代父松理衙門已計其心非後一聖至子復得之
不代有別聖衙門已計其心非後一聖至子復得之
位子寫其會以印即捕其黨與家奴使子罪而後捕之
列聖孫其會以印即捕其黨與家奴使子罪而後捕之
是年死何說指炳而天也復言炳類赤起達此等事亦
非一而而炳武舉出其門因炳援海運家軍工部尚書趙

又華誣構之陷重辟欲併構炳世善為之解得免至是更與
嚴氏却乃結婚徐階以為已助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紳兼
傳策同日勅嵩嵩謂時來及紳皆階門下士傳策又其鄉人
及泣訟上前謂階主使上以問炳炳不敢斥言乃封進奏丑
會試錄上自裁決而除馮所善貴璫營故事得寢炳等大
花此則與炳先上使進行之受大車明以昏暮多可理致
乃以炳炳使親至大車取大車急出千金始炳乃獨言
時此日放炳自疑耳上喜問高年揮下制事定炳從以千金
歸之其權自有來涉靡別宅十餘所皆崇麗分置姪孫其中規
綉寶玩所在充切供帳不移而具明史紀事本末炳等
其婦罵曰汝自誇富貴乃佳媼歸奇兒我勿建遠甚令
我見西境里而市下吏五堂有吳謂曰汝何習列任汝所
坐室中適蕭而下吏五堂有吳謂曰汝何習列任汝所

加害我口無他人稱善千伴安在此地故物奉令取
亦加將且勿疑也出與之爾篇去氣無人敢心知而後甚
甚限又置田宅於四方若揚州南昌承天及本即皆有莊
店聲震天下然足時上數起大獄炳頗保獲無辜官得罪
連杖必委曲營救所全活亦眾孝默之元上怒猶不測朝士
無敢出言者炳獨往視舍險以千金為贖歸其喪又願善事
諸大臣延引文儒以取開望故朝士無甚惡之者明史紀事本末
力為之而江為人稱炳錄其意者加月下獄者必言視上
以為嚴而語曰汝林下無幾人云何曰前控以判所上
簡馬方賜罪服下命半世七壽來上乃好此法之好以
五印用嚴刑陛下命半世七壽來上乃好此法之好以
得然信之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累卒是夕欲少保楊時完
人言傳與嚴氏合謀醜之或云嵩長揣上意欲擅戴景却先
令炳嘗之炳以小姓命對卒擒太子內侍下錦衣獄然後以

開上方引燭周此疏駁曰得無驚小主乎炳好大膽急令中
使詰之炳無以對驚悸仆地遂嘔血不止而死明史紀三十一
就姑婦印講官用炳條為新印角詩明史紀三十一
然背小炳動其說蓋長其有據也炳入侯府金小過報于
外上幾可呵曰炳大膽得無驚者也炳之不肯計開上猶
深憐之心詔稱其矢心為國發遣盡忠贈忠誠伯謚武忠
祭葬有加命左都督朱希孝經紀喪事官其子輝為本衛指
揮僉事隆慶改元以言官初奏備其家世宗嘗錄隆慶二年
結炳遺世善翁亦故相播其善言宜追贈時階已罷相高拱
故與階相炳以炳與階姻家窮治將連階會張居正百方調
護而止炳子輝姪縉時皆錦衣衛指揮羊職以其故完賜德
平伯李銘萬歷改元復爵號仍還龍漆以其孫遠補錦衣衛

千戶明史 縉 晚歲喪偶庶吉士東陽趙祖鵬慕炳勢以女
妻之未幾炳卒家禍甚酷女以盛年娶居貧悴甚於寒門明
縉餘錄祖鵬娶且進士為庶吉士時炳女于炳為繼室其平
不相上下時論謂之祖鵬以炳故招縉納于炳死祖鵬以
按察司會事開任家居不復能安分而仇訟及之誣其非縉
坐大祥其一云炳子甚孝不可殺迨東陽人道祖鵬為師蓋文
華之族其而為者終教日超度供餅如禮大喜厚贈為師蓋文
因納其女稱肺術視力為地中發且進士送庶吉士初炳自
以唐相贊喬孫於西湖購得中書舍人洪澄別墅創立祠堂
規制宏敞吞吐湖山臺榭之盛為一時冠炳身後貨產皆沒
入官獨此以名賢祠得不廢乃宣公之裔不忌宣公故土將
建第于嘉禾憶昔宣公之祖姑法興曾捨地為寶花寺後即
道址起大第伴長子居之俗呼為地娘廟者是也光緒之稱
寶花寺今宣公祠堂蓋仍寶花寺之名云陵游入蜀記游
寶花寺于順寧公祠堂有碑法興捨地之名云陵游入蜀記游
寶花寺于順寧公祠堂有碑法興捨地之名云陵游入蜀記游
寶花寺于順寧公祠堂有碑法興捨地之名云陵游入蜀記游
寶花寺于順寧公祠堂有碑法興捨地之名云陵游入蜀記游

云然不言宣公所以有祠者家譜 釋為同即吏部尚書吳鵬
縉類此誣毀掃湮則宣公文也
燁炳弟燁
燁字文符號次湖弱冠以炳故推恩授父泐蔭授中書舍人
久之請應順天鄉試遂中嘉靖癸卯舉人甲辰登進士與首
輔翟鸞子汝儉汝孝汝儉飾奇勲汝儉姻家焦清彭謙汪
一中俱以制科入弊為刑科給事中王爰王堯日論劾謙以
校尉張嶽為之行賄為民汝儉汝孝奇勲清亦為民燁與一
中獨留供職以炳故也按武選主事歷武庫員外車駕郎中
尚寶丞進少卿轉正卿陞太僕少卿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
館先炳卒燁考平湖新帶鎮向有積廩百二十畝現模空階
惠之先人其子孫居項州不改卿人指為陸指揮墓當是武
者車務農業頗及衣食

五

太醫院

許紳

徐樞

龐棟

韓履祥

陳以誠

郭

祝君實

馮其隆

中書科

談相

俞宗大

沈自者

范昌

仲春龍

行人司

顧朱

兵馬司

沈大德

郡人咸 楓祥

中府都事

全景輝

許紳字大華號菴警其先本嘉興人曾祖宗昇洪武中有詔
遷富氏實京師昇與在籍徙上元縣世業醫遂入太醫院為
醫士永樂丁酉扈駕之北京祖忠不任父親為北通州學生
負復補醫士官至本院判紳自少穎悟傳其家學益造微與
質直謹厚不喜交游私治丘子以世醫子華選充太醫院醫
士尋供事御藥房事世廟診視進藥有驗速御醫自是屢承
詔旨令對便殿進院判未幾拜院使尋兼右通政轉左診療
皇太子有功進通政使己亥皇太子冊立禮成再加禮部左
侍郎未滿歲帶小部尚書賜奏稠疊若御用膳羞金帶銀印

銀磚鞞及指彩帶貂帽雜衣鹿馬之屬不可勝計壬寅十月
上在西苑端妃曹氏宮寧嬪王氏宮人楊金英楊玉香等謀
送用繩繫上喉布塞上口數人踞腹絞之已乘絕幸絕股緩
戶外聞咯咯聲宮婢張金蓮奔告孝烈皇后皇后率象入解
之稍甦許志居詩話王發酒離正孝烈皇后親然猶昏聩
洞峻劑以進長時下藥至未時下禁血數行遂能言又敷劑
而愈紳謂利部尚書鄭曉曰此變起不測自分投藥不効先
死以報恩願乃竟得痊此廟社之靈也事連曹貴妃賜死其
楊金英等十六人俱凌遲家馬殊死者十人發功法家為奴
者二十人紳以功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封四世孫一子長
齡為官生紳素有脾疾至是特刺每与婢令肩其至禁門中

官扶掖以進賜白金金銀以得飲食渴藥之用復御製室
醫傳昭神度不能起乃輯經驗方并疏本院官醫數員上之
手勅云昨卿具錄藥方保薦各官情詞忠懇其感朕懷卿雖
年老然疾者人之常有何復至于所謂宜安心調養用生胃
扶真之劑兼以米汁強進日令火壯土之令必旬日漸復
勿止他疑方已勅名忠愛就賜白金百兩彩緞六采乘并酒
米珍饈瓜茄之類人往視之則曰余不起矣甚西羌用藥時
驚憂過甚非藥石所能效已而果卒計開上輝階諭祭九壇
賜謚恭僖一作恭讓勅營葬事明史傳 著聖諭對稿載祈頌
御札及進御諸方又有職久書行世刻銅人像於院中長齡
官至太僕寺丞次子口齡亦以任官主簿諸子延齡亦以醫

士積資至院使累賜緋衣官制十六人楊全英楊王香蘇川
王秀蘭黃玉道尹翠春王翠春張金送徐承秋張呈
春郭金春陳菊花甯錄無尹翠春王探春二人名
徐樞海鹽人其先宗濮陽太守熙遇異人授以扁鵲神鏡經
頗有所悟遂以醫名世父號神翁元海鹽州醫學教授樞少
傳其術兼學詩于會稽楊維禎會天下亂晦迹田里洪武乙
亥年四十餘始以薦為秦府良醫正出為東強縣丞召拜御
醫累奏奇績陞院使告歸展墓宣廟親賦詩送之年八十致
仕有足養其子彪字文蔚亦以醫名治代三及昌平侯楊洪
病皆起于危殆由御醫擅院判
韓履祥字採之海鹽澈洞人能詩兼工醫術洪武初為太醫
院判神於切脈雖無疾壯夫能隔歲斷其死期

陳以誠字木并晚號處夢嘉興吳涇人今隸嘉善善詩畫尤
精于醫永樂間應選隸太醫院從中使郭和往西洋諸國擢
院判歸卒臨終作辭世詩有九重每進千金劑四海曾蒙萬
里船之句人爭頌之見前詩
祝君實嘉興人性好學居市廛終日閉戶讀書尤工于醫以
孝廉垣朱考條為宗洪武中薦入太醫院院使戴元禮韓公
茂咸稱之
馮其隆字景雲桐鄉人少精學有才名為諸生善書法嗜岐
黃及諸子家言學宮圮邑令以其隆才任幹辦專委之落成
其隆手書碑文筆法有唐人風致萬歷乙未勅訪精于醫學
之士應詔至京授聖濟殿御醫侍立其久以年老乞休歸卒

于家其隆淹雅能詩晚歲縱游近地享耆壽
談相字舜賢號求菴一號嘉興人少無賴為縣小吏尋棄去
游京師以習字選供奉內閣制勅房後中書舍人凡宮中顏
額皆會書之時嚴嵩初柄用相以誦佞得上幸每酷暑入直
供翰墨工視為舉扇當曲意禮接之相欲借嵩為援亦傾心
相結稍勞加光祿寺少卿進正卿縉慕大明會典為雅纂官
扈從南巡渡河車陷失聲求救上驚遽至御前釋帶問賜膏
帶以壓驚而尋為吏科知給事中盧劬等拾遺論列相與中
允郭希顏獨留疏請其于文明入國學故事雖流雖至二三
呂不得無上特許之累加至工部右侍郎賜一子飛魚服母
喪奪情詔贈祖父如其官于祭奠久之請假歸不特喪亦下

營英日衣賜衣挾妓游西湖野獲編相所亦有工婦一三手

事時合器亦未且叔制有司恣為奸利巡按御史以聞上怒

又漏嵩父子納賄事嵩亦怒假滿北行至蘇州就傅倭將

至徘徊不登久之抵淮欲于漕運提督所歸而失足傷左臂

既請移假上切責馳至京自意嵩不過降秩及科臣糾其

曠職刑部未聞所坐使曹即探嵩之子世蕃世蕃曰上怒不

解必擬死乃援緩藥制書律論斬殺可明年冬與職方首外

郎楊繼盛同赴西市相號哭稱寃繼盛罵曰爾與我同死稱

大幸何尚作此態乃然然子文明字雲門初以廢入監因得

罪革嵩敗文明上書訟父寃不得理

俞宗大其先嘉興人曾祖彬仕元為浙江行省檢校從居上

海之竹岡叔仲幾善書宗大因得指法永樂中以薦授中書

舍人侍直又與慎太宗仁宗實錄成賜金二十五兩彩幣二

乘乘衣一稱進階吏部主事累階吏部郎中以老乞休卒年

九十餘子璠

璠亦以能書入直為中書舍人正統中上省土木之行扈駕

出關歿于王章庶子順為國子生終南鴻臚寺丞

沈自者字覺非嘉興人以儒士薦舉中副榜授武英殿中書

舍人入直向廷供奉御前扇書籍俱稱上首萬歷四十五

年差賑江西自擊亂民之慘困上言願指教一千石賑江西

被災地方報可天啟二年運幣三十萬往山海關視師還

詔褒之加大理評事辦事如故乞休卒子家有子曰溥字指

石

范昌字廷碩嘉興人建文時由太學生授文華殿中書舍人

嘗進元宵賦嘉之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引疾歸里而靖

難師起京師尋陷遂杜門絕意任進邑子翁山自幼重其為

人及山貴昌尚無恙書世隱二字贈之後人因指為忠隱先

生折著有古檜堂集劉琳謝麟何中嘉興人為中書舍人

守發清勵死吐血不數日而卒仲春龍字原仁秀水人能詩與同邑尤嘉同為趙康王客善

楷書嘉靖中以太學生授文淵閣中書舍人游公卿湖尤善

李先芳莫如忠王世貞明詩評後序曰予觀政大理與濮人

李先芳游園李識秀水仲春龍中生雅尚亦在寒陽石丞閣

才具微短又因仲識華亭莫如忠云常熟錢謙益曰元美識

仲生在茂秦之前詩評序其少作也名成之後遂不復齒及

此序亦不入集中矣有九山想子集嘉字子嘉亦有西陵集

秀水又有仲嘉字子從萬歷已酉舉人已未進士授呂樂知

縣補建安天啟丁卯本署同考歷營繕車駕院方主事中成

會試則秀水以西無事其繼文名本晚本上

父名春臨臨春龍從子也德吳江人等語

頌朱字自公崇德人年十九崇禎壬午舉于鄉祭未成北上

授行人南臺建清餉兩浙未幾金陵破走越依魯藩知事不

可為幅巾歸里國初不仕卒年四十餘朱柳薦出秀水知

縣李內中之門向中殉難母妻流離軍中朱購之以歸并經

紀其表換其孤十餘年既成立而後資之歸楚有石磷主人

詩草

沈大德字光野，崇德人。從祖暎，以御貢為茶陵州訓導。遷肥城教諭。父曰瑞，字訥，言嘗捐粟六百斛為邑人輸逋。祖大德，萬曆戊子舉人。知南靖縣。邑值寇亂，且被水患，民苦蕩析。大德撫輯之，與為休息。約束胥吏，不許妄生事端。連南京西城兵馬司指揮被察，歸平居。每值歲歉，輒議出賑，以身為率。坐是食貧，猶為德于其御不俸。

金景輝，號養晦，嘉興人。正統初，入貴為國子生。授河南布政司照磨。先是元本黃河南徙，通汴城之東北，繞十餘里。一有潰決，則闔城皆為巨浸。正統戊辰，河決張秋口，東北折而入海。未年餘，復東南入淮。在事者務以陟護城堤，高城愈下。天順五年秋七月，容水暴至，河溢堤潰，突北門以入平地。水深

七

丈餘。事聞，上命工部侍郎薛遠治之。景輝分董其役于鄭州賈峪山，採石煉灰，建閘揚州門，開之以洩積潦。閉之以拒外水。因導河而南，使就淮。又浚舊築之堙塞者，起太平岡，抵陳留，長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丈。洩水而北，使仍入河。而汴城漸無水患矣。內閣呂原為文紀之。天順七年二月，景輝考滿至京。奏黃河國初在封邱，後徙康王馬頭，去城北三十里。渡有二支：河一由沙門注運河，一由金龍口達徐呂二洪入海。正統戊辰，決滎澤，轉趨城南，并流入淮。舊河支河俱堙，漕河因而淺澀。景泰癸酉，因水逼城，命築堤四十餘里，勞費過甚。尚未至決城，壞為人害也。至天順辛巳，水暴漲，城既決，磚城隨崩。公私廬舍盡沒，男婦溺死不可勝紀。數十年官民資蓄漂

失無遺。七即財力所築之堤，盡委為無用之矣。皇上憫視元元，遣工部右侍郎薛遠往治。雖稍平復，然人心尚懷疑懼。臣惟黃河四潰之宗，天下之水莫大也。今不循故道而併流入淮，是為妄行為。今之計在疏導之，以分殺其勢。若止委之以淮，仍行隄防之策，臣恐開封終為魚鼈之區矣。不此慮者，或謂疏濬之事勞費不經，不知教為長久平治之道。雖勞費不愈於累年修築，或謂濬河不如遷城，此尤其妄者。城為民設，水患不息，民困未已，城何為焉？又況所費不貲乎？臣愚則惟始終疏濬之是計也。伏乞皇上即勅部議移文河南巡撫賈銓，令所在三司先以金龍口河開濬，寬濶俾水流通。以接漕河，仍相度舊河，或令有洩水之虞，講求有法，酌為時宜而

八

興工開挑，不必計其速成，務為經久之計。合用軍夫人等皆設法給以器具口糧，則勞而弗怨，費而弗傷，何水患之不息哉！章上陞都察院都事。仍往河南同管河，奏議何陞如所奏行之。見英宗實錄。傅澤洪行水金鑑有明盛時一切官民慮之遠也。朝廷從其言而天順八年七月，景輝又上言會通河自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僅有汶水若春月少雨，則水脈漸微而舟行淺滯。其汴梁城北陳橋橋有古河一道，北由長垣經曹州至鉅野縣安興墓，地界乃出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水溢有舟往來，其間惟陳橋迤西一舍許水道淺隘，水小之際不能通流。請興工開浚，亦可分引沁水，仍置二閘以司啓閉。則徐州臨清二河均得利濟，而會

通河之水亦皆增長且長垣曹卿諸處糧稅可免飛輓而江
淮民舟又可由徐之浮橋達陳橋至臨清而無濟寧一路
壅塞之患其利多矣事下工部議格不行還院還南中府都
事以老乞休歸明史稿附見河渠志

嘉禾徵獻錄卷二十九

布政使

陳約

陳俊民

干璠

吳昂

姚鵬

勞未嘉

張大忠

馮致

施爾志

馮盛典

賀萬祚

陸懷玉

邵人盛 楓嶽

九

陳約字博文一號君士嘉興魏塘人今據嘉善父堯道傳
通五經元季不仕放浪湖海與楊維禎顧瑛輩為文酒之社
以詩倡和有竹林集訓子各一經約其次子也與兄綱弟繹
繹字陳氏四俊而綱為最綱字簡文子婦繹字熙文號觀
白繹字思文如繹翁皆不仕約洪武中以人材薦累官至
大理左少卿出為山西布政卒於官所著有默居士集
陳俊民一作俊名字寧世嘉興人洪武中以賢才徵授山東布政

司理則永樂初權刑部福建司員歷本初即中遷河南右丞
改改左調青州尋轉本省右布政使繼從義民思感並辭
歸籍之著九歲堂集此部集刊

于瑞字廷玉本嘉興塘人入幕甯州中式正統辛酉順天
御武士戊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崇泰三年出知大理府成
化初再補兼賜唐聽新刑火人無德倚首建府學大成殿及

而庶齋廊詳立規制刻石假提兵戈兼壯瑞等盡精益茂願
以史胡廣通有傳累官至陝西右布政使轉左時瑞已老諸子嗜

貨逃按御史熊綱欲糾之乃棄官夜遊湖進之急瑞持他事
許泰綱同逮至京瑞等無左懸瑞遂削籍亦第知清皇陝西

民為緣訟冤閹下者數百人列御能傳中有熊綱自來天
有眼于瑞不去化無化之語按

徐冬序錄洪武中補定按察使周履仲清介自律時布政薛
大方介暴屋仲劫泰之大方河連履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
履仲還官國人迎拜為之語附使再來天行服薛公弟沈中

景泰癸卯天卿試景泰歷官太僕寺丞
吳昂字德翼号南溪海鹽人世農家昂六歲而孤徒母鞠苦

節撫昂昂性端穎者少受學于同邑朱柞以學莫先于主
敬名其請書處曰敬齊既聞海軍祀幸以負水助家若教校

操履端方乃短褐芒鞋從一老蒼頭踰其門就河干濯足更
儒衣冠以進謁者以告幸驚曰此非可以常人司也既見拜

曰昂魯人窮慕先生不敢請衛受學高足弟子昂曰生來晚
書舍已滿無所置生惟空旁一牛鬪幸無牛主幸欲居乎曰

唯唯幸于足益奇之昂令蒼頭掃塗墜身亦解衣共作不

日就舍莘持教最廉常映戶以察群弟子昂在群弟子中最
苦水被飯飽而果一飯絮入時：見老蒼頭則解衣而衣之

甚或同走室中跪請以禦寒氣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深遠
統騎弟子不及也歲暮辭歸快：有報色莘曰吳生去不來

矣彼謂束脯不飽也然吳中止而今業不成可乎乃出其二
石布二尺贈之且委明年復來昂曰吾事先生禮良簡而先

生為是者徒心勞昂也不以此時力學如異日何除夕事已
即徒步詣莘所北明祝氏宗人方賀正且而昂已在列莘大

駭曰而安得至此乎昂曰先生所以愛昂者僭矣士感知已
敢廢學乎由是益奮厲以治甲子中式御試乙丑舉進士山

雅說吳由吳昂以治辛酉御試大甚得意忽覺腹中飢不可
忍恍惚間得試米吞之至貢院門即不飢矣謂人曰余不知
何故乃有此異余終身不第矣越三年甲子中式乙丑聯捷
以此知人之功名不但有命係命其連亦命也
知豆城縣廉介自持邑有官莊其稅五倍常產昂調停其法
均稅額于一邑萬民稱便調新建父老涕泣攀留建祠立石
歲時祀之寧庶人橫管新建民不堪命結寨丁家山拒之庶
人誣以反昂曰百姓畏王非反也入山諭其黨皆叩頭散去
縣大飢公無儲粟昂立抽補法賑活十萬餘人以勞皆左目
陞南刑部廣東司主事昂歸家若六年起南武選員水
改大理左寺正陞雲南僉事改福建有告妻殺夫者昂疑其
欲禱于神夢小兒掩人腹初不甚疑跡跡之里有名杜福子
者與其夫同賈喜曰必足人也益捕福子至一鞠服妻得
免闖人呼為神明遂進徐兵備副使乞歸久之復拜原職數

月轉福建泰反此即葉時中出送出上 訖遠右布政使
出幼清尤吏莫敢為奸值雷震葉時中棊昂曰咎在長官位泰方
伯敢不引避遂三跪乞休詔聽致仕閩人哭送之江西湖廣
通志但昂天性和易婦況迹樵漁賢惠樂其可亂人或侮之
亦不較一日駕舟艇入郡城會郡中兩生南行昂舟誤觸之
兩生怒且粗昂葉時中破帽局促舟中意其為老吏責令輩
舟許至西門湯別駕家貨棧以償及達湯所湯曰公玄逝又
矣何幸至此昂具告湯曰泛舟於河兩相觸即而不能慎也
偏責公不可昂曰兩君不昧志幸寬至此請以白金二錢為
謝麻背湯頌二生曰此海監吳南溪先生也君知之乎于是
兩生懷然汗下皇靈告退昂必欲收其金而去明日兩生扶

四

服謝過昂慰遣之家居鄉曲利害每既陳於朝以老壽卒于
家見只編吳南溪方伯嘗為一令此今猶蹟遺羅既出門見
外極樓頌曰收受吳一曰故仰視之曰不任那能視者
以受之義何謂也今大斷祈若有同禮音釋構李往哲祝榮
遂抹去二字以別翁改之祈若有同禮音釋編有傳祝榮
字維貞成化甲辰進士初為工部主事侍郎徐育治河蘓松
薦之自臨深究水勢原委有功東南見明著盛齋遺稿其年
也昂奔赴喪次宿昔枕塊辨頭哭如子之于父人尤多之
湯通判者名虎字參和秀水人成化中以御奇為延平府通
判蓋昂尾吏虎子秩亦以貢為漢陽府通判父子俱有文名
若官廉約子孫多食貧云廣西通志以治十六年任平樂
批鴨字鳴尚崇德人曾祖孟謙祖職父謙皆不仕兄學字為
峻以治改元己酉舉人正德間官陽江知縣以治辛酉舉人

壬戌進士授龍溪縣知縣蒞事明察漳州府志丁父憂起補擢
營繕主事督稅蕪湖轉員外郎都水郎中巡視高郵河道遷
出知韶州府廣冠高快馬長朱白毛者嘯聚數千餘人勢猖
獷鵬奉檄討之甫三月殲其渠魁餘黨悉平岑猛乳鵬身入
其巢百計開誘且陰圖其勢形而出王守仁因是得以進兵以
功擢福建鹽運使未赴進山東布政使鵬勞于王事未五十
而形神枯槁卒于官兩浙名賢
勞玘字汝明本餘姚人元末遠祖源誠官崇德州學錄因家
焉玘景泰丙子舉人成化丙戌進士任戶科給事中遇事敢
言不避權貴嘗以直諫忤上被責遂棄官歸卒年五十五玘
從子樟淮安府志有清河訓導嘉靖間任

五

樟字奇材正德庚午舉人為入清介鯁直知萬年縣勸農興
學剔蠹綏良以不善俯仰忤上官調雁田南陽盜起請築城
有保障功位地方凋敝之沒身親會計稽賦後釐奸蠹重新
學廟遇事必直行已志丁艱歸百姓號泣立碑頌德湖廣通
補新淦以按察狎被誣受桎梏樟曰我手豈撫錢乎乎亦得
白見聞雜紀不拘即已官要做淨好須屏遠吏胥門兒不容
白逆身使其言不得到耳即有問斷差百姓也亮得我過塗
令旁公樟雖由柳科仕却不福此遠池州府通判吉安府同
病人就勞致耳記名宦百餘年矣
知補贛州以督木卒于道先是正統中嘉邑人有知羅田者
曰龐敬字克誠永樂癸卯舉人持已廉介蒞政廉明凡擅祠
舍皆其建置後百年大半燬于寇亂樟志更新之其循績後
光輝映焉樟族孫永嘉

永嘉字無耗號金粟北六世從孫也珙允珩字履安不仕珩
子經字守素贊邑之安垠里經生鈞鈞生源源生王事即永
嘉父也永嘉萬歷丁酉舉人辛丑進士知蕪湖縣通達庶務
勤于簿書蕪湖志其不論事上官送迎與調繁當塗權刑
部主事抗擊事起永嘉務為調停之說考察贛順天府教授
量移國子博士復為刑部福建司主事改本部員外丁憂起
都水員外遷虞衡部中出知福州府陞登萊分巡副使汰冗
兵賑此氏撫字倫至調貴州都清右叅政苗獠不靖親率文
武官吏深入拔寨三十開縣一以功遷山東按察使賊陷新
城縣人情洶、至即檄州縣繕城隍備器械為捍禦計就進
本省右布政使轉左尋推登萊巡撫不赴端江皖北翁精稿
文震孟傳吏部

六

尚書謝陞不歡眾望數為科道所糾陞都給事中許譽卿指使
嘉慶推登萊也用是疑孟最謀陞陞山東布政使
遂誣譽卿并及福建右布政中紹芳坐以憑藉與流爭官請
云六年六十四卒于家山東省有孫曰之辨康熙登印舉人甲
志有傳史部
張振字孟起號植蘭海鹽人今土斷為平湖曾祖燦字元光
號松隱仕元為青陽令祖正字菊翁父原明字谷示皆不仕
振起家掾吏以才調部林有從龍功永梁初工部尚書吳中
薦授都水主事歷刑部山東司御史中先後在郎署者吳三十
年出知夔州府嘗以父母不遠祿養築堂頽曰終慕內閣建
安楊榮為之記明史選振貧居詩云青眼交游漸稀側
為療飢已過禁地地相依若知白石真堪煮何待黃精
長萬時空春盡檢扉因青士曰孟起貧居之作由盡宴人情

狀若有鬼神于 振族孫大忠
劉伯龍之剛也

大忠字國棟號春宇高祖濤字悅清號巨源有德德娶育婦
相莊者終其身曾祖補祖與父載道皆不仕從兄大雅字心
宇嘉靖甲子舉人知海門縣所著有易卦緯論見初性類
語四書衍義若干卷大忠少受業于秀水城公周以秀水籍
中嘉靖辛酉舉人士氏進士授刑部湖廣司主事轉江西司
員外審決淮揚逮本部河南司郎中改武選出知廬州府蒞
事英敏諸屬賢否不能適平英霍山寇歲旱疫出粟賑飢設
藥局以起羸瘠民甚德之廬州府縣志遷陝西副使進本省恭
政偕兵部尚書胡某巡邊寧夏提兵劉儕不職當罷胡議以
副提兵官字拜慶有首功欲令代之閱視九邊尚寶少卿兼

七

御史周弘禴亦以為然復命日疏薦之大忠謂拜本降旨持
不可復承恩父子果叛弘禴以為故請典史大忠改江西按
察使就遷本省右布政使藩邸多踰制強婚忠為登禁進雲
南左布政使終養歸丁母憂服除起廣東左布政使入覲道
卒于同吉字元石國子生文華殿中書有子曰樞順治成進士
從弟榮字元亮濤之孫也父樞字廷芳以貴蒙里中榮以諸
生入貴為國子生四女適同邑趙伊嘉善薛厚華亭承務
楊豫孫皆登科甲科榮孫明昌天啟丁卯舉人金華教諭平按
張氏有東西二支方伯乃東一支也其西支明代無顯宦然
族繁而富自宋時聚處至今稱為村內張而居歷事有建自
南宋者見之李太僕日華味
馮政字子漸號原泉桐鄉人嘉靖甲子舉人隆慶戊辰進士

少孤育于母族登第即請遊于朝授太倉知州地濱海賦重
而習器且多巨豪結胥吏伺意鄉政至嚴太諸役有犯按法
不貸尤加意貧弱禁耗不行在官五年擢刑部員外郎丁祖
母憂補刑部郎中司負水一日緝騎數十人至曰此殺人
賊也故事賊衛建至必面訊各犯以縱騎在旁觀慈恩招伏
收察其非賊賜為兵作決下之欲縱騎去乃出朝之明弓者
也弓錢喪家群飲而醉爭射弓錢既其儕一人致斃乃抵設
者罪而釋其餘進本却河而司中恤刑江西著明刑錄出為
河南副使分赴河北建福建泰分守諸典泉爭擒嶺南流
賊海天王等于廣里山陞貴州按察使時楊應龍叛急改議
使西安國身容圖之會川省主撫寢其說後卒改用兵刻古

今將略以授諸舟二年改廣西尋晉江西右布政使未幾轉
左丁母憂起補湖廣中計歸元孫景夏康熙初刑部左侍郎子錦宜
川縣丞外雅正乙卯舉人乾隆丁巳進士刑科
給事中孫浩乾隆丙辰舉人戊辰進士編修
施爾志字章甫蕪湖塗桐鄉人高祖茂永樂初坐榜任姻家
連逮充順天武清衛軍其孫容業醫為活神廟初用嗣也御
史詹叔方言一體赦宥因得歸于乾字一元嘉靖中以貢授
懷遠訓導懷遠志稱其溫文寬達武進教諭終懷遠州學正生
平慎取于辨析名義弟子翕然向化爾志乾子也萬
歷丙子舉人壬辰進士授太平府推官有女因當法所携兒
號愴欲絕志憐之請俟兒長就法陞刑部主事典廣西御試
丁憂補慶衡主事出督振秋河道擢福建副使加右叅政遷

湖廣按察使雲南右布政使轉左是時黔蜀川兵熾眾其中
轉輸告匱水察拾遺解任卒于家年八十有三子博字逸齋
字約卷善名理尤長于易為諸生國破不出焉終身年七
十餘而卒
馮盛典字叙之号桂海嘉善人父科字子盈未母孝有東臯
今五表兄盛世字齊之号念羅鄉貢福建鎮海衛訓導所著
有系榆集盛典與萬里丁酉舉人辛丑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
員外郎：中出知歸德府和易迨代還兩淮運使董制運使
與巡鹽御史抗禮其後權日輕體日削即史及監道低勒令長范
庭泰盛典頗岷岷不相下乃爭之至上聞詔特令抗禮仍坐
是左遷長蘆運同馮不執屬禮叱之出轉開撫按陳之馮遂

諸去一時駭異遂長為監法道所轄稱焉
備有說至酒儲與監課何聞而奇青乃爾量移廣州知府改
務庶所所有賸賧除積款外盡指以修城池濟士民之窮乏
者累乞歸士民赴省願留乃止還本省副使五年轉山東按
察使進河南左布政使致仕應州府民立祠祀 年十歲
賀南儒字德昭號雲樵先世有名推一者本山東寧陽人其
子曰伯初元末拜輕車都尉上柱國封襄侯為鎮守嘉興
營軍萬戶卒回家有九子長子傑襲爵洪武初夫職數傳
至儒父世以太學生授知武府知事遷廣昌縣丞而儒嘉靖
乙卯舉人隆慶辛未進士知開縣以循從不均乃別銀力為
二第並分之富者出錢貧者任力聽其自擇民大稱便歲大
水勸荒得疾卒子萬春入齊為鴻臚字班母慈甚未妻日以

舌詆之復明從子燦然萬作

燦然字伯開號道醒傑弟萬之後也僑五世孫錦以貴裏里
中負才能詩邑富人子亦好詩誤稱刻竹垂痕為垂琅錦朝
之志甚囑邑令因以重後錦學登聞鼓訟寃得申然家因是
破以掾淵考為江西鄱陽巡檢字庶人之燦錦已病令子憲
從軍有功不得叙錦尋卒于官憲即燦祖也父懋賢字懷椿
燦然少負雋才與馮夢禎周從龍諸人共噪文壇小試輒冠
其曹夢禎輩相繼登科第燦然獨久困場屋與夢禎同出嘉
靖戊申而長一日自少為文字交夢禎早達燦然久滯諸生
雅以矜莊自律夢禎善諧時、故以譏語挑之燦然無怒愈
愈甚萬歷甲午以選貢中順天御史時年已四十七矣乙
未成進士授行人擢文選主事自撰自張新建為政始令各

有大條各舉其人以分太宰權于是柳先達多以愛惜行
其意一缺出至萬六七十人甲乙否雅望重地專者所舉始
先為諸生時有盛名遠出眾一借許者入都時未少舉國
祚方整年任京海學頤執事而賀不受來尋撤換為元備
至柳來是年以禮部左侍郎著部事賀已登乙未第為行人
矣向來採刺春曹例稱門下既書而賀自以同柳前輩不肯
遵舊禮未頗有沒言賀門說未收賀以解其隙遂力轉稽
為之未方有相望同柳亦隨聲推許而賀立改敘司轉稽
員外乞假歸乙巳召補原官時當京察主察者為吏部侍郎
楊喬左都御史溫純力劾政府私人疏上苗中喬傳三十一
年冬召拜史部左侍郎即著部事范正門及兵部尚書朝
官皆輔沈一貫欲在私憚時喬方正將令兵部尚書蕭
大宇主之次溫純力劾政府私人吏部再請中旨留被察
乃與都御史溫純力劾政府私人吏部再請中旨留被察
給事中錢夢華御史錢一鯨等時喬純來去夢華復論楚事
請削前侍郎郭正域籍并言左都御史溫純黨庇即中劉元

珍林列傳凡珍字伯先魏本儒無主事龐時雍疏糾一貫

破塚典制燦然請斥被察科道并去純以完大典上怒譎元
珍時雍而罷燦然為民在告不入聞燦然留心經濟諸生
時即著危言二十二篇救荒八則工部尚書姚思仁與之為
研席交坦按河南時值礦事起繪園力諫屬燦然疏稿詞義
剴切見稱于時吳人伍表萃著林君漫錄一書說燦然清平
疏為在夢華阿一貫燦然不勝其憤為著漫錄評正以斥其
說表萃作駁漫錄評正燦然又作駁、漫錄評正互相攻訐
凡五反覆卒不相下燦然不能堪甚至恚天啞血死明史稿
下夢華假楚事被察科道正域謂主察者為正域除負外
陛卜察斷獨錄非聞臣所能竊弄意蓋為一貫解時喬又言
此共事漫錄請股斥不報及純去夢華北牛亦引帶帝漢降

旨與樓謙謂祖宗朝亦常留被察科道行今日揣疑君父誣
詆輔臣因責諸臣朋比令時喬某願供職而盡斥燦然及劉
元珍尚可視顏於此乎九疏引疾竟不擇請亦所著有五欲
軒六欲軒集及書略義見經燦然歿後南給事中黃玄益專疏
劾漫錄一書不報玄益尋亦以京察落職罷去漫錄給事代
鍾兆斗以外轉皆蒙苗用時却院二公當明目張胆泰之而
畏聖雷嚴切無一言南北臺者亦不敢言于是錢鍾二人
相與比周惡意反噬參若無人會楚趙劉正即入京補官乃
抗疏劾四明葉軒氣政而共部龐主政德之最省亦稍有及
之者兩人始求去然畢竟龐大中丞以當之清任路者其賀
史部察然之一申主權何其存也方自謂清平之論而請去
主察之臺表之伸主權何其存也方自謂清平之論而請去
且敗露人而貴真其補事正云人臣立朝彼譏諷者無論矣
即徵允博名者曾何私補于國事聖意自可持國第望上獨
慶對朝廷下各負其私如選即之韓宗堂大行不任補蓋有最
不易得者皆趨奏為下職掌之外如補刻小集中可視也九月

廷屬時明稅徵橫絲論及汗計小臣力爭無可回天抽算御
乙巳六月望日入朝陸謝之日適其一氣時急大運切要
夫聖憲從違每于章疏之下不占之是非即急大運切要
之奏機從從則蓋上之所去者思之必審者不實持
之論也無以衡而事之利害且之去蔡先自餘清平一說明
上可以理奪即持者言日者亦施之去蔡先自餘清平一說明
京師動道為完苟似于因事不無少街乃以食并給去上
當去平且是聖諭嚴切禁無一言即如伍所云人安用此
當位之大臣焉也余既無一語為考以三夫短之運
國相公說：數百官力以去其無一語為考以三夫短之運
共想三點而至則前所為其無一語為考以三夫短之運
為相即且災當常進一或不謂之何為止平職也
作用但知取元博名而已不謂之何為止平職也
編野故與四則公善故不謂之何為止平職也
正鍾悅：辨析終不能蓋其說之也舉提揚公之止平職也
政府意神廟以其庶直屬之而益公又以是崇事功既終事
文蔚井利及殿門者智勤溢而不及揚所謂若心詞停也賀
斥而共後卒如智言益去而統蔡者始去則則蔡四則意其

萬祚字孝廷號立本萬歷癸卯舉人庚戌進士例授北部以
母老乞而得刑部江西司主事改儀徵父艱歸服除起補
武選進郎出為山東提學余事遷補分北建南副使復從廣
西參政分守左江時龍山土絕胡扶記為亂官賊績路將蔡
文龍戰役詔集大師征計會監軍參政潘應龍知潯州府事
張嵩相繼卒于師西江震恐惟原程至官計獲決記父子兄
弟皆就戮因散遣諸軍柁路莫敢能斬即千餘人置之內地
別部首帥黎扶三皆寬宥撤兵復糾衆出掠敢龍擒以快衆
之市諸蠻極服于是投加中益羨以宅餉立營聖旨為善後
計攝分巡事鎮安上司岑健祥與歸順土司岑大倫為仇健
祥借道安南貢款司以象騎格杖大倫劫官男州印而去當

事者議代安南在言鎮安土司世受包帶一旦甘為戎首會
此不問而問安南問蒙職禍非許也宜台鎮安以法法而盡
官語青安南聽其服罪還官男州印以存邊方紀綱足矣督
撫如其言而土獲安寧未賀登極得罪疾歸里既冠痛江西
起詐右布政使分守崩北至則修其嚴圍保緝進退冒暑
巡視羊角石督諸營賊聞有備引去疾劫城民擊賊蜀之行
至中途卒所善有大業齊集萬祚無子以祚子胤終為副使
休字子衡崇禎癸酉舉人早卒

負外進營繕廣街即中出知鎮江府歲飢巨室極衆開糧俵
王揚言欲封藉以賑飢巨室俱爭出所歲以舊僑遂成歷湖
廣武副使監法恭政進山東按察使兼善東棗林救中必在
中必在善東棗林救中必在
道國破不出禁也因泉石極一時之勝行子祚善

按察使

邵人蘇 楓輯

沈蕙善

范之歲 麟 璋 言 鹿 賓

沈宏 附姚汝舟

張鳳來

沈伯龍 中英 起

許應遠 煊

陳于玉 山 毓 龍 正

沈蕙善 崇德人 洪武中由賢良舉累官江西按察使

范麟 字國瑞 號桂巖 秀水人 正統中鄉貢授廣東 教諭

親老不赴 景泰成化間累應詔捐粟賑飢 詔賜六品冠帶 回

辭于瓊 瓊璋 璋字朝貴 遂平縣丞 瓊子詔 字孔宣 不仕 詔子

之歲 見後 詔字孔欽 正德丙子舉人

璿 字朝珍 成化癸卯舉人 弘治庚戌進士 授德平知縣 行取

赴京 卒分廼 嘉湖道 彭澤 捐俸為治 兆域 兩浙名賢錄有傳

璋 字朝東 成化庚子年十九 以五經魁于鄉 甲辰會試 副榜

讀書博涉 百家 凡占候卜筮 堪輿 諸說 無不究 有靜遠堂集

子言

言 字孔嘉 號菁山 一號嘉靖 乙酉舉人 丙戌進士 任蒲圻知

縣 降保定府教授 遷國子博士 歷監丞 忤嚴嵩 出為大理府

同知 致仕 年八十三 卒于家 言博綜經史 與彭輅 並有文名

各負 氣不相下 著四音存稿 著陽集 靜志居詩話先生不思

世蕃 著紅脣 入上舍 先生夏楚 楚之分宜 次日造門 謝未幾

而大理 丞命下矣 嘉靖初 吾鄉 孫詩必以先生為巨擘 詹翰

德 漸山 長歌云 菁山先生 真仙 守文章 世先 陸繼 楚黎 結

緣 世英 謙 陽春 白雪 和者 希是 時 漸山 詩名 藉甚 願入室 稱

馬 子子之才 之京之才 鄉貢官 南昌府 經歷 終寧海州 判官

之才 子應 龍 桃 源 縣 丞 之京 不仕 之京 子應 賓

應 賓 字光父 工舉業 與馮夢禎 賀燦 然齊名 萬曆辛卯 順天

中武 弟二名 壬辰 登進士 皆掄魁 初知 高城 縣 救荒 有法 又

設 學 田 以給 士子 調繁 南宮 治最 遷屯 田主 事 歷 負外 郎 即

中 勅 理 易州 山 礪 礪 例 歲 貢 上 方 薪 炭 興 中 璫 相 惡 額 外

做 督 志 恨 成 疾 陞 吏 部 郎 中 未 及 赴 嘔 血 而 卒 所 著 有 尚 書

壁 業 見 經 子 奕 文 以 太 學 生 為 尚 兵 馬 司 指 揮

之 歲 字 從 敬 号 鏡 川 嘉 靖 甲 午 舉 人 乙 未 進 士 登 嘉 時 年 十

七 監 傳 日 謝 恩 單 誤 登 殿 陛 間 官 衛 森 列 久 不 得 下 遂 欲 慄

殿 佩 餘 錚 有 聲 遂 解 之 喪 地 得 出 既 恐 得 罪 乃 詣 座 主 求 救

因 為 代 陳 言 喜 生 新 進 未 識 國 體 真 得 仰 瞻 聖 躬 報 上 端 陛

特 慈 明 日 更 隨 午 朝 俾 得 熟 視 勿 罪 也 初 任 行 人 持 節 轄 藩

轉 司 正 陞 柳 水 司 郎 中 治 天 津 河 道 出 知 永 州 府 時 德 賊 內

江 官 軍 屢 勞 歲 以 計 志 捨 之 兵 饒 滿 其 欲 張 大 共 事 以 為 已

功 乃 多 株 連 平 民 無 辜 者 上 其 名 且 託 俸 歲 異 詞 滿 給 之 曰

上 冠 陸 梁 罪 固 無 貸 但 人 心 洵 ； 不 聞 釋 一 二 思 為 柄 校 者

藉 口 易 付 威 震 其 宅 滋 滿 許 之 事 既 下 歲 益 釋 之 滿 大 怒 以

為青已既而之上察其狀罷者謂慶漢陽府陞本省參謀選
山東兵備副使劉雲南進湖廣奉改分守長寶二府未幾陞
雲南按察使沐蕃家奴素暴橫有犯監司拘之則道劫去歲
至有奴殺人令捕之且曰必獲必置爾死乃可計選得白著
府至司五步即投對仗縛而進枷之劫者不能奪其之諸紳
以沐蕃故為請辭慶謝曰既捕之當薄責以違案曰諾及按
之密諭錄曰杖五下當絕氣三下而死即日既劫事連沐蕃
今而致仕沐蕃以子承龍而之慶罷歸時年三十有五凡居
林下五十餘年卒之歲在末雖非久任然求人之思之不忘每
浙游者必枉道過之以一札為快永州府志載其家君守姚
休誤道當年太守賢在即日
惻然思政臨相熱足賦介泉

三

沈宏字惟遠崇德人嘉靖甲午舉人乙未進士初授刑部主
事遷武選員外即歷郎中出為廣西副使時賀縣賊倪仲亮
連山賊李金割劫宏勒兵深入有斬馘功視白金文綺獄中
逸重囚六人同官思侯請宏商之宏以壬鈴占之命捕卒曰
旦日放南門其第二隊人中有四人即逸日也及刑跡跡果
獲之尋擢廣東按察使家若佳冠將國賊知其必破移喜湖
家姚太守汝舟今避去不聽遂定賊黨同鄉鄭履亭柳其街
師事為汝舟嘉靖甲午與宏同中式戊戌進士以刑部郎中
恤刑山東出知太平府罷歸後因縣為所獲數日乃放還
監製米字馬山秀水人嘉靖乙卯舉人丙辰進士自為諸生
時操履清謹初任刑部主事慮因江南歷戶水即制廣司郎

中出知德安府遷九江兵備改福建副使駐漳南時月港寇
張維等初授首瘡痍未平加意休意月所下郡縣牒不過二
三而已又廣寇林道朝猖獗空鍾洞山諸洋劇盜並起以應
羽檄旁干廣設方略逾年討平之賜白金進恭政福建通志
稱其抑吏
惟帳不用悉登簿籍給領雖七等細物位置如新
就陞本省按察使忤撫臣乞歸降雲南恭政未赴卒

沈伯龍字雲卿號文室嘉興人父大禮字敬叔萬歷初以
貢授上猶訓導終荊州府教授伯龍嘉靖甲子舉人乙丑
進士初知內江縣征輸供億務為節省性恢廓有容人之量
時巡按御史貪悍數伺其隙而不得及內召將行邀于路盡
發其囊止俸金三十餘兩御史慚而退入補禮科給事中轉

四

右調工科左隆慶六年出守川南道會九絲蠻抗王師伯龍
激厲諸將躬自督陣一鼓平之提開賜金幣陞俸一級番保
叛督撫以兵五萬專屬之龍謂解甲未久不堪復戰遂呼保
衆諭以國威探聞諭勸歡呼動地縛三渠魁以獻丁憂起補
山西參議調湖廣進本省副使張居正父喪諸司往弔極時
奠之厚龍獨不赴王世貞作居正傳居正父死極陳瑞居
入門易白服畢解紗帽出麻冕于袖而戴之已改加經伏哭
盡哀畢則請見太夫人跪于庭良久太夫人乃出沒伏哭前
人脫謂陳君奉命之瑞瑞曰瑞瑞曰瑞瑞曰瑞瑞曰瑞瑞曰
公乃能重陳瑞瑞再公瑞瑞曰瑞瑞曰瑞瑞曰瑞瑞曰瑞瑞曰
太夫人亦為之泣至是陳瑞瑞已遷刑部右侍郎復與卿陽
都御史徐學詩及司道守令會奏所贖不計勝計光緒前
連運居正還朝而坐步輿則真定守錢普劄以供奉者前為
重軒漢寢室以使便思傍翼兩無庶各一童子以戒缺婦數
立而左右侍為捍寢炷香用卒三十二并之

月起江西再遷湖廣蔡政轉山東按察使告歸

子中虛字益原萬歷己卯舉人永安樂陵知縣中虛從弟中

英伯龍子中序滿爐署丞中序子廷熾

中英字霞城祖大射為邑椽資滿授謝知事中英萬歷庚子

舉人癸丑進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歷山西司員外出知安

慶府愛氏如子登別奸弊勤訓諸生平生無疾言達色呵護

不及昏役去官教年民逆思不置

起字仲方伯龍曾孫諸生國破後為僧名紹起字墨蒼有學

園集六卷靜志居詩話仲方韻經不沿傳注每自出意詳開

坐自尊屬吏皆股肱矚孔子廟單進諸生諸四子志仲方乃

說攻才與端義拱而前曰太祖高皇帝中承此章守為浮屠

非其好也嘗擬撰明書謂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假衛斷自

五

督蕪湖關稅歷員外郎遠順慶府同知聞佳燭元耀鄉貢陽

信教諭耀于應地鄉貢中萬歷丙子順天舉人終刑部山西

司員外郎燭弟燦燦子應遠為南康工部郎中

丁某同乃即至蕪湖買乃堂壽木其相分主事嘉興許燭也

因誤及其父名許吉尚本有材亦近日所浮者木之上有一

許字下有一吉字與姓名略無差下歸言之此十年前子

六月事偶與人論數之前定筆之按許翁名松非吉字乃傳

應遠字伯漸號鴻川嘉靖辛酉舉人隆慶改元戊辰進士知

東平州郡守欲開水田應遠力阻不聽後諸邑水田不效而

遠聽藝麥乃大椽守慚中以蜚語調遠州去官日士民哭送

之遠曰余在官愧無善狀得士民哭聲差足慰矣其僕曰如

不堪貯囊索何遠益大笑

六

都水郎中出督清江廠稅時清江王公堤潰守臣議開別河

避之遠不可堤以石水竟安瀾初寶應湖風浪最險建議于

老堤外開月河河臣上事朝議謂老堤開鑿內外受水非久

遠計遠言月河成則水性順侵喘不足患竟得報可遠身行

河上布筭周密凡四閱月而河成延袤四十里費僅十二萬

河堤鞏固迄今不毀又于瓜州創屯四船軍艘自江入者獲

犯風濤覽康濟慈堤免歲修費范家口裂三百餘丈眾莫為

計遠晝夜塞之功以茲特擢太僕少卿中人有忌之者出為

井陘副使未幾以湖廣副使督蘄州水利發帑金治水遠首

開吳淞凡七十里次及諸州縣支河又次及田間小河併諸

諸園畝津梁一歲而該費減所發之半著修舉三吳水利稿

叙述甚詳病喘起淮徐兵備副使移昌平道昌平內拱陵京

外逼邊境中官相望武臣林列皆以軍為私後遠謝絕一切

問觀成心營焉修邊境東征調馬諸路馬多損瘦獨昌鎮馬

冠諸軍賜金尋還河南按察使民詣關丐留詔以山西按察

使留鎮卒官應選子錫珙訓導錫珙子宗澤

陳于王字伯襄用字號穎亭嘉善人自少力學萬應壬午舉

于鄉丙戌成進士知魏縣丁父憂補句容邑有解後費歲八

十有奇除議取諸庫羨不以累民畿南各邑遂皆效之又除

權頭手級軍胥匠胥諸名色在官五年遠北刑部主事以祖

母年九十乞南補南廣濟司督修南京城工竣出監龍閣江稅

中官在南者以科稅于儀真稅于王權移文請之曰龍江稅

八

祖制也監所稅非祖制也無百里而兩稅請與監同請于朝

得旨乃可中官不能答又諭其所委之人曰自今以往有假

旨橫索侵卸職因商民者當按以法遂止不讓稅以南文選

主事一平著本司即中移疾歸丁祖母憂起補精膳主事出

為湖廣副使脩兵武昌淫而漢水暴溢預糶穀數十萬石歲

凶而民不飢楚故多盜而興國地連江西之瑞昌山谷深僻

有款大姓不才于為盜首于王檄諭之令其擒賊自效諸姓

皆得其渠魁以獻盜悉平進本省奏改仍理兵脩事入覲陞

四川按察使兵脩建昌時建昌有保夷之亂魚行至蜀而布

政使鄒思啟已兼兵脩受事失督撫款以上川兩道處之于

王不可遂乞歸適平補福建按察使命方下以疾卒二山

龍正

山鏡字青開萬曆戊午浙江鄉試第一為父長子騷賦精思

苦吟寒暑無間中歲有痘血未疾而請告不輟肥甚乃作自

祭文頗極曠達之樂年三十八為龍正集其父為六太梓

而傳之私謚曰清質子好字鳴遠崇禎癸酉舉人都順治已

而動傳道分書

龍正初名龍致字仲發改今名字陽龍列字號亭游萬曆

龍之門天啓辛酉順天中式第三崇禎甲戌登進士授中書

舍人丙子光順天同考時上方務絲綢蠶桑然戊寅五月

焚感守心龍正上養和好生二說曰事無好生好生無過咸

元阜陶贊舜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失也蓋獄

八

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責身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

失臣若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極惡者及來京師此

等乃無虛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誅亦宜有所懲戒何犯者

若此累；臣竊陛下懷帝澤之疑寧使聖世有過之舉臣下

獲不經之愆蓋陰指東廠事也越數日果論提督中官王之

心不得輒規民命已復進特闕換職二說語刺執故留中不

下其各京師成嚴詔是臣舉堪任督撫者御史葉紹顯舉龍

正久之刑部主事趙爽昌請訪求天下真賢才太平可立致

上今爽昌自舉亦以龍正對上皆不用已卯某星見復應詔

上既語意切直再乞順天鄉試同考是歲立冬大雪雷雨雹

龍正復既請正却期格不行知時事不可為乞休不許壬午

因罪已之語三上說言時政俱優卷西北聖荒議起時中外

父風新著有心日記十卷

釋騷會評驚日議財議餉案論盈庚奇言金錢不言五枝言

加冰不言聖荒高厘初歲繼四百萬加五倍原額猶不給

死亡日衆田土日竟盜賊滿天下上雖所食庶幾而無補龍

正痛之既論甚忠復善謀極言金非財惟五穀為財也田未

足以生故惟聖荒可以生故其升不可以聖荒為末不起科可以

聖荒五穀養派可罷民生可安天下可治反覆數千言時惟

豫檢王漢香撫秦慈德宜撫未之為善其策上亦傳旨取議

入覲為設司道官總理其事卒以屯聖相持不能决明史為

多成故有司不得辨給事中黃雲師助其學非而傳言為

正偽若執官理而已九而辨不同時議欲用龍正為吏部御史黃耐復以偽學詆之

甲申正月坐同考註誤降南國子監三垣革記楊給諫枝

而杖起怒其謝不及已遂致奪侍御起與吳廷即昌時兒

也昌時謝而大恨知陳中諭起與吳廷即昌時兒

以罰事軍教龍正坐滿時杖起起與吳廷即昌時兒

母以考選一事不用滿時杖起起與吳廷即昌時兒

侍御起毛科說行自來也起與吳廷即昌時兒

嘉樹而神杖起言子馬時者人徐侍御起與吳廷即昌時兒

水即下起曰吞乞身先帝之世而脂禁今日之同乎因賦詩

有京華歌盤新在極野哭九淵索帝星之句金陵篇龍正已

得疾遂不食數日死門人私益曰文潔明史稿龍正通達治

體新論奏皆國家大計著學言政書文錄日述凡六十餘卷子

幾亭全書又所輯程子詳本朱子經說皇明儒統製光兆行教

范業會陶詩行等書行世子孫字子象有才名好行其德有

元孫 楓止

後學聞元吳與諸

校察使

盛萬年周 士元

公諱周字文加号文湖永極憲使謚文肅諱慶之後靖康之
難司諫諸宦危辱而度居臨安元初八世祖諸賢未張氏
徙秀水之整涇遂為秀水人七世祖諸明德生可大洪武間
授省祭官流寓北平子宗愷舉稅戶人材除太常卿身薄家
子燕其在秀水者諱明德父子諱可久之後也曰琴為諱可
父公長子琴生洪字國珍鴻臚寺簿容字國臣歷宋生連城

二縣主簿容子憲字若童嘉靖士子副榜南京西城兵馬司
指揮志字若成初門縣正諸故譽之第公之五世祖也公
年而擢舉弱冠為諸士學使者至試無若首尾不第孟屬
志于學以尚書授生徒從游者歲不下數十人及門弟子如
沈敬承項何馬如麟距大忠皆相繼登第所若梅湖有朱氏
氏稅著亭遺址給事沈毅持書院講學其中公與為嘉靖士
子年已四十三為父庸所始家本有知武第三人參以成進
士初知浦城請托親遊一魚所交邑知建昌吏胥輩工右人
寬藉業文執法擇其尤者誅之時以其服与邑士副姓命之
吉重建高浦橋阮馮在起崇抑守禦以奇兵時其六統論
嘗懲吏當其甲不從事也字守者入其滿矣為之解不意林

以危言亦不為勅卒為戍上官以公監直交為之行取至京
師工者起文華諸公曰東樓成臺古待公為往過公然曰
士所以望登臺者上思臣且下思利民乎今先以身乞憐
相府異曰何以自立文華然而去佳補南刑部雲南司主事
轉本知山東司知中出知東昌府加故南北要津稅者乘傳
疲于走給乃請上官探濟布兗州二府協濟併令刻期轉解
勿致稽延及遂以為例以勞卒于官嘉慶道志兗州府志
五十四所著有滴露堂稿南齊和集嘉慶道志各府志
生請夫而學于明胡若院遺址在梅家窩水中央其子姓
今樂族下斯副其數家日許宜父子不得登第為莊士也
子諱惟謙諸生任供好義諱萬年公

公諱萬年字恭伯一字若華少從父即表黃學及南昌為

因飲館于未復与相切劘高歷已加舉于鄉祭未与國致同
舉進士初授刑部四川司主事奉命更定律例以外艱歸起
補水日主事歷虞衡日負外時穆廟駙馬昂瑞及未寧公
主皆免駙馬父請償銀三萬兩公謂主与駙馬皆免駙馬
父庶人而請償銀二百年今甲所不載請擇廉幹曹即董其
使請故費僅三千金明年出督荆州開稅值有採大木造淺
船二後諸商果足不前公請稍寬其科條課大畧即有大水
却使例得登舟以避公獨止著舍不相去慶水勢知自道濟
榜而堤入督象寨之全田盧無莫楚著廣元王為宗室所訟
監司欲抑廣元公曰廣元非有大過不道年少分平署親王
蒙故諸王忌之宗室素律有司不能制不如植廣元以歷庶

宗如公言宗室帖然在事二年還部轉屯田中出為分
巡建南道副使建寧諸生請撤民若拓學宮公謂非舊制不
許無何居民果控諸生借端索賄遂慰虛之詞廣東參政分
守崩西萬厝庚子鄉試巡按御史顏龍柄性狠暴一龍錫志
下急無所賦斥言不合與與布政使王泮謀科場弊不協
中東道古稅契銀餘定額內除一十元約每半年
年又除六分而稅契銀用除解如先足過備連年每
止稅銀三分萬歷二十六年軍興解戶却題議凡契銀
必寫一兩稅銀三分時率印右布政使梅厚全如廣俗凡置業
九分餘價折半計征稅率左布政使王泮率科契銀
無所妨欲盡指解且不准折左布政使王泮率科契銀
無所妨欲盡指解且不准折左布政使王泮率科契銀
無所妨欲盡指解且不准折左布政使王泮率科契銀
無所妨欲盡指解且不准折左布政使王泮率科契銀
無所妨欲盡指解且不准折左布政使王泮率科契銀

因而祥于至公堂上王春奉之擊扇不能勝道冠冕帶以吉
服而盤旋于地有頃德令倪尚忠者司外慮力為解釋願即
掩其袍病設之令故美藉藉願列願俱空不知王出水久
矣王返藩司即具疏言狀且請罷得旨願率任聽勤願
至王亦去 市聞龍顏半俱解職公署署蒙稅瑞李鳳勤借司
庫銀六萬兩公不与鳳怒謂公抗旨公曰但聞抽稅不聞抽
庫何抗焉鳳語塞又請改建稅署并造兵船制府下司議公
謂署可建船不可造近者味末兼變于楚其事可鑑格不行
粵約十餘萬蓄取給于各稅時稅瑞瑞廉重無見糧事下公
公震各為應解司的蓋今于本地散谷十餘萬飽說廉洋之
解職也當屬公物擬起按御史李時華往至董同官欲覓記
積公不可時華改屬之集長洋刑屠龍劫卒外請辛丑四月
侵冠吳川邑濱海憑限門為天際閣有海船名白鶴者往來

貿易奸徒勾徒或其中入限門發獲焚劫高涼案公乃懸金
賄差勇搜獲兵鎗力出此等賊三十餘人銅之狀請于引府
斬入餘以脅漢獄之賊知有條肯道五月佳大泉居雷州公
在高州開謀報即召泰將郭爾科劉宗漢謂之曰為雷州去
六百里從陸往賊必知之非起則近若從海道則一日可至
出其不意必成擒矣乃料鐵艘六十艘揚帆抵雷港方居民
慮挾婦女轟飲官軍從市口撤屋而焚之賊奔突不得出賊
焉六月侵冠廣州公又令率擊黃某拒之俘賊五十沉其餘
種二溺死無算自是賊不敢復寇矣公復籌善後之計益增
戍守及賊艦器釘新門至青州七百里凡置十一戍往來節
選粵類以安高州城故舉且把城濠為閘關所占塞公更築

之人濟源數尺又城東高阜有土百餘頃可耕苦無水遂蕪
蔡公周覽知前山有泉阻于石乃令鑿之四十日而得泉下
坂如注遂為股據在粵七年御史李時華以前熈誣公在吳
川擅稅論調高之士民立祠于電白城勒石紀功
思後御史林良漢至此論平寇功陞係一級賜金五十兩
賜勅李鳳亦移疾歸卒于家天放中贈太僕少卿補貴州新
鎮道參議苗人出劫州郡公慮知為土人勾引逃罷吏告諭
之寇盜稍息即無兵城雲南副總兵陳寅軍官婦道出平越
公進之造火具為鎗箭前地雷砲大將軍之屬分布各州
縣小有劫發遣兵于近苗山谷間武之苗大寨人皆夜行無
虞就遷青州按察使時巡撫胡杜芳新王官謂公曰秋行五

矣而火回之吉未下關楚滇皆已決奈何公謂處決雖有常期然明年未肯免火則停刑亦為近例易以待及至決決下公急自剖曰然為本候者決因而詔下已在長至後陽氣方長不宜以肅殺傷天和詭請為可詔乃以開未肯停刑蓋是年慈聖太后周甲尼得奏深見褒嘉丁內艱婦被說中外計復擬左調服除粵制府請添設右江監司詔遂才望夙著者卻議以公往建署賓州是時柳賓連歲大荒割賊寇掠為暴而至州人皆痛哭哀訴及聞營兵不過二百餘人庫餉不滿千斗米錢四百救飢不服重于用武公先覈都省協濟餉銀應給發者得先夫一歲半糶于東粵以賑之煮粥貸牛種民始得耕以待秋熟賊復出剽掠公度官庫未可用乃召土

五

司黃文輝授以方略出奇招共巢斬數十級俘獲六十餘皮破石碑中掉芭敲芭兩等寨賓州平惟處江縣洛春感唯中謝等賊禁鷲難制公請制府許弘綱調廣東進擊王遂率其營兵二千會折賓佐以本營參將趙庭分路搜賊寨深入斬百餘級俘二百餘人招降者三百人遷江亦平柳州劉天仙陸大成等賊謂官軍方注意賓未暇及柳公別擬土司以計擒其渠魁十九人斬于市餘逆潰散一歲中三方晏然明年公巡柳州謀報賊眾數千將以夜半渡江乃令移舟載火具夜往回賊半渡擊之賊出不意大清溺死無算擒二十八人自是遂無賊患田州土司岑懋仁素不法制府議勸之公謂兵弱難制先虛為吏諭以禍福懋始斬叛首首惡以勝罪歸

土還印貢馬如常是年所屬歲大豐野不種而獲下所司勸實戶口其田之有土者聽其收獲或有田在人亡者酌給貸民以疾乞休不許其廣西遷江西按察使致仕歸林初盛肥先公別盛穆少正入上出叙浙粵同柄初以知公分標為鼻祖或以昭公非房為鼻祖或以則公一標為鼻祖共云夥者即索也東林林若十年卒年七十有四盛公志若同志錄列黨中林若十年卒年七十有四盛公志若若敬歷有年當其引泉平或使人入遊躬探介書東城擊破之錦囊所寄以一人耳五監司書案無而請共還家詩云三照已甘飲崩水一枕香到江御所若指則使有無為之利業場倘後以齊奇到子原先時至入夫改云子諱元次子士表字其儀太學止能善同政元年事三十六公諱士元字元茂号崑柱諸生入太學時廣東失守草草歸周守山海保障京師之議不報校內閣中書舍人在事一年卒公一子諱以鈞字彥修号演仙太學止

六

布政司

印人盛 楓楫

徐奇

孫從龍

沈鎰

倪輔壯猷

馬昆璣

王琳

馮華謨

吳國倫

韓澗

王 偉

葉朝陽

胡士相

計元勛

邱履嘉民貢

鍾懋元

沈循芳

唐正德

李文榮

金 禮

尚 綱結

余 田

卜 相

王錫命

徐奇字仲偉崇德人洪武己卯舉人平園學永樂初拜御史

陞交趾副使改陝西引疾歸永樂末西陲盜熾起為陝西副

使轉本省叅政秦民歡欣載道在事數年致仕彭比部集列

沈鎰字孟鈞嘉興人洪武末以鄉貢入國學久之授北平楊李名士傳

事靖難初改山西僉事調福建左邊關縣典史勤慎愛民不

以摘官自責宣德初優遷福建僉事歷山東叅議福建右叅

政卒鎰弟鏗

鏗深于春秋亦能詩與同邑陳世昌齊名洪武中以明經徵

入太學授石首知縣有希賢集

倪輔字良弼號檉菴平湖人天順己卯舉人甲申進士授稽

勳主事成化四年進貢外署本司郎中尋即真以清正聞輟

傳志有奉使勅封秦楚二藩丁父憂服闋改精膳郎中一年擢

湖廣左叅政結尚稱以恩行卸至景陵疾作而卒年五十一

民哀之如失父母湖廣通志輔性警敏善談論工詩文所著有

類劇存稿獻笑存稿次子濯嘉靖中官上高訓導濯曾孫聖

生烏程訓導青田教諭杭州府教授秉元崇禎庚午舉人元

順治丙戌舉人已壯猷字允元號華芳輔族孫隆慶庚午舉人乞恩宜興教諭

知江浦縣時裁汰驛傳邑有東葛驛亦在汰中往來乘傳者
後及民夫獻請後之開新河以避江水往來稱便江浦志丁
憂補建寧陞南刑部山西司主事權本部陝西司郎中貴州
會事紅苗反築思南鎮遠諸城添設羊頭印江西營守備兵
尋擒苗首石阿四等上救銅八獄又請改楚屬百陽四司隸
黔報可遷雲南兵備參議點園庄田私徵為害請下郡縣代
徵著為令置養馬指揮秦乙請于法端年八十四卒子鍾醇
武昌衛經歷從姪鍾瑞萬歷戊午舉人年九十五卒
馬璇一作璇字李明平湖人父昇有文行請難兵起隱居不仕
自號溪南老隱有溪南集葦葑詩稿璇少時神韻為遠薛瑄
見而賞之年十八中景泰癸酉舉人天順甲申進士授行人

三

歷使晉周楚蜀諸藩出封琉球擢南河南道御史巡視京畿
所至以清直名南都察院志出為知府元子昆
昆一作昆字克昌成化戊子舉人乙未進士知永新縣梅花峒
猶黑脚龍等入境肆掠昆擒之鄰邑有劉伍二大姓訟久不
決昆以片言折之有商稅引錢易粟以實常平入為南河南
道御史尋改南山東道出按兩淮盜謀酌其贏羨以賑飢河
溢請以餘盈易價充築堤費改北貴州道遷雲南副使進本
省參政卒于官兩浙名賢錄
王琳字廷佩嘉善人成化辛卯舉人辛丑進士授南刑科給
事中改北兵科給事陞福建右叅議招撫永安頑民八百餘
戶轉貴州叅政卒于家

馮臯謨字高卿號豈陽海鹽人曾祖嶧武德衛經歷有軍功
請以其俸即家支給以養父母特許更給父母半俸亦贖典
也臯謨嘉靖己酉舉人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恤刑江西陝
陞江西僉事嚴嵩舍人橫里中捕得筭之浙江倭事起調狼
土兵會勦所過抄掠臯謨攝九江道令民列市如故而戶置
清水一甕時歲夏兵道渴得水散然共飲一無所犯而去改
廣東左叅議分守惠潮時山賊張璉據饒平西連大埔蕭雪
峰程柳林朝曦號為三王流劫閩廣殺前守臣外與倭合海
濱逋寇並起為盜璉等又倚為將角總督莆田鄭綱正懼
不知所出而守道又不得主兵事萬意欲困臯謨致之死會
朝議以進賢張泉代綱臯謨乃迎謂泉曰璉等與倭若寇合

四

則兵不易戢宜先敵海寇使同力逐倭倭遁然後會兵大征
一舉而璉等可擒也張然其言亟疏移臯謨按察副使分巡
惠潮盡以兵屬之于是海寇林道乾許朝光王伯宣等皆畏
之伯宣南洋人機智雄海上呼吸可召千人道乾朝光皆畏
之倭與官兵相持于三河日久臯謨間道馳蠟書招伯宣立
功伯宣得書欣然就募臯謨降階慰勞令將精兵隨所至招
海上賊以益之至三河以輕艘百艇散泊水次夜令勇士先
布鐵鳥菱于倭去路伯宣親率死士百人從山後登頂吹簫
發哨倭驚倉皇逃竄盡觸鳥菱扶傷而戰自辰至午死者大
半倭潰入舟則前所散泊諸舟合擊殲之三河圍解明年復
集水陸師十萬于廣州分五哨合所調和平詔安二營為七

哨鼻璞居烏槎哨制之師渡程柳山行食盡羊時走村落論
父老使給軍食村民負擔未餉移時得米數百石羊豕百頭
頌之軍士歡騰山谷已轉餉者至賊夾水發火箭光燭天不
得上單謀使一人偽為總兵官駕小舟已坐其中持黃紙鳴
鏡伐鼓向賊呼曰聽敕詔賊羅跪向舟得達五月圍饒平軍
于大埔南先期賊間製蕭雪峰擒之璽岩乞撫佯許之陰勒
大兵斷溪急攻遂擒獲得改元金印一顆斬馘千餘招其餘
黨悉端順軍將指程柳偽遺家為舟行若將還廣州者朝
曦地倫鼻璞密謀賊酋二人縛朝曦以獻酋叩頭聽命是夜
五更朝曦就擒賊遂平上功高逆論王伯宣為賊首不宜以
功宥卒斬之鼻璞不獲叙斬伯宣時鼻璞哭送之明年入覲

五

道遠福建左叅政萬又喉御史撫廣事劾之奪職歸卒年七十五所
居管山有白鶴書院園池之勝遺命葬焉同邑給事鍾兆斗
其門人也著烏槎幕府記述其績兩浙名賢錄有傳鼻璞兄嘉謨太
學生銅仁府經歷子振宗萬歷壬子本省舉人

吳國倫字明卿本嘉興人先世謫戍興國州家焉鄰家夢人
以黃袱荷一囊書叩吳氏門而國倫生自幼能詩文嘉靖己
酉舉于鄉庚戌進士釋褐中書舍人尋與嚴杰改司誥勅房
故事申書直兩房者大率雜流閣臣順使惟命國倫以甲科
選入抗不為禮太倉王世貞歷城李攀龍以詩相倡和高自
位置與臨清謝榛興化宗臣順德梁有譽長興徐中行號為
六子國倫才名籍甚世貞攀龍引與同筆研是為後七子列朝

詩集書結初有所謂八才子者首江王慎中道也尼改唐貞
之德遠著而燕過張仁憲東約之句先任翰少海音印
李開先伯華平不越時志崇仁丹徒名流山南嘉靖末王
諸人号七才子八才子之名遂為所掩然八才子者道經
史籍世路往往為通儒之士以實學有識以後七子者
陽平其後天輝說以治非已有七子之名其人則北地李
陽秋吉信陽何景明少然武功康海德遠建南建南建南
李為徐為徐為徐為徐為徐為徐為徐為徐為徐為徐為徐
七子為後與行人趙鏞謝青夏斌俱選校給事中試兵科楊繼
盛之死國倫倡為挽詩六章又經紀其喪差與嚴嵩忤因星
變察在京官謫江西按察司知事久之量移南康府推官
調歸德黃敗起舉府同知道宗臣督學改余曰德為副使
徐中行知汀州皆員風雅之里時文宗互相輝映尋遷印
武知府隆慶改元南臺省拾遺調簡知高州佳紀境東城擊
却之捐俸館諸生嚴其程課三載陞貴州提學副使轉河南

六

叅政神廟立入賀張君正惡其侵已大計以堂恭罷職所居
為盜焚乃攜精舍曰文本園家貧又育之晚以游齊買山州
郭之北川湖為池有觀鏡洞号北園賓客雜還其門時七子
者已漸淪矣惟世貞國倫存後生之海四方者常驅馳吳楚
問世貞先卒國倫自楚來哭之去哀明年亦卒年七十有觀
鏡洞稿五十四卷行世湯輔小品吳明卿自作生穴旁為祠
知元刻伯倫荷道行之類且謂且謂且謂且謂且謂且謂且謂
者不絕于戶時語二子事小定且自為誌無何逆卒國
倫與謝榛早相知父昆承推榛王盟晚以攀龍與榛相誦
讓亦疎榛時論少之明史為傳今即東門外虹橋東畔有國
倫六世祖資忠墓集中載感舊詩其不忘故土見乎辭矣從
萬松書坊西不以求呂府保山將軍唐中式庚戌與國倫同

第進士果官福州知府就憲本省副使格洪子德光萬歷丁酉從孫瑞徵崇禎癸酉昏以雲南籍中式

韓瑞字汝良字懷南其先自餘姚遷平潤嘉靖癸卯舉人丁未進士知豐城縣入為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即中出知南昌

府未州散卒十餘人懷異圖范科杖乞入伍竭力排異議知之萍御流此萬餘剽掠迄夜而杖結之遂就擒送本省提

學副使轉奏改論罷歸嗣子子印子初字心克以進以貢入國學中萬歷丙子順天鄉試為憲

安府推官再補贛州左遷蘇州府道判量移道州知州致仕王休字庶甫号會泉嘉善人曾祖賢祖瑜父周皆不仕休

年少時頗恃材武嘉靖乙卯倭寇即至工江淫若民逃匿休家人亦出走獨休不去潛身隱僻賦任來及倭飽掠聚所

獲賫財上道共股者解刀潤于室中休乘間大呼取刀投之以首款督臣胡宗憲奇其才欲處以裨將不覺久之始為諸

生辛酉舉鄉試壬戌成進士初授兵部主事以才選兩廣隨進員畫從劉燾征魯一本燾欲誅老帥王詔休力為解釋竟

用詔擒首首以獻師還歷本即負外即督職分即中以謫馬市忤內閣高拱張若正拱方乘銓遂出知永州府在官寬大

勤恤民隱屢無滯獄乞終養永州志服除起盧州知府盧州

稱其刻畫史氏日進諸生課之嚴大早手搗禾第四步持燈

處有縣一姓者有向時空諸命而行如法為赤子起生已

朱即誅高而中 陞山東副使轉湖廣右叅政提督太和山

魚樵沈氏分守節陽時節檢李材與休同榜且于即晉為同

官意甚喜過家俱裝忽大病少間將行復病遂上疏乞休已而即變起材聽勤而俸不與踰年改江西叅政入為湖廣道

御史以疾乞休俸在兵部滿九年考又有平一本之功一忤柄臣遂至出守前此無其例也既失志優游外藩略不自明

且嚮後政府皆士成同榜亦無乞憐意人稱其恬退居家好施予宗黨賴之

葉朝陽字文榮號日葵秀水人嘉靖壬子舉人乙丑進士初知信陽州首均田賦使豪民不得相冒為奸胥吏無所乾沒

治最推虞衡負外郎進本司郎中主計錢局中貴人索常例錢勿于共謀出之差理鐵治歲有羨金悉封以還官出知常

德府大盜張金者嘯聚洞庭湖以計殲其渠魁餘黨盡散去

一郡晏然志有傳德府邊節襄兵備副使調廣西就陞右叅政論降不赴朝陽為人廉謹恂、若書生然過大事略不假借詞

色在官精勤案牘滿前援筆判決略無停滯與屠元沐御會同舉皆以清苦有志操見稱于時雪海閣小書堂公朝陽以

數百金取蔽風雨給餐除耳有息則出酒器其母不為用計月出息償之然口未嘗言貧有古人風焉

胡士相字望海平湖人父友忠事母孝年至九十九士相萬應辛卯舉人甲辰進士二月初二到京到之夕夢其祖謂曰

汝只買一個錢紙作文使中矣星如戈陽縣入為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即中明史稿陸夢龍傳四十二年五月四日提擊

題會積勞承嘉鞠之時地城御史劉廷元主痲瘋而士相外

寬誤入東差收積薪草為李自強李萬倉等所壞差憤起朝聲

等懼時夢龍以典狀杜門問達強之起令共事士相等不敢
再期趨問達其疏請吉夢龍曰已本皆提問乃復請乎問達
感願曰然則若何夢龍曰空、法司不能捕一編紙頭天子
詔耶今差所供內犯有姓無名此必須訊實士相曰此事何
以敢再訊夢龍曰他小事猶數家大事反草、即問達
二覽名并小爺語請蹟不取下筆即中馬德漢士相問供
堅持不可夢龍喟然曰陸負外不肯匿謀散遣士相等乃止
丁父憂起補郎中分治振秋河道專理北河河性善潰汶濟
諸泉易枯涸士相往來經營清復水橋疏源滌流堅築堤防
為先後最白逆賊起士相固守城賴以全遠江西左叅政尋
進廣西按察使未赴丁內艱卒于家士相訊提擊獄主風顛
與劉廷元比然性恬退在江西日媚瑞者紛、建祠獨謝不
與故免于議視紹高紹安紹寧皆其裔也

九

履嘉字元禮號存峰萬歷庚子舉人庚戌進士授銅陵知縣
改商邱福藩求贖田時議以學田易置在田嘉以去就爭之
用計擒左道惑眾者所迷良家子女盡釋歸入為禮部主事
丁父憂服闋補祠祭主事甲子典陝西鄉試陞負外出為湖
廣驛傳恭傳進本省副使轉四川叅政乞養歸未幾母卒嘉
亦卒

十

卓異特疏乞開授南驗封主事署行人遷本司郎中在留都
十年不調請急省其父遂居憂起北儀制主事移南考功郎
中歷七年出為山東右叅政分守濟南撫恤凋瘵東人德之
境產麟瑞者將以媚瑞請建生祠于濟南元勛大恚即日挂
冠瑞聞之怒逮赴京師未至而他司言瑞應者先至瑞怒解
遂罷瑞歸山東省累薦不起卒年七十餘

邱氏黃字仲舒伯一作號增城嘉興人萬歷辛卯舉人乞恩蘭

谿教諭遷知長汀縣邑有寺田倍民田之賦故多廢業貴平
其徵輸荒土以開連山縣有浮糧九十餘石其令以左謫量
移者上官右之比去欲以浮額折派汀屬貴力持之事格不
行以是忤知府論降不赴歸福建者于履嘉

以青為善報云懋元萬歷戊午舉人天啟乙丑進士授行人改
主客主事歷祠祭負外郎出為江西僉事陞黔南威清副使
峒獨梗化以計斬其渠魁從惡者悉歸卒伍事聞擢湖廣叅
政拾遺降補貴州叅議復改湖廣僉事一年致仕懋元苦心
制藝入仕後猶不輟每暇時坐堂皇伊唔竟日以為樂崇禎
甲申卒遺命墓旁勿樹碑表時國已破也

沈循芳字隆生號著莪海鹽人萬歷戊午舉人崇禎改元戊
辰進士授屯田主事到官三日適桂府落成而棟崩壓宮人
死督建主事同郡高道素論碎循芳奉勅改建工出成聞父
喪桂王欲奏留之循芳痛哭辭王哀而寢其奏服闋起營繕
主事嘗節慎庫出為淮海兵備僉事風陽破後淮泗蕭然

白骨稱望備勞來安集之漕運侍郎朱大典善揮霍備勞以民心不固一切濟以鎮靜漕稅愆期大典奏遷淮海道鄭二陽補漕運道以上備勞代之加祭政管漕儲經本却秋毫無擾士干漕軍諱秀水知縣李向中被毆死備勞力請誅之斬倡亂者五人端年八十三卒

唐正德嘉興魏塘人今隸嘉善洪武中以人材授陝西布政司理問升本司叅議

李文榮嘉興人洪武末以貢授萬安萬安嘉善表知縣入為北平行太僕丞以事謫戍京衛太宗欲察人情向背時地即國文榮上言京城空虛恐生不測守禦不可不嚴監國是之悉錄京城丁壯防守命文榮統之既而回鑿大喜知計出文

十一

崇召見命授京秩偶無闕即擢福建福建嘉善表右叅議賜奉天征討鐵牌一面命却內寇發隨以兵誅勦入覲賜襲衣引羊蹄舊志判有李文雄者犯大辟太宗誤以為文榮命宥家謝之時文榮已死乃造家設祭兄其子孫生計蕭條古琴一振至以為文榮名乃嘉善人正統間任與此不符姑存俟考金禮字敬之號竹溪秀水人景泰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授南

尚綱其先嘉興人以累戍睢陽衛遂為睢州人成化戊子中式河南鄉試己丑成進士授兵部主事出守山海關歷負外郎營繕郎中出為山東左叅議弟縉

縉字美儀成化庚子舉人辛丑進士亦授職方主事與綱相繼出守山海關兄弟受事還調刑部孝宗立錄因畿內懼知臨江府在却三年會與五府爭樟樹鎮稅課鎮稅雖歸臨江而諸郡目攝之縉抗疏乞休解印綬去時年四十二林居三十年而卒所著有江西通志水南稿睢州志諸書弟縉弘治壬子舉人癸丑進士累官南刑部雲南司主事本部湖廣司負外郎終湖廣左叅議

十二

部主事歷負外郎四川右叅議時征山賊黃忠有督餉功余事蹟無考惟一夕話有金進士田與湯進士日新相善因戲曰湯之顯銘曰苟者君子湯即應聲曰卿以下必有主者君也此一則可入新史及沈孝廉野復編

卜相字夢良號起若秀水人曾祖元祖良皆不仕父錫字宗周號岐山嘉靖間以貢任定遠訓導青田教諭九江府教授其在九江相以雲南叅議奉表至京道經其地錫遽乞休與之還浙見西浙相嘉靖壬子舉人壬戌進士授太平府推官陞刑部主事歷負外郎隆慶元年出為湖廣兵備副使分巡長寶轉雲南右叅議萬曆改元猓獍之亂始定相崎嶇山谷招復流移俄報儂賊寇臨安制府討之失利掩敗殺良民獻俘相署按察司事聞宥脇從且因賊為用委府判陳鳳舞往

宣諭安撫除令襲擊擒梁帥阿齊等以制府貧賤迄無成功更謀出海勦蕩回賊律功相抗論數百言以為棄中國而爭蕪廢之地且未必得當是使使生民潤膏血于草野也制府怒劾其懦不任事調蘭嶧卒于家年八十有五相女適同里諸生陶澄中負文名所著有晤玄詩集

王錫命字天宇號文泉秀水人嘉靖辛酉舉人壬戌進士初授刑部福建司主事遷員外郎決囚真任枉道回籍逾期不遷部供職請鎮江府通判稍遷南武選主事轉車駕員外福建倉事丁憂除河南倉事改江西右叅議時止年三十有六即乞終養歸錫命為人恂恪有至行善折節下人平生不該人過性好吟誦及歸冬夏一編杜門不出者三十餘年、七

十一

十年遺田百畝而已
孫從龍字化卿本吳江人以平湖籍中嘉靖乙卯舉人隆慶戊辰進士授行人三奉使歷大理左副憲刑部員外郎因廣西加意永成運出知廣信府吳江知志即當孔道民苦供億從龍力持除四給之即歲造貢銀萬餘金例扣權九江叅議乞歸蔬食布袍終身不厭

充

嘉禾徵獻錄卷三十二

孫家司副使

許 盛

毛 廣 應 隆

諸 僑

賈名儒

全 燦

余咨伯 南金 喬柱

沈 杰 勝 蛟

盛 唐 齊 嶺 想 相

卜大同 大有 大明 萬 祺 二南

錢一元

毛汝賢 尚志

陸相儒

張應治

郭子直 鼎 演

沈思克

吳昌期 祖 錫

沈孝徵 誼 微

陸 典 楷

夏 煒 煥

即人盛 楓 嶺

陳國是
王德濟

蔣英
吳之屏

許慶字昂世平湖人景泰丙子舉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刑部主事慶貞外郎勅往陝西審決出為四川會事蜀府莊戶侵民山田獄久下決慶廉得其實還之民丁夏起補川北會事大竹飢貧民擲麥于富室而取其粟有司坐以盜盜令其本息償富人而葬其屍備龍巨寇喘駭誅其首惡慶亦平賊雲南制使祝有爵嗣若化家誣以盜礦獄其瘦九分過半盛力請釋之致仕歸

毛廣字惟勤號方溪史隱平湖人成化庚子舉人甲辰進士師史文淵傳治九年授御史即論時政事內云如雲南嘉善為校尉所殺未幾而嘉善死其子毛廣作其墓無敢言者而郡邑志竟不載其交誼始末史亦云廣平湖人無考云九江府通判歷山東會事湖廣副使子程宗程嘉靖丙午舉人崇嘉靖乙卯應天中式南雄府同知廣曾孫應登應發字九衡號念軒萬曆甲午舉人丁母憂廬墓三年屢上公車不第乞恩吉水教諭補安吉州學正與諸生誦論移以躬行為本應國子學正禮部司務卒于官

比

以才薦入為郎中出知梧州府父教隱居教授通陰陽家術偶幼孱弱多病未知學焉非遠群兒于市中僧啟明有知人鑒與數善見偶初令就塾資願發教載通經史大意版談惟辨輒傾四座為文則務切深發微竟日或不就一紙年幾四十正德癸酉始舉于鄉丁丑登進士知黃梅邑素難治又率庶人亂後民多流亡偶至竭力撫綏越二年丁父憂起知大名蔡樊障河置學田教項以贈貧士而為令妻子不入官志稱其清約如寒士與學隸南利部河南司主事從王守仁勸農課學廢致致下後學隸南利部河南司主事從王守仁丁母憂補原官歷員外郎擢福建會事總理化政世貞行改階論廷平府推官偶為分死會事時大益世貞後四出劉掠欲為階補而難發言階會請自任之曰保首首并除受百二丁酉進貴州恭謀貴土官遇上官至輒有傲恙却之

安宜慰若人首也故事承襲必先行貨于所司乃敢請俾庶知即為列謀安氏不費一貲後二年還本省副使年未至遽乞歸性坦坦居後角巾緜袍類處負販中怡然自得通曉音律酒酣嘗吟唱歌呼應它二十五年貧無田宅間有以請詔承者嚴絕之與良謀見剛紀訓同年請得伯伯語于四嘉二收置其上瘞土中不皮為其子窺見病發之瘞中清水一泓耳以手攪之無物遂封蓋如故其父出賣得故寶取金數不為而次置己囊後其子自言其故寶年六十七卒于家編有傳于夏字子華號流洵能書宗祿以法味水軒日善書名即中家多精帖其甘貧樂道與項元洪取元佐文善以鄉貢老孫履歷亦世其家學任鄉貢衡水教諭年六十三卒于官廉亦鄉貢海寧訓導佩孫女達同邑周用甫詩四年

而用南卒遺孤三歲苦節撫之甲申遭亂恐不自全絕粒死
時方大暑五日而殮顏色如生里人為立祠于南竺閣文
副使秀水諸公佩春衣時借友人即其出郭見片紙于地
法溺也生亭中肯老人一至以杖敲之語之則荷囊也
我口文遂持以去因語即曰此公非吾與也則荷囊也
視之紙也老人視之紅蛇也惟火耳則視之荷囊也
而取之是當歸之少年也相與嘆息久之而後去
賈名儒字實齋嘉興人正德己卯舉人嘉靖丙戌進士初授
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時吏部尚書汪鑑賢考功吏受賦
爭發名儒訊之附重比忤出知姚安府
即日出補雲南再補汝寧會世廟躬謁頭陵道南陽一特
署篆吏重欽民貧佐供應名儒為袴給還汝民還客雲兵備
副使年四十遂乞休家居四十年而卒

相通一日過趙時正以督師微服至共微督開末補中羅
列庭下未及屏藏賈偽為不知問此中何物曰各處解到火
趙不能多乾味而已其生諸語多類此一日會後奉實齊
被銘裝立門前有一都舍少年號悅麻子者厚小兒好執人
賈見其善笑呼前曰我有一對汝能為否因出曰好執人
地泥麻子悅云對則能之但不股耳賈曰吾不罷汝即對曰
及獲投身假喜生賈而發赤出股若而入市人皆入以
金燦字敦華號豐村嘉興人嘉靖乙酉舉人丙戌進士知任
卯縣以剛方自勵丁憂起補擢山西道御史巡按四川出為
湖廣僉事轉本省副使歸休德即燦家石佛寺遇害
俞咨伯字禮卿號蕩山平湖人曾祖士弘以養義校散官祖
璫字廷貴不仕督賦于鄉恣無私邑令熊士選引與計事
所親予以私輒怒悉引去不復敢言里中諺曰郭東俞君當
春授水父金太學生咨伯嘉靖辛卯舉人壬辰進士授營繕

主事歷度衡員外氏田郎中出知泉州府歲飢疏請賑尤
如意學校庠生印育逆貧不能婚為捐俸娶婦有岳卒登第
選河南副使調山西提學以疾歸卒于家年三十七咨伯從
弟南金
南金字國良號九湖父懷以掾授塢大使南金嘉靖己
酉舉人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張仁沈清
伯于滄繁知常德府蔡藩欲廣庄田以千金賂南金不受再
補馬湖訓簡思南致仕湖州府志俞向於平湖人萬曆己卯
知縣道州知州其祖父孫喬桂
喬桂字元芳號紫林鄉貢萬曆六年順天中式乞恩山陰教
諭天啓壬戌登進士知潛山縣為治簡易不事鞭扑出鄭言

于獄加意庠序栽植孤寒邑有破越河水性湍駛渡者多溺
杖為建梁樹立義塚掩骼埋胔以病乞休卒于行邑人思之
不置
安慶府
沈本字文明號寒川海鹽人嘉靖辛卯舉人戊戌進士授刑
部主事歷本部員外郎郎中特宗室有獄衆多依回查舉大
案斷之出為江西副使乞休歸長子騰蛟
騰蛟字益三邑諸生天性孝友奉晚年妻後舉子騰龍奎辛
時析產與龍者不及蛟之半且謂龍曰我死當父事兄奉辛
後十年蛟復析已產之半計四五頃與龍曰此先人不言意
也蛟後入質為國子生授詹事府詹事出為玉田縣丞
盛昏廟嘉興人或云昏廟其字七軼其名洪武中以人才薦

五

授順昌知縣時海寇充斥致于王事竭茶昏山七世孫唐

唐字原陶疏南橋父奎下仕唐以嘉善籍中嘉靖辛卯舉人

成進士授吉安府推官每獄探索幽隱人稱神明入為

湖廣道御史分省人物考時重吏太廟有布上意者未嘗微

宗為親與獻為考唐三法司始得旨罪錄年知縣遂遷

巡山東盜謀四侵按陝西奉延慶地方遭邊患破軍民乏

會詔撫按官發賑曾獲得罪唐以會為報功又疏劾仇鸞驕

縱調還按河南坐前事降湖廣布政司照磨人為國子博士

何良俊四友齋廣說張中刑為總督時張金堂陸列累遷

數事特選即為為贊畫儀制即中盛南橋亦在選中

福建金事倭寇福清統顧土官黃仲金等圍勅三晝夜斬級

五十二事聞發銀幣其備極快會堂集南橋時即為閣下

見庚前其相甚巨致其為致伐之夫人惡異疾舌忍岐痛不

可忍其相材甚夥散各樹為薪薪盡病良已外人夜聞空中

語曰欲其心盛名奈其當為御史何後果為御史蓋歷河南

蛇妖也按司李洪閔中恐因後之曾金剛泉而設

泰講湖廣副使歸足跡不入公府優游林下編嘉善志年九

十卒孫懋時字行所文章殿中書繼族勇懋相子國光為副

想相字理卿萬歷丙子舉人更名治微乞恩安吉州學正遷

知臨城終泰安知州子國彥諸生太學官同安主簿

卜大同字吉夫號監泉徐文貞伯作妻志君嘗夢諸國學有

上出及物象也覽而本獲嘉縣人元至正間有官三者贊嘉

感奮遂以監泉自號而本獲嘉縣人元至正間有官三者贊嘉

興揚孝六家君蕭陳湖宜德問分縣遂為水人自官三至

大同凡八世順為德于其理父宗洛初名淵以字行入資為

國子生更字天邑號號長醉翁大同嘉靖丁酉舉人成成進

士校刑部主事處因江南轉本部山西司員外乙巳淮楚群

盜噴聚汚濶間攻刺無虛日巡撫請設憲正專理廷推大同

往特授湖廣僉事督辦黃江防至廣設方略嚴飭往來期年

盜息分省人物考時中皆草創地又當皖汝淮楚之交史各

其按籍勿格夫希察者與會同因與購環約開向勿違

同論今行朝外岸遊屏跡分有苗警移上湖南衛來分守

議著征苗國說海寇刺六刺七揆倭攻漳泉諸郡再遷福建

巡海副使盡發守之計解格倭國說同前今伍謹詳控

要大治橋舟藉稅歷代市舶記分省人物考均閱人多

以得賊辨格倭國說歷代市舶記分省人物考均閱人多

能而禁法廢禁之廣奸民失利而律此往往導賊入或且

臂群起以聚賊勢而海禁蕪芻利權下者既多自敗其名

防盜地獨同致然任之以故海以巡歷卒于海平四十七六同持

身孝友居親喪三年不入閭于家輯其道文曰監泉集又有

游覽圖集第大有大順

大有字謙夫号益泉嘉靖癸卯舉人丁未進士知無錫縣刻

盜搜奸執法不抗忘者中之調簡潛山履明益卷有傳

為南都水主事督龍江閩陞南刑部江西司員外廣西司郎

中改南精膳出知尋甸府不赴歸著經史要義益泉集子曰

謀字子嘉萬歷中恩貢知清流縣孫二南

大順字信夫一字號益泉嘉靖己酉舉人癸丑進士授當塗

知縣邑近南都高賈多規免役以病細民願力為釐革遇獄

訟剖決如流當塗志權刑部主事改稽熱歷四司主事員外

即進稽熱郎中在官日檢故籍凡政令之可法者遵守之尤

留意人材咨詢周密嘉靖辛酉病卒京師有傳初順之疾

也將乞歸母賀開之不悅順性孝乃力疾視事不月餘卒年
四十二有遺泉集詩若待話三卜同懷取甲第任其不違
之淵淵任而後嗣
萬祺字義甫號三期祖大觀字中夫號盪泉大同弟大有大

順兄也三人皆登第而親獨不偶入貧為獨落典寶正父曰
時字子中諸生入太學性仁愛寡言笑父疾亟嘗遺矢以
審吉凶居喪盡哀素善飲勺酒不入口者三年竭力奉母無
庶弟如子入兆雍丙申萬歷己酉壬子乙榜天啓辛酉中式
順天鄉試中第二乞恩等國教諭修葺殿廡堂齋課士以節
義相勗李國志 遜國子助教轉戶部司務再遷刑部福建
主事進本部山西司員外郎出知韶州府韶故沃地以不能

奉上官問住歸 國初卒

二南字南仲號我服萬歷癸卯應天舉人乞恩臨邑教諭補
黃陂遠知廣東西寧縣被誣謫廣西布政司檢校望移本省
思思知縣撫按於其才題改臨桂臨在者會為首邑公私勞
午能以精勤勝履職未幾以老乞休二南工于篆隸李蒼壽
孫長生字僧壽號繁登崇禎己卯舉人早世妻陶氏亦繼卒
妾沈氏撫其孤以苦節開附洪武額給戶帖一道戶部洪武
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一月二十日啟奉聖旨
數中書省正天下戶口動合文簿戶帖每戶印家出榜
去教家司官將他管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馬
着他家人以多少寫得真若無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
動合都取動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
裏下著遠地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下的好百姓比不著
的便拿來做軍比到其間的依律要了罪過李來做軍欽此除
吏袁斬百姓每自躲避的依律要了罪過李來做軍欽此除

欽遵外令給半印給合戶帖付本戶收執者一戶播壽六嘉
興府嘉興縣思賢鄉三十都上保必著字行區籍壽三嘉
興府嘉興縣思賢鄉三十都上保必著字行區籍壽三嘉
一四口妻不丁二口成丁二口本男年六十歲丁
一四口妻不丁二口成丁二口本男年六十歲丁
一四口妻不丁二口成丁二口本男年六十歲丁
一四口妻不丁二口成丁二口本男年六十歲丁
一四口妻不丁二口成丁二口本男年六十歲丁

州益賈專利病民一元力挽之使不得地介山海間倭警
預築河資田州兩郭又拓西城外郭六百餘丈南竣工冠至
遂納其民丁內報呈崇樂敵福民泣留立石頌績像而祠焉
福建省入為 部員外郎即中道知池州府調字國陰慶初
轉四川副使以祖母年高累疏乞休結廬郭外有泉石之勝
素介直非同志謝弗與交里閭罕覩其面 西浙名賢 錄百傳 九

毛汝賢字見吾嘉善人嘉靖乙卯舉人丙辰進士授鳳陽府
推官行取稽勳司主事調驗封陞考功員外復調文選轉稽
勳郎中歷驗封考功會徐階東政欲調陸光祖居吏曹乃移
江賢為刑部陝西司郎中以娶部氏女為妾左遠兩淮運判
不赴尋補河間府同知陞河南布政司叅議遠大名兵備副
使以馮嶺口黃背巖等處乃南北間隘躬親周歷為防秋計
皆中機宜大同巡撫負缺會推選才速以疾卒年四十有五
汝賢性坦夷不啻宿怨其在運運判也以御史周弘祖劾之
及在大名弘祖官亦不振為屬吏汝賢無憾介謙弘祖大愧
服汝賢之政也弘祖經紀其喪人兩賢之從子尚忠
尚志字子亮萬歷戊子舉人甲辰進士知寶坻縣丁母憂補

澄海邑湖海商舶至半邑中大姓主之有司亦多染指志力
業絕之以病所再捕棄逐月試諸生于內署經書與旨一一
為之剖析稟轉成快鑿板項之名曰四書會解入高都察院
經歷陞虞衡員外光廟在東宮識其才手書承恩堂願額賜
之轉都水郎中出高宮向會事引疾歸弟尚文字子華卿貢
由餘姚訓導歷新昌教諭紹興府教授

陸相儒字大行嘉興人嘉靖庚子舉人已未進士任工部主
歷都水司員外郎郎中見只編今上東極門且成而金柱明
在在告因達通志河渠部中各御陸海國以天津至海兩
所平沙茂葦之地有應朝大物濠沒者急為雙發至一千有
奇其中渠柱國尺者一百五出知延平府先是庫後為民多
十有七約者全錢二百餘萬出知延平府先是庫後為民多
至破度儒為條其事行條鞭法募役守庫為八閩倡人大稱

便又祿養發行柳約與學右文志有傳推貴州副使土酋拒
命時張勦撫相儒獨許其自新卒歸順以憂去補福建副使
高夷入寇遣材官送戰海中斬獲有功未報提卒于官兩浙
名賢

張應治字體微號冲泉秀水人嘉靖辛酉舉人壬戌進士釋
褐行人典楚都二藩蔡英穆廟立三充詔使選南戶科給事
中三河口決上言新築地高不勝汶泗膝薛堵水故一遇霖
雨輒至潰溢而工部尚書朱衡故多大言功不補志皆既棄
三河而為大河波及之區今又穴此溝而草金完合流之水
宜葺有旨錫衡板與御史尹校勦李佑杜極冒陞巡撫得旨
佑聽勦極改南京別用隆慶二年災異頻仍上修彌七張大

要謂天心仁愛人君修德報安不宜專責臣下而前三張勦
華內批罷游幸召選織造內臣語甚切直上意不憚留中見
錄實武弁劉寶四世戚夫律疏劾之語侵魏國公徐鵬舉仁
聖后居別宮中外憂疑上疏言之切責南京留守大瑞那保
殿社匠工銀三十兩按狀以開保充淨軍值聖誕大臣皆有
惡陰應治以杖滿逐京具言非制出知九江府初以九江安
慶重地各存旅額萬石後安慶被兵撤報協濟嗣是逆歸皖
庫應治請運其半上官難之力爭得允得地衛民實卸俸支
應無虛日乃行均役之法陰慶末江右大役流民相攜入境
或振賑之治弗許令發庫出賑舉卓異神廟初入鄧仙宴奏
銀幣權臨清副使故事臨清嚴遠軍戍邊弗代應治核衣糧

之費裁其羨募丁壯更番往軍心翕然以終奏歸卒年四十
三明史附錄應治事兄應湖甚謹有奏議四卷從孫其薦晉
微

此薦字伯登以選貢入北雍中萬歷甲午順天舉人辛丑進
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未幾卒年僅四十廷薦女適同郡吏
部郎中沈道原子劉中早寡苦節
晉徵字恭錫祖應瀛父榮皆諸生晉徵崇禎庚午舉人甲戌
進士初知開縣丙子充本省同考海寇劉香內犯以悞餉中
計歸再補婺源遠刑部廣西司主事歷本部貴州司員外陞
刑河南出知建昌府流寇犯袁州預畫守禦之策郡以獨全
又計擒賊首曹斗墟等叙功擢建南道副使國破歸

郭勇字文新號梅岩其先華州人宋初有太保名禮者後汴
曾孫昭乾來杭工醫乾孫仲象高宗時以醫進有治驗賜姓
趙故稱趙郭氏又六傳名詵者家海寧故為海寧人乃父錫
從家崇德以高貴克太學生於臨安有推官遷福建運副
乞休于子直

子直字舜舉號汾源振七月而生三歲能誦詩弱冠為諸生
隆慶初以恩貢入北雍中庚午順天鄉試辛未進士年已四
十矣旋行人使遼東訪塞上要害婦上之遷祠祭主事會
方嚴祭外事聞花砲聲詰問為錦衣梁某召客子直與焉請
懷仁與史主雲中書院量移知尉氏縣克萬歷丙子河南鄉
試同考一歲入為南武庫主事督武學丁憂補武選選本司

十二

負外督學廣東攝南韶道度寇王子龍餘克李員胡復熾時
議用共子直主撫後得盜魁果不煩兵而服論功賜公轉山
西美寧道泰議民盜抹太行山礦聚豪日繁巡撫李某議勸
之子直謂貧民竊半錢自治何忍置之死地力爭得寢調福
建副使同安許民陳申訖言曰本長史申文符入寇民洵洵
奔避子直盡撤守計事甫定以前礦事被論左謫歸子直能
詩招文士為之山詩杜里居十年年七十九卒所著有二京
三浙中林等集子欽先雅州判官孫演源字熙菴崇禎庚午
演字寅客初孤事母孝崇禎壬午舉子鄉出陳子龍之門兄
子奠采

沈思克號遠菴桐鄉人萬歷乙酉舉人丙戌進士任工部主

事丁憂補也田司應刑部員外郎中轉貴州提學會事熟
中地荒遠種教常味思寬雅意作人且博稽文獻擇紳士有
學識者會纂貴州通志手裁定上之遷江西泰敬本省副使
疏論國本見忤罷卒于家

吳昌期字際之本吳江人祖邦榮脩武知縣父翼字南宿以

吳江籍中萬歷壬子舉人昌期萬歷乙酉舉人已恩東陽教

諭入為國子正營繕司員外親忠賢用事昌期往荆州督治

急王府第因糾劾內臣極進忠侵冒忤旨瑞撤回時中書舍人

吳懷賢以誹謗繫獄先撥志始吳懷賢之父吳養春與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養春元懷賢與吳養春之子吳孔養春與吳孔養春之子吳孔

許子政習業任日出巨強市新業為捕兵所窺意為盜也一日糾黨數十伴官捕獲直開許許其首蓋併其志許士爾反許其事關抗義道急捕許許首蓋併其志許借送路以許事身生樂院馳公批父母走脚門三黨至取不火貨而免不克庇其子若女夫通好送蓋併其志許廢醫倫君嘉興見忠庇弄權傾陷忠良心懷痛恨以許瑤撤回懷替以同御服其不毛一驚參昌期與懷賢私書往河運善稱之其後書首來取

來譏訕朝政削籍歸林黨一日與同郡岳元聲坐荷亭對奕外傳有雙騎至昌期指池水謂元聲曰此我與公塋地毋為奄豎所辱已而知建魏大中甲舟送之執手痛哭崇禎改元起奉却即中擢廣西參議調貴州副使致仕卒年七十八無子以弟昌時子祖錫嗣

祖錫字佩遠一名祖奉生父昌時字來之有幹才學庚午舉人甲戌進士授行人歷文選即中明史稿昌特顯為林

通版術地持朝坐事論死王通明是項語昌特官史印大營官同列成錄之品時漫云垣在爾基即爾垣矣何必事不祖謀運後吳通法考亦四棟來乘凌替而是垣果畢不祖錫深痛之刻屬于學園破往來江湖屢瀕于危至老不變卒于膠州逆旅墓焉

沈幸徵字元萬號玄海海鹽人父洙有文名不仕孝徵萬歷戊子舉人戊戌進士授都水主事出督清江船政公餘觴咏不報險即中移高郵河道出為汝南道副使行部信陽錄因有周某者奇其才釋之使就試是年中式又誅大盜丁甲先建長橋跨淮民不病涉論調不赴歸家若好客遂食貧焉老撫臣薦之聞命而卒所著有玄暢閣集弟詎徵

鳳陽府通判流寇充斥鳳督牛大興愛其才擢為軍前贊畫以勞陞官詎徵亦能詩有香雲菴稿開集孫德溫開化樂清教諭會孫曾德康熙庚辰進士吏部員外曾德于受文選人正西子舉人庚戌進士桂陽知縣吳文選正乙酉舉陸楷字子正崇德人萬歷癸酉舉人知豐湖縣時耶撫李材在繁遣子與執徵受經遷蕪州府同知卒于官與字仰峰萬歷丁酉舉人辛丑進士知蕪縣調繁豐城所至與諸生講學孜孜不休觸上官怒被察起補定陶定陶志稱是卷開改鐘桂興舉入為刑部主事恤刑北幾歷員外郎即舉登仍講學不報中出知湖州府士民戴之轉惠潮副使引疾歸數月與篤學力行以古聖賢自期論格物歸仁之義多先儒未發

十四

十五

夏煇字汝華號耀震一號桐鄉人萬歷庚子順天舉人丁未進士知武昌懲下甚嚴調遵化再調溧陽邑多水患竹節橋河一十五里以教水勢再補蒙城入為工部主事改南營結員外歷虞衡郎中知南康府有冤獄囚繫者九年煇至土出之江西通志稱其在任五年遷淮海副使調江西分守湖西入觀道卒從弟煥

卸外丁更起原官遠本却湖廣司印中中人王進失火連
禁正月之三日斃獄物不知避忌歲首即以聞司禮監初奏
論貴陽府通判充庚子鄉試同考于乘卷中得潘濶民為榜
首改林苗天南等倡亂殺官吏燬其僕夏慕者兩騎深入
九股苗崗中諭以禍福九股不敢助天百乃引官軍與天南
連戰大破之斬首八十級事平賜金綺引疾歸光廟立起工
部印中權稅蕪湖不赴卒于家

陳國是字與同號無非卒華亭人入籍嘉善萬歷癸卯舉人
甲辰進士初授刑部主事丁憂都水主事官節慎庫左遷長
蘆運判轉南刑部山西司主事歷廣西司員外四川司郎中
知寶慶府諸生蕭某聘而未娶江川王怙勢奪之陳寃王以

十六

善來國是不敢封土呼其女至脩鼓吹為之成禮配焉特入
罕構之立應轉廣西副使移疾歸松江府子玄壽字先崇
損丙子應天舉人族子甲

甲字九先號陰陵萬歷丙午應天中式癸丑進士知候官縣
改開封府教授遷湖州府推官戊午克四川同考丁憂補襄
陽府推官陞南刑部主事補南儀制終奉部郎中

王濟字伯舟號兩舟晚號白鐵道人其先泗州人元末六世
祖道輔避兵崇德之馬鎮家焉後土斷為桐鄉父英號且周
弘治中獲州衛指揮濟弱冠為諸生以高竇入太學授廣西
橫州判官州守缺濟領州事悉其俗利病設施皆當于理風
能詩放衙吟詠不輟植湘竹莖夜日米其風物與故鄉異者

考

類為一編曰君子堂日詢手覽其論容位作送始末及世中
惡習瘴癘毒土產無不備又多類擬禦堂之策迨去官而
猛不請識者服其先見以母老乞養特命事龍電屯山查
電請于文美中弘治壬子書魁乙卯代金部德洋子遠入試
新榜中第八又與同中甲科人有詩嘲之曰阿翁一自轉
堂百計千方幹入場金澤財多子孫富龍宅東宮手見長
我使待思推唐無學却得人項江寄與西京宮路者好排
一止本僕至今科場要全批首立項院門內辨驗同試者之
而親使不取混入其尚書劉麟登三九之刊數乘官以去好
禁蓋以此而棄也 太白山人孫一元為青文舉正德中
與山水之游汎汎長 太白山人孫一元為青文舉正德中
去官卜築吳興之南坦東萊龍電以按察樹魁西漢郡人
即史陸其亦在罷而長與吳玩現居萊山窮起著書諸公皆
主焉現石以書招太初相與盟于松楸宮漢五陵人初曰
吾舊告現及矣曰莖我道場山之麓又曰晉安鄭超之
序吾文構現及莖皆曰話無何疑之來亦如其言 寓

七

漢以詩酒相徵遂邀濟為崇雅小社烏青文獻濟父英弘治
以唐畫若壁為遠身通香卷左右亭臺閣列下為流鶯曲水
皆古文精刻精好益宋時物也濟自書其堂曰樓日
在樓山堂後置而為坊家書亭額 家藏稽康絕交書真蹟
朱子小學原稿所著有二溪編谷應水南詞和花莊夫人宮
詞白鐵道人集見開起訓兩舟承祖父鉅產嗜學讀書法書
淡中實介然有幾人乘醉呼其名焉家人曰常滿座外公故
許一日宴客召其人歌而伯鵬語家人曰我與客生枝獨立
不意墜不止辱之也公嘗用重值售古鏡一圓以示門下客
亦不意墜之也其人踞踏不勝慰之曰吾所記里中玉局
芥帶其厚德如此嗣子漢齡諸生漢齡交冠文物之後
值始入會城母見其步數十里不以為倦老于世故 孫隆
德 早己傳人赴人的否辭得帝僕從甚簡用意深遠矣

陸德字孟起號髣吾萬歷庚子順天舉人丁未進士授袁州

有推官陞南刑部陝西司主事陞充州知府廣西桂平道參議江西太寧道副使其任推官也上官以條鞭之外役有值權收銀兩難民解為里甲因撥又衙門供應如公署什器損壞往來供應夫馬民有兩條鞭之誣撤樂建昌推官陞題條議一婦官辦一時稱便見江西通志

蔣英字瞻此改字瞻雲嘉善人兄茂字鄂林園子生內閣中書英萬歷癸卯舉人庚戌進士知松溪縣以仁意稱松江志調繁漳浦丁憂補宜興宜為江南制邑賦煩民困英受民守法凡薪米之需咸取給于家入為南刑部福建司主事調尚祠祭歷員外郎中改驗封外轉福建驛傳副使時當蘇州熾英與周宗建為兒女姻宗建徵賊急英代之輸璫叩之曰十六

於推陞本省按察使既責其依傍門戶削籍崇禎四年起徵廣副使未幾改分巡獲松坐事貶秩未行而宜興民變旁即騷動上官以英先治宜興得民心撤之撫治宜興非英所藉辭不獲則單車往諭法豪家僮客數人令亂民自獻其首惡亂遂定宜興故多豪家修陳于系編修陳于清兄弟尤極遂激民變賴英以定而周廷儒方柄國與陳氏有連復貶英丙秩歸十年卒明史稿附英家鏡于財子姓繁衍聚族而居不受遺徒其醜婚嫁喪葬親族鄰里俱有成規子沐守之勿替

英之屏字印維號游生崇德人祖沛然字稼漢諸生父尚倫字叙庵却貢汝寧州州判之尋萬歷戊午舉人元啟士成進士知江西新城縣以才調南城縣學為益府所魁之屏高其墓三尺蓋驚下能阻遂軒厥北麓科甲蔚起江西通志天啟丁卯充本省同考行取主客司主事丁憂補祠祭歷係副員外郎即中陞福建報備參議即督本省學政杜苞宜請謁夙興一清建先儒黃幹陳孔碩祠以崇理學福建通志進廣西參政左遷興泉副使改唐東部長乞留許仍舊任乙酉喜藩建親摧副節御史撫福建閩破歸卒于家弟之翰崇禎中御百屬德州判官子爾燠

爾燠字介子一字崇禎己卯舉人出編脩衛倫文之門於夫成進士選庶吉士是秋闕賊破西安敵賊破武昌國勢岌岌不可支爾燠朝夕以國事為念十七年春自成渡河太原丁

傳讀二等罪斬者論充軍而金志衛軍三等罪斬者充廣西
 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為民未敢錄該學龍所定案亦有清
 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題賊西行賊救南還謁史可法于揚
 州請從軍贖罪可法遂留參軍事之屏方督陶學爾據斬一
 指昇故人祝淵曰君歸語我父母悉出私財昇我餉軍我他
 日不歸以指莖可也尋從高傑北征至睢州傑被戮爾據流
 寓祥符過一婦人自言福王妃爾據因守臣附疏以進詔斥
 其妄言逮治可法為救免後守揚州城陷可法死爾據與監
 紀主事何綱同死之明史稿附循文特為兵部侍郎監興平
 軍亦死之爾據死後棺被焚惟祝淵所携一指持還家人遂
 以莖洲字副美海寧人崇禎癸酉舉人上書救劉宗周奏得
 罪續往世編項玉笥曰癸未秋綏騎至未連湖余友李時
 錄本一鄭曾防以湖匪余家候聞讀始挺身就械繫先居

子義憤直入見錦衣百戶張抗類曰生無罪銀鑄應釋其左
 右以笑麾使候中父類血流淋漓被面徐司寇李秀水錄以
 上閱逆道侯公云忌者方以竟事太常卿吳麟徵之刑刑為
 羅織恐無益于生反滋蔓遂已
 之飲婦至揚與爾據別浙東下作辭筆視巾服詩及絕命辭
 自盡明史稿爾據子震方康熙己酉舉人已
 有傳未進士監祭御史

嘉禾徵獻錄卷三十三

按察司

郡人盛 楓楫

丁 豫 麟 麟

薛宗永 孟 彦 卿

姜學夔 諒

楊 青 迷

姚 俊

陸 遠 廣

戴 祐 經 瀨 音 一元

梅 江 附 頌 姓

林 桂

王大猷

湯 彬 承 龍 紹 祖 棠

錢于鄰

李儒烈 孟 塔 景 孟 滂 星 嶺 新 自 明

張 橋

趙 岩

鍾繼元

王建中

金汝諧 汝 瑞 和

徐 潘

丁豫字叔寬海陵人共武初以儒術薦舉至京台對稱旨授
江西金事生二子麟麟與新名聲入京為組名見胡天
日之召領以定
氏為本上說

麟字考初少以詩文名貢太學共武庚申命往荆楚訪求賢
良事授授濟南知府歸省卒于家麟雖奉使以諸生行及拜
命出守德以陳情蓋未嘗登仕路也

麟字考祥與邑人劉昌曾極其呈俱以二十歲例貢成均
章矩齋雅記嘗制學校生員項斯有初贈黃無類故召贈
其亦行類也自宣德四年始至崇泰七年照舊無類成化三
年又定額京師諸曰和尚昔度秀才物數使洪武甲子舉人
卸姚葵前到踏誤不得已附學之名立為洪武甲子舉人
乙丑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洞江西道御史時四川道御史魏
卓提問太倉指揮孫茂下避熱意意在排陷却御史麟生扶

同戴罪又以水災受鈔二十貫銀五兩執一雙仍戴罪卒以
積累見法妻蔣名如安麟卒時年二十餘苦志守節九十餘
歲而卒劉昌後為泉州府學訓導極呈不仕

薛宗永嘉與人今土斷為嘉善洪武中舉孝廉授御史以夫
朝無事復官未幾為山東僉事卒于任母老梁沈年尚小貧
無以養藉紡績以供朝夕又拮据持衣衣婦姑夜驚不營業
有司嘉其志節贈于朝賜旌沈卒合葬嘉善苦東門外王菴巷
北後知縣于業立碑表墓道末族孫某字汝復號号虹州嘉
清士子應天舉人煥字允光是同年中式

孟字惟亞高祖勝字洪林楷形家言卜宅伍子塘曹祖圭字
稼軒以貴饒祖榆字松雲出粟賑飢受旌父寅字東菴不仕

柳

孟嘉靖甲午順天中式乙未成進士授武庫王事歷車駕御
中出知柳州改懷州以贖聞之與知府王誥不協值大計誥
宣言曰大介不無計吏何名請罷誥以謝百姓上官不能
剛指歸不復振躬字惟德嘉靖癸卯順天舉人改名蒙李
知高淳遷南後府經歷厚弟字字維正柳貢丹徒縣並太倉
州判官孟族人秀卿

秀卿萬曆丙子中貴州鄉試秀卿子師魯紹魯萬曆庚子同
中貴州鄉試
姜諒字用貞秀水人景泰改元庚午舉人天順甲申進士授
行人司副九載秩滿遷南州知州中出知漳州府初至水旱
相仍民多為盜發廢服之不止乃募盜以捕盜盜遂絕龍溪

漳浦皆傍海地多斥鹵築長堤捍海而開斥鹵為田凡一百
八十六所龍溪之南陵橫溪故有石堤久壞完之置社倉以修
荒始行於龍溪積救數千石復下其事於他邑俾皆行之禁
佛齋作美塚立鄉約又惠郡中田賦不均為里香乾沒飛計
詭寄者多乃悉為斷理便舊披戶計丁分為三等過徭役酌
量輕重校之民役視舊減半又立宋儒高登陳厚祠以興起
後學即有老將領斌累年延益有全城功其辛也貧無以殮
卒為經紀葬之諒長于吏治為政嚴明盜賊屏息豪強無敢
肆以規老乞養歸潭民建道愛祠于登清橋化化之
諒族人學廉
學英字一臣号聽泉成化甲午舉人辛丑進士知龍泉縣入

為御史忤劉瑾為南都察院經歷出為湖廣兵備倉事未幾致仕歸諡義壘諱明知行合一之理置義田以賑鄉黨宗族里人賢之

楊述字宗道号蘭谷先世自汴南渡為嘉興人今上漸為桐鄉未幾奈卯鄉試第一累下第乞恩且與劉導士子尚記問而鮮知經學乃與之講解積歲成化監利教諭正統甲子老四川鄉試主考官人有以重賂進者述不納既入試院閱卷將畢而無元卷于試場中得之文止五篇述曰此子辭理明瞻筆力高古可冠多士矣榜發則長寧周洪茂也明年洪茂登進士是第二人丁卯復充福建同考是時許彬為上考榜首莆田陳俊亦述所薦士也同年俊亦登第閩中發策問

四

湖沙盈縮之由監臨官議之曰此題宜試浙士使謂錢塘有湖故也述曰湖生於海天風海濤考亭所書何以不在浙而在閩乎議者無以應景泰辛未滿考轉遼府長史力勸世子勤學述著書公正二字賜之及病賜藥物親臨其第視疾命醫治瘵極慰甚至卒于官所著蘭谷集二卷于青

青字嘉山有才思警敏過人景泰庚午舉于鄉辛未入試尚書以熾災出諭命題青非素揣急不成章同即張字号舍相此卯之寧曰僕會稽于成隍神夢登故御海塘前有大山一老人曰此崑崙山也稽後取題釋之今驗矣遂為湖東憲羨青得中式名在第七而寧下第及甲戌寧登第名次如之他日官位亦畧同青遂庶吉士授理科給事中丁外艱服闋掌

南吏禮二科事改北刑科給事中出為河南倉事居數月卒于官年四十

姚俊字用章號碧崖秀水人父璣字景運不仕俊景泰丙子舉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刑部貴州司主事遷本司員外署郎中以薦為廣東倉事時孫冠不靖朝遠左副都御史韓雍鎮兩廣雁以俊才委以軍事協平蠻寇方論功而父璣卒于家俊弁詐體素贏衰毀過禮卒

陸廣字德弘嘉興人天順己卯舉人甲申進士會試例于未歲以會闈火奏改八月舉行而以明年三月廷試故為甲申授兵部主事累官撫州知府弟遠

五

遠字德毅成化乙酉經魁乙未進士初知海州性鯁直斷聽明允刑無寬濫一日行却忽旋風三匝馬首疑有完令邏之有一人死樹下據折貫喉乃土人房勤殺牛商移尸于此擒訊而服又過大伊鎮有小積鳴號于前使人隨積行乃盜牛者方殺其母抵以罪于是訟袁盜息稱神明有傳海州志以異政上聞擢廣東倉事彭比部某列

戴祐字元吉嘉興人高祖遜仲太祖時嘗召講大誥父宗善盡徙京師籍大興縣祐受業于大理丞當塗鍾城都御史韓雍見而異之遂充順天府學士員中成化乙酉舉人丙戌進士改南福建道御史授江西道巡草場京倉復出巡江邊福建倉事分巡漳南漳多道稅令督之急乃為亂縛令以去事平祐亦論罷年七十九卒于家族人用以江西籍乙酉與祐

同中式丙戌同登進士授主事累官恭議祐子經

經字孟常號雙湖成化丙午舉人入太學校延平府推官丁

父憂起補九江遷知泰安州有尼自京師來叩中宮命謁徽

祠副以侯某倭要經見尼令下拜經不為屈侯愆思有以中

之會武廟將幸泰山地按御史檄令為儲備不應又欲以金

塗梁棟亦不應遂劾罷秀水前未有志經始作之著潯陽餘

稿雙湖集族孫瀨吳其米飛鴻亭集有雙湖墓誌載瀨湖弟

限為祐子而云瀨字籍河南而無瀨字籍則以經編

試不知何據墓志雙湖無子以經之子廷貴嗣

瀨字升之年三十餘尚屈童子試萬應辛卯學使蘇濬校部

士畢訪祭酒馮夢禎夢禎薦其才特補諸生西山日記年卯

學試畢馮開之先生曰公論云何曰水鑑在上止遠一載

生瀨孫寒士也右高曰此必為郡守所格核之果然立召載

生方館海上錯愕不知所出君高貴其府卷更談二題即
具青衫冠服吹送之隸人叩曰貧生何所歸君為四非馮
漢先生濟會浙學政盛賞指立如逆觀差等人人李二
二十年後元魁上選至丙午瀨中式獎餘萬應乙巳受命
皆先生自書一能也至丙午瀨中式獎餘萬應乙巳受命
事至丙午瀨中式獎餘萬應乙巳受命
詩望矣時湖二府生州府發球以示優裕及四者已在
月望矣時湖二府生州府發球以示優裕及四者已在
閏卷則屬之六心司李及縣令第府崇檢名望稱次第
至八月初三三府乘始出於是全有遺才及大考諸生
是日而與入彙卒不得納心也時諸生有費三金買一
名蓋明知事盡以初七日收大考初六日發卷至四百
蕭伯已入彙卒不得納心也時諸生有費三金買一
生突推入亦探一時探卷之聲震若谷諸文封門取諸
翰李為痛入亦探一時探卷之聲震若谷諸文封門取諸
歲矣撤閣而李以於虛去名作非正卷封門取諸
何致生需不致肆予所目諸皆夢如雷古和菲方山既

峰三先生皆未幾卒瀨善書故家多有其所書顏額味水軒
一初與余同學已同游馮其先先生門已又同泰紫相
其遺遊從子一元晉

一元字 萬歷甲午舉人知太湖縣六年考滿遷刑部主

事邑民詣闕下擊登聞鼓乞留詔許之又六年將遷邑民又

欲請留一元諭其民曰吾老行且已休不復望改秩矣即留

亦不能久居此也乃掛冠歸

晉字康侯能詩及畫居郡城東好聚古玩圖史搆別業築土

為高邱植松其上誦曰松山生平不見軒冕或有聞其名而

訪之者亦閉戶不納獨居屏處間有所詣茶茗之外不食人

一飯有孤潔之癖因不娶遂絕松山在吳涇橋北今所謂慧

日菴者是其廢也

梅江字文淵其先宣城人聖俞之裔也南渡後居嘉興江平

十四為諸生有才名成化改元乙酉舉于鄉已丑成進士初

知廬江縣為政清平人民安樂廬江志 擢南貴州道御史孝

廟儲位未定言路囁嚅江首疏力請上嘉納之賜纁金身服

及錄露出按兩廣戎政寬恤部伍招撫流移深得軍民之心

連四川僉事決獄獄數十事蜀人以梅鏡稱之南都察院江

有女才美擇婿得同邑顧岳之子諸生顧熾字耀卿弘治戊

午經魁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改南刑部湖廣司郎中擢 科

給事中未幾卒年不及三十江女視舍殮訖不食死

林桂字天芳平湖人正德庚午舉人甲戌進士初授刑部主

事尋下御史獄稿平度州同知明文蔡利部改平則有供食
者給之積弊已大會錦衣千戶王注與錢字結好注為之
恐有替者善歌出入注家替者之兄與錢字結好注為之
者榜柱之死其家訟于刑部不在注不令對簿外即劉東
監署司事檢來証成獄注權求救于字字取東廠發蓋用因
帳三法司皆恐德林相繼改獄期元者之家以誣及坐乃廢
其事德林杜 轉南利部山東司負外廣東司郎中世宗初改
桐發員外 張永嘉雅坪文稱蕭志我祠部即林桂首是大陸之
縣按明世宗張禮時永嘉僕守却進士桂已為正印蓋不可
上疏而假手永嘉于縱有之則永嘉聖責豈不思報而出之
外臺乎不知作者 出為揚州官馬通判稍遷至湖廣僉事端
子而以責任深水教諭連代府教授

王大猷字伯甫海鹽人父勇製海軍衛指揮大猷為人謹退
貌如其心嘉靖丁酉舉人不第端歲飢絕食知縣某開之道

八

以金不受丁未登進士授中書選都水員外郎廣東僉事改
雲南兵備僉事又改廣西中人誣劾罷端

湯彬字子宜 兩浙名賢號龍涇海鹽人父培能文不仕彬少

孤事後母居盡孝十歲為諸生受業鄭曉不售淹滯三十餘

年貢國學嘉靖乙卯中式順天鄉試丙辰成進士初知廬江

定計訟僉役之法氏稱使陞職方主事歷車駕員外遷河南

僉事以討荆隨巨寇桂六等被劫歸教年卒 兩浙名賢錄時

人多地廣者形勢故陸氏于嶺南當為切切以家素貧不取

禁附為解年抗搜病大術之故泰時湯克寬以崇德有功于

嚴為降臣臣誣累詔獄以彬邑人極其功行于金求援死彬

殺然却之為白于當路得減死立功自贖在河南當新刑
論罪著回書心解書經精意錄 子承龍承宇知名曾源榮
承龍以孝友聞過事侃侃人嚴憚之以歲貢廷試第一為膠

州同知 州志稱其禁錮任恭狀捕良善 子紹祖

紹祖字公孟長于斯體嘗取梁木及李唐文可繼蕭選者為

績文選下至明徐積卿筆亦與焉其意以五代宋元詞興選

隔惟唐及明其氣足以下六朝都為三十六卷行世紹祖讀

書恐為人事所溷乃置一舫聚書其中移之水中央率薄暮

而歸有清遠堂文福藏于家子茂先亦能文早卒

葉字芳侯祖承憲太學生父雲章諸生葉崇禎壬午舉人癸

未進士南臺建授山陽知縣為史可法監紀推官入閩拜御

史尋以副使分守興泉戊子三月城陷死事家被籍 明史稿

附未堪 附未堪

善人 善人 善人 善人 善人 善人 善人 善人 善人 善人

人丙辰進士授部武知縣入為刑部主事補都水主事出督

荆州關稅歷員外郎即中終四川 雲南僉事被劾歸性儉朴

絕無宦情孤立行意而已 吳江志于歸為從孫卿正德

人俱以吳江籍中式而用高子 人柳子用高嘉靖癸卯舉

李孟瑤本名均以字行別號南莊其先河南人建炎南渡家

海鹽之芭溪祖衍字原白元天歷間以賢良起家官嘉興路

總管府同知重建郡著有碑存焉遼平江路水軍府副都萬

戶因亂棄官歸父彥城里人私謚曰素節先生孟瑤永樂中

以經明行修被薦廣子詔本郡採修地志有司以其淹貫為

之事竣即授本府訓導未幾調汝寧尋卒 見西浙孟瑤與同
郡李進友善皆以詩名所著有南莊集弟仲璣李衡亦能文

九

靜志居詩話海無半通劉長州許所云平通萬滿相也近市
有子公士人相傳是吳履後便蒙而吳政之吳志州記
許升委呂榮不身于此為所殺原府君欲錢英之嘉興南地
家也而莊弟先寄居于是仲璣四世孫朝緒御貢涇縣訓導
李衡本名平以字行號西溪詩名與孟瑤均有雲憲集二十
卷西溪雜咏百首于景孟

景孟字宗浩號梅菴茶恭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初知莆田尋
改寧化亦能詩哀集明詩為吳明正音于滂

滂字元博號蒼菴成化丙午舉人不第知蒼梧縣所著有南
遊錄于世楷字南峰號繼華不仕世儒于儒烈

儒烈字忠甫號見川嘉靖庚午舉人丁未進士知廬陵縣入
為營繕主事先是上以戶工二部動支京邊餉銀數多于前

十

令勘實諸臣皆言工部侵冒于是巡視科道李用敬狄斯彬
奏京營火器于天漁惡儒烈和受事亦奪俸歷本部員外以
前事謫雲南理問歷潮州府通判兵部主事青州惠州兩府
同知陞福建屯田僉事著尚書啓蒙一卷見川文集三卷弟
儒然字子由御貢汶上訓導儒烈從弟星

星字文敷號望山嘉靖中以貢入國學中辛酉順天鄉試授
沛縣訓導陞知績溪縣曾孫毓新

毓新字雲岑號喬之祖效顏字叔敬號少山國子生授前府
都事遠德府教讀父正華字就實御貢淮安府訓導毓新以
拔貢中崇禎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授潮州府推官案無留贖
海寇盜萊脛余二姐等盤踞惠潮奉兩府檄盡圍將領募兵

措餉著勦寇十二等平事復相度形勢於閩粵之交蘇崇順
城為一鎮從其請樓櫓燬無遺失其密歲能令民得入粟積
罪出大獄數十人旁邑放火夜出暗中如螢撲之漸盈室中
人腸肺報元牛馬俱殞新為文禱之而滅壬午充同考官行
取木赴國破南都建授兵科給事中管狀方主事召對與喬
可聘姚思孝吳遠王之晉主守河守淮忤馬士英改巡江掛
冠歸南都破却豪猾劫財報復紛、攻擊新避兵白苧卿賊
至遇害次于槓先祀其屍以死再變記御官李誠新暗獻火
藥船于國朝承運獲新其

父子

自明字允修號少白景孟次于淳四世孫也崇禎中以御貢
為揚州府訓導乙酉南臺不守城破死于官舍能持有謫仙

十一

居遺稿

張橋字衡如號濟川嘉興人父紀襄府長史橋以雲南右衛
籍中嘉靖癸卯順天鄉試己未進士授都水主事陞營繕員
外出為陝西僉事諸孫垣字五瞻以通海籍中崇禎丙子舉
人丁丑進士知高郵州

趙岩字維石號南山本長洲人少隨父稅費于崇德家為中
嘉靖壬子浙江鄉試士戊戌成進士初授九江府推官有政績
行取河南道御史奉勅查盤直隸山東西河陝錢糧事竣後
命出為湖廣僉事以前此出按時彈糾多忤坐累左遷武定
州判官量移甌寧知縣入為刑部主事歷負外郎再補山東
僉事丁憂起江西屯田僉事卒于官

鍾繼元字仁卿號古愚桐柳人父德嘉靖中御貢丹徒訓導
繼元嘉靖己酉舉人壬戌進士見開雅記嘉靖士氏會試余
年二陳公謂初曰春中主考定是吾卿家元峰先生論明同
定是事君能致其身年兄須先着意吾卿從陸二公同舟同
作同中榜二陳亦同榜初初不第陸度成陸二月初余訪事
大校時復問題章曰謝題類科中庸光定舜其大知也與
快去做余竟受其益幸同榜中式三公關心見初授安福知
縣歷南刑部廣西司主事陝西司員外出知吉安府遼廣東
會事調湖廣會事清理鹽政七回秩滿以疾歸抵家卒所著
著有易竅易準易考易占易原道德要覽于史雜著群書選
要京房康節啓蒙陰符經註畫前錄渾象析觀定性衍義諸
書行于世繼元精于理學而至歐與諸生講河洛之旨後進
多資其津筏云見西浙名賢錄

十二

王建中字維新號寰宇平湖人萬歷丙子舉人丙戌進士授
行人擢刑科給事中巡視太倉轉戶科右出為福建會事分
巡漳南丁憂以考察降河東運判應南刑部湖廣司主事即
中終雲南恭讓家居後日夜誦讀兩目皆赤
金汝礪字啟心平湖人父錫疾瘳于天乞以身代夜夢神謂
之曰汝父還人遺金當得永年以子故又申一紀矣後果十
二年而父卒汝礪萬歷乙酉舉人戊戌進士知福安縣遼南
都水主事出督龍江閩祝還理七務江南水汝淮東元軍條
上救荒事宜因著荒政錄陞七田郎中出知真定府礪母極
慈礪體母意居官不施鞭朴以是罷官著昭性錄于台拱
星侯諸生以孝友聞治平王順治年即

原缺

嘉禾徵獻錄卷三十四

范馬寺

沈科道原

戴鳳翔長治

沈科字子進號陸川嘉善人尚賓少卿表黃姑子也父揚字
心松性仁恕一日詣友人飲僮僕皆醉不能任舟楫乃自棹
而歸至則呼其僕婦子各扶醉人入明晨恐諸人相對惶
悚待出耕然後起補監司吏授省祭官科嘉靖庚子舉人甲

辰進士授南行人轉左司副陞營繕主事庚戌邊烽下
昔辦牛車飛輓遷都水郎中督理張秋河道出知臨江府提
江賴兵備副使平劇盜李文彪等轉范馬卿左遷河南副使
被勅罷科事親孝撫其弟稱友愛稱子德亦以孝友聞科子

道原

道原字太始號淮槎以鄉貢入北雍中萬曆甲午順天舉人
乙未進士知樂安縣改松江府教授未幾陞國子學正松江
有傳士轉營繕主事改職方擢吏部改轉考功員外郎道原
在松江有青浦令貪墨無狀及司察斥之青民咸快詞文選
以病歸道原長於耕廩啟孔遺稿見稱於世子閻中字季虎
鄉貢郴州知州

郡人盛楓輯

戴鳳翔字志曾一字號春雲海鹽人本姓張連祖十一翁自
汗南渡精形家言卜葬澈浦之荆山遂家焉翁曾孫梧捨宅
為真君祠梧子奉復捨宅為寶相菴即今覺林寺也俸元末
舉鄉試為省元大德十年授大僕丞俸孫顯剛洪武中徵授
襄陽府學正弟顯微亦被徵授廣東命事顯剛孫思詔贊戴
綸為婿綸兄經早亡父景賜令綸歸宗綸無子仍以思詔孫
世能為子世能無子又以兄世賢子文審為後世能妻病篤
悉取債券舉息者焚之又以珠玉珍異散之姻黨謂文審曰
汝骨法寒薄多財為累棄之所以福汝也母亡所餘皆產尚
厚未幾隣人相鬪文審置酒和斛之庖人與隣家有怨毒隣
死其家訟文審於官文審懼而朴不能辨竟坐辟下獄四十

年凡歷朝審矜疑者數矣罄家財營救卒不得出最後部使
恤刑至郡例驗死囚桎梏加封忽群烏下噪制其封去使者
疑有冤悉出舊牘鞠之庖人尚存得毒死狀執之抵罪而釋
文審出獄時皤然一叟子冠冕皆已中壽鳳翔冠子也嘉靖
乙卯舉人已未進士授行人丁母憂服除起原官兩使藩邸
復丁父憂穆廟立拜吏科給事中轉戶科右尋轉左累疏薦重
望大臣堪任遺計者張西銘潘李馴等是年六月望海鹽潮
溢壞田廬無算海塘自宣德五年巡撫成鈞奏請脩築後漸
多傾圮翔疏請繕築謂海鹽一邑實蕪松常杭嘉湖六郡藩
籬一遭衝決六郡皆為斥鹵且備查海塘氣險處二千三丈
有奇乞勅督水憲臣一人駐節海上兼督一二才幹有司分

理之計費不過一二萬金可以集事詔下所司如議行宣劉
失利條上遺務六事又以木冰樹介請廣開言路皆報聞禮
部尚書高儀致仕上言儀典禮大臣乞稍示恩異詔許加宮
保馳驛歸廼視京儲倉庫查世廟時歲需煎祭香蠟諸物中
瑞胃破巨萬相沿未革力請嚴禁高拱當國與徐階有隙鳳
翔階所得士也因出知寧國府甫至官以京察左遷鄆縣丞
陝西通拱罷量移金壇知縣改刑部主事歷有外郎郎中恤
刑湖廣遷九江知府論調歸思江陵梅舉人翰林侍詔翟九
死江陵孫武公恤刑彼地屬以於設出之載按九思如法為
江陵西怨論調然考明史際萬歷三十五年湖廣巡按史學
遺為德遠舉人翟九思九思萬歷於而科舉狀第八年孫知
縣孫惟翰舉人翟九思九思萬歷於而科舉狀第八年孫知
恩三十七年按為翰林院侍詔按此則九思無罪而江陵似非

婦首所云屬以矜疑出之語未嘗今明文苑亦載九思
傳云再履歷載公於萬歷已卯遷九江於未論江陵殺於
中外馮夢禎亦白於楚中當事作志者何失考乃爾耶赴補
陸光祖為吏部侍郎戲曰鳳翔合得鳳翔府乃授之野獲編
特疏劾海忠介公為時論所薄故屢加署府○按鳳翔北
該六朝以來朝廷為臣下避家諱至改州即名者有之考魏
鄭錄乃知宋律文有私諱冒禁徒一年之禁亦孝治天下之
意明代以來始列刑耳晉江既言其外父春為宜泰令與孫
同名改例職與祖父名同者亦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者
改選之例職與祖父名同者亦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者
與祖父名同者亦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者
卒年八十四其出守寧國也道自玉田至徐邵值亢旱雨雹
即抗疏請賑在吏科劾俞都海瑞人頗識之是時高拱方
輔徐華亭自黨疏出而吏科都給事光懋等河南道仰史成
守節等相繼糾之海遂聞住于是或謂徐汝輩首為此疏故

戴歸女于徐以成姻好其列款之切宜者三條一日聽受詞
訊又在無上告日則旋禁獲瑞則不預截前事未嘗安業
由直以到過是非但狗情愛進動盈千賦負致使刁徒弗
惟人謀小過成極思捏虛索已告則情亦和越訴不苦
為命盜情不地則揚言索已告則情亦和越訴不苦
誣告五年不瑞不情速日田產分則在祖又赤虛或此情
類而年給勒一不致使新理俱備或明正例作虛或此情
祖產未祈一不致使新理俱備或明正例作虛或此情
作准行語小入無忌憚收此不語俗家無此告枯之
租不為則還稅于何出佃無收此不語俗家無此告枯之
令且完不則還稅于何出佃無收此不語俗家無此告枯之
無門債三條皆確中與然借由後日結結所正人厚心
俗然此其皆確中與然借由後日結結所正人厚心
撫者概其估勢強因不情也起非名者日告狀
抑君天時博勢強因不情也起非名者日告狀
人柳既告博勢強因不情也起非名者日告狀
善仲速得先勢強因不情也起非名者日告狀

甲申恩貢入閣部史可法幕恭預軍務乙酉後杜門不出
日長子樹聲哭其父嘔血三日亦死長治從弟長汛字挹清
注明陞遷者而載公無之俟再考隱居二十年而卒預知死
於三月失守應是南選同榜亦有隱居二十年而卒預知死
破歸然志知程柳縣派寇臨城視胃失石揮架招撫境內帖
長治字季脩號閣風崇禎己卯舉人癸未進士知程柳縣國
長治

嘉禾徽獻錄卷三十五

即人盛 楓輯

蓋運司

倪顯政 顧露正 蔡榮 蔡榮 所有民若

曹光禾 焯 徽庸

李表純 芳 原中 應徽 士標 明密 明整

姚繼舜

吳淞

沈藻 弘道

倪政字拱德海鹽人正統戊午舉人授興化府訓導諸生黃

譽有才名政嚴課之卒冠閱榜遠沙河教諭丁憂補松溪告
歸子顯瑞瑞字廷美成化甲午舉人蕪湖知縣子信新興州
吏目孫元夫靈石縣丞元孫鍾亨通江縣丞明許錄戴高毅
端嘉興詩云青雲遺宦白首賦歸田舊著官祀即新致野
服使草堂留月色花徑陽塵錄向今門前柳春來好紫船當
是為瑞作廷美
或一字廷用耳

顯字廷瞻景泰癸酉舉人天順丁丑進士初授鄒水主事遷
武庫員外管理山東錢法成化四年調軍陝西擢守懷慶懷
慶多道賊而境內盜賊滋蔓自顯蒞任賦悉完盜亦奔息藩
府諸人皆為歛跡在事九年中蜚語遠下西廠獄窮訊無驗
復官上聞其治績下詔褒美給告身時非有恩例也懷慶府
擢河東陝西蓋運使而浙名賢錄其運使也吏部尚書尹

擢河東陝西蓋運使而浙名賢錄其運使也吏部尚書尹

借一行期留去侍母獨携一子卒于官顯孝性純至廬墓時
之官盡去監池宿濬利澤大進
白雀來巢

顧正字尚誠號一朴海鹽人闕九成授耕錄顧德玉字潤之
俞龍光學觀光無子嘗通人曰吾昔獲疾于祝淵之侍湯藥
情至切若父子醫為之藥物弗忍受金今吾行且老必託之
以死初元閏十二月戊子也明日乃至其子之奉其尸後
于家哀經位印人土為之祭享惟謹或曰欽之家禮與曰
吾聞師哭諸處又云生于我乎館于我乎殯非家禮與曰
將師尸委諸草芥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芥有入心者非為
禮也故曰二子經而出此其哀矣曰顧容終三年夫民
生于三師居其二於父子也何其感也聞者歎服俞諱長瑞
越人新曾祖應全祖訥父暉皆不仕正弘治戊午舉人壬戌
進士授兵部主事正德改元出督山海關還改刑部四川司

進雲南司負外郎歷郎中主管京畿畿廣西地守非人郡
邑騷動正奉詔至粵按問還奏稱旨擢四川右叅議值白水
蠻亂撫定之未幾卒于官兩浙名賢錄正之時有海寧周
敏詞曰此必脫無煩以質也却其金同邑馬惟岳而行多不
法直指使產淨之概縣捕置獄惟岳懼嘆正濟密懷金求赦
正嘆拒之曰日直指過詩正曰若馬惟岳真弟直字尚敬鄉
貢東平訓導改安東賢字尚勉諸生賢子蘭城遠衛經歷
冀字于期號少蓋正弟善之子也軀幹偉傑為文奇麗善悅
年憲赫榮相事不離左右死撫其孤有恩嘉靖丁卯舉于
鄉年四十六卒所著有讀史備忘子禁
禁字啓碩中萬曆改元癸酉順天鄉試第二拔卒禁內行純
篤墳莫遺香未嘗不流涕母性急稍不當意必長跪色霽乃

起第築早天厚恤其婦以經術孝友重于時邑人出其父子
門下者多高科顯仕而兩世不得一官築繼妻祝氏年二十
六而寡無子苦節

憲字少雨號橫山幼孤母莊紡績以資其學登嘉
靖辛卯舉人乙未進士初知高城調繁閩縣中人在南者多
暴橫憲力抗之有清介之操陞南武選主事遷南禮部員
外郎即中出知撫州府調柳州轉福建運使量移廣東參政
命未下卒于運署正族孫所有乃猷乃猷嘉靖辛酉舉人萬
歷中庶父昌允溪知縣乃猷子九章曲靖典史九經安岳主
簿

官務修實政均解糧民戶之役復置社倉儲穀以時出納自
之官日以至于去凡積穀八千石有奇兵部尚書諱綸邑人
也所有在事綸已死其子為人而侵憐而讓之失存理意左
遷不赴歸酷好浮屠說卒後有子在抱而殤一女贅同邑貧
事陸夢韓之子克俊夢韓家素豪貴克俊幼孤不自檢家遂
破尋卒無子女若志撫克俊弟子為子所有從兄可耕字虞
叔同榜中式萬曆中為淳安教諭知蒙城縣可漁德清訓導
南雄府教授
民若字霞觀亦正族也萬歷癸卯舉人永嘉教諭歷國子學
正刑部司務進屯田負外終都水郎中
曾未字世嘉號龍田平湖人父渭以掾為江西南野驛丞未

嘉靖癸卯舉人丁未進士知鄱陽縣入為工科給事中三十一年戶工二部奏京師糧械用銀實數自二十九年至本年正月止共九百九十餘萬照舊額餘支二百四十五萬有奇上以其數過多必有虛冒分遣木及給事中王國楨御史徐坤陳觀衡等勘實以聞未與視衡會勘冒破為多督工主事胡朝臣已陞通政司叅議得旨降調遠勘已故黔國公沐朝輔幼男承襲事還改本科右給事中奏瀕浙直被倭劫邑田租調本科右給事中轉兵科左進工科都給事中坐累謫無為州判官歷常德松江兩府推官常州府同知韶州知府告歸孫徵庸族子光焯

四

以訓子光嘉靖己酉舉人庚戌進士授中書選福建道御史巡十大庫督蘆溝橋稅御史屠僑錄其能復巡山水鹽課嚴嵩柄國禾浮沉其間而光抗節不屈謫湖廣都事歷徽州府推官袁州府同知陞南刑部江西司負外禮部郎中丁憂起北屯田郎中出知汀州府就遷本省運使致仕家居二十一年生乎惟慕司馬君實故自號原寶孫繼祖釋諸生繹祖子穎洙字系宣號住寒天啟丁卯舉人永豐教諭穎泗崇禎壬午舉人光弟焯

焯字原誠號賓宇陰慶丁卯順天舉人萬曆丁丑進士知寧國縣從兄一麟陰慶丁卯與焯同中式

徵庸字遠生別號積雪父一園國子生徵庸萬曆辛卯舉人

戊戌進士辛丑廷試坐累謫宜川典史通志稱其博覽遠延安府推官味水軒日記曾與余同舉于入為大理評事改刑部江西司主事恤刑江西解送犯人材即中出知汾州以病去官著容語廣陵遊記冰雪軒稿靜志居詩

話汾州詩品起遠編之如

李芳字叔承號繼泉其先有十四提舉者元末從江陰來居

梅會里遂為嘉興人祖綱字公藩以貨雄里中入粟拜散官

父湘字本澄捨宅房地建常平倉歲飢出穀千石以賑芳嘉

靖壬子順天中式壬戌登進士乙丑廷試初知曲周縣清勤

明恕力行保甲之法屢擒大盜遠近肅然時江陰多逋賦令

坐是去者數人遂調芳治之時遠御史督白糧積欠人情洵

五

洵芳謙以錢布償之御史段某乃題請各郡俱如江陰例課

以嚴徵入中蠶語外遠饒州府同知未幾授勅歸時年未四

十芳有花癖時壯丹百餘種為譜續六一之木倫工書法優

游林下四十餘年而卒于原中湘允源字本深弟南字清兄

弟友愛無間南子輝鄉貢授棗縣訓導未到官卒輝子表立

字澹然善畫蘭竹有蘆中吟草表奇字益夫表至行有紫微

山房遺稿奇子明密明整

原中初名表弘字君時號曙岩萬曆癸酉舉順天鄉試丙戌

成進士己丑廷試知溧陽改大名府教授丁酉克河南鄉試

同考選國子助教以親老乞歸尋諭罷原中少遇異人得養

生術至老而神氣不衰年九十三卒于士嵩字君山萬曆癸

生術至老而神氣不衰年九十三卒于士嵩字君山萬曆癸

卯舉人明瑞字泰符天啟丁卯應天副榜從弟應徵袁純

應徵初名袁毅字伯遠萬曆癸酉與原中同中式改今名同

郡沈思孝官刑曹被杖謫戍應徵高其氣節以女妻思孝子

士龍徵工詩閏刺時事為忌者所劾上特原之避跡湖州思

孝解職歸與應同游數載凡名勝之地率多兩人題咏萬曆

丙午廷議察舉孝廉有司上其名兩浙凡七人而應徵居首

漢屢試不第與友羅元甫同謁選應徵例得壽州學正念羅

貧困請以已職迴授之家宰嘉其讓許焉改臨安教諭遠南

園子博士卒所著有霍園青蓮館澄遠堂遺稿寄茗齋易河

梁兩都汗漫游侶寄軒稿藏于家子士傑

袁純字天虞號元白父敷字叔敬不仕袁純少與馮夢禎范

應賓賀燦然同有聲序序端安茅坤太倉王世貞皆以字呼

之令其子師事焉晚舉萬歷壬子鄉試福清葉向高在內閣

亦知袁純名語公卿曰李元白得舉矣不第知如皋縣邑瀕

大江沙渚時壁為洲多豪家占業貧民不敢爭乃誘武弁以

戈船橫收禾稼勢甚猖獗袁純聞之親往陳說利害事得解

大疏薛良金倚洲為窟追捕職之堤郭外牙橋以絕私販既

甃土石畢具一夕而就志有傳入為南工部主事權稅蕪湖

茶預日抄二年南兵科欽先較為工部主事李袁純一舉卓

其兩任紀錄家述道南呈提憲高舉龍史科魏大中等皆預

擬乙丑考選之輯一定在北道既而權奸調南職方應正即

指端親履做府智銳易之置袁純于南都調南職方應正即

出知印武府光澤有杉園稅供有司私費條請充餉以省加

派權兩淮運使崇禎甲戌以年老致仕袁純為人沉深有幹

略尚風義其令如卓字印武凡利于民者皆次第為之與舉

東林諸君子以論論自持浙人與之相左袁純偕長興丁元

薦同游顧憲成之門浙人嫉元薦并嫉袁純然卒不以此自

悔觀大中之死經紀其喪賀燦然子幼孤不能存捐資為之

求娶所著有漱楚齋集子光垣少聘海寧舉人陸蓋誼女光

垣病癩欲離婚女不可卒歸李以處子終其身

士傑字震舉入國學授上林苑丞遼寧海州同崇禎壬午

冷口兵圍州城知州汪遠淵未至官戰守其皆士傑綜理歷

三月遠淵始從間道馳入士傑已疾篤猶卧起城上癸未春

病益劇竟卒雄傑聞城陷士傑妻沈率其妾婢僮僕凡二十

三人同日死于寅生在家闈變徒步往負骸骨還事聞贈尚

寶丞見崇禎著蒼雪齋集

明密字石友諸生善古文詩詞著款歌集

明整字山頽母病割股和藥一飲而愈避兵游閩唐藩建號

丙戌典同郡海益董雲喙俱中福建御試闕破召補古田教

諭移疾歸

姚繼舜字虞廷桐鄉人萬曆癸卯應天舉人知萬載縣刑罰

悉從輕省至訊重獄則至城隍祠對神勘詰愚民輕生往

吞毒草兀巖禁之戊午己未間歲飢疫痢交作舜散賑不乏

復設粥置醫藥以全活之橐常失銀人皆指庫吏舜獨不問

夜夢一青衣女子伏于前後獲盜乃彭好也葺學宮置預備

倉修康樂橋買田積租入以為脩橋之費嘗書一聯於門曰

柳井有田宜早種史庭無事英頻來邑民久而思之載江西通志

州知州鄧當孔道疲于送迎投劾歸六患日疾齋五年有異人治之復明廣東通志曾

天啟初陞南營總主事歷大理右寺正知高州府高州府志社理講學明倫堂令城外四圍起造社學設立高州府志吳淞字秀東秀水人嘉靖丙午舉人知靖州會山水驟漲民溺死無算淞懸賞格拯一人者予十緡又躬令人置筏以須未渡者州人德之遷九江府同知時湖口閘值大水衝激商舶多壞請于上官暫停榷稅高太稱便已遷福建運同引年歸淞為人朴茂歸田後恤族賑貧好行其德于一貫萬歷丙子舉人

沈藻字元明號豈陽海鹽人少有才名學使薛應旂拔冠諸生使行數武歸視之曰科甲士也惜薄于官位見開雜記同年沈豈陽藻

九

自二十歲至三十九俱館于同邑某姓之家更無別處至登科而後告辭里中第公龍訓終邑博士初館潘姓訓其父又訓其子歷三十年不但謀以詩書凡為其身隆慶丁卯舉于家謀者亦不至兩君滋雅從存大略相同 隆慶丁卯舉于鄉茂辰登進士殿試擬一甲榜廟易置二甲知泰州以廉潔開任二年調河東運副木與挂冠歸教授生徒自給父仁性卞急有不懌跪而受杖知府龔勉至久不出問其僕言父怒跪不敢起也勉歎曰吾今乃見真孝子矣家有薄業志謀之弟曰以慰老親之心死之日取生平所落齒含之口中曰吾親遺體也子弘遠亦孝友潘已替遠誌之復明潘少子弘健生三日而潘致遠與妻陸慈育備至遠腰大十圍善畫能假人財物往、折券不取晚歲詔旌其門潘次子弘邁弘邁字際可萬歷戊子舉人知石門縣丁母憂補信宜遠邇

嘉禾徵獻錄卷第三十五至六

郡人咸 楓著

知府

全名 穎伯

富好禮

楊任

姚文

施鐸 芥

林茂 芥

文通

趙讓 莖

劉侃

施奇

沈崇

於珏 德

馬與 如 麟

施雲

徐成 泰

陸琳 山 芳 錚

張蕪 南 州

津伯 咸

續編

錢同文

歐所學

陸志孝

徐朝光

陸觀德

鍾廣揚

曹鈺

夏久安

陳奇謀

王維新

馮廷獻

沈振龍

馮登瀛

陸懋功

金綱字子尚嘉興人元至正己巳與張翼俱以龍門賦舉
試洪武初為舉入官累遷知蘇州府廉有東坡時百姓苦
民田則不齊里所易以為奸伺上疏請量減佃佃重額先是
張士誠主播吳中太祖累征不下怒其民為之守故張氏
既滅獨加意三吳稅額伺託以達上怒賜死查中
知府沈鍾又以為請始見聽然尚有浮額云綱少負文學家
有諫軒名人多為賦詩其著述六頌有存者于穎伯
穎伯字瑞白少從代唐介業遊遂于陸學工書法以文學

出服傳志

徵辭不赴年六十餘年調伯清介推節負才而無滯氣之氣
學者曰宗之子公敏亦能文以節貢知新樂
當好禮崇德人洪武初以薦舉為順慶府同知創街備置坊
巷戶口田糧悉心經理民思賴之遺知保寧府不赴歸見四
志

余志剛字志剛海鹽人初為御中人洪武中遷

推高年有德行者之天下官吏三載入親老人与有行
上方峻法及往親已使曉出門有車請發亦有果白
厨中出指其腹曰好腹金已忽不見甚為憂怖甲午行得
早廉新法既至京名對上問曰今天下盜賊平否請言其未
及對曰抗敵日捕盜已盡唯延後生上大異之即推為

深浦志云以
行注子他分
不須更言
不可打木
不借

姓野事編任名
餘世三人所事自佛
知海陸和名
名曰字子孫
世世淵有身存國
家文宗被學崇德人永崇己內舉以御己未成進士初成庶

唐清身事 楊任字重之 楊任字重之 楊任字重之
此兒英日正順惜不子了刑及長聖和嗜學洪武間府薦
知東州府黃子澄一見以為國士守表政多宜民請難師起
任引疾解官至十大定子澄出徵兵約蘇州知府既善航海
警京師善被執子澄乃至任家曰謀謀求善君以圖大事乎
澄与子澄俱擒至京磔于市任子禮並坐死任族謀者九十
三人同邑何家莊教坊等百餘家皆滿成洪武元秋遣任
死時其沈氏有娠如縣林本潛縱之依其兄沈廣月而生
名曰字子孫世世淵有身存國家文宗被學崇德人永崇己內舉以御己未成進士初成庶

十三行
百世
至此頁

吉士出為禮部主客日主事營建北京初差馬湖府採木調
行在戶曹凡天下漕運米粟及內郡西輪糧草悉屬督運宣
德中調平中官稱由木主文運事未幾調糧部中元年
以兵部侍郎督事為知度遠府以誠信換糧強備建山谷
書院及懷遠橋丁母憂服闋補袁州府備前府道請楊梁壇
隨百廢升舉將代百姓詰問請留賜賜三品服俸仍聽守表
竟卒于官年未嘗米中康和米米如平生朝朝北觀
十年十一月未嘗米中康和米米如平生朝朝北觀
也米米中康和米米如平生朝朝北觀
長婦南津仰見兩浙
施解字文振水人始祖廷直宗南渡時為臨安司考子千

之下居嘉興曾祖秀銘祖仲賢父達皆不任元解永樂中以
貢為大理府評事累遷德知府子登
登字漢章字竹坡少見知于知府齊政正統丁卯舉于鄉景
泰年未會試一科任六安州學正天順己卯典山東鄉試時
有命鍾吾驛驛丞連委金求中式者刀却之還署州事連
府右長史進對每自東平王相勸勉王甚重之自郡王以下
成行以珠帶荆州故大都無究百出本府學校書不法奉中
履身令謀首惡一即怡然成化初坐累降南安府同知王
再疏乞回不允遂之官在事九年郡人愛之以入觀乞休歸
家居時南安氏乞奉郡公移至浙問奉安否膝中連名數
百人稱其持身廉謹茲政公為羊與除奸愛民如子乞示四

見國朝... 文述其起居... 林茂字茂叔... 雜知府... 宿守性... 文到... 趙讓字元... 乙未進士... 皆其所製... 于堂

玄行

諭奇才... 部主事... 德紳人... 去... 沈崇字希... 甲子中... 建都司... 於德海... 交趾... 班字文瑞... 摩有求... 於陳... 凡五... 于... 謂... 例... 知學... 年... 馬... 丁未進士授

教第... 劉侃字... 試知... 假道... 嘉其... 有餘... 較未... 廣約... 慶... 清... 施奇... 丁未進士授

南山西道御史出知漢陽府後于淮嘉靖壬午舉人濱新二州知州與後妻沈氏無子與卒不食死與子如麟

如麟字昭父父鑾嘉靖祭卯順天舉人... 瀕湖素苦泛濫如麟信未... 公提凡所建置俱為永利... 由知府從子東遠萬應唐子壽舉人

施震字亨甫平湖人成化丙午舉人... 縣入為太僕寺出知石阡府... 招携布信諸蠻遂服平生... 三百石罷歸瑛敗進泰... 徐泰字子元号豐岷海鹽人... 托不得志為悲世賦以自... 正隆光澤知縣告歸林居... 談屑春秋鄭見女學皇明... 子其自蓬州遷官也歸里... 之曰我陳世章也世章為... 自言當生光澤徐知縣家...

果生男因名其子曰應陳云... 文甚佳... 咸字子正号東濱正德丁卯舉人... 咸一竟後解之河地宜黍... 咸字子正号東濱正德丁卯舉人... 咸一竟後解之河地宜黍...

西園雅記... 咸字子正号東濱正德丁卯舉人... 咸一竟後解之河地宜黍... 咸字子正号東濱正德丁卯舉人... 咸一竟後解之河地宜黍...

雜記... 東濱三稿... 咸遠同己... 子培方四歲... 陸琳字文佩号玉洲平湖人... 飢草相望指休設辨... 三人教之令轉相傳習... 太常光祿府後... 橫琳摘發之丁夏...

邊西南長叛單騎抵城果諭降之賜金紵都指揮劉永昌倚
武安侯郭勅與荀藩許泰三司多石昌琳按實抵昌罪復論
罷中涓姻黨及邊將張麟不法忤權責出知撫州府尋乞休
子山次子安字子深字契淵著捫心錄運慶餘抄諸書
山字子周字懷洲嘉靖間以太學生授臨清州判官遷知阜
平縣邑遭水患力請奏免田租詔為減半又請增入學員教
訓繁夏津裁往來夫馬減里甲供應崇學校賑孤貧邑民生
祀之權光祿寺署正歸著孝經正義太極圖解一卷見四書外
考學庸略論語集疑孟子廣義和唐人詩待弟姪有恩以
征學相砥礪立宗祠每歲冬至合族人致祭以重本始子萬
鍾萬汝

萬鍾字天與慷慨有幹略為諸生值倭寇郡臨守桐鄉縣有
功授奉安州判官調信陽州遷工部營繕所正第萬源字天
澄鄉貢六授光祿寺署正萬源孫唐成年舉人己未進士
張徽字德卿秀水人正德癸酉舉人辛巳進士授大理評事
有妻搯夫坑妻絕者妻救之夫得不死妻愧憤自盡有司坐
妻死徽曰妻救夫非欲殺妻也妻搯夫坑有罪自伏其辜妻
安得坐出之又一少年亂郡婦以母切責絕不與通婦恚恨
死有司抵少年罪徽曰致死不以姦法安得死以釋之
以刑釋之以釋之進寺副慮囚雲貴釋殊死以下百三十人
速考止以刑釋之知南雄府子千之湖廣都司斷事從孫南軒
南軒字海珮父一儂嘉靖間鄉貢知縣南軒萬曆戊子舉人

辛丑進士知青陽縣改應天府教授歷漳州府推官南刑部
河南司主事遷節中終興化知府
錢同文字大行字懷蘓秀水人嘉靖己酉舉人癸丑進士為人弱
不勝衣然矯然獨立有志聖賢之學登賢書年未二十已聘襄人
女未娶有議易婚者同文拒之知祁門縣每聽訟了無聲色萬
然數語剖決無不當入窺囊百金為道里費歸猶餘其半以還庫
廉節考禁博徒事詳數倭寇秀邑偵知同文守禦嚴不敢犯即
傳果遷知萊州府移疾歸瀕行庫有羨金四百錢父欲挾為行資伴
許之卒申白監司家居日單輒屢空晏如也卒燕子論者惜之見明倫彙編
本會清官也又不奇致後其父之孫某他信之他信亦有傳其說
陳言字獻可字東溟海鹽人東吳詩書數行俱下有所得輒以授人或至
減不可起帶作五經數多先傳而後其序易數略曰易非聖人下筆以聖人

之書尔後世探而得卦即以為卜筮之卦初固未以卦為卜
筮也孔子于易言為而廣大動為而吉凶制器為而網罟
舟楫之用卜筮為而神物大衍之策悉舉矣朱氏之易主卜
筮嫌于泥作易疑序書疑曰吾讀今文何詰曲也讀古文何
萎蕪也衡觀于二帝三王之異代其文又何較若二體也吾
滋感焉姑取蔡傳之不合者竄心之暢未盡之旨詩疑曰先
王之詩皆商頌繼之者周周宗文王則次二南文王未王二
南未雅也武王之次武王之頌成王治定功制禮作樂而
俗矣次之正雅成王有疑于周公未純也次幽之變風承成
王者康王昭王次二王之頌二王之後有宣王之興典幽厲
之衰次出宣厲王之變幽王裁平王東而不復雅故次王風

平王而下無詩矣于是有諸侯之詩魯宗國也而無風故次魯頌庸并武王之第次即御衛唐并成王之第次唐鄭厲王之後也故又次鄭異姓而大功者太公畢公也故次齊次魏秦諸侯而狄者也故次秦國小而極亂必治君子未濟之思故次之以陳檜會終為弗稽其世治忽清弗核其意詳焉滿吾說詩必論其世而其旨一本之小序禮疑多宗陳氏稍參以鄭孔諸家春秋則略義例主經文取繁陽直書其事自見美惡之愈亦並有序蓋言華易疑前後二十餘年春秋疑亦十有二年始成今二書並行于世餘未顯言又精于史學以為諸史繁則易敬約則易存編年如司馬通鑑紀傳如鄭氏通志皆病于繁惟近代所脩通鑑纂要九十二卷簡要有體

可為編年繼而紀傳一家未見有作宜合并往據彙為一編法則宗乎于長體則各仍異代凡南北二史分合互異新舊二書詳畧殊科三國季并晉書恆誕宋元猴冗不綱遠金借統正復倒宜詳于彼代今或可裁事應闕乎大義細或可省與夫藻翰掩真傳載濫濫論贊之蹟圖表之繁一切據其典要萃為菁華化其闕單益以擬勁務使豐約中程源流周賅聯屬成編如出一手與編年並行萬世而下率為通例斯則通人之大章不世之曠典又論本朝史局叙第循格無以昭博雅之威為亟亮之需必有世官而後有世史宜特設一科授以世業毋濫等庸鈍致迫備道遠輩遺忘之恨小說雜俎不經家傳實眩名實沿至他日為汗青之污不淺刪述之難

正在于此語皆有裨史事膺貢入太學嘉清丁酉舉于鄉辛丑計偕卒于京年四十有一言天性孝友感父与并同爨五十年六撫弟有恩卒之日同邑王文裕私謚曰文俞先生而浙

錄有子所學所學字行父号海陽嘉靖壬子舉人丙辰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工科給事中丁內憂服闋改吏科尋進戶科右上官邊錄軍實宜簡閱浙直用兵日久宜免加派錢糧壬戌大計吏部考察浮課老疾者多失實疏糾之甲子監順天鄉試被劾出知河間府未滿歲梁築室數椽有花石竹泉石之勝顏曰一笑逆自号一笑生而浙名賢五子皆有文名昌國期字孟起為諸生非其所好嘗作快賦有六朝餘韻年二十八夭死昌國

字叔興國子生昌懋昌明梁

昌明字季勉与元昌懋俱中天啟辛酉應天副榜昌明授忻州同知監寧武關稅關在四山中沙磧不生五穀賊寇接踵武備久弛昌明條列利病四事以才薦將遷而卒昌懋字仲備亦善屬文有子選 遇獻昌明子許達

梁字則梁好讀其書索異解以諸生入太學為詩文研必已出寧晦不庸人時謂其有契絕述之癖抑之其詩則謂其苦思而文不效其書与知臣其文不效其其集自言以求祖父著述為願水道編一卷白著易說九卷

經義考中氏梁易說九卷存徐成全曰則梁易說九卷其祖水師所著說遊法于儒術為尚室梁之以居此于七國之任自與其性口吐佛言來脫米計至其梁清滿劉仲輝梁子許選子石棣明梁清滿

許廷宇靈茂太學生為授兵部司務崇辨社道通亳州概文
明明祖不奉小明王本雅失理為馬哈木所殺非河台著蘇
菴集左傳典略漢書雋洪永紀事本末八代蕭檄

陸志孝字仁卿號浚川平湖人嘉靖戊午舉人隆慶戊辰進
士授廣州府推官入為刑部主事改南史部歷郎中丁夏被

辭降霸州同知新備府志載浚川由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分按一統志說浚川由
任廣德俱量移黃州府通判復為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

知九江府丁夏補衡州再補高州調延平歸同治二年小北關縣東
太守志孝其伯父也則同年也不克遂有遺著孝其孫某授某縣知縣考其之是年歸陸
其孫如生歸去衣同祀嘉慶安四初始知天府即名指不及當是為文
書陸大州時楊如為大縣縣所始其符及秋之幅為其進文

陸觀德字紹泉秀水人嘉靖甲子舉人乞恩守波府訓導萬

歷壬午克順天同考拔同邑以閩朱國祥明年登上第觀德

歷尤溪知縣化州知州然饒州知府曾孫銓崇禎壬午舉人

癸未進士
鍾庚陽字長卿號西星其先崇德人曾祖濟贊秀水周氏逆

為秀水人父天才字學山諸生有文名著尚書傳心錄十卷

庚陽嘉靖辛酉舉人隆慶戊辰進士授太平府推官定當塗

縣或更法條上安慶府使宜市遠大理在評市轉都水司主
事歷員外郎郎中權荆州閩稅出知鎮江府相度地勢徙建
郵舍于城西之隙地往來稱便開運漕田歲增課額二萬以
丹陽富民被盜市降補廣德州知州陞刑部員外郎轉郎中
卒于官所著有焚餘稿天賦之為傳心錄未盛行唐陽登第

國字堂標

吳縣中時行為同考官因取以質時行會時行在諱遂乃被
祥進呈名曰尚書會編仍附天才名于簡首唐陽守鎮江復
祥行為註義考鍾氏唐陽尚書傳心錄上卷存張雲華曰此
謂其父子相師承又以其精足錄唐陽為鎮江守王方龍序其
中出以明易使人如見唐陽之心者會通其弊不難斷之辨
中祥年為子明鶴太學生官光祿寺署丞孫嶽立字宣遠字
雷因號字子史少有才名南臺以恩貢入太學國初社門不
出年七十六無疾而卒嶽立子潤映任義方鍾氏潤映詩序
以子夏詩信作詩序證一本又引左氏外
傳登周泰子書以記其非潤映其稿不可得矣
會鏡字子良字景坡嘉善人嘉靖戊午應天舉人隆慶戊辰
進士任行人歷兵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知漳州府子蕃字价
人為歷丁酉順天鄉試第四名官荊州府通判鏡從子津字

嘉善甫院字啓履
晴信而啟字名履道
士身言士 入不也
表

若地二行
言行

元會卿貢隆慶中青陽訓導建印陽教諭終南安府教授著
同禮集傳子穗字泰字研精河洛著易旨太祖通書解性理
雜說尚書解詩本義諸書親中大中受紫為穗字敷字允
大考唯雪天啟辛酉舉人崇禎戊辰會試第一制義名一時
夏久安字清原秀水人年十十隆慶庚午舉人轉署宣平
寧國兩縣教諭陞臨江府通判轉雲南師宗州知州州故嚴
僻民不聊生久安由為撫字遷興化府同知貧不能之官上
官助其行至典廉謹蓋忠民至上書乞安為守得旨從之
遂知興化府二載乞休在印應官二十六年蒙無餘錢做村
舍居之年七十有八帶著有北征華南游華河中草水玉軒
集歸田雜著等刻

陳壽謀字海樓秀水人舉不仕青蘇隆慶庚午舉人萬曆
甲戌進士^{應知}新淦縣才乘補長樂行取南陝西道御史巡視
京營出知高州府丁憂以兩親俱故不赴補

王維新初名蘭芳字萬問号季常嘉興人萬曆癸卯^不鄉貢
中義順天舉人乞恩魏縣教諭以本學達士戊午充陝西鄉
試同考官連知光化縣邑介襄郟間山賊出洗使鄉勇捕之

獲盜魁即錄為捕盜卒盜以良息不作溫水河溢^{為患}津水右
都督令氏疏導之伴入平漢水早流中數千私有華常賈者

今以方丈^南撤有甯鐵重建文廟遠免^南發自良醜署正聖瑞
辟^南東以消劫瑞瑞諸君子輸職奉備城垣向時官當實大

運球球十^南平教十新者日備^南親履其木木遠無中飽

者^南南營繕主事崇禎改元進都水都中出知延平府生平
萬故交多為臨印之游以是坐蜚語去官奉子嗣

徐詞元字相之号合虛平湖人萬曆甲午舉人乙未進士知
南陵縣改紹興府教授入為國子博士歷刑部郎中出知廣
信府道卒

馬廷獻字請甫号蓋卷平湖人恩養于郡城王氏故榜姓王
萬曆己酉舉人庚戌進士復姓任刑部雲南司主事歷自外

郎郎中知建寧府郡環山溪汎卒散處城外廷獻度地規制
勅立營房有警呼吸可通因園深濕諸囚蛙伏斃者居半乃

因^南類^南以生三載卒于官年止四十^南庚戌科尚有鍾世芳字元陽
萬曆庚午舉人有文名初知福清縣補^南或十元本者同考再補^南安傷由王容^南士子
知府其墓在郡外萬壽巷之東惜其年不報無^南考其^南官行中查會^南該^南府^南恩^南刊

沈振龍字翼乾嘉興人萬曆癸卯舉人癸丑進士授泉州府
推官左遷順天府教授^南國子博士南車駕主事天啟改元

轉本司員外郎即中出知淮安府拾遺補廣德州知州仍遷
南車駕員外歷郎中再知贛州府崇禎辛未中計謫蕪州衛

徑歷振龍居官不忍峻絕親故因掛物議歸里後仍好行其德
里中懷之子耀辰字君房天啟丁卯副榜授三水知縣拒寇

全城^南不^南難^南則^南賊^南郭^南嘉^南正^南等^南水^南才^南權^南知^南廣^南州^南府^南甲^南中^南漢^南隆^南本^南至^南魯^南選^南
全^南城^南不^南難^南則^南賊^南郭^南嘉^南正^南等^南水^南才^南權^南知^南廣^南州^南府^南甲^南中^南漢^南隆^南本^南至^南魯^南選^南
全^南城^南不^南難^南則^南賊^南郭^南嘉^南正^南等^南水^南才^南權^南知^南廣^南州^南府^南甲^南中^南漢^南隆^南本^南至^南魯^南選^南

馮登瀛字玉清号上仙秀水人萬曆丙午舉人癸丑進士知
溧陽縣改東昌府教授^南國子助教歷刑部福建司主事陝

西司員外本司郎中終摩慶知府
陸懋功字紀常平湖人萬曆乙卯舉人乞恩新昌教諭歷南

工部主事管器以^南廠^南疏^南參^南奸^南商^南希^南臣^南史^南永^南壽^南等^南杖^南戍^南如^南律^南出
知保寧府地^南逆^南漢^南中^南時^南獻^南賊^南已^南熾^南州^南縣^南多^南被^南陷^南懋^南功^南至^南德^南治

城守增設梁山閣^南敵^南甚^南以^南杖^南殺^南悍^南卒^南為^南撫^南臣^南論^南罷^南甫^南歸^南而^南賊

入境矣

嘉禾徵獻錄卷三十七

嘉禾徵獻錄卷三十七

府

施德

同澤

姚祥

曹文輝

毛儲元 鳳岐

陸釐來 廷詒

劉允鉅 振宗用章

施時莊

謝錫教 子貞

丁仕明

張汝開 本嘉

沈國

潘鵬

莊安甫 芳林 有成 有翼 有恩 冕

周憲

徐文和

俞吳

高應珍

郡人歲 祖輯

實文照 通著

陳良

支大綸 養正 高如 玉如 璋

費洵 弄芳

朱治惻

薛採猷

顏俊彥 大化 純

柯元芳

曹廣

葉長青

樂津

施德字克明秀水人成化辛卯舉人性剛直居鄉即以鋤強扶弱為任弘治中知濮州興學勸農洗冤滯賑貧之士民過其善政二十餘梓行之遠岳州府同知引疾歸 子憲

德府典膳 明詩時有馮伯初字正始嘉興人洪武初官府同知失其入仕始末錄首頁始廟七律一首詩話廟在綠浦塘一塘清泉而主人以易易為寺後祠

本林社祭

周澤字天雨本海鹽人姓俞父替嘉善周氏因冒姓周為嘉善人 澤字有才為文清婉詩工工徵成化癸卯鄉試第一弘治庚戌登進士任襄陽府推官 澤為可徵嘉善周天雨澤先君所求 解元也進士為官為官為子題而云

天賦澤、德字長青成實、邑為公庶物明升香花而由江連澤五、三年陞福州府同知風正語子曰云之二字此嘉善人一日有書長安范范自別也

知調賴州年浙名賢

姚祥字文濟平湖人嘉靖丁酉舉人未試禮部不第就選吏

部試其文擢第一授常德府同知三殿工興奉檄採辦大木

四載報完會他郡未完復以委併入山勞悴遺疾卒

曾文鐸字平湖人嘉靖庚子應天舉人知東平州終聲慶同知

見前離紀曾為隆慶間守東平于謙其人但不知素履在官何如然其性行

中正德丙子湖廣舉人知定遠調簡賴縣弟鳳來嘉靖庚元

壬午湖廣舉人乞恩歸州學正鳳來子儲元

儲元字伯善博學能文嘉靖乙卯舉人知石泉縣調延川遠

揚州府同知乞休益肆力群籍為武陵文學之宗弟儲英萬

曆中恩貢寶慶府教授

葛麟字後川秀水人嘉靖庚子舉人知倉山縣創脩碑城經

畫有方工成而民不擾遠知郴州終吉安府同知倉山志

陸鰲東字巨元海鹽人萬曆癸酉舉人泉州府通判遠思恩

府同知從子廷誥

廷誥字慎言祖陌鄉貢臨安訓導終益王府教授廷誥萬曆

壬午舉人知英德縣以政最例得考選忽奉帝調知和川和川志

外方嚴而內和厚民卒于官

劉鏗字大尊遠祖成洪武間嘉興所百戶鏗以軍舍為諸生試舉劉氏族

劉鏗字大尊遠祖成洪武間嘉興所百戶鏗以軍舍為諸生試舉劉氏族

劉鏗字大尊遠祖成洪武間嘉興所百戶鏗以軍舍為諸生試舉劉氏族

見前浙名賢傳

注身

乙酉科進士史樹培收考據於元十一府屬注資之前
榜先列其名於單榜中分授三場表時嘉興郡守蕭世
卿其不情贊喝搜卷官道之而以他來道云劉卷無可覓此
一甚良在御史不存已錄據所卷乃金鑲也本府推官南
出言之事母曰月眉首不任卸不復探蔡不說隱居教授年
八十二卒于振宗

振宗字玉卿號謙齋諸生以孝聞母王氏年九十曲盡色養

人稱為別孝子子允純

允純字德祖號漢中萬曆甲午舉人乞恩長樂教諭轉曹州

學正再補禹州學正禹州志稱其下申試士取重學益為首

臨並以是科解解陳萬隆題於房李廷累官廣州府同知陸

兇子用章

用章字蛟石父琛字香南弘治間御貢於山知縣用章為諸

生有思于同邑吳鵬後鵬為吏部尚書用章以御貢入京授

肇慶府通判亦賴其力云

施時在字念同年湖人萬曆丁酉舉人甘肅後即就太倉州

學正陞儀真知縣儀真多私販姦至鋤其魁奸徒屏跡陞武

昌府同知慨然曰武昌臨漢口盜賊充斥奸吏相仍積賄卷

字官為盜首吾何忍哉辭不就赴

謝子貞字吉甫海鹽人少充邑祿考滿授嘉定縣丞邑有馬

某者家六人盡被殺令捕其仇家周其抵罪已証服矣子貞

察其冤謂今日安知非仇于馬也仇于周乃殺馬詎周以快

宿憤者令屬子貞甯治果得沈某有血衣為左驗具首服自

是上官有疑獄悉屬之遷上元縣丞再遷貴州都司斷事致

任歸子貞好讀書吟咏攻苦如諸生子錫教

錫教字洪伯号用敷萬歷丁酉順天中式不第乞恩太和教

諭入為國子助教遷知德州蜀耗羨申寃獄於案積無所存

白蓮賊盛郡縣皆震動密布偵候鎮靜如平時兵燹既定掩

暴徽無美量移長沙府同知歸

丁仕明字建白秀水人萬歷庚子舉人乞恩前給教諭再補

無錫遷知英德縣一以興學作人為市先是英學宮建于大

慶山之窟址文運否塞仕明改卜于會英書院規模宏敞未

與地于水仕明復完之前後捐俸數百緡自是科名頓起東通

志終蕪州府同知

張本嘉字孟瑞其先嘉興人徙華亭萬歷甲午應天舉人乙

未進士授宜春知縣子汝開

汝開字伯元萬歷己酉應天舉人南國子學錦遷懷慶府同

知流寇充斥凡所徭禦武陟備武溫縣俱著勞績

沈國字九如崇德人寄籍仁和萬歷乙卯舉人乞恩湯溪教

諭遷知寧鄉縣丁憂起補崇昌蜀寇充斥屢經兵燹開濬信

城不憚勞悴上官薦之就遷重慶府同知獻賦攻破旁縣檄

監軍務開京師臨掛冠歸

潘鵬字惟遠平湖人正德丁卯舉人校肇慶府通判有清操

不濁考自幼歸以教授自給學者稱東湖先生年八十餘卒

補山報紀年卯歲余將赴省試吾邑潘東湖以辟處通判家居夢人持黃紙一
幅上書潘鳳入雲霄至長安門為余報報東湖賦詩云吾君若入雲霄萬里
風輕而剛毅德抱九苞歌昔日文披五色瑞今朝財用共行卷者後賦潘字
標本二由未開學中作吟嘆其室人必離潘字書之沈思潘潘潘潘潘潘潘

我江湖志想念學醫在此生中肯聖日
為我子之是年余領御薦明年舉進士同聘邑有李夢宇剛甫亦以理學

自命不苟取興以為聖人可學而至常作克念圖司業沈懋

孝為西高士傳

莊安甫字子靜号仁山桐鄉人曾祖敏充萬石長景泰甲戌

出粟賑飢被推祖珍字廷貴号守拙宣德中鄉貢官尤漢主

簿父文發字錫之号新溪弘治中鄉貢官澧州同知安甫正

德己卯恩貢第一授黃州府通判弟光甫子芳林

芳林字時遠号達川嘉靖辛酉恩貢授興安州州同歲飢力

請上官發粟以賑并捐俸濟之邑人朱某為尉于其屬無辜

陷獄芳林雪其誣孫國英字仲矩天啟丁卯舉人見州報紀

先生其家居總行不可悉知一日出游道被劫于舟僕某無知誤用為先生恐
甚至焚被劫而後派此於人情似覺某珍世較之權龍共求之障其前不肯

天湖

有戚字允濟号文瀚曾祖緯文綬兄也祖鳳暉父學禮借諸

生有戚入質為園子生萬曆中授南城兵馬司副指揮陞楚

甯理正不赴歸子冕第有翼有規

有翼字慎予園子生授祁門縣丞署邑事每丁歲輸銀四錢

有奇翼值編當豁赤質之丁均之有產之戶舉邑歡弄釋疑

獄四人于久滯一遺孤有木山值千金其叔祖欲奪之以重

賂咳翼不許卒還山于孤終楚府甯理副

有規字允方号侍庭嘉靖中倭寇桐邑令金燕撤富民築城

有規捐貲以倡又為邑令新聽政之堂為授冠帶以例禮部

司務數年歸先有儀子重字公取号發九崇淳中鄉貢授武

重考

進縣丞掛冠法講學疎石鎮一時文士聽者環集

冕字公觀崇禎戊辰恩貢授興安州州同以禦流賊積勞

歿官妻郭扶柩歸甫出郊而遇賊刃傷其額仆地逾時始甦

遂茹素終身子洪圖字克襄崇禎壬午副榜

明憲字世仁号嘉春波嘉興人國子生嘉靖初任兵馬指揮

有孝譽者殺人潛逸遂獲禮與王隆有怨詎詎隆成獄惠疑

之卒以梁抵罪又有僕殺幼主而歸其家產惠廉知之抵僕

罪巨室楊某聘有夫之女為妾事發爾憲不聽卒還其女

于故夫以才遠辰州府通判卒于

兩作而

徐文和字兩山嘉興人嘉靖丁酉應天舉人任揚州管馬通

判為人樸茂不喜逢迎論罷歸躬耕且研窮理學臨死

語其子曰我死皇極經世之學不傳矣乃親林箕子與諸子

講解詳畢而逝見西浙有辰湖詩稿與人為南昌府通判能詩餘失

考

張翼字進而号伯言海鹽人諸生客授為活用儕易侮之年

四十餘歲著換節教六舍宿于途夜半聞哭聲哀不能寐叩

門問故則告貸于富家數無以償將攜其妻詢兩負則行

館教之教翼乃慰之曰姑安寢姑且為汝圖之遂入存取金

以俟暫明富人來如券與之夫婦得完翼歸貧益甚夜夢

人謂之曰子合不偶然能為人而誰令歲應舉當得官解作

六品官翼因詣省鋪遺復懇求他司轉送入試是夕又夢前

人謂之曰子第得雋然場中慎勿作一字覺而大驚尋自念

本無佳構姑曳白以驗之遂投空卷出還收官自負異才誇

于同列曰試投吾文必得解但恨無卷耳無何翼卷入無一

字大喜立為文書其上翼數往來窺所揭達式榜不列己名

更入曳白如前榜發竟第一時嘉靖戊午也既中式編詔詩

在開官遇為文者問其曰生何入試而不書一字翼以夢告

則曰子豈有隱行乎因俗述其故相與大笑自言翼文為其

所作翼太因無進取意求選淨南國子助教遷安慶府通判

數年引退後人以其事與督翁類故不傳

俞岳崇德人國子生嘉靖間任電白知縣陞順德府通判

志性仁厚任真善于撫字民有至度者必諭以禮義或以禍福人多為

改未嘗遲加以刑民有罪者刺多省免去任後莫不思之

高應隆嘉興人為諸生試舉冠軍隆慶庚午舉人本省鄉試

四方爭延為師華亭馮時可秀水項承芳皆出其門乞恩湖

州府教授遷南國子學錄出為常德府通判不赴歸

實鄉字良佐秀水人以質為德藩典實性至孝父嘗病足癱

鄉親為浣拭舐吮又不欲枯坐乃時背負行室中母患脾

疾走業初密禱乞減己年以並親美未幾母疾愈父母皆享

年九十餘而鄉亦上壽又倡義備築邑城嘉靖中御史按郡

有司煮其芋以聞詔旌其間并祀于鄉子文照

文照字子明号季泉孝如其父萬曆初入質為國子生授光

祿寺典簿終惠州府通判年凶捐穀賑飢并買棺以給貧者

有司以聞旌曰孝義忠公著實子紀聞類編

陳良字明過秀水人或化年卯舉人年丑進士授徽州府推

官操履廉潔獄公平在任五年始終一致卒于官

支茂字宗衍嘉興人為縣主獄吏年五十無子有因唐姓無辜陷重辟茂欲為求生因知之恐其意不堅囑其妻以身事之其妻泣而聽命翌日延茂至家告以夫意茂不聽卒為其力脫其死出獄踵門謝曰公威德而無子有女請為箕帚妾

此禮之可通者母也世所為乃倫禮伯之夜夢神告之曰汝有陰德帝貴人為汝子遂生子立茂永樂丁亥為江西軍需

庫大使遷樂安縣丞奉差取粵西黑鉛生銅致廢遠道中立字中夫考蓋巷父歿年十三事母以孝聞弱冠舉正統甲子鄉試第四名授池州府學訓導池州志其丁母憂服除赴常州府充順天鄉試同考大瑞江直學西厥權伴人王途次

救千金欲薦其姪立以白當事入閣檢其卷林去直怒將中之匿所善倪司勳家踰月一夕漏下四鼓聞叩門聲甚急倪曰必有事泄汪有偽告來索也立曰無怖死生命耳即有事吾自當之啟為則呂學士原僕也是夕汪已就逮矣故來報自是得名還翰林院孔目與羅倫姚綬相約為詩文備期有

闕世教尤深于經學人号支五經支華平集立與張寧姚綬乞歸製一舟甚精麗名醉月蓬疇圖史其中每佳辰召客泛艇或

數日不返又善醫而至活人不可勝計有貴室女患奇疾遍體肌膚潰盡如割名醫探頤不知所出立往視咲曰公等自不識此傷寒不汗症也令謹閉門用大楠或藥水蒸出微汗

三日皮復生瑩然如雪諸醫徧考群書不知所出以為神年

務

七十一卒兩浙名賢錄有傳有七子高知名

高字景瞻号菊岩深於經學世其家業居應項兄弟及范吉皆出其門正德中以貢授南豐訓導遷興濟教諭乞休卒年

七十八子祿字子蘭号槐谷嘉靖中卿貢寧國府訓導祿子大倫

大倫字心易号華平嘉靖甲子舉人萬曆甲戌進士乞恩南

昌府教授巡撫楊成薦其才遷泉州府推官論降補江西布

政司都事量移奉新知縣在事九月復論罷卒于家門人私

謚曰文介著永昭二陵編年史六卷四餘集六卷全集四十

卷子如玉如璿

如玉字寧瑕萬曆庚子舉人官刑部主事終養歸不出著半

衲卷稿

如璿字小白母張大綸晚歲所娶繼室也璿八歲而大倫歿

張年二十四苦志撫之璿自少与孝維精陳從儒鄉之麟為

文字交晚奉母隱居母壽七十八無疾而歿璿白頭乞養者二十年有親事遺制數未嘗手也

費洵崇德人萬曆改元癸酉舉人岳州府推官兄子秀芳

秀芳字爾英号華陽父淮不仕秀芳萬曆癸卯舉人知上高縣謫本省按察司經歷遷知隆德縣崇禎癸酉八月流賊入平涼界破靜寧州來攻隆德直薄土城防守把總王珍遁走秀芳登城捍禦流矢傷左鬢不為動城陷賊執秀芳求金掠其署無所得以其廉吏縛而不殺先是秀芳乞放於分守同

原奉政陸夢龍報書許以旦日赴援其書為賊得即分賊伏于六雅山夢龍至陷伏中全軍皆受夢龍死之賊還陸德道害其芳贈靜寧州知州

朱治惘字子暇秀水人天啟辛酉舉人授肇慶府推官桂藩建号就還知本府事以畿郡例改京尹尋進副都御史提督

兩廣守肇慶粵破卒治惘能詩集不傳靜志居時語子以宿學劉阮死作思婦之溫序其詩不治時習落歡壽至賣完一棒云結語

薛振猷字爾嘉号備臣平湖人萬曆戊午舉人天啟乙丑進士授撫州府推官丁卯充本省同考官午復充廣東同考官

父表歸以數卒振猷善賞鑒在撫州及署陽郡縣所拔士中

式者二十七人弟仲猷字爾順諸生里中稱長者

顏大化字襟川其先曲阜人遠祖岐字夷仲宗省政殿學士南渡寓居崇德之白馬里後隸桐鄉大化嘉靖乙卯應天舉

人黃岡知縣孫俊彥

俊彥字開眉号雪齋父學易入貴為光祿書署丞俊彥以崇德籍由本學生中天啟丁卯順天舉人崇禎戊辰進士觀政

刑部既論桐鄉知縣楊兆升到任不滿四月不應忽謂烏程得

旨留任授廣州府推官廣州市船往例始至必詣長官陳兩居賃籍因有所遺俊彥至船商遺珠塔一座却之時熊文燦

督兩廣聞而欲之使人諷俊彥俊彥曰某還之不可更取也文燦怒會巨盜鄭芝龍出沒諸島文燦主樞朝議合擇所屬

能吏往諭文燦以前嫌撤俊彥往既至芝龍所海艘數千陳兵衛光耀白日威氣迎之少頃布席出諸姬行酒彥故不飲

竟斬姬不為動

時主室有文君悅之即國信成日抵生母本島往海外飛黃

乃附室有文君悅之即國信成日抵生母本島往海外飛黃

乃附室有文君悅之即國信成日抵生母本島往海外飛黃

乃附室有文君悅之即國信成日抵生母本島往海外飛黃

乃附室有文君悅之即國信成日抵生母本島往海外飛黃

乃附室有文君悅之即國信成日抵生母本島往海外飛黃

乃附室有文君悅之即國信成日抵生母本島往海外飛黃

乃附室有文君悅之即國信成日抵生母本島往海外飛黃

乃附室有文君悅之即國信成日抵生母本島往海外飛黃

乃附室有文君悅之即國信成日抵生母本島往海外飛黃

乃附室有文君悅之即國信成日抵生母本島往海外飛黃

賜姓宋氏名曰成功不以庚午充本方被論革職南臺建薦補
開江府推官遂營繕主事 國初效浪江湖數年而卒亦有
硯癖在粵日廣搜瑞石製硯百方皆古雅可玩其婦也悉勸
銘嵌置于壁名曰硯室兵亂室毀硯亦不存今爭情之說
統 御膳顏工部役勇女芳在字柔仙歸漢國氏所著有偶集草工
部第五子初之坤吳共若在之林宛在俱以能詩名吳名藏字似
吾

統字士鳳年少有雋才不肯苟隨流俗以御試寓省城時周
鍾乙舉于御矣東海錢塘詩文士慕之爭相過從挾服俱往
行鍾慈至風從門外窺之既去罵曰此君盜虛聲鮮廉恥他
日當無所不為不見可也 文林懶餘雜記周介生鍾初選已
季父爾爾成進士爾爾酒使介生飲附以起名是以巧為
此名也至壬戌華封而出其名大味倪鴻寶黃石齋是科出
士

補國信為子手後
日友士身方知信平
治其不夫于信周
情不不者信也
日不夫于信周
情不不者信也

轉若海曰鑽之門介生問誰以已文駕名石齋時有黃通
周而之篇舟進其履銀三畫衣則所見不離矣也于
英門每晨其短丁且都門陳外子文于相過共論國朝文
人為小生其志如王鳳洲文讀不合道至羅霄閣者以為
周以處士而遂執朝權把持官府前此未之有也庚午癸酉
姜燕及曰廣蔣八公德珠先使與商試以不付介生為恨介
生於時文序上拉口吐罵主司復不語非唯其名抑且
手矣本真聞賊破京師先都狗社復一時無一席入其朝
見明倫人中有竹介生兄者乃德丞相半金星介生於其
中州侯木菴推大文家相與者一借其手革英為牛相高第門生
而勸進之表下江文家相與者一借其手革英為牛相高第門生
既故魏崇積愛抑於東林其後立福王東時竊柄一以者局
為事時在良玉致清君制傳係東林東林成或之馬既開而
難不致代介生置喙也連必介生控報中而殺之天下之人
以其死於馬既或有遺骸者 尋卒年三十六卒後數年而
鍾敗且死如其言所著詩數十篇曰不除華子為受亦有才

名姓考類氏為受捕待戈獲四來存杜港口桐柳類內受
捕待戈獲四來存杜港口桐柳類內受
柯元芳字月傳號楚荷先世莆田人有名仲爵者任元為慶
元路學正方氏之亂始徙郡之甌川今土斷為善善祖德仁
有陳德年九十二而卒伯父成林字華甫不嘗為國子生據
成都府經歷奢崇明之亂有防禦功卒於官督臣朱熹元題
贈本府同知父茂林字華甫不任元芳天啓年間舉人平事

芳嚴東文不取上下其手及臨事則務濟以寬 蘇九邑諸
所刻校士隸海內稱實署既字滿城二縣麻校賊盤互割掠
募壯勇設間謀擒其渠魁五大王猶以寇未盡降俸一級復
署滿城寇又嘯聚拓浦將趨縣治勒兵捕獲七十餘人前
議得白壬午充本者同考行取未赴國破歸年六十二卒于
聲字素培号听初崇禎己卯舉人 通政司奉議
會廣字遠思号遂集祖弘淮字謙堂本歙縣人為歷初以貴
至宗德樂其才康家為惟和康南徽好為養眾城南
三里包角堰傳為一邑形勝所以障去水者弘為創龍
吟寺于上歲飢設糜賑死若給棺病者與華人皆戴之德
人程道章令崇德以桑梓重之弘淮不與相見曰公官將而
我居為常不可以彼易以會自糧餘解之使道章過訪之
弘淮一一條其可否民翕然稱允晚入質為鴻臚母存班屆
崇禎己卯舉人康辰進士授汀州府推官黃道周作文治論

崇禎己卯舉人康辰進士授汀州府推官黃道周作文治論

以美之壬午克本省同考調築福州閩破歸年未三十乃規

什一家益致饒

葉長青字錦林嘉興人崇禎末以國子生為黃州府經歷童

幹有聲署黃陂遠兵荒相繼一切告匱長青軫念民艱不以

五日京兆自待安上全下才遺願以少息喘草後貧不能歸

僑居黃州黃陂志子封康熙乙未

嘉禾徵獻錄卷四十八

即人感 楓林

總兵

朱先

副總兵

陳文治

金丹

游擊

沈惟敬

守備

王驤

周翼明

外省軍衛

呂相周

曹通

胡景

張原真

朱先字後之先秋秀水人後遷嘉善自秋書原公學創膳力
絕人以販私拒捕論斬倭寇沿海地方總制胡宗憲出虎
在獄仗充隊長秋一日得級十三宗憲奇之授守備街稍
擢海寧衛正千戶改蘇州衛指揮使調海寧把總前和遺系好休
進副總兵宗憲被逮先解官護行宗憲釋還也乃歸還福建

等處鎮守總兵官御史按福建巡撫王詢侵軍實徵先証之
先曰先王公帥將也不敢証府主御史怒坐先萬全論死紫
微閣八年始白萬歷初周鳳起園山把總歷南京前軍都督

府會事內教場總兵官總理京營事務十年至請老優詔致
任先在官庶勇善戰有惠愛撫循士卒每得其死力聞人感
之如父母凡歷疆場四十餘年平生絕聲伎之好亦不置田
宅園圃其愛宗室詢二事尤有國士風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怡州

陳文治字國章號實漢秀水人精醫下之術豪舉武健嘗
以生命日者曰君貴當至二品惜死固園中文治笑而不答
後為府史生弄文達成斯河而立微功積官偏裨萬歷初以
六壬術入少保戚繼光幕授海寧衛前哨百戶稍遷指揮

同知得世襲以都督同知為薊鎮東協分守燕河副總兵官
駐劄昌平春運順有威重其後邊騎聞其名來謀謀殺傷軍
士無算文治與督撫周詠瞿繡裳等區其事悉以殺傷道屈
埋地中上植雜菜更以捷聞朝廷信之為普廟頒賞文治既
久歷諸邊又結中貴及左右大臣將奪繼光兵柄繼光聞之
乃謀起按御史李拉發其謀敗其功重又廉得其僕帥諸賊
朝達御史往劾繼光至其處則香砂磧獨菜畦彌望屠解

開坐斬長繫霸州獄中十餘年卒於獄在獄著廣嗣全訣一
編為兒醫絕學于未字仰淡華世職中會性兒文治與同郡
談相皆以吏役起家同時至通顯皆不得死其在昌平也

酷暴異於諸將殺殺部伍若刈草管常與鄉故飲酒操中盤
案稍不當意命縛厄人置雪中容去厄人僅凍死矣每每念
日者言欲求去卒不果遂及於敗

金丹素善人少為諸生客同邑副使沈起原門下素以舌辨
稱長於計畫善著數好拳勇坐事被視乃出充軍年素靖
丑倭寇郡主帥授以益丁五百人令將之過賊光登總兵威
繼光性觀其行陣以為才上之制府令為游兵裨將尋授千
戶平妖賊李松於高鎮受賞即真隸指揮丹獨殺出其親軍
以為倭間諜是時督臣胡宗憲遣將洲等入海為游說未歸
皆憂其不運幕有能再往者許以不次官費丹遂往說徐海
陳東等成約而還獲關印題授本省都司從繼光勦閩廣諸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明史稿州

寇揮福建將原副總兵官論功降詹一子世襲本衛
副千戶未幾獲論罷歸丹在軍穆然儒素然遇事英果故河
向有功子病廢以從子某承襲

沈惟敬平湖人本名子少母賴實從軍嘉靖末倭寇江浙惟
敬出入賊中事寇因好談倭事為歷中惟敬老矣家貧走京
師與方士談鉛汞之術兵部尚書石星方以東事為憂未知
所出有妻氏鍾愛惟敬與妻父某翁善會溫州人沈嘉旺
自倭還歸第身惟敬言日本無他意止求入貢為朝鮮所逼
故舉兵為今計折東招之可致惟敬為表言之表以白星
名問見其長身偉貌指陳了了大悅即題假神机三營游擊
嘉旺亦假指揮令入日本以徵貢事委之董諫爭不為動惟

敬出海甸金山年餘倭酋行長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惟
敬三人倭營說令受款罷兵行長許之朝廷遣制使二人
往封以惟敬為諭使偕渡海是時正使臨淮侯李域宗以淫
縱觸倭怒懼而逃朝命不行乃以副使楊方克正而以惟
敬充副使至山城州草畢封事而倭酋朝鮮者卒不去首
事遂裂星下獄惟敬逮捕至京論斬妻子給功臣為奴惟敬
本無子其妻陳名淡如南都娼也惟敬誅後與嘉旺俱逃不
知所終或言仍入海去初封貢議起同郡素黃以職方主事
贊畫東事亦主惟敬言其幕下山陰馮仲纓吳縣金相皆奇
士黃問纓相曰倭酋行長使西飛來約將軍李如松以明年
正月入平壤受冊退師其言信乎纓曰信然則東事可竣乎

曰未也黃曰何謂纓曰平秀吉初立國內未附行長關白之
嬖人欲假寵於我以自固故其言信也如松恃寵近稍桀驁
又新有寧夏功自謂中朝無出已上者肯令一游士掉三寸
成東封之績而東甲以還乎彼必借惟敬封期佯為款育以
襲平壤襲而不克則敗軍襲而克則敗封故曰東事未竣也
相曰襲平壤必克克而騎必大敗敗封與敗軍皆有之黃曰
善正月惟敬偕朝使封如松尾其後襲平壤入之所部遠兵
割麗人首以獻功黃而數如松必敗封殺降在罪如松大恨
未幾如松乘勝進取王京過仗大敗於碧蹄館退保開城又
戰於南原大敗如纓相言總兵麻貴謀棄走鴨綠江時常
欺蕭應宮以山東按察司監督朝鮮軍務嘗如松敗時應宮

謂惟敬曰均屬朝廷事何得以媿猜坐視卿可疾作書示閔
白不戰而屈當上爾功惟敬乃夜作書馳達關白不數日倭
與如松遇於青山稷山不交一天而退倭退而劫惟敬者愈
衆應宮力爭之不得卒論死惟敬死黃亦中察典詳在書傳
後東事平受封人言其議始於惟敬以為罪至熹廟時猶有
稱其冤者

王驥本名納字元重嘉興人少讀書棄去遠學射弱冠後奉
遊京師歷塞下以能詩自名嘉靖戊午寓籍通州衛中式
順天鄉試武舉不第久之授西寧衛鎮撫木幾坐累謫留漢
營守備多擒賊功為總者所中以軍政論罷不得白容死
任城

周翼明字季醇號廷璋乍浦所軍舍兄憲明萬曆癸卯己酉
壬子三科武舉嘉區後營把總翼明亦中萬曆丙午己酉武
舉庚戌進士授昌國把總遷本營守備有賈舶外洋至同官
欲借為功翼明持不可中謫歸幕府檄署臨觀金盤倭犯溫
州翼率兵出大洋援勦抵魚山多斬獲撫順失守徵援翼請
行與總兵喬一琦將心營兵而北以副將隸都督劉綎為先
鋒由寬甸路深入五百里破牛毛馬家董石淡河古火狐裡
等十五寨至橫壤北軍偽杜松軍號聲言合兵翼明開門納
之入營而覺兵大潰翼明上青石嶺力戰中流矢死年四十
三事聞贈都督僉事賜祭葬建慰忠祠以祀之子元起寶授
百戶世襲

呂相周字公輔海鹽人嘉靖中入臂為國子生授府懷官
相周自以材武請改武階効力行間遷授杭州右衛署指揮
僉事尋即真

曹道海鹽人永樂中以軍功授儀真衛左所百戶卒子敏嗣
敏卒子謙嗣謙卒子鐘嗣鐘卒子憲嗣憲卒子古芳嗣古芳
卒子嗣彬嗣

胡景海鹽人失其黃籍所由景泰中世襲南陽衛左所副百
戶成化二年赴調征遼左深入有功遷本所正百戶又有汪
繼祖季東者亦海鹽人繼祖弘治中為階州右所正千戶東
正德中為西固城所正千戶又有祁壽者嘉興人正德中秦
州衛指揮同知自景以下四人先後本末不具見

張原真海鹽人洪武十年為軍卒隸杭州右衛調紹興右衛
卒視者保旬補三十四年充海運汎守高首港靖難初授總
旗卒成補正統十三年從寧陽侯征福建有功遷百戶景德
四年調海寧衛右所百戶卒子昇嗣昇卒子元正嗣元正卒
子承祿嗣承祿卒子應斗嗣應斗卒子熬嗣

嘉禾徵獻錄卷四十九

海寧衛世職

郡人咸 楓嶺

劉江清字 鏡湖

徐 鑑 玠 行 使 行 推

方 泰 戡 之

王 棟 九 德 士 英 宗 國

嚴 政 雲

姚 清 雄 弘

崔 英 端 鼎 成 俊 天 錫

王 智 海 啟

商 允 祥

王 貴 俊 軒 熱 周 贊 佐 文 佳 文 正

童 傑 尚 斌 養 初

馬 旺 文 張 呈 國 繼 武 孟 驊

滿 正 潮 子 謙 上 林

章 鑑

李 元 律

五

丁

童

劉

十一

劉江清本武功人祖承受洪武初歸隸燕山中護衛靖難兵起累功授本衛指揮僉事戰於小河死事父海從定九門永樂改元遷指揮使擢瀾江都司僉事卒江清襲宣德六年改海寧衛指揮使卒子翰嗣翰卒子寧嗣

寧字時泰性厚廉清味維史著衛事二十五年撫恆恪至善仰亦崇清款茂飢移徵前賑且捐俸以濟所屬或伍拿活甚衆每鄉試檄其輒設宴餞之與試者于西郊設贖學廡然則道與道覽登以辱之表張氏使節之庭增同僚月俸錢米或城垣築柴料價息意周浹為時所稱卒子統嗣

統字蕃之號海村能詩與縉紳鍾梁徐或輩為社會有海村遺稿春臺集行世乃食世林里居觀帆散葉以厚德聞有僕名不善射一日水鶴集寶聖寺鳴功木射之賞其左調鶴帶矢盤旋良父竟集中度如德許若海村曰必不也命後其人鳴舞翔而去海監人至今能道之卒子湘嗣

湘字文伯中嘉靖戊子鄉試第汗字康伯亦中嘉靖丁酉鄉試洞字道伯中嘉靖丙午已酉兩科武舉相年子岱嗣岱卒子松嗣松卒子承光嗣承光卒子亮臣嗣

徐鑑本合肥人祖進洪武中以軍卒隸燕山左護衛靖難初累功授指揮同知從定京師遷徐州衛指揮使父道者承襲道者卒鑑襲宣德十五年調補海寧衛指揮使卒子恭嗣恭卒子麟嗣麟卒子玠嗣

玠字東泉為人言論侃、好與賢士大夫交調防乍浦所柵強植善規畫一新乍人好訟終玠任恬然畏服自玠以上三

十二

十三

世轄衛事皆有賢聲卒子行健嗣

行健少時不訓或事入小學必謂之曰俄死事小失節事大及長勇決過人承襲後屢戰異在群帥嘉靖癸丑倭寇海盜行從防激浦至輒敗去每出戰必密書姓名於衣上再戰橫河及鳳凰山皆斬級百餘丙辰倭復寇乍浦至北王橋行健迎擊之倭分其衆為二腹背夾攻行健力屈死贈都指揮僉事令子志遠襲父職而錄其次子志伊為指揮僉事

有僕弟有權

行權字雷川補職醜來而浙散棟林未得十稔年六十猶應童子試有司憐而慰之曰生甚苦當請於上官子一衿行權謝曰果不熱衛子弟苟志在一衿寄學稱武生足矣特非素願耳

作文章復作進賢歌一篇于尾以見志自是不復入試

寄食日僧寮

方正先世本儀真人祖勝元至正中歸太祖隸金吾奉調西征死事父原調羽林左衛靖難時以功累官指揮同知隸潘陽左衛正永樂中調海寧衛正卒子綱嗣綱卒子泰嗣

泰儒雅工書法及詩中嘉靖丁酉武舉舉奉衛指揮事以廉介恭謹見稱嘉靖甲寅邑有倭寇率來連勒屢有功隆慶中錄其勤事并其麾下方昇等一百二十九人陞賞有差有詩集三卷泰子照異子承恩承恩子戡之

戡之字者定以承襲擢南京大教場坐營都司值大閱營兵

方正先世補入
王信勇二倍

十四

扶餉亂行歷階而上戲之按劍叱之眾慄服容白上官揮亂首斬之陞劉河遊擊調金山營參將備御有方恭議范允臨為文立碑紀其功遷臨沅副總兵官安奮二賊梗滇黔賊之自廣林烏蠻灘越棧度岷峯關轉入交趾界達臨安扼守楊林水簡烏寇大至進屯馬龍州極整設伏多張旗幟合副將表善兵驅馬直前橫衝之賊勢中斷乃大潰捷聞進官一階轉漳泉副總兵在滇策普名聲必反白所司宜早為備既至漳將舟師逐鍾斌合鄭芝龍烏尾船圍之斌窮感錦衣銀帶沉海死金寶盈舟禁官兵勿得登舟擅取捷書上名聲肅懾蜚語中之落職及名聲反雲撫錢士普薦起討之以老疾辭不赴年八十五卒

四

采旺本定遠人父興元至正甲午歸太祖隸燕山中護衛靖難初以功授指揮僉事克金川門再遷瀋陽右衛指揮同知卒旺承襲永樂十五年調海寧衛指揮同知卒子玉嗣玉卒子真嗣真卒子清嗣清卒子鐵嗣鐵卒子煉嗣煉字叔綱負氣有膽畧機管陸路團練嘉靖三十二年倭犯新塘嘴煉率激浦所兵三百人策應馬呈圖呈圖先馳入賊圍煉急趨之俱陷陣手斬二賊力屈與指揮陳善道俱死子鳳翔襲陸本衛指揮使嗣卒子成文嗣成文卒子夢陽嗣善道始末失傳煉族子九德九德字常吉以本衛官舍入試為諸生萬歷初卿貢授餘杭訓導遷龍泉教諭再遷靖虛衛教授倭變時九德取幕府日

劉備錄之為倭變事略二卷于士英

士英字茂舍六諸生博覽經史凡緝紳笑奏及度弓文字皆出其手晚結茅海上之藍田野著海寧衛兵十卷

彭程字懷遠号椒山本全椒人曾祖鑾勝九至正中歸國隸金吾左衛以征雲南功授平越指揮僉事祖壽承襲父玉調海寧衛運南海軍人程正統中檄征沙縣賊鄧茂七擒獲寇三人攻前洋後洋寨嶺峰山大竹口嚴宗岳黃金并招撫餘賊千二百人景泰九年復征葉宗留大戰天并背周春寨斬級六十一擒獲寇五人進指揮同知初程受都督劉聚檄征茂七欲行禱祭諸生仲端相裨捧毛血盡不慎墮地而破程怒挾劍擬之端曰盡破必破矣程笑而領之遂連破賊

潮漢瑞服子六年
大年字彞湖嘉靖中倭寇縣父瑞服戍守唐家灣兵單弱六年暮死士四十人赴之斬倭七級後遊去子紹賢
紹賢字孔嘉号對巖左目重瞳子少為諸生既前繫中萬歷己卯武舉權守禦浦子口都司江水清溢民大飢條上救荒事宜預給衛軍月糧調鳳陽留守都司速陝西掌印都司濂西安府城濶陞菘松分守奉將議移甯山哨与浙海會防

潮漢瑞服子六年
大年字彞湖嘉靖中倭寇縣父瑞服戍守唐家灣兵單弱六年暮死士四十人赴之斬倭七級後遊去子紹賢
紹賢字孔嘉号對巖左目重瞳子少為諸生既前繫中萬歷己卯武舉權守禦浦子口都司江水清溢民大飢條上救荒事宜預給衛軍月糧調鳳陽留守都司速陝西掌印都司濂西安府城濶陞菘松分守奉將議移甯山哨与浙海會防

史

汛請郡東好併舍就近給軍地無欲去民家以極金山樹城外濬始時力爭得寔終以此忤罷歸晚築園于南城曰水月居始明聖刑部尚書鄭曉女生子宗孟宗周宗孟別見宗周字子德以兄宗孟讓襲指揮同知薦擢寧紹營中軍守備進溫處北洋游擊分督水師至先清虛仙苑軍實謹哨探終得格恭將

嚴政本全耕人父嗣至云而申歸太祖歸牛塘營洪武八年授安豐所百戶十一年遷濟陽衛副千戶從征仄山金州至百眼井卒以所繫二十八年遷海寧指揮僉事子瑞於副瑞發卒子明嗣明性介遠浙西倫倭把提撫取有方海濱賴之卒于懷嗣

震善騎射手搏及劍術尤好文書談論能詩藏古書籍異鳥名畫法書甚多延納名流觴咏不厭石鑿池畜數雀於中盤桓其間自號雀汀生卒子守約嗣守約卒子有異嗣有異卒子廷傑嗣震次子守中字一之嘉靖甲午武舉季子守敬字簡之嘉靖辛酉隆慶庚午武舉

姚清本浮梁人父順陳也先百戶元至正丙申歸太祖征陳友諒於陽湖戰捷授武昌衛可戶戶清以洪武中調海寧衛指揮僉事卒子庶嗣庶卒子英嗣調補潮州衛英卒子雄嗣

稚景泰中征三山賊累功進指揮同知天順元年復調歸本衛卒子麟嗣麟妻為給事中張寧女名恒清嫁未幾麟卒撫

孤鶩成立得承襲

卒子昌嗣昌卒子弘嗣弘襲本衛指揮僉事嘉靖乙卯倭據柘城調主客兵合數二十萬屯金山衛討之弘與指揮卞鴻生負于岳陷陣進薄陶宅賊且敗遁入賊巢為所刺三人皆死于師期襲崔英本鳳陽人父福從征吳越關勇上都累功官金華千戶卒英承襲調定海衛洪武二十八年遷海寧衛指揮僉事子端

兩指在緊餘松不傳
雅幹多精力勇壯
精壯果滿不辱其
以圖不計掛壁云夫
以勇功顯名于時
年四十三位年甲午

端字惟正善騎射工詞翰正統中從都督徐恭征鄧葉二寇擒渠帥陶得禮進本衛指揮同知景泰中首倭所在需索上官檄端護送卒子章孫吳俱世襲與子鼎

州衛擢本省倭把總世傳學有詩集十卷子致遠嗣致遠字道徵嘉靖癸卯武舉致遠子成俊成俊字朝彥初以衛舍應試補諸生兩中副榜致遠卒不得已承襲三登嘉慶癸酉丙子已卯武鄉試部試不售又以忤上官罷成俊善屬文雖家貧非其所好著祭書祭劍等集卒時謂其子天錫曰我必用儒者服從之

天錫字青芝少任衛事中萬曆戊子辛卯甲午三科武舉嘉慶甲辰會試登進士實授本衛指揮使遺本省倭把總尋轉東都司僉事進中都苗守出為南贛營參將廣東副總兵官入為南京都督府僉書普左軍都督鎮守總兵廣東官集祖父以來勅誥及生平歷官詔諭碑銘為德音錄子文榮天

啓年而武舉承襲

王智本黃岡人祖海陳友諒據武昌累官都鎮撫元至正甲辰歸太祖授橫海衛千戶年地敵嗣累功洪武中遷至宣州衛指揮僉事智洪武三十五年調海寧衛指揮僉事宣德初徵征交趾有功歸未叙卒子清嗣清卒子瑤嗣瑤卒子幼失黃不得業猶以總旗隨衛為軍舍

高允本南通州人洪武十八年歸崇陽侯授總旗自彭城衛調大寧前衛時難初累功遷平陽衛指揮僉事卒子祥嗣

祥宣德二年征交趾至任昌汀戰歿子懋嗣懋卒子經嗣經卒子論嗣論卒子錄嗣錄卒子霖嗣霖卒子大成嗣大成卒子希元嗣希元卒子執中嗣執中卒子應文嗣

王貴本姓脫其先康里國人祖忠洪武中入金山衛時附顯國公傅友德隸永年衛時難初累功授遷化衛指揮使賜姓王氏永樂八年征遼北陞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奏言寧夏甘肅等衛地僻邊境宜於平涼慶遠運粟五十六萬以備兵儲報可父符烈熙中征迤北歿於陣貴承襲宣德十年調海寧衛指揮僉事貴卒子俊嗣

俊善騎射徵征沙慶賊從都指揮王錢累戰金華之沿滄鎮麻洋麗水龍潭武義之王皮坑諸處論功賜金牌給鈔未幾以戰事坐累不得遷卒子軒嗣軒懼至孝事母沈遠在數十里饋食必令人視食否以為欣戚沈教軒曰人當習一藝以謀生吾見富貴之家中落者多

而因名假錄見方板信 臣等下

黃玉書序致祀

無賴以一無所長故也軒於是出訊沈家門千戶滿正後至軒者之曰未何善正曰今日室人生男故選軒按其生時推之曰千戶邦生指揮矣正後征桃源賊陣亡子潮嗣得陞二級承襲或言公選副使由海寧來當至縣軒下之曰不來或曰已見與從出東門矣已而果以他事逐每歲正且必卜卦以審休咎庚午正月卜得同人貞歸禮嘆曰已矣為酒名條及訣別是歲卒子臣嗣臣卒子勳嗣勳字世榮中正德己卯武科有膽力善射擢捕私販盜丁亂禦擄刺之發二矢斃其二入餘悉獲午浦有悍卒七人時號七虎上官命捕之賊出詣跪悉得之無遺子國賢國賢字應昌美如玉中嘉靖甲午武科第一乙未成進士

連都指揮同知掌福建都司印改掌本省都司印卒子一初嗣一初字復亦中嘉靖壬子乙卯戊午三科武舉卒子洪綬嗣洪綬字非騏嗣國賢弟國治字應德亦中嘉靖丙午壬子乙卯三科武舉

作軒之仲子家素豪富有遠才性倜儻好聲伎精射擊每當冬令必作戲以自娛其法不與尋常異其法以文祿字世康號沂陽母陸氏初嫁依古胎教法安胎讀書以為常及文祿長教之甚有條理每聯書過秋文誦而補之有疑使令考據務使通曉文祿少為諸生有文名中嘉靖辛卯鄉試居身廉峻戶田三百請編役如民令有不應者因公車之儀文祿拔劍起舞屢向之曰此奴能斬貪污年八十餘猶

見西陽名賢傳

青州府志載之
上卷作見青州府志

就試京師與秀水呂科稱為二老然本業久荒萬歷丙戌試
題君子名之必可官也十餘文祿以諧語作結主考內閣王

錫爵舊與文祿定布衣交索讀之以為笑談文祿性好
書購得萬卷置一樓藏之俄而家失火大哭謂人曰但能救

書者何重賞他物不必也所著有山王生菰草野履五典慈
記者半卷海鹽文獻志海寧衛志等書卒無子學使陳大綬

檄祀學宮族弟文子
齊正字世祥亦善草書能詩進京書閣為衛王府記以謹家

為王所重青州府志載之
童傑桐城人五世祖保洪武甲午隸羽林左衛高祖那兒

靖難初累功遷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戰於齊眉山死事曾祖
九

正永樂五年遷指揮僉事祖昇父受承襲傑成化二十一
年改海寧指揮僉事卒子勳勳勳卒子堂嗣堂卒子尚斌嗣

尚斌字思兼中嘉靖己酉壬子乙卯三科武舉丙辰成進士
授指揮使力學如寒士卒子養初嗣

養初仍授指揮僉事署本衛指揮以才薦擢松海營把總卒
子乾嗣乾卒子鍾嗣

馬旺本懷來人父得良洪武中軍平隸濟州衛由靖難功
授遵化衛正千戶調征迤北運宣德六年改海寧衛千戶卒

子信嗣信以奉調戰歿于文嗣
文景泰元年檄征溫慶賊守永康縣攻賊首朱必森進次
廉水謝山擒賊吳廷方破麻洋研珠二寨入天井背擒賊首

王仁又連破方前平寨以功遷本衛指揮僉事卒子瑞嗣瑞
卒子銀嗣

銀為人馴謹領宿務平恕得士心時劇寇劉六擾山東連焚
運艘銀設計保護獨得全銀卒子呈圖嗣

呈圖字兆先號猊峰好古能詩文拘有儒將風未冠補本
衛指揮僉事嘉靖丁酉中式武舉三十一年五月倭犯海益

入砂腰場及新塘嘴呈圖統本衛驍軍李咬住等同把總王
應麟奮擊生擒真倭二十四人次年四月初一日倭首八大

王等自青打登岫衛突金山衛之白沙灣兩犯汛堡官軍俱
破敗呈圖提兵出戰身被三十餘鎗而死呈圖與滿州水陸

諸將十五人以事死未物並祀於海寧將軍宗祠子繼
武

繼武以父死事承襲為海寧衛指揮同知嘗以父仇未報為
恨遷松海把總萬歷八年四月有倭船泊岫衛繼武親督官兵

戰於西磯海洋犁沉倭船生擒倭奴一十名親斬首級成師
首級一顆又於大陳洋岐外生擒倭二名斬首一十七顆師

旋松門設父呈圖位集前後倭首且生剖其心列祭於前恸
哭再拜以報殺之仇見者感動遼湖廣都司改南京副總兵

佐督撫周繼等平劉汝國之亂進南京右軍都督府僉事提
督大教場水陸官兵總理倭倭等務卒於官繼武好內諸姪

年少身後皆貧貧苦節云子孟驊
孟驊字同伯襲本衛指揮同知萬歷辛丑海盜民說傳倭至

時已薄暮又大雨民奔入城諸將令啓半扉軍士因索錢患少年乘之掠取囊篋民呼號踐死者不可勝計孟麟分守南門洞開以待秉燭戒嚴徐俟民入獨無所損遂與把總進山東都司僉書登萊遊擊再遷臨青靈應軍紹恭將有功擢淮徐副總兵官南京前軍都督僉事海寇劉香流突浙閩三省會師以原官改浙江鎮守率師出海而香敗死於閩其父鳳以餘眾詣孟麟降捷聞進都督同知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提督巡江水陸軍務告歸年七十三卒孟麟工筆札神姿瀟灑其部曲多致上將子士宏鄉貢德安知縣

滿正字公直本黑山衛人其先曰吳允誠元恭順侯生五子其第五子命名由滿客來後人遂以滿為姓永樂七年來降

隸涼州衛八年授本衛正千戶卒子桑羅禿嗣桑羅禿卒子打歹嗣正統中奉調征口北戰歿于打蘭台嗣調南丹衛打蘭台卒子滿失的嗣即正父也失的為海寧衛左所千戶卒正承襲正德中解軍械之京師時劉六劉七騷亂山東屢與之遇力戰却之行次滄州賊復大至入見州守欲與嬰城守懦不能戰適胡世寧以軍至滄遂協力守禦賊圍城八晝夜卒不能破尚書張縉上其功即遣本衛指揮僉事調征桃源賊聞常深入被害有卒倪垣拉馬亦死之贈明威將軍子潮潮一作字瓦臣以死事子襲授海寧衛指揮僉事稍遷至指揮使倭酋八大王擁眾由金山滑踰梁庄湖率千戶王繼隆等追殺與賊對敵斬獲稍前至新塘賊設伏於古壩中突出

見明史卷六十七
何任石無不
而勝者無不
任守下

潮將連保木來被殺于子諫

子諫幼育於繼母嘗擠之井中不死事之益恭侍而出弟妹恩禮兼至承襲指揮同知居官清謹治家尚儉與人交尤敦厚和柔無機心械事生平不色手足甲皆厚數分履堅如石擠帶至老不落嘗以營務至友在涇里人李瑞家有白龜盈尺入其室向諫昂首注視諫放之深淵龜入水猶數迴顧又領水師防灑海至陳錢馬蹟大洋忽有怪憤神人來迎霞光映水海畫赤壽至一百一歲無疾而卒子上林嗣上林生有力輪刀如飛弓挽二石善射及二百步又善調馬一經控策無不受馭者後遂賊於硤石戰死于宗仁承襲以死事故進海寧衛指揮為人可害無子失襲

章鑑其先遼陽人曾祖冷刺海元末為將戍遼東洪武二十二年率步共款關來降授指揮僉事從征雲南二十二年調金山衛指揮僉事二十八年遷浙江都指揮僉事祖瑜降授本衛正千戶父雄嗣職鑑成化二年調海寧衛中所以正千戶卒子甫卿嗣甫卿卒子國賢嗣國賢卒子耀忠嗣耀忠卒子弘憲嗣李元律字師吉本滋陽人七世祖成歸韓國公隸濟州衛系功授燕山左護衛指揮同知戰於小河死事六世祖興隆遷金吾衛指揮使五世祖安承襲會祖仁成化間從平江伯理漕奏改海寧衛坐累降千戶祖鎮一作父煥字堯章號白核元律少就文試為諸生累年不欲承襲會無以次軍舍乃就

職進指揮掌衛事中嘉靖壬子武解元倭入寇奉調領兵防
 守富陽等處擒斬倭賊數十名復從參將追戰於孟家堰
 遇伏力戰歿於陣賊乘勝據石嶺山事聞贈都指揮僉事子
 鳳鳴嗣是戰也都司周應正處州千戶薛炯字汲百戶宗應
 蘭皆錄作應潤皆以調來赴亦死於陣兵士死者一千四百七十
 五人

三

嘉禾徵獻錄卷四十五

海寧衛世職

即人感 楓錄

謝麟

朱斌

呂恭

徐奇

~~...~~

陶鏞洪

胡澄

雍德

唐善

陳惠諒經

唐勝

吳毅

王相附范希雲沈應仕

袁金

~~...~~

嘉興所

曾才

牛忠

姚岑

下浦所

許自

王林

王禮

趙信

康泳

徐勝

楊名正

張性

兼掛

郭阿保劉斐驢

陳馬兒

鮑宣鮑忠胡士澄茅堂

謝麟其先遂平人祖敬元末為安陽帥至正甲辰歸太祖即授英武衛百戶從攻蘇州婁門監繫敵臺為箭所傷卒父毅以死事子襲陞太倉衛所鎮撫洪武三十三年調海寧衛左所鎮撫正統十四年撤征福建有功受賞卒子芳嗣芳卒子震嗣

朱斌其先興化人父銘從張士誠為軍校破蘇州以功為將軍元至正丙申降太祖授鷹揚衛百戶洪武元年征梁陝三年戰於會寧陣歿斌嗣職調南昌衛十八年征穎州陞副千戶二十七年調海寧衛右所副千戶卒無子以姪源承襲

源景泰元年徵征金華白姓賊攻破寇寨進次武義港累戰斬級至王皮坑擒寇首何燈三年以功陞本所正千戶卒亦無子以姪政襲政卒子承嗣改襲副千戶卒子爵嗣爵卒子朝重嗣朝重卒子民悅嗣

呂崇其先海州人吳元年太祖征陳友諒崇父全於九江陣降投濟寧右衛小旗從征北平抵沙漠又從征北魚海子遷遼太原右衛百戶崇洪武三十四年從征遼河永樂八年從征瓦剌論功陞本衛副千戶十六年調海寧衛左所副千戶卒子謙嗣謙卒子論嗣論卒子鳳嗣鳳卒子綬嗣綬卒子銳嗣銳卒子如壁嗣

徐奇本和州人祖文以軍卒從太祖渡江取采石磯克陳也先水寨復征吳楚洪武元年設駕至北京陞大梁衛百戶八年陞水手衛副千戶卒父立嗣調彰德衛副千戶卒奇襲永樂五年調海寧衛前所副千戶景泰五年撤征江西山戰歿子震嗣震卒子玉嗣玉卒子恩嗣恩卒子憲嗣憲卒子承爵嗣

陶鏞其先定遠人祖方至正丁酉歸會國公李善長從征浙東授杭州右衛百戶父璿調廣西河泥所百戶鏞洪武三十

四年調海寧衛左所百戶以功陞副千戶卒子洪嗣

洪正統十年征延平以功受賞洪卒子桓嗣桓卒子炳嗣

炳字德明高談自負善騎射中正德已卯鄉試徽征開常賊

率坑兵進東舉斬級二又與賊首蔡六二戰於太平寺斬級

三又與王浩八戰斬級二進攻瑤田會八省兵壁於貴溪縣

之裴源攻烟坊與陳邦四戰累功陞左所正千戶先是炳家

居其廳事屋脊上夜常有光視之則架上刀光也有功後名

其廳事為瑞劍堂炳能詩善行州有文集藏於家炳卒子堂

嗣堂字子升中嘉靖壬午乙酉戊子甲午四科武舉卒子情

嗣情字子過春嗣過春卒子希克嗣希克卒子允明嗣堂弟

思保字子膏中嘉靖癸卯武舉

四

胡澄其先徐州人父源元末為淮安趙丞相軍將至正甲辰

降於參軍胡大海隸慶州衛中丞章溢荐之朝授百戶吳元

年從攻通州洪武四年調建寧右衛百戶澄嗣父職二十二

年調寧衛前所百戶永樂七年出使日本還八年受賞卒子

鋼嗣鋼卒無子弟繼嗣繼卒子福嗣福卒子玉嗣玉卒子翰

嗣翰卒子節嗣節卒子嘉龍嗣嘉龍卒子武卿嗣武卿卒子

國泰嗣

雍德本高州人偽周行軍千戶元至正丙午降後打靖所

小旗從攻台州戰傷洪武三年調征蒼山寨斬級二十四年

以功授海寧衛右所百戶卒子信嗣信卒子榮嗣榮卒子寬

嗣寬卒子福嗣福卒子昌嗣昌卒子簡嗣簡卒子國忠嗣國

忠卒子淳熙嗣

唐善其先崑山人父祥為張士誠將至正丙申選充長淮衛

總旗卒善洪武二十六年以僨運遼東授海寧衛中百戶

卒子誠嗣誠卒子寬嗣寬卒子輔嗣輔卒子弼嗣弼卒子雲

嗣雲卒子世祿嗣世祿卒子時中嗣

陳惠諒其先蕪水人祖才從陳友諒起兵參謀畫反諒立國

拜參知政事至政壬寅太祖南征袁州亨以城降乙巳謀假

寇有功丙午授興武衛千戶洪武四年遷陳州衛指揮僉事

卒子英嗣英卒惠諒嗣洪武二十六年降授海寧衛右所百

戶卒子銘嗣銘卒子麟祥嗣麟祥卒子勛慶嗣勳慶卒子邦

策嗣邦策卒子惠諒嗣惠諒族孫鯉

五

鯉字子龍號霖川曾祖瑣亦以舍軍為百戶鯉嘉靖癸卯本

省舉人不第知上蔡縣

唐勝其先蒲圻人祖文為陳友諒總管萬戶元至正壬寅降

於太祖從征贛州進攻南康取福建遷蕪州衛百戶卒父文

興嗣洪武十四年調金山衛百戶勝洪武三十五年調海寧

衛中百戶卒子英嗣英卒子僅嗣僅卒子武嗣武卒子洪

嗣洪卒子楷嗣楷卒子家瑞嗣家瑞卒子虞化嗣

吳乾其先南城人遠祖信元至正辛丑歸隸建昌衛吳元年

調征福建卒子成累功授豹韜衛百戶征金山赤迷河卒子

毅嗣宣德二年征交趾戰歿子浩嗣浩卒子濬嗣濬卒子銓

嗣銓卒即乾嗣正德十一年調寧衛後所百戶卒鳳岐嗣鳳

岐卒子國勳嗣國勳卒子正仁嗣正仁卒子中俊嗣

王相仁和人遠祖貞永樂十一年為本衛右所百戶相襲職

嘉靖中倭寇蕞戰歿於白馬廟子承恩襲承恩卒失黃其

范希雲秀水人府學生負年少負氣自謂齊力絕人時騎射

冠其同儕嘉靖甲寅倭寇郡郡有司閱鄉兵選材士以將之

多以武生充選希雲獨請往乃以雲為先鋒屢陳方略敗倭

於平湖追及白馬堰接戰三晝夜力盡陷陣死時年二十六

同時死事者又有少年沈應仕秀水人有膂力素以膽勇先

其曾偶一日帥鄉團兵少年數十人出北關與倭覺手刃而

三人倭憤盡銳攻之中短兵左臂廢猶力鬪復殺四五人衆

懼無敢前收其卒為倭所獲支解而死

六 袁金其先蒙城人元末有與金同名者以軍將守宣州至正

戊戌降於太祖仍守宣州調征江西陳氏授千戶攻邵武南

門箭傷卒子友嗣調石衛千戶卒子通嗣累降授給與

衛所鎮撫徵征交趾歿於陣子福嗣征延平山賊有功遷本

衛正千戶卒子恩嗣金恩子也嘉靖十六年降海寧衛後所

百戶卒其子某以功仍改襲給與衛千戶

曾才江西清江縣人洪武二年來為嘉興所百戶卒子斌嗣斌

卒子宣嗣宣卒子能嗣能卒子勇嗣嘉靖中禦倭有功當選

病卒子天錫特授蘓州衛指揮

牛忠一作世將家子失其黃籍而由隸嘉興所其家有女為

太保屠勳後妻因以文章遊公卿間製百戶天順中調蜀府

獲衛千戶蜀王令增輯宗丞相陸佃雅為埤雅廣要四十

卷初佃之為是書首著名物殿以天文先後失叙又其搜羅

未廣蜀王病之忠乃別析門類增益異聞冠以天道終之神

異父乃告成云

姚岑潛山人嘉興所百戶砂腰之敗死於倭以子恩襲襲陞

授千戶

許尚鄉里未詳為乍浦所千戶洪武三十四年陞本衛指揮

僉事永樂四年從都指揮使張勝征交趾屢戰有功五年二

月又從都指揮使羅文攻廣原州天峰寨死於陣尚在衛廬

起人感之不忘與子失聚

七 王林密雲人洪武二年應募充大寧前衛靖難初累功授平

陽衛正千戶永樂二年調乍浦所千戶林卒子端嗣端卒子

政嗣景泰元年征金華卒子雄嗣雄卒子俊嗣俊卒子璽嗣

璽卒子鏜嗣

鏜嘉靖三十二年倭犯乍浦城陷死於陣子邦振死子

承襲邦振卒子建忠嗣

王禮本小可人伯父滿帖木兒洪武二十年歸太祖隸永平

衛靖難初歿父永平永樂二年襲陞副千戶卒禮承襲始賜

姓王氏十七年調乍浦所千戶卒子節嗣節卒子鐵嗣鐵卒

子淮嗣淮卒子繼隆嗣

繼隆膂力過人三十二年倭寇新塘嘴大戰追至白馬廟戰

歿子國昌嗣襲正千戶卒子世勳嗣繼隆之死又有千戶姜

揖同死於陣失其本末

趙信本盱眙人父祥元至正丙申歸潘平章隸濠州衛團抗州克上都征茂州及龍南對陣為伏弩所傷洪武十七年陞府軍衛百戶卒信承襲洪武二十四年調激浦所百戶永樂四年從指揮尚鷹征安南攻多邦政之六年出汛守鎮夷衛八年徵哨爭江戰歿子本昂嗣本昂卒子職嗣職卒子和嗣和卒子准嗣准卒子加住嗣加住卒子承印嗣承印卒子廷用嗣

康泳本嵩縣人洪武四年募隸虎賁左衛為小旗從征北平雲南鄧州政府軍衛總旗三十一年授下浦所百戶卒子弼嗣正統十四年徵征金華受賞卒子寧嗣寧卒子輔嗣輔卒

子綬嗣

綬有勇略嘉靖三十三年倭攻下浦至砂浦亞砂腰再戰於白馬廟子汝暢汝昇以死事子並襲百戶汝暢子承爵

承爵字德復一字德徵以軍舍寄學中萬歷丙午已酉武舉庚戌進士授衛鎮撫遷湖江巡撫標下中軍官承爵饒有幹略以才能見稱入為神機三營遊擊扈從郊祀奉太學魏忠賢用事承爵懼禍力求外補乃出為廣東惠州營恭將山寇葉文林海寇劉香剽掠勦破之調廣西右叅將又平龍山賊胡扶等崇禎初以功陞分守台金歲等處副總兵官破海寇張弘銘於大陳山轉戰又破之於韭山提聞加都督僉事癸未以都督同知為分守貴州等處總兵官未至而國破南

臺建詔諸路勤王行至丹陽聞馬士英用事度不能立功乃以兵屬他將微服歸鬱不遇志乙酉南部陷承爵聚兵為守禦計七月戰於平湖西門外陷陣死

徐勝本巢縣人父福元至正丁酉歸秦院判征江西及蕪湖選授總旗征四川戰歿勝補征迤北及雲南有功陞百戶洪武三十年實授激浦所百戶卒子榮嗣

榮正統八年倭寇海登岸接戰死於陣子政嗣政卒子銳嗣銳卒子洪嗣洪卒子乾嗣乾卒子學孔嗣學孔卒子一麟嗣

楊名正本東阿人祖僧兒洪武元年募隸永清右衛十四年征灰山歿於陣父正靖難初累功陞鳳陽衛百戶永樂七年

征交趾復歿於陣名正襲正統八年調下浦所百戶卒子暉嗣暉卒子恩嗣恩卒子臣嗣

臣嘉靖三十二年倭寇海鹽至白馬廟臣出禦之力戰死無子遂絕

張性其先太和人伯祖盟陳友諒初起時為鎮撫元至正辛丑江州城破即降授英武衛所鎮撫從征福建卒於軍子林嗣亦從東川侯出征戰歿林無子性以姪承襲洪武二十七年調下浦所鎮撫卒子瑛嗣瑛卒子仁嗣仁卒子忱嗣忱卒子恩嗣恩卒子德嗣德卒子應乾嗣應乾卒子國治嗣國治卒子鵬舉嗣

郭阿保中阿人劉蠻驢前所人正統中以驍勇選從彭愷軍

一字德徵

八

九

程征沙處賊劫作木柵與賊相持有賊騎而揮斧至柵下兩
人忽從內躍出郭一手提刀一手擗牌蹲而前迎劉以鐵叉
橫賊斧郭乘間以刀斬馬足賊仆殪之歸同時有右所人杜
斌亦善用鐵叉臨戰以死自誓先投叉城外身隨之下連刺
殺三賊真馬兒左所人夜負巨砲入賊寨發之賊驚自相殺
因擊敗其衆後賊平頒賞薛社斌上功僅得銀牌一方而已
又正德八年有中所人張簡者從征開化寇王浩八亦潛入
其巢發銃驚之殺數百人後死於矮婆橋之戰

人同郡給事中錢徽為文以祭之官遣百戶方奎典史夏楫
收骨營葬亦述其名大仲者處州衛銀坑汛卒以調統五
百人來藍系有戰功

陳馬兒者乍浦軍也靖嘉兩午倭犯金家灣指揮方泰射中
一倭追之墜馬而傷馬兒扶泰上馬與教鎖鎖從一倭刺馬
兒不能中一倭刺鎖仆之馬兒救鎖起復有二倭至同刺馬

兒鎗及身馬兒以脇夾其一以足拉去其一以一人敵四倭
戰甚力援絕走至山半自擲下足陷石窟中被殺泰為文祭
而瘞之哭之甚哀時同戰者有倪軌倪輔李咬住凌義一林
岳並效勇而凌林二人亦戰死二倪及教中所人餘未詳所
隸教後亦死於矮婆橋之戰

鮑宣鮑惠胡士澄茅堂四人者並以勇力聞亦死於倭嘉靖
癸丑四月二日倭船泊演武場海岬衛帥率兵禦之宣手抱
一倭與俱死士澄以火藥焚其船亦與首八大王者俱死餘
倭走矮婆橋堂追之手梟一倭與惠及教鎮血戰良久伏發
咸死惠元喪身挺立若赴敵然鮑惠亦云舒惠時戰死者十
八人名姓多失紀又孟堰橋之戰死事軍卒劉大仲等數十

史 125-572

州

仲端
伍方
毛晟
陳濟
王經
楊府
陸吉時雍
張應宿龍德

吳邦俊
徐天麒
馮元鑑
陳素
金堡
唐從梯
孫敬叔
陸萬鍾
沈方

郡人感
楓菊

西門頌魁

馬繼祖

青

王紀

青

仲瑞字惟正海鹽人令隸桐鄉永樂辛卯舉人入北雍積分授隨州知州恤困窮達出社民日以安通寇丁朝龍聚眾流劫至是詣州待罪請別首從治之皆頓顛心服丁夏補廣德州致仕卒年七十七兩浙名賢次子順汀州府學訓導
伍方字公矩号柳菴嘉興人世居新豐之美蓉潭年十二即能詩知府黃懋奇之拔為諸生正統丁卯舉子御景泰甲戌成進士知武岡州剛果廉潔聽浙嚴明不為徇禦舟抗州舊

為苗賊殘破人民逃亡國賦無所出上官督徵甚急方疏請蠲貸竟得旨民始復業寶慶府誌坐累謫戍後赦歸創西園草堂閉門耕讀以詩史自娛著柳菴集四卷靜志居詩話仲深同年成進士三人莫逆時有唱酬之詩云印仲深伍公矩元是長安看花侶又云江東雲渭北柳花深不來公矩人望掛斜陽福游嚴仲深亦有送公矩之柳花詩云平生公矩人伍公矩少年學文今學武興來拔劍為我舞願借是哈等伍末云吳山高号粵水長南歸若見張給事引玉燒燭歌我送行章可謂萬同諧之誼矣
毛晟秀水人正統中鄉貢景泰中知濮州河決城圯白撫臣奏徙州治於王村集規畫建置費不及民秩滿去州民為樹碑祀於學宮
陳濟秀水人成化丁酉舉人弘治中為應天府學訓導遷鄭州學正州志稱其有博洽再補萬安教諭談論經史冠絕一



時見萬終新州知州君由相王徑字伯常号介峰嘉興人嘉靖壬午舉人知漢州州常孔道寇蓋相屬爲飭厨傳使之三十里外徑至罷不設蜀以賦額不均有富輕負重之志徑吏議均而母之州民貧勸植蠟樹以興利論調不赴年八十而卒

楊府字見山平湖人幼從姚江諸變學舉萬曆壬子御試初知滄州移寧州雪陳以朝于獄以朝登進士師事爲里居助築縣城備學宮濬運塘頗著聲譽孫兆格崇禎己卯舉人有師儉堂集兆格孫燦原庶發卯舉人陸吉字五雲桐鄉人萬曆壬午舉人乞恩昭陽教諭課士有程遠知興化縣補高密陞昌平知州前後俱以剛方清約自

持時守園內官殺人吉執訊撲殺之事聞下州獄久之得雪教歸于時吉曾孫費錫响治而戊舉人辛丑進士平原知縣費銘恩貢益山知縣費源原庶丁卯舉人費

時雍字仲昭工詩好剛使氣崇禎癸酉貢入京師順天府丞戴澳延之邸第會澳談奉平遙知縣命嘉興府推官文德翼事連時雍長繫鎮撫獄卒于獄中明史稿胡夢未傳夢奉順天府丞帖勢不輸賦夢未捕治其子其子急京師想今劫去夢奉澳倉州民不當劫長史而劫于其子站出說言天下不治由守令貪污以陰謀夢奉及得旨令皆實而夢奉無可劫乃以嘉興府官文德翼平遙知縣王徽命實之給事中沈迅爲兩人訴名芳雜錄新行于時張應宿字徑野号瓊陽本莘亭人五世祖榮正統間進士官南兵部尚書謚莊懿應宿以平湖籍舉萬曆壬午浙江鄉試榜

姓孫授欽州知州欽在嶺南荒僻交趾國王莫登庸叛服不常有扶祿富寧者握其國柄欽之江水直接交南揚帆瞬息而至應宿爲城隍樓櫓之脩甚嚴同知涂翹惡聞警報以應宿虛張賊勢妄覲冒功初罷未踰年寇至州城失守巡按御史李應魁劾翹阻應宿之策以致情事上怒致翹於理應宿事得白卒未起用著守欽縣見榜里子集子龍德

龍德一作德字龍化號萬里天啟辛酉副榜授和州同知改源陽丞轉湖廣都司經歷罷歸乙酉城破與妻侯氏俱死女適同邑隨州知州徐世淳子聲標亦自經死僕從死者數人著玉樹堂集子鐸諸生

吳邦俊秀水人父槐母病莘焚香籲天割右股肉爲羹以進母延數日而卒邦俊萬曆乙酉舉人知翁源縣清詭寄革濫派所編賦復視前省十之三脩邑誌多所發明凡有規畫皆裨風化遷知羅定州廣東通志有傳

徐天麒字仁卿號春陽海鹽人高祖忠字文林成化中知平海縣天麒才南諸生萬曆戊子舉人第乞恩三河教諭重葺學宮又勤於課試是年諸生中式者四人前此未嘗有也著本縣事車渠入爲國子監學正出知邗州民有生理其妻者天麒夜夢訴冤晨往其家一訊即承尸出猶含淚如夢中未幾龍瑞

馮元鑑字鑑之嘉善人諸生少有文名萬曆庚子舉於鄉能詩尤精行草所題顏額擅絕一時不第乞恩合肥教諭

滿邊知涪州今移救作布衣水沙和進捷戶著書人罕識

其而

俞之泰字坤名海鹽人萬應壬子舉人知福寧州值寇亂極

意撫綏著海樹堂集子雲來响治年即舉人唐成進士

陳素字太淳号涵白桐鄉人崇禎癸酉舉人甲戌進士知開

州負其才望不能曲事上官然愛民好士志出至誠凡地方

利害皆以去就爭之遠陽馬豆奮屬東明供辦吏弊文移征

于開素持不可卒如舊素去官乃檄征為在事三年民深德

之丁憂補泰州拔陸舜于童子試中沈起學國集海陵州守

參折之請于清撫史以可法指淮為警史公以州方苦旱中

從之于是江北諸郡俱從折收救督動地士于充應天同

考闕賊陷廬州度不能支掛冠歸祭未補漢州國破不出自

五

稱天山道人卒于家

金堡字道隱号爵公本和入崇禎丙子舉人唐辰進士知

臨清州連遭賊寇州民奔竄回賦無所出布飛催耕以誤漕

解任國破奔閩謁唐藩言楚替何騰蛟可恃鄭芝龍不可恃

急宜乘間幸楚且中興之主須于馬上成功若千乘萬騎出

警入蹕之儀盡可去王大嘉拜兵科給事中因辭錄錄登所

守制辭請勅印聯絡江上善師至江東入方固安營魯備諸

日指為奸細執之御史陳潛夫語國安曰堡與姚志卓起義

公曾許迎其家今胡乃爾回安曰閣中二鄭必欲殺之因出

示芝龍書且曰我之去必無入閣中閣中二鄭必欲殺之

鄉運勅印王欲奪情留守曾樞密道遇殺命也道行二鄭必欲殺之

延平出赴浙州入粵桂藩授以原官在位侃侃負疆直聲坐

糾搃兵陳邦傳廷校論成明史稿未天齋傳是時制日從李

命公入等往迎赤心已死高因言朝正時虎是堡不中堡之

命公入等往迎赤心已死高因言朝正時虎是堡不中堡之

功氣凌朝士從廣西危行者天麟及嚴起恒吳化登吳貞毓

者自恃舊臣結陳邦傳諸王素化澄萬朝分吳化登吳貞毓

客金堡指外使選封南陽伯恒國公守守至吉去

初中官龐倣天壽大士起恒國公守守至吉去

將有建白陳示守守至吉去

疏上李成棟陳示守守至吉去

封通一院容以得疏大補志與給中常成去

潛都察院容以得疏大補志與給中常成去

除四被為奸細不意起事恒國公守守至吉去

今六被為奸細不意起事恒國公守守至吉去

大謀日會諸人謂倒閣不意起事恒國公守守至吉去

詩其首日會諸人謂倒閣不意起事恒國公守守至吉去

照其首日會諸人謂倒閣不意起事恒國公守守至吉去

堡其首日會諸人謂倒閣不意起事恒國公守守至吉去

喪引神地無而時魁封為奸黨借與時魁等復泰塔

進引神地無而時魁封為奸黨借與時魁等復泰塔

聽其指先使封可堡望清直軍王胡連封上七思借與時

聽其指先使封可堡望清直軍王胡連封上七思借與時

入以仁德之德宗與之新志士為快何人且肆言無忌

入以仁德之德宗與之新志士為快何人且肆言無忌

也語仁德之德宗與之新志士為快何人且肆言無忌

也語仁德之德宗與之新志士為快何人且肆言無忌

也語仁德之德宗與之新志士為快何人且肆言無忌

也語仁德之德宗與之新志士為快何人且肆言無忌

也語仁德之德宗與之新志士為快何人且肆言無忌

也語仁德之德宗與之新志士為快何人且肆言無忌

也語仁德之德宗與之新志士為快何人且肆言無忌

也語仁德之德宗與之新志士為快何人且肆言無忌

湘容遠至兩第容生也與素彭年時仰強出山見高意甚不復善
于嚴公見與公若其人言舉朝明說此不好想說他好
不好故來救五虎也因其不舉朝明說此不好想說他好
五好參嚴公無所不至嚴公反去就他指來見矣且說公
喜曰元來高公到齊國被委于然公到去就他指來見矣且說公
宜委元來高公到齊國被委于然公到去就他指來見矣且說公
伏心請死元來高公到齊國被委于然公到去就他指來見矣且說公
安謀反元來高公到齊國被委于然公到去就他指來見矣且說公
不答後元來高公到齊國被委于然公到去就他指來見矣且說公
望等中元來高公到齊國被委于然公到去就他指來見矣且說公
是為小元來高公到齊國被委于然公到去就他指來見矣且說公
君不為元來高公到齊國被委于然公到去就他指來見矣且說公
百金為元來高公到齊國被委于然公到去就他指來見矣且說公

公式報張公同敬同日死達生湘容隱居山中僅先期葬
茅評為僧惟時鬼降于初道隱必死已而別山死道隱僧
願語之已見其上空有王孔有德書請取留字及張司馬屍
詞氣慷慨乃信其非死而逃于僧也然壁方遠書而留守
與張司馬同瘞于北門書道留身而葬林破乃避此山
中難髮為僧改名今釋字澄歸晚歲築精于粵之丹霞西與
皆南中名流及任官之賢者值兵亂歸禾時年已七十餘終
平湖陸氏園林堡善書每作字行墨必右向人問之則曰平
生心跡但懷神宗在丹霞其長子至今難髮乃見善書上有
丹霞集百餘卷皆粵中少年所為及諸章疏不復存化後命
勿用茶毘法曰我為僧寄耳弟子勿能從識者以為恨子手
潘來後遊絕

孫敬叔一作崇德人太學生永樂中知備武縣俗尚勁悍
強無并評訟不休敬叔崇教化敷禮讓勸農桑積習為之一
陽州國破歸
斷腸而死又有嘿嘿教妖黨相煽為奸從悌巷禁之遷知桂
之官縣在萬山中地瘠民頑至則勤于撫字縣有爭鬪輒舍
財耗于九奴非九邊從悌授翁源知縣會流請其母而後
也耗于九奴非九邊從悌授翁源知縣會流請其母而後
之官縣在萬山中地瘠民頑至則勤于撫字縣有爭鬪輒舍

十九苦節操之以貢入京師崇禎庚辰特賜同進士出身先
是朝廷用人惟狗資格上德其與特勅吏部將十三年就教
舉人一百六十三名并試過貢生簡選一百名俱賜同進士
出身即于六部都通大太常寺等衙門各司屬及推知正官
通行揆補照例賜宴國子監勒石題名此數百來特典也
日抄九年二月准安衛三科武舉陳啟新為直隸忠事一
曰以科日取人病起今日作章向者動與奔合轍孔孟
多衡及見科日取人病起今日作章向者動與奔合轍孔孟
史何限于金都貢士彭友信為布衣人病起今日作章向者
以資限于金都貢士彭友信為布衣人病起今日作章向者
又分路限于金都貢士彭友信為布衣人病起今日作章向者
連無路限于金都貢士彭友信為布衣人病起今日作章向者
比資限于金都貢士彭友信為布衣人病起今日作章向者
知行深人科道否莫則天養生者明其任官求物天下
知行深人科道否莫則天養生者明其任官求物天下

交通志具以薦遷景州同知

陸萬鍾海鹽人起掾吏為兵部會同館大使孫顏貢使至以光祿供應薄至爭鬪萬鍾死力解之且令譯者請讓使人事得已光祿欲自指其罪駕萬鍾實使之事聞其省文章論勅萬鍾不辨卒有詔免議久之遷沅州吏目任滿乞歸沅人遮留之請于朝詔聽留任就遷本州同知又十餘年致仕歸年幾九十卒于家同郡又有其萬鍾同姓名者平湖人見陸琳傳後

沈大方字大愚原名士流字方祠鄉人崇禎己卯應天副榜授荆門州同知流賊李自成羅汝材合兵由唐縣而西欲從間道至州方下車即嚴守望勤撫捕也撫宗一鶴調赴黃

流

欲由方軍中而賊決河灌汴秦督丁啟睿師潰川兵二萬應調過荆門知州以疾去官方馳還攝州事至即請蜀帥勞師開曉大義軍中肅然無所犯汝寧陷賊南上悉力來攻諸城望風潰方獨據城守楚帥左良玉支節撫王永祚中矢卧軍中千里無援相持二十日糧盡城陷為賊所縛不屈被殺家口十八人皆死壬午十二月十四日事也

馬維祖字紹先崇德人今土斷為祠鄉洪武癸酉舉人巴縣教諭請難後成祖正位應詔上封事稱古即還知巴縣後改全椒邑民詣闕乞由不獲在全椒新學舍脩橋梁悉心撫字數年俗稱安阜遭睢州州判以疾歸全椒志子驥驥字尚德景泰祭百舉人不第也惠江油縣教諭改繁昌訓

導致仕

王紀字宗憲海鹽人弟人剛謙然連年取高正統中以鄉貢入國學景泰三年授徐州吏目州常孔道淵應百出紀獨以智約束史民雖劇役無不立辦嘗奏薊州之冗稅以紀獨言海鹽科募民兵非便乞裁之優詔聽免居家十五年而卒而浙名醫錄謂其居廟為高元開命今自為宅十者則心服力赴指也

十

唐通志
萬曆

嘉禾徵獻卷四十二

知縣

沈章

夏祥鳳

岳齊高

朱孟德

陳序

蔡新

高第

楊霖

呂愷

夏能

湯澄

任泰

周紀

朱祚
同生
元弼

張端

蕭玘

顧節

金榜

林相

郡人
吳
柳

沈子勉

吳郡
中台
夢白

李華春

都應古

胡其久

孫朝宗

馮煦

夏日葵

陸陶

李在公

夏九鼎

朱有光

尤拔俊

沈萬鈞

劉恒

姜光遠

陳鑑

曹孔蒙

劉希楚

仲閏

胡棟

秦弘志

張瞻

夏祖訓

沈章字叔昂嘉興人洪武初以部掾為南原知縣廉勤有為
憫民病涉為復建道濟橋區畫有方民爭趨之卒以成功
各府縣志

夏祥鳳嘉興人洪武中薦知邵武其嘗曰庶為士之大節居
官而不能盡大節虧矣雖有政事何益哉及代去廉潔蕭
然見福志

岳秀高号雪樵蒙古色目人洪武中用薦知雲陽縣入覲以
撤手出朝坐不敬當棄市太祖以其色目故不扣禮法教士
免其流落汗湖因家魏塘鎮有高精草書得懷素法兼知月

砂版餅街通曉神理所在多方外交平年嘉興府新志方
新為平湖洪武初薦授太師以治行開方良海益人今上
海益人洪武中薦為長汀縣志嘉興府志

朱孟德字維新其先本海益人洪武中坐累戍寧夏衛用家
而永樂丁酉舉于鄉戊戌成進士授鄭府府理正改與寧知
縣蒞政勤勞扶良鋤惡增學舍飭祠諱尤以禮導俗居而戴

卒于官士民感憶如喪所親見嘉州志兄子俊

俊字時秀亦以字夏衛中天順壬午鄉試知扶溝縣

陳序字仲倫桐鄉人年十八中水樂原于浙江鄉試授五河
訓導遷枝江教諭再補龍陽章印權知無錫縣歷官二十八

年而卒人稱曰靜學先生子觀

觀字尚賓号桂月私治壬子舉人見開雜紀里中陳先生親
私治壬子中式浙江鄉試

時本有報投者先生亦無家位歸報赴三日撤鹿鳴宴四有一
大紅旗上書魁字時亦未聞有報也私治壬子迄今八十
餘年一變而重主進不常授應州教諭丙辰縣升為州例改
學正乙卯充廣東同考戊午壬山西鄉試秩滿告歸卒年七
十三自為墓誌著應州志子文奎号竹村諸生端方廉潔館
于錢氏一日責其弟子弟子問故曰睡起如何不理衾穿衣
忙遽不提領父門人來浙為二司官意欲厚之召奎問曰聞
吾師坊牌傾圮倩理需費幾何奎開十金以復道遂大兩步
不為亂見開雜紀里中張公正以首為新水今陳公觀以鄉
而已要四十年張子之嗣且無事雖土陳香香不絕德家業漸起

高第字士元嘉興人永樂間以貢知永福縣時氏多流亡第
至悉心招撫給田開墾民復故業見福志卒于官子泰字以

景私治辛酉中御貢中式應天御試嗜學安貧取于不苟弟
疾廢撫之如子同居終身尤善書札

蔡新字日新号菊莊崇德人永樂癸卯舉人以父為仇家配
死新殺之自首繫獄者十三年宗棠莫為訴理者其僕阿小
遍詣所司告理不得理乃行乞至京漚血上狀得釋入太學
授慈利知縣邑雜犛苗新以威信臨之苗遂歸化境有虎患
禱于城隍神一夕虎遁去胡繁臨沿有豪猾郭智張勝子朝
者結黨抗改新實諸法吏民頌之

楊霖字時望嘉善人祖嗣宗洪武中以人才徵試工部主事
霖自少年安嚴整以氣節自負聞四明楊守陳遽于易力負
笈從之游天順辛巳以歲貢入南雍明年壬午中式應天鄉

試

試

試

試

試

試

試

試

試

試

試

試

試

試

試

試

試

試知玉田縣以才調實抵抑強扶弱清白自守在官數年以
事至京師卒于旅舍靈之從守陳游也俱未遇為諸生及卒
而守陳已貴顯幸群弟子治其喪歸葬手為文祭之

呂愷海鹽人天順間以貢知寧國縣和易近民懷其德觀志

夏勛字汝建嘉善人天順間以貢授懷柔知縣政內印有任
和尚者多行不義良民苦之勛置于理劉麟兄弟八人植黨

濟惡殘害流毒勛捕獲痛懲遂暗歛去官日百姓泣留歸
優游林泉者三十年年八十卒北直志

湯滌字新之嘉善人崇禎己卯舉人成化丙戌進士知清豐
縣性剛介恥干謁有歸志監察使聞其能詩試詩成疑其

請已滌曰此滌自輕其官也遂置印後出行季蕭然士民留
之不得有思菴稿

任泰字亨伯嘉善人苦學厲行常大書數字于壁間夜起坐
對務期不愧屋漏成化乙酉舉于鄉乙未成進士授上饒知

縣有宿儒妻訪者泰屈體事之為政知大體增置學舍親為
講義又立法清丈田畝以杜爭訟則教民盡力陂塘使得灌

漑作浮梁增社倉有古循吏風滿六載召入卒于京師
浙西

名聞錄 孫葵
蔡守公職嘉靖壬辰以鄉貢任萍鄉訓導陞新野王府教授
天順

王年少蔡以輔導自任出入必以禮常侍王講論書史輒以
前代賢王事條析陳之六累荷優賜事母孝父產恙讓之諸

弟人爭稱之蔡第芹

芹字侯職以貢授蕪湖訓導為人醇厚簡默言笑不苟
周紀字廷理嘉善人成化丙午應天舉人丁未進士知豐城

縣縣多淫祀有富將軍祠惑人尤甚甫下車即命毀之
朱祚字天錫海鹽人以貢入國學中成化丙午舉人母老乞

祿知尤溪縣調請安卒于官內浙名聞錄稱其治尤
漫稿雲谷集海鹽縣志祚文章根本六征門弟子顧正吳昂

徐泰鄭儒泰皆知名于世家藏書數萬卷孫同生元孫元
瑯

同生有書癖祚所藏書皆寶愛之中有杜預左氏春秋滄紙
抄本為朱子手批皆朱書旁行作註解凡八冊好事者以重

價購之同生不許乃詭為借抄者乞一冊去屢索不還同生
怒夜至其家縊于門外其人大懼救之魁遂還之

元弼字良升号武原父用中為人方嚴有儒者風元弼尤安
負力學以古人為法性孝友事繼母竭力奉養及授室與其

妻約曰倘言毋短長者當與君絕父之妻不勝恚微言之遂
求絕妻愴遞謝罪自後不復更言母短長矣弟不善治生乃

賣己宅代弟償逋而自寄友人居為諸生需次鄉貢以年踰
六十例不得入仕遂棄去垂老預知死日別親友而卒著士

林密約敬道會編禮記通註猶及編等書任義考朱氏元弼
學者稱為達隱先生中府通注一卷存

張端嘉善人成化間以鄉貢知建安縣興學撫民政教兼舉

有中貴徑縣時勢索賄竭力抗不與卒于官民頌之久而不衰府志

蕭玘平湖人弘治中知辰溪縣持已潔清獄獄明決不以惟

科妨撫字卒官士民涕泣府志

顧節嘉興人弘治中知翁源縣蒞官清儉歲飢力請賑給備

城池興學校不事科飲邑之羊徑山險僻藪盜節治為坦途

民旅歲戴之通志

金榜字文華号雨洲秀水人父粟字友月諸生榜才孤寒歲

渝禮嘉靖壬午舉人入太學知寧都縣寧都為衝劇邑

好訟歲大旱度虎白晝食人榜齊而禱于境內諸山澍雨病

者起席亦避去邑有德報榜欲清其額下令丈而豪家以者

不便平官尼之會丁酉鄉試充同考官竣事詢知連城連與

寧都接壤田里糾錯亦如之榜欲遂成前事有不聽重懲以

法奸民譁然榜憤而乞歸遂不復出後十年有梁以衡者來

知連城取榜所議田役者讀之曰不如此不足以定兩邑之

賦乃力行之民為樹金梁德政碑為榜年七十三卒

林相平湖人嘉靖壬午舉人為 教諭廉靜絕俗不輕然

諾士民亂官兵征之不克監司撫之不從相往諭立解散還

知靖縣務以德化民居家儉素談理學至老不輟支大倫方

之吳昂陸柳

沈子勉祠鄉人嘉靖壬子舉人隆慶間知青陽縣性儉約嘗

數日不肉食出門減賜從節冗費無美邑好訟既剖決曲直

復再三訓諭必使悔改而止時協濟大通李陽河二驛不勝
頌子勉請增本邑夫厥而罷二邑協濟甚為民便以屬歸民
立祠祀之府志

吳郡字公治号素卷崇德人善屬文下筆數千言立就年十

九嘉靖辛酉舉本省鄉試乞恩睢州學正睢州志林其才幹

遠知大竹縣充本省同考調簡榮昌中年五十歲

夢預治槐具稱一軒題曰醉夢閑戶不聞人事十年而卒著

學步吟文山社草妻陸有知人之鑒浙江巡撫喻思恂榮人

也方岳碧以試事謁郡陞從屏間窺之謂郡曰此非凡士他

日必致公輔因館之樹齋親為掃沐恩意有加及思恂撫浙

郡夫婦皆前乃祭其墓洒淚而去于中台

中台字稚文萬曆壬子舉人乞恩龍游教諭時洋宮類廢三

十年無得雋者中台傾貲重建之天啟辛酉諸生余日新呂

之節皆中式甲戌日新登進士後遂接踵不絕遠知建平縣

俗好訟中台按其案黠者捕治之遂大哀息有鳳凰臺紀事

一冊邑人之所撰也以勞卒于官著飛隱草子夢白

夢白字可黃一字鼻霖号華姓崇正丙子舉人癸未進士知

吳縣未幾國破走潤唐藩建号改知潤縣丙戌充同考潤破

掛冠歸事于家

李華春字仲實其先溫陵人入籍崇德嘉靖辛酉舉人隆慶

辛未進士知安仁縣有政聲有烏晝夜鳴○衙齋山樹踪跡

之得二屍于水中乃甯按得謀死狀寔法獄竟○烏能木鳴○他

人以是稱神城中火華春遠出下車再拜大尋滅調知南城卒于官年四十一有牧史及放衙集二卷子太冲

太冲字英勝狀貌奇古好學善屬文御貢天啟辛酉廷試第一不仕脩石門縣文章書法為一邑冠

郁秀一字子英嘉興人今土新為嘉善秀一為郡學諸生洪武中杭嘉二郡若機戶採辦景民秀一叩閣上書極言其不便上特允之為罷織造秀一六世哀字九章改名天民有才

名著述甚富哀子敷易孫從儒皆知名哀從子應玄應玄字槐泉少從家學嘉靖甲子舉于鄉不第知縣邑未

健訟每溫諭消科之十減其五民無追呼而課自最乞歸年若北征草南游雜編

胡其久字慈敬号龍賓崇德人隆慶丁卯舉人邑故有宋輔慶源廣傳貽書院久廢其久請于有司復之誦學其中著宗

輔錄子明遠字九玄天啟辛酉舉人孫朝宗字天會号賓江嘉善人祖奎字山隱卒年九十三父

歲字汝瞻好施與年百歲建坊朝宗隆慶丁卯舉人知順昌縣改荆州府教授

平德歲大授慈心以張其誠飲食則起必倍知順昌縣嚴教齊如米取以難廉仇者不勝而快

馮煦字陽谷号元門平湖人精醫色令顧廷對雅重之後顧為御史患瘧疾諸醫莫措顧曰必馮生至吾無憂再乃撤迎

之比至不數劑而瘳隆慶中以鄉有校羅山知縣置藥厨于公署以療病者全活甚眾

福建通志夏建南秀水人隆慶原年舉人知安海縣查郡志無其名

見之錄唐志中日作於西舉人朝上令類志亦載之又見清高府志福建志

夏日葵字未詳秀水人父雷敷倫尚義有耕壁客姑蘇三十年無瘳歸病不起為治殫殫畢知吳中有負其質者素歸昇

其叔母張氏無隱故人梁松為慈家所請指教百餘脫其厄隣婦方艾窺雷獨寢以餘挑挑之雷不顧而走日葵萬恩改元祭西舉人知句容縣

李在公字古理号蒼白平湖人少質父令廢學母趙名家女勸其卒業萬歷戊子舉于鄉壬辰成進士知同安忤同知某

地撫許學遠右在公而劾同知貪穢地按御史與許有怨六劫在公凌傲朝議雖不直御史猶聽勸事白補東仰

自序于年十有七以童子試丁父憂再補旌德罷歸受知于平湖李蒼白先生

陸階字允升号吉菴桐鄉人萬歷丙子舉人為羅山教諭遠知石埭縣清苦自甘歲早度禱日中而立沛又革里甲供億

諸費以暴疾卒官士民肖像祀之府志階無子以公舉祠于鄉

夏九鼎字玉鉉号璞齋嘉善人受業顧憲成中萬歷辛卯舉人至都即就館擢孝材于獄聽講壬辰成進士上疏鳴其寃

不報復爭三王益封亦不報授浮梁知縣以銀歸起補新喻調繁安福上計改衡州府學教授卒于途從孫錕字季備天

啟甲子舉人朱有光字用韜桐鄉人與同邑陸典並游孝村許學遠之門

日研性命之理萬歷甲午中奉省鄉試知監利縣革陋規清

隱佔強項不阿上官中龔歸晚号雲山遂叟年七十八卒

省人

尤拔俊崇德人寄籍貴州中萬歷甲午舉人知安仁縣安邑

地春當水陸之衝民苦于役俊下首為魁之以撫字為本庭

鮮敵朴然民懷其德卒無抗頑通賦向少科目乃度形勢拓

城于泮宮之南開一門顏曰雲錦以延山川之秀是歲邑中

周士駿徐景皆中鄉試入覲過湖口縣見權稅屬民至京即

抗疏乞罷之事雖不行一時傳以為快

江西通志有傳

沈大奎字子聚嘉善人以鄉貢為寧波府學訓導遠益王府

教授子萬鈞

萬鈞字仲容号玉臺萬歷丁酉舉人知香河縣著詩經類考

經義考沈氏萬鈞詩經類考三十卷存沈思孝曰武塘沈仲容仿王伯厚詩考旁引博稽別類相附凡考之類三十而卷亦同為賦詩

劉恒嘉興人選貢萬歷中知衡山縣精心賦役在事六年以

邑田多隱佔詭寄請于上官更清丈之豪右不便卒莫能阻

田賦遂均往時衡屬惟未陽衡山並以通賦累邑令而衡處

水陸之衝詭誤者尤衆自恒受事後貧弱無偏重之患輸將

速勝事未陽矣

姜光遠字孟舍嘉興人平素甫判善定衛中萬歷庚子舉人

乞恩烏程教諭倡社較藝一時中式同榜十八人充貴州鄉

試同考選知清流縣調歸

其先有姜慶者成化庚子舉人

慶子唐成化庚子舉人知興國州又有姜德者成化庚子舉人

府終布政使第九成萬歷丙子舉人又姜中萬歷甲午姜

大和子期廣中武一云天啟丁卯貴州中式姜芳入籍會稽

中景泰庚午鄉試天順庚辰進士備事行軍行俱無所考

陳鑑字用明号均溪海鹽人初為制舉業旋棄去擊劍馳馬

以任俠自負年三十始開戶讀書人罕見其面數年遂工詩

與同邑朱朴齊名徐成兄弟鍾梁許相卿輩邀為詩社長以

壽終有句溪集弟金

金字用礪少有詩名入賞為國子生授永平衛經歷遷知博

野縣以竹奴詩見稱于時

曾孔榮字明寰平湖人選貢萬歷中知天長縣銳意除惡奸

豪屏此尤調于文學士類樂親之調難澤

見天長志

劉希夔字虞章平湖人萬歷中以貢知連江縣調繁齊東地

荒瘠多流亡招輯之給牛種勸耕治行頗著

仲闓器字聖學平湖人天啟辛酉舉人知六合縣慈祥愷悌

饒有惠聲

秦弘忠字恕先平湖人崇禎初以貢授 教諭遷知通道

縣縣近苗獠每偵富室家墓所在登棺窆其首去索重贖以

贖志禁人無贖苗計阻患逆絕山僻士貧隣邑多以贖富籍

土著得雋者稀忠在事人不散干以私以獎心他苗稅十年

一征邑令恐其頑梗常統兵往忠以一僕自隨開誠勸輸旬

日而畢乞歸卒于清州道上

張瞻輯海鹽人崇禎末知普寧縣廉正得民以失上官意中

吏議罷邑民咸為流涕後從桂藩授官歿于陣

見廣東通志

夏祖訓字仲有号昭秀水人崇禎以貢除知呈貢縣上首
沙定洲以調征吾必奉赴省及定洲至吾送已平定洲朝
省會不去乙酉十二月遂遊沐蒲盛滿者成團沐蒲于楚
楚雄与定洲相持呈貢為要地祖訓勢孤力盡赴水死僕史
陸二人殉之明史稿附席上珍傳云有孔師程者昆明人
孫可望李定國同平宋夜至師程汝舟道善寧知州冷陽
本望有知與夏祖訓死之與此稍異按洪有外史呈貢望等
據洪新與等處各舉義救香奉順道兵劫取而孔師程者
混陽武勳命來洪調兵勤王沙定以流寇入滇語入楚中
奉陰式物程知定洲必敗說其師未果遂定洲以湯嘉賓
家預目人等械赴雲南省城逆將賊渠衣洗以備師程力特
明史稿稍異同時吳縣黃孔昭知大姚縣特犯其事有符哀
之部志居許話及君与先太傅發秀訪當宅望衡西居入川
一程就至水榭余童子時從先君子遊君前淵論画又

書卷慨然在目鄰有死封疆之日老與請
矣積黃孔昭合美之詩始克知之
胡振芳字東子嘉興人父阜隆慶唐于舉人振芳天啟丁卯
舉人乞恩簡慈谿教諭速知輝縣輝慶僻隔而無郵傳因寇
震中原所在蹂躪往來者逆取通於輝津遠不恰以保餉請
漢陽府經歷時呂瘦子柯允谷呂就戮而允谷逃竄芳捕得
之壬午以薦量移漸水流寇陷黃梅漸蕪州邑距寇不百
里振芳早夜為防禦計及賊至魚城敵口戰不能支總城走
黃州黃覆破乃赴有賊又破武昌水陸樞塞遂陷賊中東走
降不撤散力破其盾氣絕復甦有故籍者為芳扶以趨山中
遇門下生進至家調護之國破扶疾歸年九十餘卒無子

嘉禾徵獻錄卷四十三

郡人感 楓軒

縣

- 王 儒
- 王 儒先甲
- 胡 恒性
- 朱 璣
- 俞 正觀
- 陳 所益
- 顧 昂
- 顧 昂

嘉禾徵獻錄卷四十三

- 王 儒
- 王 儒先甲
- 胡 恒性
- 朱 璣
- 俞 正觀
- 陳 所益
- 顧 昂
- 顧 昂

嘉禾徵獻錄卷四十三

王儒字汝珍嘉興人正德丙子舉人知呈貢縣再補崇陽改
順天府教授北地人文荒陋儒加意造就一時弟子如嚴鉅
李勇揚君望等俱成進士鉅居塞外從學房教漢錕知嘉興
府未嘗干以片牘終興山知縣嘉靖間又有與同姓名者

王儒守脩御号養怡嘉興人惟康遠善序末諸生時才名籍甚嘉靖乙卯舉于鄉己未進士知杞縣辛酉充本省同考拔呂坤後為名臣被劾歸先是宣德中分嘉興縣地更立秀水嘉善二縣犬牙相入有田屬善邑而糧在嘉秀者有糧屬善邑而田隸嘉秀者善民駕言實田虧而糧額浮于二邑欲更割二邑田益之其說始于善紳袁黃至丁賓為南工部尚書善民遂詣閭陳狀事下駱撫勘議嘉秀二邑慷慨請文而善邑不欲有司皆掛冠去儒為七辯以折之辭云一據嘉善縣民稱欲遵疆界照得畫野分疆惟獨創縣分界限均齊可無錯雜嘉興縣地方遼曠國初原無秀水嘉善名色戶口繁多隨民置產自宣德五年始析為秀水為嘉善按籍分民隨民

分土惟一縣人民析而為三故三縣田地混而難一傳世久遠即守成子孫亦無所稽查展轉更即業現在業主亦不知來歷沿習一百七十餘年非始近冊以故嘉靖年間丈量扒平二次俱順民情不强其歸一也即如平湖係海鹽分出平湖界內有糧收海鹽者而海鹽北鄉亦有平湖之田桐鄉係石門分出桐鄉界內有糧收石門者而石門東門外亦有桐鄉之田若執泥域地則嘉興縣治學倉見在秀水必運出東門外而後可秀水養濟院見在嘉興必運入郡城而後可今該縣獨予取隣縣額田以正疆界必致糾亂朝家版籍改造後湖黃冊南雅志洪武二十年二月魚鱗圖冊成先是上命戶部嚴守天下土口而蘇松富民畏避後以田土荒穿親隣佃僕于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溥等往隨稅糧多寡為區區設糧長四人

使某里甲者民財廢田必量其方圓決其字法卷書主名及丈尺至極細為冊借狀若無辨熱效名又洪武十四年八月令戶部兩時天下黃冊俱送後湖收架委御史二員領事申一員督其一千二百名以備冊比對如有增減差錯即送後湖以是知彼中里進倡為道疆之說者謬也一據嘉善縣呈稱欲復原額照得嘉善初析原額田地共六千二百六十二畝零萬歷九年丈量以前田額共六千二百六十九畝零是浮于初額也十二年印信頒行由粟間載丈實田地共六千二百九十四畝一十七畝零是浮于舊額而尤浮于初額也十四年募令暗中三院吊去嘉善田共一千三百零五畝是額外擄奪也十五年題准刊定碑式開載田共六千二百七十頃一十九畝零是益之以一千三百零五畝而反謂數田二千九百九十八畝二項共滿報田三千七百零三畝碑雖稍減於由額而猶浮于初額與舊額也是思之該縣田額虧乎不虧乎另有查出欺隱集積公估未清

等項通美除是額外共隱過田一萬二千三百餘畝俱有由帖碑式卷冊存証及查嘉新誌章令疆界議中言十二年表知宜請去嘉秀田三千三百四十畝一分亦匿不入額則又在隱田一萬三千三百餘畝之外也自應清查入冊泯徵則額溢糧輕官民兩利今鉅猾欺隱妄欺攘奪弱由強食誰肯甘心以是知彼中里進倡為復原額之說者謬也一據嘉善縣呈稱丈量後于嘉秀二縣初閱續閱推去太多閱回太少以致虧額查得萬歷九年奉文丈量嘉善圍長有稔知田在嘉善糧在嘉秀而丈入兩縣者有不知而誤丈入嘉善者有明知而故丈入嘉善者有失報而併丈入嘉善者錯報而誤丈入嘉秀者有妄報而故丈入嘉秀者陸續查明改正故有初閱有續閱大約閱過

田畝故老傳聞析縣時以籍為定故有舊籍占嘉興新籍占秀水或十畝半家或百畝數十畝之家房屋世業在郡城內外而祖宗墳墓子姓住址或一二畝或四五畝先置在嘉善界中常情安土重遷又難棄多就寡不得不告存嘉秀者又有仕宦世胄軍匠等戶緣益生自吏承等項起家本率出身本圖隸戌本所發達本甲頂租役而田地則在新析界中一或撥藉將不便于優免不便于承襲不便于勾稽不便于納班勢不得不仍舊貫者又有殷實之家人丁繁衍國初老之世世合併當差糧車抽車後皆棄德元為齊民巨擘如先公懷十萬等不忍又令窺名新縣復以大戶編若役而重累之者又有既以嘉興舊籍撥入秀水似難以秀水新籍中有

彼界零田再撥嘉善一戶驟叔兩籍不必體恤調停籍不去而田在彼中者併存秀水矣人情不甚相遠即析縣在今時司民牧者不當如是耶故嘉秀多畝入嘉善之田而嘉善亦有畝入嘉秀之田出自互換居多緣辦糧不便彼此願充因糧重輕而有貼價秀水糧稍輕換嘉善糧者每畝貼銀一錢惟膏腴相當換者頗多故闕回二千六百餘畝非以無影避而多嘉興糧又輕換嘉善糧者每畝貼銀一錢五分惟肥瘠相應換者頗少故闕回六百八十餘畝非以有影避而少此滋觴于嘉靖而沿習于萬歷每于大造照換頂收分毫無錯此樂于輕而彼亦不嫌于重羊果後古故隆慶造冊嘉善額糧不失則以前互換無弊可鏡無容覆轍以滋煩擾矣惟萬

歷九年應該先開收後丈量則原額胡由失也惟不行開收一概混丈又以丈實高據造冊而樊孔百出存存有矣然丈後推多者何以故緣應推數中既有隆慶前後互換之田又有析縣時嘉秀畝入嘉善之田數焉得不多回少者何以故緣因回數中止該有隆慶前後互換之田不當有析縣時嘉秀畝入嘉善之田數焉得不少若必欲開數相抵則既欲丈量前後互換之田入冊又欲析縣時畝入嘉善之田一百五十年來不可窮詰入冊此必不得之數也况萬歷九年嘉秀業已闕回在彼辦糧兩年據此相半忽于十二年袁鄉自請回田三千三百四十畝一分又于十四年蔡令暗中弔六田一十三百零五畝專指互換丈量差錯藉口補額實未

入額今互換遠者難覈該縣惟不失隆慶舊額足矣在後者當查而入冊在前者可畧而不問也藉令萬歷九年不丈量止收冊則互換者不過各易冊名頂糧照前冊事例期于不失額而止雖有知者又安得求多于舊額之外越搜于隆慶之前哉辨而至此即燕張復生何以置喙焉今該縣田浮于原額糧輕于前冊便可相安無事矣而猶然呈瀆者先因蔡令暗中弔取致累兩縣賠糧無所控訴今蒙右欺隱數多碑帖頌刻難掩恐終不免首告入額反捏缺少額田藉口推多回少一經弔取則先年脫漏之家便可隱為世業生享無糧之素封永社于孫之後累故復仍故智得隴望蜀彼有一摘再摘之謀此無一誤再誤之理以是知彼中里道偽為推

多回少之說者謬也一據嘉善縣呈稱丈量豪避重就輕將嘉善界內之田詭推與嘉秀共三萬三千五百餘畝以致虧額據得步弓縮短二寸積出虛田包補不足又將低窪草蕩一萬三千餘畝悉步作田以補不足田上每畝加賠蕩種一合包補查得大量在前閱會在後冊籍年月班班可考若果虧田三萬三千五百餘畝田非一圩業非一主豈是細故豈無人知里逃即今之里遞也何不具呈士大夫即今之士大夫也何不聲說止緣為歷二十四年新修志書預埋據奪公案輒稱丈後虧田數多夫乘筆記載貴嚴故實乃不遵奏列定碑式不照頒行印信由崇擅削舊額創為飾說種種自相矛盾欲傳信啟蒙得乎據志開載量田之命初下本縣

逆式造弓所步既定續奉監司命各弓俱縮短二寸夫縮弓自監司非圖嘉善一邑獨縮也權之一字何以服衆至縮弓之說惟嘉興有之而秀水則無秀水弓准尚缺田六十餘畝彼嘉善又于額田內兩次奪去三十餘畝驟縣賠糧則所虧又不止前數矣嘉興縮弓二寸樣式刻石在庫不可磨滅故原額田地共八十三萬五千九百四十七畝六分九釐今弓縮二寸每畝該餘六釐七毫七絲共餘田五萬六千二百三十四畝一分七釐一毫三絲并連原額共該八十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一畝八分六釐一毫三絲今丈得田八十七萬九千二百五十三畝五分九釐六毫除攤減外實徵八十六萬七千九百六十九畝九分九釐六毫實虧田一萬二千九

百二十八畝二分六釐五毫三絲名雖有餘實則不足糧雖攤減實則包賠况嘉善又于額田內兩次奪去二千五百餘畝聚縣賠糧則所虧不止前數矣無論實虧藉金有餘不係該縣額田焉得妄爭未東陽而後來未桑榆乃獨指嘉興攤減謂彼何以盈此何以虧不知盈非實盈虧非實虧且不相合安得使取諸此以與彼也據志稱棄而不耕者則以蕩論前既開載將低窪草蕩一萬二千餘畝作田起科夫曰草蕩似非開墾者矣曰似非不耕者矣僅越數行又少開蕩二千九百八十畝今之實徵應除去一萬三千餘畝乎一萬一十餘畝乎而由帖新志蕩糧仍照原額前後屢變其說何以解也據志狀田三萬三千五百餘畝僅補草蕩一萬二千

餘畝尚缺田二萬三千四百八十餘畝乃止稱復虧五千六百八十四畝即廷梧等及吳梅等前後具呈亦據此數未見處補少開虧田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六畝而近日中文復有虧額四萬六千九百餘畝之說又何解也據志載蕩既作田糧無所出田上每畝加蕩糧一合計米六百餘石則一萬三千餘畝之蕩明係五升蕩糧無疑以五升之蕩墾作五斗之田果滄桑之變蕩米收錄補所稱棄而不耕者一旦增糧九倍甘心賠納一十七年並無一人告訟又何解也志載大調等圩依窪患區二畝折一三畝折二即律呂兩圩高阜不應折而且折之今白水蕩糧反重于低窪田糧而獨不憐憫折算又何解也據志該縣田地逐區逐圩開列原額文餘有總

有撒織悉明白今蕩既作田是蕩與田等種隨蕩增獨不開
列某區某圩幾何原額丈餘幾何今此不裁後將何稽此必
該縣原未以蕩作田實有難于開列者而蔡令去丈量時未
遠中文帛田及里迤具呈並不言及墮蕩今徒借此名誑聽
混賴信史且不足憑浮言何足遂信以是知彼中里迤倡為
大缺田額縮弓墜蕩田加蕩糧之說者謬也一據嘉善縣折
田志中稱袁宗告督糧道收田嘉興姚希舜等田四百九十
一畝九分二釐六毫秀水周從龍等田八百一十三畝三分
九釐內將四百一十一畝一分五釐五毫折本圩及律字下
坊之虧又除二百八十四畝一毫補大調字坊之缺照得志
區折田固是軫恤民艱然糧可因折而減額不可因折而虧

嘉善丈量時有假公倡議者乃未奉明文擅將大調等坊或
一畝折一或三畝折二共折去一千九百一十八畝零而田
之原額自在也乃妄稱額虧暗中弔去嘉秀田一千三百
零五畝即薄田亦弔去四十餘畝竟補折折之缺夫弔田藉
口補額也乃不補缺額而補折額何以示廣不補他呈而補
已呈何以示公是舉嘉秀額田付之無何有之鄉矣議田須
首出隱匿包補不知勘合奉自何年乃不行全浙而行一縣
又不行一縣而行一家詐得詔旨恐喝上下欺天子欺人乎
倘無可首將折而待之乎抑當折而終不折乎固誕彌天而
且謂素無人明開告收嘉秀田糧以補大調呂字二圩之缺
自謂一裁入邑志便可攘為世業不知田係蔡令申請三院

原補蔡縣虧額非補投獻瘠田移闕兩縣見證袁宗何得獨
收乃稱糧下累衆最合法意以塗人之耳目若謂補折乃告
收隣縣之田非虧損本縣之田藉以塞衆口杜後爭計亦謫
矣不思造物忌多取尤忌巧取天網不漏能必于孫之世守
耶子孫亦安得以便利擅售終當吐還還額者也據補姚希
舜等六百九十餘畝尚有六百一十餘畝既稱通行事例前
謬載墮蕩萬餘畝賠更甚何不一體均補又云攤入蔡縣竟
不入額補且于復不能不漏隙于此矣又稱效尤告折糧攤
蔡縣則非法及查陳鄉等續告折一千三百餘畝獨非糧攤
縣縣者乎居已于合法居人于非法何外暨之甚也既恐人
之效尤又慮人之缺望乃復開一利實言後有告折須閱回

隱蔽原田補額庶官氏兩利云以閱回啟爭端以兩利驅競
遂切肖訟師主文教唆無實非今日妄呈妄奪之左驗耶隱
藉以自肥而陽浮以愚衆今人滄滄訛詐者非一日遂無故
發大難之端妄欲奪田三萬三千餘畝密揭謬請不閱兩縣
通昏暗中將令賠糧併役以荼毒吾嘉秀士民膏血皇儲憐
加半塗炭非藉庇兩父母抗議力挽指中聞其後無論細民
即縉紳故為凡上內耳人壽何墓木已拱乃不憚皺眉不畏
切齒所謂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顧獨不之省耶既襲取三
千三百四十餘畝又襲取六百九十餘畝是丈量之後故為
欺隱之媒志所刺諸豪強有力者逞詭秘之謀公然于定額
內告收錢糧過縣信是彼中實錄而且甚之又甚者也草獨

九旬故老將死而其言不善即而有諫本職龍之弊案與以
自解集本不平遠人遂由糧以持南邑橫情乃率慈惠早遂
解沛獲幸者諫也一據嘉善土田志中開載嘉興縣額外有
餘田奸豪作弊多不入籍嘉善既推出嘉興不收糧如監生
金圻之屬者尚累累不一也照得金圻隱田千餘畝被首正
法無容置辨矣但所稱嘉善既推出是應推而推非私推也
嘉興不收糧是應收而不收信滿收也是隱田在嘉興而不
在嘉善彰彰矣疆界議中又苛責圻而忘又獨揭為証不知
圻之隱田從該縣開來者果千餘畝否即果隱該縣原額否
耶若非額田即匿稅與彼矣涉乎而額坭坭援引為確據也
學之家有法蓬萊囊之子何與隣人乃欲借以持其短持其

十

而早勤其業中策必集幸乘聞彼中隱田又有甚于圻者
圻之瘦死獄中子之永成逸微猶不足為股監乎天必不佑
鉅奸而昌其後世其業也即如黃副使黃詹事祖遺田九百
餘畝雖在嘉善界內向來糧納秀水業更數世本東教依先
因兄弟宦遊家無幹僕主持丈入嘉善兩縣重徵屢經告明
開除書手圻長擬罪卷存今一榮開列攤糧包賠之數黃以
好修被誣乘此欲得辨明近于撫院呈准歸一不過欲明心
跡杜後患耳豈欲虧秀水之額以益嘉善之糧哉乃謂願歸
嘉善故復具呈刊揭詳辨非欲先去以為底望也况田至九
百難容欺隱嘉善既欲黃田及近日妄首田六千餘畝入額
而糧欲仍存秀水包賠獨不查前田原在舊冊某區某甲某

里長名下寄庄耕糧而今乃暮越跳出又查閱過秀水並不
收入某冊是明係彼界中無糧之田自合歸正又何辭之與
有志所刺富者以財求貴者以勢奪富可幾乎不務嚴真而
志中謀中呈中尊假此數端以為欺隱口實者謬也一據嘉
善縣志載萬曆九年奉文清丈凡糧在嘉善田在嘉善首避
重就輕皆匿而不報糧在嘉秀田在嘉善者分毫必報以致
虧額照得三縣田地參錯糧有輕重避重就輕或有之志
既以糧為証有田而後有糧該縣舊冊田數實徵糧數固在
也或按糧以索田地之畝數或按田以稽區行之坐落由粟
後冊即是定額舊管里邊即是知証若無互換仍舊辦糧若
係互換必有越中頂此錢乙頂彼者當從民便聽其各自承

十一

石凡田在嘉善糧在嘉秀者閱推嘉秀田在嘉秀糧在嘉善
者閱推嘉善數目自然相當分毫決無虧損蓋新冊丈數可
逃而舊冊田數糧數不可逃也隱匿容其自首差錯容其改
正仍貸其罪三縣又須各照丈實完糧丈多則增丈少則減
庶與丈實數合將來便于稽查也至于嘉秀田七十九百八
十五畝零若在應回舊額之數雖該縣有餘亦當存留而况
不足若不在應回舊額之數雖該縣不足豈得久佔而况有
餘竊恐彼之責備徒成畫餅此之恢復如執左券已近因奸
雄匿公家之稅者懼以蛇蝎貽毒而鼓煽愈工良民落彌天
之局者久為鬼域迷心而附和並眾既激之以好義趨亭又
誘之以額減糧輕前利可希後忘永杜故呈揭如嚙語馳赴

朱履字孟陽臨海人
見忠
民樹碑以志之

陳所蘊字道行號南谷嘉興人父倫字孟彝京以蘊其雄且
中內閣展萬木第時旅行遇盜于郡貧困無以歸倫為具裝
送萬口口德之所蘊入賢為國子生值高主柄國爾亦蘊

本學欲以內閣集精官之所蘊固辭力已不敷年高敢乃
授詔安縣主簿邑隸胡噴蓋供事吏度夜則縱騎行板如外
人莫之知所蘊至值有盜噴請自往捕蘊察其詞之非常必
即是道何用更捕乃縛而訊之得餘盜數十人邑境帖然邑

濱海有漁者數人出外洋倖遇島夷避軍勒令為其下木斃
效漁者以計殺其首詣汛守千戶葉某乞賞葉故併殺漁者

上首功所蘊力爭之得放還本籍其三則閩人而其三則浙
之温州人也又計撫饒平逋寇胡平等著長泰縣事邑有大

僚家奴暴橫教以法絕之中計罷歸平湖有胡某者居向為傳其主而
顧昂字文顯海鹽人成化中以掾吏為新泰典史家教浦鎮

教上既言激浦事請濬城東南地為河載土築黃家坑塘擇
海而路故所城地軍營公佔田地稅糧且以城壕空地海上

激沙為牧馬場毋令鎮軍縱牧踐壞民田并免所軍運糧減
馬軍舊額百匹為六十匹皆報可平湖激人利賴之

俞迪字允吉平湖人天順中以御首為廣東都司斷事杜茂
好古清節凜然有指揮三江失機監司欲并坐指揮于某屬
迪某之地曰國法坐失機死者不得繫于非其罪可濫及乎

力爭得免于潛以千金謝迪坐却之三年掛冠歸于泣拜曰
祖父汗馬之勞子孫喪失之得公以無恙敢忘大德哉他無
敢請願以弱息奉箕帚迎曰余老矣次孫未好以為媳可耳
于益感謝結婚而歸見分省人物考

十五

嘉禾徵獻錄卷四十五

郡人感 楓 白 麟

儒學

徐一夔

加宗孫台馬行

朱冕 邱贊 徐祥

沈一德

教棟

周衡

趙衡

沈桐

莊履 朱夢弼

力一傳

白

張志學

許伯全

江敬

馮瑞華

孫肯堂

徐縉

高夢說

沈鴻起

附光寫

姚夢龍 元米酒

道可

徐栢齡 弘澤

錢鈞

李迎

范棟

陳善尚

陳善尚

陳善尚

賀道亨

濮淮

丁文華

沈東

寓入書信

陳五禮

戴叔遠

李甫南

附孫文輝 王佑

徐一夔字大章本天台人博學善屬文見知翰林學士危素授以建寧路儒學教授膠方谷珍據海上泛宅於禾寓白苧里與鮑恂如民輩遊晚歲僦屋於春波門外庭中有柞樹大五十餘圍高可五六丈為獨杵軒記將終老焉洪武初徵脩禮書明年書成還將脩元史王禕為總裁官以一夔荐一夔遺書曰適者縣吏傳命言朝廷以續脩元史見徵且云執事謂僕善叙事屬之當路私心竊怪執事何怪於不材多病之人也僕素謂執事知我今自審終不能副執事之望何也

近世論史者莫過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
史官姚璠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撰日曆日曆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意至
於起居注之說亦專以甲子起例蓋紀事之法無踰此也往
宗極重史事日歷之脩諸司必問白如詔詰則三省必書兵
機邊務則樞司必報百官之進退刑賞之予奪臺諫之論列
給舍之繳收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啓事中
外之囊封函奏下至錢糧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闕政體者無
不隨日以錄猶患其出於史情或有誤失故歐陽脩奏請宰
相監脩於歲終檢點脩撰官日所錄事有失職者罰之如此
則日歷不至訛失他時會要之脩取於此日錄之脩取於此

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宋代之史所以為精確也元
朝則不然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
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脩實錄
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疎畧幸而天歷間虞集仿六典纂脩經
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備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
錄又有此書可以參稽而一時纂脩諸公如胡仲中陶中立
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皆有史才史學屢而成書至若順
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
以足成之恐事未必覈也言必未副也首尾未必貫穿也而
向之敷公或受官或還山復各散去乃欲以不材多病如僕
者承之於後僕雖欲仰副執事之望曷以武舟至嘉興驛足

疾大作不能前謹奏狀左右乞賜矜營一雙遂不赴五年用
薦署杭州教授名脩大明日歷書成將授翰林院官又以足
疾辭賜文綺還還十六年帝以靈谷寺初建勅雙自杭州撰
碑文以進稱音賜蟒衣彩幣時三司衛所撰進表箋皆令教
官為之以嫌誅戮者接踵如則也嫌於賊生也嫌於僧帝靡
也嫌於帝非法坤也嫌於髮髯有盜也嫌於有盜往、而是
一雙撰智表有光天之下及為世作則語上大禮禮臣因請
頒表式帝遂自為文布之一雙得以幸免辭去居時話元時
者凡一六五十七字首之典事仗人不犯其法良善建州孝
友是也當日有節節少不當其法良善建州孝
字房良言於帝曰子小子履湯用於節我將文亦或歌於廟
以古平今未足深謹帝怒乃釋可謂於節我將文亦或歌於廟
字者疑古碑北七攝晏但求全味智也仙死若洗泥也山

禍頰頰毀傷仆壞破時刑陽孤墜膝服布孝法天折災困危
亂暴虐暴虐速惡老邁改替敗廢絕思慮、患憂因枉棄
餘其察李思狂藏除歸猶欲與法奔前推隔去難出
考校萬荒古述師利革除遠尸叛散慘怨克反逆害賊殘偏
罪幸免出沈埋泉陵北延祐元年十一月取定擬至三年八
月寬其禁矣其字孫雖難志避然亦玉堂視單者所宜知也
在事九年乞歸卒於禾有始聖葉六卷明史稿
朱冕字士章號齒菴嘉興人永樂庚子舉人正統初為通
許教諭再補崑山教諭課士勤而嚴事上官從容有體巡撫
周忱行部至崑山甫登岸威怒欲健一人冕請至府治之至
府忱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親瞻所係因怒罵人怒累感
德忱謝之嘉靖乙未太倉開設衛學忱奏保冕為太倉鎮海
兩衛學教授且語衛弁云吾為爾子弟得一良師冕月試諸

生必用全題水出日記龍山長壽寺其生考考月試動而只家課其考二篇文字散人作語語以字數少不能觀貼見才也

習駢體體授以作表之法曰起語簡切題不爾則考大家體頭及門被其教如鄭文康葉庭詩舉高利刻文為程凡三學所貢試禮部者皆彬江南通志兩所名皆錄俱亦傳

張俊字文英崇德己酉舉人景泰間為太平府教授誠朴而富于文學課士思義兼盡終王府伴讀見太平府志

宗昇嘉興人國子生天順間為睢州學正直人宥性限以程課日稽而月試有進者馮鼓集眾獎勸之否則懲戒之有一生道以束脩明日試所誦未能志記昇而斥之曰汝不能讀書乃以利啖我耶遂之其人感愧向學終永州府教授睢州志有傳

五

邱贊嘉興人景泰丙子舉人安慶府教授以公正範士一時畏服見懷寧志

沈一德嘉善人萬曆癸酉舉人知崇明縣改永嘉教諭誠確端方作士有法士多歸之漢于聲利齊居寒素泊如也見溫州府志

周繼字士亨平湖人為諸生邑當新創人文未著獨徇篤學慕古景泰元年中浙江紳試任睢州學正以禮率人訓迪無倦諸生有衣食不給無力表其者出俸助之皆歸肆力經史根極性命之學著書數十卷見西浙名賢錄

趙純字希文嘉善人為人敦厚中稱其者景泰癸酉舉人授階州學正苦造就人材州人被其教得數舉科目又出休

錢銜谷器供祀事遷韓王府教授明嘉善志統游府存學于項志士本之難也

沈桐字春波嘉興人鄉貢萬曆間為蘇州府學訓導循循而教志六十四卷遷滁州學正博雅端方以師道自重為訓導劉恩所擢有傳

張志學崇德人永樂癸未舉人永福縣教諭為長樂教諭有傳

許伯全海鹽人永樂丁酉舉人累官第正統間為吳江訓導有傳

六

均字士章伯全子自少從父遊學即能博綜載著為人靜慎終日無惰容正統丁卯中式明年授安溪訓導景泰庚午典應天鄉試以母老乞歸養教授於家劉泰張寧鄭廷皆其門弟子也奉先均登科舉與均同榜中式文字甚盛均居家之日嘗三應聘為河南陝西江西鄉試同考官至皆稱得法未

江敬寧——海鹽人宣德中故城教諭深沉有氣節循善

字昇嘉
嘉靖
嘉靖

徐輔
馮瑞

誘以禮自持見故志又為建寧教諭建寧州志

宗昇嘉興人國子生天順間為雅州學正隨人資性高下限

以書程日稽而月試有進者鳴鼓集衆獎勵之否則懲戒之

有一生遺以束脩明日試所誦書未能悉記昇面斥之曰汝

不能讀書乃以利災我耶還之其人感愧向學見州志永州府教授

馮瑞字信之號介軒平湖人弘治間歲貢授建安訓導改南

安州陞丹徒縣教諭子輩

翠字尚升號魚山嘉靖間以貢授寧國府訓導陞長垣教諭

孫浩字室齋其先奉鄞縣人革除中以方孝孺事連坐謫戍

海寧衛遂為海鹽人祖還字海愚以貢致饒有隱德浩入質

為國子生授浦城縣丞司邑之雜稅併頌障浩供事而已

不求盈羨三年告歸浩女適同邑太常錢徽歸遺徽朱子

大公集一部謂之曰讀此于理不道貧矣居鄉究御井利弊

每以強直濟事人不能撓年七十卒於家子肯堂

肯堂字以升少負逸才為於友誼人有過必面折之嘉靖中

以貢授應天府學訓導遷都陽教諭歸老於家倭亂幾遇害

為僕沈鸞而救得免

沈鸞海鹽人嘉靖甲寅五月五日海寇群至肯堂嘗舟以避

既渡乘舟奔城東脫縲濟過賊餘僕皆逃鸞獨向賊叩頭且

仲頭曰字殺我毋殺我主賊以刀加其頸言不復遂舍去俄

隔河賊以矢擬肯堂鸞復跪前賊求殺鸞時肯堂懼不能

行鸞竟前再捕之以登其子意肯堂死矣遺遺來求屍相見

徐縉字朝保海鹽人祖潮早失祖母王以苦節聞縉嘉靖中

鉛山訓導就遠本縣教諭罷歸死于倭寇子縉

縉字子潔諸生以父子倭請闕上書乞集鄉兵勦賊召見許

之賜名忠孝軍又乞濟師勦造工部侍郎沈良才尋以工部

部尚書趙文華前有登海誓勦之行改勅文華調營山東

河南陝西合兵二十萬至浙費軍資數百萬計乍浦沈莊之

戰縉在行間有功不受賞而歸

姚克字叔信号元岳山人秀水人世居夾馬塘父為仇家陷

獄克請代繫者久之僧止念以能詩與克交時亦在獄相歡

甚歡已而事白出獄遠游者數十年著尚古草八卷詠物篇

二卷子舜聰

舜聰字伯遠亦能詩嘉靖中御貢歷休寧海陽奉化三縣訓

導終祀游教諭有好古集雜言湯游草子遜字士先号若麓

萬曆戊午舉人知德化縣年八十餘卒姚氏族譜伯遠為博士官有先負

苦得承諸伯遠子利伯遠則崇信大原子者為融金首之子得無死後多神物之可備足

則今其難學也以致生致得將為克致子生流餘其除刑時也及生果成同名也

朱甫字子美崇德人嘉靖中御貢為歙縣訓導時許國尚幼

未為諸生甫持賞識之後國以一甲第三人登館閣遷汪縣

教諭臨嚴重持校士先器識而後文範不以束脩為輕重

指休以給諸生之貧者去官日士民感其德立碑紀之見汪縣志

子道亨

道亨亦以貢為訪暨訓導温和樸密有父風子用光萬曆丙

子解元早卒妻王及妻馬氏諸氏皆苦節

不樂官而歸終于諸生

高夢說嘉興人食貧授徒從遊甚眾後以鄉貢入京內閣中
時行時為詹事廷為子婿師授筆字教諭以老歸日焚香宴
坐講攝生之術儵然自適後時行為首輔門下士皆通顯未
嘗致一級書所著有蕉鹿醒言希白吟草

沈鴻起字漢翔嘉善人鄉貢崇禎間為烏程訓導遷太湖教
諭左良玉兵為亂人勸其去鴻起毅然曰吾不鮮明倫而臨
難苟免乎卒死于寇闔門遇害者十三人見文

徐弘澤字潤卿號春門嘉興人宗吏部尚書德夫之後父需
字洪川以從事考滿得恭城縣丞未至官而卒澤性純孝疾
則割股段則畫象兄弟皆諸生澤不樂求仕不制舉博來書

書考嗜法書名畫評賞臨摹無虛日家貧乃及什一之利居
閩閩中市塵紛呶不以希怪獨與客下簾圍碁或竟日忘其
所業處士陳繼儒侍郎沈思孝大僕李日華數從之游澤為
畫蒼古突兀不求入時日長子汝彬為武清衛經歷以舟迎
之喜曰我巖天下名秀之區我所願游乃湖峽以上經絕險
窮岩壁之勝畫益工跡里嘗集善畫者七人為別有社作江
干七樹自為之序曰子既題別有社因念我郡博洽好古于
筆墨中獨造關外者為九疑先生他日持過之共商略可否
先生曰寫山不如寫樹有向背左右老樛紫梓不專在確
奇形似古人有江干七樹之目能令位置間雅思過半矣即
具二紙乞先生父子圖之將為於式復命兒于齡于備襖

時集同人于虹川草堂各寫一圖期不限刻紙不限方各出

意匠是日天氣晴麗晨風颭齊前竹影受風搖寫如百千
小鳳往來屋壁間酒蔬淡泊而蒼頭適從九龍來携得泉
水即命煮以天池茶葉春芳直沁心腑正不知月圓三百片
如何足貴也圖既成若證之：卷半古雅如觀武侯法物幼
節之精容周而如換小窻光女叨咄不休又若衛伯之弘放
如游雲在霄風捲為一君求之秀色如西山朝爽其他若伯
璘道非際霞俱亦獨當一面肌骨清冷而兒子齡亦支離披
臂其間鮮、楚、在好事者足詫勝集矣就中白暖而獨蓄
彫形痺踴雖矜壯不減據鞍狀者為不佞不佞圖最晚成楮
凡再易及竟仍粗率不足觀倘賞識者欲於壯麗黃之外

存此洒散一種則神韻差足而他日合持以示九疑不知更
作何許論定也竹溪老人序時年七十有三子柏齡見後孫
開照字子雍崇禎已卯舉人
柏齡字節之號卷澤仲子崇禎庚午舉人受知學士黃道
周員誠再筆遊蘇氏嗣及以丁丑副榜授永嘉縣教
諭甲申南京破道周來難唐藩建捷在步自疏走福州上
書言事拜國子助教尋轉戶部福建司主事有詔遣往奉順
現進止未至而温不守倉皇竄窮谷中入天闕山展轉瀕死
期年而歸或招之任不應柏齡亦以詩畫名於時晚歲在陸
東外旁恭三來以及方書命訣穴法深自晦匿年七十三而
卒

邱民字克莊江都人連亂流寓嘉興年三十至正壬寅舉浙
江鄉試就禮部試時諸文士寓未者踐於郭門外天台徐一
護為文送之稱其不屈於敵氏食貧自若既第進士累官禮
部郎中尋出監河南行省事洪武初以薦授松江府學訓導

未幾自劾罷事家民能持至正辛丑郡遭叛民之亂兵火
稍息時永嘉曹庵為所教授以暇出西郭憇景德寺携酒相
慰藉同遊者凡十四人因過竹院逢僧話得浮
生半日閒之句為韻民亦與焉十四人者呂安坦純尚牛諒
字士良東平釋智寬字裕之常真散翼王綸米志道關人麟
人禮師此書釋智寬字裕之常真散翼王綸米志道關人麟
徐一護元存周榮人四明民及屠字斯也
錢鈞字志衡嘉興魏塘人今土斷為嘉善鎮事徵支洪武中

此兩斷者皆蘇
州府人

以明經荐授本府儒學訓導性嗜吟咏後以疾辭嘗乘扁舟
放浪雲水間有半隱集白號小西湖漁者復聘至京辛
李進字孟昭晚號西園居士嘉興人自少力學早惠食比
最通五經尤長於春秋博稽古為文森密辨給小家也長
旁工楷隸行草諸書法遺母喪哀毀眇目困不復求仕太守
齊政重其名起為本府儒學訓導永樂庚子為福建鄉試主
考官於鄉又充山東鄉試事嘗進為詩絕雅與司郡李孟
璠兄弟唐幹唐倫懷悅先後齊名同郡少傅俞山受業於進
山子諱為梓其道文曰西園先生集凡五卷詩在居時語五
用如士林詩選取以歷卷句如杏花村東酒旗揚柳絮飛
玉瀉加三月東風初去雁一笛新文飛花飛滿風外呼漁艇
楊柳陰中認酒樓
白有晚唐風致

見西園先生集
詩曰佳家

呂珍崇德人正統甲子舉人不第官上海訓導子朝景春
百舉人天順癸未會闈火御史焦顯期其門不容士子出入
焚死者九十餘人朝亦在焉國子學正關高錫陽人請加
優郵皆贈進士出身種科給事中何琮收其非是上下尚錫
錦衣獄訊治既而如其言皆贈進士出身御製文祭之詔某
遺骸為六火塚葬於朝陽門外題曰天下英才之墓弘治十
七年南禮部主事王偉奏其父五照亦以是年會試焚死前
奉恩師乃今年歲又速官無主守歲無祭祀各家子孫因道
遠不能省視以致居民侵毀乞令有司齊築立祠增與之祭
以令順天府葺其墻垣加以門扁別立祭亭三間奉刻英宗
御製祭文且令人看守祭絕無缺嘉靖末增築外城六塚遂
夷為平陸亭及御製碑不可考矣
范標崇德人鄉貢正統中為東流訓導謙和平易善得士心
志有傳
陳善字敬法海鹽衛左所軍將博觀羣籍好為詩文詞賦奏
律辭十李平龍天順中以鄉貢入國學不樂仕邑令李雲勤
之無乃出為崇陽訓導未幾歸求詩文者羣問非其人雖重
幣勿許也今以未高之年七十餘卒於家孫詢
詢字士周號墨山亦能詩工篆隸為秦漢章蔡勒俱有古法
畫山水極精有酒癖好弄神佳求画者載酒就訪飲酣澆墨
窮極天巧有請末十來歲歲於東南未老
姓克字林信別號克章山人秀水人世居馬塘父為侯家

賀道奇嘉興人職性淳樸生平無妄語嘉靖乙酉鄉貢授
將樂訓導待士以莊非公事不見稱為嚴郎歸著常自中閑
戶讀書至老彌篤年九十七而卒

濮淮字大川嘉興人少時才名藉甚嘉靖間鄉貢授仙游訓
導兩浙名賢錄作受知金都御史海瑞在閩時值饑饉日夜與
其令謀畫守禦城賴以完給事中方某勒碑紀其事年老乞
休歸惟喜讀易豫知死期先時告廟謝別交知賦詩而絕年

八十五見兩浙後子孫有以書法知名者
丁文華字質夫号一龍平湖人嘉靖間鄉貢為宜興訓導

惟說介師下一龍先生身居夙學士也嘉靖乙酉從學遊順萬公至嘉興考中舉余五龍向
入試一龍余道中忽謂余曰倘生相識誠恐為一語余但唯唯本解其意然坐竟不相識後
得交一言試單余問其一二龍云吾甥也時年法至各家法上座吾下座吾弟俱為其
執筆者久之讓為人吾遂法出門汝東青雲上引引手不接我亦得至宜興是者以考其得法方
也及出余居首一龍竟不與余相識幸得法耳注一龍以年皆冠首通新制起選齊不
得者居末法教并余舉進士居三科連貢先生亦同相余為序其見愛厚余亦從學以死
對余說進齊皆學吾浙惟余言一龍乃得法進而教宜興者三
年余第在乙酉之方已為之流而一龍仕進北于此

沈東字啓明秀水人為諸生有文名嘉靖中以鄉貢授德安
府訓導操履端方教弟子以嚴肅丁母憂歸極哀毀自此不
燼不扇不踰外閭者數年服闋不復出朝夕焚香請于博洽

經史有古君子之風
陳五禮嘉善人萬歷中為備溪訓導誠樸諒莊士子咸敬服

之見情
戴叔遠字元通嘉善人博通經籍士爭師之尤為友誼與同

邑東廷旦王佐孫文聲相友善稱劬頭交文聲字韜生鄉貢
為昌化教諭叔遠亦以貢授象山訓導文聲以疾去官卒于

家叔遠聞訃即聞道歸哭之大慟嘔血數升而死佐字樁垣
崇禎庚午舉人辛未進士知休寧縣兩子充應天同考拾遺
補應來縣入為刑部江西司主事雲南司員外即致仕再起
本部廣西司員外遷江西司郎中出知保定府調高卒于官
休寧志稱
遷高書道

五

忠義

- 湯執中
- 徐一源
- 陸中道乾
- 周宗彝
- 高穎琦
- 張翹
- 魯國卿
- 吳重光
- 葉仲垣
- 邱岳
- 侯左
- 陸平
- 沈興
- 錢遠
- 沈本
- 王昇葵
- 金昇盛
- 陳源
- 徐梗

即人盛 楓輯

沈文銳

湯執中嘉興人以邑椽滿考授廬陵縣丞崇正五年粵寇入吉安永豐直抵泰和白羊均百戶梁學兵寡被殺漸逼郡城執中率義勇拒賊至富田賊突至殺地簡龍德新民家盡被劫掠次日執中更招集鄉兵與賊遇於木湖洲奮勇直前手刃數賊斃擊折賊陣旗賊將遁而執中前賊為賊矢所中馬驚逸不能止執中墜馬遂被害上官題叙有旨褒卹

徐一源崇德人河南通志作海鹽人亦起家椽史授歸德衛經歷崇禎

末闖賊攻歸德一源分守城北殺賊甚眾城破猶巷戰力屈

罵賊死詔即元而立祠命本郡有司歲時祀之河南通志有傳

陸申字天厚嘉善人父某無辜下獄申刺血訟寃得釋以國

二

子生授楚府典儀楚愍王為世子英耀所殺在藩諸臣皆受英耀賄將以疾聞中夜踰垣出詣有司告變乃上聞督撫按之得實英耀伏誅縱竟掛冠歸不復仕從于道乾

道乾字子勉慷慨有俠士風嘉靖甲辰歲飢以私積散之人遠祖宣公墓在忠州為蜀府為紀善謁而修之比歸更置義田贍族兩兄俱早喪撫其遺孤如己出時論稱之著碧蓮叟漫稿吳山漫稿各一卷

周宗彝字五重奉海寧人居嘉興之硤石山幼從倪元璐遊崇禎己卯中式順天鄉試不第歸時盜賊充斥捐貲設關廟立水柵以為一鄉防禦甲申三月聞帝及后殉國謂家曰吾家亂喪親冒矢石保障一方以俟時清今勢不可支吾不待

臨海死矣妻下氏抱三歲子與其妾朱衣紫衣即躍入池中弟啟琦等闔門盡節者四十八人其弟璋光尚死守乙酉八月望黑霧盡晦兵破硤石披甲巷戰被數創而死

高穎琦字章甫秀水人諸生乙酉六月郡城將陷有勸之出避者琦曰公等必棄城去耶平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城亡與亡吾死猶生也城陷被殺妾徐氏語三女曰不可辱身以背父先推墮井中氏亦投井死其僕周龍者以美湯哭奠畢亦死之一門盡節者十三人

張翔字叔闇自號林屋主人嘉興人為諸生居城北乙酉六月城破士民皆逃匿翔與妻子獨不去濡衣冠而坐於門外兵入死之妻子僮僕十餘人皆被難隣人秦如泉等四人仗

三

義殫之殮畢悉自縊死

魯國卿崇德人崇禎間以邑掾滿考授韓王府工正流賊充斥城陷國卿死之事聞贈衛經歷就死事地方有司致祭會國破未及立祠

吳重光桐鄉人初為衛胥同儕與之常例錢輒擲諸地曰此錢安所不得一碗飯乃從地獄中覓食自是絕不入官崇禎末闖寇大亂光聞人言賊事怏憤激甲申春挈弟之鄉時方蠶提筐於野聞燕京失守棄筐走入城問國破信否眾曰七日矣皇帝奈何曰與城同盡又問帝二子何在曰闖已自帝安所得二子光捫腹捶胸喚奈何婦遠屋而啼仰天辨曰一至此乎小人伴皇帝死矣作數字歷硯底慰其弟遂自

縊

葉仲垣秀水人少喪父母傭身為將漕卒刺船崇禎末至南都充禁衛軍南墓建常入羽林為殿前刀手日擊時艱啣刀自縛於千門外陳四事大略言國事搶攘之秋強敵在外強鎮在內不思自強以固恢復乃後宮數千歌舞決旬大臣有狎客之風官監皆花塲之使坐使忠臣喪氣烈士摧肝可危者一唐時藩鎮縱多跋扈猶有一二賢將迎鑿饋餉靈武興元實因以復國今諸將在外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間有自稱扈蹕者亦陽奉陰違其原皆由於禁衛不振羽林越騎徒然倘負即有旦夕之警蹕此輩不足以禦敵故士志益驕而臣節益戾腹心空虛尾大不掉可危者二古來將相協和則國

四

勢自振廉蘭列頸千古可師今閣臣懸軍於外以圖北指本依倚為長城乃羽檄交馳而九閣不知廉葵頻呼而百司罔聞以江淮為素土以督師為孤注必至興城俱覓而後已閉戶之事尚不及周知况能望黃龍塞予可危者三納粟捐金拜爵贖罪雖補救於一時然吏道之雜未有不由於此者士類既濁亂而資格混淆四民皆恥其本業務求非分之財頃刻即吏忽然金紫奔走馳驅固非白丁銅臭一旦有事此輩豈堪任干城而扞牧圉乎民貧極矣上因而收其餘財強者得財則為官不得則為盜賊惴者轉死道路國無人矣誰可與守可危者四書入不省亦不罪也國破後落魄江湖歸仍為漕卒家傭年老丐食僧院窮餓死仲垣素不知書其稿乃

丐江浦諸生秦汝昇作亡其名汝昇字也

邱騷字梁父本徽州諸生崇禎末流寓嘉興客於朱氏因割

城北園宅之半館之素任俠以時方多難有志從戎與儀制

主事譚貞良善貞良入閩偕之行岳見其勢不支棄走山中

閩破入粵至潮州天下大定為蓮卒所得斬于市

侯左不知所從來充海寧衛軍卒調隸總司正德中張鯤

由温州衛指揮遠海鹽總兵官徵征開化賊鯤時守察西寨

遊軍遇漆客巴元宗於山中縛之將以為賊俘而獻之左控

馬諫曰昔曹彬下江南不妄殺一人子孫永昌請釋之鯤不

聽卒送都指揮李隆斬之

五

陸平字國平平湖人正統五年歲飢與邑人孫佐鍾鳴遠潘

璧四人各出米二千石助賑有司上其名勞以羊酒復其家

三年

沈興海鹽人家世豪富正統七年九月詣關進漆一萬觔禮

部請給半值上詔曰小民不遠數千里効勤宜照時價給之

不可更減下禮部與領價如數事在實錄中同邑張寧嘗曰

他日有以官價買鹽民物者援此例乞全給當無詞也

鍾遠桐鄉人正統七年歲飢出穀麥一千七百六十餘石助

賑事聞詔建坊旌之同時有王全顏小童王顯保亦捐粟數

百石朝廷勞以羊酒旌為義民賜冠帶復其家二年

沈本秀水人世居邑之永樂里積織起家郡邑舉為萬石長

守法奉公無少侵漁正統辛酉歲大飢有詔勸富民賑貸本

首輸粟五千斛旌為義民本歲閩寇猖獗有司率民兵往禦

之本鼓率鄉勇及家僮偕行累有功景泰癸酉募富民納粟

以實遵奉以白粒數百斛應詔將上道疾作屬子淳代往輸

之授散官給冠帶

王昇字廷旭嘉興人正統壬戌歲飢昇出粟六百石發賑助

人喪英修橋梁年九十三卒賜冠帶族人彞

彞字叔倫號蘭臺景泰乙亥歲饑出粟二千六百石以賑事

聞于冠帶兩子饑又出粟三百石成化乙酉又出粟四百石

丙戌出粟五百斛加授散官居家施人醫藥不責其報年七

十二年

六

金昇字彥昇號耕梁主人其先六世祖蒙政自宋高宗南渡

之後始居嘉興長水塘金寶港累世皆以農桑成家至昇益

裕正統辛酉歲飢募民出粟昇捐粟三千斛賜旌修撰成都

楊慎作耕梁解贈之卒年七十五同郡大司馬項忠為作墓

志昇二子茂盛

盛字宗衍號椿菴景泰癸未歲飢盛為元茂捐米四百五十

石拜官乙亥又饑盛又出粟一千八百石授將仕郎本郡飢

貸民種穀數千斛其卒也亦忠為墓銘子鑑字仲昭號隣竹

諸生辨族譜甚詳今且數十世宗支猶井井也

陳源字本深海鹽人性孝友好施父遺盡讓之兄弟復居積

致饒成化壬戌歲大饑為粥以食飢者好納四方遊士戶常

滿詔賜冠帶粟帛

徐棧桐鄉人居千金卿家素饒好行其德嘉靖三十二年捐田一百五畝於學宮以給諸生之貧者其年歲飢又出米千石賑濟知縣徐行可上其狀賜旌
 沈文銳秀水人嘉靖中入貨為國子生年饑捐穀以賑貧民又捐田百畝於府學及秀水學以濟平生上聞詔旌其義授光祿署正

嘉禾徵獻錄卷四十六

孝友

郡人盛 楓輯

殷原善

沈嗣昌

朱 煦

仇必達 必顯

周 玘

秦 湮

周允文

張 瑤

顧 昌

章善音

顧 徽

童 暉

王紀善 永謀

葉春華

呂元聲

殷原善號松雲道人秀水人父從先元至正初任統軍元帥駐兵杭州為張士信所殺原善少孤貧與兄原誠近仁讀書養母友愛無間近仁洪武初舉孝弟知平遙縣獻而著菴改戒銘二十四篇上嘉之起擢廣西叅政見王律造尋與妻皆和熟賢錄

卒於官遺三男曰盤曰輅曰璉又有一女皆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如己出年四十原誠憐其苦使其友珮之娶原善泣曰我兄坡不幸早世使我娶而不賢諸孤何以存濟且娶者為後耳諸孤在竟無為我後者終不娶撫教婚嫁皆得其所鄉人稱為義士垂老授家計於諸子為野服黃冠以終其身柯山沈繼宗為立傳

沈嗣昌字壽康以字行吏疏原恐崇德人早喪母思之未嘗不泣事父曲盡心力時南北騷動歲復大饑父年老嗣昌每奉侍不以時事聞恐其不樂也為州掾吏未幾父歿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營墓於豐山之南自葺茅茨廬墓者六年彭比却集同邑夏正字時與性孝友遂辭吏役太祖親及廢墓事其元宗如父御案稱之

既既定東南行省薦其孝行詔徵之不起同邑會都御史程本立未過時嗣昌奇其才告以當志聖賢之學卒為忠臣嗣昌以洪武九年秋卒於豐山又三年知府王文禮旌其廬曰孝隱正德元年祀於學宮里人稱之曰孝隱先生見湖野乘編又兩浙名賢錄未幾奉天台人父季用遊方谷珍亂倫寓嘉興洪武初以賢良薦崇官福州知府照其長子也性至孝母楊侍諸子嚴稍不如指嘗擊不已照事之甚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季用任福州僅數月六遠赴京師輸作為賦旦日費錢數十緡後季用病不能堪謂照曰吾貴力豈能任此旦夕死矣無為汝累汝弟負吾骸骨歸葬照遺遽不敢頃刻離復成二弟守視之時在役親屬告枉令

甚嚴告而成違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照曰吾不能脫父於死斷不訴等死萬一緣訴而免亦無恨同役者交阻之不聽乃自縛闕下具告枉狀上悲其意赦季用復其官例復官者四十四人皆請季用拜謝曰微君有存于吾輩皆城下土矣已而照感疾死季用傷照亦死京師人共悲之明史稿仇必達弟必顯奉化人國初隨舅氏成海寧與兄武昂季弟必悅同居共爨相友愛內外無間言坐人區其居曰和樂堂必顯道過矜骸白必達買棺殮之嘗鑿路升五十以濟道渴正統七年官軍杜忠等與海道戰溺於沈家門七日不食必顯捐粟募筏救之得生者七十二人

然請代父死不許因自詣官求代有司以難之訊曰家貧役重非兄侍養莫能親心請益力不能奪既之成所願以食力致富子孫皆克繼其業分省人物考載禮部傳作桐御人而乃桐城人分省人物考誤以桐字秦涇字汝清平湖人幼喪母養數不自勝服除設像事之繼母虐涇事之益恭撫異母弟尤篤卒回母意父卧病隣火及卧所扶昇不及涇但叩頭願天風反火滅父歿盛墓終喪知府鄭登高以聞未報而卒不及種見兩浙周允文字衍溪秀水人父相賈京師坐事逃匿山海關外允文時方襁褓及長聞其願末日夜號哭及母喪英華與姊壻偕行訪父於京師不值流涕行已哀感路人傍一翁為指示

出闕展轉數千里一日過其父於途婦婿識之曰此即阿翁也父子抱持痛哭相已納婦生子允文力勸之歸色養漢數十年允文子鼎隆字道遠諸生亦以孝聞

張瑤字朝貢嘉興人弘治甲子舉人其妻以疾不悅於姑欲出之瑤心知其無罪令歸依母氏終身不娶與兄同孝養內外無間言屢不第隱居杜門衣食不給恬如也却守徐盈高其誼屢枉顧咨論政事卒徐為其禮葬之

顧昌嘉善鑄工母陶年八十餘苦痢昌日禱真武廟願以身代母病甚乃操刀入廟剗胸探其心將以療母久之不得乃割傍膜為羹以進母已數日不食聞羹香食之頓愈

章普音一作嘉善普嘉善莘工父早世事母徐至孝母嘗患心痛普

四

音即奉香路拜往普陀禱焉獲異兆比歸宿疾頓除已復患傷寒瀕危普音剗股肉為羹以進未効一夕割胸肉和粥進之母食之愈當事以愚孝弗之旌也彭比部集崇德寧冠顧薇字子芳海鹽人恭議正之族子事父倫母李至孝童時父母有小疾即憂形于色湯藥必嘗年十八母李致哀慟頓絕良久乃逝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刻木像肖母事之出入必涕泣以告一日號呼不已木母忽作聲呼其名北隣火將延及薇家薇伏棺痛哭風返火熄得無恙繼母盛不善視薇事之如李不少違卒化為慈母有司以聞詔旌其門見兩浙童暉字景文海鹽人母早世事父孝謹家酷貧父嗜魚暉為諸生嘗以試事至如偶見鮮鯉買之徒步數十里歸奉其父

乃復去父怒伏地受杖不敢起俟怒解命之乃死近七十猶戀如嬰兒鄉黨稱之弘治中以鄉貢選授鎮江府經歷兩名賢錄嘗云吹地得元執中有錢千餘盡以奉父膳○西園雜記暉子顏苦學嘗走閩中請禮于劉子賢動得非王紀善嘉興人由掾吏授三原縣丞所司水利而三原地高諸渠久墮乃設法疏濬遂稱沃壤署白水武功三縣事已休歸年八十餘卒於家于永謨

永謨字公崇事母鄭能曲承意指家頗饒萬歷末盜利其財夜劫之眾皆介避母鄭年老不能出走盜執鄭將殺之永謨從門外突入橫卧鄭背曰寧殺我無傷我母也鄭遂得脫盜斫謨右臂斷之數日死其僕王成亦以救鄭死邑人哀之為請旌永謨無子以弟芝封之子變為後

五

葉春華海寧衛軍卒操力作事其母嗜飲食而性暴怒不恒春華每朝出暮必市酒肉歸供母稍弗愜令別置又復百計賈而進之母叱之跪不命之起雖達旦不敢起隣人或叩壁教之曰母新矣何不暫起應曰吾不敢欺我母跪自如或勸之娶曰力不任娶即娶恐不克一心事母寧以鯁終也嘗供事總司軍府失期被笞哭甚衣人問之故曰明將劉薪責以供母今創甚不能往故慟耳主帥聞而謝之遺之粟知縣何早旌其門兩浙名賢錄又有葉文榮海寧而軍餘性勇趨經愛之飲注而孝友天至弟文龍醉殺母而請代逐諸官自暴其政殺之由釋弟歸文榮竟坐法臨刑笑曰吾以一死而全母與弟所得孰多其寫于孝友從容就死如此

呂元聲字元聲號揚齋嘉善人父被誣謫戍閩中獨與母

居以孝聞家被火母又老疾衣食或不給乃棄諸生責樂於市雖貧然急念難有故人于燕聊以所居定興之年八十餘卒同邑尚書徐石麒為之傳兩浙名賢錄柳吳嘉善人母年醫治之不愈朝夕注禱于天受黃海鏡人而母兩日中各生一子疾發于京師無賴稱貸志數千里扶輿歸英家母在堂受中落與弟輩藉田及項承屋二所先弟其食則同案卧則同榻共政不數年置籍田及項承屋二所先弟其食則同案卧則同榻共居寶嘉興人無恙及項承屋二所先弟其食則同案卧則同榻共可自任余歎何天獨身故舍二親與兒女處久之父病不能四禮十餘日母病以井故者甚力與不處久之父病不能然無聲戶竟日病以井故者甚力與不處久之父病不能而覆着床上日母病以井故者甚力與不處久之父病不能淨已起進未日母病以井故者甚力與不處久之父病不能之事半六如華日母病以井故者甚力與不處久之父病不能

六

入其

入其

嘉禾徵獻錄卷四十五

文苑

楊維楫

白珽

張翼

黃玠

陸德方

陳秀民

徐

徐

曹

周鼎

王觀

莫藏

劉

鄧

張

張

懷

沈

沈

呂元善

兆禧

郡人感
楓
菊

文有列陸王國
何陸王國

顧文奇 索律

徐 晟

吳 龍子

姚士葬

陳 愷仁

宗鳳翔

戴 淵

陳邦俊 詩教

朱顏復

褚廷瑄

陸上瀾

入陸

何浩然 生拜

孫 溥

吳宗潛

項 真

錢應金

潘程持

錢士馨

俞汝言

楊維禎字廣夫奉山陰人少穎悟父宏築萬卷棧于鐵岵山

善此中事
一不
一不

仲亞相遠藏帖陸爾乃客寓嘉興館于漢氏無志居浙西
有持社而濮市濮仲溫豐于質榮一時名士為聚社文會以
來赴者五百人請楊文軒其優劣于是紀吳士居居
高湖楊完者亂州無完即然同知二年春吳士居居
仲公與子景德寺六十一有四入是時聞人辨吳士居居
諸日金何子景德寺六十一有四入是時聞人辨吳士居居
居有陳村居方避金洋民劉仲子與成或名吳士居居
居居合漢之居雙川避金洋民劉仲子與成或名吳士居居
祠廬社祠香徐年一避金洋民劉仲子與成或名吳士居居
牛讀士良江都印年一避金洋民劉仲子與成或名吳士居居
日以文酒居唱明詩成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三泖間獲新劍錄為管冠鐵葉冠衣免禍吹之作迴波引送
号鐵笛老人或自呼老鐵六曰抱道老人又曰東維子其為
詩界兀自善不詭襲前人洪武二年編纂禮樂書劉徽傷士

之說也

陳秀民字庶子号棲老奉永嘉人博學善書有詩名元至正中為武崗城步巡檢遭知常熟州張士誠據江南辟為泰軍及拒朝命拜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兼翰林學士士誠敗流寓嘉興居竹隣巷之蔭架橋洪武末卒著寄情一作稿子雷景融

雷宇公聲能詩有父風官山西布政司經歷有霖菴集

景融字菊逸不能詩子穎宇漢昭号竹隣穎子濟字以升濟

子鼎字邦器皆能詩

入其選

孫詢字廷言号東溪嘉善人從里儒徐中學受尚書善屬文能詩洪武末御貢宣德中分縣為三始建嘉善縣學推攝教

事為訓導尋應財良詔授廣西布政司檢校遷分宜丞歸与邑

人李懷玉者為者英會擇年齒相若能文章烟禮讓者十三

人每月朔為設牢醴子弟侍立行爵歌詩稱盛事云徐中者

字伯庸洪武末以明經授都陽河泊所大使簡宜端方言行

時可法歸田教授終其身

此碑觀化誌觀
碑在東北角東傳在
明孫詢亦在碑中其人
在江北縣嘉善山北
物類方志卷之八
後入此選

入其選

胡恒性海蓋人洪武中以文學徵授醴陵丞廳事前仿唐崔

斯立植松數十株無事雖偃息其下頽曰哦松自為之記秩

滿去官體人思之立祠祀為

屠貞字士幹奉貴陽人元末游吳越樂激浦山水家為從楊

維相學詩有名洪武初以御貢為東莞丞未幾掛冠歸与激

浦韓履祥倡和有集一卷今不存貞之貢以二十五歲生員

選入國學吳年同舉者四人張信工部主事姜良河南布政

司理問所提控案牘鍾德馬平縣丞

周鼎宇伯器号平川嘉善人博極經史往來吳下為弟子師

名承差籍以避嫌先生五六年客有來其名戲曰周鼎九

征開寇鄧茂七刑部尚書金藻泰贊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

珙平江伯陳豫等務年以武巨珠于文墨法方而官于各

與出總理文書辟置幕下金藻尚書刑部初故奏議科詳

生例止其下且使二子師之凡改之未久獄之有殺常密

生實幕下世傳流至蘇州將以備衣冠迎道議進取方略

嘗与千戶龔遂奇從數騎入尤溪山寨降其眾而還幕府不

知也清陸小儒士周鍾与千戶龔遂奇入深山中可五六

不為十道至一人家福言老人以誠也頭謝七有且設草

具周鍾意氣揚人如平福老人徐道謝曰某生長行伍其

眾而運是日逆奇食已不能正之徒兒今為儒者服矣彼對字

乃為字之號十數常自謂天下使兒今為儒者服矣彼對字

与為字之號十數常自謂天下使兒今為儒者服矣彼對字

臨為字之號十數常自謂天下使兒今為儒者服矣彼對字

紅為字之號十數常自謂天下使兒今為儒者服矣彼對字

事白為字之號十數常自謂天下使兒今為儒者服矣彼對字

以清行為道中駭令生為說順先化事白為字之號十數常自謂天下使兒今為儒者服矣彼對字

河指指揮不可班班江行天順公化事白為字之號十數常自謂天下使兒今為儒者服矣彼對字

州有指指揮不可班班江行天順公化事白為字之號十數常自謂天下使兒今為儒者服矣彼對字

除其指指揮不可班班江行天順公化事白為字之號十數常自謂天下使兒今為儒者服矣彼對字

沈澆師之次杭州四明章文仲來請曰閣下周勇有奇才
顧與之角乃出南征百韻詩朗誦一過各書一通上之通不道
一字勇曰能復求句倒誦至前年章謝曰不能矣

或外風何則公之以不三數白金而以求壽然著上蓋集十
一略也明失傳古思不足也而以求壽然著上蓋集十
米瀛師之次杭州四明章文仲來請曰閣下周勇有奇才
顧與之角乃出南征百韻詩朗誦一過各書一通上之通不道
一字勇曰能復求句倒誦至前年章謝曰不能矣
十三年福建鄉後七反到使卸履舉領兵教賦賦公
流與即為同年卻思與卸履舉領兵教賦賦公
來索即宿入屋後時嘉興周先生寓在華中曰公豈官
因區區下官不獲而去卻得免死蓋軍中之令凡違節制者
遇之即殺稍後官渡乘小舟遊遊三吳實文為活吳中蓋志
播標皆出其手造請填咽晚年蓬澤為清當年近九十備杭
州志燈下書短頸字界畫為開信手與目不折紙為範范髮
不爽葉室曰荷鋤軒曰旆旂卒莫永安鄉及門知名者吳江
文錕用柳文制志其墓曰桐村瀚室記靜志居詩話桐村聞

一尉白頭又遭甚哉之坊我斯人寔命不嗣同社州故
厚貽詩云功名已覺如夢一夢成虛名不嗣同社州故
一尉白頭又遭甚哉之坊我斯人寔命不嗣同社州故
厚貽詩云功名已覺如夢一夢成虛名不嗣同社州故
一尉白頭又遭甚哉之坊我斯人寔命不嗣同社州故
厚貽詩云功名已覺如夢一夢成虛名不嗣同社州故
一尉白頭又遭甚哉之坊我斯人寔命不嗣同社州故
厚貽詩云功名已覺如夢一夢成虛名不嗣同社州故
一尉白頭又遭甚哉之坊我斯人寔命不嗣同社州故
厚貽詩云功名已覺如夢一夢成虛名不嗣同社州故
一尉白頭又遭甚哉之坊我斯人寔命不嗣同社州故
厚貽詩云功名已覺如夢一夢成虛名不嗣同社州故
一尉白頭又遭甚哉之坊我斯人寔命不嗣同社州故
厚貽詩云功名已覺如夢一夢成虛名不嗣同社州故
一尉白頭又遭甚哉之坊我斯人寔命不嗣同社州故
厚貽詩云功名已覺如夢一夢成虛名不嗣同社州故

明志

門之句若沈州紫希在徒有士庸庸常陳文曰
沈澆師之次杭州四明章文仲來請曰閣下周勇有奇才
顧與之角乃出南征百韻詩朗誦一過各書一通上之通不道
一字勇曰能復求句倒誦至前年章謝曰不能矣
十三年福建鄉後七反到使卸履舉領兵教賦賦公
流與即為同年卻思與卸履舉領兵教賦賦公
來索即宿入屋後時嘉興周先生寓在華中曰公豈官
因區區下官不獲而去卻得免死蓋軍中之令凡違節制者
遇之即殺稍後官渡乘小舟遊遊三吳實文為活吳中蓋志
播標皆出其手造請填咽晚年蓬澤為清當年近九十備杭
州志燈下書短頸字界畫為開信手與目不折紙為範范髮
不爽葉室曰荷鋤軒曰旆旂卒莫永安鄉及門知名者吳江
文錕用柳文制志其墓曰桐村瀚室記靜志居詩話桐村聞
五音字書辨說今夫傳藏文章而推為同邑張宇所重萬歷
初盜發訓導沈威之墓其志銘為藏所撰咸宜德六年御貢
任卸訓導遊宇用嘉六能詩

惟嘉興海鹽崇德而已街諸生弘治改元備處廟寶錄浙藩
作志岳珂守郡命開拔重備而未成至元中郡博士徐碩乃
海為嘉志願稱詳覽竟時改郡為嘉興路領松江府屬縣
柳樹宇汝平考東印嘉興人郡在宋初為秀州尚未有志改
和七年改為嘉禾郡淳熙甲午郡守張元成始延聞人伯紀

呂元善字季可海鹽人與兄元美字生甫有才子名善以善生
入太學授山東布政司理問博求故實倚山東通志又考先
聖賢遺事自四氏七十二子漢唐宋諸儒宗祠祀林墓無
不詳會歲飢委賑以勞卒元美亦太學生官布政司經歷元
善之卒也元美哭曰豈有同生而不同死者乎哭三月而卒
子兆祥兆禧

兆祥字聖符諸生亦有才名用朱坊古工考証遂著東野志
四卷述周公之後宗聖志十二卷述曾子之後俱行于世
兆禧字錫侯少與同邑姚士葬游學博涉以訂正古人記
義為事苦厲文十六為諸生應御試不第明年卒著呂氏年
記如論閔朗易始也而終既濟孔安國註尚書六宗用孔業

子詩渭陽引左傳賦鳩飛為稱姬之卒高誘注呂覽琬琰不
知竹書故是二人淮南子定為許慎所著梁昭明悼王規一
會考是簡文帝作黃香天子冠頌補完子通典陸賈新論
識辨微慎微之類而後能讀皆發前人所未到同邑胡雲亨
為序而傳之兆禧娶同邑御史詩問造女有遺腹子曰東復
亦死遂無後兆祥有子曰遂時

文字在何行
陸世、

顧文才字石父本吳江人年少以氣節自負為郡學諸生中
或不書家貧嗜學不休博通諸家已請印子皇極經世精研
真書以其常自多音入于是請求音韻夜夢印子親為指授
曰全書在枕未幾若托果得祝泌鈴一書而皇極以子起卦
起卦東南乃番禺以卦合數之法發明無餘茲乃盡得其術著經世參經世聲
祝世悟得世聲

極世江世聲錄
下

音應解經世從國春秋類記訂補紀市本本甲乙帳易強洪
荒時解星江雜著諸史石言等書凡數百卷國破棄諸生德
于秀水郵陵村作御印能市本東事志今年七十四子未事
宗璋字連封東事字亦有才名能文究國律之學著左氏事
類年表春秋通例稽疑泰同提要發明諸書先文事卒璋子
延曠敦尚志節能文章知名于時

徐震字公允海鹽人博學與同邑朱非齊名嘉清中朱金王
世舉為浙江奉政聞其名延之質漢書數事時單其義因稱
徐漢書引為上客然震室未嘗專治漢書也嘗謂其門人二
文祿曰聖人之教達于中國釋氏之教稱于四夷子欲居九
夷殆欲化夷也人為知言某高論則聞多味類所著有左

氏摘事燕石存稿

吳猶子字少君字玄鐵蘭縣人子未事能詩性孤僻不與俗
諧○喪妻日過不復娶游吳下率著寺中好探奇藤瘦林心
蘇為几杖並品尊壺壺洗之屬手自摩摩令光澤可擊列左
右以為玩樂客稍詩視無止之曰母令為俗座所能世百
作破歌歌贈之漢人有據本者若爾者多道其樂猶子為
詩好苦吟得句報叫跳自喜少年輩或在旁談詩稍不惟即
呵罵曰騷天之聲東園吾耳求附風雅者事痛恨之某木木
兼類書也晚歲托黃冠寓海鹽太學生錢翁家連臘月邑人
皆祀電猶子所携一銅鑄以為置酒菜手摩而祝之曰銅鑄
銅鑄聽吾祭告雖煮敵族但境枯條有粟必義酌水必笑保

其潔清供此泉竟邑人傳誦以為美談竟死于燕有吳少
君集六卷其初又似承其伯父之傳其家世也
父名一其初又似承其伯父之傳其家世也
士葬字叔祥海鹽人年二十猶未知書以寫
照自給六時作畫偶往德清教諭姜洪日奇其教以章句之
學其夜葬夢兩府于泰方與兵交而調河而內地心快

宿願自負以為當大貴履諸書三年學成以博洽聞同郡
方都御史沈思孝出撫陝西召葬入幕府適應九邊沙磧既
然夢中之境及思孝被讒調撫河南葬浩嘆曰我生平落
矣遂不復求仕初應麟甲乙利官皆隨其制與秀水沈
惟勉親往掩其為功會起時沈多不與親益恨之時沈軍
原值自過雲州而高視今時此多不與親益恨之時沈軍
而去中丞空城士葬時有堂有聯兵難與華亭陳繼儒會學
九地不傳烽火到孤城之句不誣也

徐同里胡震亨以與博相尚竟甘秦漢以來遺文和簡按秘
冊畫函跋尾一一考擬具有原委例補國子生馮夢龍為南
登酒較刻二十一史屬士葬校定年九十餘卒有蒙書堂
詩集四卷見只編流深春秋北魏春秋海鹽國經等書葬
雖千願自謀不欲以州名世故多不傳生平不善刺舉抗人
或嘲之而不耐作柳下營聲取悅人耳

陳慈仁字无功秀水人以節俠自喜嗜書學少為邑史以暇
讀古遂無所不通大僕李日華引為上客滿考授泉州府經
歷泉多紳士初至中其書也經之此後據據席論述說
嘗不能難自舉多所節下之仁在官事亦以書為事
慶節舉其泉遠事多故昧而本傳編泉南雜志一卷生

平游歷足跡徧海內晚歸著述有年号韻編等書凡二十餘
種其宗見稱于時者注任時文章錄起又以其略而未備更
校得六十五則編為續文章錄起其詩之類曰二言八言三
良四愁七哀百一操暢支路曲行吟怨思諸詠歌美鹽樂
唱謗別調倡雜言道中相承迴文反覆連除四詩集句聯句
名詩能句律和不用韻題用古大小言詠史文之類曰制教
麻章略謀狀述斷辨法引說難詛文對事容難賓戲答詭釋
誨尺牘諸體同邑姚士葬曰無功詭洽既注之而又補其未
備此秀升自餘此六十五則以付後人後人不散受而付之
無功無功略為受之可謂行數百年人所不敢受之製作進
自千秋再葬謂若急就章兩頭織、五噫十千十二支歌後

及命既質刺萃其千文本夾於行過亦所需補入者其初
惟曰于周覽天下五十餘年僅得規李陳先功云于蓋謀
蓋謀字獻可号補養晚号激真子少者才者為諸生國破後
喜出關戶讀書精考音韻古侯之術皆有心巧濟以成法類
非世人所得窺其于星象度數尤不與年九十餘而所著
書子孫皆寶秘無流傳者惟通釋皇極統制一書梓行
宋鳳翔字羽皇嘉興人長于制義初入郡庠未知名同郡有
吳顯科者嘗其文編為延賞名遂起是時江名最富而令甲
非進士不得踴躍要皆居首極慕鳳翔評選制義丹黃甲乙
由中肯聲海內咸師尊之居郡北門外秋江橋東以文技聲
者接踵管能六及反為游北莊舉萬曆壬子順天鄉試第一

不與是補入係其
先序嘉治法家

其初又似承其伯父之傳其家世也

名道誦

未任年所著四書語錄

戴涇一名道誦字望之以久不遇自号岫居士集名下制舉文四十五篇以為文家準則名曰三尺選是時選家格中已者未盛行涇與同郡洪世基交創為之黃汝亨選至四十八篇馮夢龍選至四十九篇而吳中王士驥房仲繼之然皆斤斤取舍無過百篇者涇又為夢覺成法一編論作之要致中為五身

良俊字子明且空侯查

陳良俊字良卿晚号白石翁嘉興人與太僕李日華同學能文章充諸生未幾棄去隱居自當善為釋官家言搜羅遺佚著廣諧史一卷又有見聞紀異而密雜解明代異人傳歲時記古今咏物等書又有詩集一卷子詩教

十五

詩教字四可穎悟絕倫年十四為難子賦即宏雅可觀長益力學善屬文詞理該賅有非業一卷言非時人所習舉子業也然恃才凌折儕輩好為訛刺文字鄉里多畏之

朱顏復字克非号無懷嘉善人父國望字士翹号蓋樓萬曆

乙卯舉人有兩築其采記一卷遭亂為土人所殺顏復工詞賦天啟丁卯舉于鄉與景陵諱元春為詩友數千里相過從

好叶險韵每出語無不驚四座自以為于元春有草木之味

平居強半寄居僧舍不問宗人生事丁丑上公車感心疾歸

卒年三十七著鹿嘯咏一卷第曾

自禁病踰年卒年三十九歿之前一日為自祭文甚佳顏復

兄弟皆好書能文而不求其年人咸謂之曾省第張銘

諸廷瑄字現雲嘉興人父休事邑中事隱德廷瑄弱冠舉崇

正癸酉御試國破後不任善書自小草及聯額無不工其小

字用函筆書之而骨肉仍相稱一時以為獨絕實書者

精敏相違求者不亦用以自給唐獻唐十存書四數函

陸上瀾字狂生号芳洲平湖人父又撰字得如天啟中選貢

知日照縣著尚書集解見經上瀾崇禎而子應天中式國破

後不出博覽群書年七十餘猶手一編不輟而著有詩文集

二十卷聞齊志林四卷南渡書紀中東瀾邑化聞王鈞小史

陸子三編等書有孫曰士琰

何浩然字希孟嘉善人祖其能受學于王截号稱儒者浩然

弱冠為諸生游內閣錢士升之門是時士升猶未過以學行

相砥礪浩然存身自守家貧讀書不輟國破社門不接人事并

十四年及門私謚曰仁節先生

王之輔字左車秀水人諸生國破不出常校刻唐人王氏詩

數種以老壽終之輔不欲令諸子求任其命名也長曰弓仲曰尸季曰尊友入以其太奇拗之改乃更其字之同音者弓為梁字安節尸為著字伏草尊為梁字司直云

趙桓字庭春晚号雲川桐鄉人好學能詩父以家貧令為縣吏桓恥之不得已而就父毀棄去以鷓自給其妻奉之奉相

建譽遂為名流著為青感古集

入隱

孫字孟朴嘉興人諸生天啟甲子江南始創文社主其事者張溥張采楊廷樞楊真顧夢麟朱隄王啟榮周銓周鍾吳昌時錢梅十一人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溥為之効奔走謂之應社嗣復廣之至十六人於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應亭席社崑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崇禎初元溥等肇舉復社會于吳始于戊辰成于己巳溥渡淮泗歷齊魯至京師賢士大夫必審擇而後進之于社先後大會者三不得與者咸怨丁丑蕪州民陸文聲上言庶吉士張溥知臨川縣張采倡立復社恣為橫議遙執朝權亂以滋大上怒下提學御史倪元珙察數元珙上言諸生誦法孔子引其徒談

征諸學互相刺文必先正品必順良寔非樹黨文聲挾私妄訐宜罪內閣以元珙蒙飾降光祿寺錄事蕪州推官周之夔者向入社至是希閣臣意墨經諸閣復許奏溥等樹黨挾持崇久未結又有徐丹壑者草檄以攻之略曰派則姜東吳下雲間學則天如維斗卧于上極國柄下亂群情行殊八俊三君迺近八閩五鬼外乎黨者雖房社不得言事業異吾盟者雖屈宗不足言文章或呼學究知黨或号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所云行舟傳檄蓋謂溥也壬午給事中姜採御史金鉞尚各上疏白其事有旨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誦社一果准註銷溥尋卒有梅維居詩稿靜志居詩話詩流結社自宗元以來代有之迄明廢垂胡白門再會稱極成矣至于文社始于天啟甲子是日意社崇禎

初嘉興無開元字吳江沈應瑞等舉復社于時孟朴居野吳利孔四子復社之兵防聚何一疏也日思報復吳子諸生顧東而維手聚徒至萬不反何符至欲陳兵于江以爲防門心知無尾事而意至生等俱就王南獄桐城社指君宜城沈應瑞次命溥既無志生等俱就王南獄桐城社指君宜城沈應瑞亡命溥既無志生等俱就王南獄桐城社指君宜城沈應瑞白馬之禍矣惟王南獄桐城社指君宜城沈應瑞故溥之官于南者游周仲馥于江上應試好名預時鼓也率其心腹一時喧傳以爲千古未有之揚福王五馬既用事遂獲難于一復社意鳴鼓而進即詩話所云防亂公揚而八子遂獲難同

吳宗潛秀水人初名系字方輪諸生國破改今名宗里亦東籬野人初宗潛之為諸生也試輒居首會崇禎間文體多不正有古中者上取聞宗潛居首之文在焉以其橫肆特音發五等後學臣至仍首後為甲申後社門不出以醫自給年有年耳年七十七門人私謚曰貞毅先生友人集其偶和者由驚隱集又有東里文集宗潛兄弟九人皆素儒為長振瀾重暉宗知名振前字九峽更名宗漢有南村集六輯名流倡和者曰歲寒集重暉字晚山更名宗汝有西山集兄子奕字赤溟以史事遠與潘樞樞同論死

改其原入吳郡
項真字不損秀水人為諸生年未冠地按御史至試諸生八

章蒙時奇石錫刻無虛日中木亦載中自隨崇中歲大飢
疫死者道暈相枕舊庵金市鐵募人掩瘞與同郡主事高承
埏用學相友善凡可著述皆承埏為序因破走窮鄉避兵為
盜所殺承埏莫之為作中友春波詞人傳有古處堂集北應
詞箋古堂詩餘雙艸雅集詩金山游草青夢吟初應金之未
死也諸承埏索數十金既持去承埏復索還人歎其志也承
埏曰不索如此擾攘挾重資以出必有報身之福早而介素
不索碎而事尚或可免應金卒見救

潘榿榿字聖本号力田奉吳江人曾祖志伊嘉靖乙丑進士
廣西叅政榿榿年十五寄籍桐鄉為諸生國變棄去隱郡城
之韭溪橋時僅弱冠博通群書仿司馬遷解義例作明文徵
年成而史獄起與朱友明等同日論辟死于杭州年三十八
妻沈以有身不死隱坐北徒賣藥而行既生子不育仰藥卒
榿榿為文長于考核自詩兼外有今樂府國史考異泚陵又
獻杜詩博議呈名考士林韭溪集數十卷行于世

卜舜年字孟頌奉吳江人寓居秀水少孤有異質工詞賦
年十八赴童子試知縣顧欲章奇其文拔置第一遂補諸生
尋游華亭陳繼儒之門繼儒賞周其質之性好奇得錢輒汗
漫樽酒為奇服以贖俗人皆以為狂既乃學曲于梨園張
懷仙每酒闌忽作曼聲傾倒一座其或當悲悅之靈無不流
涕者年三十餘學鍊形術致廢疾死著佛曉齋集體格聲牙
有東野長吉風靜居詩話孟頌自才傲世恒苦衣入市題
其門曰御人皆思國士無復既失意坎懷不

經

一名歌詩
子作歌詩

平仿屈平楚辭作漁父章伯強既論于史歌漁父
基子刻以今俗商羊之舞又安世松韻之說入歌詩乃
是奇官或三日不覺平居好客不食米于人也
錢士馨一名歌字稚拙不字稚果平湖人為諸生韶年游南
都下惟甚苦偶聞昭明文選一小沙彌旁笑曰秀才尚須此
園冊耶驚愈慙乃盡究經史無不通多所撰述諸儒皆周禮
者多謂冬官不亡散見于五官故臨川俞廷椿以下皆以意
取五官之屬補冬官士馨獨據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四外傳
以補之晚歲貢入燕遇恩愛歸著甲申傳信錄十卷亂時有
康茹集

二十

俞汝言字右吉嘉興人十九為諸生著名復社因破棄去家
貧自遊及跡與編海內技羅載籍撰述甚多晚歲失明猶令
人口誦訂其款款時出已意使筆記之著大滌山房深究諸
語要崇大元年表卿貳表明世家考冠履略等數十種又
著春秋平義十二卷四傳科正一卷東夷履社等書
仲力善與諸學生沈為名起字墨末有學因錄集詩
話仲力善與諸學生沈為名起字墨末有學因錄集詩
于始列者皆出撰四子善仲力善與諸學生沈為名起
文祖高皇帝曾說以善仲力善與諸學生沈為名起
觀者看然中年入禪寺為禪師好已索擬撰明書指
二年亡于流厄而亡于禪寺為禪師好已索擬撰明書指
沈受禪字憲吉嘉善人居勝湖也旁累世世世世世世世
相宗先聞建興以亭館實為山勝受禪能文與吳士錢藉同

劉代英

育 璣

金九淵

陳世新

董漢字復宗一守号董石翁海鹽董石成年也其汗人始祖
 使危從高渡家于越縣湖連澈湖六世孫守貞守貞
 衍有用世之志元亂避海寧之吳山在成者死曰補漢元源
 宗漢請代之遂復家滿清工詩書至老寢食不營生
 崇寧後中摩一時詩人如沈周孫一元郭若夫輩皆與之遊
 往來摩唱酬才不暇過住屢辭落舟江湖吟嘯忘歸凡所賦
 之至衝風雪穿虎豹窟宅亦敢往而不顧吳越好手必往

慈福侯之因白為五館北平居義好施元貧鬻己產給之
 海寧得指揮某質不能赴京轉職竭所有遺其行可知即嘗
 者以田易易早魯疾羊出來於為卒復能化其墓不謂已
 質也見法生工詞章疏疏名行考之書賞之晚開王守仁請
 學于越徒步徒見數日已為弟子時年已六十有八矣君將
 其詩以進君亦不辭
 清矣之流曰彼吾所好而已是更其從吾道人游志居詩話
 道人往來湖山之間去其著其曾不知有家室其子數人
 皆不事進人者失小知長進詩道人笑而之受其也
 止近於矣方天下道小與古空明何從及地中書其樂
 者有帶巾巾空得歸來才米積店小數字與傅注集諸
 紹俗仙社海門山寺年七十七偕弟而捐其子由期至矣
 占一詩送張漢從子戴判府教授從孫陸序處海州道

明史稿附見去守
 仁傳
 占一詩送張漢從子戴判府教授從孫陸序處海州道

故

教字頌甫尚湖別号海寧居士才負異秉亦能詩正德而
 子舉人年最末嘗知安義縣以才調督漢陽而卒龍其常濟
 舉人能歸家會者自得有澈清志碧里四存卷龍子集
 一湖楚飲堂之食標湖濱白菊源帆或終日折政而吟唱如
 故任義方董氏飲因風辨一為存王丈稱曰董子
 宋朴字元素号西村海鹽人能詩善繪事同即彭梅方之而
 田沈周精于書律尤好吹笛忽去其聲以自隨與張梁許和
 卿徐成陳銀及僧雪江石門相唱和相卿有父喪嘗哀居連
 題木主門下空獨舉諸公卿姓名相卿不奉徐曰公子所陳
 位年若以德望不及而村老布衣乃請朴跪請賜其成禮
 位年若以德望不及而村老布衣乃請朴跪請賜其成禮
 年八十六年朴生平未嘗一日廢書即形穉搥膝亦必手按
 數卷有詩集二卷 補注續注
 周履靖字遠之号梅墟嘉興人天寶齋梅墟涉登諸子
 家古于其蘭所居偏茅引流郭松竹讀書其中自号梅
 道人家素射水踏水書生戲送春時日標為古今嘉書為
 家漢隸草行楷金石所錄百千種及山徑水品草譜禽言
 又為詩林賦海百千帙至老無倦色即與交碑不慮平生負
 氣任俠能服人之急也更有後破產獨任之父老為之尸視
 中歲喪妻娶同即其氏女名貞白字身身身常能詩相倡
 和香齋詩草及二娘倡和詩一卷 妙志居詩話處士作詩
 法信德太平小茶字已履靖而著有香門廣贈一百二十卷

年八十六年朴生平未嘗一日廢書即形穉搥膝亦必手按
 數卷有詩集二卷 補注續注
 周履靖字遠之号梅墟嘉興人天寶齋梅墟涉登諸子
 家古于其蘭所居偏茅引流郭松竹讀書其中自号梅
 道人家素射水踏水書生戲送春時日標為古今嘉書為
 家漢隸草行楷金石所錄百千種及山徑水品草譜禽言
 又為詩林賦海百千帙至老無倦色即與交碑不慮平生負
 氣任俠能服人之急也更有後破產獨任之父老為之尸視
 中歲喪妻娶同即其氏女名貞白字身身身常能詩相倡
 和香齋詩草及二娘倡和詩一卷 妙志居詩話處士作詩
 法信德太平小茶字已履靖而著有香門廣贈一百二十卷

江左周郎苑苑一百卷追和賦海補遺十二卷咏物詩十卷
追和陶詩四卷宮詞五百首梅花百咏一卷古今歌選十六
卷赤鳳髓三卷徐綺新裁五卷勝情三卷追風集二卷野人
清嘯二卷開雲稿四卷茹草編四卷山謠二卷應朝酒歌十
二卷香山酒頌二卷青蓮觴咏二卷周氏繪林帖二十卷蝶
冠子帖八卷蘭亭圖大士像罪漢像方壺勝會圖二十八祖
石刻六卷其本集曰梅墟集皆行于世五世貞甫訪文嘉
劉鳳徐中行吳國倫茅坤屠隆著其昌甫為英逆交太僕李
日華幼時與履清比屋同居撫之曰他日文章風雅當也僕
不德而中節常以仲宣待之亦老日延獎名公卿間事既
省廉請革角如人年重有女年十六許同邑諸生程之遠之

連麻葛婚有期其之是孫焉東約往平遠家獨行廟見也禮侍弟集
二十五日而之遠卒守志不嫁有司以開賜建坊
數仲春字方耕晚暮隨東卓子為因自号東卓居士秀水
人遠祖近仁別見近仁次子終七二七生環仲春父也仲
春少能詩善楷書他室如滿不蕪風日与子志伊聯賦奠田
而好讀史多購古帖殘書補葺考校以為樂父子皆能酒堂
分杖頭之半篝燈夜讀過顯者輒引避吳中文士多延頭顧
交遠夏日岸水父子皆往東旁置晉書一卷華亭董其昌与
陳從儒過之贈以詩訂交而去仲春亦時賣藥不責錢人皆
德之比閭火仲春趨而出家人亦避去四隣捨已物而爭先
移仲春家其須史畫出仲春亦不知為誰何火息左右皆然

潘入戴

仲春家獨免象物來萃惟失一馬尾接羅而已年八十一卒
健儒志其墓所著文集甚富亂後散失存者有醫藏目錄接
老堂集都志居詩話方叔躬耕永樂南村陳仲醇贈詩却羨
分地即白頭股也士鶴鶴產裡獨耕四是也安居社而諸弟
之竹橋子孫世其醫術
志伊字古耕有文名亦善楷書有古耕堂集續醫說彙編子
觀國字賓光亦能詩
戴者字康侯嘉興人能詩及西居郡城東好聚古玩圖史
稱別業築土為高印植松其上者松山生平不見軒冕或
有聞其名而訪之者亦閉戶不納獨居屏地間有所詩茶茗
之外不食人一飯有孤潔之癖因不娶遂絕松山在此淫播
此今所謂慧日菴是也

李天植字因仲平湖人崇五癸酉舉人工詩歌及古文辭四
上公車不第築屋園居之与海內文士相往來甲申之變改
名確字潛初一字潛夫避跡離湖山中即步龍漱中人績梓
為履勝竹為器以自給糧或飽好者輒周之然非其人雖
亂弗受也長吏聞其名過之踰垣避終不見每歲三月十九
日必恸哭賦詩以見其年八十二預知死期賦詩偃卧而卒
確所居在太常吳麟徵賜墓北又東北為侯將軍戰揚海濱
瞻莽每秋風撼樹平野叫聲輒涕泗長号聞者悲之所著有
禮記積翠哀言屢園集月令詩梅花百咏九山遊志植乾歲
來十子漢漢未克
巢嗎威字端明晚号止園嘉興人年二十始就舉舉師顯其

鴻書持符錄傳

晚拒之力請不已乃授制舉統一篇夜則然膏授經不歲盡
通其義崇正丙子舉于御時尚奢靡一登賢書輒乘與張若
隨僕僕款人鳴或收衣革履不改平昔客過之無應門者已
而郡城失守竟一蒼頭借渡錢塘富善寺中見江東拒守兵
無紀律度必不支乃泛海還家即蓋橋數椽屏居其中隔溪
築一小閣可望先人印壘屋外植短籬環栽燈檠百本親於
鋤種菜自給妻錢算燈檠一如農婦友人造之具雜黍為
樂口不及人間一字立家訓以志孝敦廉恥為教事兄
如父探子弟雖成人必嚴垂老見僕婦婢子必面赤終不呼
其名與人交初不甚歡久而後人自不忍捨年七十而卒閉
戶不出者凡四十年著水思堂集 附志居詩話考意肥也
源林絕迹咸市時群盜

四起銀錢銀錢之器無得留者于是遠居種乾大小凡十餘
種長如宿頭儀若時疎不約之外屋中所需器皿非乾者
遠通身效之類考原不強
而中海內考考長取味為
孫聖蘭字子操嘉善人父養賢字二甫鄉貢官仁壽訓導聖
蘭崇 己卯舉人癸未進士 出有蕙山草堂集長溪
詩話

沈涵字臨秋一字希來考悔善善人父文始早天涵生五
月而孤母年二十餘苦志撫之家貧以種蔬為業既乃力
耕夜則假書而讀年十七兒童于試遊貢入京師崇 癸酉
順天中式所居楓溪有羅織諸生為盜者株連莫測時太守
巖峻莫敢中故涵力爭之守知其矯直不污盡為釋釋祭未
成進士改名方孟以陳情歸業未授官而國破遂逃入空門

國子生

改名弘堅持浮屠法以戒律稱預示死日至期踰跌而死
事母孝能畫色養無他嗜欲坐客杭州白武史竟無以酬
欲納女為妾恐泓嚴拒乃伴治具召泓至則鼓吹供殯成
具女艷妝出如驚逸竟與武史飽其清節類如此從弟龍
龍字友道字元霄崇 己卯以華亭籍中式應天御試癸未
與志開字丹成考非善嘉興人爾庵補諸生甲申後中居東
本暮入閩唐藩建考台對稱六拜 文未半歲聞破腹匿
山谷中數年始歸里僻處而居不蔽風雨屏跡教授居恒素
冠麻衣若有重喪者人問之不答故却御史郭都督推重之
都隲既為僧編游江湖間每過從話舊輒相對哭失聲年八

道一法其格

十寄居蕭寺歲飢乏食僅計數日卒知與不知皆憐之
朱天麒字菴恩崇德人諸生以理學自命國破不出垂髮如
頭陀友人倪某字子由亦以諸生隱早卒無子麒極貧力為
謀莫晚益窮悴以死娶于某以同 出之又娶于某亦以
非意出遂無子麒元諱告節終貞
張履祥字考夫桐鄉人游却御史劉宗周之門先達張溥某
俾業張來某才身身也交操行方正不為詭隨即書味亦
不甫稍冠將入試益之得虛之上九時方承平志在進取不
以為然由為諸生數年而國破履輝幅巾歸田有勸之就
試者不應履 感其意杜門不出愛徑山之勝貧不
能築室假僧寮居之或效日不歸平居教弟子必以學古為

觀終日正衣冠坐未嘗有倦容言治官必舉三種備分俱
晰曲為講解一時從游者甚眾晚歲高卧山中人益罕見其
而偶至城市少年或見之無以為大幸也

徐白字介白晚号石隱年嘉興人徙吳江以諸生茂次當貢
國破去隱靈嶼山之下沙有園數畝既無子女亦不蓄僕
僕手一鉉自種蔬菜以給衣食間作畫亦遠俗為詩儂秀近
晚唐寔至掃葉京泉清談終日乃以山者三十餘年八十
餘年有竹嘯詩鈔

子抗日台諸山人胡客載被游湖二數年盡亡其資歸而亦
有恬然自適又稍賞磁几掛法書名画及古奕器一鉉品題
使不可移易與習士大夫游同邑李太僕日華尤賞之為作
咸華汀傳相言其有唐外之野晚世佳台城中編籀杜杞簡
史号杞簡老人遊祥習靜者二十餘年七十九年卒所著
有存去錄記古奕器奇書繪真蹟

四一掃或撰
淡次江易至
待末

一作一表

以後殉難者為殉節者編又作寇志紀流寇始末以年月編
次以二載者奇士也而又同姓名同時

五島長字久美僧是梅壽知中國使東見善恭謹洲與可
願論以宣諭日本三意夫長曰日本王權在豐後山口二國
當雅輸豐後山中與輸日本夫使行善以船人導又宣知王
直使使密使雅輸三直直來時做一書諭之曰汝不念祖宗
墳墓獨不為老母妻子計乎今中國知汝來本不甚罪汝
若汝歸誠將官之海藩節節諸長官當資其乃借居一故島
與中國抗衛不詳其甚况夫情命投即一日下岸依撤由能
以救載來者夢千金正汝頭與首使供往也奉觀載而載
帶各執身先來者妻于載直悟釋拜諾洲可願回與直
同行詩國先至平戶平戶長禮敬導送如五島美會開戶賊
徐海五平眾入寇思我師無備三十五年春可願先以直子

符 府

洲賜以二娘既引去入夜二娘皆自征既...
 音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海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遂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許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大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中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審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約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可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降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府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因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詩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致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居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東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沈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庄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與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完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陳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東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相從書者厚之實夫其究之貴或座安可...

漱養子毛臣葉宗滿王汝賢善諱辨者夏正等歸報已而洲...
 行至博多見博多小夷長知山口荒亂不可往先往豐後...
 後王源義鎮與山口王源義長兄弟國也源義鎮接洲惟...
 洲由諭以寇邊利害義鎮引罪即傳諭禁諸弟無冠中國...
 會山口使來又至山口山口王源義長接禮尤恭又會同...
 後禁諸夷寇邊其皆送還被擄人口源義鎮遣僧德陽等...
 方物奉表謝罪請願馬合備貢護送洲還三十六年洲遂...
 王直歸方可願歸時徐海擁眾阻御大困都御史阮...
 鵬不知計可願及夏正說海不僻燕園洲又乞往海上說...
 求徐海等以計開之徐海之將賊也道親察人護二愛娘...
 珠單超出沈庄為賊葉麻遜辛所獲上之制府翌日宗憲召...

張潛直而無官收新也必其去而廢冠傷之士...
 大觀初月日府有保之會白華上沈稱傳不後遠乞...
 而當時華英扶無從若府少後固忽見即為請納漫沈...
 沈即語少先直康王善六夕吾之上張島周情竭居共...
 潛與日度直居而中集昭王沈其相中直于所藏...
 匿客吾直怕激海常沉息之沈其相中直于所藏...
 舟客往去遂歸潛主中即有時事好直戶交忽為出...
 後偶矣已以較為爽可試陰隔平已職吳帳外周口公...
 取效有遠激直也百直幸惟原流什中少生樂妻髮...
 金直尺私杆也而今年直其願益明日下開三乘至夜...
 珠雷一出管猶今日我欲收益明日下開三乘至夜...
 債傳來實兵糧履軍事兵降莫幸與沈視覺中廢人...
 富用上重少華王何不願沈視覺中廢人與沈視覺...
 者不印容守日等騎治皆歸披善密聲人觀至剪崑...
 沈能為為恨若兩海不中上假使沈復不任其...
 勝遠少脫實得則邑少借有歌即不任其...
 徐進華計貨亡則得皆華老事吳

也之周即合借歌辭從家罪謝夜自首以大佐起...
 沈月去美尺為日江江女乃和夜得賜亂明也...
 潛下中眼得日為去賣少馨和嚴兵...
 曹少通眼周除不名游鬚于者...
 他華靴使開能至印媽越...
 周部其習要音與遇移居...
 許公其吹格遠吳門色...
 已而見子于周外任者...
 共假而公中口也...
 明察之科不供...
 日撫因其...
 公沈移好乃...
 子即華陰...
 復日即華...
 束可居果...
 不勞並注...
 夜終引更...
 仗夕第使...
 壯念動時...

以詳夜走投四明王家家住之狀壁宿聽其語明且主人
婦人不日意將一而迫妻之少華泣曰天乎何薄命至此吾一
豈不可以再辱遂自剄死年車水木牛車水木牛車水木牛
浙直事竣還淮陽巡撫條上海防善後事宜中言自葉宗滿
得罪而遁逃欲歸者不免自疑自蔣洲浮罪而人以使徒法
為諱宜量為寬減從之于是洲得原法不知所終可願與洲
俱被逮亦以功准贖罪

呂光一名字水山崇德人少無君人將亡命筮之澤寒之
二爻或謂光曰塞難也以象言之水在山上為棘薪之木坎
陷也不陷而升于山唯將脫矣棘薪蓋穢穢難于人為勞勤
自今其毋寧處乎又曰王臣塞上誰射之故不乘也二乘位

也五為應其理當服官然于通逃耳不能當此且天下承
平非寒之時其以一身勤勞仰給費人乎不庸其福不當不
任其咎光笑曰吾逃死耳尚暇計其後因自号水山以志之
西至陝數走河套備知其險處險不逃救還以復套之策于
提督曾鏡之聞之內閣夏言言大喜因議大舉兵出塞如光
言嚴嵩方與言不協謂上曰中外亦無事如鏡言桃葉故福
流不可解矣上然之問嚴鏡與言併死光無聊入京以獲辭
為內閣徐階家階崇禎高拱為首按嚴怨階嚴拱兵地副
仗恭因照以事錄其于太常卿瑞坐成尚寶卿瑞瑞瑞瑞瑞
籍其田六萬畝階社門待罪光慨然冒為徐氏以乞階者持
至京伏哭于拱庭下如乞昏故事拱心動拱夫人亦感泣為

此水傷其何心僅在
多處向屬其說
此水傷其何心僅在
多處向屬其說
此水傷其何心僅在
多處向屬其說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
獄言遂條者謂所擬太重今改獄刑拱復陪書曰僕不肯若
在館閣不能奉順公意遂至乘高狼戾以去暨公謝政僕乃
名還倉謂必且報復也而僕實無纖芥介懷遂明告天下以
不敢報復之意天下之人果亦有諒之者然而人情莫測各
有攸存或惡公者則欲僕陰為報復之實或怨僕者則假僕
之名或欲收功于僕則云將甘心于公或欲收功
于公則云有所謂停于僕然而皆非也僕之意蓋未甚明也
云無微不信前者地方官奉公亦不法事至僕實惻然謂
公以元輔家居宜宜遠避有此也且免死孤悲不無傷類之痛
僕身亦以此為苦故其間情可疑法未合者悉從開釋而既行之矣則僕不敢
報復之意亦既有微志可取信于天下矣蓋雖不敢廢朝廷
之法以德報怨亦何敢借朝廷之法以怨報怨也念昔僕與
試堂以試題致先帝之疑公為解護僕實心感之常公不悅
僕時曾告之公公即仇我然解先帝疑一節終不致忘必當
報効曾公而去言猶在耳公不記情之耶夫既得以取信于
天下乃可以有辭于門下故敢奉區區之意今而后願與公
分憂前惡備舊好無使借口者得以鼓弄其朋不惟彼此之
幸實國家之幸備仲大夫之幸丈夫一言至死不為皇天后
土實所共鑒惟公諒之階再致拱不可考矣或云李得光先
朝舊為家人今鎮撫中外則大事定矣拱信之將行其說先
乃宣于九閣曰高閣老已將金符連再厚周王入徑大統
自始尋入質為即時年已七十餘矣未授官不知所終同時

之法以德報怨亦何敢借朝廷之法以怨報怨也念昔僕與
試堂以試題致先帝之疑公為解護僕實心感之常公不悅
僕時曾告之公公即仇我然解先帝疑一節終不致忘必當
報効曾公而去言猶在耳公不記情之耶夫既得以取信于
天下乃可以有辭于門下故敢奉區區之意今而后願與公
分憂前惡備舊好無使借口者得以鼓弄其朋不惟彼此之
幸實國家之幸備仲大夫之幸丈夫一言至死不為皇天后
土實所共鑒惟公諒之階再致拱不可考矣或云李得光先
朝舊為家人今鎮撫中外則大事定矣拱信之將行其說先
乃宣于九閣曰高閣老已將金符連再厚周王入徑大統
自始尋入質為即時年已七十餘矣未授官不知所終同時

又有汪鑑

汪鑑字怡荆秀水人今汪童里學度其祖宅也少材武能張五石弓射必命中且善擊劍弱冠入曾鏡幕會夜雪置酒令鑑馳騎偵外垣發二矢墜二騎斬其首歸則主名首亦也鏡以故重之河套議格鏡被謀死鑑落魄歸人有知其才聘之入幕者輒涕泣固辭終身常約卒不出子顯字明夫也知書混迹市廛躬貿易以給鑑顯子德美字愛荆能詩與諸文士游太僕李日華為之傳

鍾代英字幼芝嘉興人本屠家子少好文事與里中士大夫游父以愛子故出資令就學涉略經史性峭直好為訛刺語作詩亦然善書兼及篆隸以諸游京師一時朝士如邢

侗米萬鍾季雅賴輩皆往來甚密之塞下觀邊境形勢以策干榆林總兵官杜文煥煥奇其才置之幕下一日與煥子騎而出塞垣斬首豪持首歸文煥上其功授千戶得世襲仍令給事軍府年餘復以首功進千戶其營守備以馭下過嚴文煥恨之夜持戈刺之文煥聞格鬪聲躍入救之刺者走匿文煥親為洗創實自調飲食以進外月乃起辭文煥解職至京師時制初房中書員缺內閣李標欲題授之英不謀就伴醉出謾語明日告歸持母喪束裝如禮時年六十二矣服闋再至京師客死寓舍所著有書半未成錄歲時雜咏手後

曾獲嘉善人居陶庄嘉善志宗伯與中保義即陶文聲自姑蘇移柳溪溪承信即陶九鎮江茶場

陶達字福州教諭陶誠進士陶大華陶大甄舉人年少權巨資而不得志于進取乃挾數千金游京師送旅者士夫夜坐長嘆瓊不能寐如是者數日瓊叩之不意其僕曰吾主當得益司未負清節而近日宰臣不能無望故爾愁嘆瓊曰此易易耳促令爾主就官當辦之盡出金以濟其事補選即瓊歸即曰貧無以報但浙之大僚出都必令訪于子饒于財人必不敢有所責望也瓊歸後凡甚憲到官者必先謁瓊瓊以布衣難于抗禮遂入質為辦事中書即循資至家宰久于其位瓊心豪里中者數十年

金九洲字長明号少游秀水人自少為諸生有異才兼精使術尤長于醫以此致饒為人任俠不羈三縣田糧互計巡按

御史入尚書姚士慎言嘉善會士慎履至郡詔御史朱九洲劉事諸生劉某出詳而攻之慎善易服狼狽歸未幾卒御史徵責首謀者九洲與諸生某等教人出作之下獄視其訟以者有印逐者字對道嘉善人而為僧字几可能詩身兵部侍郎岳元聲善書畫淡不淡冰故人待之盛嘗造元聲其僕頗慢詩曰岳怒將申中事懼而書髮補諸生元聲方祖武穆王遂為傳奇樂府巧詆之岳益怒一日道入南城岳氏諸僕避之途聚而歐之必欲致之死窮迫及九洲宅九洲匿之內室諸僕叫噪九洲門終不可得乃去九洲孫翰孫字龍友善生能文章與博宏推國破不漢出亦以醫

陳健新字濬持錢唐人崇禎末為諸生國破浪游江湖為思家所搆下獄有四妻壯憤而逃妻仰贖而才苦為營救得釋寓于禾以醫自給邑子項某坐市論元家徒邊有幼子在襁褓撫以為子嘗游京師每故人落魄及疾病或客死者必周賑經理盡其心力而口不言功亦無德色晚歲歸禾貧甚兼年事漸增床褥未以兄子為後蓋無聊有所感憤一日覓舟至城西自投龍淵死

嘉禾徵獻錄卷五十一

郡人感 楓譜

藝術

胡浚

吳宣

吳珪

唐守元

徐名世

張觀

盛著

朱崇儒

楊學詩

宗旭

王阡

胡日章

材勇

朱將軍

張浩

王慷

葉森

胡浚字原海秀水人今土浙為嘉善浚本隸直籍自少善遊卜與同邑袁穎游南京時成祖初靖難喜術士浚與穎寓

神樂觀、中提點姚一山失金杯詔責其皮後漢之占得則
之頭告一山曰金杯在土中未亡也汝第從房之西南隅掘
下五寸則得矣如其言果得杯因厲于上微之并微額、稱
疾不行後入見上與語大悅又試其下無不驗者乃取前名
賜名俞者復其面使授錄未盡滿刺博士上斬作殿命之
卜布算乾號曰某年某日午時當燬上怒因之以待至期
微卒現之還報曰午過矣無火俞畏得罪歎然死未幾干
正三刺火起殿燬焚上惡名俞則死矣甚悼惜之賜馳驛歸
葬初微命之下也顯為奇卜得乾之五又顯曰五屬君升陽
在四子命又午也其有錫命之慶乎俞曰吾負壬午壬為水
而午者子之樹也果錫必不離水顯曰非徒然也四為湖又

神樂觀、中提點姚一山失金杯詔責其皮後漢之占得則
之頭告一山曰金杯在土中未亡也汝第從房之西南隅掘
下五寸則得矣如其言果得杯因厲于上微之并微額、稱
疾不行後入見上與語大悅又試其下無不驗者乃取前名
賜名俞者復其面使授錄未盡滿刺博士上斬作殿命之
卜布算乾號曰某年某日午時當燬上怒因之以待至期
微卒現之還報曰午過矣無火俞畏得罪歎然死未幾干
正三刺火起殿燬焚上惡名俞則死矣甚悼惜之賜馳驛歸
葬初微命之下也顯為奇卜得乾之五又顯曰五屬君升陽
在四子命又午也其有錫命之慶乎俞曰吾負壬午壬為水
而午者子之樹也果錫必不離水顯曰非徒然也四為湖又

值升陽而五居湖上湖而火者乎以羊養之臣既五伍終非
吉此五為火丁者壬之合也過火則先矣後開賜名俞顯大
笑曰驗矣死不違矣果因殿焚而卒俞四子吳吳罪皆善
占筮亦能而曹孫馬字景明號松軒號龍雷道人以事
舉山水人物譽本末尤奇真錄語弘治中選入書院以表
濟帶年俸初元年今嘉善縣東二里有胡博士墓
吳宣字泰然秀水魏塘人今土斷為嘉善父存元至元中為
管軍千戶以尚書副官亦以家供養死未幾其子亦為
軍中死後其子亦死其子亦死其子亦死其子亦死其子亦死
注通論等書游在首雲間終四安山中子孫道
弘道傳宣業以誠交顯名曰時嘉善縣人則今種竹也

尋至銀萬因名其地曰竹所洪武初太祖召至京師推御醫
子雖善以生負彼戶科給士中

受珪字廷甫秀水人于清治疾奇驗一婦姓八月外而不語
東醫束手珪曰此內經所謂瘖也十月生男當不禁自愈又
有男子精於理曰此疾不至死然欲無生理奈何過三日當
秘授之甲此本不可得也詳滑洽高曠不屑弗之曰此文
御批四年不傳實錄忠臣死事泯沒無傳留經特頒者
耳詳女年十餘歲其元乃擇錢等為婿而以經轉授之遂送
二閣手輯醫林會海四十卷二子炳晚孫贊世其其其其
干請

唐守元號魯春平湖人妻父陸金昌醫守元傳其業一婦人
偶食羊膾人時未及吞而噎之逾月病瘳港及兩年守元診
之曰此胃有宿物也家人兩年不食矣守元曰試以香藥投
之既而大吐痰中裹羊膾一箇遂愈國祀祝氏兒患瘧血肉
逆服守元極藥其身復用藥其子獲愈其子獲愈其子獲愈
前宋家申守元曰此蛇瘡也必如此治乃得脫已而皮膚
解製如蛇脫然祝氏兒在後替守元元光開其一日三年復
兩日俱明行看有醫經醫林從後金鏡錄書行世
徐名世字子有號海觀其先平臨清人而後來未為嘉興人
累世以醫術顯元長於兒科中守元子為徐小兒名世年十
四五即為諸生有醫經醫林從後金鏡錄書行世

是為化... 其才上制府假軍官當城守一面學詩常以計得全... 不得優錄年既五十乃就武科嘉靖甲子隆慶丁卯為庶... 面三中式本省鄉試始授冠帶年七十補上公中持弓... 輕捷過於少年作題頭小字不較屋椽垣破雷改... 圓惡自操件不假手於人終身不為官年七十九而卒... 著有朱鑑東論策來手業也

張觀字可鳳... 山水師夏圭馬遠及與同邑... 助無俗態尤善鑿刻古器物... 洪武中流寓長洲之周莊... 咸著字叔彰去與魏塘鎮人... 善画知名著世其業運筆... 可辨洪武初召入供事內... 戴表... 之大怒立令棄市... 本亦善画山水粗筆... 法工巧細容精采百倍... 朱榮佛字應雲秀水人... 外之致弱冠後乃復就... 山水人物皆入神品... 世同邑戴經為之作傳... 楊學詩字可言... 本大學未律而卒... 畫皆不能品從同邑...

其才上制府假軍官當城守一面學詩常以計得全... 不得優錄年既五十乃就武科嘉靖甲子隆慶丁卯為庶... 面三中式本省鄉試始授冠帶年七十補上公中持弓... 輕捷過於少年作題頭小字不較屋椽垣破雷改... 圓惡自操件不假手於人終身不為官年七十九而卒... 著有朱鑑東論策來手業也

其才上制府假軍官當城守一面學詩常以計得全... 不得優錄年既五十乃就武科嘉靖甲子隆慶丁卯為庶... 面三中式本省鄉試始授冠帶年七十補上公中持弓... 輕捷過於少年作題頭小字不較屋椽垣破雷改... 圓惡自操件不假手於人終身不為官年七十九而卒... 著有朱鑑東論策來手業也

其才上制府假軍官當城守一面學詩常以計得全... 不得優錄年既五十乃就武科嘉靖甲子隆慶丁卯為庶... 面三中式本省鄉試始授冠帶年七十補上公中持弓... 輕捷過於少年作題頭小字不較屋椽垣破雷改... 圓惡自操件不假手於人終身不為官年七十九而卒... 著有朱鑑東論策來手業也

其才上制府假軍官當城守一面學詩常以計得全... 不得優錄年既五十乃就武科嘉靖甲子隆慶丁卯為庶... 面三中式本省鄉試始授冠帶年七十補上公中持弓... 輕捷過於少年作題頭小字不較屋椽垣破雷改... 圓惡自操件不假手於人終身不為官年七十九而卒... 著有朱鑑東論策來手業也

其才上制府假軍官當城守一面學詩常以計得全... 不得優錄年既五十乃就武科嘉靖甲子隆慶丁卯為庶... 面三中式本省鄉試始授冠帶年七十補上公中持弓... 輕捷過於少年作題頭小字不較屋椽垣破雷改... 圓惡自操件不假手於人終身不為官年七十九而卒... 著有朱鑑東論策來手業也

其才上制府假軍官當城守一面學詩常以計得全... 不得優錄年既五十乃就武科嘉靖甲子隆慶丁卯為庶... 面三中式本省鄉試始授冠帶年七十補上公中持弓... 輕捷過於少年作題頭小字不較屋椽垣破雷改... 圓惡自操件不假手於人終身不為官年七十九而卒... 著有朱鑑東論策來手業也

東晉下以行

胡日... 作天

宋惠帝後數具於堂前貯水以備... 上其武務使形勢屈曲以受水... 舟半背之上乘之名曰橫舟... 有絕倫者此類也... 外順寧橋是表所建... 胡日章號樂素海鹽人... 人持潘上授之術... 有女虞氏求推詩云... 愁水潤春歸早者... 以苦難終沈氏命云...

無子杭州一人和命判云... 難果於明年元夕因止妻... 二子戲遊同日溺死... 沒紫燕入池塘紅粉... 小魚兒數寸多而今... 門出愛河後披緇為... 慈明年正月五括竹... 暈驚陸判竹枝死日... 後母者尤諄教之以... 宋將軍者秀水人居... 人少無賴時海上...

盜人怪其力無不與者... 至市索錢朱實無有... 兩旁板畫裂舟子大... 長及應募至京師... 月來米二石五斗... 門開此今朝... 與人關力... 張浩桐鄉人身短而... 七百斤浩當持以... 僧道奉浩... 拜之浩門臨水漁... 之乃志拉墮水中... 宋任桃園賊過而... 蓋北人壯俊而多... 諾因命各負舟上... 輒以登岸文定令... 之傷文定曰吾欲... 出也文定名其外... 賊供以計刺死浩... 王據海盜人為海... 而無所傷與人...

搏衆驚遂不敢與敵嘗駕船救入都道遇劫獲伴救費不顧
取火竹用脇夾破之為薪初者大渠歐手而去邑有豪倫者
願為弟子技成欲盡其術伺隙版乃持鉄刃刺之襟以殺
抵又鋒而身入倫懷賈二筋於倫鼻孔倫不勝痛遂昏地其
俊捷類如此累從征不得一官而死

葉森字公榮秀水人少能文年十二補諸生以法氣自負分
力過人嘗中夜盜欲入其家森率二弟禦之盜數十人露刃
而聞聲相當比曉乃棄去終不能難也用楸葉朝救母弟索
舉國破郡城以下士民皆逃竄窮野森獨居城中不去見殺
於南城下森平生讀書過目輒不忘使酒結客解其衣無有
火星：出於袖帶入佛寺提鐵鐘周行殿下面不亦見者皆
以為神力其死也人事惜之子大年諸生

嘉禾微獻錄卷五十一

烈婦

- 周福蓮
- 沈氏
- 彭妙寧
- 李三女
- 巧烈婦
- 王月壯
- 王桂芳
- 楊氏
- 呂氏
- 陸氏
- 顧薛氏
- 節婦
- 莊氏
- 趙真女
- 顧妙安
- 虞妹
- 李氏
- 戴氏萬火
- 平氏

郡人感 楓 嶺

高氏徐氏
方氏
仲氏
褚氏
沈氏
張氏
馬氏
王氏
錢氏
王氏
徐氏

周氏名福遂海鹽人年二十一嫁沈清農人姚班音甫八月
 卒生一女名孝 1 能孝 2 能孝 3 能孝 4 能孝 5 能孝 6 能孝 7 能孝 8 能孝 9 能孝 10 能孝 11 能孝 12 能孝 13 能孝 14 能孝 15 能孝 16 能孝 17 能孝 18 能孝 19 能孝 20 能孝 21 能孝 22 能孝 23 能孝 24 能孝 25 能孝 26 能孝 27 能孝 28 能孝 29 能孝 30 能孝 31 能孝 32 能孝 33 能孝 34 能孝 35 能孝 36 能孝 37 能孝 38 能孝 39 能孝 40 能孝 41 能孝 42 能孝 43 能孝 44 能孝 45 能孝 46 能孝 47 能孝 48 能孝 49 能孝 50 能孝 51 能孝 52 能孝 53 能孝 54 能孝 55 能孝 56 能孝 57 能孝 58 能孝 59 能孝 60 能孝 61 能孝 62 能孝 63 能孝 64 能孝 65 能孝 66 能孝 67 能孝 68 能孝 69 能孝 70 能孝 71 能孝 72 能孝 73 能孝 74 能孝 75 能孝 76 能孝 77 能孝 78 能孝 79 能孝 80 能孝 81 能孝 82 能孝 83 能孝 84 能孝 85 能孝 86 能孝 87 能孝 88 能孝 89 能孝 90 能孝 91 能孝 92 能孝 93 能孝 94 能孝 95 能孝 96 能孝 97 能孝 98 能孝 99 能孝 100 能孝 101 能孝 102 能孝 103 能孝 104 能孝 105 能孝 106 能孝 107 能孝 108 能孝 109 能孝 110 能孝 111 能孝 112 能孝 113 能孝 114 能孝 115 能孝 116 能孝 117 能孝 118 能孝 119 能孝 120 能孝 121 能孝 122 能孝 123 能孝 124 能孝 125 能孝 126 能孝 127 能孝 128 能孝 129 能孝 130 能孝 131 能孝 132 能孝 133 能孝 134 能孝 135 能孝 136 能孝 137 能孝 138 能孝 139 能孝 140 能孝 141 能孝 142 能孝 143 能孝 144 能孝 145 能孝 146 能孝 147 能孝 148 能孝 149 能孝 150 能孝 151 能孝 152 能孝 153 能孝 154 能孝 155 能孝 156 能孝 157 能孝 158 能孝 159 能孝 160 能孝 161 能孝 162 能孝 163 能孝 164 能孝 165 能孝 166 能孝 167 能孝 168 能孝 169 能孝 170 能孝 171 能孝 172 能孝 173 能孝 174 能孝 175 能孝 176 能孝 177 能孝 178 能孝 179 能孝 180 能孝 181 能孝 182 能孝 183 能孝 184 能孝 185 能孝 186 能孝 187 能孝 188 能孝 189 能孝 190 能孝 191 能孝 192 能孝 193 能孝 194 能孝 195 能孝 196 能孝 197 能孝 198 能孝 199 能孝 200 能孝 201 能孝 202 能孝 203 能孝 204 能孝 205 能孝 206 能孝 207 能孝 208 能孝 209 能孝 210 能孝 211 能孝 212 能孝 213 能孝 214 能孝 215 能孝 216 能孝 217 能孝 218 能孝 219 能孝 220 能孝 221 能孝 222 能孝 223 能孝 224 能孝 225 能孝 226 能孝 227 能孝 228 能孝 229 能孝 230 能孝 231 能孝 232 能孝 233 能孝 234 能孝 235 能孝 236 能孝 237 能孝 238 能孝 239 能孝 240 能孝 241 能孝 242 能孝 243 能孝 244 能孝 245 能孝 246 能孝 247 能孝 248 能孝 249 能孝 250 能孝 251 能孝 252 能孝 253 能孝 254 能孝 255 能孝 256 能孝 257 能孝 258 能孝 259 能孝 260 能孝 261 能孝 262 能孝 263 能孝 264 能孝 265 能孝 266 能孝 267 能孝 268 能孝 269 能孝 270 能孝 271 能孝 272 能孝 273 能孝 274 能孝 275 能孝 276 能孝 277 能孝 278 能孝 279 能孝 280 能孝 281 能孝 282 能孝 283 能孝 284 能孝 285 能孝 286 能孝 287 能孝 288 能孝 289 能孝 290 能孝 291 能孝 292 能孝 293 能孝 294 能孝 295 能孝 296 能孝 297 能孝 298 能孝 299 能孝 300 能孝 301 能孝 302 能孝 303 能孝 304 能孝 305 能孝 306 能孝 307 能孝 308 能孝 309 能孝 310 能孝 311 能孝 312 能孝 313 能孝 314 能孝 315 能孝 316 能孝 317 能孝 318 能孝 319 能孝 320 能孝 321 能孝 322 能孝 323 能孝 324 能孝 325 能孝 326 能孝 327 能孝 328 能孝 329 能孝 330 能孝 331 能孝 332 能孝 333 能孝 334 能孝 335 能孝 336 能孝 337 能孝 338 能孝 339 能孝 340 能孝 341 能孝 342 能孝 343 能孝 344 能孝 345 能孝 346 能孝 347 能孝 348 能孝 349 能孝 350 能孝 351 能孝 352 能孝 353 能孝 354 能孝 355 能孝 356 能孝 357 能孝 358 能孝 359 能孝 360 能孝 361 能孝 362 能孝 363 能孝 364 能孝 365 能孝 366 能孝 367 能孝 368 能孝 369 能孝 370 能孝 371 能孝 372 能孝 373 能孝 374 能孝 375 能孝 376 能孝 377 能孝 378 能孝 379 能孝 380 能孝 381 能孝 382 能孝 383 能孝 384 能孝 385 能孝 386 能孝 387 能孝 388 能孝 389 能孝 390 能孝 391 能孝 392 能孝 393 能孝 394 能孝 395 能孝 396 能孝 397 能孝 398 能孝 399 能孝 400 能孝 401 能孝 402 能孝 403 能孝 404 能孝 405 能孝 406 能孝 407 能孝 408 能孝 409 能孝 410 能孝 411 能孝 412 能孝 413 能孝 414 能孝 415 能孝 416 能孝 417 能孝 418 能孝 419 能孝 420 能孝 421 能孝 422 能孝 423 能孝 424 能孝 425 能孝 426 能孝 427 能孝 428 能孝 429 能孝 430 能孝 431 能孝 432 能孝 433 能孝 434 能孝 435 能孝 436 能孝 437 能孝 438 能孝 439 能孝 440 能孝 441 能孝 442 能孝 443 能孝 444 能孝 445 能孝 446 能孝 447 能孝 448 能孝 449 能孝 450 能孝 451 能孝 452 能孝 453 能孝 454 能孝 455 能孝 456 能孝 457 能孝 458 能孝 459 能孝 460 能孝 461 能孝 462 能孝 463 能孝 464 能孝 465 能孝 466 能孝 467 能孝 468 能孝 469 能孝 470 能孝 471 能孝 472 能孝 473 能孝 474 能孝 475 能孝 476 能孝 477 能孝 478 能孝 479 能孝 480 能孝 481 能孝 482 能孝 483 能孝 484 能孝 485 能孝 486 能孝 487 能孝 488 能孝 489 能孝 490 能孝 491 能孝 492 能孝 493 能孝 494 能孝 495 能孝 496 能孝 497 能孝 498 能孝 499 能孝 500 能孝 501 能孝 502 能孝 503 能孝 504 能孝 505 能孝 506 能孝 507 能孝 508 能孝 509 能孝 510 能孝 511 能孝 512 能孝 513 能孝 514 能孝 515 能孝 516 能孝 517 能孝 518 能孝 519 能孝 520 能孝 521 能孝 522 能孝 523 能孝 524 能孝 525 能孝 526 能孝 527 能孝 528 能孝 529 能孝 530 能孝 531 能孝 532 能孝 533 能孝 534 能孝 535 能孝 536 能孝 537 能孝 538 能孝 539 能孝 540 能孝 541 能孝 542 能孝 543 能孝 544 能孝 545 能孝 546 能孝 547 能孝 548 能孝 549 能孝 550 能孝 551 能孝 552 能孝 553 能孝 554 能孝 555 能孝 556 能孝 557 能孝 558 能孝 559 能孝 560 能孝 561 能孝 562 能孝 563 能孝 564 能孝 565 能孝 566 能孝 567 能孝 568 能孝 569 能孝 570 能孝 571 能孝 572 能孝 573 能孝 574 能孝 575 能孝 576 能孝 577 能孝 578 能孝 579 能孝 580 能孝 581 能孝 582 能孝 583 能孝 584 能孝 585 能孝 586 能孝 587 能孝 588 能孝 589 能孝 590 能孝 591 能孝 592 能孝 593 能孝 594 能孝 595 能孝 596 能孝 597 能孝 598 能孝 599 能孝 600 能孝 601 能孝 602 能孝 603 能孝 604 能孝 605 能孝 606 能孝 607 能孝 608 能孝 609 能孝 610 能孝 611 能孝 612 能孝 613 能孝 614 能孝 615 能孝 616 能孝 617 能孝 618 能孝 619 能孝 620 能孝 621 能孝 622 能孝 623 能孝 624 能孝 625 能孝 626 能孝 627 能孝 628 能孝 629 能孝 630 能孝 631 能孝 632 能孝 633 能孝 634 能孝 635 能孝 636 能孝 637 能孝 638 能孝 639 能孝 640 能孝 641 能孝 642 能孝 643 能孝 644 能孝 645 能孝 646 能孝 647 能孝 648 能孝 649 能孝 650 能孝 651 能孝 652 能孝 653 能孝 654 能孝 655 能孝 656 能孝 657 能孝 658 能孝 659 能孝 660 能孝 661 能孝 662 能孝 663 能孝 664 能孝 665 能孝 666 能孝 667 能孝 668 能孝 669 能孝 670 能孝 671 能孝 672 能孝 673 能孝 674 能孝 675 能孝 676 能孝 677 能孝 678 能孝 679 能孝 680 能孝 681 能孝 682 能孝 683 能孝 684 能孝 685 能孝 686 能孝 687 能孝 688 能孝 689 能孝 690 能孝 691 能孝 692 能孝 693 能孝 694 能孝 695 能孝 696 能孝 697 能孝 698 能孝 699 能孝 700 能孝 701 能孝 702 能孝 703 能孝 704 能孝 705 能孝 706 能孝 707 能孝 708 能孝 709 能孝 710 能孝 711 能孝 712 能孝 713 能孝 714 能孝 715 能孝 716 能孝 717 能孝 718 能孝 719 能孝 720 能孝 721 能孝 722 能孝 723 能孝 724 能孝 725 能孝 726 能孝 727 能孝 728 能孝 729 能孝 730 能孝 731 能孝 732 能孝 733 能孝 734 能孝 735 能孝 736 能孝 737 能孝 738 能孝 739 能孝 740 能孝 741 能孝 742 能孝 743 能孝 744 能孝 745 能孝 746 能孝 747 能孝 748 能孝 749 能孝 750 能孝 751 能孝 752 能孝 753 能孝 754 能孝 755 能孝 756 能孝 757 能孝 758 能孝 759 能孝 760 能孝 761 能孝 762 能孝 763 能孝 764 能孝 765 能孝 766 能孝 767 能孝 768 能孝 769 能孝 770 能孝 771 能孝 772 能孝 773 能孝 774 能孝 775 能孝 776 能孝 777 能孝 778 能孝 779 能孝 780 能孝 781 能孝 782 能孝 783 能孝 784 能孝 785 能孝 786 能孝 787 能孝 788 能孝 789 能孝 790 能孝 791 能孝 792 能孝 793 能孝 794 能孝 795 能孝 796 能孝 797 能孝 798 能孝 799 能孝 800 能孝 801 能孝 802 能孝 803 能孝 804 能孝 805 能孝 806 能孝 807 能孝 808 能孝 809 能孝 810 能孝 811 能孝 812 能孝 813 能孝 814 能孝 815 能孝 816 能孝 817 能孝 818 能孝 819 能孝 820 能孝 821 能孝 822 能孝 823 能孝 824 能孝 825 能孝 826 能孝 827 能孝 828 能孝 829 能孝 830 能孝 831 能孝 832 能孝 833 能孝 834 能孝 835 能孝 836 能孝 837 能孝 838 能孝 839 能孝 840 能孝 841 能孝 842 能孝 843 能孝 844 能孝 845 能孝 846 能孝 847 能孝 848 能孝 849 能孝 850 能孝 851 能孝 852 能孝 853 能孝 854 能孝 855 能孝 856 能孝 857 能孝 858 能孝 859 能孝 860 能孝 861 能孝 862 能孝 863 能孝 864 能孝 865 能孝 866 能孝 867 能孝 868 能孝 869 能孝 870 能孝 871 能孝 872 能孝 873 能孝 874 能孝 875 能孝 876 能孝 877 能孝 878 能孝 879 能孝 880 能孝 881 能孝 882 能孝 883 能孝 884 能孝 885 能孝 886 能孝 887 能孝 888 能孝 889 能孝 890 能孝 891 能孝 892 能孝 893 能孝 894 能孝 895 能孝 896 能孝 897 能孝 898 能孝 899 能孝 900 能孝 901 能孝 902 能孝 903 能孝 904 能孝 905 能孝 906 能孝 907 能孝 908 能孝 909 能孝 910 能孝 911 能孝 912 能孝 913 能孝 914 能孝 915 能孝 916 能孝 917 能孝 918 能孝 919 能孝 920 能孝 921 能孝 922 能孝 923 能孝 924 能孝 925 能孝 926 能孝 927 能孝 928 能孝 929 能孝 930 能孝 931 能孝 932 能孝 933 能孝 934 能孝 935 能孝 936 能孝 937 能孝 938 能孝 939 能孝 940 能孝 941 能孝 942 能孝 943 能孝 944 能孝 945 能孝 946 能孝 947 能孝 948 能孝 949 能孝 950 能孝 951 能孝 952 能孝 953 能孝 954 能孝 955 能孝 956 能孝 957 能孝 958 能孝 959 能孝 960 能孝 961 能孝 962 能孝 963 能孝 964 能孝 965 能孝 966 能孝 967 能孝 968 能孝 969 能孝 970 能孝 971 能孝 972 能孝 973 能孝 974 能孝 975 能孝 976 能孝 977 能孝 978 能孝 979 能孝 980 能孝 981 能孝 982 能孝 983 能孝 984 能孝 985 能孝 986 能孝 987 能孝 988 能孝 989 能孝 990 能孝 991 能孝 992 能孝 993 能孝 994 能孝 995 能孝 996 能孝 997 能孝 998 能孝 999 能孝 1000 能孝

沈氏海鹽人年十九適崇德方璠甫十八日而璠死沈悲憤
 屢絕而難服終身始負之令婦依其母家母謂年少無子
 改適不從母潛以詩人沈君之始其母往告川氏母行沐浴
 更衣自縊

彭氏字妙華嘉興人七歲知書十歲喪母以哀毀聞其父公
 析鍾愛之彭里人張昱生一男昱得疾將死不語言持彭手
 而泣彭曰我與君同年生為夫婦誓必同年死無疑也六月
 昱卒所生兒六天病姑慰之曰張氏止有此兒兒是無張氏
 矣幸好獲之彭感其言日夜調治兒無恙彭曰可以死矣十
 一月不食而死事聞強其門大學士呂原之傳
 李三女海寧衛卒李政妻也敏慧有姿前嘗履居營伍
 人罕見其面生一子名雲私治乙卯大疫政病甚自外歸或
 李母近恐相染也三女應曰夫婦也為避萬一不諱我不獨
 生政死不顧食者六日既其籍家中資物托其誦撫靈而自
 縊

丐烈婦湖州人莫詳其姓氏正德庚午歲大飢潮郡尤甚婦
 與其姑及夫走崇德行乞石門市三人偶相夫有珠乞市
 上惡少年群聚挑之與之食不顧誘之財不顧止于市東
 高橋不復行乞者二日伺姑與夫皆不至親者蓋眾婦自從
 橋上躍入水死一市皆驚
 五月沈海鹽人向升妻也知書前歲年十六婦升一年
 升卒故孀于升柩側舒帷蔽之朝夕坐卧其間居一年姑聽
 宗老言以十二歲從于後日升月北日叔少吾六歲年相若
 何以相處吾死其時矣辟教三日俟其姑無嫌誦沐更衣于
 升柩前自縊時嘉靖十六年十一月五日也升卒時與月狀
 一脫受而持之朝夕不釋手至是猶握之固從殮焉

山南名媛傳

卷下

程芳姓年嘉興人年十七嫁縣民董壽為妻婚一年夫以
 瘵死向僦富人旁舍而居芳寡母將奪其志富人乃私欲得
 之芳以死自誓後送母歸經宣公橋自投于水母救之得甦
 至家抱董木主大失一夕自經死年十八事聞官為葬于益
 倉橋北表其墓嘉靖中佃為民居移定于清真觀傍長洲祀
 先明為詩頌之此亦嘉興名媛也
 楊氏秀水人嫁丁鳳鳴為妻居端平巷中鳳鳴為修工娶揚
 歲餘而死家貧火葬既焚棺槨投身烟中姑苦持之不得
 入已欲令改適遂自殺喉不斷者如錢家人多延醫而藥傳
 之瘡始合楊換藥新喉而死同邑老禿才卿賀源然義之為
 經紀其表墓于杉青堰之而立碑紀其節所謂丁烈婦墳也

年既遠墳墟已變童子或于墓旁嬉戲輒得疾因傳其
 異多為情埋相戒不敢犯云

陳氏平湖通諸子悅
 遠國破後已故矣
 陸氏身狀精悍下

呂氏嘉善人生員袁娘妻明末聞寇亂遁及城邑謂
 曰我其投淵乎然聞婦人溺死必仰天而哭非禮當
 劍下矣遂有客遠娘之首者呂佩之及亂買舟而寇釋過
 遂赴水賊追及之以長鉤撻其髮將出之呂從波間拔
 截其髮沒更三日屍浮而賣人以為奇娘取之葬焉
 陸氏秀水人夫其夫之名家貧僦姚氏旁宅居之夫為博徒
 罄其資裝不聞怨言姚氏索債錢不時給頗侮之聲及門內
 氏輒好言相慰期日售女紅以償未嘗有忤色一日夫自
 外未謂曰我與某博不勝已將汝抵償氏出不意伴應曰

諾無何一客至謂某甲與我博亦勝常相歸氏曰容寬
 以錢贖何如客曰我得一母及女存感也母與其為博
 徒婦易若我母去衣食不之氏嘆曰公不博何由勝而得
 婦即欲偕去且日取客遂去氏以釵取酒炙雞召夫飲之曰
 快飲此與君叙平生歡明日他人婦矣夫本慙愚引杯竟
 氏乃大罵曰痴奴屈指入汝門筋力盡矣而欠此一死耳今
 日相逼豈非風索抽刀自殺隣人聞其志罵當聽之乙而無
 聲以為後夫引去試探之則氏已死而夫猶在醉鄉也
 顧烈婦薛氏本秀水人年十九遠適唐士人祿之球婿一月
 而之球被禍死氏屢求死毋止之及除給子使歸家衣
 分縫衣裳自縊事聞賜旌

莊氏泉州人元至正中海鹽陳思恭賣于閩贖為閩二年思
 恭回賣海外莊生一子曰實生德四月日年不歸人
 言思恭死矣莊喪服屏處有勸之嫁者不聽五年思恭忽
 自海外歸不踰年復去竟溺于海計聞在冷節撫實生既長
 德謂之曰汝父有長子實一在海鹽之濱滿開其質不能自
 存父有遺產在彼汝可亟往購贖以濟汝兄實生乃德
 聞爾至德訪實一于母家歸其質曰德後還聞有父友
 石章者思恭在時負其息錢數千莊謂實生曰石君汝父密
 友嘗負錢今聞以拍稅繫獄不可不償乃遣實生厚裝以往
 脫其獄實生自負德洪武中德以壽終國史編修
 王祥為立傳實生字秀為思恭死時年五歲及長為習為實

和雅知事... 信之以是... 神為之記實... 趙氏名真女... 去華飾都... 書成... 濟官... 顧氏名妙... 妙安依... 甫八月... 卒表... 時年... 虞源... 旅也... 屏去... 久而... 其咏... 頭死... 李氏... 相繼... 娶曹...

以撫其子... 戴氏... 母兄弟... 二十七... 人不... 之候... 供其... 嗟悼... 白自... 能疏... 平氏... 一而... 費春... 死以... 姑弱... 上其... 吳門... 二十一... 又生... 僧尼... 二十七... 方氏...

以撫其子... 戴氏... 母兄弟... 二十七... 人不... 之候... 供其... 嗟悼... 白自... 能疏... 平氏... 一而... 費春... 死以... 姑弱... 上其... 吳門... 二十一... 又生... 僧尼... 二十七... 方氏...

叔鉉斃死依其弟諸生選甲申之復年已八十一矣民爭議
遷避氏曰此數耳若可遷皇帝不死因痛哭不已人或勸之
曰一身有限無為自苦應曰吾自哭皇帝不哭此身極矣而
日夜吞然以遊距夫死之歲凡六十二年

仲氏光祿寺署丞徐行遠之妻行遠失偶氏以笄年搵井曰
衆子喪母氏輒代為撫育如己出行遠卒時氏甫二十九歲
舉子世溶僅一歲苦節撫之克有成立世溶以諸生入賞
為國子生

褚氏嘉興人父勲工可盡縣諸生層明識亦少有雋才且性
至孝以家貧母喪未葬歷三十年勿娶勲心品之以女妻
焉三年明識以察卒氏年二十三歲孤生歲餘志約身而

宴甚日夜力作不廢奉舅姑之禮苦節三十年教子熾為諸
生以文行著

沈氏嘉興人贊諸生沈萬象萬象早夭遺孤止二歲翁踰七
旬矣泣請于父母甲兒欲悲膝下奈翁禮渴仰所依倚當在

親膝休備于職者歸侍其翁生養死葬甚備孤名允璋教之
成其書自好氏年六十九璋溺中宗已卯奉者御試

張氏嘉興人萬寧妻年十七歲夫卒志苦節五十五年其
子萬邦和以醫名有司以事開賜旌

馮氏平湖人為諸生劉漢妻十七而寡氏翁家負利其再遠
每不与食百計挫之不從堂閨門救之行魁翁又陰納富人
沈某聘其姑誘以供出乃托持入沈舟舟返發氏欲投河不

得身呼天而号須臾盡悔風雨交至疾雷擊其身欲覆者數
四沈恨返棹還之事聞于縣官令別居貧甚有時三四日一
食而不死隣人周之乃復食至七十餘仍以飽食卒

王氏順天人知事陳坤妾也坤中書青浦考授虛龍衛知事
九年秩滿至京師氏年十六喪其父母遂還坤解官年已
老矣居家六年而坤卒氏生一子曰誠甫終一暮坤疾困草
謂其嫡子曰王氏年艾爾必嫁之喪終子以父言詛之氏大
慟剪髮毀容以矢無他嫡子遇之或不禮氏甘下不較
撫甫成立致之日族黨皆為流涕

鏄頭江氏女小名阿妹海鹽人家于小柘橋鬻為平湖沈家
婦婢寢婢劉氏上海鹽人嫁諸生沈氏妻為妻十九歲而寡

苦節貧不自諱鏄頭八歲為媵于劉及笄而贅婿吳良未期
年良死鏄頭感劉之苦節即不復梳髮蓬垢自所以事其主
母劉年八十餘而卒鏄頭亦耆壽至老髮如纒終不為理人
因名之為鏄頭云

王氏海鹽人沈九時妾時無子要之生學融方四歲而時病
且革其妻甲午年我死未嫁之王曰君必不婚時固以
為言王引刀自割其舌抑諸地時身沒家貧勤苦換絲年五

十九而卒

徐春梅平湖諸生曹瑞婢居其家溪璠年三十六婦亡璠月
璠六亡時璠婦有子女二人皆幼春梅年二十餘不嫁家有
田九畝璠兄屢欲侵奪因逼辱梅梅不為動子女有過教之

不從則向之泣終不語厲加撻曰我婢也敢肆志于主之子
 女盡吾之事其賢不肖天也勤苦十餘年亦稍覺子女之意
 化婚嫁早梅乃卒年五十八

嘉禾傲獻錄卷五十二

即人成 珮韞

貞女

錢氏二女 附俞氏張氏

朱四女

李一

陸氏

張氏

陸氏

張貞女

沈一

吳貞女 王氏

孝女

李孝女 徐孝女 附陳祖身

才媛

姚青娥

葉統統

徐範

黃煥貞 煥介

吳氏

宮人

柴氏 錢泥

三元全三行
 附陳祖身四字
 去注滿全下

王氏 東巡本行

錢氏二女嘉興人發子順之妹元正朱紅中賦至款汙之
二女義不受辱相與結其柁投河死其嫂俞氏子順妻也子
順卒俞年二十五一子三歲家貧父姑欺奪其志氏號痛
誓不再嫁洪熙三年知府齊政奏旌其廬人稱其家二貞一
節是年與俞氏同遊者又有嘉興人李文遠妻張氏

見尚書後傳
西康名陳歸和妻朱四女者平湖人朱柄少女也年十六
與父為難歸和死朱四女年十六
中賦而苦其母年十六柄卒歸和女依寡母以居有惡少
強附同居故挑以言女即大聲罵詈痛哭于穴自嘆無父
之強附同居故挑以言女即大聲罵詈痛哭于穴自嘆無父
之女為人而凌遂繼死父極哀
有傳

李氏嘉興人諸生李夢康女容甚麗年四歲喪母母後母以
孝聞父貧女紡績以供及并里人多欲聘之女父曰世何
所謂賢婦父曰善事舅姑耳女曰舍已親事也人親謂之賢
非兒願也且吾母早世家止一兒兒不志下拜泣力謝
父病女為禱天煮藥有烏卵一朱實墜藥罈中服之而愈
既子答曰已子年四十六而卒世祿二年年四十七
陸氏嘉興人諸生陸雲澄女也早喪父獨與媪母居孝聞
自幼記許錫琦錫年十三死氏年十四聞訃苦母欲就喪
次母制母不許則截其髮其姑聞而往慰之母不令見痛之
樓女乃踰墻地抱姑而哭求死母不忍留乃公從姑以歸
撫錫琦兄子為嗣已而錫琦又立其弟宗治氏知書口授經史

李氏嘉興人諸生李夢康女容甚麗年四歲喪母母後母以
孝聞父貧女紡績以供及并里人多欲聘之女父曰世何
所謂賢婦父曰善事舅姑耳女曰舍已親事也人親謂之賢
非兒願也且吾母早世家止一兒兒不志下拜泣力謝
父病女為禱天煮藥有烏卵一朱實墜藥罈中服之而愈
既子答曰已子年四十六而卒世祿二年年四十七
陸氏嘉興人諸生陸雲澄女也早喪父獨與媪母居孝聞
自幼記許錫琦錫年十三死氏年十四聞訃苦母欲就喪
次母制母不許則截其髮其姑聞而往慰之母不令見痛之
樓女乃踰墻地抱姑而哭求死母不忍留乃公從姑以歸
撫錫琦兄子為嗣已而錫琦又立其弟宗治氏知書口授經史

張氏秀水人父組本儒家子氏年十四組以其有才色注意
如子有司以聞賜旌

張氏秀水人父組本儒家子氏年十四組以其有才色注意
擇婿有劉伯春者山東人寓郡為諸生負才名以女許之至
年十七卒女聞訃號泣截髮自為詩祭之改衰經時服于夫
家三年服闋絕飲食旬日而死時年二十男姑迎其柩合葬
焉有傳

陸氏女海鹽人父應雲為縣捕盜卒生三子其長依論成嶺
南應雲無子去時留氏母女于杭州行至中途而病卒女時
年十四聞父喪晝夜號泣不絕聲遂不食遂教二死于八字
橋之南貧民能殮里人捐賞殮之

張貞女嘉定人張耀女也嘉興汪某賈于吳性來耀所居曹
巷因為其子受聘為養媳其姑陸良多與人松江老而嗜酒
突亦惡談不能禁也姑令出拜諸惡少女不肯出勸翁節飲
不聽乃避之母家姬陽為好言謝婦迎弟七令惡少胡巖者
逼之女以杵擊巖巖走女終夜哭不絕聲巖與其姑恐事洩
乃名諸惡少夙與姑奸者共縛而殺之椎斧交下縱火以滅
其逆隣人以為失火救之見屍乃驚鳴之官氏父懼亦訟之
遠一小女奴并諸惡少鞠之功得實而巖獨脫走時吳中士
大夫有為巖道地者令亦不能自主一日令晝寢夢金甲神
謂之曰殺人者胡鐸胡巖也不速成此獄將到心令驚起
問左右乃知胡巖巖父名堂令曰堂鐸巖聲音近而說無疑

也收巖論如法而斃其姑于獄嘉定故有烈婦祠未死之三
日祠旁人聞鼓樂聲有火光炎炎如從柱中出以死人始悟
其有先兆焉巡按御史王吉以聞有詔建祠賜名哀貞太僕
歸有光為書其本末不書其獄事以表其節載集中

沈雲海益人年十七許聘同邑諸生張某未嫁而張以瘵死
邑中聞其麗而且賢爭求聘父母將許之雲覺投河死嘉
靖丁酉春也兩地必昭

吳貞女海益人吳泮林女也幼許聘同邑子某年十
五而徐死女欲往父不可女給白姑一視了了心非必終守
父乃許之母率以豆徐伏棺而哭不復歸尚臣謂子不能同
居泮林迎歸為別室居之同時又有王氏平湖人王昌祚女

許聘海益人吳中卑未嫁而中卑卒亦別父母過中卑家
持服哀至輒絕口不食不數年死知縣何思誠並旌之

潘氏小字金海寧衛指揮潘某女也皆揮無不鍾愛之金有
才色知書史善騎射父為陳氏僕誤殺已八歲年十六許之
官事連其主陳祖卓連有忠祖卓者未幾年陳家下獄展
轉十年未決金遂誓不嫁詣京師求向其克朝士以其女也
憐而右之值廷鞠金必用視刑具下獄則詞蔡往天陳大懼
有為陳氏謀者道鳩之陳氏遂得白陳祖卓者海益太學生

治春秋有文名萬歷辛卯順天鄉試已撤第一時祖卓父與
部為吏科都給事中以劾勸去位齊州同朝更化萬歷十七
文選負外趙南呈劾左部吳時及副都御史李春開以
右時來仰庇而論南呈委官戶科給事中王能光選糾春開

補闕

并及與洪恩科場中事謂時來曲庇覆試舉人屠大壯以
編修春開風潮為部主事吳正志謂史科給事中張自
即此解光祿少卿王汝訓直參與部事其為部事與
任吏部員外郎王汝訓直參與部事其為部事與
不謂原任禮部尚書沈鯉中解亦云而與部事與
志受比焉自鈞事部改萬東控招崇以致不安與
為受指憑藉口台黃鼓乘陰比折卷知為與部事與
願發數存祖卓妻母段令其僕治英子遂設殺操操操祖
卓不知也者司以段令其僕治英子遂設殺操操操祖
與即已丑門生二人同在翰林部為書已搜甚也二不能得團
因志恨作雜劇一本名伶癡符中有杖重慶事以此而門生

而身擬東樂父歿祖卓事得白還其諸生終得兩門生之力
馮氏字青蛾秀水人四五歲即能誦詩書及長適蘆藉為詩
文工八法但善病平生強半床榻而吟咏無虛日嫁諸生范
應宮和字年二十六而應宮輯其詩名玉鶯閣草凡二卷
今青蛾子孫猶有傳其書法者

葉執字昭齊本吳江人工部郎中葉紹衷女也紹衷字仲
韶號號天象道人天啟乙丑進士萬年後為頭陀寓于平湖
馮氏之耘廬母沈氏名且脩字宛若吳江沈副使琬之女善
屬文能詩以授其女執少慧盡傳其家學長而和秀光可以
擬年十七嫁高要知縣袁儀第三子某不得于其夫大婦于

葉因遊梓日誦經焚香而已有妹二人曰蕙綢曰小鸞小鸞
字璵章一字瑞期得嫁而夫執執哭之甚哀不一月亦死
元年二十三死之日為詞一章曰粉黛吹紅英翠綺又看
一度春歸矣于規啼破夢初醒憑欄日斷傷千里塵世堪
沉光難倚浮生冉冉知何似舊遊回首總休題斷腸只有愁
如此宜借以傷女之故不二年亦死紹袁集宜借題吹集統
執芳靈怨言一卷小鸞珠香閣遺集及返生香一卷并蕙綢
所作篤耨淨雜刺都為午夢堂十集行二後教年吳中有
神降于此自言天台泐子智者大師之弟子且言女子靈慧
沒後應得度者攝入無葉堂中教修四儀將神法生西方無
葉者取契經無枝葉而純真實之義也宜借與執執皆已入

此堂正情法名智頂字融眼執執法名智轉字珠輪小鸞本
月府侍書女也名寒黃今復更名小鸞夫俄而小鸞鸞豆
賦書與家人酬對甚悉泐子為漢說無明緣行至老病苦因
緣驚曰願從大師受記不復往仙府矣師以香戒鸞夫口而
答皆六朝辭麗語泐大鸞曰子古迦絕無餘戒不敢以神仙
待子矣遂名曰智斷字絕除自後此中稱絕子或稱絕神師
泐子與融眼母女時降此賦詩勸勉兼情不有略也常熟
錢謙益叙其類末為泐子靈異記後人多譏其誕妄不約云
徐範字儀持居士嘉興人來會母亦不能獲其出入墜爐
傷足而致然性慧扶床讀書輒了了不忘因學小楷摹文
氏法甚工至長嫁寒士范為既不任并白乃備書自送入關

其名多逆請為門外雜選不暇應接并給夫衣食家皆饒晚
年猶作蛇頭字教子傳其業以孝青終身常一離一榻云
黃媛貞字皆德秀水人年十五六同邑黃陽知府朱茂時過
其門聞讀史記詢之旁人則貞也因力求媒約娶為妾能詩
詞工書法凡啟札皆出其手無子以老壽終有外史贊詩單
一卷貞有妹曰媛介前志居詩話右古云亡文黃兩平立
德為黃陽朱太守房老深自稱世後感傳皆全之詩甚然
皆全者後步障時時黃某未門附媒近風塵之色不若皆德
之冰潔淨
媛介字皆令亦善詩文工書法少許楊氏楊會以醫者為業
父母欲寒盟介不可卒歸楊楊某未讀書而諸介嘗往來
錢塘會稽間中能詩者爭相延致偕和無虛日其如石閣漫
筆
吳氏嘉興人諸生項某妻自號駕湖女史善繪畫尤工花鳥
以木俗燈製多剪紙蒙紗色易沉晦乃改用墨若列炬云
其有子名自居即
其初起貴家爭自之頗獲厚利數十年來其傳益廣價乃頓
落項無子樂未謀以奉帚終晚歲學吳遊閩累致千金歸
而項卒夫猶以筆墨自給所居即墨林山人天籟閣也琴榻
蕭然有林下風
崇氏嘉興人嫁邑吏徐某為妻生一子而寡先是永樂癸卯
招選天下賢婦無子守志者籍送入宮教內庭訓繡及諸王
之國分配藩府充織絛別其處曰養瞻所宣德中仍一前令

此堂正情法名智頂字融眼執執法名智轉字珠輪小鸞本
月府侍書女也名寒黃今復更名小鸞夫俄而小鸞鸞豆
賦書與家人酬對甚悉泐子為漢說無明緣行至老病苦因
緣驚曰願從大師受記不復往仙府矣師以香戒鸞夫口而
答皆六朝辭麗語泐大鸞曰子古迦絕無餘戒不敢以神仙
待子矣遂名曰智斷字絕除自後此中稱絕子或稱絕神師
泐子與融眼母女時降此賦詩勸勉兼情不有略也常熟
錢謙益叙其類末為泐子靈異記後人多譏其誕妄不約云
徐範字儀持居士嘉興人來會母亦不能獲其出入墜爐
傷足而致然性慧扶床讀書輒了了不忘因學小楷摹文
氏法甚工至長嫁寒士范為既不任并白乃備書自送入關

而無子者少不來徽有司乃并子幼而無依者亦列諸中柴
氏由此亦入宮侍上左右數年甚被恩眷以念乞歸上曰
爾有子何不使來帶一帽裝奏言于病愚右至京師恐貽罪
矣因命馳傳歸其子以宮人之後也遂仍母姓為蔡氏有孫
曰鐵塊云 花村看行人因者故往木中蓬荒人因得自其妻
老穿之由來入籍與四宮女并紫盆盆一類以八寶一初言
五帝每晨起與四宮女并紫盆盆一類以八寶一初言
寸徑二尺易服口與一四宮女并紫盆盆一類以八寶一初言
所飲天乃便服口與一四宮女并紫盆盆一類以八寶一初言
朝次項次即至御前與一四宮女并紫盆盆一類以八寶一初言
有後太項次即至御前與一四宮女并紫盆盆一類以八寶一初言
取物每項次即至御前與一四宮女并紫盆盆一類以八寶一初言
大四五尺下之珍珍許者四分許以九章蓋名中階殿各有致燈雖與
鐵塊者下之珍珍許者四分許以九章蓋名中階殿各有致燈雖與

沈氏秀水人隱慧能屬支少選入宮為給事中孝宗帝嘗
試六宮守宮論沈文最偉其發端云甚矣慕之有道也宮
必守我上悅擢為第一弟溥為貢士就試春官沈贈以詩云
身守深家待禁閉人間天上兩無歸朝隨風草趨青鬚
驚書木紫板銀燭燒殘室有來手銀敲斷香無盡
聲仙齋南補小龍上案極時乾情請上
王氏名阿秀秀水人與父居東灰垣為婢能以市甲申南堂
建下有司采選淑女士人皆區女姓他區中官至無以應詔
乃錄貧家女有姿色者上之良時阿秀年二十七與在階下
有司以其名不與雅改曰可秀既上名館於郡中其父即
易儒承冠供饌中有莖芽可看道人出語主者而益芳味在
即月餘資送至省將行而國破計日想還不罷歸秀故
有美名粗知書及被放適年將嫁為貧家婦一
終身窮悴不能存存未是時點選可百餘人其知名者尚不
李氏程氏兼丰人守郡人也其弟不傳其貌亦亞於秀云

嘉禾徵賦錄外紀一

寶珊

凡字奇凡字

二十張

道流

周元真

沈野雲

金宗周

徐淵

許至震

朱良巷

朱桂林

嚴頌陀

金順仙

許宗

蔣老人

郁送周

徐頴

史弓

曹生

曹贊

脫人感

又

於撫字散散本錢唐人傳書地城由才神時遊跡皆山...
 子如五元... 洪武初台為太常... 不稱... 至洪武四年成上之... 生四曰品物存五曰御六龍六曰恭... 聖道成九曰樂清...
 敬樂以宣和不散不... 由更唱迭和甚者以古... 庭殊非所以導中和... 平廣大之意自今... 自存... 曰吾指汝... 片物... 取乃于壁間... 金寶克... 引以剛執其人... 某安得少水以救... 入瓶中... 無害第以瓶至...

但出見朕不~~如~~也。雖對言有罪不敢出上怒碎其流復呼
之曰：皆應少頃見諫走入殿柱中自是不復出。遂錄其
拿果藏于篋。後撤四方物色。未能得。後有人于蜀中見之。
今城東北玄妙觀。來陳傳煉煉南。諫諫像祠三面距水。今
汙荒塚塞路時有好事往祈夢多奇驗云。

周元真字元初。嘉興人。父投獨隨。母居恩。有處翁翁。道
人。如客者。過之。愛其精神。充溢。因為道家。冠服。被之。踰年。投紫
虛觀。李拱瑞。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真。其也。得勅。召鬼神
之術。同伯溫。紀畧。先生受法于。顏魯。浩。步雲。因雲。因雲。因雲。
寺。沙。獨。為。孤。所。捕。羸。瘁。垂。死。元。真。嘔。氣。禁。咒。之。孤。即。躍。出。衆。
殺。孤。疾。愈。邑。人。范。庭。芳。有。子。曰。孟。全。鍾。愛。之。有。蛇。鬼。為。祟。沈。

痛不能脫。元真飛符往勸之。遂絕。受靈寶大法于曹桂孫。會
吳越。被兵。游魂。出。為。厲。元。真。建。壇。陳。醮。忽。白。鶴。五。十。回。翔。壇。
上。火。而。後。去。及。浮。河。奠。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之。上。人。驚。以。
為。神。武。士。沈。寶。母。後。痛。念。之。弗。置。時。真。修。洞。事。寔。因。問。曰。聞。
君。能。召。鶴。有。請。曰。然。遂。書。符。赤。之。鶴。自。空。來。者。四。十。有。二。寶。
喜。漢。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即。剪。紙。為。旌。令。童子。執。
之。左右。預。咏。作。叱。嗚。聲。旌。重。時。壓。地。母。降。于。童。音。吟。威。儀。如。
平生。寶。與。家。人。環。之。以。泣。爾。上。有。道士。曰。葉。洞。上。呼。雲。休。否。
抑。葉。如。兒。戲。悅。投。其。篋。主。繼。奉。禮。事。投。篋。香。洲。善。洲。投。篋。未。
津。崇。海。敬。投。人。其。篋。者。見。元。真。周。律。曰。洪。武。戊。午。京。師。早。太。
師。韓。國。公。李。善。長。命。左。司。郎。中。劉。允。中。迎。其。至。設。雷。于。治。

祠曰子欽卷三
羽江一遺下

城山研朱書。戴符。投江中。浪濤。遇。真。夜。坐。斗。下。連。之。極。飯。
上。壇。俄。見。陰。雲。蔽。空。大。風。拔。木。兩。降。如。注。人。見。龍。蛇。于。
西方。迤。午。始。霽。善。長。贈。以。幣。帛。受。東。歸。明年。已。雨。上。聞。問。是。
神。情。狀。被。召。賜。燕。于。光。祿。寺。禮。遣。還。辛。未。上。授。召。真。至。京。見。
於。武。樓。從。容。聽。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對。曰。天。地。之。間。無。窮。
陰。陽。因。其。運。轉。故。有。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
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人。相。乎。奉。同。一。理。爾。上。見。壬子。
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命。真。致。禱。仍。于。岩。城。山。建。
壇。其。應。如。初。嘗。搗。朱。鶴。軒。子。丹。霞。道。院。靜。志。居。詩。話。未。幾。真。
一。在。十。八。年。一。在。洪。武。十。四。年。晚。歲。焚。香。默。坐。而。已。自。稱。為。鶴。
林。高。士。

沈野棠字道寧。一作野棠。人。為。毓。秀。觀。道士。破。衲。不。掩。體。時。
時。醉。卧。穢。地。頭。有。傷。血。淋。滴。不止。人。因。呼。為。沈。爛。頭。師。厭。之。
遂。去。復。來。加。之。以。杖。不。去。忽。得。道。形。術。驅。使。風。雷。無。不。立。應。
靖。難。時。大。獄。繁。興。株。連。不。已。率。在。都。下。稱。設。牢。詰。諸。王。府。化。
縵。篋。有。苑。一。萬。者。穿。徐。納。袖。中。未。嘗。滿。使。人。覘。之。則。斬。外。道。
上。兩。袖。無。所。有。錦。衣。獄。卒。報。有。道。人。不。知。送。何。而。入。分。餉。饒。
錢。于。獄。囚。慮。有。變。緊。之。獄。囚。其。自。言。本。質。嘉。興。與。同。所。從。來。
則。沈。道。人。則。在。忽。不。見。乃。捕。覘。主。至。而。獄。中。所。繫。依。然。成。囚。
北。狩。仁。廟。監。國。問。事。多。奇。驗。一。日。忽。大。嘆。則。成。祖。師。勝。勝。從。
臣。宴。也。忽。大。哭。則。榆。木。安。駕。時。也。仁。宗。召。入。宮。改。事。之。後。還。
山。教。賜。三。品。誥。命。一。道。詞。曰。朕。惟。主。元。之。道。靜。虛。為。宗。消。淨。

為體廣運為德生，為用惟至道之士，投情大主游神入虛，抱真而秉誠，用能參贊元化，保命太和，博濟厚仁，陰翊皇度，其有功于國家，生民尚矣。朕君臨天下，永惟宗社之重，北姓之衆，仰首主化，祥我隆安，咨爾沈道，寧授受有自，造詣精微，嚙嚙道真，體方含素，超然物表，與天者游，至于推以濟人，朕嘗屢試其效，命特命爾為沈元純，一冲虛湛，與清淨無為，承宣布澤，助國佑民，廣大道為士於朕，惟天以至仁生民，惟朕以仁民奉天，若參幹化機，導命和氣，俾民安而物阜，國泰而運階益，慈爾之誠，誠用備述于景福，朕又嘗賜牙章一方，文曰：地無純一，今初地卷之演，有沈爛，爾基所著，有程紀華，明文附方後，張。

金床周字，賜備與，人正德間，為玉羅觀，道士遊名山，訪道歸，口坐一榻，不事拂拭，沐髮如纒，指中如鉤，或教日不食，或并日而食，嘗有鼻筋下出，須臾，漢上遇大雲，時如踐履，中四旁，尺許，纖毫，不察，人皆奇之，呼為金仙，里人叩休，替其應如響，武進唐中丞，順之，機服，叩問，語移日，最，漢將別去，謂之曰：文章名世，自足，何必大時，兼，漢稱功，名順之初，不解，至，樂晚節，狼狽，人始悟其言，倭寇侵城，合城逃避，道宗周，獨坐觀門，內群寇，持刀，排闥，視之，乃真武像，相顧，錯愕，而去，一，郭，平，身，由來，有，一日，身，郭，幸，其，夕，沐浴，更衣，浴，坐，胡，吟，曰：一聲，玄鶴，當，頭，喚，入，塵，家，七，十年，送，此，白，雲，歸，去，了，依然，明月，在中，天，吟，畢，即化，時，嘉靖，乙丑，臘月，二日也。

徐淵字湛虛

徐淵字湛虛，一字月汀，鄞縣沙海蓋人，自少，余，俗，為，津，具，觀，道士，能，詩，觀，自，成，化，中，通，士，無，願，主，情，建，至，萬，山，初，歲，珠，淵，乃，惡，更，新，之，膏，順，不，嘗，驚，然，為，一，邑，壯，觀，落，成，時，具，自，述，詩，有人，惡，自，墮，移，山，封，天，漏，推，傳，稱，石，方，之，句，蓋，其，一，心，力，盡，于，此，矣，是，年，春，奉，命，之，疏，奏，稱，淵，有，光，無，年，休，申，善，獲，持，此，山，工，稍，損，激，土，其，化，生，常，丹，未，煉，力，賦，竟，有，水，月，軒，集。

許至震字東山，嘉善人，游正一法，能驅使鬼神，所祈必有奇功，邑中，錢，氏，數，有，火，患，求，震，解，禳，為，結，法，壇，貯，水，一，缸，于，石中，咒，之，時，正，隆，冬，水，熱，如，沸，湯，不可，探，有，米，姓，者，出，外，歸，忽得，瀾，疾，其，子，乞，震，為，救，震，命，淨，灶，潔，盥，水，其，中，伏，劄，作法。

其家人偷視之，見有黑魚，長尺許，游釜中，大驚，故之，震，頓足，曰：此，怪，也，我，將，斬，之，奈何，故，去，疾，殆，不可，治，矣，果，顯，狂，教，月，而，无，震，更，善，萬，真，神，似。朱長卷，嘉善人，素，俗，為，太，古，院，道士，遇，異，人，授，以，黃，白，之，術，知，而，不，為，蕭，然，屏，處，而，城，崇，福，宮，宋，時，學，士，范，鎮，與，道，士，嘗，冰，主，善，為，建，文，鶴，軒，居，之，筆，書，一，言，會，歲，至，元，初，節，手，未嘗，休，休，休，漸，以，頽，廢，徐，復，燬，于，火，洎，流，散，去，長，卷，惻，然，跌，坐，其，處，不，食，者，七，晝，夜，士，廉，然，勃，闌，于，有，司，為，清，其，際，石，有，佛，佛，佛，高，年，九，十，三，端，坐，而，逝，李，日，華，六，研，經，筆，記，宋，朝，李，聖，登，柱，又，為，滿，法，多，成，里，費，公，流，寓，人，一，節，流，柱，枝，為，鳥，自，士，報，于，起，而，謂，之，高，宮，又，集，一，部，流，柱，枝，為，鳥，自，士，地，也，而，是，馬，利，流，禮，斗，新，星，之，地，也，有，仙，真，靈，人，未，極，止，者。

兩山名賢外傳
宋代人記

張復字漢陽號南山平湖人初為儒者此輩有感於六淫
四書標題若干卷常遊金陵朝天宮與尹道猷為侶深難道
要學人不解一字延授御史孔系問其入微絕字台之不
至守慈溪乃指一書者往餘杭之洞霄宮先是洞霄石壁有
張果老題字云五百年吾當施吾再來復見之欣然作詩曰
蒼苔白石淨無埃洞向風雷起處開別有生前岩穴倚扶筇
今日又重來俄有虎從石壁中出時隨行虎之不去聞二
十年乃還有司為建樓官樓口居之必治三年年八十八
解去空中聞笙管聲者以經月不散舉指是性至今以張索
懸一技堂中如空器焉

東林林者漢之高弟也善屬文工詩書夏月夜坐鼓氣作運
雷聲聞教里遠內閣路山費宏應召泊雨水榭聞擊鼓之
聲于柝杵初見甚微時世廟方備主宏許以為遠接林笑而
不答宏贈以詩別去至京師未幾卒林年八十五而化
嚴頭陀戲於人以與林林善遂止崇禎者二十餘年海鹽都
逆周問通于頭陀有得連乘公車從道一日逆周與飲湖
上沽醉復行水而者十餘丈逆周入武彙頭陀隨句曲每登
峰步虛職者呼之不應或送拜則搖手大嘆嘗授道于在元
頭嚙曰南宮我嘗神依之法當居此以徒吾志頭陀弟子又
有李赤壯者一作出度魁嶸疎略飲酒至一石以問教勸過
儒者輒擬設名理人莫測其旨以也

全嶺仙列說
心齋道人精三教之理

全嶺仙列說心齋道人精三教之理兼能望氣嘗謂之化
也嶺光頭嶺丹吳嶺山中為蛟水術突深潭海龍者七日並
四明德舟獲之登嶺仙望異氣知之乃往迎歸事之如師
遂置得頭陀之道每夜分起坐人視其面則有光如月輪
一室年七十餘客華亭化去
許宗子亦無考水人自嶺仙化後宗號龍持士人爭與之交
未幾軒父甚廉因于其旁建身閣頗為莊嚴所著有立中五
指金丹直指道說有文行者耶中推藥福為第一自魯冰古
以下良卷漢陽林頭陀赤壯嶺仙先後說之真為宗之傳
又有說谷字秋潤工書法
德如新嘉善無加縣耶時時來南來舟行極速高五則草屋
三間年人來如連舟者水木下不滑舟亦亦每八十餘
五年前曾在門前樹下納涼二時中由南往南以不表
印年有年七時白年日午初時為日平海潮對海舟
心齋上進年十餘年元來時日今更增所為白嶺仙生
子中亦中亦有道之士也其說已死在中華某處但係在生而中
都亦不知名徒用吾典人自切神清真嘗聞門靜坐時一
味亦善鼓琴晚為諸生師有才名登嘉靖乙酉年者卿為再
上公車不第即棄去教納出海或教年一喘者其母後遂去
莫知所之嘗至南戴遇異人有所指授後復遇張紫陽教以

大丹要訣乃選武林奇藥于市人無識者萬盛壬午卜則往
建昌煉丹鼎思云吾丹道業成而塵劫已滿我將去矣遂默
不言踏道相存之索書者未生地生物生人生來生來
化後牛連明時滿室散氣如蘭荷之譽者數日雲陽先生道出
徐謂字渭友改字果友海鹽人高詩生以誤誤則覆世道長
遊于僧未幾復中服為道士自楚歸入茅山結廬久之漢出
游江而燕洛湖好後兵以徐為客姚崇請自許甲中流浪江
湖至金陵教以策于常事不見用棄去入關學不知所終
顏際跡無高自位置事亦不詳昔人不知知之獨洞庭為亦
前稱其詩曰不多作不苟作不為應酬之作益當時能詩者
多游象背之門率于指偶和之句而顏獨不為故宋市稱以

史弓喜與人集酒不士人子也年十七學志若有悔自始其
衣冠去為弓不棄來著營土窟于院城外之清河橋初寒則
浴于河人視之其氣蒸鬱蒸沸湯騰暑則水激眾教重亦不
覺其汗惟覆履兩足不令人見聞其故亦不答每律之市中
乞食已端坐道中始作兒啼聲既作請書聲袖中子書未而
書卷來不抽一子取凍作母家放吹歌唱聲少頃漢作先啼
聲聞作夫婦語屬聲旋作疾病呻吟聲復作哭聲已作喪家
號號鼓吹聲起大嗟而去竟春以離世人不事學也聞時
其妻父促父母嫁之妻不欲遂去國初年五十餘矣一日忽
詣解元黃海所稱其僕曰奇效解元明日乞食瓦甌一后止
僕伴諾明年人言史弓死矣僕大驚乃告主人往視始知坐

司守上堂

曠日蓋蛇也于是為置龍治其關土墓之邇年邑中士有
扶此者焉愚之為詩以謝里人始嘆異不以日之矣
與東門外有火藥者與補甚美遠之別能行于市
而乞之家乞信慈以是遇其來來能記以得或有過門不入者
雖相見轉頭不問也遂著此如亂世時身衣草屨以
業既兩足日星河中星之思而之球球有聲以為色色錢
活河飲飲解解我道香燒中云有
後者任得之問與入言納納多奇於
魯生不知其脚里及名號寄衣異服挽雙鬚冬夏皆披掛
數會足踏芒鞋肩挑竹杖上掛筒管鼓板行則琴瑟時
高呼曰快活快活快活快活夜非必在飛簷殿殿塔塔之工或
見其疾行雖堪問如飛鳥時或仰臥女孺弄蓬聲微雲表
奇生經過老幼隨之一日有巨商邀入園中飲以河漢以銀
盆盛燒酒三四勸魯生出其勢密盆中吸酒有聲嗚呼時

而盡漸覺而有酒色松江知府方岳貢履假人也以其跡涉
妖妄覽之杖下沒歲餘忽有人見魯生坐一小艇在平湖
之東湖仍荷管齋之具高呼快活快活者雜至或言魯生
已拔死雲間何漢在此人耶鬼耶魯生連躍入水中漢不復
見子非非居居魯前前上標標單大標標中一孔是此
和批批一為為什類倪首是是單單呼吸相相時活地
出作解期此天呼呼其魯魯喜喜格格道村民也有切術每食餅餅碎碎以飼蟻于家
若若白白不不長長死死方方也
去去開開門門有有聲聲者者即
秋秋上上印印家家先先應應攝攝
子子手手解解者者不不見不見
秋秋上上印印家家先先應應攝攝
日語所親遠客至乏魚蟹探袖中出魚膏語人曰在來吾印
而打之為格魯生
一行定

郡人感 振

釋

梵琦

惟則

萬金

弘道

若愚

道濟

如空

性冲

寂照

寂疏

真可

龜谷

梵琦字楚石號號西齋老人本象山人俗姓朱氏父果母張氏夢日墮懷而生生在襁褓有僧過之摩其頂曰此佛日也果因前夢異之即命名曰曇曜年七歲即能書九歲通文史素悟入海蓋永祚寺為僧元英宗下詔用泥金書大藏經廟司以琦著書徵至燕京一夕聞西城樓鼓助汗下如雨遂頓悟奉定中行宣政院撤主福珍院尋主永祚範銅鑄像創大寶閣極為莊嚴以邊海有浪濤七患為浮屠鎮之凡小級計

廿四文叩去就勢忽佛琦禱之夜乃大風而居民聞鬼神語曰天寧塔偏正往收之還明而止塔正如劫洪武元年九月詔江南遊選高僧就鍾山太平興國禪寺建法會以薦國

燕於文樓之下三年上秋間鬼神事召入京館于天界寺命禮部往勞是夜微疾越四日而化上時禁天下火葬禮部以聞特命從其教齒牙舌根皆不壞歸葬於永祚寺之後學士宗源為撰塔銘所著有鳳山北遊二集西齋淨土詩數百首靜老居持誌楚石僧中龍象筆有慧刀淨土持累百可以無出和寒山拾得堂千翻亦屬海賊清其北游一集風土物誌編派見之猶當謹乎退舍期病可度梳子同時先後被召者又有惟則萬金

惟則字天真號水葉歸安人俗姓費氏少遭亂離投海蓋佑聖寺為僧徧奉名宿凡十八往還布衣無所契合後叩巨崖無極源公豁然有悟歸而登講座求證明者甚眾洪武初涉水陸會於將山剎以薦後及與法事後以足疾辭歸將示寂眾請就榻則厲聲曰平日說底不是茶罷時覆舍利無數頂骨牙齒舌根俱不壞津潤道原著其傳作碑所著有水藥語錄則剃度時髮首數寸不去髡鬚為頭陀狀漉浦人胡秋碧者善傳影立志畫剎像千幅纔及平而剎已化去俄而日本人以入貢至見之皆羅拜曰此我國祖師也安得在此競以金售之相由此致能

萬金字西白號白菴本吳人九末天寧寺燬於火金更主寺

重建之帝師大寶法王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號洪武初為
淨慈寺主四年春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徒二千人建廣薦

法會於鍾山命金提持齋事前老居詩話洪武四年十有二

命欽天監筮日就鍾山建法會御製文宣論天下崇禪師

并春正月鼓吹前導至寺用梵法白而焚之表後禮部尚書陶

佛初奉若世之曲再奉神說之曲三奉延慈之曲以應節

四奉法喜之曲五奉神說之曲六奉延慈之曲以應節

法食十萬僧若宗泐末漢楚術守仁萬金清落墨墨慧日居

頂尼簡也建會之日天雨杳杳于山中次日有詔皇太子

諸王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前大駕臨幸詔金闕揚第一義諦

自公侯以下咸環聽之既化建塔於郡城西環翠閣若學之

宗灑為塔銘有落泊齋魏晉類稿李任魯傳論曰甚矣哉

能納仕魯謙論且為法會也天子親屈為來之尊皮并播主

下乎嘗考蔚山之為法會也天子親屈為來之尊皮并播主

率公侯百官臨幸筵坐樂舞并作偃儀獻傳會者至謂佛

光夜見天雨婆羅樹子夫亦述於不報矣於時朝多巨佛率

拔幽冥感動天地噫此佛者所不能道也

弘道字存翁號竺隱姓沈氏吳江人出家於嘉興察印寺今

地隸洪武中住杭州上天竺寺注釋楞伽經京師度與梵琦

同被召授僧錄司左善世在職十年以老乞歸還明年秋化

於天竺雙檜峰雲隱塔

若愚字鐵菴海鹽人洪武中寶閣寺僧洞明釋典旁通佛書

嘗與弟子演說禪理室中天燈群集人咸驚異機鋒徑捷隨

叩而應一時禪學皆宗之永樂庚辰辭衆而逝

道濟字法舟嘉興人張氏子少雋異未嘗入鄉校而識辨夙

成為里中奇異年十八忽猛省白父母求出家弗許乃日夜

跌坐不事生產父母不得已聽之遂入天寧寺為行者後依

吉菴禪師朝夕恭叩一日偶行廊廡間聞佛殿磬聲豁然

契悟繼謁古印雲峰日孟深真至長安主覺王寺徙海鹽又

徙武康遊南都還仍至天寧忽買一舟泛湖中信風而行無

所的指舟之所向人咸歡呼皆去人罔不自失如此三年棄

去入湖州弁山歸於天寧

如空字無趣秀水人俗姓施少即游心內典及長徧歷名利

奉訪不倦如此八年野翁晚來主東塔寺空往謁每有見解

盡被掃闢昔所自負頓覺索然一日晚召空謂之曰余有一

言奉為詳剖空曰幸教我嘆而不答又問又大嘆空乃履禮

而叩之晚曰達摩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惟在直下體取

子若信得此義便可放下萬緣參個一歸何處空與然自失

晚遂為難染勇猛三年一日聞雞鳴忽然有省日夕跏坐晚

知其了徹遂授衣鉢萬歷己卯其徒性冲將往所住徑山臨

去謁空空曰謂來秋八六吾行矣子宜來一別及次年庚辰

八月六日冲以前命至空示微疾而逝

性冲字無幻號古港嘉興人俗姓張嬰兒時啼啼不止唯以

釋氏供具陳於前即止既娶生一子甫四歲嘆曰塵勞膠固

安得出離會其師方覲山示以佛乘冲即若心恭閱問碗山

曰教可出世乎碗山曰子亦有所省耶無趣老人臨濟兒孫

也乃本也道流試叩之當必為子所重冲欣然往奉之如空

喜曰我待子久矣于平日何所作活曰粗淺佛與未盡其奧

空訂日記此一絡索○汚汝一片清白地○付諸長流方堪
與語耳冲乃盡去所學空示以教外別傳即欲辭家母阻之
不得去乃投徒以養其親母歿遂乞如空剃度歸身○但○
辭空○由汝肆在水邊今姑伴所好遂傳衣鉢并偈曰師傳
拈宗花示我微笑法親手展付汝持奉徧塵刹空既入威主
年思前事禁足於圓明出關托跡於車溪蒼遂終焉

寂照字普明嘉興人初投嘉善妙常菴薙髮受具日誦法華
經不輟後居古杭山中每靜坐則蛇虺鳥雀皆嬉游其前容
至叩門飛走不及輒納諸懷以衣覆之客去則復出有病者
請之摩其頂風患頓除遂委身為弟子一日語之曰我五月
十八逝矣弟子以五月非法請更訂八月遂歸妙常菴屆期

弟子來送照方掃地語之曰汝不來我哉忘矣遂鳴鐘集眾
作偈而化舉龕荼毘火光五色異香竟夕不散舌根不壞叩
之有聲鏗然過旬日人又見之於古杭

寂曉字靈空世姓沈其先嘉定人祖練知沂水縣曉幼本儒
家從父培流寓杜嘉興十九始祝髮與其徒纂數屢於郊外
名榜如室苦情梵行諷覽之餘鈎深抉奧嘗謂南北藏典部
分重單日就偽并乃著法藏司南四十五卷又謂大般若經
有二十萬頌世謂惟金剛若般經一卷餘皆久晦藏簡更奉
即唐唐以來為大智度等五十五卷附藏流通體素羸弱罕
事遠游嘗兩涉天台一詣徑山居恒裹足杜門未嘗踰戶限
也一日病篤法華問曉痛體付如未何所苦答曰薪盡火滅

不知所苦合掌而逝

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柏吳縣人前古柏蓋千年物俗傳能為
神連觀禪師父沈連居吳江母夢異人授以附葉大鮮桃露
其化身也而香滿室遂娠生五歲不語時有僧過門摩頂謂其父曰此
兒出世當為天下師言訖不見遂能語年即源慨激烈貌
偉不群性不喜見婦人長負氣任俠父母不能拘嘗吟曰屠
狗雄心未易銷年十七仗劍游塞上還至吳犬兩值虎邱僧
明覺壯其貌以已蓋蔽之令同歸寺其晚餐歡甚聞覺不
誦八十八佛心大快侵晨即解索令設齋剃度禮覺為師
二十從講師受具戒恭張拙秀才偈頭面俱腫一日忽悟腫
處頰消自是陵轍諾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

六

醒安用如何若何至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辭覺行脚其
始日行二十里猶足痛乃以石砥足至日行二百里嶺巨山
五臺至京師恭備融於坐次命禪可真祖祖僧傍謂曰成
了一層還一層可木張九年歸虎邱至禾與陸光相契楞嚴
書為木水跡經處有力者便為國事可為詩以弔為其徒復
之功未竟後二十餘年知府蔡氏望始成之以藏經卷帙繁
重難於流通舉先祖遺書等議易為方冊萬歷己丑棲板
其五臺山繼移徑山藏貯返吳明覺已還俗以醫名可托
疾卧舟中延覺診視覺至見可大驚懼可涕泣曰何迷至此
今且奈何覺曰唯命是聽乃剃髮竟戴去于十國書法華經
以報于親願書維摩由墨先亭今在萬西游峨嵋三晉歷闕

中跨棧道至蜀下界塘過荆襄由太和至巨廬尋踪宗故址
唯古松一株為寺僧售米五斗伐其半可更培之得生又重
新其寺時九江舉人邢慈學延居長松館執持最勤為說法
語集名長松茹退欲由官山木果過安慶游石經山乃階楷
淨院石刻藏經處破碎琬塔為有力者所侵可復之塔石室
佛座下得幽齋佛舍利出時光燭巖壁蓮慈聖太后藏經
頌身中即陳和心閉命近侍陳德迎入官中三日出塔金仍
令藏於石室賜可紫伽黎神宗手書金剛經汗污紙上道近
侍問可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六
喜脩傳燈錄庚子以三殿直下礦稅之令中使勅南康知府
吳寶秀抗音被逮沈沈道倫知府等官皇上為之震怒

原石揚傳會入之下詔獄刑部中曹慈官與有極管之
三十不欲單之克既被杖牢而狼藉帳中世法如此未作何
獨坐坐而逃則待命六日始獲出獄棺殮而顏色不改還葬
徑山後移五峰大慈塔樓可自出家即賜不至滿四十餘年
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來而律當露聖不避風霜幼
奉母訓不坐闕則終身立不近闕見古剝荒廢必力斯之凡
重與者一十五所請經論文集世所罕見書搜出梓行晚得
燕軾易解大善偶請長沙老見李奇以城陷不欲死罪賊校
將于劍今斬其全家部將勸與奉命既推刃因後自殺
畢此涕淚進深弟子有不哭者呵之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
忠義感激類如此有茹退集時偕可入京師有大勝寺僧法
本字幻于因可得見太后供養五臺山之妙德卷賜金字經
三卷架梁一裝歸化於大勝寺
觀宗聲字性泉別號天鼓居士嘉興人本木工略不識字忽
若有悟通釋氏之言下筆頗能自達其意著天樂鳴空一卷
大率華嚴楞嚴緒餘所居有破閣與諸名流交甚狎晚歲無
疾而比

釋

普還

海巖

楞伽菴僧

受孺

雪空

血影僧

性踪

法聚

德珉

明秀

永瑛

文甚

廣化

方澤

戒業

圓信

智旌

文貞

寂然

郡人感
楓

起激

圓理

明曠法

法生

法衡

以貞

斯學

普還仁人生而無舌脚筋攣縮父母惡其瘖且癩七歲
棄之六和塔僧寺中尋以主僧權事還無依存旬旬乞食
道路備極苦楚忽帶皓髮老人語之曰崇德是汝生活之鄉
然不識崇德在何處亦無由達也用手匍匐日不能數丈展

轉間忽得登普陀山禮大士道香舟憐而收之往還者六還奉甯不
與也如是母年復夢老人語曰曷不往崇德一日遂以便舟

尋至崇聞人言此崇德也大喜滾而登陸入湘漿廟中宿為
出行乞人輒與之暮而歸未嘗飢也三年忽思其父母手行

至家父母沒不知其嫂憐之與錢數緡因欲再往普陀抵海
上舟人心難之還叩頭無算得附舟忍飢六日抵

山下同行者不顧而去遂奮力滾上山半見稠人中有碩腹
而長髯者以口瘡癰乞兒來何為還不顧更滾至大士前出

錢倩人焚香楮畢拜而下山長髯者隨其傍問曰汝餓耶
袖中出一饅頭令食入口微有灰氣食後覺肌骨皆涼狀問

婦曰若有物生焉須臾有舌長出長髯者問之能能應對

矣不索袖中出一饅頭稍小於前更令食之入口似有草氣
味微酸遂覺偏身骨格有聲涼爽透骨不可言自是謀
奪而筋亦舒長自如長髯者忽不見觀者皆駭嘆以爲神
奇歸相漿未幾夢長髯者復來伸其兩脚曰是修行如平人
里中人見其症而有聲癱而能步皆以爲神而遂號爲
普還時爲萬曆庚戌之春達老於湘漿廟中事歲姚士莊
只編申蓋目觀也

海藏字宿峯不溧水人俗姓薛少爲傭作甚苦不習文字年
三十六受五戒視髮過三比丘授以大悲咒心經即能
記憶成誦自後遇人有疾厄輒爲之持咒誦經里中小兒痘
瀕死咒之即活人以為神住嘉善慈雲寺寒必繞城念佛聲

如洪鐘一日偶出遇惡犬於途藏拜曰與汝解宿業矣須臾
犬即斃在道上年五十五坐化於寺中

楞伽峯僧郡北一里許萬曆中有僧來神坐終歲里人常
之數年乃覓一徒年可四十餘不置卧榻天寒以帶繫腰問
師徒相背而坐如是者又十餘年老僧年七十餘其徒亦可
丑日一日忽謂其徒曰爲我具湯沐我將去與徒曰何時老
僧曰爾刻徒曰相與數十年豈可今日便相棄幸師少待師
策巾也未幾浴罷徒亦浴披衣各端坐而化里中觀者數
千人乃更新其庵合成精舍矣僧與徒皆失其名
受囑字心傳秀水人漢院鎮董氏子崇禎初建碧光
菴於南門終日趺坐未嘗事也而檀施不絕締構崇煥像設

嚴整人亦未以爲奇戊寅已卯歲雨浙大荒飢民枕藉充僧
之出谷者皆無駐足地嗚獨設單榻徒輩以爲憂嗚曰無憂
也遂江外米商有米數十艘在舟徒南風起船中米將
貴而不飛進忽雲際見韋馱神呼曰嘉興碧光菴僧絕糧若
輩能每艘以二十石爲雲水糧我當以此風相送諸客羅拜
且解維但見舟行甚疾因舉帆而南回視諸船其爲阻
如故也乃木駭其至郡光訪焉授以米可數百石果事果故
不輩某神奇國破時郡民多介亡嗚獨招納難民數百人
於菴而跌坐於門內有鎮將過曰誚曰此達摩西來相也
拜而去令軍中不得有所犯難民獲全後以功行邑人請移
住楞嚴寺仍歸化於碧光

雪空平湖人爲行脚邑民夏某家自飯謂夏曰今日汝
家有難可亞移夏信而從之傍晚火焚其廬夏德空因館馬
以精形家言爲主人擇地未一年一夕忽謂曰吾去矣更次
沐浴而逝有頃復醒曰我與某不宜死在汝家前村五聖堂
可即起至堂從容謂衆曰我今的逝矣若輩即葬我堂後言
畢死衆具龕斂舉燭者誤以燭油一點漬空股上空忽作聲
曰不慎衆驚相視閉龕如言葬於堂後
血影僧者平江某郡西門外岳廟守院僧也乙酉夏大兵
壓境游卒至村落中掠婦女數十人繫神座前荷戈將出
囑僧爲問護守僧曰身爲僧甲若輩何辜乃罹此禍盡縱
之廟後有大渠環匝不得渡取門楯及椅桌架梁蟻附得脫

須臾卒至問其人在僧中不承見其漸消悲之未生
惟命請率大怒甲報之未承曠全懸置廟前石坊柱上高木
許各彎弓射之至死血淋漓清石影沫遠甚宛然如畫坊在
城西二里許三塔寺東百餘步初往來者往往足踏視亦
未以高者摩今年十餘年風雨蕩滌久而益新始嘆其
魔不知其名第曰血影僧而已

性疎一作字白法江西上饒人天啓末來主楞嚴講寺建天

王殿監院寺功無田琮為置除國破時僧僧散
去琮獨守寺住居不食兵至所劫其財琮以死守寺力救得
下皆入空際不餘殺罪去寺以全又建營泉寺漏澤寺

東塔大悲閣亦能不甚工年八十四說偈甲緣字

得生得未休歌寂滅梁南命字而化著有剽車

法聚字月泉號玉芝嘉興人俗姓富哲年業儒通經籍稍後
出家海鹽也資聖寺好為韻語忽自謂回家現當為生元
著此何益遂誓志恭學觀王守仁傳習錄謂與禪理不殊乃
以偈趨叩叩作以偈卷之一日大衆中守仁出袖中鎖匙問
曰見麼曰見還納中復問曰見麼曰見守仁曰恐汝未徹在
還結盧于激湖之悟空山聞金陵碧峰茅居之名荷笠往參
問董雨湖頌碧峰寺裏有如來莫便是和尚否居云上座還
見麼曰縱見得也是金屑落眼居曰這死漢死去多少時汝
來為他乞命轉身四方丈一問如何不落人園續居與一
掌曰是落也是不落也聚乃頓悟因作詩曰大地何人不夢

居夢中休問夢如何煮茶消得閒風月不向蒲團讀梵書居
入威從居武康之天池與王畿茶汝楠唐樞同郡董澐共証
儒釋異同之旨山陰徐渭自以才高一世名流皆不足供其
驅使獨與聚游時相偕和晚歲有芝產山下因以自錫錢
塘淨慈寺有傑閣憑虛而出俯瞰西湖一覽可盡天順中學
士錢溥題詩其上用腰橋二韻亘百年和詩甚多皆不穩帖
聚題其後曰芳草不知埋帝寫垂楊猶自學宮殿天空水月
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橋聲光俱麗由此詩名大振有玉芝
內外集著手春聚在海門寺構雪堂每春社集縑素之徒脩
淨業於此堂前有古栢二株蓋唐時遺植今存焉者有玉
芝語錄亦多與義頗雜儒語化後亦十餘年內竟別和錫始

樺之如縣柴維城為之序

德珉字伯貞號石窗嘉興人洪熙間住虎後居徑山能詩
明秀字雪江海鹽人俗姓王氏雖髮色之永祚寺巨目闊吻
巖肖枯木怪石無一毫澤媚也德然自少時即好為詩與
邑中處士陳鑑朱朴為詩社煨煉吟噫夜以繼日晚年隱居
錢塘結茆聖果山之石門因自號石門山人春側有郭公泉
地既寂迫人跡殆絕居久之夜夢有陳姓者叩門入而揖曰
西有月巖請觀前生所為詩旦乃求之榛莽中果得月巖
石上刻元人詩一首後署名曰雪江陳天瑞題與秀同字因
張然若有所悟終於海門寺有雪集三卷靜處居詩話王伯
江送以詩云巖烟瘦馬紅山翠雨寒誰步早龍一詩詩語
之斯本為警策特以清越標耳其共連集三卷流轉跌宕不

戒素庵化座
列山公云傳
戒素字子成号平
野海監天安寺僧
俗姓李少從待詔
文徵明者能書能
若蘭竹二詩有平

結我欲照浮生一之通音結終獨云一夜小水雨竹花雨中
永瑛字舍童號石林海監天安寺僧有石林集詩餘景云
意會朗吟自若其詩絕到詞類多率爾而造
冲服豫自足陶寫其趣而不過人之意者
文港字秋江海監天安寺僧有廣華亭集詩亦清微可云
非秋而雲露嘗辨江
海群英集行世者也
廣化字無期海監之梅溪人俗姓王氏雜屢於永祚寺尋復
出恭數年歸住郡城之藕花菴後復歸山建古泉林社穿池
種竹以吟咏自娛未幾示寂廣也亦能詩有唾餘集一卷其
格律遠未始明秀矣
四明沈明臣云海監天安永祚寺僧
詩有文徵明先後文者
後有戒素詩一卷以衣
此山詩派之感云

方澤字雲望丁字不縣覽東嘉善人本任氏子父業漁澤
數歲即入精嚴寺為僧得度於道濟素性穎拔日誦萬餘言
稍長三詩精戒術與唐順之陸光祖成元佐彭格項元洪游
甚密澤不自以筆墨為長推精嚴僧正念主詩社譽唱無虛
日禪房清整有山林之趣晚歲病足不能出戶屢乃更肆力
於禪默坐嘗數日不復食飲輒過之謂學同曰冬公頻案輪
遂使我道孤未幾卒輅論其詩曰澤資分奇術網羅浩博
穿骨馳騁於梵藏旁及六經子史詩守或唐體而不喜剽剽
藻繪余獨愛其言岳鄂王詩曰日月尚懸南返駕閩山未死
此忠之句所著有華嚴要略二卷又冬縣內外集共八卷
正念字西洲本吳縣人葉家為郡景德寺僧能詩游京師因

正念字西洲本吳縣人葉家為郡景德寺僧能詩游京師因

閣復言在禮部見其扇頭立春詩有故草樹皆生意落
山林有棄材之句嘆曰僧欲官乎試以南泉斬猫及趙州栢
樹子二公案即授都綱世廟方崇道縉流無所用念在事焚
誦而已猶以詩名名試中式謂袖天下禪林未幾有行人候
官釘汀者聞念善說詩往訪焉念以他公事接待甚略啣之
未幾念乞假還郡時汀已擢御史出按浙江人有惡念者誣
告其假印事汀錄詞罵曰此覘素狂佻宜有之論如法同即
主事彭輅素與念為詩友乃偏乞諸公卿為之求解得未或
贖徒猶以罰鍰不具下郡獄在繫日作詩自娛咏艾虎詩曰
世蓄三年病門懸五日時雄風吾不脫猛勢爾何為蓋罵汀
也汀既去念在獄七年七月夕詩有九死人間豺虎圍六看天

上士牛磯之句輅憫之欲為償銀而不能會辰州王有為東
知府事與輅素厚代償出之輅遂邀念主詩社與元佐項元
洪精嚴寺僧方澤為五友然生計落魄寄食於數家未幾
卒輅作詩社四友傳論其詩曰正念造句凌脫意表似元霍
丹鳳渡海浮空譚六朝初唐而鞋于美及大歷諸彥入獄以
後更精鍊悲悅生平進不得之於官退不得之於僧且死而
莫之嗣知與不知皆痛傷之
圓信字雪庵更字雪嶠寧波人初住武康雙髻峰後主東塔
與天童悟禪師同為兩門法嗣天童以巾拂付弟子一十二
人再傳燈獅座者六百七十八人居士不與焉信終身不付
一弟子有語風稿一卷郡中人士僅以詩僧目之晚年示微

以貞字純白海鹽人居資聖寺

詩集列

斯學字悅文號瘦山海鹽慈會寺僧有幻草集

詩集列 道林不屑養馬才優無可不受除官可云嘗舉之至

嘉禾徵獻錄外紀四

郡人感 祖

執事

孫 廊

徐 翁

嚴 商

岑 思教

施 屠

賴 五

奸 胥

李 銘

洪 光裕

奸 民

馮 本

張 瑾

孫廊秀水人業商永樂中往南陽行次袁陽江口獨登所見
見一布裹解視之金釵一双也廊念曰得之非義若失物者
婢僕必且喪生遂默坐以俟久之薄暮一女奴號眺而至廊
驗其實付之女詰其姓名不對去抵南陽獲倍利既而偕數
客渡詣故處其女遠浣濯河下識廊儀貌与語移時忽大風
雷雨交至餘舟前行者悉覆沒獨廊以竊泊得無恙
徐翁失其名嘉興人居涵澤寺旁為賣好行其德常坐西門

外見二青衣揖而乞食問之則河南解軍至廣東而還者遂
長費盡乞食歸耳因出示書示徐徐曰限已踰矣今復為此
安得抵家因問歸得幾金曰若干徐顧家人曰其餒勸之飽
食亡已囊碎金如數遺之其人泣拜而去後十年徐亦以解
役至河南夜不能行望燈火投宿以為古廟及至則大家門
樓也告門者而入宿于外舍有頃主人自外入徐從門隙
窺之燈火僕從甚盛至廳事揖而入既卧矣主人復出叩徐
曰容是嘉興人知某處有徐翁否徐問其年曰若干名某字
某徐問何以知之則具言所以蓋受金少年徐曰我即是也
因相抱而哭問行李若何徐曰囊中尚餘二十金主人曰未
足翁但留取文書來為翁辦之徐留其家二十七日晨夕酌

飲及四膳至乃行出妻子相送其出入廳事必揖者蓋為徐
木主終日拜之也又徐常在門有美租者以租置徐門而捫
彘租脫韃鎖而逸乞于大哭徐曰勿失租去不遠与若錢百
呼能還租者与之乞于果得租後徐以後事舉一鄉人充之
鄉人怒舉家伺徐之問窘之僻處適群乞見之一乞兒曰是
徐翁也呼其侶迎鄉人負徐歸徐不識問之曰我亡租乞兒
也

徽商失其姓名則使屠謹家僕故大富賈于九江萬歷壬午
有七人江行被劫浮水而号商往救焉各給衣食路資而去
初不問七人姓名也七人皆赴禮閣者明年癸未六人登第
其一為莆田方萬策商遂家坐落舊身于謝為家僕數年萬

萬策以御史出為僉事分地嘉湖過謙見僕而駭也因曰曾
記八年前活數人命否商已忘之矣良久乃云曾在九江就
失盜者數人萬策出席長跪曰我恩人也七人之中我亦在
焉即告謙贖之至公解款月餘贈數百金東司難者共助之
商歸于徽仍稱富室云萬策字元忠雲南道御史

岑思教字海南餘姚人萬歷中授徒于桐鄉烏墩之鈕氏鈕
故饒于財病亟謂之曰吾父年高而子幼恐遺業不保尚有
少物為先生壽勿告他人也思教唯受之鈕致後思教歸
餘姚十年一日末訪鈕翁及孫尚無恙語次道前事翁曰
之思教故僅示之封識如故鈕氏感之因請為終老計後
以疾卒鈕氏於地營墓立碑

施屠者失其名嘉興人居于石佛里未俗每于三月在藏祀
田祖演劇以為樂是歲里中演劇作宋相秦檜狀穉惡不可
堪屠于眾中諦視不勝憤持屠刀直上教優里人執之白于
官知縣原其情從末減論成未幾赦歸猶以此自詡嘗書于
屋壁曰殺人不死施屠

賴五嘉興人不知其名市中販兒也常縱博不勝席捲坐上
錢謀而出博者怒逐之與聞莫能勝乃議數人詭為欲博者
誘五往而令他人首之官五視坐鞦呼大嚼捕者至倉皇不
能逃至官杖數十羈之夜逸不知所之後五年有邑人私入
海為賈至紅毛國其國王召見問其鄉里云浙嘉興人王語
侍臣趨召貴人良久貴人至王與語不可曉有頃貴人下殿

謂之曰王以我與公有香火情故特令相見公亦識我手色人諦視之未遑貴人曰我博徒賴五郎也今為海外耆塔不得復還御矣邑人唯五為置酒道款曲臨別贈以金及長襦一條上繫以綢帶中有七首六廣五寸長五寸言此赤鐵禁入中國衣帶間或不至檢閱姑藏之以為衛身具臨歧笑謂曰公歸語杜渭陽尚能杖我于庭下否渭陽時為嘉興令杖五者也

李鈔嘉興人天順中為縣小吏負金不自存過友人飲夜歸見道旁溝中有光發之得一瑪瑙壺上有文如葡萄藤葉葉果悉具明日以誇其同儕有劉某識之大驚曰此乃沈萬三秀家月下葡萄也近聞尚方覓之無償易以此獻于張內監

求得金本即益鈔數千金可立致富大喜如其言獻之黃綠金監事果得利數千金劉分其三一第領鈔渡江舟覆鈔濕毀不可用檢本管竊禁知府楊繼宗追補前鈔負無以償乃歿死獄中劉破產代鈔償之
洪光裕秀水人少狡猾家素為邑中里胥時圖謀寬侵蝕無算又以睚眦小怨多蓄僮僕乘間伺其仇至家束薪灌脂加以松香黃芫等物焚之漢國骨肉俱盡積威既久縣隸以催科但立階下致詞答曰無則唯諾竟出固敢一語又悉以金錢賂諸監司及兩院私人凡有發覺輒為彌縫久之知縣李向中_{向中與調秀山主}官未受事先訪得其姦狀下車即事_之下獄裕獨謁諸公帥求解不可得復遣人往京師賂向中姻家某為交

一名李平

閔凡往過十三晝夜而姻家手書至厚幣以求釋之向中自獄召裕出曰汝本小胥辱緝汝不殿半月而吾姻家手書自京師來何與神速也不殺汝且通天矣立杖殺之或言向中晚達少嘗賈于郡稔知裕之惡故至即殺之裕死之日市人相慶曰今夜卧得安席矣先是裕橫行時奪隣人及公佔地拓其居平治之日_地一柳圍中_地甫啟指則僵屍如生一美少年也衣冠如將家子旁有函一杖一杖裕適命併棺焚之及向中至官得裕就鞠或傳時已向閭堂皇燃燭裕仰視之酷似棺中少年乃唯首服云

馮本一名宗本海鹽人洪永間以賞雄于御每睚眦於人及奪人妻女侵盜官糧罪不可數事發與秀水張謐論辟時

劉觀知嘉興府其子輒陰受奔及謹金數千緡其逃還宣德四年本復以他事為人所告具得前入賄脫罪狀上聞是時觀已為都御史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負朕朕終不忍加刑輒與其黨成遠東俾觀隨子以居本謹論死本所居在邑西去城三里傍宅有橋本每入城徑此橋小憇儀從之威人訝為法司因遂名法司橋橋上有亭名曰頭亭蓋自迤西為第一亭亭有精舍教誨本死廢為羽流道院嘉清中有王瑞者與道士陳可真私而葺之賈田以贖其徒月朔集御之老人誦焚誦為因号曰義社亭邑人王文裕為之記
張理_{一作嘉興人}宣德中豪橫于紳堂以私忿殺平民一家七人又侵盜官糧千二百餘石強奪民田千五百餘畝又以

循納盜鈔為名取民米六千石事發上聞行在大理寺奏依律當斬上曰居下而敢肆惡如此是一鄉之豺虎也小民何以得安命即斬之家屬皆徙邊又謂侍臣曰朕非好用刑但扶植善柔不得不爾將刑瑾復訴寃行在都察院請覆勘其實然後行刑後之同邑又有金傑姜惟蔡等四十三名隱匿本縣備照黃冊俱追燒燬事覺俱處斬

嘉禾徵獻錄外紀五

郡人盛楓著

海寇

徐海 附少林僧 元氏

葉麻

陳東

錢燦

竊賊

倪弘三

平康

陳輔

李松

梁翰

周天

徐海字碧溪本中國人不知其故鄉或言海鹽人自少為僧名明山行脚以九錢卜事多奇中嘉靖中從其叔惟學及王直葉宗滿往嶺南為賣市禁物入海至日本暹羅西洋諸國互市勾引諸島結果大隅洲誘之入寇嶺南指揮黑蓋陽殺惟學癸丑六月復寇嘉興群倭以海多智計推為賊首甲寅^{朱常事倭建}三月海率眾數千寇乍浦立高臺發火以夾覆之煙燄塞人鼻軍士不能立城上城幾陷無何賊棄乍浦從峽石侵崇德乙卯海偕賊辛丑即聚眾數萬分據柘林

乍浦倭賊之在柘林與周浦寺中者甚多其不知其亦有人
余以為賊中亦有人巡警否四圍設柵索繫於石云皆無
深夜入賊中者用計同連以城賊寨不命細作二三人
自相攻擊可以盡矣夫山林險阻不以兵正防之攻也
豈有賊人入家盜劫日不知用計此何非與之角力
武余戲五臺曰公平論兵智略無日只此何非與之角力
李言說制公初不令我輩盡焚終日只此何非與之角力
兵即今人有掛訟者過一硬對頭別上樓計各處文移耳
飯也計此對頭豈有工夫對頭別上樓計各處文移耳
武得失百社存七係焉豈有不專心計而終日理會文移
事之接其黨葉麻窺崇德寡備正月六日以萬人攻之知縣
蔡本端遁走俘男女財貨無算邑紳姚汝舟為賊所獲三日
始縱歸四月海等數千人水陸並進聲言先攻嘉興次及杭
州是時胡宗憲以御史巡按浙東聞之星馳至崇德先以一

舟載酒百瓶投募於中樹以黃旗偽為馮軍在物接邀得其
身而飲之死者甚眾餘出王江涇仍分據柘林乍浦幾
一年丙辰出寇嘉興至皂林宗憲以御史拜督府之命到官
甫八日麾下卒僅三千及恭將宗禮所部河朔兵八百人急
檄禮屯崇德宗憲自引兵屯塘栖及禮與倭戰賊請進攻桐
鄉巡撫阮鶚自郡將至桐鄉遇於皂林賊驅所虜平民偽為
桐父老來迎給鶚使不設備其民登鶚舟即以變告鶚大驚
單折入桐鄉賊躡之圍數重出戰不利遂多為攻具以一舟
載賊恐城上見之乃覆一舟於其上至水門而賊軍士覺之
下巨石碎其舟賊皆溺焉又以木為高架懸巨木以撞城知
縣金燕為綿索纏木巨斧斫之又以大舟駕小樓其上外橫

以木中懸以梯賊升梯上挽諸舟薄城：中使縛釜人鑿鐵
汁灌下賊糜爛死又昇大將軍來守平望見殺佛狼機擊之
昇者死海度不可攻乃棄城大掠在桐鄉者一月復東行轉
掠入郡裝索甚夥有婦老會郡人通政使呂希周歸安副使
茅坤議遣輯士下海諭王直降直遣養子毛海峯來謝宗憲
乘間亦遣海上華老人往說海降海怒將殺老人為所幸王
夫人為之請得放歸宗憲復遣將洲等說之因賂王夫人令
德恩之且言願歸者當資以舟願降者當封以職海自計輜
重既多陸行則入不能任水行則海不能渡莫若借母等言
連和以謀歸遣使報制府願如約又旬日徐生子彌月宗憲
遣錮人樂工往賞花紅羊酒賀之海遣人來謝後海與賊首

葉麻以爭祝氏女子故不協既就撫麻與東等願歸海願而
乞封爵宗憲許之既而海與麻等分所掠財物海曰我由此
尚須多置貨重麻怒與之爭海亦怒乃以書上制府曰麻等
可擒也我黨散其黨以乞舟歸海為名誘麻等入城擒之數
壯事耳宗憲大喜越三日海同麻至郡索舟好語慰之急
令海收諸路餘賊數日之間合千餘人以計散處之遂收麻
等賊首八人麻就縛時知鹽海計見宗憲曰我等墮徐海計
至此海不足有為當致其借來就死耳又旬日工部尚書趙文
華督師至郡軍殺大振海見事勢窘迫雖降其益大懼遣倭
使送寶刀及葉麻等所贈盛甲等物宗憲勞以花幣與繳命
海親至軍府會議海猶豫未敢來七月抄海移輜重二十七

沈氏請罪... 安插海至此庄乞居之終不自安乃為好會名諸隣人飲半

舟將行麻等部下殘賊大怒曰汝陷我主何地今蘇我而歸... 耶因相殺所傷略相當海將進出口口軍威甚盛不能出乃... 復入駐兵檢崇庄宗憲又遣謀陰賄兩侍女說海并縛陳東... 海自念有功朝廷或當守以不死遂於八月帥黨百餘人會... 而入平湖城見宗憲及鷓等皆叩頭呼死罪宗憲摩頂謂之... 曰朝廷行赦若慎勿更作孽余放出軍門俾自擇善地就便... 安插海至此庄乞居之終不自安乃為好會名諸隣人飲半... 贈其黨悉拔劍按席上劫少年輩視之以為用是時陳東餘... 黨尚有在沈庄賊中者宗憲令來作書遺其黨曰海已約官... 兵來襲汝矣東黨遂逐海關數日大亂官軍進圍之數重拒... 戰六日海為賊黨所殺時有少林僧東游郡中自言知時行... 耶江潮請練兵事奉將萬邦孚館之在東倭首首三大王者... 年二十餘有幻術每戰軍人輒揮白扇首獨衣紅袍騎而游... 行則官軍自敗把總指揮陳善道邦孚婿也為賊所殺邦孚... 不勝慟憤進由某德公施捨外未嘗為破此賊但不願受中... 丞約東邦孚書... 如命圍為白軍門從之僧集其黨八十... 餘人身持一棍蓋以飛鐵葉條貫心古大錢為之重可四十... 斤時五月令軍中各簪榴花于僧首別輝一兩蓋行作珠花... 狀二大王望見之即若縛手然僧以鐵棍擊殺之併殺其餘... 賊十餘人且行且罵曰今日可盡殺此賊官軍在行間爭... 首級至自相殺止之不可乃大怒聞其蓋賊蓋遂解舉手照... 敵其懦者亦四面遷逃矣邦孚欲苗之再戰謝曰不能助殺

無罪之人遂別去

無罪之人遂別去田州土知州岑彭妻元氏素以曉勇善關... 諸樂無敢櫻其鋒者保來帝第下廣西靖司徵兵赴勤... 有司舉其材武方與東蘭等州去官舍同就調東郡與其姪... 俱以三月至海監行田州有紀律秋毫無犯四月倭寇金山... 衛元氏獨出戰使其姪為前鋒哨探賊掩擊之殺數人死於... 陣越旬日都司白某率兵迎擊於金山被圍者數重元氏縱... 馬衝圍解白得脫五月元氏復獨出金山海中大戰勦殘... 賊一百五十餘以首級獻甚自拓城空壘而南圍金山城... 大索元氏守拒甚堅不能破然所殺傷亦多城守凡兩月督... 臣張經得罪督師趙文華巡按胡宗憲俱有賞亦賞元氏... 銀三十兩綵段三表表餘姚孫文恪陞夫人楊氏名文集中

有聞徵元氏兵至詩曰繡門旗陣如雲萬里提兵淨寇氛... 多少材官屯海畔策勳勳仗女將軍... 葉麻日本倭中酋長也嘉靖三十四年率真倭數百人各... 駕大艘來掠郡屬諸縣所掠丁壯皆錄為兵故倭並聚徐海... 入賊中其多謀引為將領分統其衆勢遂大振麻與陳東... 初來時屯沙上故又稱沙上賊以別之轉掠二年所向無... 敵麻素悍尤稱渠魁擄掠既久已飽其欲忽思東歸據督... 胡宗憲遣蔣洲說之曰公等欲歸恐難耳第約東無再犯內... 地官當為置舟船送入島中麻聞其言心欲歸特甚麻有表... 花所掠婦人祝氏色甚美以為妻久之祝日夜泣涕思歸麻... 情而放之既撤連和羣首置酒高會酒酣徐海謂麻曰兄有

嫂教人麻曰無之海曰聞有一祝氏麻曰去矣海已醉漫應曰佳入難再得况棄我當取之麻大怒曰聞汝有六七妻亦肯與人否海畏麻勇悍謝而去自是無麻有隙麻因遣賊數百掠表花復取祝氏西去海構麻於宗憲因偽與麻好為乞軍府具舟送麻而陰使人散其黨麻入郡城勢已孤乞舟不得返道數日宗憲置酒招麻等八人飲酒間使人偽賞花紅齋之就以紅縛諸酋皆則其左指拘於獄麻受縛時罵曰為徐海所賣八人者麻及吳四王七胡四戴二董一董大王亞六惟麻係真倭七人者皆華人也

陳日東者本人為倭中貴人薩摩王弟書記東與葉麻合軍於沙上劫掠無虛日東圍桐鄉官軍屢戰不勝宗憲患之謀

間諸賊既受款麻先入城就縛宗憲乃偽麻書致東曰苟殺徐海者制府不惜厚勞送歸島中書不達東所及致諸海得書大怒急就撫而東勢益孤宗憲又遣人遣海妾翠翹綠珠令日夜說海遂縛東未獻日東以三十五年九月八日斬於郡之演武場東之餘黨未誅者以海賣東卒與海相持海亦就擒而倭患遂息

錢燦嘉興人家曰硤石少以勇自負嘉靖中世累羈縣獄適倭寇郡城有言其材武可効力行陣者巡按胡宗憲出之編為軍卒三十四年六月倭再寇郡戰於北門宗憲親督戰方與賊遇而舟覆宗憲溺焉燦急與勇士沈坤同入水援之出以舟濟宗憲得免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恭將湯克寬

皆以喪師被逮去而宗憲獨以捷聞自是燦為親軍常令主管機務既宗憲擢浙直福三省總督代經燦恃寵橫宗憲不之禁且晚視諸軍樂敵時略無紀律遂糾合亡命自為隊伍與桐鄉生負胡寇齡謀逆時潛山金燕知桐鄉聞之家以狀上督學副使石埭畢鐸乃托疾居桐鄉視燦燦度事急乃斬捕者畢妻子夜逸匿海寧許秀才家次日與其黨蔡义等脅眾數百人以叛官兵擊之道入太湖未幾與徐海葉麻連聲勢遂入倭中胡許二生皆死於獄宗憲聞燦入倭中遣人購之曰得燦首以獻者許降否則終議勅也是時徐首已有降意而愛燦不忍殺乃斬他人首偽指為燦以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獻於軍門九月斬麻等於郡北而燦以已授首不

追論卒逃入海外諸國不知所終

倪弘三小字阿保嘉興人少無賴糾集游手子弟橫行市中稍及奪意以睚眦殺人又多智術官捕之免脫而去白晝劫掠村落官兵不能禁捕聚至五千餘人往來蕪湖常鎮諸州殺害官民商賈無算朝命發兵二千合浙江兵討之及為弘三所敗軍卒傷死者不可勝計蘇魯盛橫按察使周新母言請解公務俾得自率諸軍一意討賊詔報可乃廣立賞格購募晝夜搜捕凡小江口港可通諸路者悉設木柵守之令官吏嚴察出入舟船江南諸郡不能容乃趨河淮間將轉掠而北新遣壯勇軍卒千人尾其後追極於桃源縣生擒其首數人弘三逸歸卷散廿永樂十五年八月已酉擒於上糧送京

通打林時...

京與前所獲數人... 勿問自是蘇湖諸郡始

安諸周新... 強直論功將遂會奉事京師

戶某將逮官... 浙大作威福新怒即捕繫所在獄千戶

晨起見紅衫... 殿下叱曰何官對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

有大功於浙... 令為浙江城隍殿東謁耳

平康者本姓... 慶真海盜人以罪遣戍復逃歸改今名

居崇德交結... 豪橫高僧奴可數百人強奪民田

敢誰何家... 既富自居室冠用擬曰王侯小民

之怨家訴于... 地按御史刃高崇高遣人捕之

會赦還... 糾集流民及千戶范信等九八百餘人

除艘弓矢... 砲旗幟鉦鼓悉具申號令

里畫掠其家... 財燒廬舍驅逐子女以去

浙江大理... 卿胡聚奏請發兵捕之

同浙江三... 司官討捕康逃匿海上

三百餘人... 械送京師上諭三法司

惡累康如... 此其中豈無誣誤

省巡按... 御金廉及三司官捕康不獲

七年始... 獲康及其妻子悉送京師

崇漸眾... 遂思為亂弘治元年四月

武婿... 鄭獲鵠其部白晝入城

印部... 歲歲千兩釋因徒八人

錙及其妻... 殺掠吏民盡剽城中

太監張慶... 等以聞時輔摺揭民情

而賊乃揚... 兵東出是謂休門旦夕

至吳江... 縣之墟邱菴瑞等十二

急自刎... 死上得奏時急遣刑部

賊稅繁... 重又有銀錢盜之利

守崇一... 等似此竟黨縱橫

奸宄... 皆伏受械

地按... 等官督同

巡按... 各官督同

守崇... 一官督同

守崇... 一官督同

守崇... 一官督同

守崇... 一官督同

守崇... 一官督同

守崇... 一官督同

守崇... 一官督同

守崇... 一官督同

守崇... 一官督同

守崇... 一官督同

李松本馬程復揚村人少為道士嘉靖三十六年避授烏鎮

主鎮民沈松包家設立道場持齋誦經自言能呼喚風雨魚
晚避法以煽惑愚民稱為白蓮教主刻刻江山石保命長
生天福印記多製白巾為號言末劫之年地方有大災大劫
水乾五十餘里其中現出金寶不久又當洪水泛濫民將魚
鬻從我齊戒給此印信白巾者臨期免死使沈松與同鎮陰
陽生郭震轉相傳授郭又謂諸人曰道人左手有山河右手
有社稷脚底有乾坤二字真主無疑由是四遠村愚北而受
戒者幾千人因分為乘大若真等七十二數名色在片七十
二處起兵救度十三布政司九十二億萬人婦我遂有兼教
李南蔣烟沈乾等專道人為師待招兵衆多一時同反先據

大日記嘉靖
江州府志下

湖州廣各兵到共成大事是時兵備衙門有水兵把總武生
毛登聞而應之與陸兵隊長姜錦拳教高仙秀水縣文江叔
約張龍等同往訂於九月十四甲子日甲子時起兵攻湖州
城約於城外五里亭取齊毛登以是言約同邑武生胡亮亮
伴許諾夜開之兵備副使劉燾督把總王彥忠千戶金丹
崔廷瀾鎮撫劉欽等發兵勦捕先將張龍家樓上
搜獲妖印一顆號布三尺白巾二頂妖書二冊又行湖州所
指揮蔡茂恩千戶李鏡到鎮擒賊止獲沈松一人道人與李
南沈乾將明賊黨五百餘人縱火焚鎮上民居往建林宅住
官兵樹幟招撫南等畏諸賊散走傳令斬不用命者然見勢
已孤迫皆遁惟李南夜投復林唐氏官兵覺而圍之千戶

大日記嘉靖
李松本馬程復揚村人少為道士嘉靖三十六年避授烏鎮
主鎮民沈松包家設立道場持齋誦經自言能呼喚風雨魚
晚避法以煽惑愚民稱為白蓮教主刻刻江山石保命長
生天福印記多製白巾為號言末劫之年地方有大災大劫
水乾五十餘里其中現出金寶不久又當洪水泛濫民將魚
鬻從我齊戒給此印信白巾者臨期免死使沈松與同鎮陰
陽生郭震轉相傳授郭又謂諸人曰道人左手有山河右手
有社稷脚底有乾坤二字真主無疑由是四遠村愚北而受
戒者幾千人因分為乘大若真等七十二數名色在片七十
二處起兵救度十三布政司九十二億萬人婦我遂有兼教
李南蔣烟沈乾等專道人為師待招兵衆多一時同反先據

龍見避逃不知所終巡按御史徐棻劾指揮張誠千戶李珊
縱盜事下兵部尚書譚綸論賊誠珊秩各一級梟斬輪等子
崇德市同時有蕪松舍大使蘇刺鮮上海京庫銀二千二百
兩行至嘉善被獲劫去不得主名同知掌府事曹維倫謂巡
微卒史方紀曰典司疆場而失幣金主名不得宜且自潰而
待罪可也分巡漁事方萬策為之揭報巡按御史常居放臺
御史黃鍾韓介以為賊奪國謀不以告雖自憤不可為典故
下部議罪方紀及典史黃茂懷萬策與維倫奪休視事盡年
不可得

周天秀水人本農夫善沒能於水中數日不食而行止自如
崇禎末郡大亂乃嘯聚諸亡命于太湖劫掠無忌七邑皆被

極其不齊行序須
多配意者

其害每遇富室子必劫以為質而取錢不盡其家不止其下
 諸盜各為名色有幾大者號勇為最善用烏鎗發必中人項
 下立死賊中稱為一粒珠國初橫行者累年官吏莫敢問周
 天死餘衆稍散去錢無聊亦更名走出有某孝廉者公
 車投為僕孝廉不知其素携之入都中道乏資斧錢曰無憂
 因夜逸比曉復來則出囊中裝以示孝廉皆白銀也孝廉大
 驚欲遣之錢曰願送王都當去孝廉至都錢亦不知所之矣
 稱陸鍾奇者故太宰莊簡孫也富甲東而日富無賴于其
 舉呼名婦能夜無所不其習又其快起異謀於其者
 九仙者進幻人馬則主為軍主而蕪湖不逞如華生却太
 虛吳野推舉數十人各列姓分地一日與張烟而桂尚以
 至日乘拜賀突入據郡城徐國大學會謀劫烟而桂尚以
 適至和江之白龍潭以歸徐國大學會謀劫烟而桂尚以
 寺顯時時方赫松道某又待御門人也善解其術待御之
 兄弟相與相識方赫松道某又待御門人也善解其術待御之

彈力為當寸五枚開在滅口而鍾奇始脫方鍾奇之
 一江也招捕周其搜其虎捕多心計賊鍾奇等之官而際居
 一銀人財三寸周故虎捕多心計賊鍾奇等之官而際居
 物為奇貨居傳聞名虎捕多心計賊鍾奇等之官而際居
 賂子萬者為捕三千金查得四物以歸居傳聞名虎捕多
 此曰壯胆華亭朱洽故計米乃歸居傳聞名虎捕多
 得而大婦不相能碎死陸因米時歸居傳聞名虎捕多
 亦實錄云至始發誘英王色因之獄而伏案矣陸知來有
 亦祥已至至簡物故而本浴中發五科進士官比鍾奇
 敗于私比部東問道亦德策中發五科進士官比鍾奇
 應事于此鍾奇捕以命字子觀之數百劫殺之去
 層層相捕以命字子觀之數百劫殺之去
 物協定相捕以命字子觀之數百劫殺之去
 助貧士以命字子觀之數百劫殺之去

嘉禾徵獻錄外紀六

郡人盛楓菴

供妓

汪佛奴

杜常

箭雲犀

輕烟 輕雲

才妓

薛素

周文

顧娟

汪佛奴秀水人姿色珠麗為郡中妓元末邑中富室濮樂間
 以中統鈔一千錠買為妾暇日園桂盛開樂間置酒為歡酒
 半忽渡下佛奴問所以樂間曰吾年且邁度非久止人尚者
 他日善事後人可也佛奴亦泣下以死自誓不以其妓也
 年信樂間死佛奴削髮為尼深藏不出終其身洪武末猶在
 年八十卒樂間有子曰仲溫任元典吳市稅課見楊維禎
 桐香室記
 杜常秀水人居郡中寶花倉為妓妖艷善鬻子戲每當場無
 出其右者華亭舉人范允謙字汝先臨字至之兄也少健達
 不羈至郡一見常輒以生死為誓不為他婦經年不歸允謙
 婦都御史陸樹德之女樹德聞之怒詎之有司繫常獄中允

以重背竄取逃迷丙子會試借旅京允謙病甚咯血不能吐草以口接之入口嘔噎以為常允謙慮身後事不能由草以死自誓允謙死草扶柩至揚州既渡江謂從者曰我所以不死者私念旅視問少伴數日耳今去家近無所慮矣舉兩袖一實漬子一實宋硯皆允謙生平所珍惜言訖一躍入水傍人止之不得翌日覓尸葬于江浒後十餘年有江西士人泊北固下矣奴夜起小遺忽僵仆作吳語曰汝何人敢污我頭髮我社草游戲水府者三十餘年一旦見辱至此士人大驚旦日覓舟子中吳音者問之其老人尚有印此事者為述始末乃具杜醜長跪首罪奴乃得姓

二

崔呈秀為御史以千金購之寵專房閨其允惟中以呈故授神機營都司數年呈秀坐瑞敗垂死數目靈犀靈犀曰豈有所疑耶請前死遂自縊惟中為人糾彈失官仍歸其以死利復歸天啓七年九月思陵即位都司蕭惟中輕烟輕雲吳縣人本娼家女其母亦吳中妓也輕烟色絕絕一時輕雲則中人之質而吐音敬越度曲尤轉往並傾其座人輕烟尤獨善甚甚為燕趙淒涼之詞一時平康諸妓皆從之習新聲終莫有及者然性多俠惟不喜媚客大腹曾齋多金路之輒不顧一日富貴人召輕雲侑酒受窘辱歸自是杜門謝客有黃用子者本休寧人其父商于嘉善家焉用子讀書觀音山往來輕烟姊妹家俱願委身用子因出數百金

購一宅于邑中徙居稱黃氏宅仍令用子讀書於山資其朝夕用子父折閱歸家將嚮產以償負竟病卒用子聞訃歸葬疫亦卒時崇禎壬午也凶問至烟雲一慟幾絕輕烟謂輕雲曰爾我各懷孕數月不可速死令黃郎無後乃束裝詣用子家用子母不納則賃居於傍事用子母盡禮既而各舉子用子母始納之復出數千金授用子母營運家漸饒延師課子極嚴後二子皆為諸生

薛素：行五小字潤娘本吳江人居嘉興數嫁皆不終去為妓禮部尚書華亭董其昌未遇時客授示中見素而愛為作小楷心經兼題以跋贈之中歲游京師名勳九衢有圖其像入鑿中者自西洋宣慰使彭某深慕之心欲招致費金錢無算

三

不可得也卒有南游草人言素：有十能詩書畫琴奕蕭飲酒馳馬走索射彈也彈无神妙置一丸於小婢額上關弓發後彈碎之而婢不知當懸紙于空中舉手畫基格一匹邪者諸大頗流傳以為珍玩焉甲乙判言京師東院本司諸妓五素：姿度艷雅言動可愛能書作黃庭小楷尤工蘭竹下筆迅掃各具意態又善馳馬挾彈能以兩彈先後發使後彈射前彈於空中又置一彈於地以左手持弓向後以右手從背上及引其弓以見其面又負侯好奇獨相顧素亦自愛重非才名士不得一見其面又負侯好相憐無為我輩相教素好佛余笑謂表曰表黑符素相憐無為我輩相教素好佛師命長好詩師王行甫人亦以薛妓書呼之雅第什僧避洪度而東技嗣亦昔妓之也周文字綺生嘉興人自少為妓體貌周雅不事鉛粉嚴工茶具奕居第三手舉止言論儼如吳下士人諸名士游禾及郡中之縉紳也好文事者率名文至今韻閣題以為風流勝

事都御史沈思孝林居重午日召客命文情觸不至明日乃

來問其故文曰昨偶席上賦詩未能耳思孝曰爾能賦詩即

景以五月六日為題文應聲云酒劍蒲觴冷門懸艾虎新坐

客擊節文多傲辭一日坐客分韻有叶習家池者文笑曰毋

乃太遠乎諸客皆拂衣起文乃作詩曰掃眉才子多相忌未

敢人前作校書蓋自傷也久之客吳中亦多與士游飲詩

人王野字太古客吳中見文詩擊節曰薛洪度劉采春今再見

笑京山李維楨字本流寓淮南與江都詩人陸弼等結

淮南社野携文詩說諸公曰我能致文入淮南以衣吾而淮

楨大喜相與買舟具裝各賦四絕句以趣其行比野至吳文

已適松陵沈志學字同和丙辰除名會元笑文既自以屬身非偶散衣

毀容重自摧廢晨夕炷香於佛前祈死併不復為詩然猶時

作小詞病竟嘗有句云侍兒不解春愁報道杏花零落未幾

下世知者傷史同郡沈宛君云周倚生初出平康然歸非正

齷老而死道稿甚多不復傳良可惜也陳尚古答雲樓按說

以書于岳石帆有云含羞一婦亭前獨語妓連蕙蘭因事繫獄

致當路釋之一時傳為佳句按蕙蘭始末未詳附記于此

顧媚：嘉興妓居蘓小墓東北為人短小穠粹妙于歌舞沒

靴柔弱胡旋于燈下觀者莫不嘆絕問作小詩以書法不工

向人口占而已崇禎末年

嘉禾徵獻錄外紀七

郡人盛 楓菴

朱克封

檀仲師

晉瀾

朱洞元

張 轅

翁恒吉

倪

陸宇懷

沈清惠

龍墳

虎

牛

義大

鴈

人面鳥

蛙

蛇

風自勝

朱光封字少溪平湖人隆慶初寓居郡城也洲東灣家貧聚徒於隱真觀中忽一日有女子翩然而來容甚都冶招光封若有所適堯封隨往出自東門迤邐而南不數里天且就暝又一女子持燈迎於道引入林麓間蒼梧翠竹環帶室虛楹及幽趣入室則金碧瑩然異香滿座須臾又一女子引麗人出拜賓筵羅列珍饈殆非人間所有叙及古今典故生亦不甚解但唯而已食已延入書室縱觀典籍圖繪亦光怪可喜更深相携就寢極極纏綿叩其所自俛而不答居無何曰君行矣明當早至此瀕行又囑曰吾與君有夙契故延君慎無洩一語復命女子導行有頃抵家已三鼓矣家人叩之答厥明亦然又明日亦然而神志揚揚傍視大覺有異又

下注按

水秀是我竭村問其名曰草野相逢降玉臺東時有念下天台山人一宿姻緣絕解下安冠淚滿腮傳之蓋蓬萊仙女也諸君有疑其非真者復吟一絕云我是雲邱散誕人半生三見海揚塵今來寄語夸毗子何必勞問假真吟畢曰仙凡永隔郎君自愛余從此逝矣一時兒童喧然言半室有人絳衣霓裳拱立拱上少頃不見

檀仲師者郡之鳳池里人也嘉靖甲寅倭寇屠掠城邑無休日三月突至城下仲師計無所出走入天寧寺展將軍墓下顏然荒塚耳碩其傍有一井勢且逼窻而入井中勿覺上深須洞及謁視雙足若立淺沙中旁有一穴窻而深乃匍伏以進行數百武始有先疑透天心且賦感駐足未幾忽聞潮聲鏗鉤益惶懼然業已至此不可奈何且前行又里許便非向僮僕狀直如游行岩穴中路盡見迴溪一帶旁置枯槎十小座舟也感坐其上才盡食頃洪濤簸蕩漂槎而去仲師恐僵臥其中長風澎湃度揚帆可行百里天色常如薄暮時正閉目冥思忽若槎觸岸不復動試起窺之乃山島耳此時如曉雲霧驟變草木葱蒨解帶繫槎攀蘿而上及徑僅容一足窘步而登數十丈有石壇竹下坐一道人焚香方罷爐烟猶自繚繞仲師已知非常人乃稽首曰某因避難誤至此地幸仙人示一歸路當終身頂禮道人曰誰引爾來耶仲師曰無人但偶上枯槎耳道人曰下方屠戮尚須三年此是冥數不得逃汝幸已免禍何不少留仲師曰非不願留奈家有老

補清道判系

母史無妻子奉養遂來母往姊家不及相顧寸心惶惶豈能
从居於此道人嘆曰孝子也與食一器覺香味異常不辨何
物道人起謂曰既欲歸凡界當送汝行但不得循舊徑矣下
岩令仲師登棧道人以口吹棧如飛渡一二時乃隱見
有跟岸漁吏復觸石而止登岸有魚人在焉問是何處曰此
海鹽砂腰地去郡百里更入市中知賊已西南掠崇德遂行
乞而歸第其母焉

有法河南人僑居魏塘習冶鐵性不喜造軍器及刀斧等器

茹素日誦金剛經一卷忽有一僧來欲造鐵鉢十日曰

吾天台石梁橋放光寺僧也資已罄願以異日取償洪諾次

年洪往訪其寺則廢矣僅有僧房數楹入謁則手造鐵鉢

俵然在也眾僧苦留不得以火麥斗許贈之歸途重不能負

悉傾去及歸檢諸囊得合餘乃取金子也壽九十九而終

海鹽法喜寺久圯嘉靖壬子僧戒禪者謀重建之二年而落

成像謀莊嚴乘比其羅漢堂初傾圮尤甚重為諸相齋

筆說工役日時仲冬大雪寺僧普瀾病臥外病獨居堂

左小閣更餘忽似有人行際閣後以為盜也從破閣俯

視之見有眉長及餘一老僧及一少年僧肩錫而徐步空

壇朗吟曰曼陀羅樹義花開又見山僧踏雪來飛錫正如冰

柱樣長眉飄得白皚：遂據石而坐復嘆曰塵土以來三百

年矣一旦如此整設誠可謂法喜乃我兩人獨遭穢濁此將

事者不度之故耳曰內堂中一指忽聞倒榻聲瀾大驚呼眾

起二僧不見第堂中起二僧不見第堂中起二僧不見第堂中起二僧不見第堂中

海鹽之撤浦西門內有延真觀元時宣慰使楊棣故居也中

有樓十楹置歌姬其中崇麗無比名曰梳妝樓國初楊氏遠

徙改為羽流所居平繞初道士朱洵元者好事木匠以

是樓素多鬼敢夜坐即梯級亦不復整理洵遂於秋夜

破月攀梯而上樓中似聞笑語聲圍木取直人從欄間內

西望之窓中綉幕搖蕩簾鉤鈔然索上有第笛數亨忽一

姬承白承拈管曰夜漏淒清何以破此岑寂少頃有二三

人服色不一從窓間下嘆謂白衣者曰大姑別來無恙尚能

作爾許閒弄白衣嘆曰桂宇深沉人間無此清曠愁眉相對

得無辜良夜予三人中最少者起應曰第管又聒人耳漸覺

煩亂遂從石帆山來有小味類與大姑商榷白衣喜曰極稱

幽賞少年歌曰烟裳雲佩出幽高望裏叢祠列炬有十五

年歌舞地香娘愁見舊山雲白衣嘆曰出語尚絕酷似標格

但令人易窺本色耳妾不才願以今日即奉前如前韻少

年起聽白衣誦曰一溪流月破雲高宿雁啾啾茶幔青微得

山人因辟較疲龍珠在落通靈少年嘆曰佳則佳矣但未句

仍露本色奈何白衣亦嘆因預二姬曰二君豈容無句二姬

亦起曰拙於廢和謝不敏矣白衣固強之坐側更舉方命酒

乃以觴二姬曰金谷之數無辭矣飲量素不佳宜慰當來即

須倩和白衣曰然則少待舉觴有頃一綠憤黃衫人年可五

十餘亦自窓間入口兒來我時吾竟不知也白承拜曰涼月
微步偶憶故園入坐因及韻語二姐具道其詳綠情者曰碧
山如畫倚岩扁海日空濛烟露青天地獨曲長恨在千秋猶
是泣相靈白承頷謂諸姐曰我父豪邁之氣一往未已至今
猶有按劍起舞之致然世事露電無為自苦綠情者起立長
嘆曰往者莫追來者可慮豈料今日復當羅泉下之奈四人
皆泣下沾衣乃今少年姬按箏而彈綠情者歌曰重樓舊夢
依稀記是當年小山叢桂裏開襟北嶺引壺浮白暗塵生灰
却逆前羅綺漆燈點松門路閣作伴頻來花底早到日同
在重泉更禁他雨散雲飛你便鐵石人兒也消得相思幾多
清淚休信道白玉為棺黃金作冢畢竟無人覩着伊今日個

中夫二編
推等而起皆問綠情者曰玉魚金盃何為少變其文綠情者
曰他時正當有驗臨行復謂白承者曰屠家姑切勿以此事高
枕一笑而去仍從密間出洞元注視已久忽覺驚風吹灰土

琴冷雍門甚攪得我心腸欲碎歌單諸姬皆泣下白承亦泣
推等而起皆問綠情者曰玉魚金盃何為少變其文綠情者
曰他時正當有驗臨行復謂白承者曰屠家姑切勿以此事高
枕一笑而去仍從密間出洞元注視已久忽覺驚風吹灰土
下梁間懼而下暗記其事後數年吳家山下盜殺楊氏塚入
其中堂皇可容百人見一棺懸鐵索懸之前有堆盤玉器皆
黃金為果實益以魚龍裝出皆化為土里人多相傳視惟捐
得一硯形如風字賣郡中天寧寺僧轉婦項氏又數年乍浦
耕農于屠氏塚間得一瓦枕兩旁有孔中空叩之鏗然仍
歸之屠氏洞元乃語綠情者為祥三人者諸姬白承云屠家
姑者蓋康僖之先人也用卷其事邑人姚士祥為之記後士

注
小序才此命如下

海鹽訓導翁恒吉奇異人

海鹽訓導翁恒吉奇異人一日空齋獨坐忽有怪風從牖下
起逆勃掀播震蕩無已圓起步履側階草不動及入室復然
心怪之疑牖下有異未敢發是夜夢一婦人自稱云前年導
與經德之妾為悍妻所殺葬此今訟之冥司竟已白矣乞為
我改葬明日命僮奴向風所起牖下持鋤履穿砌土三尺許
得兩缸中合一婦人屍色如生因以詢之密校皆實求有
殺妻事當出時就之聲外木盡開第未知埋處前也
恒吉其棺殮葬之郊外夜復夢此婦來謝未幾則經德死其
子某斯舉孝廉亦死悍妻窮老無所依云經德康之縉雲人
人

嘉靖壬子七月平湖張棘者病革家憤之際被人拘置一柙
柙中見其故父張希旦及同邑曹金故父曹受雲愛雲云云
何至此棘云被人拘束愛雲云汝不妨我子曹金將不免希
旦問故友雲云勝上有名棘曰恐是同名姓者愛雲曰下註
任同知無疑矣希旦將柙推開謂棘曰汝可急走棘遂奔
出病乃霍然時金尚在杭州

姑莫聲傳生憑閣俯窺之一丈夫幅巾野服同一僕人行吟自得步履如飛既而扇斗自外朝逆流投岸二人登舟任風沿放交蓋更酌酒史舍舟備席席雪對談促生歸聲曰城上男女樂則樂矣得無寒乎二人嘆語依然不為動促生驚異以為神次日僧眾皆言雪中有巨人跡弓鞋小印不知何幻倪告以夜來所見乃范大夫表異也

陸字懷以字傅夫其名海益人為諸生歲試得劣等無聊以醫術行於鄉為人篤信謹厚嘗會守其妻為廢祭未年適其九月中偶得疾卧病月餘至十月十三日卒先一日其外甥張月川至縣寓於曹氏其弟遵字懷於道中冠履楚一揖之入至曹許寒暄之餘議論洽洽及家人細事甚周老在座

者五六人皆共話而別明日月川至宇懷家而宇懷死矣問何疾曰自九月至今未嘗離卧也榻月川大駭異以為白晝神遊有生所未經見

此謂馬名者健子
子馳名其地年
仲明謂馬年子
何疾曰自九月至今未嘗離卧也榻月川大駭異以為白晝神遊有生所未經見

丁清惠曰前曾和粥婦義捐者其遺棄小童時鄉人大疫每出病者聞兒云丁御史來矣皆皆避後果入御史臺案權操江都御史嘗夢入鬼錄自念可復還否俄果有二人導還為一歷問大飢歷賑賑濟所活數萬人歷遷大司空壽九十一終前一日者老兒童見公緋衣八座從者前後簇擁問之曰迎第五殿新闢羅也公嘗露章請釋冤獄拜疏有鶴集殿上忽御筆飛去見者異之桐下所然嘉典陶器人周回不復見所見者復然四知為見行如故想撰四明地四英會說二宮止筆筆而後行復撰撰落水中亦過清原君嗣四再拜祈護階出

何分前此考得
六國馬氏物不
上無修任不切
而自胸中出矣
而古四明日請
嘉興復禮鄉小
潭斬龍于此故
有一漁者識之
歲以為常一日
朱永年過徐肆
未入未遠由來
因突命出來珍
于瑞徽郡縣調
屠氏所謂金剛
九

病鬼在前遙拍手長指一死最巨臂毛如猬漸通而快四忽見鬼作驚奇狀會望遠四側無所見四圍是鬼之開風自胸中出矣其狀若若四而披捕者頭更尊尊其狀而古四明日請嘉興復禮鄉小潭斬龍于此故潭斬龍于此故村抵耕田往得龍骨而未識也永樂間有一漁者識之因潛持以售于蘇州南濠徐氏藥肆歲以為常一日徐聞有龍骨者其人曰有骨以一投遺徐有朱永年過徐肆見之驚問得之何所曰適有人來售朱未入未遠由來遂因急追及之孟見時有左瑞號季黃子因突命出來珍異未出入瑞所欲以為奇貨也遂借其告于瑞徽郡縣調夫船具各紳躬往拯之初入見有狀如浮屠氏所謂金剛神者數輩俄如生眾方駭異及見風隨化

畫唯餘骨耳遂得龍骨角齒牙凡數十盤獻於朝竊取者不與馬時方貴龍角帶非請朱永年龍骨一鈔直于餘金及走價為之損賤空德間折其地為秀水今其田可六十畝許不加英治而收獲倍于他歲每大風雨則後木黃屋而禾稼無損耕者猶時得龍骨于田中

海鹽縣南十八里有集慶巷元平年中華建洪武初有月坡末師者住此巷每說法輒有一虎來聽法其夜來嘗忽一日聞法已長嘯數聲分聲應元坐而化土人煙之存巷傍名其塚為虎墩有子曰虎嘯亭今俗說為火燒寺前亦甚海鹽氏九都歸氏兄弟同居家頗富而不相能家有一牛甚

別一日兄弟交訟于有司死勝其弟仍同舟而歸將至家兄先舍舟登岸意將以訟勝給家人也未入門舟忽起而觸之至死其弟與衆人奪舟而來已死矣乃扼其股而哭焉

海盜國于生來地好施同里有宥姓者嘗通官錢貸記數十金貧甚無償理臨死泣曰我負來公死有作大償耳喻年死忽夢宋耳曰昔欠公恩債公家明日大子生有純白而左股上有橫黑點者即我也旦起視大生子其一毛色果如夢中言不覺驚嘆家人共知後此大報候其旁每夜群犬嗥此犬或否迨此犬嗥必有誓矣一夕有二十餘賊來劫死家方抵門此犬既室而嗥人得盡覺知有異急開戶携妻孥在呼僅僕伏屋外避之殺一入生獲一人乃東陽人為戍卒在

法寺堂集海盜賊也明日此犬長嗥不食數日投階下若欲死者死曰若報我竟殆欲去耶吾非若數十口皆為賊所刃矣犬似側耳而聽者已復悲嗥數聲蹣跚而死死立下累日為文祭之其孫諸生學童作義犬祀

守節重建萬盛兩子重脩佛閣落成時有鸚鵡翔集其上數日乃去主人感博以為祥家屢

家皆整忽一鷹於中遂覆其帕出城去婢歸告霖即登城望之見鷹啣此物直往東北下海塘去以為必失矣無何鷹

復啣之盤旋而上入城中置雲屋上露方歸及見鷹在屋間并屋而視之帕固在也其中一無所失見西國雜誌

開案集異感化示
嘉興吳成化示
復啣之盤旋而上入城中置雲屋上露方歸及見鷹在屋間并屋而視之帕固在也其中一無所失見西國雜誌

米價騰貴餓死者滿路水奇肥怪不可飲

而果之晨往郡舟次遇人荷一籠中有蛙百許問其如乞哀求啟者振憶所夢積之歸放于家也中因驚之曰此可生獨憎其胎耳今我救汝生命汝慎勿胎後李氏家也蛙只不鳴

張繼妻秀水人繼無賴好酒蕩蕩產貧無以自存妻紡績自給畧無怨言繼乃得厚饋需其妻於江南販客俗所謂茶瘦馬者給以他事載去妻而不知也及至一所則四面皆水茂林中崇垣疊屋扣門有老妻引妻入一室木柵周其無異因問內有少婦十餘人皆翠眉揮涕繼妻曰不食夜不寐惟號泣求死守者誓不載繼妻給之曰有金飾一荷乃母所貽者因夫浪費寄在舅家不忍舍之故泣耳主人不疑其詐載之往取至則繼妻疾走鳴冤江南人被擒至官比拘備則已遁矣事竟不白江南人又揮金贖繼妻以去繼妻歸備備極苦毒以死之死有巨蛇出於口躍而去不知所之有醫者經其處見蛇斃一條異而收之費至郡東柵外與白蛇寺囊中聞有救極力不能舉怪而感之蛇斃已化大白蛇

奮迅而去佇望間隔岸岸水人于枯槎上弗然醫者覓視之則蛇噬一人咋其喉結而不可解久之人與蛇俱斃問之里人則所謂張鑑者也

萬歷中海鹽數浦人有張某兄弟者嘗以廉值取其叔某之田叔貧無以為生乞貸不已張患苦之謀殺焉而與其子也乃先以計延致其子于家保之以至醉幽諸別室殺而沉於河即其夜借入叔家并叔婦縊殺之其孫得脫有覩其者以去草頂去根之說進復追而殺之盡焚廬舍以匿其迹里中人咸不平相與訟諸令不信鞭而遣之已而坊人復有告朴之如初群情洶洶不已令乃拘張至訊之不服答之傍有蛇從梁上墜在案前忽化為三統張兄弟而毀其血擊之

不去令曰此必冤獄也往其所殺處驗問畫得某情狀甘是并其父子弟及與謀之人盡致之辟人情大快而蛇亦莫知所之

海鹽縣北鄉亦有夫陳甲布下郡人晉元帝時寓居華亭縣于某野大數歲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紅玄紫五色卧兩下陳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與鄉人共獵于故見蛇處因曰曰若在此亦大蛇矣夜宿一不為若黑蛇者亦見蛇問曰我若若醉必忘此系我亦不識也乃知今日某家某家

嘉禾徵獻錄外紀八

雜言

本郡人司教

潘源嘉興人洪武中舉明經授海鹽訓導

李進嘉興人以歲貢太守齊政薦為府學訓導

李孟璠海鹽人鄉貢府學訓導

本邑人司教

孫詢嘉善人以薦為縣本訓導是時初析縣蓋徐侯更定也

貢生廷試考退

宣德八年海鹽貢四十歲以上生員李玉等二人玉得授

大隆驛、采其一人考退為民

正統十三年海鹽縣貢四十歲生員唐禮等八人其一人

以文理謬戾革職為民禮授印縣知縣

在官應舉得選

海鹽人蘓忠洪武庚午舉人授零陵縣典史應求賢科進

夏邑知縣調將樂縣

終身一官

海鹽人唐誠以承掾滿考授建陽縣主簿遷順昌縣丞建

陽人以誠愛民如子諸閩保田乃以承俸仍理學官宰官

同姓名同時同邑

沈欽海益人少有文名以儒士薦舉入京師應試乙酉中
武順天鄉試丙戌成進士官陳州知州有治聲遷長葛監
運副使同時同邑又有沈欽中永樂丁酉舉人乞恩部呂
教諭

同姓名同郡

沈章字叔昂嘉興人見知縣

沈章字宗玉嘉興人國子生能詩有莊集蓋因其所居之
名也

沈章崇德人永樂庚子舉人累官刑部郎中

張昌嘉興人洪武中以鄉貢為湖廣成寧教諭

張昌秀水人天順初亦以鄉貢為會同知縣

顧恂嘉善人監生永樂中而兵科給事轉行在工科給事

中再轉兵科右給事出知府

又顧恂亦嘉善人監生正統中松溪訓導

王儒見知縣

吳麟徽海益人誠忠節見某部

吳麟徽嘉興人舉人天啓間水洲教諭遷翰林見某部

沈漢秀水人字天章鄉貢天順間當塗訓導

言動不苟

沈漢崇德人入籍遼東廣寧左衛由舉人正德間任司陽

府推官

沈璧嘉興舉人嘉靖間任建安知縣

沈璧嘉善人鄉貢加靖中寧鄉縣教諭

僻姓

鞏應麒嘉興千戶所人隆慶章改元丁卯舉人

干璠見布政使

鈕威時見和府秀水人萬歷乙酉舉人

抗福肆嘉人興洪武中以鄉貢為州同知

申屠祺崇德人洪武中鄉貢

普洪嘉興人正統中鄉貢知登封縣有治行入為太僕寺

丞一作浦

吳崇德人景泰中鄉貢縣丞

秋祈鄉貢主簿

沈鑑嘉興人天順中鄉貢

繩服海益人天順中鄉貢

沃顯海益人天順中鄉貢知縣

沃饒正德中鄉貢訓導

潘瑜海益人天順中鄉貢南康府推官

紫綬秀水人弘治中鄉貢訓導

居雲嘉興人萬歷中史貢知事

仕後登科

呂憲 陸輝

即家開府

趙文華雖慈谿人黨於督于項因家焉倭寇亂出督師即其家開府視事

浙西重賦之由

中書省右丞楊憲為人刻深且為司農卿時值浙西初平憲以其民富實欲厚斂以資國因增其賦額每畝加為二畝倍征之民不堪其苦皆怨之上不之知也有敦禮者揚州人流寓于禾善滑稽憲所加賦為檀田區被誅十三年三月始詔戶部減其重租然其重者猶至六年為

國初貢使

洪武四年五月丁卯倭寇海鹽之澉浦殺掠人民高麗使舟歸遂覆溺

澉浦河

洪武四年十二月癸卯太倉衛奏高麗使者洪師範鄭夢周等渡海洋遭颶舟壞師範等三十九人溺死周夢等一百十三人漂至嘉興界百戶丁明以舟救之獲免

洪武六年二月戊子發松江嘉興民夫二萬開上海縣胡家港自海口至漕渚一千二百餘丈濶二十丈以通海船及浚海鹽縣澉浦河

一產三男

洪武七年五月嘉興縣民李甲妻一產三男命給賜錢米俾求乳母養之

國初恩恤

洪武九年十二月嘉興水災遺戶部主事趙乾賑荒明年正月命被水患者戶賜鈔二錠三月甲子以米價翔踊民業未振復命通以米賑之九月詔免田租又明年五月是使存問災民戶賜米一石免通租十二月以水災艱于衣食罷河泊所免其稅課以利與民

守臣峻擢

洪武十三年二月以嘉興知府薛祥為工部尚書祥無為本從渡江為樞密院知印洪武元年授京畿都督明倫八年擢工部尚書九年出為北平布政使十二年坐營造授民罰輸作尋有之降知加興府嘉興府至是復其原官云

洪武十四年四月始置杉青湖巡檢司

五

海塘

洪武十四年六月戊寅築海鹽縣海塘成先是海鹽塘岬為潮水衝激壞二百餘丈命工部募市民無農業者分築之至是始成

郡縣改隸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復以嘉湖二府屬浙江先是蓋屬應天為畿郡也

循吏擢守

洪武十五年正月起前石埭知縣石正字之為嘉興知府

國初徙戶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命浙江蘓松諸郡民無田者發往滁

和耕種官給鈔戶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通守執奏

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乙巳嘉興府通判龐安獲私需盜送京師而以監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贖盜入官且責取罪狀安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可以一時之例壞萬世之法昔唐太宗以選人多詐旨自今不首者死未嘗有詐冒者命殺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據法應流太宗怒曰卿言定法而使朕失信曾曰軫者出於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之以法此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今之律即古之所謂法國家布大信於天下者也例者即古之所謂勅出於一時之命也今欲援例而行則于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是失信于天下也上然其言詔論如律

卑官被察仍由

正統二年巡按浙江御史左瑞與泰政俞士悅會事施信考察所屬嘉興縣丞趙本以罷教為民恭請。爾自訴云士悅偏聽與隸李保之諄而陷之上下其事於巡撫核之果如恭言吏部覆核以聞上罰瑞信二人俸各三月以事起於士悅之毀諸特重其譴與李保量付按臣鞠訊治罪

先君子手

先君子手... 勤廉河宋...

自備

公頭名于唐... 志...

人

人... 志...

不

不... 志...

編

編... 志...

內

內... 志...

不

不... 志...

而

而... 志...

內

內... 志...

不

不... 志...

不

不... 志...

而

而... 志...

不

不... 志...

不

不... 志...

不

不... 志...

不

不... 志...

不

不... 志...

不

不... 志...

不

不... 志...

不

不... 志...

不

不... 志...

不

不... 志...

不

不... 志...

不

不... 志...

先君子手輯是錄者二十餘年... 著曰吾子... 檢揚天地... 氏閩人... 後之人... 身... 公見... 帶... 外... 松... 道... 國... 漸... 引... 是... 等... 郡... 必... 俟... 藏... 証... 矣... 月...

原書中浮簽，今移列於此：

明史... 指... 以... 去...

原在第331葉上欄右半葉

王文成... 田... 事... 西...

原在第330葉上欄右半葉

何... 是... 自... 回...

原在第357葉下欄右半葉

東坡筆記野王禱書
墓一在華亭亭林二在
橋香双溪橋後一在海亭
之硤石山以則双溪橋後也
双溪橋後也

原在第369葉下欄右半葉

移藤編可以為一室也惟一年不易凡移之移形
庭離佳絕似一昔以故此用馬陸山清白一操而符
言在慈恩具備密老而孫其此長錄而保足不高
左右雙手日對以即烟粉學未流其傳之二只俱小
友方子每見其多病瓶心於嘆服以其身有之也也
佛也 双川 法身 曾余 一而不先 注西 山日 記空
移注 比亦

右二條原在第388葉下欄右半葉

丁亥傳下
萬曆十九年周壽起故官漢中其赴南大理寺丞錦衣衛馬
南牛條後備審鑄行特行于苗都察督南京湖廣已甚為一利至
官生根本之地謂何事遂寢者先廉辭尚大常少卿畢者周于未
下再
酒飲南湖拉鄉再旨右念都仰文提督操江防多懈者畢持款
一過求此女轉志自經悔無及矣攝刑部大理寺會扶民劉天取
其係之子來亦而樓居一少年登樓接之詎之官刑部即其成
奸宿間中報訊立為解害命其夫婿成婦語即曰疑惟輕萬
左道事覺兵部尚書孫毓敏窮治之宿任生天馭死餘志遺成晉
工部侍郎再張乞休晉南工部尚書派潘京城內外諸河立碑樹
表以禁侵占學兵部事請軍官應與家資不能赴京為其結案
免身到部著為令嚴飭米價騰湧月糧令軍悲以本色其貧軍也
給銀仍以貴估扣算禁衛軍呼又開寶源文思二局鑄錢
于民而利歸于官公松文使天啟初以二品再考加太子少保致
任賓為政當都二十年再出遂言姓扶老攜幼迎之與從不得行
其愛慕如也受業王燕好良知之學收暇請學守仁祠初為知
家居浙大水米石至一兩八錢餘粟四萬石賑之天啟三年及捐
三千石又以三千兩代下戶之不能贖賦者按上其先後事始
進太子太保旋其門年八十八渡江歸關上謁孔林歸抵會源
運糧督某以運事後期議在商以罰裁東南商市取不直實入
竭為陳利害乃已以年高三被存問卒年九十一賜祭葬
賜葬于北 庭訓甚嚴其子一富宜受祉以重贈請
子于鴻賓大然與杖送富人金仍請歸今白其子三子九子
鑲字負九以天啟辛酉應天副榜方御貢甲申後免意仕進以詩
書白銀凡四十年籍子故已以任入太學官應天府馬政直刑省
又孫洪夏字養亦以副榜官常用府通判

如善先老考其... 王信本定... 王信本定... 王信本定... 王信本定...

原在第450葉下欄左半葉

如善先老考其... 王信本定... 王信本定... 王信本定... 王信本定...

原在第452葉下欄左半葉

如善先老考其... 王信本定... 王信本定... 王信本定... 王信本定...

原在第456葉下欄左半葉

王信本定... 王信本定... 王信本定... 王信本定...

王信本定... 王信本定... 王信本定... 王信本定...

原在第501葉下欄左半葉

徐輔本姓... 遠水新教... 紀善陞理... 笑有怡素...

原在第505葉上欄右半葉

徐輔本姓... 遠水新教... 紀善陞理... 笑有怡素...

原在第509葉下欄右半葉

附錄列家其人法我親游姑蘇一處念之千房多不勝書據不見
微傳後多詳始末其始末中更有二子其子孫清以爲此向一不
可三乃乃上者以爲之有花樣多隨其創始一若中更有一子其子孫
上上者乃乃上者以爲之有花樣多隨其創始一若中更有一子其子孫
上上者乃乃上者以爲之有花樣多隨其創始一若中更有一子其子孫

原在第001葉上欄右半葉

附錄列家其人法我親游姑蘇一處念之千房多不勝書據不見
微傳後多詳始末其始末中更有二子其子孫清以爲此向一不
可三乃乃上者以爲之有花樣多隨其創始一若中更有一子其子孫
上上者乃乃上者以爲之有花樣多隨其創始一若中更有一子其子孫
上上者乃乃上者以爲之有花樣多隨其創始一若中更有一子其子孫

原在第002葉下欄左半葉

附錄列家其人法我親游姑蘇一處念之千房多不勝書據不見
微傳後多詳始末其始末中更有二子其子孫清以爲此向一不
可三乃乃上者以爲之有花樣多隨其創始一若中更有一子其子孫
上上者乃乃上者以爲之有花樣多隨其創始一若中更有一子其子孫
上上者乃乃上者以爲之有花樣多隨其創始一若中更有一子其子孫

原在第003葉上欄左半葉

嘉禾徵獻錄四十六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國朝盛楓撰楓字丹山秀水人是書所紀皆明一代
嘉興人物冠以妃主一卷後以職官分紀凡京朝
官二十二卷外吏十八卷世職及死事諸將三卷
附以儒學一卷文苑一卷其子孫不能自爲傳者
則以史例附其祖父之下若無事蹟顯著者則備
列其官階遷除而止若人非善類如施鳳來之附
魏忠賢吳昌時之黨周延儒者則僅於目中列其
名而特闕其傳以示戒如史仲彬之類亦間附以
辨證其卜大同傳末又附洪武三年給頒戶帖一
道以資考訂敘述頗爲詳贍惟其錄名徵獻而首
冠以妃主殊乖義例又如趙文華傳盛稱其平倭
功績又於其家祖父各爲立傳盛加推挹亦不免
鄉曲之私也

人瑞錄一卷

〔清〕孔尚任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人瑞錄一

卷》提要

人瑞錄題辭

景星慶雲之屬瑞之在天者也。器車醴泉之屬瑞之在地者也。天地有之人亦亦然。然天地之瑞得之固足為榮，即無之亦非有損。苟使景星慶雲日麗于天，器車醴泉日見于地，而曠觀斯世類多凶厲，天札之流皆非長民者之所樂聞者。已洪範之五福其一曰壽，晁惜亦云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然則斯民之壽亦必由上之人有以致之，非苟然也。今上二十七年，恩賜天下老人粟帛，其得與于養老之

昭代叢書 人瑞錄題 卷十三

典者凡數十萬八千。孔先生詳考而彙載之名曰：沐聖朝之雨露幾五十年，推其意中未嘗不願與無死以觀德化之成，而今者仁漸義摩久已，肌浹髓以漸臻于耄耋，期頤之歲固已感聖代之憐矜，而又幸叨粟帛之頒，得暖衣而飽食，回思幼稚之年所聞所見，初未嘗能有此而今也。躬膺異數，其榮且樂為何如也。昔文王之世，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迄今數千餘年，又逢其盛，則謂我朝之治，媲美成周可也。新安張湖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十三

新安 張 潮 山來 斬

入瑞錄

曲阜孔尚任東塘編

休寧趙吉士天羽校

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恩詔內一則軍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

雜汎徭役八十以上者給絹一疋棉一觔米一石肉

十觔九十以上者倍之

昭代叢書 人瑞錄

卷十三

一

詔下郡邑悉如今行仍以給過民數上之司農藏于

冊府以見我 國家休養生息五十餘年躋四海于

仁壽之域耄耋期頤筆不勝書而又大齊天下盛舉

養老之典俾康衢白叟永帛食肉鼓腹而祝堯年較

之麟遊鳳集露降芝生者不尤稱祥瑞與予備員版

曹因搜輯其數命曰人瑞錄云

直隸

七十以上 永報

八十以上 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人

九十以上 五百三十五人

百歲以上 無

遼東

七十以上 二百四十四人

八十以上 八十八人

九十以上 五人

百歲以上 無

山西

七十以上 四萬一千九百九十一人

昭代叢書 人瑞錄

卷十三

二

八十以上 九千四十三人

九十以上 二百五十人

百歲以上 無

山東

七十以上 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五人

八十以上 二萬六千六十七人

九十以上 一千三百三十人

百歲以上 九人

河南

七十以上	八千一百三十二人
八十以上	三千六百五十一人
九十以上	四百五十一人
百歲以上	五人
江南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三萬四千八十八人
九十以上	一千六十五人
百歲以上	三人
昭代叢書人瑞錄 卷十三	
	三
浙江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二萬二千八百六十六人
九十以上	九百八十二人
百歲以上	無
陝西	
七十以上	一萬三千三百八十二人
八十以上	一萬一千五百八十二人
九十以上	三百一十七人

百歲以上	無
湖廣	
七十以上	三萬七千三百五十四人
八十以上	二萬五千五百四十四人
九十以上	二千八百五十八人
百歲以上	四人
江西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七千一百九十人
昭代叢書人瑞錄 卷十三	
	四
廣東	
七十以上	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九人
八十以上	九千四百一十五人
九十以上	五百九十一人
百歲以上	無
廣西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四百八十九人
九十以上	一百一十四人
百歲以上	無
福建	
七十以上	一萬二百一十三人
八十以上	五千二百三十二人
九十以上	三百六十九人
百歲以上	無
四川	
昭代叢書人瑞錄 卷十三	五
七十以上	一百七十六人
八十以上	九十九人
九十以上	一十三人
百歲以上	無
貴州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七百四十九人
九十以上	九十四人
百歲以上	無

雲南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三千六百一十八人
九十以上	四百五十人
百歲以上	無
合天下計之七十者不可勝紀八十者一十六萬九千八百三十人九十者九千九百九十六人百歲者二十一人是人也皆勝國之子遺也而能不死于瘧疫不死于刑法不死于饑寒不死于水火盜賊留其餘生以受	
昭代叢書人瑞錄 卷十三	六
與朝之雨露雖其得于天者獨全亦必由善良以接物明哲以保身故今日者獲錄于有司燧之天子賜天府之布帛給大官之米肉庶民之賤埒于卿士豈偶然哉雖然縱橫萬里之遙男女兆民之衆壽滿百年者纔二十一人世之攘名噉利垂白龍鐘未肯少休者莫不有百年二字橫其胸臆觀此錄當亦廢然返矣	

人瑞錄一卷

行聖公孔昭
煥家藏本

國朝孔尙任撰尙任號東塘又號云亭山人曲阜人

官至戶部郎中是書記康熙二十七年天下奏報

壽民自七十歲至百歲以上者統三十七萬有奇

以著太平生息之盛

脩史試筆二卷

〔清〕藍鼎元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十年刻鹿

洲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修史試筆

二卷》提要

序

脩史試筆者鹿洲欲脩宋史而
以此試其筆也古今言史者曰
才曰學曰識余謂史所難者筆
耳一筆之苟三綱以淪九法以
斁故秉筆者必其守先聖之道

本一

任天下之重本忠行恕然後可
以張萬世之袞鉞植千秋之綱
常自西狩獲麟而筆絕矣千數
百年間續之者獨紫陽夫子耳
龍門五十萬言班范莫出其籬
惜其不能衷諸大道難語春秋

之筆五代褒貶自比春秋而論
次不無遺漏此外皆自鄙矣甚
矣筆之難也鹿洲上下古今網
羅經籍時以誅奸邪發潛德
為己任乙巳春與余客都門病
宋史雜沓繁蕪不殊堆砌邸報

序二

掩卷歎歎曰是豈非古今一大
憾哉士君子有志方欲為天地
補陷缺此事可諉諸異人任耶
是夏叙次有唐名臣擇其忠節
經濟之炳乾坤者列為傳名曰
脩史試筆詞簡而該義精而嚴

體醇而厚余讀而嘆曰此古良
史筆也而又何試哉鹿洲生長
名邦為道南正脉讀洙泗之書
究洛閩之真紫陽以筆續洙泗
鹿洲即可以筆續紫陽振忠臣
孝子之氣寒姦雄逆豎之膽衍

序三

文章道義之傳天柱地維直以
一筆撐之而又何試乎鹿洲曰
不然天下名儒宗匠眾矣將必
有鑪錘千古之才載筆而動我
未逮者此則鹿洲虛衷若谷而
余益以謚鹿洲之真能一筆不

苟也嗚呼春秋之作日月經天
天不生夫子萬古如長夜余悲
夫後漢傾頽建文遜國變出非
常元會運世之沉、昏、莫有
甚於此者秉筆如溫公而不能
誅曹瞞於既死不有紫陽則陳

序四

壽狗彘流毒何窮哉紫陽以筆
誅曹瞞之逆而無人以筆誅燕
藩之逆余所望於鹿洲之操筆
者不獨宋史也昔左氏欲傳春
秋而作國語試之謂也夫岱雲
起於膚寸河流發於星宿宇宙

文章有開必先試筆之作豈偶
然哉不揣腐陋為弁數言於其
端雍正戊申臘月望日衡山年
全學愚弟曠敏本拜題於棉陽
書院之閑存堂



序五

脩史試筆目次

漳浦藍鼎元玉霖氏纂

唐

房玄齡傳

杜如晦傳

魏徵傳

李靖傳

傅奕傳

馬周傳

脩史試筆目次

褚遂良傳

裴行儉傳

狄仁傑傳

張柬之傳

姚崇傳

宋璟傳

韓休傳

張九齡傳

張巡許遠傳

顏真卿吳卿傳

郭子儀傳

李光弼傳

楊綰傳

段秀實傳

杜黃裳傳

李泌傳

李晟傳子勣附

馬燧傳

脩史試筆目次

渾瑊傳

李抱真傳

柳渾傳

陸贄傳

陽城傳

裴珀傳

李絳傳

裴度傳

韋處厚傳

李德裕傳

劉蕡傳

五代

王朴傳

脩史試筆目次

士

脩史試筆卷上

漳浦藍鼎元玉霖氏纂
衡山曠敏本魯之氏評

房玄齡傳

房玄齡名喬以字行齊州臨淄人也幼警敏善屬文
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僉謂隋祚未玄齡密
白父以隋無功德妄誅殺攘神器嫡庶混淆侈僭相
傾亡可翹足待父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吏部

脩史試筆卷上

一

侍郎高者基謂裴矩曰此部國器終當聳壑昂霄恨
我不及見耳補臨城尉尋坐漢王諒累徙上郡顧中
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太宗以燉煌公狗渭北杖
策謁軍門署行軍記室參軍公為秦王授府記室每
從征伐衆爭取貨珍此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
相相結人人願盡死加王此之光武得得勳勳云隱太
子與王有隙玄齡勸王行周公之事引杜如晦協判
大計太子忌此二人皆諱于帝而斥之變將作王夜
召二人以方士服入計事事定擢右庶子及卽位為

中書令第功班賞第一。封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戶。淮
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玄齡等以刀
筆加臣上。竊所未服。帝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
營脫禍。建德之末。全軍覆沒。黑闥再合。望風輒奔。玄
齡等存決勝。惟懼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
進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更封魏帝。嘗問創業守成
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
業。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難。失之於安。
逸。守成難。帝曰。玄齡從我。天下冒百死。獲一生。故

脩史試筆卷上 二

知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
亂伏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往矣。守成之難
方與公等。慎之。未幾。更封梁加太子少師。女為王妃。
男尚主。自以權寵。陸極果表辭位。不許。頃之。遣司空
仍總朝政。又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然國家眷賴
久。不可一日去。左右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帝伐
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
糧械飛輪。軍伍行留。悉裁絀之。玄齡數上書。勸帝無
輕敵。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比病劇。帝對之流涕。

日遣人候問起居。少閒。即喜形於色。玄齡謂諸子曰。
今天下無事。惟討高麗未止。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
抱愧沒地矣。乃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
突厥高昌吐谷渾。以次夷滅。延陀鐵勒。按置州縣。今
自將六軍。征討高麗。不旬日。拔遼東。禽獲數十萬。可
謂功倍前世。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
烈。既云足矣。矧擴地開疆。亦可止矣。邊野騷擾。不足
以禮義古者。命將帥。必終其醜。恐駭駭。則懼且陛
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重

脩史試筆卷上 三

也。今驅無罪之士。委之鋒鏑之間。使肝腦塗地。老父
孤子。慈母寡妻。望榭車。抱枯骨。椎心掩泣。變動陰陽。
傷害和氣。實天下之至痛也。使高麗遠失臣節。諫之
可。侵擾百姓。滅之可能。為後世患。夷之可。今無是三
者。而坐做中國。為舊王雪恥。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
指。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
衆。則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倘
尚能憂吾國。事疾甚。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
訣。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

李年七十。陪葬昭陵。諡文昭。玄齡明達。事夙。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善。若已有之。取人。不求備。雖取賤。皆得盡。所長治家。有法。慮諸子。驕侈。庶。凌人。集古今家。誠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漢袁氏。果棄忠節。吾心。加尚。爾等。師之子。道直。嗣。

論曰。玄齡事跡。與滿。蕭何。相類。顧何遭高帝猜。刻畫。夜。岌岌。蘆。間。玄齡際太宗。道協計從。始終。固。聞。蕭。處。難。而。房。處。易。其。政。治。亦。不。大。相。遠。何。哉。無。致。致。致。

脩史試筆卷上 四

稱之學術。但開國承家。紀綱。粗。定。稱。一。代。名。相。焉。兩。人。力。量。均。之。乎。止。此。矣。然。何。終。未。免。刀。筆。吏。而。玄。齡。濟。以。文。學。稍。為。過。之。不。矜。不。伐。居。然。有。儒。者。氣。象。臨。沒。高。麗。一。疏。不。忘。也。魚。及。諫。之。忠。君。子。哉。

蕭何入咸陽藏圖書。此相漢第一要着也。玄齡從征伐。收人物。此相唐第一要着也。高麗一疏。老臣愛國。乃至齡絕好結局。蕭何無此遠謀。然請苑械繫。并其口矣。兩人遭際之幸不幸也。篇中處處對照。體製亦祖史公。而提筆剪裁。別具手眼。史才史

議已見一斑

脩史試筆卷上

五

杜如晦傳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負大節臨機輒能斷大業中赴吏部選亦為高孝基器重謂君有應變才當為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補澄陽尉未幾棄官歸唐兵入關任秦府兵曹參軍俄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僚外遷者多房玄齡獨謂王曰他人去無足惜惟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輔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王驚曰微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

脩史試筆卷上

六

幄預機秘方軍國多事裁決如流莫能窺其涯際深為內外所推服累遷陝東道行臺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丹青畫象十有八人以如晦為冠首隱太子之變與玄齡定謀論功相等授左庶子遷兵部尚書封蔡國公貞觀二年進侍中攝吏部選總監東宮兵馬三年拜右僕射仍領選所引士賢否上下咸得其職時天下新定凡立國規模臺閣制度典章文物悉與玄齡裁定每議大政事玄齡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長于謀如

晦長于斷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協德以致太平談良相者稱房杜焉尊以疾請解職頻使存問醫藥相望於道及疾篤帝與太子親至其家撫之流涕超遷其子構為尚舍奉御卒年四十六帝哭之慟贈司空封萊國公諡曰成詔虞世南勒文于碑言一體痛悼之意他日食瓜而美輟其半奠焉嘗以黃銀帶賜玄齡謂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泣然下淚更取黃金帶送于靈所以後或見夢寐救御饌往祭明年之祥遣尚宮慰問妻子國府官屬並不

脩史試筆卷上

七

罷始終恩禮無少衰論曰如晦才高氣爽遇事明決沾然無滯礙真開國臣也故能與玄齡之周密相濟有成並定天下稱名相偉矣使天假之年得從容以報太宗之知遇當必史有可觀者

臨機能斷如晦之功案定矣房謀杜斷並翼而行者也篇首提筆特清入後迴環照應叙次精嚴合房傳看之益見此篇之妙

魏徵傳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也。少孤落魄。有大志。不營
資產。見隋亂。詭為道士。浮沈李密。建德間。後入關。為
隱太子洗馬。徵見秦王功高。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
王切責徵。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
其直。卽位。拜諫議大夫。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
自安。皆潛伏。思亂。徵白帝。示至公。解之。命往慰諭。道
遇械送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徵與其
副謀。曰。受命救官府。舊人。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

隋書卷上

八

往人將不信。請先貸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悅。日益親
或引至卧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
無所回屈。拜尚書右丞。仍乘諫議。或毀徵阿私所親。
帝使溫彥博按無驗。責以不存形迹。避嫌疑。徵謝曰。
臣聞君臣同心一體。豈有令臣舍其至公。反事形迹。
乎。帝矍然悟。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為忠
臣。帝曰。忠良異乎。對曰。良臣稷。臯。陶也。忠臣龍逢。
比干也。帝曰。善。又問人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對曰。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舜開四門。明目達聰。雖共驩

苗。鯀不能蔽也。秦二世獨信趙高。梁武帝獨信朱斤

侯景。隋煬帝獨信虞世基。天下土崩瓦解。而不知盜
賊徧海內。而不聞此其驗也。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
預朝政。西域諸國。聞高昌魏文泰朝。悉遣使入獻。詔
使人迎之。徵諫曰。王者不以蠻夷勞中國。姑聽其商
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若賓客待之。將不勝其弊。
帝乃止。先是。帝嘗嘆大亂之後。疑其難治。徵曰。亂後
易治。譬飢者易食。渴者易飲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
人漸澆詭。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

隋書卷上

九

治不欲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治。湯武肯承大亂
之後。身致太平。若人漸澆。滿不復返。朴今當悉為鬼
魅。尚安得而化哉。帝納之。及數年後。米斗三錢。幾至
刑措。變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外
力。不閉行旅。不賣糧。帝謂羣臣。此魏徵勸我行仁義
之效。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帝
幸九成宮。宮御憇。漳川官舍。李靖。王珪。至。吏改館宮
御。以舍靖。珪。帝怒。命按之。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
臣。宮人。掃除隸耳。以此罪責。恐駭天下。耳目得釋。不

問一日帝謂長孫無忌曰魏徵每諫我不從與言輒不應何也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應之須別陳論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而從退有後言若而已許可又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契所以事君也帝將冊鄭仁基女爲充華徵聞其嘗許聘遠疏諫帝自責而止徵撰定齊梁陳周隋五史多所損益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以疾辭位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葬昭陵帝於苑中作梓觀望之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

脩史試筆卷上

十

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後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供奉不精因此浪費以至于亡陛下當兢懼戒約奈何誨人爲奢退又上疏言刑賞不可由喜怒及驕奢亂亡之故乞以隋爲鑒帝從容問比來政治若何徵曰陛下貞觀之初無人使諫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此所以異耳帝驚曰人苦不自覺非公無能道此魏王泰有寵或言大臣多輕之帝怒召大臣讓曰隋文帝時大臣

皆爲諸王所頓頭我欲縱之泰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玄齡等皆謝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乎帝悅曰聞公言乃知理屈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極諫後遇大雨穀洛溢毀宮寺漂居人徵條陳十思勸帝殷憂竭誠以盡下因事納言尤爲激切帝手詔嘉之於是廢明德宮玄圃院賜被水者他日宴羣臣謂曰貞觀以來納忠諫爲國家長利徵而已矣雖古名臣何以加解佩刀賜之又問

脩史試筆卷上

十一

羣臣徵與諸葛亮執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可此帝曰徵蹈履仁義欲致君于堯舜亮亦不過是也帝厭上封者多不切事欲加譴黜徵曰古者立諫木欲聞已過言而是朝廷之益卽非無損于政由是皆勞造之十三年徵又上疏言陛下頃年以來漸不克終非復貞觀以初之盛因條陳不克終者十漸帝書爲屏障兼付史官高昌平侍宴兩儀殿舉齊桓公鮑叔牙管仲甯戚交微事爲戒帝嘉納之時以大臣並請封禪惟徵執不可帝曰豈功不高德未厚耶諸夏

未治遠方未服嘉瑞不至年穀不登耶何爲而不可
對曰陛下功則高而民未懷惠德則厚而澤未旁流
諸夏雖安未可驅之役遠方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
雖臻窮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譬如人有十年
長患療治方瘳便欲負重日行百里必不可得告成
天地臣竊有疑兼以大事舉行萬國咸萃要荒之外
奔走來庭今伊洛以東暨於海岱人煙斷絕道路蕭
條徒令窺見示以虛弱又賞賜未厭衆望給復不償
民勞遇有災青難以追悔帝不能奪右僕射缺欲用

脩史試筆卷上 十一

徵謙不拜以爲太子太師復辭詔強之十七年疾甚
徵家初無正寢帝輟小殿材爲營構賜素褥布被從
其所尚數與太子臨問拊之流涕許以衡山公主降
其子叔玉卒年六十四帝臨哭之慟罷朝五日太子
舉哀西華堂詔百官咸赴喪贈司空諡文貞給羽葆
鼓吹班劍購賜其妻裴氏辭曰徵素尚儉約今葬以
羽儀非其志也乃更用素車白布幘帷陪葬昭陵帝
登苑西樓望哭甚哀御製碑文手書之益封戶九百
臨朝嘆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

以人爲鑑可明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鑑矣徵狀貌不
逾中人而犯顏進諫雖逢盛怒神色不懼帝徐爲霽
威帝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良
久鷄竟死徵謁告止家帝將有關南之行旣辦而止
徵還問故帝曰畏卿嗔故中輟耳徵以亂後典章湮
散引諸儒校集秘書粲然復完又以小戴禮綜彙不
倫作類禮二十篇帝好武徵侍宴見舞破陣樂則俛
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斃舉有所諷切如此徵
沒後毀者百出以嘗薦杜正倫侯君集爲阿黨又誣

脩史試筆卷上 十二

錄諫語示史官帝怒停叔玉婚而仆所爲碑後征遼
東還悵然曰使徵若在朕無此行仍召其妻子慰勞
以少牢祀墓復立碑加禮焉
論曰徵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仁批逆鱗無所諱惓惓
忠貞古今諍臣鮮有過之太宗英睿從諫如轉圜士
君子有致君堯舜之心遇可爲堯舜之主不披肝露
膽罄底蘊以相告非人情矣徵之諫固不可及亦太
宗成之也身歿未幾媚毀遽行又似一日無徵衆寒
雜至雖英睿如太宗且不免爲佞邪所播弄悲夫前

此之轉圖亦微有以佐之也明君良臣相須殷而相得彭重其然乎

鹿洲抱經濟宏才思欲上佐 聖明罄抒底蘊故借斯篇發之洋洋二千餘言極力摹寫如聞其聲如見其形明良相得特於論末一點讀斯傳者堯舜君民之志油然而生矣

脩史試筆卷上

古

李靖傳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也姿貌魁秀通書史嘗曰丈夫當建功名寧作章句儒耶其身韓擒虎與論兵輒以孫吳目之仕隋為殿內直長楊素牛弘皆曰王佐才云大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因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世民為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拜行軍總

脩史試筆卷上

五

管兼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夔州時秋潦濇瀨深惡諸將請俟江平乃下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乘銳不備冒險疾趨是震雷不及聽耶可操也孝恭然之九月拔荆門宜都抵夷陵銑將文士弘悉銳屯清江孝恭欲擊靖請駐南岸待其氣竭孝恭弗聽自往戰敗績賊眾委舟散掠靖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命悉散之江中諸將皆諫曰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

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乘夜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使蔽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此何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楫。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乃降。靖入據其城。號令嚴肅。秋毫無所犯。或請籍銑將拒戰者家。費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死。豈可同叛逆之科。若降而籍之。恐自荆以南。堅城劇也。豈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於是江漢列城。望風款附。以功封永康縣公。荆州刺史。遂度嶺至桂州。分

脩史試筆卷上

七

道招慰酋長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得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桂州總管。念嶺海陬遠。非震威武。示禮義。無以移風。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祏反。詔召靖副。孝恭討之。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靖督諸軍水陸並進。賊殺傷萬人。破其將馮惠亮。陳正通等。遂率輕兵至丹陽。擒公祏。以歸。太宗即位。歷兵刑二部尚書。實封四百戶。檢校中書令。帝圖突厥。以靖為代州道行軍總管。帥勁騎三

千由馬邑趨惡陽。嶺利可汗大驚。曰。兵非傾國來。請敢提孤軍至此。靖又縱間謀。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遁。嶺口帝曰。靖以三千騎直犁庭。取定襄。古無與比。足洒吾渭水恥矣。進封代國公。嶺利走保鐵山。遣使請舉國內附。詔以靖將兵迎。又遣唐儉安脩仁慰撫之。嶺利外為卑詞。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曰。嶺利雖敗。其眾猶盛。若走度嶺北。保依九姓。圖之無及。乃與副將張公謹謀。詔使至敵。必自寬疾。驅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遇候。邏皆俘。以從。逼其牙七里。乃覺。俘斬十餘萬。禽其子。疊羅施。并殺義成公主。嶺利乘千里馬先奔。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因大赦。賜民酺五日。御史大夫蕭瑀劾靖縱軍士掠散珍寶。召讓之。靖不辯。惟頓首謝。進光祿大夫。增戶至五百。謂曰。向人譖公短朕。今悟矣。加賜帛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朝。議恟恟似不能言。以洗厚稱。尋為畿內道大使。巡察風俗。會足疾。乞休。授特進。就第。吐谷渾寇邊。復拜西

脩史試筆卷上

七

史 125-698

海道行軍大總管靖。築深入。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降其國人。無算。吐谷渾伏允窮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自是閩門稱疾。謝絕親。故改封衛國公。開府儀同三司。圖像凌烟閣。卒。年七十九。陪葬昭陵。諡景武。

論曰。李靖才畧非常。而恂恂如不及。以沈厚稱。此其善保功名者。雖曰非章句儒。亦書史之潤矣。唐書贊其閩門稱疾。畏遠權逼。雖古哲人無以尚。又言靖善用兵。特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世俗言靖精

脩史試筆卷上

太

風角鳥占。雲稜孤虛之術。傳者怪詭。皆不足信。有旨哉。

局陣從橫。刁斗仍自嚴密。作者韜鈴絕倫。故能模寫曲肖也。詔使已至。督兵疾驅。靖固果毅亦太。宗英明得。以有成也。不然蕭瑀之効能。無傷乎閩門稱疾。見解尤為獨超。

傅奕傳

傅奕。相州鄴人也。開皇中。徙扶風。高祖為扶風太守。禮之。及卽位。拜太史丞。令庾儉。以父質占候。忤隋煬帝死。懲其事。薦奕自代。遂為令。時國制多仍隋舊。奕上言。黃帝唐虞三代。不相沿襲。樂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安可不一新民之耳目。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天下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

脩史試筆卷上

九

之百。又言夏有亂政。作禹刑。商有亂政。作湯刑。周有亂政。作九刑。衛鞅為秦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于煩。不可不監。復上疏極論。浮屠謂西域之法。言妖行詭。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偽放。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至有身在獄中。誦梵禮佛。以求解免。且生死壽妖。本諸自然。刑德福禍。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據天理。竊主禮其為害。政良可悲矣。五帝三王

初無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神。然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疑為之徒。石符亂華。乃馳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襲。足為明戒。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餘萬戶。十年之後。滋產必多加之。教訓兵。農兩足。其為利可勝既耶。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常治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

不脩史試筆卷上

干

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帝。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有司沙汰僧道。會傳位未及行而止。太宗既立。名賜食。問佛法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奕曰。佛乃胡中樂點。欺西域以自神。迷惑滋廣。至入中國。而熾兒。幻夫摸莊老以文飾之用。詭愚俗有害國家。無益于民。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帝頗然之。他日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戎服。以聽此深足戒朕。所學者竟

參周孔之道。如鳥之有。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一日無也。後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立死。復呪卽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自。假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物莫能傷。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惟羚羊角可破。汝往試焉。其子如言。扣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雖善天文占候。數術。然訓子習六經。謂已學。不可以傳妖胡佛書。慎勿寓目。病不問醫。忽酣卧。蹶然起曰。吾死矣。夫自書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卒。年八十五。

不脩史試筆卷上

廿

論曰。善哉。傅奕之斥浮屠也。雖非太宗所樂。理明義正。亦不得不然之。使高祖選傳位一二年。奕說終必得伸。太宗果知梁武元帝之非。學堯舜周孔之道。曷為不遵。上皇沙汰僧道之舉。無亦天誘其衷。將開長髮尼乎。沙汰不能。尼僧女冠無地可容。他日武氏嫁夫去矣。豈能為唐禍哉。佛在西域。自適其適。而為之徒者。詭假神異。惑世誣民。以無父無君為教。清淨寂

為宗遊手無賴孤獨廢疾鰥寡不聊之人乃可托
 於其說或奸宄小人生平行事居心皆不可問年老
 氣衰懼冥冥之中果有操券取償判燒春磨之將及
 故佞佛以期解免未有正人君子而亦為之惑也作
 善降祥不善降殃天道自然之報應何必閻羅何必
 地獄即閻羅地獄之設正以待不忠不孝奸宄小人
 之或逃顯戮者若復聽佛夤緣請託解免亦不成閻
 羅矣是行險僥倖之小人亦併不必為之惑也或又
 謂佛經禪語玄妙可師說法談機可以忘世不知其
 所謂玄妙者撮拾儒者之唾餘雜以老氏之浮誕稍
 變其說而歸之于空遂顯然與吾道為敵學者讀聖
 賢書則知其謬不待耳提而口詔之矣人生在世自
 有中正和平不偏不易之至理君臣父子名教綱常
 何可一日忘也今欲忘世與釋氏為徒則必棄而家
 去而父母兄弟出而妻逐而子廢散而田宅姑蔬衣
 布負戴道路唾而自乾溺頂不較而後可若猶是携
 妻抱子綺衣肉食擁財使氣附勢趨權而矯語談禪
 為僧為佛佛如有知必拔其舌肯為此輩遁逃數乎

脩史試筆卷上

廿

則何苦以可聖可賢之明聰墜異端邪說之阮阱使
 君子見而哀之嗚呼漢明流毒千七百年熾夫孔
 多流傳不絕安符如奕者百十輩大聲疾呼使天下
 無不忠不孝心術不可問之人則有天下國家者之
 福也

傅奕力黜浮屠可謂有志聖賢者仲淹以來罕見
 其匹佛骨諫草奕已開之有唐道學不明賴此留
 一綫之脉偉矣奕臣唐室別無勳名作者特為拈
 出悉力營構復於論中暢所欲言拳拳之衷畢露

脩史試筆卷上

廿

毫楛今天下讀之者咸欣然願為聖人之徒厥功
 鉅哉

馬周傳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也。少孤。家貧嗜學。善詩與春秋。然性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以不屑治事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資給。使入關。爾沛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焉。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周為何條二十事。太宗怪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之。帝令召周。未至。使者數輩敦趣。及見。與

脩史試筆卷上

語

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帝幸九成宮。避暑。周上言。大安宮在宮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為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竊有所未安焉。且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去京三百里。而遠萬一。太上思念。不知陛下何以赴之。又言。詔書令宗室勳臣悉就國。世胎子孫。臣謂陛下誠愛重之。宜思所以安存保乂。不必世官也。萬一嗣職。不肖兆庶。被殃國家。蒙患彼時。雖欲不割恩。

斷不可得。不如賦以茅土。時其邑戶。俟有材行。隨器而授。方可免累。終其福祿。又言。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享。未嘗親事。必謂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然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昭示來裔。又言。名器不可假人。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與阜章。繫提斛斯。正獨解調馬。雖術踰等。更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豈得預列士流。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鳴玉曳履。臣竊恥之。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周又言。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積德之日尚淺。當隆禹

脩史試筆卷上

堊

湯文武之道。以立子孫。萬世之基。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隋時戶口僅十分之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來。營繕不休。器物服飾。皆過侈麗。陛下少處民間。知百姓疾苦。前代成敗。尚猶如此。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此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黎庶怨叛。其國無不仰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昔紂笑桀之亡。而幽厲又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亡。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荒儉。一絹僅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

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謗也。五六年来。頻歲豐稔。一絲易粟十斛。而百姓怨咨。以陛下不加憂憐。營為多不急之務。故也。古來興亡。不在積蓄多少。惟視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耶。又言陛下寵遇諸王。過厚。漢晉以來。樹置失宜。皆不豫為節制。以至滅亡。或先帝加恩太多。嗣主疑而畏之。防守禁閉。有同

脩史試筆卷上 共

獄囚是溺。一時之私愛。適所以苦之也。又言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今獨重內官。輕外任。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邊遠之處。用人更輕。百姓未安。皆在于此。疏奏。帝稱善。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于敷奏。機辨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帝每曰。我覽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纒纒令人忘倦。然為有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累遷中書侍郎。兼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帝征遼東。爾定州輔太子。還攝吏部尚

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飛白書。鸞鳳冲霄。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十六字。賜之。周疾甚。取所上章。奏葉悉焚之。曰。毋彰君過。取身後名也。卒。年四十八。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嘗遣人以圖購宅。眾以其素無貲。皆竊笑他。曰。自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雜物。周領選時。特點浚儀令。以其嘗辱已也。

脩史試筆卷上 共

論曰。周微時。落籍無所容。何其憊也。及為人陳事。動主知名。見恨晚。又何遇之奇也。草茅特達。慷慨而談。國家之務。洋洋乎無所忌諱。彼亦自以不世遭逢。欲傾生平肺腑。報知遇忠矣。方之賈長沙。魏鄭國。固實堪踵武。唐書以不逮傳說。呂望惜之。無乃責備太過乎。

魏徵之諫。慙而直。馬周之諫。真而切。詳核痛快。筆筆傳神。篇末陡接浚儀令。抑揚之妙。不可名言。

褚遂良傳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褚亮子也貞觀中為起居郎太宗嘗歎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時方博購王羲之故帖獨遂良能辨質真偽備論所出帝將有事泰山遂良因星變諫罷封禪還諫議大夫知起居注帝欲觀之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未聞天子自取而觀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

脩史試筆卷上

艾

狙諫者十餘不止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漆器不止必金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使不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時皇幼子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因諫以為刺史民之師帥得人則安失人則勞皇太子幼宜齋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然後致遣帝嘉納之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謂大臣曰昨日泰投我懷言臣今始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聞其語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矣有為天下主而殺

脩史試筆卷上

苑

其子授國他人者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故紛紛至此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即定策立晉王為太子授遂良太子賓客嘗諫絕薛延陀夾大信勸罷征遼東皆不納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諫却莫離支貢金引春秋納郟鼎為辭帝以其使屬吏及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戍復論不可勸立魏文泰子弟亦不用突厥寇西州帝始悔之帝于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父子不可滯愛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入臥內以霍光諸葛亮委之令盡誠輔太子又語太子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國家事高宗即位封河南郡公累遷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與遂良等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名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托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

謂何遂良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娶之臨崩執
 陛下手語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玉音在耳非
 有大故不可廢也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
 易皇后請更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
 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何如主帝羞默遂良因置笏
 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
 出武氏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
 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乃左遷潭州都督尋轉
 桂州待中韓瑗上疏言遂良體國忘家損身徇物風
 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
 去中外咸嗟願鑒無辜以慰眾望不聽瑗復言曰昔
 微子去殷國隨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無故
 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帝終不納再貶愛州刺史
 而韓瑗來濟並以忠諫坐遂良黨貶死踰年遂良卒
 年六十三

論曰褚遂良忠諫名臣也或疑其譖死劉洎唐書亦
 病之李執誠書至列于藝學之流微矣高宗昏庸此
 畏穿鼻被佞如易國不足道雖以無忌之賢亦且弗

脩史試筆卷上

三

能疆諫遂良激切廷爭殞身荒微可不謂社稷之臣
 乎此等忠肝義膽而有謂人于死之事未敢信
 遂良以書法受知其骨鯁之槩亦與書法相似高
 宗時盈廷唯諾遂良不避嫌怨置笏批鱗較之廢
 立一諫更為翹嚴謂之曰社稷臣豈溢美哉

脩史試筆卷上

三

裴行儉傳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也。以父仁基為王世充所害。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大將軍蘇定方授以用兵奇術。顯慶二年遷長安令。坐私論立武昭儀事貶官。麟德二年擢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名為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典選十餘載。甚有能名。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為故事。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為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又改秦州右軍。調露元年十姓

脩史試筆卷上

三

可汗阿史那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立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質京師。宜遣使立之道。過二蕃。以便宜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即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砂晝冥。導引者迷路。將士不勝饑渴。行儉止營。致祭。下令曰。水泉非遠。眾乃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果得善水草。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名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進。駐軍須

脩史試筆卷上

三

秋都支。規知之。不設備。徐召四鎮酋長。以收獵為名。除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遣所親問都支安否。名與相見。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來。拒忽聞使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傳其契箭名。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製。遮旬道獲。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言都支已禽。狀於是。遮旬亦降。悉俘至京。師遷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冬十月。突厥阿史德溫傳奉職。二部俱反。立泥孰匐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都護蕭嗣業戰死。詔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行儉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陌刀勁弩於中。用羸兵挽進。潛以精兵踵其後。賊果來掠。羸兵棄而走。賊方解鞍牧馬。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又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輒環既周。行儉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已安堵。不可動。弗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眾驚駭。問何以知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不必問。所以知也。賊拒戰黑山。數敗。殺偽可汗泥孰匐。持首

來降行儉又計禽奉職乃還明年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傅合行儉總諸軍屯陜石縱反閉說伏念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請縛溫傅自効行儉秘之而密以間後數日望見烟塵漲天而南斥候皆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顧受降如受敵勅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大悅封開喜縣公侍中裴炎害其功譖斬伏念及溫傅于市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卒年六十四生平

脩史試筆卷上

四

以草隸名家高宗用絹素令書文選一部甚秘愛之嘗言褚遂良非精筆佳墨不書惟余與虞世南不擇筆墨書更妍捷有文集二十卷選譜十卷草字雜體數萬言行于世又為營陣部伍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復傳陰陽曆數無所不通尤好取人善甄拔賢俊有人倫之鑒在吏部時見蘇道味王勳許以皆掌銓衡李敬立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隣賈賓王之才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炯沈靜可

至今長餘得令終為幸後咸如所料所引偏裨若程務挺王方翼張虔勛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皆為名將平都支出瑪瑙盤示將士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碎之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汝非故也何至是所賜都支資產金器三千及橐駝馬牛皆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報盡

脩史試筆卷上

壹

惜夫士君子無所不學經文緯武非有兩途可為知者道耳內則佐天子作舟霖于蒼生外則為國家揚皇威于萬里此之謂真讀書人豈必皆如鄧騶所云一服儒衣遂奄奄欲絕哉行儉行兵以謀畧見奇不以血刃著績儒將風期尤其可傳者也
將貴讀書武襄所以得力於文正也行儉用兵全以奇勝然奇而不詭于正乃見儒將風期凡真讀書人未有不知兵者贊語寄託深矣

狄仁傑傳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大原人也。舉明經。調汴州參軍。黜陟使閻立本稱爲滄海遺珠。薦授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母老疾。當使絕域。仁傑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嘆曰。北斗以南一人而已。遷大理丞。出滯囚。稱平恕。除侍御史。劾司農卿韋機。郎中王本立。朝廷肅然。遷度支郎中。高宗幸汾陽宮。爲知頓使。輦道出姑女祠。相傳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并州長史李冲玄發卒。開別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

脩史試筆卷上

三

道何如。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俄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勒碑以頌。徵拜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轉文昌右丞。復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支黨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皆非本惡。詎誤至此。詔悉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年。入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乎。謝曰。不願。知誠有過。臣當改。后嘆爲長者。未幾。爲來俊臣構捕。送制獄。訊

曰。若反耶。答曰。有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

誅戮。反問實。俊臣使王德壽示意。令引平章事。楊執柔爲黨。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以首觸柱。血流沫。而子光遠上變書。得召見。與同被誣。任知古等七族。悉免死。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名爲魏州刺史。時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曰。賊尚遠。何事疲民。悉就。即作來。則吾自拒之。敵聞其名。引去。俄轉幽州都督。后自製金字十二。於紫袍。併賜龜帶。以旌其忠。復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痛切

脩史試筆卷上

七

極諫。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議立武三思爲太子。衆宰相莫敢言。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謂仁傑曰。朕夢大鸞。兩翼皆折。對曰。武者陛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他日又問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意者。以徵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

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立三思。無。耐。姑。于。廟。之。理。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于。房。州。王。至。后。匿。之。帳。中。名。仁。傑。仁。傑。再。三。請。情。辭。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汝。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取。信。乃。復。令。出。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突。厥。寇。趙。定。詔。仁。傑。安。撫。河。北。時。民。多。脅。從。賊。去。懼。誅。仁。傑。疏。請。勿。問。可。其。奏。還。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

隋史試筆卷上

夫

足。令。天。下。僧。尼。日。施。一。錢。以。助。仁。傑。諫。曰。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他。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昔。梁。武。簡。文。施。捨。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衛。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來。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何。以。救。之。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仁。傑。在。位。常。以。進。賢。為。務。卒。以。所。薦。張。東。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光。復。中。興。論。曰。仁。傑。心。乎。唐。者。也。忍。辱。事。北。主。君。子。諒。之。謂。其。

機。深。謀。長。欲。成。匡。復。之。功。有。不。得。不。然。爾。人。臣。之。義。苟。利。國。家。無。所。不。可。向。令。仁。傑。潔。身。以。去。亦。自。為。謀。則。忠。於。唐。祚。究。何。補。焉。隨。流。合。汗。從。容。歲。月。使。老。嫗。不。疑。羣。宵。不。忌。然。後。房。州。帝。子。得。有。反。正。之。日。蓋。用。心。苦。矣。綱。目。于。武。氏。命。官。皆。書。周。獨。仁。傑。東。之。為。相。則。否。亦。深。許。其。為。唐。臣。非。偽。周。之。私。人。也。不。然。行。權。而。濟。亦。邀。天。幸。倘。仁。傑。年。六。十。八。告。終。何。以。自。白。于。天。下。後。世。哉。

隋史試筆卷上

夫

房。州。之。迎。天。未。絕。唐。乎。亦。仁。傑。長。者。感。之。深。也。不。則。北。雞。驕。縱。肯。還。汝。太。子。哉。二。張。之。誅。全。仗。狄。公。知。人。之。明。傳。末。特。提。張。桓。着。筆。不。多。而。狄。公。生。前。正。氣。若。揭。死。後。英。魂。如。生。結。構。獨。為。精。絕。

張東之傳

張東之字孟將襄陽人也少涉經史尤篤好三禮入太學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才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授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對策擢第一時年七十餘矣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以言事忤旨出為合州刺史轉蜀州表言姚州地險瘴癘發兵戍到屯輒死請罷置郡后不納俄為荊州長史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醒醒不足與成天下務

脩史試筆卷上

甲

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東之雖老宰相材也三子見之用之必盡節于國后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東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姚崇亦論其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即召見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東之遂與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已等謀誅二張匡復唐室以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素懷慨可動以義東之從容問曰將軍居北門幾年矣答曰三十年曰然則今日舉鼎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

泣曰死不敢忘東之曰既知感恩必思以報今東之乃大帝子迫于嬖豎宗社廢興將軍寧有意乎多祚仰天痛哭自誓曰苟利國家惟相公所使東之遂定謀引李湛楊元琰薛思行及彥範暉並為左右羽林將軍典禁兵遂奉中宗入誅張易之昌宗等復天子位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俄進漢陽王罷政事表求養疾授襄州刺史帝賦詩祖道詔羣臣饒于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故無所貸會漢水漲蓄城郭因壘石為隄以遏漲怒聞

脩史試筆卷上

甲

境賴之字嶠山魁辭王爵弗許俄以三思計貶新州司馬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論曰張東之真王佐真奇士也舉賢良第一年七十餘及為相已八十矣平章三月遂誅二張復唐室旋乾轉坤功蓋千載惜不戮三思夷諸武去疾留根無乃老而聞乎所以人上人貴及其鋒而用之誅張復唐撤天蓋地非大手筆不足以傳之傳僅五百餘言而字業行間轟轟烈烈英魄如生其聲調似從日來待來而氣味更覺醇雅

姚崇傳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陝州峽石人也突厥叱列兀崇反武后以其名相類命以字行後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崇少倜儻尚氣節年二十居廣成澤為獵師呼鷹逐獸自喜張環藏語以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舉下筆成章科累遷夏官郎中武后賢之拜侍郎后問周興來俊臣誅後不聞有反者以前論死得無冤濫崇曰當時坐謀反死者率皆與等羅織陛下使近臣覆訊近臣尚不自保何敢動搖今幸天啓

脩史試筆卷上

四

聖心凶豎殲夷臣敢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反者矣后悅賜銀千兩進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以張易之譁出為靈武道大總管東之等謀誅二張崇適還遂參計議論功封梁縣侯以流涕上陽宮出為亳州刺史睿宗時拜兵部尚書進中書令密奏太平公主干政危東宮請出主及二王于外賤申州刺史玄宗即位欲相之崇知帝大度銳于治先設十事以堅帝意云不可則辭帝曰試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

脩史試筆卷上

四

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伎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官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彘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章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鑿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崇以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度僧尼富強疆丁削髮避役乃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夫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茲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沙汰僧尼髮而農者萬二千人禁創造佛寺寫經百官之家毋與僧尼道士往還時帝方

屬精圖治。朝夕咨訪。他宰相皆諫。惟崇應
 答如響。遇事裁決無滯礙。故帝獨專任之。崇偶有事
 謁告十餘日。政務委積。慮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帝
 曰。朕以天下事委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至。須臾
 裁決俱盡。開元三年。山東蝗。民不敢殺。拜且祭。崇遣
 御史督州縣捕之。懷慎以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
 奈何。不忽于蝗而忍人之餓死。若殺蝗有禍。臣請當
 之。四年。復蝗。崇又遣捕。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蝗乃
 天災。劉聰捕之不克。為害益甚。崇燂若水曰。劉聰偽
 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
 境。今坐視食苗。不救。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
 蝗十四萬石。議者猶喧譁不止。帝疑復問。崇曰。庸儒
 泥文。不知事變。魏與後秦。小忍不除。至牛馬相啖。其
 毛民遂相食。今縱不能捕盡。不猶愈于養以遺患乎。
 帝然之。蝗害頓息。盧懷慎卒。源乾曜代之。崇病。謂告
 凡大政。事帝必令乾曜就咨。乾曜所奏。善。帝曰。是必
 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帝以崇第僻遠。詔徙
 寓四方館。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曰。恨不使處禁

脩史試筆卷上

四

中何避也。久之。崇還宰政。舉宋璟自代。乃致仕。九年
 卒。年七十二。遺戒。葬治喪不許用浮屠法。崇三為
 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
 備。先有司。罷冗職。脩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由是
 天子其成。天下而權歸于上。天下大治。
 論曰。崇救時相也。舍人齊澣言之矣。卽崇所自任
 亦無以過于此。崇軼事尚多。大抵好將順。太用權術
 故。其取而取其瑜。
 通篇絕不及元之劣處。只於論末一點。史筆高絕

脩史試筆卷上

四

宋璟傳

宋璟。邢州南和人也。舉進士第。為監察御史。武后高其才。遷鳳閣舍人。居官。敏正。張易之引張說證魏元忠不軌。將廷辯。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有不測。璟當叩關力爭。與諸子偕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一舉也。說感其言。始以正對。尋遷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等不軌。璟請窮治。后曰。易之已自言于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溫言解之。璟曰。臣

脩史試筆卷上

聖

知言出禍。隨然激于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璿遺宣詔。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后不得已。許收就獄。俄詔原之。敕二張詣璟謝。璟拒不見。顧左右歎曰。悔不先碎。豎子首使。令復亂國。經後宴朝堂。二張皆位。璟上。易之素憚璟。虛位揖曰。公當今第一。一人。胡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君非張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暢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禮。二張積怒。欲

中傷之。詔按獄揚州。璟奏此御史職耳。復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中丞非大事不出。仲翔罪止。犯職。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嶠。非故事。易之等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既不行。乃伺璟家婚禮。遣客行刺。璟乘庫車。舍他所得。免。神龍中。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烝寵。數有干請。璟正色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會章月將告三思亂。宮掖詔斬月。將璟請付獄。帝怒。岸巾出側門。謂曰。朕謂

脩史試筆卷上

聖

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中宮私于三思。陛下不問。即誅之。臣恐天下有竊議者。帝愈怒。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不敢奉詔。乃沈月。將嶺南。尋出。璟貝州刺史。歷杭相二州。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平公主謀傾東宮。璟言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請出公主。諸王于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充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開元初。徙廣州都督。教民陶瓦。以易茅茨。築堵

列肆。未無災。忠帝將幸東都。召拜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環在途。不與思勗交一言。自負貴。幸訴于帝。帝嘆良久。益重環。尋遷吏部兼侍中。環為相。務在擇人。隨材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帝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每進見。帝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突厥默啜世為中國患。郝靈佺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環以天子好武功。恐後干寵利者。為國生事。痛抑其賞。帝幸東都。以馳道。臨河南尹及知頓使官。環曰。陛下方事巡幸。即

脩史試筆卷上

以道不治罪。二臣臣恐轉相飭效。將來民受其弊。帝遽命舍之。環曰。陛下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于上。而恩在下也。姑聽待罪于朝。然後詔還其職。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嘗命制皇子公主名號。封進復命。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環奏言。七子均養。風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鴻福之義。臣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貞觀舊制。諫官史官隨宰相。奏事有失。即匡美惡。必記。至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備奏事官多佞。仗下。屏左右。待奏。史官不

預聞。環請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文辭。環以二人多是非。好立異。改發若全引進。咎悔必至。若棄之。則才用可惜。並除遠州。州。火。后。父。王。仁。皎。卒。將。葬。請。用。寶。素。謹。故。事。築。墳。高。五。丈。一。尺。帝。許。之。環。請。如。著。令。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謹。環。還。詔。曰。傳。禮。厚。葬。前。世。所。戒。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鄭。陵。禍。不。旋。踵。豈。可。復。蹈。前。轍。臣。所。以。再。三。進。言。者。欲。全。朝。廷。之。政。成。中。宮。之。美。爾。帝。悅。曰。朕

脩史試筆卷上

每欲正身率下於后。寧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乃能之。可其奏。賜絲絹四百匹。會日。食素服。避殿。環奏。君子恥言浮于行。願動天以誠。無事虛文。臣聞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放讒夫。所謂脩德也。固圍不擾。兵甲不漬。官無苛治。軍不輕進。所謂脩刑也。帝嘉納之。王毛仲有寵。百官趨附。毛仲嫁女。帝問所須。毛仲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容。帝曰。知汝所不能。依若一人耳。必宋環也。明日詔環請其第。日中環乃至。飲不盡。危。腹。痛。其。剛。直。之。操。老。而

彌篤如此二十一年致仕歸東都越五年卒年七十
五贈太尉諡文貞後張嘉貞為相閱堂案見其危言
切議未嘗不失聲嘆息當時以姚崇善應變成務環
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
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以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
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論曰宋璟剛方正直真丈夫真君子也房杜且嘗謝
不敏况姚崇乎崇則能人爾救時則可其迎合不足
觀也姚宋並稱豈確論哉

不脩史試筆卷上

辛

欬處孤危過剛必折環以慙直抗羣邪而卒能有
成者德器厚而智勇沈也篇中極力形容處處見
環之剛方却處處見環之周密筆力亦剛堅絕倫

韓休傳

韓休京兆長安人也少工文詞始應制舉授桃林丞
復條對國政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簿員外郎累遷
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為魏州刺史魏於東西京為
近川乘輿經行芻牧旁午請均賦他郡宰相張說不
可休固請吏白恐忤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歎而
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卒如休請以母喪
去服除為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開元二十
一年帝使蕭嵩擇相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

不脩史試筆卷上

辛

平章事休性方直不以進趨為務既入相天下翕然
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小過帝將放之嶺南休曰尉
小官犯非大惡今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
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而後美玉帝不許休固
爭曰罪細且不容而巨猾乃置弗問陛下不出伯獻
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初蕭嵩以休恬和易制故薦
之及與其事守正不阿時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又凡
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宋璟嘆曰不意休乃能爾
仁者之勇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

右曰韓休知不言未已諫疏已至帝時引鏡默然不
樂左右曰自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于舊戚戚然日
惟何不遂之帝曰古雖瘦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順
旨我退而思天下寢不安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
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加銀青光祿大夫是冬十月罷為工部尚書遷太子
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諡文忠
論曰韓休小宋璟也三月相之十月罷之直道不容
開元之業衰矣用休為社稷豈其然乎

脩史試筆卷上 五

宋璟之後有韓休魏徵之後有馬周也開元之業
幾並貞觀有由哉傳以張說蕭嵩作反照以宋璟
作正照尺幅中變換不測矯若游龍筆仗斬截亦
與璟傳相似

張九齡傳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也七歲知屬文十三以
非干刺火王方慶方慶嘆曰是必致遠張說請嶺南
地厚避之與通諸系成進士調校書郎以道律伊
汝科第高第為右拾遺玄宗即位未幾九齡言陛下
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怠于事天不可又
言元元之象懸命于縣令宅生于刺史欲治之本莫
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
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又

脩史試筆卷上 五

古之選士惟取稱職今不正其本而設巧于和吏部
條章舉羸千百求精于案牘而忽于人才是所謂遺
劍中流鑿舟以記者也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嘗曰
後此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封曲江男俄改太常
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明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
兼嶺南按察使帝惡其才可備顧問名為私
書少監集賢院學士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終老
不許以其弟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
第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是歲奉詔拜平章和辭不

許明年遷中書令帝欲相李林甫九齡曰宰相係國家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他日為廟社之憂不聽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單于功欲用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不可以為賞功之具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盡滅突厥當以何官賞之帝乃止既又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敍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帝曰然則加

脩史試筆卷上

焉

實封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積穀繕械乃常職耶賞以金帛可也裂地則非所宜帝默然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帝悅明日復以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帝怒曰卿以仙客寒微耶如卿有何門閥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固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帝由是決用仙客九齡疾皆懼遂為林甫所中因賜白羽扇獻賦自况其末云苟効川

之得雖殺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終感于節中帝雖優答然寢疎之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又以嘗薦周子諒為御史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久之封始興縣伯請歸展墓卒年六十八諡文獻九齡微躬而有器稽風度凝然其後帝每用人必問曰風度能如九齡否先是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鏤九齡獨上事鑿十篇號千秋金鏤錄以伸諷諭居常諤諤有大臣節遇事無細大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

脩史試筆卷上

焉

密遣宦奴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為後宰相可長處也九齡叱曰房嫗安得有外言速奏之帝為動色故終九齡之相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事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州者此胡雛也後敗于奚契丹張守珪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必詐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立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且其貌有反相宜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為

而下因遣使致祭厚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曲公而不名云

論曰九齡忠貞鯁直亦宋璟之流亞也知林甫他日為腐社之憂料祿山必反燭照數計天寶間事已瞭然矣使玄宗能用其言安有踉蹌蜀道之苦哉名為宰相而未嘗一日信任唐自求覆九齡其將如之何

曲江納諫幾欲追踪鄭國金鑑不塵封四紀天子寧逼於六軍哉蜀中泣下風度如生妙將九齡忠諫要着俱於篇終追叙極蘊藉却極悲壯別具一

種風神

脩史試筆卷上

美

張巡許遠傳

張巡鄧州南陽人也自幼志氣高邁略細節所交公大人皆不與庸俗合既長博通羣書曉戰陣時人莫知其開元末登進士第為清河令報最入都或勸一見楊國忠必大顯用巡不可更調真源令祿山反誰守揚萬石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率吏民哭于元皇帝廟起兵討賊至雍丘其令狐潮舉郡附賊縛吏民不從者百餘將殺之潮出行部囚相與解縛殺守者而迎巡入城以拒潮巡屠潮妻子保城上

脩史試筆卷上

美

潮大怒以衆四萬薄城巡謂諸將曰賊兵銳有輕我心今出不意擊之必驚潰乃分千人乘城而自擊賊隊出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退明日復進設百樓攻城巡東芻灌膏焚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戰潮乃敗走潮素與巡有舊至城下自說巡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復四十日朝廷聲聞不通有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位特進巡陽許諾且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

朝皆感泣乃引六將至責以大義斬之會盟于潮
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登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
勇士銜枚渡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
巡縛藁為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
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
潮營潮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來圍
巡使雷萬春立城上與潮語賊射之面中六矢而不
動潮疑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
軍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

脩史試筆卷上

天

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給潮退二舍欲引軍走潮許
之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還為備潮怒圍復合
巡入曰歸我馬三十四我且出奔君取城矣潮歸馬
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來三十
騎突出禽十四將斬首百餘級收其牛馬器械潮遁
陳雷不復出於是河南節度使魏王巨屯彭城假
巡先鋒俄而魯東平濟陰陷于賊巨引兵走臨淮賊
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道巡乃拔衆保寧陵始
與唯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遣雷萬春南

宗遣去詔拜巡河南節度副使至德二載祿山死慶
緒遣尹子奇將突厥兵十三萬攻睢陽許遠告急巡
引兵入唯陽助之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
自以材不及巡請專治軍糧戰具居巡下巡受不辭
晝夜苦戰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卒二萬子奇
大敗遁去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已而子奇復
圍城巡推牛饗士悉軍拒戰賊望見兵少大笑巡率
諸將衝賊陣賊大潰逐北數十里會方刈麥巡夜濟

脩史試筆卷上

天

帥鳴鼓嚴隊若將出戰賊申警不得休息俄息鼓賊
馳備巡與霽雲萬春等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徑抵
子奇所斬將拔旗殺賊五千餘人有大會引千騎乘
城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十人伏墮中城上鼓譟伏發
會之復縋登陣賊皆愕眙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刻蒿
為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奇巡乃使霽雲射之中
其左日子奇走還七月復圍睢陽城中食盡士日賦
米一勺雜樹皮茶紙為食皆餓病不能殼賊以雲梯
傅堞巡出鉤于挂之不得進又以鉤車木馬攻城巡

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惟穿堦立柵以守時賀
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
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復遣如臨淮告急引三
十騎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
進明進明不肯出師愛霽雲欲留之爲具食霽雲泣
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
大夫坐擁強兵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所爲
乎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命請留一指示信以歸報
中丞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

脩史試筆卷上

矢回射佛寺浮圖矢着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
矢所以志也次寧陵得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且戰
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驅賊
牛數百入城將士相持而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
議東奔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
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餓衆行必不達不如死守茶紙
既盡乃食馬馬盡羅雀掘鼠或煮鐵弩以食雀鼠又
盡食老弱婦女巡出愛妾曰諸軍經年乏食而忠義
不衰吾恨不能割肌以啖汝寧惜一妾遂殺以饗士

遠亦殺如僕哺卒人知必死無有叛者所餘纔四百
人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莫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
竭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
遠俱執衆見之皆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子奇
問曰聞公每戰大呼輒裂齒皆嚼碎何也曰吾志
吞逆賊恨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扶視之巡大罵附賊
犬豕不絕口子奇又脅霽雲降巡呼曰南八男兒死
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
敢不死遂與姚閔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生致

脩史試筆卷上

許遠于洛陽至假師亦不屈死巡遠俱年四十九巡
長七尺美鬚髯讀書不過三復爲文章不立稿所在
士卒居人一一見問姓名後無不識歷大小四百餘戰
斬將三百殺賊卒十二萬人用兵不依古法令諸將
教戰各以其意或問之答曰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
變態百出不可以古法拘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
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耳其甲械皆取之于敵未嘗
自脩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
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屨養必整衣見之故

其下爭致死力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肅宗詔張簡率
四節度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
東京時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乃其功也
詔贈巡遠等死事諸人並寵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
致祭睢陽雍正租稅並賜復
許遠者雖敬宗曾孫然爲人寬厚長者明于吏治祿
山反或薦于朝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
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以遠畏死誤國
家事請追奪官爵詔下百官議皆以遠守睢陽子奇

脩史試筆卷上

六

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其後巡而死不足感當時去
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
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議乃止元和時韓愈讀李
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且力明遠之不畏死
云
論曰張巡忠義貫星日且其才亦不世出使假以尺
寸之柄馳驅中原收復兩京豈出于儀下遠推賢讓
能同心共濟至死不少回屈亦可謂志士仁人相得
益彰矣嗟彼孤城餓卒經數百戰而未嘗一敗卒障

江淮以保東南半壁設睢陽有糧足食賊其將如之
何爲邦者所以貴積儲也

開府特進稽首賊庭有慨乎其言之也朱子謂明
皇若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哉月
餘不食經年乏食固是積儲無策亦見當時食人
之祿者尸素鮮恥而睢陽獨以孤軍羸卒保冀東
南功愈難而愈奇矣史識獨超是一篇絕大關係
文字

脩史試筆卷上

七

顏真卿果卿傳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也。開元中登進士制。舉二科。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天久旱。真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為雨。遷殿中侍御史。以不附楊國忠出為平原太守。度安祿山必反。陽託霖雨增埤。濟隍簡丁壯儲膏廩。祿山以其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又使參軍李平馳奏。帝聞亂。方嘆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及平至。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乃能若此。真

脩史試筆卷上

空

卿又連約諸郡募勇士。大饗城西門。諭以舉兵討賊。慷慨泣下。咸感勵。由是饒陽濟南清河景城鄆郡各以眾歸。軍聲大振。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澄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斬于光。給諸將曰。吾素識三人。其首皆非。是令藏之。私為位。以哭詔拜真卿戶部侍郎。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攻魏郡。拔之。肅宗即位。靈武拜工部尚書。仍領使。祿山遣史思明等攻河北。諸郡復陷。真卿謀于眾曰。賊銳甚。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赴行在。至德元載。棄部渡河。至鳳翔。授御史大夫。時

朝廷雖草昧。而真卿繩治如平日。劾侍郎崔漪。諫議

大人李何忌。廣平王府都虞候管崇嗣等。百官肅然。宰相厭其多言。出為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為御史。唐又誣劾。貶饒州。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度劉展將反。預飭戰備。李岷以為生事。毀之。名為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宰相元載又惡之。俄拜刑部尚書知省事。封魯郡公。元載專權。畏羣臣論奏。請自今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

脩史試筆卷上

空

上疏極論。謂林甫國忠尚不敢顧約。百司使先關白。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悔無及矣。未幾。貶峽州別駕。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德宗立。楊炎當國。又以直不容。改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為相。益不喜。改太子太師。罷使。數遣人問以方鎮所便。欲出之。真卿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而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嬰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建議遣真卿往諭。李勉以為失。元老貽朝廷。若不聽

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勸勿往。真卿曰：君命不可避。既至，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媮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眾退，乃就館。逼令上疏雪罪罷兵。真卿不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汝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耶！他日希烈大會，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起。希烈大慚。適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求宰相無如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

脩史試筆卷上

矣

顏常山否吾兄也。雖被執，詎賊不絕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鼠輩脅耶？羣賊失色，乃以兵拘守，掘坎于庭，示不屈。且阮真卿怡然曰：死吾分也。何多為計？會其黨周會、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乃拘真卿。蔡州度必死，預作遺表。墓誌祭文希烈，得號問儀式。答曰：老夫老矣，所記諸侯朝觀禮耳。賊積薪于庭，示不屈。且焚真卿，起赴火，賊遽止之。已而賊弟希倩坐朱泚黨伏誅。希烈怒，遂遇害。年七十六。三軍皆慟。賊平，子頌頌護喪還帝

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正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魯公善正草書，筆法遒勁，為世所寶。

果卿字斯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其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登上第，終濠州刺史。果卿以蔭補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莅事明敏。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書判超等，再遷范陽戶曹參軍。政稱第一。祿山開其名，表為常山太守。及反，至藁城，果卿力不能拒，偕長史袁履謙迎之。祿山子二人金紫，質其子弟，使

脩史試筆卷上

矣

守常山。又使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果卿指其末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因共謀起兵討賊。適真卿在平原，斬段子光，遣甥盧遜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果卿大喜，即矯祿山命，名欽湊計事，醉而斬之。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禽，械併欽湊首送京。師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河北十七郡皆斬偽刺史。傳首常山。推真卿為盟主。燕趙大震，祿山懼，使史思

明蔡希德合兵晝夜攻常山。杲卿起兵，繼八日守備。未完告急，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終盡矢竭六日而陷。與履謙同被執，脅使降，不應。加刃少子季明頸上，曰：降活而子亦不應。遂并盧逃殺之。生致杲卿於洛陽，祿山數之曰：吾擢汝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而反乎？我世為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祿山大怒，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口，賊鉤斷其舌。

脩史試筆卷上

六

曰復能罵否？乃含糊而絕。年六十五，履謙被斷手足，賊黨在傍咀血噴其面，賊縛之。杲卿宗子近屬皆遇害，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不加褒贈。真卿表其枉，乃杖殺通幽，贈杲卿太子太保，諡忠節。論曰：真卿杲卿各以其郡舉兵討賊，事雖無成，大義凜千載矣。義舉一動，河北響應，以二公之才，烏合二十萬，而常山未及旬日，平原亦即不支。胡氏史論謂明皇保姦棄賢，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信夫杲卿焉。

賊百世下如聞其聲，真卿立朝忠貞，勁直侃侃，社稷之佐，臨難則抗節，賊庭至死不屈，二人為唐室增光，豈少哉。

此與張許傳皆作者慘澹經營之篇，保姦棄賢天寶禍源，即兩傳骨子。朱子云天寶之亂，巡遠杲卿之流，皆人主不識面目之人也。篇首提河北廿四郡與張許傳提開府特進同指，以後處處關抱鼎，烈嶠巖文字之不可磨滅者，龍門扶風之間，高置一座。

脩史試筆卷上

六

郭子儀傳

郭子儀華州鄭人也。以武舉異等累遷朔方節度使。討安祿山。先是安思順為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牙將。不相能。及代思順。光弼入見曰。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堂抱而泣曰。今國亂主遷。豈懷私念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軍東討。收靜邊。斬賊將周萬頃。敗高秀巖于河曲。遂收雲中馬邑。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史思明眾數萬。平藁城。破趙郡。又破之于沙河。祿山益出精兵與戰。未決。戮一將以徇。復大

唐史試筆卷上

十一

破之。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休息。復乘其倦。與光弼僕固懷恩等擊之。嘉山斬獲六萬。思明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皆斬賊守。迎王師。會哥舒翰敗績潼關。帝出奔蜀。肅宗即位。靈武詔子儀班師。乃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眾寡軍容闕然。至是國威始振。人有興復之望焉。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仍總節度。賊將阿史那從禮誘河曲九姓六州諸胡數萬。迫行在。子儀與回紇葛羅支擊敗之。河曲遂平。至德二年大破崔乾祐于潼關。乾祐退保蒲津。又攻蒲津。平

之。自是潼關之關無復寇掠。安祿山死。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與賊將安太

清安守忠戰。失利。收合餘眾。保武功。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復長安。與賊將李歸仁大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棄城走。翼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遣嚴莊悉眾十萬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子儀以軍橫貫其營。李嗣業率回紇從後夾擊。大敗之。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

唐史試筆卷上

七一

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復朝京師。進中書令。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不立元帥。子儀復收衛州。執賊安慶和。斬首四萬。進圍相州。引潼水以灌城。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于思明。思明至。會大風。拔木。跬步不相物色。諸節度潰還。子儀獨全軍保河陽。時王師眾而無統。進退相顧。望故及于敗。魚朝恩讒

名子儀還。以光弼代領朔方兵。思明再陷河洛。西蕃逼畿輔。朝廷旰食復以子儀為諸道兵馬都統。以兵趨范陽。詔下朝恩又沮解之。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亂。戕鄧景山。乃復以子儀為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得見。子儀固請乃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至也。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辛雲京聞之亦殺害景山者。諸鎮皆屬。恩代宗立。程元振用事。

唐史試筆卷上 七

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諷肅宗所賜勅千餘篇。上之。復自陳。訴帝優詔答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史朝義尚盜洛。欲使副雍王東討。朝恩元振交訾而止。久之。梁崇義據荆襄。叛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遣拜子儀為關內副元帥。鎮咸陽。時罷歸已久。部曲離散。遠承詔麾。下才二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蕃兵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帝走幸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數千。泣諭將士共雪國恥。皆感激。思奮帝恐吐蕃

出潼關。微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取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敵亦不敢東向。帝許之。會張知節迎子儀于洛南。乃遣知節率烏崇福。長孫全緒為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譙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吐蕃夜潰。遂遣李忠義屯苑中。王仲昇守朝堂。斬射生將王甫。以狗咬賊書聞。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天子出走。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說帝都洛陽。已可其奏。子儀奏請還都。反覆論二京形勢。甚明切。帝覽之流涕。乃還長安。既見子儀。謂朕用卿

唐史試筆卷上 七

晚故至此。因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反。詔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懷恩走雲州。復誘吐蕃回紇。黨項十萬眾入寇。朝廷震恐。詔子儀屯奉天。召問方畧。子儀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至奉天。諸將請賊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其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携取。因下

令敢言戰者斬。堅壁數日。果不戰而遁。子儀入朝。進尚書。令子儀以太宗嘗為此官。固辭不拜。永泰元年。懷恩盡誘吐蕃。回紇。黨項。羗。渾。奴。刺。等三十萬衆。掠涇。汾。瀾。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圍。已。合。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懷。恩。暴。死。回。紇。吐。蕃。爭。長。不。相。睦。子。儀。使。李。光。瓚。說。回。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令。公。在。此。乎。給。我。耳。若。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請。挺。身。往。說。之。遂。與。數。騎。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

脩史試筆卷上

古

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臣。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牛馬雜畜長數百里。此。

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甚便。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悞。負公誠。深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命取酒與其酋長共飲。申盟誓。諸酋皆大喜曰。鄙者巫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人人而還。今果然矣。吐蕃知其謀。夜遁去。遣白元光合回紇衆追之。俘斬六萬。盡還所掠士女資畜。不可勝計。入朝加實封二百戶。復還河中。大曆二年。吐蕃寇涇州。詔子儀屯涇陽。敗之于靈州。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屯奉天。又擊敗之。議者以吐蕃數。

脩史試筆卷上

古

為寇。馬璘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使。屯邠州。德宗嗣位。詔還朝。賜號尚父。加太尉。中書令。實封二千戶。建中二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陪葬建陵。諡忠武。配饗代宗廟。廷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每降城下邑。所至輒得人士心。遭幸臣魚朝恩。程元振短毀。無纖毫顧望。握兵處外。開詔命。即日就道。故讒聞不行。方破吐蕃靈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墓。子儀入朝。中外大懼。帝唁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卒無殘人之墓。今及此。乃天譴也。

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
于公將士請衷甲以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人
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語以所聞且曰恐煩公經
營耳朝恩拊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田承嗣
傲狠不軌子儀遣使至魏承嗣西望再拜謂使者曰
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
一皆遏絕獨子儀封幣道其境不敢留即持兵衛送
麾下李懷光渾瑊等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
指進退如家人然代宗呼為大臣而不名天下以其

脩史試筆卷上

夫

身為安危者二十餘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
婿皆貴顯朝廷諸孫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
富貴壽考終始哀榮人臣之道無闕焉
論曰子儀一生惟忠與誠而已功蓋唐室而主不疑
疑無從入也權傾天下而眾不嫉嫉能自消也在易
中孚可化豚魚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矣
吾于回紇魚朝恩見之

渾渾灑灑筆所未到氣已吞真不愧古之立言者
豈與文人論傳不傳耶

李光弼傳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長開元初
封薊國公光弼幼持節行讀書執禮父憂終喪不入
妻室祿山之亂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河東節
度副使領朔方兵救常山次真定常山民兵執安思
義降光弼不殺時自顏杲卿死後郡為賊區露藜蔽
野光弼酌而哭之出為賊幽閉者恤其家民心大悅
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用思義計
按軍入守復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

脩史試筆卷上

夫

思明懼引去因東出井陘與子儀合擊思明大敗走
趙郡方節戰死希德走鉅鹿遂收薊城等十餘縣詔
加光弼范陽節度使進攻趙郡拔之又與子儀擊之
嘉山大破之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授戶部尚書
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監軍御史崔象以前
使王承業軍政弛謬每狎侮之至是詔以兵付光弼
眾慢易如舊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眾將斬之會使者
至除眾御史中丞光弼曰眾有罪當斬今但斬侍御
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出遂斬眾以

狗威之威城中賊至傷死傷下城下自是自是如營地出若出若此斬萬七七萬司空帥兵帥兵之之轅西嚮百百里三潞勝率率更士卒下

加大尉中書令進國懷州恩明來救迎戰沁水上又
 破之光弼壁野水渡既夕潁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
 營令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必來劫我若至
 勿與戰降則與偕來左右皆笑之是夜日越果以鐵
 騎五百至知太尉已去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
 獲希顥歸必死矣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禮之表
 授特進右金吾大將軍暉聞之亦降皆如所料諸軍
 決丹水灌懷州未下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
 陣大呼王師乘城禽安太清楊希仲送京師已而恩
 明用謀開魚朝恩信而讒之帝使使者督戰急光弼
 不得行已意出次切山懷恩不用命遂大敗懷州復
 陷朝義乘勝畧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與疾入徐州
 朝義圍李岑于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贊感元
 年封臨淮郡王朝恩元振用事深忌光弼而元振疾
 之尤甚光弼懼不免及來瑱以讒死光弼愈懼不知
 所措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亦畏禍遷延不
 敢行由是諸將陰懷去就多不稟命志忿成疾未幾
 卒年五十七諡武穆光弼治軍嚴重指領號令諸將

脩史試筆卷上

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眾與郭子儀齊名
 論曰光弼賢將也其用兵峻厲嚴肅料敵如神唐室
 中興厥功為大獨異其起戎節終行伍而能持節行
 讀其執禮以孝友著聞斯豈尋常將帥所可同年語
 歟使時無朝恩元振不以憂讒懼禍來晚節全鏡之
 埃則汾陽何以過焉

臨淮用兵膽略汾陽亦當怖服其遜汾陽者德耳
 然起行伍而知儒術名將中罕有及者晚節遷延
 念不到此入手特筆提清復於贊中申說固是君
 子成人之美亦見當時姦臣在內而大將難以立
 功坐使英雄垂頭真堪痛恨此史家深文微筆非
 故為臨淮出脫也

脩史試筆卷上

楊綰傳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少孤。家貧。事母謹甚。性沈靜。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漢宏麗科。擢右拾遺。肅宗卽位。累遷中書舍人。歷禮部侍郎。建議復古德行鄉舉。里選孝廉。力田等科。罷明經進士。其意謂古之選士。必取行實。今進士試雜文。明經加帖括。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于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取行著鄉閭。

脩史試筆卷上

三

學知經術者。薦之于州。刺史考試。升之于省。人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宰相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時論偉之。俄遷吏部。精覈人物。品裁清允。天下服其公。元載秉政。忌綰望高。又孤立自守。不肯一私。謁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拜為國子祭酒。外示尊重。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知自擢為太常卿。以郊廟禮儀久廢。藉綰振起。載敗。拜平章事。脩國史。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

脩史試筆卷上

三

容聞之。減坐中。樂五分之四。京兆黎幹每出入。從騎數百。卽日省之。止存十騎。御史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綰奏罷諸州團練。牛捉使。減觀察諸道判官員之半。又言舊制。刺史被代。皆降魚書。開元後。威柄外移。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自今。刺史有不職。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停。及差人署攝。帝善之。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迫已。乃薄京官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奏增之。又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祿。廩使優狹相均。始兵興。從權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既定。元載王縉。偷以為利。因而不改。故江淮大州。月至千緡。而山劍貧險。止數十緡。至是。皆復其舊。上下有叙。法制粗立。代宗方虛心聽納。釐補穿敝。惟綰是視。而綰以疾辭位。頻詔救勉。居旬日。寢劇。詔就中書療治。未幾卒。帝聞之。驚悼。謂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卽日贈司徒。詔百官會弔。賻加等。諡文簡。綰性清儉。車服樸古。不治第宅。不問產業。生計。祿廩分姻舊。隨多寡。歟。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菜。

利欲干以私聞其言慨止輔政未數月人心自化
世以此之東京楊震云
論曰賢哉楊縮之相也白麻甫宣風俗已移雖郭子儀諸公能貶已以成人之美要其清望儉德聳服人心者深矣縮為相僅三閱月釐革弊政已有可觀惜天奪之速如代宗所云耳唐書贊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非過譽也

雅醇清簡文與人稱另具一種丰神

脩史試筆

命

段秀實傳

段秀實字成公沂陽人也六歲號孝童及長慨然有濟世志天寶四載從司靈營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偏將又從高仙芝討大食仙芝兵失利夜相失聞副將李嗣業謀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眾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卒成軍而還又從封常清討大勃律得勝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聽梁宰謀欲逗畱觀變秀實責之曰公嘗自稱大丈夫今天子有急乃

脩史試筆

金

欲晏然此誠兒女子耳嗣業因固請于宰遂出師以秀實為副後吐蕃襲京師代宗走陝秀實勸白孝德即日鼓行入援兵還薦為涇州刺史郭晞領行營兵屯邠州軍士放縱不法白晝羣行擊傷市人至撞害孕婦孝德患之而不敢言秀實自請補署都虞侯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悉斷首注梁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

者愕。貽秀實曰：尚書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共與存者，有幾晞再拜謝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諱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為我設具。食已，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旦日偕秀實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大曆元年，馬璘代孝德為節度，每處事或不當，秀實固爭之。璘怒甚，秀實曰：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置酒謝，自是每事皆咨而後行。璘城涇州，表為雷後，以勞加御史中丞。三年，璘奉詔將徙涇，其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既驟徙，遂出怨言，兵馬使王壹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日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名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警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壹之不果發。明日復約夜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秀實申嚴警備，夜果火即下令曰：敢救火者斬。及旦，收捕壹之，并其黨八人皆斬。以狗下令曰：後徙者族。軍遂徙，無敢後者。

脩史試筆卷上

全

久之璘有疾，以秀實攝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擇謹愿將馬頌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將佐位于衙內，士卒位于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別將史廷幹、崔珍等謀因喪作亂，秀實遣廷幹入京師。徙珍等于外軍府，遠安。即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封張掖郡王。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以議不合，改為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且素有人望，使騎迎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劫之。秀實與子弟訣曰：吾當以死殉社稷矣。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天子安得知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禍福，掃清宮室，奉迎乘輿，此不世之功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濱、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欲共誅泚。會源休教泚追逼天子，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襲奉天。秀實曰：事急矣，使靈岳竊取姚令言符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印牒追其兵，旻得

脩史試筆卷上

全

符果還秀實謂海濱曰。是還吾等無遺類矣。我常直
搏此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乃約事急為
繼。而令明禮應于外。翌日。泚名秀實計事源休。姚令
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語及僭位。秀實勃然起。執
休腕。奪其象笏。唾泚而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
從汝反耶。遂擊泚中額流血。鏖面匍匐而走。賊眾未
敢動。海濱等卒無應者。忠臣前衛泚。泚得脫。秀實知
事不成。乃大呼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遂遇害。年
六十五。海濱靈岳明禮皆相繼見殺。帝在奉天聞之。

脩史試筆卷上

六

自愧不能用秀實。使盡其才。垂涕悔恨。秀實性清儉。
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姬媵。家無贏財。實佐至議。
軍政未嘗及私。自涇州被名戒。家人過岐。無納贈遺。
泚致綾三百。家人不能拒。輦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
以汙吾第。置司農署之。梁間死。後泚取視。封識宛然。
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從容為德宗言。猛虎所
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為
敵。帝不聽。及亂。召神策六軍無人至者。世多其謀。興
元元年。贈太尉。諡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官

諸子帝還都。輟朝。致祭。表門閭。親銘其墓。
論曰。朱泚赫然議稱帝。不虞秀實之唾其面。擊其頭。
破裂流血。濺地匍匐而走。此千古一大快也。事雖不
濟。死已重於泰山。胡氏猶以未盡善惜之。過矣。不計
利害。不計成敗。乃為忠臣存一毫顧慮之心。贖天下
忠義之氣。豈少哉。秀實才可大用。觀其責副業。服郭
晞。處置徙涇諸將士。精神智量。曠世有幾。歷事四朝。
不得一竟其用。所可惜者。在此不在彼。

脩史試筆卷上

七

入睇門寫得閑靜處。璘軍寫得周到唾泚面寫得

淋漓秀實一生精力畢露毫端。故是傳神妙筆。

杜黃裳傳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也登進士宏辭二科郭
子儀辟為北方從事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
監軍陰謀代子儀偽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
裳得詔辨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時諸將
狠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命易置象不敢亂入為
侍御史裴延齡惡之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
順宗立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一造其
門以矯章執誼輔政勸令率百官請太子監國執誼

脩史試筆卷上

九

曰丈人始得一官便可開口議禁密事勃然怒曰黃
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拂衣出及太子總軍
國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夏綏銀節度使韓全
義儉佞無功奏罷之憲宗欲討劉闢議者多言蜀險
固不宜生事黃裳獨曰闢狂瀝書生取之如拾芥耳
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
勿置監軍闢必可禽帝從之時名臣宿將各自謂當
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自戰伐以
及成功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中機宜闢既禽羣臣

入賀憲宗目黃裳曰卿之功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
姑息每藩鎮物故遣中人伺其軍所欲立者故大將
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言
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股損諸侯則天下治帝
嘗問前古帝王所以治亂黃裳言王者之道在脩已
任賢而已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未嘗勞神疲體而萬
世稱之秦始皇程石決事見唾後代魏明帝欲按尚
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唐太宗笑之故王
者擇人委任而責其成功信賞信罰孰敢不力帝嘉

脩史試筆卷上

九

空平章事為河中晉絳節度使封邠國公明年卒年
七十一諡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與
物無忤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
意初奏罷韓全義以李演為夏綏節度使全義甥楊
惠琳知夏綏留後勒兵拒演命河東天德軍合擊惠
琳傳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憚黃裳未敢失禮有幹吏
寄錢數千緡并氈車一乘直千緡使者于宅門候伺

累日未敢送適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繡縵
使者聞知為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
終身不敢改節

論曰史稱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二語盡之乃又
言其通饋謝無潔白名則以卒後數年御史劾納高
崇文錢四萬五千緡之故也天下安有王佐之才以
振綱飭紀整齊一世為已任而不能律身清白者乎
御史不劾于生前而劾于身後其誣可知觀于李師
古之事而益見

脩史試筆卷上

壘

西川之命苟安目前長奸殊甚劉闢不擒三川危
矣天下乘釁而起豈復有唐哉元和兵威之振全
賴崇文一舉氣噴風雲遂使強藩裂膽區外寒心
昌黎元和聖德詩所以極力鋪陳也斯傳當與并
傳矣

脩史試筆卷下

游浦藍鼎元玉霖氏纂
衡山曠敏本魯之氏評

李泌傳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也七歲知為文開元十六年以
童子員倣薦召之帝與張說觀奕使賦方圓動靜說
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
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帝大悅賜束

脩史試筆卷下

帛還家勅善養視之張九齡獨獎愛泌一日言嚴挺
之太苦勁蕭誠軟美可喜泌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
道至宰相而喜歡美者乎九齡改容謝呼為小友及
長博學善屬文尤工于詩以王佐自負探尚不羈恥
隨常格仕進遊遊嵩華終南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
堂九鼎議帝使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楊國忠疾
之斥置斬春肅宗即位震武物色求訪會必亦自至
陳天下成敗之幾帝大悅延致臥內事無大小皆咨
之欲以為相泌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宰相矣

何必屈其志帝乃止建寧王俊有才畧欲以為元帥
必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凡也可使為吳太伯乎
帝曰廣平冢嗣何必元帥必曰天下艱難衆心所屬
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不以為儲副得邪
乃以廣平王倣為天下兵馬元帥帝與必出行軍軍
士指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謂必且衣
紫袍以絕羣疑必不得已受之帝笑曰既服此豈可
無名稱拜元帥府行軍長史必固辭帝曰非敢相臣
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帝以在東宮時數為

脩史武筆卷下

李林甫構譖敕諸將克長安日掘塚焚骨必諫以天
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且上皇春秋高聞陛下錄
故怨將內慙不憚萬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
能安親也帝感悟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
對曰賊所掠子女金帛悉送范陽豈有定四海之志
邪不出二年天下無寇矣陛下無欲速王者之師當
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
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
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

其四將也隨祿山者得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勿取
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
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敵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
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為范
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
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
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
必曰今取兩京亦必得然賊再強我必再困非久安
之策且我所恃者饋西突騎西北諸戎耐寒畏暑若

脩史武筆卷下

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
可以戰賊休兵秣馬俟官軍去復來此危道也帝不
聽帝以張良娣上皇所念欲使正位中宮必曰陛下
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
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間耳良娣由是
惡必至德二載又欲立廣平為太子必曰臣固嘗言
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
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宦官李輔國與
張良娣相表裏建寧王俊惡之數于帝前詆二人罪

二人譖倭不得元帥。謀害廣平王帝怒。賜倭死。於是倭及必皆內懼。倭謀去輔國及良娣。必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事乎。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二京平。奏迎上皇。帝請歸東宮。以遂子道。必曰如此。上皇不來矣。帝曰奈何。必乃為羣臣具表。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帝因就必飲酒。同榻寢。必曰。臣今報德足矣。請復為閒人。帝曰。卿且眠。異日議之。必曰。陛下今就臣臥榻。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前乎。陛下不聽。臣是殺臣也。帝曰。不意卿疑朕至此。豈朕而辨殺卿耶。必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辨。臣安得言陛下。歸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帝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代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帝曰。建寧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不得已。必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帝泣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

脩史試筆卷下

四

之對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醜太子弘。立次子賢。賢亦廢死。嘗作黃臺瓜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帝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必言及。必復請還山。帝曰。俟將發。此議之。踰月。復因請不已。乃聽歸衡山。代宗立。復召至。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為娶妻。元載惡不附。已出為江西判官。載誅。召還。復為常袞所忌。授澄朗峽團練使。徙杭

脩史試筆卷下

五

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名赴行。授左散騎常侍。帝以河中為憂。必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性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隳鼠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時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必破一桐葉以進。言陛下與懷光不可復合如此。葉初帝發吐蕃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及泚誅。欲如約。必言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何功

之有帝乃止議者言韓滉開車駕在外聚兵脩石頭城蓄異志帝疑之必曰滉公忠貢獻不絕所以脩城為迎扈之備耳彼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帝曰外議洵洵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為郎不敢歸省以此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于帝曰臣上章非私於滉乃為朝廷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省令滉感激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帝從之滉感悅即日

脩史試筆卷下

六

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陳少遊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帝謂泌曰滉乃能化少遊貢米耶泌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貞元元年陝虢軍亂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張勸謀與懷光合帝謂泌曰若蒲陝連也則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不得不煩卿一行乃以泌為都防禦轉運使使神策軍送之泌言陝城二面懸絕攻之未可歲月下請以單騎往因先揚言以慰抱暉之心抱暉衆聞之稍自安泌疾驅而往將佐不待抱暉之命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不得已亦出

謁必慰撫之餘人皆不問由是反側者自安泌始鑿山開運道自集津至三門以便饋漕避底柱之險錄功加禮部尚書三年拜平章事封鄴縣侯泌初視事入見勸帝勿害功臣保全李晟馬燧等帝然之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密奏叔明子昇私出入郾國大長公主第帝使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其延賞乎帝問何以知泌具言二人隙故且云昇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郾國乃太子妃之母故欲以此陷之耳帝笑曰是也俄有告主淫亂且厭禱帝怒幽

脩史試筆卷下

七

主禁中切責太子太子懼請離婚帝召泌示廢立意且稱舒王賢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而欲立姪臣不敢以古事爭陛下今奉十宅諸叔若何帝曰卿不愛家族耶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使陛下下盛怒而為曲從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必不吾諫吾亦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寬殺臣子以姪為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帝亦泣泌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

而誅帝曰建寧叔寶寬肅宗性急故耳必曰臣昔為
此故辭歸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
又觀茲事臣當日臨辭盡言肅宗亦悔而泣且先帝
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為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
之端帝意稍解必又引承乾魏王泰太子瑛故事且
言太子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以妻母為累臣敢
以宗族保太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
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為卿遷延至明日
思之必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

脩史試筆卷下

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
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帝曰具曉卿意聞日名
泌泣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太子仁孝實無他也必
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
骨帝慰喻不許初河隴沒于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
使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度支必知胡客皆有
妻子買田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詣政府訴
之必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
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

當于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於是胡客
無一人願歸者必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
五十萬緡帝嘗從容論盧杞清介人言杞奸邪朕殊
不覺泌曰此乃杞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
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害顏真卿激李懷光
叛賴陛下竄逐之不然亂何由弭帝曰楊炎以童子
視朕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
此蓋天命非杞所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君
相造命不當言命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

脩史試筆卷下

泌又極論曠騎六軍之弊勸帝復府兵帝曰俟平河
中當與卿議之帝憂饑亂之後經費不充欲減戍卒
泌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
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帝曰如何泌曰此須
急為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居原隴之間以牛
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繒染為絲纈以市
之計十八萬疋可致牛六萬頭又命鑄農器糶麥種
給邊軍耕荒田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
五分增一官為糶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

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民少粟。麥必賤。帝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泌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于其土，不復思歸。三年應代，下令願留者，即以前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貸給長牒，續食而遣之。不過數畝，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庶也。帝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帝曰：計將安出？泌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天竺、雲南與圖吐蕃令

脩史試筆卷下

十

吐蕃所備者多。知帝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未敢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六。久之，回紇求和，親帝不許。泌乃申前說。帝曰：三國皆如卿言，惟回紇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耶？帝曰：然。韋少華等以朕受辱而死，朕豈能忘？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為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又何怨耶？是後凡十五對，帝皆不許。泌又反復極論之。帝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皆對曰：誠如泌言。帝曰：朕

與之為怨久。今往與和，若拒我，益恥笑。泌曰：臣以書與之，約令稱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如約，則威加北荒，旁擊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帝曰：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泌曰：其國素信，臣言若其未諧，必應再發一書耳。帝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所約五事，皆聽。帝大喜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因與論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皆從之。四年六月，薦處士陽城帝徵為諫議

脩史試筆卷下

十一

大夫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五年三月卒。年六十八。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論，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世所譏。論曰：李泌王佐才也。史氏多有不足辭，則以隱怪目之耳。泌謀甚忠，功甚偉，以好言神僊詭誕為時所輕。後世或比之縱橫家者，流屈矣。泌歷事四君，未嘗以神仙詭誕之說進。德宗欲立白起廟，泌曰：國將興，聽

學。不。明。國。大。之。平。山。身。乃。之。觀。之。必。何。嘗。好。鬼。道。
于。人。立。廟。祈。禱。將。長。巫。風。由。是。觀。之。必。何。嘗。好。鬼。道。
乎。篤。信。黃。老。乃。其。學。術。之。差。孔。孟。不。作。萬。古。長。夜。雖。
以。泌。之。賢。不。免。為。異。端。所。牽。惑。悲。乎。其。無。師。儒。也。幸。
其。感。止。在。一。身。不。以。施。之。於。國。則。其。心。之。明。猶。不。肯。
離。乎。正。君。子。觀。其。忠。貞。事。業。焉。可。

鄴侯留侯之支派也。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彼
此同揆。至其處人骨肉之間。委曲調護。視留侯致
四人以全太子。殆有過之無不及焉。嵩華衡山。其
卽圯上穀城乎。通幅迴環。起伏亦擅史遷之長。

脩史試筆卷下

主

李晟傳 子恩明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也。幼孤。奉母孝。年十八。從
王忠嗣擊吐蕃。以萬人敵著名。又從高昇擊叛羌。連
破之。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間。擊黨項有功。授特進。
試太常卿。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授晟兵五千。
擊之。晟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由大震
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而還。加開府
儀同三司。俄充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
戰。璘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德宗

脩史試筆卷下

主

立吐蕃寇劍南。蜀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踰漏天。
拔飛越。耶清。肅寧等三城。絕大渡河。斬獲千級。吐蕃
遁去。建中二年。與馬燧。李抱真。合兵攻田悅。斬楊朝
光。乘冰渡洺水。破之。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
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
怒。欲班師。晟和解之。燧與抱真相歡。晟乃建言。宜趨
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武俊等當捨趙。自救于
是。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奉天。詔晟赴難。而孝
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為重。數止晟無西。晟涕泣以

子○憑○約○婚○為○質○解○玉○帶○良○馬○遺○孝○忠○言○天○子○播○越○人○
臣○當○百○舍○一○息○必○死○乃○已○即○踰○飛○狐○進○臨○渭○北○壁○東○
渭○橋○時○劉○德○自○滬○淵○敗○歸○晟○斬○之○以○數○騎○入○壁○併○將○
其○軍○由○是○兵○勢○益○振○李○懷○光○軍○咸○陽○不○欲○晟○獨○當○一○
面○請○合○兵○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連○壁○晟○
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指○額○陣○前○懷○光○惡○之○懷○光○遷○
延○有○異○志○晟○說○以○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宜○速○進○
兵○懷○光○不○納○甫○至○都○城○軍○多○鹵○掠○忌○晟○整○戢○分○遺○所○
獲○以○涸○之○晟○軍○不○敢○受○懷○光○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

脩史試筆卷下

古

鎮○獨○厚○欲○以○激○怒○軍○士○且○使○晟○自○削○其○軍○則○士○必○怨○
之○晟○不○為○動○懷○光○計○塞○屯○咸○陽○凡○八○旬○帝○數○催○戰○但○
以○伺○賊○隙○為○言○卒○不○出○晟○見○懷○光○逆○跡○已○露○懼○為○所○
弄○奏○請○移○軍○東○渭○橋○且○言○當○先○變○制○備○蜀○漢○之○路○不○
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唐○良○臣○張○彧○為○洋○利○劍○三○州○
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不○報○及○懷○光○反○帝○奔○梁○州○道○
隘○乏○食○乃○嘆○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致○也○因○顧○
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否○瑊○曰○晟○
乘○義○挺○忠○舉○然○不○可○奪○臣○策○之○必○使○賊○帝○乃○安○即○詔○

進○晟○平○章○事○晟○受○命○拜○泣○以○收○復○京○師○為○已○任○乃○繕○
甲○兵○治○陣○隍○自○念○孤○軍○當○賊○衝○恐○二○盜○合○而○軋○已○卑○
詞○厚○禮○致○誠○于○懷○光○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又○使○
張○彧○假○京○兆○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
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臣○子○
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豪○傑○也○因○歎○歔○
流○涕○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時○朱○泚○盜○京○城○懷○光○圖○反○
噓○河○朔○僭○偽○者○三○李○納○虎○視○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晟○
內○無○資○糧○外○無○應○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

脩史試筆卷下

古

單○弱○而○銳○氣○不○衰○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眾○守○潼○關○
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韓○遊○
瓌○悉○奉○天○郊○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欲○引○軍○襲○晟○其○下○
不○應○又○懼○為○晟○所○襲○乃○奔○河○中○帝○欲○西○幸○晟○奏○請○駐○
蹕○梁○漢○以○係○天○下○望○詔○加○晟○諸○道○兵○馬○副○元○帥○晟○家○
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
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
以○家○書○款○壁○門○告○曰○公○等○家○屬○皆○無○恙○晟○怒○曰○汝○敢○
為○賊○開○立○斬○之○時○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晟○與○軍○

士同甘苦終無攜怨五月三日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請先拔外城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民置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聚苑中今宜直擊之披其心腹庶可保安官闕無擾坊市乃檄諸軍並進壁光泰門賊將張廷芝李希倩來戰晟縱兵塵擊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籍餘衆走白華咸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不許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墮苑牆二百步爲道賊樹柵

脩史武筆卷下

十六

斷之晟怒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奔潰諸軍分道並入賊將姚令言及廷芝希倩殊死鬪晟令唐良臣等以步騎突其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令左右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擒賊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使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光殿前舍右金吾仗下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司馬伯取賊馬皆斬以

徇坊人之遠者宿昔方知王師之入也明日晟屯安匡寺斬賊將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賜汗于賊者請以不死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官禁祇謁寢園鐘篋不移廟貌如故帝覽之泣下羣臣拜賀咸言晟蕩掃兇慙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行師無以加帝曰大生李晟爲社稷也拜司徒中書令實封千戶賜田宅園林女樂帝自爲文紀功敕皇太子書碑立東渭橋以示後世始晟屯渭橋樊惑守歲久乃退

脩史武筆卷下

十七

府中皆賀晟曰天子野次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鼎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苟一夕復來守歲則軍心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戕其帥晟請治不恭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兼行營副元帥徙封西平郡王晟至鳳翔治害張鎰等罪誅亂將王斌等十餘人又托行邊至涇治害馮河清者罪執田希鑿并其黨石奇等三十餘人悉坐誅晟嘗言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

奢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耳然士
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寧有既乎因悉家賞懷
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外使至召息曩
與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皆指目歎艷焉吐蕃君
臣大懼尚結狝者善計乃曰唐名將李晟馬燧渾瑊
而已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以求
盟欲因盟執賊以賣燧於是與兵踰隴岐不抄掠陽
怒曰李令公召我來乃不牛酒犒我徐引去以是間
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似伏沂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

脩史試筆卷下

大

贊又遣兵攻摧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晟入朝力奏
不可時天子厭兵而張延賞當國密請解晟兵柄貞
元三年進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越兩月吐蕃劫盟
賊僅以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明年詔為
晟立五廟與馬燧圖像凌烟閣九年卒年六十七諡
忠武晟為人沈默有所謀猷雖至親未嘗泄臨下明
察凡治軍知某有何勞某有何長即廝養小善必記
姓名惡朋黨篤分誼一本至誠嘗慕魏徵直言危行
欲致太宗于堯舜李叔度以為此儒者事非勳德所

宜晟曰君失辭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
以為臣哉叔度慙而退由是每進對必蹙蹙盡大臣
節未嘗露于外晟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
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
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其眷遇始終無與比晟有
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懇聽皆歷官節度使愿檢校尚
書左僕射憲以吏能願聽以功封涼國公聽子琛亦
拜尚書右僕射歷四鎮節度使惟愬獨有父風平淮
蔡不戮一人智謀德量戰功皆第一

脩史試筆卷下

七

愬字元直憲宗討吳元濟為唐鄧節度使揣知新敗
之後士卒憚戰詭言天子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拊
循爾曹戰非吾事也蔡人以愬名輕果易之愬沈鷲
能推誠待士視傷痍疾病者存恤之賊來降輒聽其
便有父母者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以故眾願效死
几賊中山川險易情偽愬一一知之居半歲知士可
用乃攻下馬鞍山拔道口柵平青陵城禽其驃將丁
士良愬不殺署為捉生將士良因說取吳秀琳禽其
謀主陳光洽以獻秀琳遂舉文城柵降其將李憲有

才略。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遂以其東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彼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克其外城。遂引還。賊孫獻忠來追。衆將走愬下馬。據胡床。令曰。退者斬。衆決戰。殺獻忠。或勸取吳房。愬曰。取吳房則賊奔蔡。併力固守。不如存之以分其兵。秀琳獻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與橋柵。愬候祐刈麥。伏壯士禽之。待以上客。令佩刀出入帳下。與李忠義皆屏人語。至夜分。軍中皆言二人不可近。愬待之益厚。諸軍詭云得賊謀。祐爲內應。愬恐謗先達于上。不及救。乃持祐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吾二人相知之深。不能勝衆口。邪。械送祐于朝。密奏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還愬。署兵馬使。或與同宿密語。達曙。募敢死士三千人。自教之。號爲突將。委祐統焉。舊令舍謀者族。愬除其禁。使厚待之。故謀者反效。以情益盡。知賊中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蔡精兵盡屯洄曲。祐言其隙可乘。愬乃遣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及忠義率突將三千人爲前鋒。愬將三千爲中軍。進誠以下軍。殿東行六

脩史試筆卷下 牛

十里。襲張樂。殲其戍。勒士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援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時大雨雪。凜風偃旗。士裂膚馬皆縮慄。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將士咸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愈甚。城旁皆驚。驚池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歸。索寒衣耳。俄聞號令。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拒賊。愬計元濟且望救于洄曲。訪洄曲將董重質家。慰安之。而以書召重質。重質降。愬攻牙城。火其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廐之卒。皆用其舊。乃屯兵鞠塲。以待裴度。度至。愬具橐鞬迎道。左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之分久矣。請因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愬謁蔡人。從觀事。聞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涼

脩史試筆卷下 牛

國公又使代其兄愿帥武寧軍。淄青平。進平章事。歷昭義魏博帥。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諡曰武論曰。晟平日戰功固已偉矣。奉天播越。慷慨勤王。以孤軍扼羣賊之吭。無異委肉當餓虎之餌。卒能克復京師。功存社稷。則其忠義之氣。有以感激乎人心。非尋常戰勝者比也。兵克城而市不改肆。則仁人君子之師。庶幾春秋所謂王事矣。小心謹慎。善保功名。諸子克家。世所罕見。若愬也。平蔡一役。大智大仁。轟烈震聳天地間。可不謂肖乃父哉。

脩史試筆卷下 世

目送手揮左縈右拂如行山陰道。應接不遑。如入武夸峯。賞玩不盡。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西平兵法。固卽史家文法也。平蔡一段。精嚴簡峭。鏗鏘有聲。可補昌黎淮西碑之缺。

馬燧傳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少姿度魁傑。與諸兄共學。見時方多事。輟策歎曰。丈夫當建功業。弘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後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容牛廷玠。傾其本根。使進不得入關。退無所據。則坐受禽。此不世之功也。循許之。不以時。次祿山遣韓朝陽縊殺之。燧走西山。開道歸平原。聞已不守。復走魏。寶應中。澤潞李抱玉署爲趙城尉。時

脩史試筆卷下 世

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始得信。旗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囚供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回紇大驚。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燧因說曰。屬與回紇接。且得其情。僕固懷恩樹黨自重。裂河北以授薛嵩等四將。其子瑒。兇勇不義。必窺太原。公當備之。旣而果然。嵩自相衛。遺懷恩。抱玉令燧說嵩。絕懷恩自歸朝廷。卽署燧兵曹參軍。累進鄭州刺史。勸課農田。總戶籍。歲一稅。之人稱便。

徙懷州。乘荒亂後。瘞暴。嵩止橫。斂勤。教化。將吏有親者。躬造禮之大。獲秋稔。民賴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為隴州刺史。州西山直吐蕃。上有通道。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為譙櫓。八日而畢。吐蕃不能暴。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授商州刺史。兼水陸轉運使。大曆中。轉檢校左散騎常侍。鎮河陽三城。李靈耀反。詔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州。遇敵來犯。忠臣兵潰。將引歸。燧軍頓榮澤。固止之。忠臣乃還。收亡卒共敗賊將張清于西梁。固靈耀有銳兵八千。號餓狼軍。燧

脩史試筆卷下

五

獨戰破之。進至浚儀。值田悅帥眾助逆。忠臣戰不利。燧引四千人為奇兵。擊敗之。悅單騎遁。靈耀亦走。汴州平。燧知忠臣暴傲。讓其功。出舍板橋。忠臣入汴。果爭功。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遷河東。雷後進節度使太原。承鮑防敗後。兵力衰單。燧募廝役數千人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分短長三等。稱士所衣為戰車。前冒後狻。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器用完整。闕廣場羅兵三萬。以肄之。威震北方。建中二年。朝京師。遷兵部尚書。封國公。奏

田悅必反。宜先禦備。甫還鎮。悅果圍邠州。次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詔與李抱真。李晟。救邠。洛。燧出。郟口。未過險。移書示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郟。郟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炒之。悅聞乃自攻臨洛。使大將楊朝光帥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又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及麾下八百人。獲首五千級。進軍臨洛。悅悉軍戰

脩史試筆卷下

五

百餘合。大敗之。斬獲萬餘。館穀三十萬斛。邠圍亦解。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與眾約。勝則以家貲賞。至是傾家財。賜麾下。德宗嘉嘆。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之。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救悅。悅哀散兵壁洹水。燧進屯鄴。詔李光以兵會次于漳。悅遣王光進守漳。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于下流用鐵鎖。維車數百。絕河。囊土過水而渡。悅知無多糧。深壁不戰。燧進營。舍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踰洹。日挑戰。不出。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鼓角趨魏州。旁匿百

騎須悅。渡即焚橋。悅果率李納等兵謀而前。燧令士無動。預除戰場。列壯士五千以待。比至縱擊之。悅敗。趨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橫尸三十里。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啜淄。青兵幾盡。悅夜走魏嬰城。自守。於是李再春以博州。悅兄昂以洺州。併王光進符璘李瑤皆降。遂傳魏城。絕御河上流。魏人大恐。悅遣使告急于朱滔。王武俊。未至。出兵背城而陣。復大破之。進同平章事。封北平郡王。會涇師亂。帝幸奉天。詔還軍太原。李懷光反。詔燧爲河東保寧奉誠。

脩史試筆卷下

其

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要廷珍守晉。毛朝嚴守隰。鄭抗守慈。燧檄諭皆以州降。即命兼晉絳慈隰節度使。固讓于康日知。帝嘉許。乃分兵收夏縣。畷山。攻龍門。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遂圍絳。拔外郭。僞刺史王克同棄城去。遣李自良定。開喜萬泉等六縣。降其將辛統禪。將谷秀。違令。募士女斬以徇。又戰寶鼎。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級。時天下蝗旱。兵艱食。朝議多請赦懷光。帝未決。燧入朝。言懷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畿。捨之無以示大。

下請給三十日糧。足破之。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此城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諭曰。公等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保也。未對。燧曰。汝以我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請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聞之。嘆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大過人者。吾不遠遠也。進營焦籬堡。堡將尉珪降。餘戍望風遁去。遂濟。

脩史試筆卷下

其

河直抵城下。陳兵八萬。是日懷光死。守兵萬六千皆降。誅其黨閻晏孟寶張清吳罔等。他脅附悉赦之。果。二十七日。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還太原。帝賜宸扆台衡二銘。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勝其顏以寵之。貞元二年。吐蕃破鹽夏。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次于石州。吐蕃懼。請盟。帝不許。遣將論頰。熱甘辭重幣。轉請于燧。明年。燧與論頰。俱入朝。帝許之。吐蕃尚結贊謀去燧。平涼劫盟。釋燧。兄子弁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馬飢人疲。若此時引兵渡河。吾無。

種矣。賴公許和。今釋介以報。帝曰。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奉朝請而已。與李晟皆圖像。凌煙閣。卒年七十。贈太傅。諡壯武。

論曰。渾瑊稱馬公制敵。固有過人者。此乃燧實錄。非虛譽也。燧沈勇多算。善誓師。能得人死力。故所向未嘗挫。與李晟共享大名。遭時眷宜矣。史以與抱真交惡。及不禽。曰。悅信吐蕃。為燧惜。亦春秋責備賢者意乎。然抱真雖眦。聞晟一言。即和好如初。此不足為盛德。累田悅有河朔羣助。未易輕取。奉天忽符詔。

脩史試筆卷下

文

趣還軍。謂力所能而故縱。燧何至于此極也。輕信吐蕃。乃其一時之悞。亦尚結贊狡黠。謀去三賢之計。深君子當原燧之心而諒之。

聯絡點綴如天孫織錦。其妙難名。叙戰叙陣。左氏獨臻化境。而龍門史祖之井陘一戰。史公力摹左氏之筆。遂成絕頂文章。茲何其酷肖也。扶風諸公孰是可與爭席。

渾瑊傳

渾瑊。鐵勒渾部人也。世為皋蘭都督。父釋之。從朔方軍積戰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寧朔郡王。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防秋。節度張齊邱戲曰。與乳媪俱來耶。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遷中郎將。從李光弼討祿山。定河北。射賊將李立節。貫左肩。斃之。遷右驍衛將軍。肅宗即位。瑊以兵趨靈武。至天德。遇吐蕃入寇。擊敗之。遂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于新鄉。擢武鋒軍使。

脩史試筆卷下

文

又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稱最。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父釋之與吐蕃戰死。既免喪。起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擊吐蕃。數有功。遷太子賓客。吐蕃引去。瑊邀擊大破之。悉奪所掠。而還是後。屢擊走吐蕃。回紇進兼副都護。振武軍使。檢校工部尚書。德宗析子儀所部為三節度。瑊居一焉。李希烈反。詐為瑊書。若與同亂者。帝知為反。閉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城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侯。京畿渭北節。

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賊曳芻車塞門。焚以職賊方解。去自是二十五日間。賊四面攻圍。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愾或夜。繼出撥蔬。本供御。帝與賊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翠翟黃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爲勝。在頃刻。使騎環馳。招降公卿士庶。妄言不識天命。帝召瑊授誥。勅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御筆。使量功罪。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瑊俯伏。嗚咽。

脩史試筆卷下

三

會賊造雲梁。廣數十丈。載數千人。施大輪。冒以瓊革。周布水囊。驅民運土。塞隍城。與防城使侯仲莊。搆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時。王師乘城者皆凍餒。兵盡甲敝。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羣臣號天。以禱。城中流矢自拔。去血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反。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課是日授瑊二子官。第賞將校。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懷光反。帝如山南。瑊以諸軍。補入谷口。追騎至。擊却之。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靈鹽豐夏定遠西域。天德永平軍節度朔方鄜寧。

振武等道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信故事。乃率諸軍。趨京師。賊將韓旻屯武功。來拒。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赴奉天。應接李晟。以抗京城。西而晟自東渭橋。破賊。瑊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兼侍中。封樓煩郡王。帝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改封咸寧郡王。討李懷光。加朔方同陝虢行營副元帥。河中平。加檢校司空。賜大宰里甲。第女樂。與李晟釣禮。吐蕃尚結贊請盟。詔瑊爲會盟使。盟于平涼。被劫。副使崔漢衡以

脩史試筆卷下

三

下皆陷。惟瑊獨得免。貞元四年。吐蕃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十二年。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贈太師。諡忠武。瑊好書。通春秋漢書史記。慕司馬遷。自序著行紀。一篇辭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雖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親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若在帝前時。論方之金日磾。貞元後。天子常恐藩鎮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瑊有所論。奏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矣。帝始終信待。常持軍猜。閉不能入。

論曰。渾瑊賢將也。功烈可嘉。其學問不可及也。最愛其忠誠。謹慎。貢奉受賜。若在帝前。論奏不從。獨喜見信功愈高。而志益下。此豈武夫勳人能之乎。故為將者。不可以不知學。

朱子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大將立功。惟謹密。乃能有成。若瑊者。其庶幾乎全傳用陪襯。法篇幅不多。而風馳電掣。令人色動神飛。疑是曉下有龍。

脩史試筆卷下

三

李抱真傳

李抱真字太玉。河西安興貴之裔也。從兄抱玉。有功。與祿山同族。賜姓李氏。因徙籍京兆。代宗朝封梁國公。歷官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為將臣之良。抱真沈慮有斷。兄帥澤潞時。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挺身歸朝。帝方憂懷恩兵精。又倚回紇。召問破賊狀。抱真對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言子儀為朝恩所殺。故眾信而為之用。今若起子儀使將兵。是伐其謀。可不戰解也。帝

脩史試筆卷下

三

從之。果如抱真所料。遷殿中少監。充陳鄭澤潞節度。更授澤州刺史。兼節度副使。凡八年。抱真揣山東有變。澤潞當要衝。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虞于官。而府庫實。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德宗即位。領昭義節度使。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于雙岡。斬其將楊朝光。遂

解臨洺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進圍魏悅戰城下復大敗之進尚書右僕射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又聞德宗走奉天抱真與燧乃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戡然橫絕叛亂中離阻其奸為羣盜所憚興元初同平章事封義陽郡王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僻號則欲臣制諸叛於是衆稍離心適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羣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心尚猶豫

脩史試筆卷下

語

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元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且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奈何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賊涕下交頤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抱真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退入武俊帳中剛臥者久之武俊感其至誠乃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食訖而別

旦日合戰大破滔進檢校司空竇封六百戶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甲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遣晚年好方士餌丹丸卒年六十二

論曰綱目書李抱真會王武俊于南宮幸之也幸抱真忘身徇義此一會關天下安危故書之也披肝瀝膽慷慨激切之情狀千載下如將見之其勸代宗起子儀辭留後試牧守策山東將變練民為兵一生好士皆識高志遠非他藩鎮所可同日語者

脩史試筆卷下

事

爭奇在武俊一會慘澹經營惻惻動心靡靡隕涕其得力于古者全在神氣非章臨句榻者比也

柳渾傳

柳渾字夷曠。襄州宜城人也。本名載。早孤。方十餘歲。好學。有巫告曰。兒相天且淺。為浮屠道可免死。諸父將從之。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登進士第。累遷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名拜監察御史。不樂檢局。求外職。宰相惜其才。雷為左補闕。大曆初。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庸院事。有僧夜飲。火其廬。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白其冤。觀察魏少游。趣訊僧果伏。由是知名。俄遷袁

脩史試筆卷下

美

州刺史。崔祐甫薦為諫議大夫。浙東西黜陟使。入為尚書右丞。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重其名。以宰相名不出。執其子。笞之。搜索所在。渾羸服走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為賊。汗且載。于文從戈。非偃武所宜。帝為更名。貞元二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策元平。必見禽。果為賊縛。三年。拜同平章事。帝親自擇吏宰畿邑。渾奏。陛下當擇宰臣以輔聖德。帝然之。玉工作帶。誤毀一鈐。私市玉足之。帝察出。怒將論死。

渾言陛下須委有司詳讞獄不當逃殺按律法誤傷

乘輿器服罪當杖由是工得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

伯暉請貨隋時舊第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名臣

世表節孝隋時舊第惟此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

容不肖子毀門構微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

懲沮帝嘉納韓滉入朝帝虛已待之滉遂于省中榜

吏渾雖為滉所引薦咎其專正色讓之曰省闈非刑

人地公奈何榜吏至此顯立威福豈尊主卑民義耶

滉悔悟稍褻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

脩史試筆卷下

幸

儉人與小吏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

移疾詔付外施行疾間因求退不許帝命渾城與吐

蕃盟于平涼渾奏曰五帝無詰誓三王無盟詛盟詛

之與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乃以季末事行于吐蕃

吐蕃人面獸心可以兵制不可以信結臣竊憂之李

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

為此言耶俄得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

帝大驚謂渾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

之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所親謂之曰明公舊德

第慎言位可長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舌不可禁。卒為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性儉，不營貲產。既免官，置酒召故人出遊，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舊相李勉、盧翰皆自以為不及也。卒年七十五。

諡曰貞。

論曰：渾言棄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又曰：頭可斷，舌不可禁，可想見其為人矣。渾持正不阿，知大體，又有遠識，能料事未然，亦一代之名臣也。

渾不為異術，故能浩氣孤行，超然功名之外，人品

脩史試筆卷下

夫

事業豈不由學術哉！起處挈領，入後曲曲，關照當與傅奕傳參看。

陸贄傳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也。年十八，舉進士及第。又中博學宏詞，書判拔萃二科。歷鄭縣、渭南尉，遷監察御史。德宗立，名為翰林學士，從幸奉天。時天下騷擾，遠近微發，書詔日數十下，皆出于贄。贄若不經思，操筆輒成，皆周盡事情，中窺會旁吏承寫不及，同列咸拱手嗟嘆。嘗與帝論致寇之由，皆羣臣罪。帝曰：此天命，非由人事。贄上疏言：陛下四征不庭，兵連禍結，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

脩史試筆卷下

夫

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是皆羣臣之罪。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過矣。帝又問：當今急務，贄累疏反覆數千言，大抵在審察羣情，納直諫，推誠接物，改過遷善。帝多從之。會術者言：國家厄運，數鍾百六，宜有所變更。帝議加尊號。贄曰：尊號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諫。冲况今喪亂尤匪，所宜若以屯難，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帝納其言，但改興元年號。下赦令。

於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
 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
 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忌諱庶能令叛逆者回
 心喻旨帝以中書舍人所撰赦文示贊贊言動人以
 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
 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乃為制曰小子長
 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
 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
 阻由昧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眾庶勞止天譴于
 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
 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痛心視
 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文武聖神之號
 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
 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
 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
 滔綠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
 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
 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

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
 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
 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人心大悅後李抱真
 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
 知賊不足平也帝于行宮設瓊林大盈二庫別貯貢
 物贊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效匹夫藏聚私貨請
 悉出以賜有功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如
 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
 豈當憂貧是散小儲成大儲損小寶固大寶也帝從
 之李懷光與朱泚通謀李晟密奏恐為所併請移軍
 東渭橋帝遣贊詣懷光管宣慰贊還言賊泚勢窮援
 絕懷光乘勝安剪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
 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阻其謀若不別恩制持終恐
 變故難測伏望即以此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
 懷光手詔示以移軍東分賊勢詞婉而直理順而明
 雖蓄異端無由起怨帝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
 懷光聯營贊復言晟軍既移二人孤弱可托言晟兵
 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以為犄角帝曰卿所

料極善。恐懷光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不
聞旬懷光果棄建徽。惠元軍殺惠元。行在震驚。帝
徙幸梁。供儲不豫。道乏食。民有獻瓜果者。帝欲官之。
贊曰。爵位須宜慎惜。不可輕用。賜以錢帛可也。若授
以官。則彼突銜錄忘。軀命者必曰。吾之軀命。乃同瓜
果。視人如草木。誰復肯為用哉。帝居艱難中。雖有宰
相大小事。必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行止。必與
俱。山南道險。從官相失。帝夜召贊。不得。驚且泣。詔軍
中得贊者。與千金。久之。乃至。帝大喜。太子以下皆賀。

脩史試筆卷下

四

然贊素直。諫忤帝意。盧杞雖貶。帝心庇之。贊極言杞
奸邪。致亂。帝貌從心。頗不悅。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
兼翰林學士。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數遣使貢行在。帝
惡其為人。皆不見。欲以渾瑊代之。贊奏。楚琳罪固大。
但乘輿未復。大慈猶存。宜厚加撫循。以濟大業。帝悟。
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
吐蕃。以復京城。贊極言。吐蕃遷延。觀望。翻復多端。致
令羣帥進退憂虞。彼若不歸。賊終不滅。帝曰。卿言甚
善。然晟瑊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贊以為秦梁千

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
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縻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
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京師
平。帝命贊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贊諫
曰。今大難甫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拊循。而首
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蓋事有先後。義有重輕。
宜遣大臣。馳傳迎復。神主脩飭。郊邱展禋祀之禮。申
告謝之儀。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若內
人當離潰之後。或為將士所私。天下固多藝人。何必

脩史試筆卷下

四

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中使求之。帝發梁州。問今至
鳳翔。諸軍甚盛。可遣人代李楚琳。贊曰。如此則事同
脇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易一
帥而虜萬乘之義。結四海之疑。不如俟到京邑。徵授
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時劉從一。姜
公輔等材不逮。贊遠甚。皆由下位。建台宰而贊孤立。
一意為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
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為中書舍人。丁母憂。免喪。權
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且夕俟其為相。實

參深忌之。贊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為多。明年參黜。乃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執請令臺省長官各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今乃不能進一二屬吏。則後日位宰相安能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薦。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帝雖嘉之。然左

脩史試筆卷下

留

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每歲集人。其後遂三年一選。選人稽壅。柴牒叢滯。偽冒混真。吏因得大為奸。獎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缺者或累歲不補。贊乃請以內外員為三分。每歲計闕集人。檢扼吏奸。天下便之初。寶參惡李異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異為湖南觀察使。奏參交結藩鎮。受汴州節度劉士寧賂遺。帝怒欲殺參。贊言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辭。參于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耳。乃貶參驩

州司馬。帝又欲理其親黨。籍其家貲。皆以贊切諫而止。時宦官恨參尤深。日謗毀。竟賜死于路。帝以裴延齡判度支。贊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弗聽。俄而延齡姦佞天下。皆嫉怨。以得幸天子。莫敢言贊。復上書若諫。帝不懌。延齡謀去贊。譖毀百端。遂以太子賓客罷贊。畏慎拒門。不敢通賓友。延齡揣帝意薄。疏言贊失權。怨望為危言。以搖動軍心意。不可測。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交章論救。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而卒。年五十二。諡曰宣。始贊入翰林。年

脩史試筆卷下

留

尚少。以材得幸于天子。歌詩宴遊。朝夕侍從。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贊。議者謂與元勳亂之功。雖爪牙宣力。蓋贊有助焉。天子常以行輩呼而不名。解衣推食。同列莫敢望。及輔政。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所言。悉剷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違他鄉。平居忠州十餘年。常閭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謗不敢著書。地苦瘠。為古今集驗方五十卷。示鄉人。其奏議至今傳云。

論曰若贊者乃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也其殆
古所稱社稷臣與乘性忠直學術醇正指陳時病洞
若觀火皆木仁祖義而出之蘇軾曰使德宗盡用其
言則貞觀可得而復信夫昏佞漆膠正直不容貶竄
在外十餘年以沒君子不為贊惜而深為唐惜也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二語乃贊一生本領所在凡
為臣者當書諸紳

宜公文章本是熱鬧但剪裁不密竟似鈔一冊奏
議神味索然矣偏從極黯淡處用一兩筆畫出宜

脩史試筆卷下

四

公全身閒架之妙獨具匠心至其轉接不測如雄
鷹橫盤遠勢疾投孤巖陡健異常

陽城傳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為宦族好學貧
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院史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
經六年無所不通登進士第去隱中條山遠近慕其
行從學者踵相接閭里感化爭訟不之官詣城決之
李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
謂城與草茅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
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帝厭苦而城聞得失且熟
久之無一言韓愈作諍臣論以譏城方與弟晝夜痛

脩史試筆卷下

四

飲若為弗聞也者客或造之欲有辭城揣知其意輒
彊以酒或時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居位八年人
莫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
不解無敢言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
無罪大臣而信用姦人即率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
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帝大怒召宰相將
加城罪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時金吾將
軍張萬福開諫官伏閣趨往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
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連呼太

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朕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于廷。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罷沈。酌不率教者。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有薛約者。狂而直。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城飲食之。吏迹捕得於其家。仍步出郊外。涕泣與別。帝惡城黨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二百餘人詣闕。

脩史試筆卷下

四

請畱守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至道州。以家人禮待。吏民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州產侏儒。故事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不知何者。可以充貢。自是罷州人感其德。生子以陽名。賦稅不登。觀察使數請讓。會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怪城不出。迎以問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已有罪。自囚于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獄。謁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曹數日。城固不。

政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以往。中道而逃。順宗立。召城還。詔下。則卒矣。年七十。贈散騎常侍。

論曰。城固世所稱孝友者。兄弟皆不娶。無子。友則愚孝。則未也。為諫官八年。納忠止此一日。厥口亦太慎。重然陸贄死。生延齡相。否有關於唐室。甚大。謹論一揚邪氛。立解亦可謂不負此官矣。其教國子治道州。又何其溫溫然純德君子也。

脩史試筆卷下

四

八年一日。自足千古。妙將八年前後。疵處俱以渾融出之。便為直臣。增許多氣。發善善欲。長令人想見古良史。不徒筆法簡嚴也。

裴均傳

裴均字弘中，絳州聞喜人也。擢進士，以賢良方正第一補美原尉。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謂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惜不及知，若精鑒為我言之。」均取筆疏三十許人，吉甫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焉。吉甫罷，乃拜同平章，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每降意順納。在殿中常呼均官而不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幸，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闕說，帝憚均誠，使勿

脩史試筆卷下

辛

言嶺南節度楊于陵為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均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緩守太原，政出監軍，均劾其懦，以李廓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帝欲討之，承瓘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陰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與師，以圖身利。均固爭不聽。承瓘果無功，王師告病，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均誘得其情，知從史稔惡，可圖。狀比遣再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乃為帝陳從史暴戾無君，視承瓘若小兒，相與往來軍中，可因其機致之後，免與師之

脩史試筆卷下

壬

勢帝初驚愕，徐乃許之。從史果就縛，因請均奏承瓘首謀無功，陛下雖誅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口送、使。曰：畱州建中初釐定常賦，其時物重錢輕，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畱州送使之入，又降省估以自潤，故賦益苛，民重困。均奏禁止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為上供，自是淮江南民少息矣。均以太年驟柄，用器局峻整，持法度雖鉅，權宿貴造請不敢干以私，故頗不為時所悅。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均獎勵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均，均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慚，均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躡蹻為輔，相自餘量材授職，皆協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咸謂才與時會，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朝無幸人。五年暴風，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

痾乃罷為兵部尚書。頃之進吉甫所薦也。及居中多
變。更吉甫約束吉甫復用銜之。乃徙為太子賓客。至
卒。不加贈。劉伯芻表其忠。方贈太子太傅。
論曰。裴瑒端方能持法。雖天子亦敬而憚之。其氣象
風烈居何等也。有知人之明。無竊位之誚。李絳裴度
諸公皆所甄拔。此真可謂宰相哉。

提綱絜領。絲聯繩牽。其體則直。其氣則舒。一結海
外。奇峯無窮。感憤史公擅場處在此。

脩史試筆卷下 三

李絳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
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李錡誅
憲宗將輦取其背。絳上言。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
入骨髓。今元惡傳首。願以其財。賜本道代貧民租賦。
帝從之。帝嘗論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幾其道德風烈。
何行而致此。絳言。陛下正身勵行。尊道德。遠邪佞。進
忠直。則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帝曰。善。即詔絳與
崔羣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于

脩史試筆卷下 三

便坐。每顧左右。作意勸誡。吐突承瓘請于安國佛寺
立聖德碑。使絳撰文。欲以萬緡酬之。絳言。大人與天
地合德。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美有分限。故自
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刻石。累嶧
揚征伐之功。紀巡幸之迹。適足為萬代譏笑。帝悟。以
百牛曳碑。樓倒之。絳見浴堂殿。帝言。諫官多朋黨。論
奏不實。欲黜其尤者。絳曰。此殆非陛下意。必有憮人
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係人主喜怒。敢發
口諫者。有幾。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

將以開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十無二三人生
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
社稷之福也帝曰非卿言朕不知諫官之難承璫討
王承宗終當革制固爭不可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
帝不能奪詔宰相授勅承璫果無功還欲加開府儀
同三司絳奏承璫喪師當抵罪反寵以崇秩後有敗
軍之將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言此屬不
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視得賂則譽踰躡為廉良
失意則毀龔黃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

脩史試筆卷下

書

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策
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絳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
署所上疏葉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處臣
以腹心之地臣若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犯聖顏
忤責幸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所
言皆人所不能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遷司勳
郎中進中書舍人賜金紫帝自擇良笏與之為重首
縛盧從史承璫即牒署留後絳奏澤潞據山東要害
今孽豎就擒方收威柄遽以偏將浚本軍兩河諸鎮

必謂陛下昭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
陽為澤潞而重首節度三城聞者始服張茂昭舉族
入覲絳請亟授以官且遣使詔其麾下皆聽節度乃
拜河中節度使任迪簡以帑賡匱竭簡罷士之疲老
者人情不安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軍機吳少誠
病甚絳言朝廷命將今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
然鎮蔡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江淮舉帝下
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所貸未廣請出宮人省經費
恤流亡嚴禁鬻子帝皆納之帝嘗敗苑中至蓬萊池

脩史試筆卷下

書

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今可還也其見憚如此後閱月
不賜對絳奏曰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
管仲以為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
自為計得矣其如聖治何詔明日對三殿白居易因
論事言陛下錯帝怒欲黜之以語絳絳曰陛下容納
直言故羣臣欲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
陛下今日罪之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
聖德也帝悅待居易如初帝怪前代任賢致治今無
賢可任絳曰自古無備才異代者惟聖王慎選極其

才分不以已能蓋覆折節下之則賢者乃出帝曰何由知其賢而任之對曰循其名而驗以事所得十七若任官廉辨措事不苟無希望依違之態邪媚愉悅之容此近乎賢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用賢豈容易哉帝口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帝問戶部故有獻卿何獨無絳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焉

脩東試筆卷下

幸

有羨餘若以為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帝瞿然悟象欲相之以承璫不合先出為淮南監軍始拜絳同平章事封高邑男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宜及時太平為樂絳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帝曰朕安敢望對曰是時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以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遠為樂哉帝悅顧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吉甫言人臣當使君悅臣安不宜彊諫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于惡豈得為忠吉甫又言今惠澤已深宜振刑威絳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始皇父子乎帝曰絳言是也元義方婚承璫得京兆尹絳惡而出之義方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帝以問絳對曰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帝曰善田季安死子懷諫請襲節度吉甫議發兵討之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請蓄威以俟不過數月必有自効于軍中者未幾其軍果擁立田興遷懷諫以魏博聽朝命帝大悅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不可田興奉其土地兵象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將士為重朝廷輕矣帝竟遣宣慰絳固請曰如興萬一不受命即姑息復如向時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由是拜興節度使絳又言魏博不需王化五十餘年一

脩東試筆卷下

幸

是拜興節度使絳又言魏博不需王化五十餘年一

且擊六州來歸劄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
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
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賜之宦官以為太過絳曰使
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
百五十萬緡已乎帝從之即遣裴度頒賞賜復軍民
歡聲動地成德兗鄆使者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倣強
者果何益耶帝患朋黨以問絳對曰自古人君最惡
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夫朋黨者
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

脩史試筆卷下

堯

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王
播為鹽鐵使有月進絳曰此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
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廩家貲願悉付有司帝
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絳嘗奏振武天德左右
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帝即命盧坦經度
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
絳帝問凡人舉事常病不通于理陷于過失古人處
此有道否絳曰事或過差雖聖哲不免惟天子有諫
臣所以救過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自處欽坊

使稱密詔閱良家女子及別宅婦人納禁中京師
然吉甫畏不敢諫絳獨上疏論之帝曰朕以丹王等
無侍者命訪閭里以貲致之祇取願者四人豈知便
爾生事乃悉放歸俄足疾求免罷為禮部尚書由是
復召承瑞于淮南十年出絳為華州刺史承瑞田多
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
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入為兵部尚書母
喪免後復召入穆宗素遊畋絳切諫不納以疾辭為
東都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

脩史試筆卷下

堯

進退望冠一時然賢不肖太分故屢為讒邪所中皇
甫鏘李逢吉皆惡之文宗立召為太常卿累封趙郡
公太和四年南蠻寇蜀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
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迎說軍士
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大譟而入絳不及設
備遂遇害年六十七事聞贈司徒諡曰貞
論曰李絳論事得大體動協機宜其才可為王佐而
方正鯁直惓惓以納忠為己任則魏徵宋璟之流他
人何足以及之惜不幸多遇小人吐突承瑞皇甫鉞

李逢吉不能加害而禍生所忽卒墜楊叔元之計悲夫然終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躬歷四朝年近七十此亦非所吝矣

盡言極諫俱中帝盲然顛直而不逆耳絳之獲上者微矣進忠直遠邪佞是一篇骨子以吉甫作正陪以承瓘作反陪直叙中時露銛鋒其氣盛也

脩史試筆卷下

辛

裴度傳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倖忤旨貶官元和中累遷至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暴橫苦百姓撓官司厚得餉遺乃去下邳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小使奏寰出慢語帝怒下詔獄論大不敬宰相不能解度奏寰無罪帝愈怒度曰陛下愛百姓何如愛小使今寰以愛百姓加罪可乎帝色霽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

脩史試筆卷下

辛

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問諸將孰才度言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果奏大捷帝嘆其知人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兵伏盜京師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鞬刺背裂中單復傷首度冒死得不死驕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請罷度官以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朝綱盡廢吾倚度足破二賊矣劍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自此以不賊為已任始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

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至闕門謝賓客度以時
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請還第與士大夫相
見詔可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惟度言賊
不可赦帝曰勝負兵家常勢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
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生計乎於是左右不能
間十二年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度請
身督戰帝獨目度畱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
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
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

脩史試筆卷下

李

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帝然之即以本官兼彰
義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
上還招討以避弘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
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度至郾城勞諸
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奏罷中使監軍使諸將得
專制號令皆大悅戰氣數倍冬十月李愬用李祐計
將襲蔡遣掌書記鄭解白度度大喜曰兵非出奇不
勝常侍良圖也愬果以雲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度乃
建彰義旌節領洄曲降卒萬人往撫定之除元濟苛

禁偶語燃燭酒食相饋遺聽從民便蔡人始知有生
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為彰
義節度使元惡已禽蔡人即吾人也衆聞之皆感泣
度入朝行至郾城會帝封二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
誅賊將度乃復還蔡騰奏申解全活甚衆策勳進上
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程昇皇甫鏞以言財賦進羨
餘得幸俄至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度三上書極陳
其不可帝不聽表求自退亦不許度復上疏曰鏞昇
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一旦為相中外駭笑臣若不

脩史試筆卷下

奎

退天下謂臣無取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
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焚心衆鏞叢體所可惜者
淮西濫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制地韓弘與疾討賊
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遽自隳壞使四方
解體乎帝以度為朋黨弗之省又與崔羣言五坊使
楊朝汶暴橫妄捕繫無辜責息錢誣引至千人帝曰
此小事朕自處置且與卿商量東軍度曰兵事不理
憂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退召朝汶責
之曰以汝故令吾羣見宰相命誅之而原繫者由是

京師澄肅李師道怙強度勸帝討之奏令宣武義成
武寧橫海四節度與田弘正將兵自楊劉渡河直抵
鄆州師道平河南北三十餘州藩鎮跋扈垂六十年
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度乃纂述蔡邕用兵以來帝之
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付史官卒為異鎮所構以
平章事出為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進檢校司空朱
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種
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復當國凡度所奏軍事
多與弘簡從中撓之不使有功度上表暴二人過惡

脩史試筆卷下

齒

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
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河朔患小禁閹患
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
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未
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任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
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于天下理亂山東勝負
悉不之顧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
表三上帝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種近職
俄擢種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舊守諫官叩

廷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不聽於是交章極論亦
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兩河諸侯
無不懷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入朝度見帝
先謝受命討賊無功次陳所以入覲意感慨流涕帝
為動容時以度無援且久外為奸憒恨抑慮帝未能
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和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
皆竦武夫貴臣至咨嗟出涕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
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素陵轍節度使劉悟陰
與張汝謀縛悟送關舉軍譁怒執承偕欲殺悟拘以

脩史試筆卷下

空

聞帝問度何以處置度對曰承偕驕縱不法臣所素
知陛下必欲收忠義心惟有令悟集將士斬之帝曰
太后以為養子卿更思其次度奏請流承偕于遠州
帝從之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議
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同平章事而權仗側目咸
謂逢吉善謀可以構度其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度
居位非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右僕射已而逢吉
代相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
元翼之家敬宗蒸悅嘆宰相非人使兇賊熾肆學士

幸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算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畱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頗牧不能用也帝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問何故處厚奏為逢吉所擠於是復兼平章事帝雖幼孺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名期寶曆二年度求入朝逢吉黨大懼張權與作偽謠云緋衣小兒担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六岡橫亘

脩史試筆卷下

突

如乾象度宅居第五岡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居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帝雖年少獨能察其誣待度益厚畱輔政帝將幸東都諸臣切諫不聽度奏言國家設立兩都本備巡幸但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解舍荒圯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令狐楚為觀察使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寒朱克融執賜衣中使楊文端詭言所賜盪惡又旬假度支帑三十萬匹

且助丁匠五千脩東都帝患之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救使度曰克融無體已甚殆將亡也譬如猛獸自于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陛下無庸遣宣慰徐賜詔書言中人倨驕待到當自責謹春衣不謹方詰有司所上丁匠宜即遣來已詔所在排比供擬如此則賊謀窮矣若欲示含容則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其預借春衣非朕所愛祇是事體不可獨給范陽帝曰善不旬日幽州軍亂殺克融及二子如度所料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

脩史試筆卷下

李

迎立江王是為文宗進階開府儀同三司實封三百戶太和四年數引疾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又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畱守時閔賢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翠綠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

度河東固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為朕臥護北門可也
度乃之鎮以病旬還東都拜中書令上已宴羣臣曲
江度不赴帝賜詩及御札使者及門而度卒年七十
六贈太傅諡文忠臨終自為銘誌度退然纔中人而
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陲使外
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歲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
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及
沒之後莫不思其風烈

論曰度始佐憲宗平淮蔡功無與比唐書以為非度

脩史試筆卷下 六

破賊之難排羣議任度之為難可謂知言者矣廣德
以來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久非唐家所有自
度為相海內肅然遵朝廷約束而檢壬小夫乃不肯
使一日安其身于廟堂之上至于穆宗抑又甚焉盧
龍成德瀛州相州諸軍繼亂魏博武寧未幾亦失則
宰相非其人之故也敬宗有志用度而不求文宗徒
事外貌而無實天不祐唐度亦安能如之何哉晚歲
優游綠野史氏以浮沈目之不知蔡鄴成功鋪昇讒
構之日度之宜去久矣彼亦自以用舍關天下盛衰

故可進可退而終不忍愆然則其忠不可及也

身歷四朝紙排權倖卒能轉危為安道遙綠野真
莊生所謂疾雷撼山狂飈盪海而不能驚者矣通
體筋峭森嚴如三韓之師如兩漢之吏能使晉公
龍馬精神較若繪圖在傳體中應推絕調至其提
渡關鎖倏離倏合若斷若續畢擅司馬之長固是
作者本色

脩史試筆卷下

六

韋處厚傳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也親沒廬墓終喪事繼母以孝聞登進士授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預脩德宗實錄改咸陽尉憲宗初擢左補闕進規納忠言多切直時人莫知也李絳論帝未聞納諫帝乃言處厚路隋數上疏極忠切由是中外推其慎密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開州刺史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為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怠不好學偕路隋合併五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

脩史試筆卷下

七

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並賜金幣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于帝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處厚發十難謂其迂謬平叔愧縮事遂寢敬宗初李逢吉黨劉栖楚等構李紳欲致之死處厚言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尚當瑕洗垢以成三年無改之道况被讒譖比楊炎為元載復讐盧杞為劉晏償怨諸鎮多為不平兵連禍結天下騷然陛下目所親見寧不深念哉紳得免罪遠竄逢吉怒未解寶曆三年赦書不言降官量移處厚復奏逢吉

脩史試筆卷下

七

緣紳一人使曠蕩之恩不及近歲斥逐之徒非所以示天下帝悟追改其條進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時帝敗遊無度月視朝不過三四處厚入見自陳有罪當死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酒色而損壽於法應誅所以不死者以陛下在春宮年十有五可望鵬成今皇子方在襁褓臣安敢畏死而不諫帝感其言賜以錦綵然實無能改也王廷湊之亂帝嘆宰相不才使奸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嘆恨無蕭曹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嘗奉命於宣州徵鷹鷲及楊益兩浙索奇文綾錦皆抗疏不奉詔帝不得已從之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猶預未即下詔處厚言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言計罪何所避諱遂奉教須論是夕號令制置及踐祚禮儀一出其手動皆愜會事幾進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封靈昌郡公居位務在濟時不為身家計中外補授咸得其宜先是齊抗奏罷諸州別駕凡當授者壅滯京師又元和以來禪將立功得補官官久伺闕者

朱紫滄沓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別駕以處之由是流品澄別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浮論易奪處厚嘗獨對諫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出自上心耶乃示臣不信得于橫議耶即臣何名執政裴度元勳舊德寶易直長厚忠實所宜親信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聽宜先罷退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遠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對以近君子遠小人始為可治諄復數百言又

脩史議筆卷下

七三

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李同捷叛史憲誠陰懷向背心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名語曰晉公以百口保汝帥于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為以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滄鎮兵每俘執生口皆剗剔之處厚戒諭前後全活數百千人太和二年方奏事暴疾次日卒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姿狀如其儒者居家亦平易至廷爭巖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史百僚遇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推擇羣才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

家書警正至萬卷本名淳避憲宗諱故改此論曰唐書贊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邪斯言得之矣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處厚有焉時無處厚晉公孤矣篇中三提裴度最著精神處厚身分自見

脩史議筆卷下

七三

李德裕傳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累遷至御史中丞。雅有入相之望。以父舊怨。牛僧孺李宗閔逢吉共排之。因出為浙西觀察使。南方信祿巫。父母病。疾雖其子不敢養。德裕力變惡俗。按屬州毀淫祠千餘所。撤山房廡盜者千四百舍。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盞粧具。德裕奏比年蝗旱。物力未完。本道所存。惟畱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尚少十三

脩史職筆卷下

十四

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盞粧具。度用銀及金二萬餘兩。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勅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盤絲線綾千匹。德裕奏言。太宗時。諷獻名鷹。李大亮諫止。賜詔嘉嘆。玄宗令益州織半臂琵琶捍撥。鑲牙合子等。蘇頌不奉詔。帝不加罪。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優詔為停止。時帝好遊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戾六箴。一曰宵衣。諷視朝稀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乖異

脩史職筆卷下

十五

也。三曰罷獻。諷斂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辯邪。諷信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偽遊輕出也。帝雖不能用。猶敕韋處厚作詔厚謝。其意然為逢吉排。筭訖不內。徙徐州。王智興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僧。以資福德。裕劾智興。牟擯民財。普加髡落。規避徭賦。若不禁遏。則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為細變。詔徐州禁止。亳州浮屠詭言。有聖水。可愈疾。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輦血多至死。而水斗三十千。七汲轉鬻。互相欺誅。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安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禱福祈年。奸徒杜景先。妄言其師周息元。壽數百歲。遣宦者至浙西。迎之。德裕上疏言。此皆迂怪小術。如文成五利者。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御其藥。豈非以宗廟為重乎。不聽。太和三年。詔拜兵部侍郎。裴度薦其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得之。出德裕為鄭滑節度使。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一方

周敝德裕至完。殘奮怯皆有條。次建籌邊。極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眾寡饋運遠。曲折咸具。名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纖悉情偽。必盡知之。乃請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由是器械皆犀銳。率戶一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兵。謂之雄。邊子弟築伏羲城以制大度。清溪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之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印。峽關。徙嵩州治臺。登以奪蠻險。於是二邊寔懼。南詔還。

脩史筆卷下 七

所俘掠四千人。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德裕遣兵據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阻其功。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還吐蕃。吐蕃盡誅之境上。極慘酷。德裕終身以為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帝亦悔之。乃名為兵部尚書。俄拜平章事。又坐論李訓鄭注。小人不宜引致。左右為宗閔所譖。出為鎮海節度使。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閔以罪斥。而訓注等敗。帝悟。乃以德裕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復召同平章。

事既入訓。即疏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請以松栢薦蘿為喻。惟正人一心。事若無待于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幸以是辨之。又引管仲對齊桓公所。以害霸事。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雜以小人。之故也。又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鹵平川之中。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餘年。生子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旬。食累朝。貞元中。韋

脩史筆卷下 七

臯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穆州。豈願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但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與于竹。及將就路。冤叫嗚。將吏對臣無不。涕。蕃帥即以此人戮于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携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槩絕忠。

歎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乃詔贈悉恒謀右衛將軍帝嘗疑楊嗣復李珣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流涕諫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願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弗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為公等赦之因追還使者回鶻寇振武德裕薦石雄擊之以方畧授劉沔大敗回鶻于殺狐山奔太和公主以還點憂斯遣使來請攻取安西北庭地德裕以為雖得無所用固諫而止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

脩史筆卷下

左

雷事以邀節度德裕力請用兵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討之而橫水戍兵楊弁等作亂廷議罷兵德裕力奏不可中人馬元實受弁賂詭言弁兵多屬明光甲十五里德裕立折其誣趣兵進討傳首京師俄而劉稹平策功拜太尉封趙國公德裕固讓不敢當太尉又言趙先臣舊封將傳家孫乃改封衛時天下已平德裕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他相莫能與故威名獨重于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顧我毛

髮為森豎翼日罷為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大中元年自敏中令狐絢使仇黨李威斥德裕陰事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遣吳汝訥訟李紳殺吳湘事係德裕徇成其寃貶為崖州司戶參軍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為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為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元和後數用兵宰相率不休沐以夜繼日至德裕從容裁決雖遽書警奏沛然若無事午漏還第休

脩史筆卷下

左

沐如常帝以詔書處報機急學士不能盡意悉命親為之方議伐劉稹詔元逵弘敬有曰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効及賊平帝每道其語切于事情而能伐謀也遇三鎮奏事必引使者勉以忠義指意丁寧使各為其主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有異志後除浮屠法僧亡命多奔幽州德裕名邸吏戒曰為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安在也仲武懼以刀授唐關吏曰僧敢入者斬之又慮朝廷數討有功或傷于武奏請少息勿損威重

願以兵為戒乃可保其成功帝嘉納之所居安邑
其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
左右侍御不得預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
著多行于世

論曰德裕與僧孺等為水火未免徇愛憎快私讐君
子惜之然其才猷事業煨烱烱宇宙間有卓然不
可磨滅者在浙西能化汙俗在西川籌邊經濟為當
世第一不幸佞臣居中沮撓墮震疊懷來之事機維
州一棄千載猶有餘恨焉其為相匡勳時宜決策制

脩史載筆卷下

今

勝安藩鎮反側唐室幾于中興昔人稱姚崇為救時
相若德裕殆有過之無不及也使加以聖賢中正和
平之問學其功業且不知所屆矣

德裕才相也以愛才之心作才人之傳語語生勁
精神滿紙西蜀籌邊維州抱恨淋漓慷慨叱咤
嗚行墨間雨風合離波潮上下極文章之鉅觀

劉黃傳

劉黃字公華幽州昌平人登寶曆進士博學善屬文
通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拯世意元
和後權綱弛遷宦豎獄逆更二帝不能討支黨握兵
橫制海內號曰北司黃常痛疾之太和二年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黃對策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
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
達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
存亡之變者請披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謹按

脩史載筆卷下

今

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于
歲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
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雖無事必書首月明王者當
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謹其終懋
而脩之勤而行之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滋熾之
漸乎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
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降于清問
臣未知果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幾之
勤有所未至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為陛下所先憂者

宮闈將變。禮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勛其績。太宗定其業。元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闕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

脩史載筆卷下

全

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杜篡弑之漸。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必使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僚得以守其官。奈何以羶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上命。內竊朝權。威懾谷。宸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曹節侯覽復生。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昭公不得正其終。則定公不得正其始。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專廢立之權。事與定公無異。况太子

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顯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不君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善其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也。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將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

脩史載筆卷下

全

由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雲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不能用。而反泄。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故徘徊鬱塞以

須上意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於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棟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彘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則雖不得治其前能治其後不得正其始能正其終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聞堯禹之爲君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凶在朝雖彊必誅至秦二世漢元成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

脩史職筆卷下

合

景行于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于後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奸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昔秦之亡也失于彊暴漢之亡也失于微弱彊暴則奸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嬖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不虞秦禍不簡其萌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謹按春秋梁亡不書取者

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而自取滅亡也國君之所以尊重其社稷社稷之所以重存其百姓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若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則人之于上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所親者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宰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海內困窮饑寒

脩史職筆卷下

全

流散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竊恐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眷黃巾不獨生于漢此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臣聞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不能擇賢而任之以致失其操柄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先日彊黎元日困陛下卽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于死亡之中也伏惟

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臣聞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俾萬國。惟康兆庶。淳息印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聞德以脩己。則人不勸而自立。教以導人。則人不教而自化。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正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

脩史試筆卷下

全

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則化行天下矣。臣愚又謂欲氣之和。在遂其性。以道之。納人于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在立制度。脩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賦斂輕。而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刑罰清。而人安矣。既富則仁義興焉。既安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氣。感于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又謂揀

災旱在乎致精誠。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郵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患矣。臣又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則功築罕。人勤于財。則貢賦少。人勤于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又謂國虞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謹按春秋臧孫

脩史試筆卷下

全

辰告糴于齊。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虞蓄不乏矣。臣又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也。今陛下之用人。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敦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又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邱獨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夫官者。五帝三王

之所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未聞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于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疾文吏如仇。備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里閭。羈縻藩臣。千陵宰輔。墮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

脩史試筆卷下 六

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仗節死義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又謂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又謂列郡干禁。由授任匪人。蓋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係焉。朝廷之

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干禁之患矣。臣又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于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又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誠以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或虧益止。畱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歟。乎。臣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臣

脩史試筆卷下 九

下敢愛其死。昔鼂錯為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僂。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今臣之言。有司或不。敢薦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權臣之手。臣幸得從數子遊于地下。固所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是時第策官馮宿賈餗等。咸咨嗟嘆服。以為過古。隨董而畏。中官不敢取士。

人讀其辭至有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
為執政所抑同時被選者裴休李邵杜牧等二十三
人皆得優調物論翫然稱屈河南參軍李邵曰劉蕡
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
直言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
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蕡乃敢空
臆盡言指切左右輒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為
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上聞萬口籍籍嘆其忠鯁
至于垂泣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

脩文筆卷下 九

于今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雖許必容雖過必錄
書于史策千古光明而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近臣
銜怒朝野惴息萬一變興非常蕡不幸死天下必曰
陛下陰殺讜直結讐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
一搖無以自解况臣所對不及蕡遠甚自謂賢良奈
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庶臣逃苟且之慚朝
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蕡
對後七年果有甘露之難迄於唐季禍不可解令狐
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

以師禮禮之而官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
軍卒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向使蕡
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
世耶帝感悟昭蕡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論曰蕡之忠至矣唐書言仲舒天人三策大槩緩而
不切蕡獨譏切宦官若如所云劉將軍無賢于董乎仲
舒承文景之餘遭時尚盛蕡親見憲宗敬宗之禍故
所言有和平激烈之不同要易地則皆然耳至稱蕡
太疎直恐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則蕡當亦笑無以

脩文筆卷下 九

自解然忠臣之心每多直遂彼但知有君與國其身
之利害言之行否初不暇計及之也蕡忠誠鯁節彪
炳乾坤雖終司戶賢于位高而無所建白者遠矣獨
嘆字惜生才甚難如此人而不以匡扶國家君子不
能不為唐惜焉當時其度韋處厚在朝而不能使蕡
上達則又二子之憾夫
江都三策雖透處尚少蕡策處處切故處處透也
經作者刪繁就簡更覺生氣勃勃

王朴傳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舉進士為校書郎俸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有隙朴知必亂去之東歸後隱帝誅權臣邠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去獨免周世宗鎮澶州辟掌書記尹開封拜右拾遺為推官及即位遷比部郎中世宗銳意征伐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問治道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邊策各一篇以獻朴乃獻策曰唐失道而亡吳蜀晉失道而喪幽并必先觀所以失之由

脩史職筆卷下

九

然後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用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在乎反唐晉之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肯以收其才恩信號令以服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其倉庫實器用備人可用而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人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

江可捷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捷之備東則捷西備西則捷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怯弱間小有警必悉師以救則民疲而財竭彼竭我利江北諸州將為國家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得江南則桂廣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此可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

脩史職筆卷下

五

舉可禽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餘羣下畏法諸將用命期年之後可以出師世宗欣然納之遷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時羣臣多守常倫安所對少可取者惟學士陶穀竇儀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世宗偉朴論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畱守京師廣新城通道路莊偉傑聞入宋因之朴為人明敏多才智非獨當世之務至十餘萬律府之法莫不通焉奉詔校定大曆削去

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乾
 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又詔
 考正雅樂。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
 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
 為均。樂成而和。凡其所為。當世無敢難者。然人亦莫
 能加也。其後宋興。皆用之。不可變。至言諸國興滅。次
 第宋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卒。年五
 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大慟。贈侍中。
 論曰。朴生于五季。可謂不幸。幸得遇世宗。賢主能用。

修其筆卷六

所長。蓋亦偉矣。策平邊。瞭如指掌。倥傯戰伐之開。完
 律曆。興禮樂。幾乎太平。休風非復五季之天下也。
 五季之臣。無足取者。周之有朴。可不謂景星鳳凰哉。
 主臣相得。全篇主意。起處重提。世宗如登高而呼。
 羣輩皆應。後幅提出羣臣歸到。世宗用朴作全傳。
 關紐尤為絕大精神。

修史試筆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藍鼎元撰。鼎元有平臺紀畧。已著錄。是編凡為
 傳三十六篇。起唐房杜。終五代王朴。各綴以論。前
 有雍正戊申。衡山曠敏本序。謂鼎元欲修宋史。而
 以此試筆先叙。有唐名臣。擇其忠節經濟之炳。著
 者列為傳云。